

咳餘叢攷

清趙翼撰

清 趙翼撰

陔 餘 叢 考

商 務 印 書 館

出版說明

陔餘叢考四十三卷，清趙翼撰。案作者小引，此爲趙氏自黔西罷官以後的讀書札記，逾十餘歲，方始刊行，「以其爲循陔時所輯，故名曰陔餘叢考。」全書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以類相從；每篇之首，均有標題。第一至四卷論經義，五至十五卷論史學，十六至二十一卷雜論掌故，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論藝文，二十五卷論紀年，二十六、二十七卷論官制，二十八、二十九卷論科舉，三十、三十一卷論風俗名義，三十二卷論喪禮，三十三卷論器物，三十四、三十五卷論術數及神佛，三十六至三十八卷論稱謂，三十九至四十三卷爲雜考證。因爲作者是一位詞章家兼史學家，所以第五至二十九卷是本書的精華；趙氏的史學名著廿二史劄記撰述於叢考之後，其中的一部分內容，即在本書論史諸卷的基礎上擴充而成的。第三十卷以後，雖不免失於瑣細，然於典章制度、風俗名物的考證，頗能綜貫異說，明辨源流，作爲研究資料看待，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周中孚說它：「雜論故事諸卷，尙多可取；餘所考證，其細已甚，不足以當方家之一噓，」（鄭堂讀書記卷五五）還不是恰如其分的批評。

趙翼字雲松，一字耘松，號甌北，江蘇陽湖人。生於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卒於

嘉慶十九甲戌（一八一四），八十八歲。少有文名，以捷悟著稱。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一甲三名進士（俗稱「探花」），曾任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鎮安府知府、貴西兵備道，後以被劾降級，辭官歸里。有甌北全集行世，包括：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補遺一卷、陔餘叢考四十三卷、蒼曝雜記六卷、續一卷、皇朝武功紀盛四卷、甌北詩鈔二十卷、甌北詩話十二卷、甌北文集五十三卷、甌北先生年譜一卷。

本書據乾隆庚戌（一七九〇）湛貽堂刊本斷句排印。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六月

陔餘叢考序

夫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干之象。故蘇世之學。兼蓄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矩步。履豨削鑿。能助方聞。考縷剝麻。胥歸淳制。用以盧牟往載。拔飾前謨。聚大魁而爲笙。結春芳而崇佩。若雲崧先生者。其今世之深寧叟乎。先生味道之腴。食古而化。三長兼擅乎史氏。九能可以爲大夫。凡夫斗簡。觚編龜枚。鳥卜天儀軌象。地節堪餘。凡將元尙之篇。乘方割圓之術。以及青囊之秘策。黃石之內書。莫不星宿森羅。雲霞亂費。同撐腹笥。妙決言泉。東王投千二百驍。但聞天笑。侍中奪五十餘席。誰及瀾翻。於是奏罷長楊。便隨羽獵。吟餘紅藥。更上蓬萊。坐第七車。承玉音之問答。給尙方札。作官樣之文章。豈不論可粲花。口將吐鳳。而乃一麾出守。數載從軍。參上將之韜鈴。聘書生之筆舌。斯時也。大旗日落。萬馬無聲。古塞雲屯。荒燐四起。盾鼻磨墨。弩牙發機。胸羅破陣之圖。翰灑洗兵之雨。直欲曲鳴榔鼓。碑借崑崙。固未暇覩縷陳編。鑽研舊業。密爾自娛於斯文也。士各有志。水亦知歸。乍釋戎容。遽懷初服。雖福星一道。冀慰蒼生。而壽母七旬。敢違白首。鱸魚有味。護草忘憂。岫幌依然。楹書無恙。爰於愛日之暇。彌勵惜陰之心。七層支白傅之陶瓶。十手佐蘇公之筆錄。源通河漢。環流太極之泉。藥合刀圭。高築軒光之竈。郵能考異。契乃參同。萌抵百家。喉衿羣籍。成叢考四十三卷。標以陔餘。紀實也。今夫士夫木伯。俗見易營。而守經者非之。

折楊皇芩。里耳傾聽。而審音者笑之。自志別九流。書沿五體。語焉莫知所本。述者但撮其文。遂至朱紫相淆。焉烏失據。黃車使者。小說托於虞初。白水真人。部居失乎漢紀。使非擊鱗皮之鼓。礮處同宣。燃鳳髓之燈。昏衢畢照。正恐佩無迷穀。寶但康瓠。誰復登道筏。而溯洄。仰謨觴。而斟酌乎。先生以茂先之博。濟公彥之勤。以夏侯之顛門。衍江生之師法。經疾史恙。洞中其支蘭。書雋言鯖。各飫其滋味。每伸一解。則吻縱濤波。或下一籤。則意窮冥漠。貴游畏其折角。時輩聽之解頤。斥憑虛公子之辭。傳公是先生之記。拈毫獨笑。弄墨忘疲。滄海瀾回。入尾閭而競納。泰山雲起。積膚寸以成奇。卽此一編。已堪千古。麒水端莫見。宙合難窺。乃以鴻筆之如椽。下付鰈生。而作序。歸田可樂。正將山水從君。記事有珠。先以光明照我。愧讀書未能見道。失已東隅。喜問字特許叩門。禮應北面。自忘蠡酌。願附驥旄。如謂公衰之才。尙堪俳偶。長謙之業。亦有條抄。則梔貌僅存。蓬心未洗。是猶棘林螢耀。而與夫樽木龍燭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月望前三日同館後學吳錫麒拜箋

咳餘叢考小引

余自黔西乞養歸。問視之暇。仍理故業。日夕惟手一編。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得四十餘卷。以其爲循陔時所輯。故名曰咳餘叢考。藏篋衍久矣。觀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擬更廣探經史。增益成書。忽忽十餘年。老境浸尋。此事遂廢。兒輩從敝篋中檢得此稿。謂數年心力。未可拋棄。遂請以付梓。博雅君子。幸勿嗤其舛陋。其中或有謬誤。更望賜之駁正。俾得遵改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嘉平月趙翼識

陔餘叢考目錄

卷一

五經正義 書卦不本於河圖 易不言五行 河圖刻玉 易闕文衍文 尙書名起於伏生 尙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壁書非孔襄所藏 虞夏商周書目孔子所分 宋儒疑古文尙書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納於大籒 元愷四凶皆在尙書辨 陟方 萊夷作牧 三正 秦誓真僞 帝乙卽成湯 康誥文與左傳不合 延洪 尙書大傳

卷二

古詩三千之非 詩序 漢儒說詩 夏屋 后稷已行郊禮 圻副 帝武元烏 奚斯所作 春秋春秋底本 春秋書法可疑 春不書王 春王不書正月 春秋紀年 矢魚于棠 左傳所本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氏傳原委 鷓冠 曹翹卽曹沫 屠蒯卽杜簀 杜預註左傳 國語非左邱明所撰 韋昭註國語

卷三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儀禮 五父衢 伯魚之母死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爲據 月令 賓雀 太牢少牢 醴泉卽膏露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世引爲終養之誤 鄭康成註禘祭之誤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鄭康成註慈母之誤 命婦世婦

卷四

四書別解數條 子見南子 東脩二義 子畏於匡記載不同 執圭 亂臣十人 彭祖卽老聃 微生高卽尾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羿羿非夏時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 摯干線缺或以爲殷人 其父攘羊 人莫知其子之惡係魯諺 尊孟子 五畝之宅 頁戴 伊尹割烹要湯 王良卽伯樂 市井 七八月之間旱

六五

卷五

史記一 史記二 史記三 史記四 史記五 伯益伯翳一人 趙氏孤之妄 宰我與田常作亂之誤 齊潛王伐燕之誤 楚漢五諸侯 三戶 廣武 司馬貞史記案隱 漢書 漢高祖有後母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漢書古本 顏師古註漢書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後漢書 後漢書二 後漢書註

八五

卷六

三國志 晉書舛訛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 宋齊梁書書南北交涉事 梁陳周齊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宋書書法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繁簡失當處 宋書立傳太少

一一一

卷七

齊書書法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繁簡失當處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原本 梁陳二書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多載蕪詞 陳書書法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多蕪詞 魏書 魏收書有後人所補

一二五

者 魏書書法 魏書蕪冗處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卷八

北史原委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多用齊書原文 南史敘事失當處 南史與齊梁陳三書互異處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北史多取魏收書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北史較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一四七

卷九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復傳 南北史自相牴牾處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多複句 南史敘事失檢處 北史敘事失檢處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南史編次失當處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一六一

卷十

新舊唐書年號各有得失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新唐書編訂之失

一七五

卷十一

新唐書得史裁之正 新唐書列傳隸事之當 新唐書文筆 新唐書多迴護 新唐書多周旋 舊唐書敘事疎誤處 新唐書敘事疎誤處

一九五

卷十二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撮於後

二〇九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削之者今亦錄於後 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據通鑑綱目唐鑑貞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書稍爲訂正於後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誤 順宗諸子傳

卷十三……………二二七

五代史 宋遼金三史 遼宋二史相合處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遼金史舊本 遼史 宋史一 宋史二 宋史三 宋史四 宋史五 宋史六 宋史七

宋史八

卷十四……………二五三

金史 元史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明史多載原文 大禮之議 明史行文 典雅 史傳俗語

卷十五……………二六七

通鑑綱目 綱目書法有所本 賈舉 俠累韓廐一人兩書 薄后陳后不書立 太初元將 卓茂非仕於莽朝 鍾繇 立曹操女爲后 周撫 惡奴郎 高密王恢之 記里鼓 王陵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魏三祖 子總管 鹿角 定楊 文成公主 列卒 四變 王忠烈 竟海曹華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西平王 遼復號改號 夏人遼人 昏德公重昏侯 畱夢炎及第

卷十六……………二八七

三皇五帝 堯舜之禪不同 東西周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郡縣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初分郡之大 漢時陵寢徙民之令 大臣有罪多自殺 刺史守令殺人不得

奏 漢時大臣不服父母喪 兩漢六朝諡法 漢時食封之制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元魏族誅之法
最慘 元魏百官無俸 華林園有三處

卷十七

三大遷 六朝重氏族 譜學 六朝忠臣無殉節者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唐初武功之盛 唐初多
用蕃將 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唐制陞殿用宮女侍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時簿尉受杖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唐時王爵之濫

卷十八

汴京始末 宋制武選歸吏部 宋元權酷之重 宋人好名譽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宋人字多
多用老字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南宋將帥之豪富 宋元追襲古賢 元初本不欲取宋 元時疆域
之大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人名多相同 前明有兩北京 明初用
人不拘資格 有明進士之重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卷十九

女媧或以爲婦人 煉石補天 蚩尤爲黃帝相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隸書不始於程邈 造筆不始
於蒙恬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牛耕不始於趙過 雲臺無來欽凌烟閣無郭子儀 馬氏銅柱有三
徒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牛繼馬非晉元帝 宮中屠販不始於東昏 四聲不始於沈約 縱囚不始於
唐太宗 圖書學士不始於唐太宗

卷二十

三八一

三四一

三六五

三一五

黃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楊氏五家合隊 五日一朝不始於裴度 牛李非李德裕 宋金蓮燭送歸院者六人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青苗錢不始王安石 高宗泥馬渡江之訛 兀朮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宣 拐子馬不始於女真 木燈檠之不可信 楊桓傳國璽考之誤 蘇州繫閣不始於顏佩韋 明末閣黨有殉難者 明人演戲多扮近事 前明司禮監即樞密院

卷二十一

四〇二

正月元日 明月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競渡乞巧登高 古兵器不皆用鐵 齋戒不忌食肉 尙左尙右 萬歲 露布 衙門 幕府 祝草 禽獸草木互名 素王 吳會 主臣 不暇草書 幣南山竹 日射三十六熊賦 斂衽

卷二十二

四二三

經史子集 詩文以集名 詩筆 序 章句集註 題目 破題 別字 音字用點 重字二點 文字文章忌假借 古人追叙前事文法 古文用韻 漢諺用韻法 謎 用千字文語 救 旨 朝宅 次 宦 二十八宿 帳 嬰 寫 保 甄 員 犬 隔 都鄙 雅俗 猖獗 絕倒 饑餓二字有別 齏菘

卷二十三

四四九

一二言詩 三言詩 四言詩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九言 十言十一言 五七律排 絕句 三五七言 長短句 樂府 六句律詩 拗體七律 律詩不屬對 律詩兼用兩韻 迴文詩 疊字詩 聯句 柏梁體 和韻 集句 成語佳對 借對法 扇對法 禁體詩 雙聲疊韻 詩句有

全平仄者 詩詞專用本家人事

卷二十四.....四七七

曲牌名入詩 番語成詩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題字嵌句首 數目字入詩 十二生肖八音入詩

藥名爲詩 拆字詩 口吃詩 雙關兩意詩 壽詩輓詩悼亡詩 帖子詞 口號 元韻原韻 卽席

古詩別解 陶詩甲子紀年 杜詩金蝦蟇 乞爲奴 李義山詠史詩 唐彥謙長陵詩 聶夷中詩

紫濛 東坡詩咏三良 赤壁賦洞簫客 陳季常 元遺山詩多複句 劉後村詩多用本朝事 孫

賈詩 李夢陽詩重韻 王阮亭柳墓詩 古今人詩句相同 詩作嘔噓

卷二十五.....五〇三

年號重韻 歷代正史編年各號 歷代僭竊各年號 此外有外蕃年號見於唐書宋元明史及通鑑玉

海者今并摘錄 改元 年號用字 年號併稱

卷二十六.....五二一

翰林 學士 侍讀侍講學士 修撰編檢 唐時翰林學士不必皆進士出身 翰林撰文署名 庶吉士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 殿閣大學士 閣老 大學士到任在翰林院 中書 中書舍人 尙

書 侍郎郎中員外 御史 祭酒 監司官非刺史 兵馬司 吏部掣籤 奏本擡頭 行香 授官

表讓 換官不換印 假守

卷二十七.....五四九

按月分俸 京官月費 預借俸錢 致仕官給俸 誥敕 封贈 父在封母不稱太 貼黃 仕宦避

該餘叢考 目錄

本籍 親族迴避 起復 未葬親不許入仕 一產三男有賞 旌門法式 國忌日不決囚 孕婦緩刑 聽重囚妻孥入獄 答髻 滴血 稅契 戒石銘 清慎勤匾 鄉都圖 省 履歷 民壯 官府乘轎 養濟院育嬰堂義塚地

卷二十八

五七九

秀才 監生 舉人 進士 狀元榜眼探花 三元 兩次及第 特賜進士 棘闌 禮部知貢舉 殿試 武科殿試 試期

卷二十九

五九五

科舉分南北 前明兩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五經中式 遠省舉人給驛馬 科場給燭 鄉闈用京官 主試 十八房 讀卷官 殿試彌封另騰 科場迴避親族 鄉會試錄有序 程文墨卷 制科題目 題名錄 新進士赴國子監拜謝 座主見門生禮 同年 填榜 寄籍 關節 帖括策括 及第 詩 甲榜乙榜

卷三十

六一七

數目用多筆字 銀 金銀以兩計 忽絲毫釐分錢 一金 元寶 短錢 石 斗稱古今不同 尺 丈古今不同 量酒用升斗 火砲火槍 紙錢 紙馬 以錢代著 門帖 名帖 木棉布行於宋末 元初

卷三十一

六四五

認族 同姓爲婚 交婚 姊妹爲妯娌 指腹爲婚 劫婚 初婚看新婦 冥婚 撒帳 拜堂 脫
鞵登席 着鞵 弓足 金鳳染指 簪花 婦人拜 古人跪坐相類 高坐緣起 再拜三拜四拜五
拜 上元張燈 潤筆 避諱 嫌名 二名 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逮事不逮事 覲面犯諱

卷三十一.....六七三

三年喪不計閏 父在爲母斬衰 婦爲舅姑三年喪 喪次助哭 避煞 墓祭 合葬 改葬 久而
不葬 假葬 洗骨葬 神道 碑表 墓誌銘 碑表誌銘之別 行狀 樂石 忌日忌月 七七
生壙 生祠 祠堂 宗祠 棟像 塑像

卷三十二.....六九五

刻書書冊 刻時文 花押 燒香 放生池 神前設籤 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並京債 合同
馬褂 缺襟袍 戰裙 帽頂 鞵膝褲 釘鞵 眼鏡 摺扇 竹夫人 湯婆子 連枷 滿江紅船 牛皮
船 螺墳 骰子四緋 葉子戲 陞官圖 不倒翁 掃晴娘 假面 本草 水晶 琉璃 料絲
金魚 京師炒栗 窖菜 唐花 西瓜始於五代 烟草

卷三十四.....七二一

干支 干支配五行 二十四節氣名 太歲大將軍 一日十二時始於漢 十二相屬 十二相屬起
於後漢 時憲書後列兩甲子 子平推命 葬術 測字 圓夢 佛 佛經字數 諫佛骨表有所本
觀音像 天王堂 西王母 王子晉 安期生 浮邱伯 容成御女 八仙 張真人

卷三十五.....七四九

天地水三官 東嶽天齊 泰山治鬼 城陽王秣陵尉 伍子胥神 衡嶽借兵 關壯繆
漢壽亭侯 天妃 金龍大王 祠山神 文昌神 灌口神 張仙 鍾馗 王靈官 城隍神 韓昌
黎爲土地神 五聖祠 晏公廟 常州忠佑廟 常州忠義祠

卷三十六

七八一

至尊 寡人 稱孤 公 卿 君侯 世父母 太公 繼室側室之誤 娣 姪 夫兄稱伯 夫弟
稱小郎 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 夫子 門生 門子 眞人道士 居士 徵君徵士 野
老

卷三十七

八〇三

博士待詔大夫郎中 大人 顯考 孤哀子 下官 小生晚生 老先生 官人 官 爺 爹 家
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 堂兄弟 尊老尊兄令弟 丈人 舅 內兄弟 親家翁 郎君大
相公 哥

卷三十八

八二九

娘子 小姐 姨娘 三姑六婆 嫻婆 連衿 布袋 家生子 奴才 底下人 阿 僧稱 牙郎
名賊 姦細 別號 混號 諱龜 雜種畜生王八 綠頭巾 養瘦馬 冤家

卷三十九

八五三

累世同居 守節絕域不傳者甚多 爲法自斃 鞭尸 刮骨 威怖兒啼 千里駒 五月五日生子
同年月日時生 遷官最速 仕宦最久 射石沒羽有四人 虎渡河二人 廢蓼我兩人 謫仙有

四人 倒用印有三事 御溝流葉凡四見 捕鱷魚二人 東西南北道主人 三武信君 四武安君
六萬石君 六李杜二袁劉二鮑謝四蘇李三李郭兩元白 三三陸兩三陸 三三宋 四三王 兩
二蘇 三三楊 兩赤松子 兩洪崖 兩四皓 兩涪翁 三大小山 三十八學士 二四貴 兩王
八 二花藥夫人 四參寥 兩辨才 兩蘇小小

卷四十

八七七

五官並用 以官編集 自書奏牘 世擅書名 世擅文字 著述最多 作文最速 書家代筆 文
人相輕 竊人著述 武將能詩 鬪將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取蜀將帥不利 臨陣不自標異 解
散降兵 兵富難戰 紙鳶木鸚畫獅 火馬火猿 陷敵脫歸 事急爲僕隸免禍 口打賊 縱敵
懸賞購賊 賊稱

卷四十一

九〇五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趙高志在報讐 魏豹李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蔡邕女甥多貴顯 王羲之
爲雲南先師 唐武后能容直臣 唐中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趙普遇合 滄浪亭 蘇東坡秦少游
才遇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孫 孫覲爲東坡子 蔡京宅修城 岳忠武之死 岳墳鐵像 葉夢
得周草窗 謝臯羽 葛嶺大石佛 少林寺僧兵 大忠祠 畫角聲 鳳陽弓者 虎邱賣花

卷四十二

九二三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命名奇詭 女字繫姓 女扮爲男 男子稱佳人 一母生數帝二后一母生一
名儒一母生兩狀元 面首 再醮后 長壽 多子 醜女變美 一門才女 童女生子 老婦生子

賣妻再合 風吹送妻 古婦女不嫌鬚 內監娶妻 神像配合 男娼尼站和尚教坊 妻肉僧
 館師爲帝王 奴封侯 九儒十丐 盜賊敬名德 權奸有仙骨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一將軍平三
 國皆生擒其王

卷四十三.....九四七

成語 萱堂桂窟 點心 茅柴酒 綿力 對手 張王李趙 壽馬 屠家稱姜太公 世界 畔
 外後日 登時 鑽 暖房 穿孝 杜撰 差 吐氣 着力 相打 底 箇 生活 扯 你
 賣弄 請安 香火 斷喪 門房 馬頭馬門 生口 騾馬 驅馬 驢馬 甕鼻 拏訛頭 迴殘 毛
 作無字 吳趙 呼箸爲快 歲寒三友

陔餘叢考卷一

陽湖 趙翼 耘松

五經正義

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顏師古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既成。太宗又令諸儒詳覈。諸儒傳習已久。皆非之。師古引晉宋以來古今本。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始服。是師古於此書功最深。孔穎達傳亦云。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瑛等受詔譌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命付國子監施行。是師古外又有司馬才章等參訂也。未幾。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則穎達等原本又經諸臣審訂始頒行。

畫卦不本於河圖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演疇。古無是說也。論語河圖與鳳鳥並言。但謂王者之瑞耳。其畫卦之由。則繫詞下傳明言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並未言因河圖而起也。繫詞上傳雖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然上文尚有天地變化聖人效之等語。則圖書雖亦畫卦所取。而畫卦究非專取圖書也。漢儒因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遂疑爲畫卦所本。然亦尙未以畫卦專指河圖。演疇專指洛書。按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見孔穎達周易正義卷首。春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亦見繫詞正義。是皆謂圖與書俱畫卦所本也。自孔安國始析言之。其於尙書顧命之河圖、論語之河不出圖。皆曰河圖八卦也。其於洪範之九疇。則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也。自此說行。而劉歆宗之。亦以爲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見漢書五行志。於是馬融、王肅、姚信輩奉其說。至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繫詞所言畫卦之本。已極明白。漢儒不過因聖人則之之語而強爲傳會。安國又析爲卦取圖、疇取書。其爲臆說。更不待辨。學者不信繫詞而轉信漢儒。可乎。卽謂禹演疇本於洛書矣。繫詞洛書與河圖並言。則皆上古時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書。豈直至禹始出乎。隋書經籍志云。聖人受命。則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是亦但以爲聖王之瑞。未嘗謂畫卦所本。沈約宋書符瑞志。謂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以授軒轅。隋經籍志又謂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相傳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則又不以河圖專屬之伏羲。洛書專屬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

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而不及五行。尙書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穀爲六府。幾疑唐虞以前尙未以五者爲定名。所謂太皞炎帝少昊顓頊五德迭王者。皆後人追溯之辭也。然洪範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又似鯀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澤卽水也。坎水兌澤。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爲用於天下者。轉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後儒據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爲河圖之數。而以洪範所謂一曰水者配河圖之天。一謂之天一生水。而河圖之位一與六居下。故又謂地六成之。以洪範所謂二曰火者配河圖之地。二謂之地二生火。而河圖之位二與七居上。故又謂天七成之。金木土皆做此。又泥於孔安國易卦本於河圖之說。河圖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於易之中。鄭漁仲六經輿論因謂月令之記四時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尅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地生成之數。卽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漁仲亦以爲五行在易中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說大衍之數。並未言生水生火也。卽以洪範所謂一水二火配之。適相脗合。然亦係繫辭推闡河圖之數如此。而伏羲畫卦則但以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取象。並未及五行也。竊意伏羲畫卦專推陰陽對待變化之理。言陰陽而五行自在其

中其五行之理。則另出於圖書。唐虞以前。圖書自圖書。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後儒以陰陽五行理本相通。故牽連入於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嘗論及此也。觀此則余所謂畫卦不本圖書者。益非好爲創論矣。

河圖刻玉

河圖昔人皆以爲河中龍馬負圖。其旋毛有八卦之象。惟元人俞琰則謂玉之有文者。蓋據尙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謂河圖與天球並列。應亦是玉。崑崙產玉。河出崑崙。故亦有玉。當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說頗新。按顧命河圖與大訓對列於東西序。孔傳謂河圖卽八卦。大訓卽典謨。歷代傳寶之。明此二者皆書策也。若河圖是玉之有文者。豈典謨亦玉之有文者乎。則琰之論固臆說也。然大訓與宏璧琬琰同列。河圖與大玉夷玉同列。皆是三玉一書。不應簡冊混於彝器之內。當是古人貴重此二者而刻之於玉。故列入寶器耳。然則非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於玉也。

易闕文衍文

易未遭秦火。最爲完書。然其中闕文衍文亦不一而足。如繫辭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爲衍文。固人所共知矣。漢書杜欽上王鳳書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周易無此文。沈作喆寓簡云。公用射隼。

於高墉之上。觀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則公用句原文應有弓矢二字。今無之。王昭素謂序卦離者麗也。之下。諸本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今亦無之。是皆闕也。朱子語類載郭京易卽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詞則云。卽麓无虞。何以從禽也。謂入山麓而無虞人導之。何以從禽也。今作卽鹿无虞以從禽也。是誤一鹿字。脫一何字也。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以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以下十一節。皆文言也。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錯簡也。王鏊震澤長語云。漢文帝時十翼所存惟象、象、繫詞、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今按說卦中乾爲天爲圓爲玉爲金爲寒爲冰之類。朱子亦謂其多有不可曉者。而荀九家於乾之下又有爲龍爲直之類。坤之下又有爲牝爲迷之類。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說卦已亡而後人雜取以補之者。則說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繫第十章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語。其下又有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二語。豈有孔子自作繫詞。又自引己語以證之。則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尙書名起於伏生

禮記經解云。疏通知遠。書教也。與易教詩教並述。未嘗云尙書也。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書。凡引書或曰

夏書。或曰商書。周書。亦皆無尙書之名。其稱爲尙書者。自伏生始。孔安國所謂伏生口授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後之解者紛紛。王肅謂上所言之史所書。故曰尙書。則以上爲君矣。鄭康成云。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則以上爲天矣。康成又據緯書璿璣鈴之說。謂孔子尊而命之曰尙書。則又以尙書爲孔子所加矣。卽此二字。議論紛然。亦可見漢儒說經破碎穿鑿之一班也。

尙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孔安國書序。魯共王欲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此古文尙書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尙書。安國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則似非出於壁中。然史記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班書藝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伏生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是今文尙書亦出自壁中。故孔穎達謂伏生初亦得於壁間。傳教既久。誦文熟。遂以口授。而安國因謂之口以傳授也。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於壁間者。獻之。使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王充論衡亦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尙書一篇。於是尙書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尙書二十八篇。增泰誓爲二十九篇。則所謂逸尙書者。卽是泰誓。是泰誓亦出

自壁也。按此秦晉係僞書。說見後。蓋遭秦有挾書之禁。學者多藏書於屋壁。以避時禁。而俟後世。固不獨孔壁中一本也。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其時孔氏古文傳未行。故寶之如此。蓋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見秦時藏書者不止一處也。

壁書非孔襄所藏

孔壁藏書。安國傳但云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而未嘗指爲何人家語。序則謂孔子裔孫子襄所藏。按史記子襄爲漢惠帝時博士。遷長沙守。而漢書惠帝除挾書之禁。則子襄出仕正當開禁之時。且身爲博士。尤可表彰先學。若書是其所藏。豈有不出之以廣其傳。而尙鋼諸屋壁者。按隋經籍志。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陸德明釋文亦云書者孔子刪錄百篇。爲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是藏書者名惠非襄也。

虞夏商周書目孔子所分

左傳引二典三謨。今俱在虞書之中。而左傳稱爲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也。其名之曰虞書者。蔡九峯云。或以爲孔子所定。此蓋因孔安國書序而推之。按書序云。壁中得先人所

藏虞夏商周之書。孔穎達謂壁內所得有此題目也。然則以典謨爲虞書。本孔壁之原題。春秋時尙以典謨爲夏書。而壁書題爲虞書。其爲孔子刪書時所定無疑也。春秋時謂之夏書者。以其書本夏時所作。孔子題爲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於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於宋而謂之唐書也。或曰。伏生尙書大傳以典謨及禹貢等篇通謂之虞夏傳。此以典謨爲虞書。安知非出於孔安國所分。曰。吾正以安國尙書傳而知其非安國所分也。堯典開首卽云曰。若稽古。此後代追敘之詞。文義了然。安國豈不知。乃必以順考古道釋之。正以泥於卷端有虞書二字。據以爲虞史官所作。旣爲虞史官所作。則堯典不應有若稽古之語。故不得不曲爲之解。則以典謨爲虞書。必非安國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爲孔子所定。益爲有據。推此則商周書當亦孔子所定。左傳祁奚舉善篇引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甯羸論陽處父篇引商書曰。沉漸剛克。高明柔克。欒書救鄭篇引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此皆洪範詞。左傳稱爲商書。今依壁書次序。則在周書中。是知以洪範入周書。亦孔子所定也。九峯以舜典三謨爲夏史官所追記。固足以正安國穎達之誤。而於堯典猶以爲虞史官所作。則仍未免二孔之見。試思虞之與唐。相去幾時。而謂之古乎。則堯典亦夏史官所追敘可知也。大禹謨亦有若稽古之字。蓋夏中葉後史官追記之書也。

宋儒疑古文尙書

古文尙書自宋以來諸儒多疑其僞。吳才老曰：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書之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凡書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孔安國書傳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似與孔叢子同出一手。吳草廬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爲僞者。自此三說行，而後人附和紛紛，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讀，今文何以皆難讀二語。不知古文所以易讀之故，本在史記儒林傳及安國書序中。學者初不深求耳。儒林傳曰：孔壁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觀，是安國本不識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對讀，始以意揣而識其字。旣識古文，則今文所無者，卽以今文與古文相同之字讀之，間有不識者，則以文義貫穿之，略如鳩摩羅什及房融等之譯經。其義則原本，其詞則有出於繙譯時之潤色者，故與諸書所引尙書文轉有參差不盡符之處。且所譯之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職是故也。蓋安國所傳古文原從科斗字譯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無改換也。後人不於科斗轉爲隸字之處反覆推求，但謂古文卽科斗原文，因而致疑於二十五篇何以皆文從字順，毋怪乎并爲一談，牢不可

破矣。至草廬謂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是直謂偽造者。歷採各書所引尚書之文。零星湊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則孟子所引放勳殂落。我武維揚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勞之來之等句。應亦尚書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傳國語所引書尚多。如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晉人欲弗納。叔向引書曰。聖作則。又叔向告韓宣子斷獄引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衛獻公在夷儀。篇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國語單襄公論卻至將敗。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以上皆春秋時人所引書。戰國策述荀息之語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見汲冢書武稱解。蘇秦說魏王。引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此本周廟中金人銘。蓋周人已筆之於書矣。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勸桓子與之。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韓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語。按老子微明章與此大同小異。蓋本周人書也。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王應麟謂蘇秦所讀陰符經當即此。韓非子外儲篇引周書。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亦見汲冢書寤敵解。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書曰。刑三百。莫大於不孝。慎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如無有。貴信篇引周書曰。允哉允哉。史記蔡澤說應侯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又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以上皆戰國時人所引書。韓詩外傳哀公取人。章引周書曰。為虎傅翼。與韓非子同。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毋先。商鞅傳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又劉溥傳贊引周書曰。毋為權首。將受其咎。淮南子泛論篇引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

言者、上用也。覽冥篇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白虎通引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漢書律志引書曰：先其算命，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蕭望之傳引書曰：戎狄荒服。王商傳史丹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莽傳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充論衡引書曰：子惟率夷憐爾。又引書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又引梓材曰：強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又劉愷傳引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左傳杜註引作雒篇曰：千里百縣。以上漢晉人所引書。如此之類，書之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補綴成篇，而聽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則草廬所云歷採各書湊集成文之說，究未可爲定論也。今文尙書世以其出於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盤庚等篇所以告諭愚民，使之家喻戶曉，豈轉作此艱澁不可解之語。若謂當時語言本是如此，則左傳國語所引夏書商書，何以又多文從字順，絕不如此。今因其艱澁不可解，遂謂之古奧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論矣。以九十餘歲之人，追憶少時所習記誦，豈無遺忘一也。以齒豁口呿之年，語音豈無淆混二也。以土音授異鄉之人，兼令侍婢傳述字句，豈無訛謬三也。然則今文尙書亦未必字字皆孔門原本，與古文尙書正同，未可以易讀而致疑，難讀而深信也。

按安國書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爲隸古定云云。閻百詩力斥其僞。謂蕭何以六禮試學童。一曰古文。卽科斗書。是漢初已使人人習之。何以孔壁中古文無人能識。然衛恒書勢則謂古文絕於秦。漢興人不識。故逸在秘府。不立學官。恒晉人去漢初未遠。其說必有所自。當秦焚書。書之科斗字者。已盡在所焚中。否則藏之壁。莫敢習讀。其現行文字。惟斯篆邈隸。是以漢初科斗之學已絕。迨後壁書漸出。如安國輩以今文讀之。解釋傳播。始有識者。至哀平間。劉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曉。故諸儒尙畏難而不肯立。況安國時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識古文乎。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伏生今文尙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今所傳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據伏生今文。俱在堯典之內。孔安國所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是也。孔壁古文書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國書傳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爲舜典。則自東晉始。孔穎達云。東晉初。梅賾上孔傳。猶闕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中。購遺典。始得之是也。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註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肅。則以慎徽以下爲舜典。或自肅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冠於慎徽之首。而爲今之舜典。孔穎達作正義本之。蔡沉

作集傳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尙書真本，而引之爲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孟子不足據，而晉人反足據乎？况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及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尙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是，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晉人徒以慎徽以下皆舜之事，遂分爲舜典，不知禪位於舜，是堯晚年一極大事，敘舜之功，正見堯之禪讓得人，賓門納麓，皆是堯試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從慎徽截斷，則堯之事未了，成何堯典耶？况舜典末總敘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結，以此例之，則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堯典之總結，是堯典必當以遏密八音爲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屬舜典也。然近日王西莊尊信伏生今文太過，又全以今舜典爲堯典，而謂當別有舜典一篇，已經亡逸，則又屬過論。顧寧人謂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於文祖之後。

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詞已明，則無嫌也。閻百詩亦謂本是堯典一篇，而兼敘堯舜事，是尙皆謂二典本合在一篇，並無別有舜典一篇之說。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卽位以後，咨岳，命九官，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俱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一節，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卽位後咨岳，命九官，卽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既從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卽此月正

元日以後數節。並非別有舜典一篇。而必泥於今文尙書之舊。以今舜典作堯典。亦窒礙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則舜典不過寥寥數語。似非全文。不知舜之功業全在堯未崩以前。已敍入堯典內。及卽真後。則第君臣交儆而已。無他事。雖有征苗一節。旋即來格。故孔子亦嘆爲無爲而治。可知舜典本自無多。正不必以寥寥數語爲疑。惟此篇若但從月正元日起。似無頭緒。則大航頭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雖真假不可知。而卽以乃命以位冠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之上。亦屬語氣緊接。固無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遇密八音以前。乃堯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後。則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證。後有史記舜本紀作證。試平心玩其文義。則知此說雖創論而實定論矣。

納于大麓

宋儒改正五經注疏。亦有不如舊本之善者。尙書納於大麓。孔安國訓麓作錄。謂使舜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也。王肅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堯使舜大錄萬幾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正與烈風雷雨弗迷之義相合。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後漢書劉愷傳。三公協和陰陽。遭烈風不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錄庶政。調和陰陽解。惟尙書大傳云。堯推尊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史記亦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并

謂洪水爲患，堯使舜相視山林，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獨不迷。今蔡傳實宗此說，然反淺矣。楊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鬪法之戲也。鄭康成註尙書大傳，謂堯築壇於山麓，命舜陟位，大錄天下之事，則又兼用山麓大錄二義，未免岐互。蘇氏又云，或曰納於大麓，蓋納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會有大風雷之變，禱之而息，所謂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說。

元愷四凶皆在尙書辨

左傳八愷，蒼舒、隕散、禱戴、大臨、彫降、庭堅、仲容、叔達也。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熊、叔豹、季狸也。班書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內無庭堅，有蒼舒，而又有別有高，即垂、朱斯，即爰、柏譽，即伯益、益。及龍、夔，則左傳之元愷，非尙書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國作尙書傳，乃始以朱虎、熊羆，及爰斯、伯與，四人爲在元愷之中，以尙書朱虎、熊羆與左傳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預註左傳，則又以八愷爲即垂、益、禹、皋陶之倫，蓋以左傳八愷主后土，而禹、益、實平水土，且皆高陽氏之後，又皋陶字庭堅也。以八元爲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亦以左傳八元主敷教而契、實司之，契與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與左傳合故也。然終未確指元愷內之某人，且尙書所命九官及所讓之爰斯、伯與、朱虎、熊羆，人數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來未有卽以此作八元八愷全數者。吳仁傑乃分爰斯爲二人，伯與一人，又分朱虎、熊羆爲四人，合之

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龍九人。共成十六之數。似爲巧合。且杜預註渾敦爲驩兜。窮奇爲共工。構杌爲鯀。饗饗爲三苗。則左傳四凶卽尙書四罪。宜乎元愷十六人卽尙書分命之衆官。全在內矣。然孔傳以爰斨爲一人。漢表作爰斨。亦以爲一人。未嘗分爰斨爲二人。孔傳以朱虎爲一人。熊羆爲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羆爲四人也。吳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數。究屬臆說。况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以伯虎熊羆在元愷內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皋陶卽庭堅。而益是皋陶之子。皆當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愷之數等語。可知古人闕疑之慎。而吳氏必牽合以充其數。且以蒼舒爲禹字。伯奮爲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蔡九峯註舜典。亦以爰斨伯夷爲三人。朱虎熊羆爲四人。似與吳說相合。然未確指爲元愷。

陟方

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巡狩而崩於蒼梧也。韓昌黎則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因謂陟者昇天也。猶言禮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之義也。地勢東南下。如言巡狩蒼梧而死。應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傳主其說。而以方字屬上。謂陟方猶言升遐也。據此則陟方卽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應從孔傳巡守之說爲是。舜葬蒼梧。見檀弓。山海經。史記諸書。孟子亦云卒於鳴條。雖地名不同。要其爲崩於巡狩。則有明據。况地勢東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蒼梧。在零陵。九疑一帶。正是湘水

發源處地極高。由吳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長沙都郴。此正見楚南之在上流也。安得云地勢下而不宜言陟乎。呂黎亦嘗過嶺。乃不知地形乎。家語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陟方岳卽書所謂陟方也。是家語亦指爲巡狩。與孔傳之說合。而必據竹書以陟爲死之文以駁之。亦固矣。按王懿農澤長語云。孟子謂舜卒于鳴條。按湯與桀戰于鳴條。則其去中國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也。

萊夷作牧

萊夷作牧。孔安國云。萊夷之地。可以牧放。蔡傳因其說。謂夷人以蓄牧爲生也。然遊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穀。故但逐水草耳。萊在齊西境。則固耕耨之鄉。豈必以其萊夷而懸斷爲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蓋萊夷作牧者。謂卽用萊夷之長。使之官其地。統其衆。如後世之土司耳。牧卽牧伯之牧。漢官舊儀云。東萊周時曰萊子國。尤見卽以萊人爲君長之明證。而必以牧放釋之。亦固矣。

三正

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書甘誓云。有扈氏怠棄三正。則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

國因商周在夏之後，故不敢以子丑寅釋之，而但謂天地人之正道。王肅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然尚書大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正。馬融註：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鄭康成註：堯典正月，上帝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則三正迭建，固不始於三代矣。蔡傳亦云：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按魏書李業興使梁，梁武帝問是。何正。業與曰：夏正。梁武曰：寅實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是堯亦夏正也。此據堯典證堯之以寅爲正月，最爲明確。鄭康成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眞僞

漢時別有泰誓一篇，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爲赤烏等事，而於左傳、國語、孟子諸書所引泰誓之文，無一語相合。故馬融疑之，謂其文義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內也。然漢以來此泰誓盛行，諸儒所見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馬相如封禪書、司馬遷周本紀，皆引用白魚赤烏之事。王充論衡引此事，並明言泰誓之文。馬融謂春秋傳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國語引泰誓朕夢協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維揚五句，孫卿引泰誓獨夫受一句，禮記引泰誓子克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內。杜預註左傳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謂今泰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韋昭註國語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考泰誓無此文，可見諸儒所見泰誓皆武。帝時所出之本，故反疑左傳等書所引爲脫簡。至周隋間，孔安國古文尚書出，有泰誓三篇，與此迥別。且與諸書所引泰誓之文多合。於是孔穎達直斥此篇爲僞，而以孔傳所出爲眞。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莊則又以穎達所謂眞者爲僞，僞者爲眞，其強詞博辨，大概以史記及尚書大傳爲據。謂漢書儒林傳稱

司馬遷作史記多從孔安國問故。而史記周本紀已有白魚赤烏二事。是必從安國古文秦誓中來。則白魚赤烏之爲真秦誓無疑也。又尙書大傳出自伏生。而其中秦誓傳云。太子發升於舟。白魚入於舟中。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是又與當時所傳秦誓中語相合。益可見白魚赤烏之爲真秦誓也。其證佐可謂確矣。然此秦誓一篇本係別出。劉向謂武帝時民間得之於壁間。王充論衡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之。雖所傳時代不同。要其爲單行獨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國古文中所有。則鑿鑿不爽。况伏生書本二十八篇。而史遷云二十九篇。孔穎達謂當時此秦誓一篇已盛行。遷遂并入伏生書內。而總爲二十九篇耳。是遷方以此爲伏生今文。而西莊反以爲史遷引用安國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尙書大傳與此秦誓相合爲證。按伏生傳書在景帝時。而此秦誓出在武帝時。則大傳在先。此秦誓在後。明係漢儒因武帝購遺書。遂依彷彿大傳。造此秦誓一篇。托爲得自壞屋者而獻之。或謂秦誓原文若本無此魚鳥等事。則伏生之徒何由憑空撰傳。此更不然也。大傳所記有與尙書本文不相涉者。不過因某朝有某事。卽附敘某朝書篇之下。說見尙書大傳條內。不得謂此傳必從秦誓真本而出也。然則此秦誓一篇。昔人久斥爲僞。不必再翻公案。反以爲真。而以今秦誓三篇爲僞也。至邢凱坦齋通編以左傳紂有億兆夷人數句。杜預註謂今秦誓無此文。凱乃駁之。以爲現在秦誓篇中。而預以爲無此文。豈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預時但有白魚赤烏之秦誓。而今秦誓三篇尙未出也。而遂據今秦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

也。

按穎達所斥爲秦誓。今雖不傳。然尙有散見於他書者。董仲舒天人策引秦誓云。白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赤鳥。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遷引秦誓云。師尙父左杖黃鉞。乘白旆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馬融述秦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爲鴈。五以穀俱來舉火。漢書郊祀志引秦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定律。平當傳引秦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白虎通引秦誓云。太子發升于舟。劉歆三統歷引秦誓云。丙午逮師。又漢書谷永傳引書曰。自絕于天。又引書曰。週用婦人之言。顏注皆曰。今文秦誓以上各條。皆漢武時所出秦誓之文也。

帝乙卽成湯

周易乾鑿度謂易帝乙歸妹。所以彰湯之美。能順天地之道。立嫁娶之義也。因引孔子之說。謂尙書自成湯至於帝乙。此湯之元孫之孫也。而歸妹之帝乙。卽湯也。殷尙質。故以生日名。元孫之孫。親盡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則湯六世孫也。按世本及史記。湯本名天乙。惟孔安國註論語予小子履。謂履乃湯名。而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之意。以湯本名天乙。至將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謐巧欲附會。乃謂湯名履。字天乙。誤矣。據此數說。則湯之名天乙無疑。後人以其有天下。因稱之曰帝乙。則乾鑿度所云帝乙卽成湯者。非妄也。尙書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稱帝乙。然則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於名。故湯亦稱帝乙。祖乙亦稱帝乙也。

康誥文與左傳不合

左傳曰季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齊侯使公孫青聘衛篇亦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兩處所引大意相同。則其爲康誥原文可知。而今康誥無此語。但云子弗祗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於弟。其下卽曰刑茲無赦。無所謂罪不相及者。將謂誤在左氏。則不應兩處俱誤。將謂誤在今所傳尙書。則不應今古文又相同也。豈其由伏生遺脫。而孔安國以隸書譯寫古文時。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復細加翻譯。悉仍其舊。因與左傳所引原文稍有不合耶。

延洪

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躬。毛奇齡引以證尙書大誥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註尙書以不少延句。洪惟連讀。遂致天壤之間。無此二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連讀。在漢已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

尙書大傳

尙書大傳漢藝文志謂伏生所傳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鄭康成序謂伏生歿後。弟子張生、歐陽生等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劉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詮次爲八十三篇。是大傳乃伏生弟子所傳也。然亦有可疑者。伏生所傳今文尙書共二十八篇。則弟子所撰大義。應只在二十八篇之內。古文則孔壁所出在後。伏生未嘗見也。乃說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無。而大傳反有之。九共、帝告、高宗之訓、歸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無。卽古文亦逸。安國所謂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而大傳亦載其篇目。當是伏生少時本習尙書百篇。全文遭秦禁亡失。漢興尋舊本。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尙能粗記篇目及大意。故議論在彷彿之間。而弟子遂筆之於書耳。卽如桑穀生庭一事。古文書序謂伊陟因此祿異。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而大傳則系之高宗之訓。以爲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彤日雉雉。孔傳以爲耳不聰之應。劉歆以爲鼎三公象也。而野鳥來居。是小人將居公位。鄭康成亦以爲視不明之象。乃大傳則曰高宗祭湯廟。有雉升鼎耳而鳴。祖已謂高宗曰。遠方君子將至。否則有遠方來朝者。未幾果有六國重譯來朝。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祖已爲祖。按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詞。不知大傳何所據而云然。又如金縢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禱以身

代。其後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成王遭風雷之變。乃得金縢而反公。此事之真僞不可知。而敘事自極明白。乃漢儒說此篇。惟孔安國傳與本文相合。史記蒙恬傳則云。成王有疾。公自揃其爪沉於河。願以身代。則以爲周公因成王疾而禱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變。成王乃以天子之禮葬公。王充論衡引張霸百兩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開金縢。知公之功。決以天子禮葬公。是又以風雷之變爲葬周公不備禮而設矣。及考尙書大傳。乃知此語亦自大傳出也。大傳於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於周。而葬之於畢。畢者。文王墓地。葬之於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雖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禮葬公。示以風雷之異。而後人以風雷屬之於周公之葬事。則實由於此。按彤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傳又本之伏生。何其與書意全不相合。可知大傳原非詮釋經文。但某朝事卽附於某朝某篇之下。所謂別撰大義也。

陔餘叢考卷二

陽湖 趙翼 耘松

古詩三千之非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五篇。孔穎達、朱彝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飫歌。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謂武王克殷而作。此謂之飫歌。名之曰支，使後人監戒。

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註又以爲河當作沔。卽沔彼流水。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

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證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爲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乃今考左邱明

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凡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成九年。莒特陋不設備。楚人克其三都。君子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無不代價。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共王失利。引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襄三十年。澶淵之會。以宋災謀予之財。既而皆不致。君子引詩曰：淑慎爾止。毋載爾僿。其餘

列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莊二十二年。陳敬仲辭卿。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楚伐鄭。鄭大夫或欲從楚。或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昭四年。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子產曰：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楚子革引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昭二十六年。晏子與齊景公論甚。星不必禱。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傳二十三年。秦穆納晉重耳。公子賦河水。襄二十六年。晉以衛侯之罪告諸侯。齊國子賦轡之柔矣。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飲之使工誦茅鴟。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晉侯。注。殷天子之樂名。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賦。是逸詩僅刪存詩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也。况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則其爲家絃戶誦久矣。豈有反刪之而轉取株林車轆之近事以充數耶。又他書所引逸詩。惟論語素以爲絢句。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四句。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坡四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八句。緇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韓嬰詩有雨無極。傷我稼穡二句。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四句。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現存之詩。無所謂逸詩也。戰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黃歇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又引詩曰。大武遠宅不涉。史記作大武遠宅而不涉。范雎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逐之。乃爲三象之詩。權勳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詩曰。燕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踏之。必高舉之。原辭篇引詩曰。無日過亂門。漢武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則皆逸詩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樹德二句姚本作引書。則秦誓也。木實二句吳師道謂是古語。則皆

非詩也。呂覽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詩。將欲毀之四句，與國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則亦非詩也。惟大武遠宅不涉及燕燕往飛數語，或是逸詩耳。又韓非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其句法似詩，然曰先聖之言，則亦非逸詩也。推此益可見刪外之詩甚少，而史遷古詩三千餘篇之說，愈不可信矣。按詩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卽古詩原本。孔子卽於此五百一十一篇內刪之，爲三百五篇耳。尙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魃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爲尙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說見孔穎達正義史遷所謂古詩三千者，蓋亦緯書所云尙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之類耳。惟夷齊採薇及介之推五蛇爲輔之歌，孔子訂詩，曾不收錄，此不可解。或以採薇歌於本朝有忌諱，而五蛇之事近於誕，故概從刪削耶。

詩序

詩序先儒相承，謂子夏作。毛萇衛敬仲又從而潤益之。朱子說詩，盡廢小序，固未免臆說。然後人駁之者，如楊升庵、毛西河、朱竹垞、王阮亭諸人，亦徒多詞費。但引季札觀樂及程伊川詩說數語，則不辨自明矣。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澗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全無一語及於淫亂，則概以爲淫奔者，過也。程子云：詩小序必

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若大序則是仲尼所作。此二說者可以證明。不待煩言矣。又歐陽公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而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藥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朱子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亦未嘗必以小序爲非也。蓋朱子註詩。亦只是另成一家言。如歐陽公說春秋。蘇氏說易。王氏經義字說之類。宋人著述。往往如此。其意原非欲盡廢諸家之說。而獨伸己見。以爲萬世之準也。及後代尊朱子太過。至頌之學宮。專以取士。士之守其說者。遂若聖經賢傳之不可違。而其中實有未安者。博學之士。遂羣起而伺間抵隙。正以其書爲家。絃戶誦。則一經批駁。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詩註不入。令甲取士。亦只如歐陽說春秋。蘇氏說易之類。不過備諸家之一說。誰復從而詆譏乎。卽如歐氏春秋及蘇氏易。其中不當處亦甚多。而世顧未有從而攻擊者也。

漢儒說詩

毛詩小序。漢時雖已盛傳。然未立學官。故諸儒說詩。各出意見。多有與小序異者。關雎詩。周公制禮已列爲鄉樂。史記亦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是皆以爲風化之正也。而杜欽上王鳳書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李奇注。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傷之。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

世後漢書皇后紀序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詩也。是竟以關雎爲刺晚朝之作矣。歐陽本義亦云關雎周衰之作。芣苢詩韓嬰

謂妻傷夫有惡疾也。薛漢章句謂夫有惡疾。故以芣苢起興。芣苢雖有惡臭。我猶采采不已。以喻其守夫

而不去也。汝墳之詩。薛漢謂王政如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饑寒。故祿仕也。後漢書周磐傳。磐居貧無

以養母。嘗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嘆。乃出應孝廉之舉。是皆以父母孔邇。作己之父母。而非以喻文王

矣。甘棠之詩。韓詩外傳謂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於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

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則又似黍離之感。宜入變風矣。元人王柏嘗退甘棠于王

圖。其意駟虞韓詩以爲掌鳥獸之官。賈誼則曰。駟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者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古

本。作畜。鄭康成曰。此衛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

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也。相鼠。章白虎通云。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胡不遘死。此妻諫夫之詩也。則又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矣。三良之殉。左傳及詩序皆云。穆公以子車氏

三子爲殉。史記蒙毅傳亦云。昔穆公殺三良而死。故諡曰繆。按史記。秦武公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

然。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註云。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

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是出於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亂命矣。黍離之詩。韓詩以爲伯封作。伯封

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曰：尹吉甫聽後妻之言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離之詩，新序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而作，則皆非傷周室矣。行葦，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王符曰：行葦勿踐，公劉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爲公劉之詩。仲山甫徂齊，漢書杜欽曰：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則以徂齊爲受封於齊矣。是時毛詩未立學官，故各自立說，言人殊，毋怪宋儒起而盡掃之，并毛詩亦不用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學齋占畢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於我設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揚子雲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乃始以夏屋爲屋宇。楊用修本其說，又引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註：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樹，似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俎。以證夏屋之爲大俎，又言若以爲屋居，則房俎亦可爲房室乎。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夏之爲邱。招魂篇，各有突夏，又大招篇，夏屋廣大，沙棠秀只，則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爲大屋，而必以大俎釋詩之夏屋，毋亦泥古註而好奇之過矣。况屈原、宋玉，旣施之於詞賦，則以夏屋爲大屋，亦不自揚子雲始也。

后稷已行郊禮

詩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卽繼之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明乎后稷以來卽郊祀上帝也。後儒泥於周制。謂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謂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郃。卽命之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械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鄩。經有明文。漢儒匡衡亦言文王已郊。說見三國吳志註所引江表傳及志林。

坼副

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凡婦人易於產者。不過無災害耳。而詩必以不副坼形容之。何也。蓋古婦人生子。嘗有坼剖而生者。史記楚世家。陸終氏娶鬼方女嬪。久孕不育。啓左脅。三人出焉。啓右脅。三人出焉。干寶曰。譙周作古史考。疑此事以爲誕妄。遂廢而不論。然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近日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腋下。而平和平。數月創合。母子無恙。以今况古。知注記者不妄也。則詩所謂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已。簡狄等之背坼胷剖。係同時之事。故相提並論也。歟。

帝武元鳥

毛箋履帝武。謂姜嫄從高辛往祭天也。箋元鳥。謂春分元鳥降時。簡狄從高辛祈於郊禱也。鄭康成則據史記。姜嫄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簡狄吞乙卵而生契。以註詩。而後之說經者皆宗之。蓋兩漢時毛註未立學官。其立學官者。皆本史記說也。洪容齋力斥其荒幻。謂不如毛註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論者。漢書張騫傳。烏孫王難兜靡爲大月氏攻殺。子昆莫新生。有人抱置草中。狼來乳之。又有烏銜肉翔其旁。後仍爲烏孫王。後漢書。夜郎之初。有女子浣於遼水。有三節大竹流來。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又晉書。鮮卑檀石槐。其母聞雷仰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異常。後遂爲鮮卑大人。王充論衡。橐離國王侍婢。有氣大如雞卵來降。遂有娠。既生。投豕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馬欄中。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後遂王於夫餘。北史。高句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後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至紇升骨城。遂自王。以高爲氏。後魏之先詰汾。嘗見輜輶自天而下。有美女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復來。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卽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元史。蒙古之先孛端叉兒之

母方寡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又兒。爲有元之祖。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於樹。樹生瘰。越九月瘰忽裂。得五嬰兒。收養之。其最小者曰卜吉可罕。旣壯。遂君其地。據此。則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奚斯所作

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也。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亦云奚斯頌魯。則竟以此頌爲奚斯所作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及袁文甕牖閒評。按揚雄法言曰。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太尉楊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碑石于墳道。則以奚斯爲作頌。又不止王延壽曹植也。

春秋

春秋魯史記名。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獨魯史以此爲名也。國語。楚莊王問教太子之法於申叔時。對曰。教之以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記有弑君弑父者。權數篇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春秋。所以記成敗也。莊王。

管子、羊舌肸，皆在孔子前，則所謂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魯史可知。是齊、晉、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韓非子備內篇有桃左春秋。雖不知何國書，要亦一春秋也。韋昭註國語，謂以天時紀人事，故曰春秋。房玄齡註管子，謂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則周時列國之史，皆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又按呂覽求人篇，觀於春秋，自魯隱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又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則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見戰國時已大行於世矣。自後虞卿有春秋，呂不韋有呂氏春秋，陸賈有楚漢春秋，趙長君有吳越春秋，袁暉有獻帝春秋，司馬彪有九州春秋，習鑿齒有漢晉春秋，王範有交廣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孫盛有魏氏春秋，晉陽秋，臧嚴有棲鳳春秋，李公緒有戰國春秋，王韶之有晉安帝春秋，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崔鴻有十六國春秋，蕭方等有三十國春秋，韋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漢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吳任臣有十國春秋，則又皆彷彿春秋之名而爲之者也。

春秋底本

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聖人筆削之處。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其書魯隱公及邾莊

公盟姑蔑。卽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也。書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虞師晉師滅夏陽也。據此可見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杜預所謂推此可以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而孔子刪訂春秋之處亦卽此可見。又魯莊公七年星實如雨。公羊傳謂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修春秋改曰星實如雨。是亦可見聖人改削之蹟。

春秋書法可疑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至嚴也。筆削之嚴。應莫過于篡弑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不可解者。趙盾之不討賊。許止之不嘗藥。而皆書弑君。固以責有攸歸也。楚王麋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縊而殺之。則圍實弑麋也。而經但書楚子麋卒。說經者曰。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誰肯以弑赴告列國者。以疾赴。遂不書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及楚靈王之被弑也。左傳謂王田于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則與被弑者終有間。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一則手弑者。反脫其弑君之罪。一則自縊者。轉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左傳。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耳。其時悼公既立。則不得專坐陳乞罪也。而經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荼。豈經之所書者真。而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而必待作傳者之詳其事耶。使無作傳者。

之詳其事。則首惡者不幾漏網。而從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載。無從訂正。以經爲據。當是作傳者誤耳。

春不書王

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如正月無事可紀。則書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隱公九年十一年不書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書王。杜預云。天王不頒歷。故不書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爲第一義。若不頒歷。卽不書王。則是年竟不屬之王乎。况不頒歷。宜莫如王子頽。王子帶。王子朝之亂。朝廷播越。豈暇修舉故事。乃是時却書王。而隱桓時反不書。豈流離之日尙能頒朔。而太平無事。轉缺此典乎。程子則謂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謂因桓之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其弑立之初。已目無王。何以反書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無王也。若謂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則凡書王之年。皆因國君有罪而書乎。宋督弑君。何與魯事。而欲以魯史之書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則謂十年書王者。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也。據此。則書王之例。第於人君卽位之年。遇十之年。薨卒之年。書之。而其餘俱可不必書王矣。何以十二公內。除此數年外。又多一一書王也。此益曲說不可通者也。抑知春秋時。周正已不徧行。列國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說見後魯雖秉周禮。然觀其置閏失

閏之參錯。則其不遵周正可知。或雖不盡遵周正。而史官秉筆。有尙知以周月記事者。則孔子書王正月。以別之。謂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見其猶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其人。有時或竟以魯國自用之歲月。以紀事。而不合乎周正。則孔子卽仍其所書之春正月。而不復書王。謂此正月乃魯國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見其無王也。然則書王不書王。本據舊史之周月。魯月爲定。舊史所紀用周正。則書王。舊史所紀非周正。則不書王。明乎此。則諸家紛紛之說。俱可不必矣。

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左傳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係周正。則麥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卽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書夏。而傳書春。是二國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一月。傳書九月。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于晉。而國語則云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納公子魯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則齊用夏正也。史記秦本紀。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前。并不置閏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戰國時。更無有不用夏正者。呂不韋春秋。是全

用夏正。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爲首。是魏亦用夏正也。不寧惟是。魯號秉禮之國。然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則暮春尙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換春衣浴且風之事。是曾點所云暮春。卽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應作仲夏。而曰暮春。則魯亦久用夏正可知也。又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三代閏月皆歸於歲終。所謂歸餘於終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十二年又失閏。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註尙是九月。歷官失一閏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蝨。杜註季孫雖問仲尼言而不能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蝨。則魯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劉原父謂左氏月日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岐。可見是時列國各自用歷。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現行者。閱數十年未有不廢絕。若周改正朔之後。列國皆遵周正。則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尙在人間而行之自若乎。蓋周初雖改歲首。而農事仍以夏正並行。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是聽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尙書大傳亦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康成註云。使二王之後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後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卽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書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詩。周公所作。而授衣。條桑。烹葵。剝棗。鑿冰。獻韭。一一皆以夏正紀節物。然此猶曰追敘祖宗時事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非周中葉之詩乎。維暮之春。下文卽

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豈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麥熟時乎。周禮仲春會合男女之無夫家者。若周之仲春爲今之十二月。風雪沍寒。豈能會合於野。奔者不禁乎。則亦豈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間習用既久。及東周以後。去開國之時愈遠。王朝又不頒朔。列國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脩春秋必書春王正月。實以是時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國咸稟周正。則但書春正月。卽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見說

春不書王告顏子以行夏時。亦以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畫一。不條下。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一番。實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蓋周改朔之後。此書仍聽其行之民間。以便民事。而實非本朝之制。故謂之夏小正。以別於周正耳。

春王不書正月

唐劉蕡對策。謂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此亦唐人臆說。春王無正月。此不過脫簡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雖無事亦必書其首月。隱六年秋無事。書秋七月。桓九年夏無事。書夏四月之類。不可勝紀。杜預所謂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而桓四年秋冬無事。乃不書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莊七年之秋冬亦然。其爲脫簡無疑也。則春王之下無正月。其爲脫簡。又何疑乎。或謂脫簡必脫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類。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豈

有一簡中脫落半段之理。不知簡策亦有傳寫脫誤者。如左傳莊六年經文冬齊人來歸衛俘。而公穀經文皆言衛寶。則有誤在一字者矣。僖十年經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姜氏也。而無姜字。杜註云。脫誤也。則亦有脫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內。雖無事。必書首月。而莊二十二年夏無事。乃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非傳寫之誤乎。推此則莊十年之夏五。亦豈非脫字乎。而必爲之說曰。孔子有意仍之以傳疑也。夏五之爲夏五月。了然可知。聖人卽添一月字。豈遂爲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傳疑之義。則又何以筆則筆削則削乎。可見春秋一書。孔子旣修之後。仍有脫簡誤字。不一而足。而必於其脫誤處曲爲之說。毋怪乎益入於穿鑿也。則春王下之無正月。其爲脫誤無疑。非別有義也。

春秋紀年

春秋時。列國雖曰奉周正朔。然紀年皆以本國之君卽位之年爲紀。如春秋以隱公元年起。雖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稱于列國。則彼此紀年不同。似應以周王之年爲紀矣。然鄭子家對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來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據本國之紀年以語他國。否則舉是年一大事以標之。如魯襄公朝晉侯。晉侯問其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是也。絳縣老人自敘其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

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皆不以周王之年爲紀也。卽左傳敘舊事亦然。如追敘晉封成師之事。則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追敘衛襄公立子元之事。則曰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追敘鄭伯有爲厲事。一則曰鑄刑書之歲。再則曰齊平燕之歲。追敘齊烏餘以廩邱奔晉事。則曰齊人城郟之歲。追敘鄭伯朝晉之歲。則曰溴梁之明年。而於周王紀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紀年莫之或用。蓋當日本無稟奉一王紀年之制。非盡各國僭妄也。漢時諸侯王尙得自稱元年。如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爲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爲地節元年之類。又列侯於其本國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爲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爲增侯留元年之類。是列國各自紀元。漢初猶然。

矢魚于棠

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爲陳魚而觀之。宋人螢雪雜說獨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之義。以爲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援以說經。最爲典切。

左傳所本

左傳所本。採擇甚多。蓋古者史官有簡策簡牘二種。杜預序所謂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其本國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則書於策。非此則別爲記

載如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之類。杜預所謂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不書於經是也。然夫子雖不書於經。而記載自在。故左氏得據以推聖人不書之本意。至他國之事。凡來赴告者。則書於策。不告則不書。如隱十一年鄭伯大敗宋師。左傳謂滅不告敗。勝不告克。皆不書于策是也。然雖不書于策。而列國自有記載。魯國亦有得之傳聞而別記之者。故左氏得以補聖人之所未修。而詳其始末。杜預所謂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是也。故有經所本無而特見於傳者。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皆別有所本也。亦有經所特書而反無傳者。非必其事之無關係也。如郭公之類。非傳不明。而左氏無之。則因簡牘缺落。無所考據。故不能憑空撰述耳。不然。則經所無者。尚一一補之。經所有者。反略而遺之耶。又莊二十六年經文。春。公伐戎。夏。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而是年之傳。春。晉士蔦爲大司空。夏。士蔦城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一年之內。經自經而傳自傳。若各不相涉者。蓋亦因經所書之事。別無簡策可考。以知其詳。故別摭他事以補此一年傳文也。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傳敘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謚號。蓋當時文法如此。然錯見疊出。幾使人茫然不能識別。如子越椒之亂。一鬪般也。忽曰鬪般。忽曰子揚。一蔦賈也。忽曰蔦賈。忽曰伯贏。泌之戰。一荀林父也。忽曰荀

林父。忽曰桓子。一士會也。忽曰士會。忽曰隨武子。忽曰隨季。忽曰士季。他篇又稱范武子。一先穀也。忽曰先穀。忽曰莈子。他篇又稱原穀。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莊子。忽曰知季。一韓厥也。忽曰韓厥。忽曰韓獻子。一欒書也。忽曰欒書。忽曰欒武子。一趙朔也。忽曰趙朔。忽曰趙莊子。一卻克也。忽曰卻克。忽曰卻獻子。是篇人數既多。頭緒更雜。卽姓名一線。尙難了了。況復錯綜其詞如此。使無後人註釋。不幾於終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領耶。他篇類此者不一而足。又如齊慶封之亂。使析歸父召晏平仲。平仲請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此子家乃析歸父也。下又敘慶嗣聞禍將作。謂子家速歸。此子家乃慶封之子也。略無別白。令讀者何處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處。史遷以後則無此矣。劉勰亦謂左氏綴事。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也。而黃常明謂左傳敘事。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諡。皆密布其中。以寓褒貶。則又深求之而轉非古人意矣。氏名號諡錯見。自是另一種文法。有何褒貶。卽如泌之戰。晉諸大夫忽名忽諡號。一日之間。褒貶頓異。有是理耶。

左氏傳原委

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終不得立學官。而其傳世也。乃愈抑而愈彰。董助謂左氏從河間獻王所得。而顏師古則引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張蒼歷秦至漢文。

帝時爲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諸經爲最早也。然武帝立諸經博士。獨遺之。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遽移太常。致諸儒忿爭。帝重違衆意。乃出歆爲河內太守。遂不得立。光武時。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未幾封卒。左氏復廢。肅宗亦好左氏傳。乃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皆拜爲王國郎。章帝亦詔選高才生習之。然不久亦仍廢。是兩漢時左氏傳終未嘗立學官也。然自賈誼爲左氏訓詁。以授貫公。其後賈逵作訓。服虔作解。謝該作釋。及乎杜預作集解。後六朝遂入於經。雖東漢以來攻之者不一。如范升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遷引用左氏。違戾五經者三十一事。李育亦謂左氏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賈逵則摘出左氏長於公穀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駁何休所駁之六十條。鄭康成又有針膏肓之作。陳書王元規傳。自梁以來。諸儒爲左氏學者。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所疑滯。唐書啖助傳。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謂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則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之徒。而非孔子門人也。是六朝及唐尙有斥左傳。駁杜註者。然好之者愈甚。蓋匪特敘事之書易傳。而其文之工。實自有千古也。又漢時古文尙書及毛詩。亦皆不立學官。乃二書與左傳反盛傳至今。而當時所立學官者。今皆不傳。豈顯晦有時。而晚出者傳愈久耶。

鷓冠

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而殺之。陳宋之間。杜預註。聚鷓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顏師古則以爲鷓。水鳥。天將雨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象其形爲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曰。知天文者冠鷓。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而出奔。常有復讐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計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人誘殺之。若直以鷓羽飾冠。何必惡而殺之也。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然左傳本文有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左氏已以鷓冠爲子臧之冠。而非謂知天文之御士矣。豈誤自左氏歟。師古又以爲君子曰。數語係後人妄加。非左氏原文。則欲伸己意而并強抹煞古人矣。

曹翽卽曹沫

魯莊公與齊桓公盟於柯。左傳但言始通好而不言刼盟。呂氏春秋貴信篇。齊桓公伐魯。魯請盟。桓公許之。曹翽先說莊公以刼盟之事。盟之日。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壇。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請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管仲等不得進。莊公曰。封於汶則可。管仲勸桓公許之。是刼盟者曹

翽也。史記則謂二公立壇上。曹沫執匕首。刼桓公。公問所欲。沫欲齊返魯侵地。桓公許之。沫乃下就臣位。則刼盟者又屬曹沫。按左傳長勺之戰有曹翽。而沫之名不見。則刼盟爲曹翽無疑。以翽爲沫。司馬貞索隱云。沫音翽。聲相近而字異耳。林註春秋柯之盟。亦言曹翽刼盟。則翽卽沫也。

淮南子汜論篇。昔曹子爲魯將。三戰不勝。亡地千里。及柯之盟。三戰所亡。一朝而得之。勇聞于天下。

屠蒯卽杜篋

檀弓。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杜篋進。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自飲之。公問之。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喪在堂。曠爲太師。調爲褻臣。而俱不以告。篋爲宰夫。而越職言此。是以皆飲之。左傳。晉荀盈卒於戲陽。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入。酌以飲樂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病日。女弗聞。是不聰也。又酌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檀弓。左傳。所記本一事也。然檀弓有師曠、李調姓名。而左傳無之。檀弓曰。杜篋。左傳曰。屠蒯。聲固相近。而各記所記。則并姓名亦遂不同。於此可見古事之入於記載者。訛謬蓋十之六七矣。王觀國學林云。檀弓作杜篋。左傳作屠蒯。蓋本是杜篋。而左傳訛其字耳。袁文甕牖閒評則云。屠者。屠宰也。蒯爲庖人。職主屠宰。故曰屠蒯。如巫咸之巫。師曠之師也。則左傳所云屠蒯。乃其本字。而檀弓訛

以爲杜贊耳。

杜預註左傳

杜預註左傳。蓋合衆家之長。不特地名人名。考據精核。書法譜系。援引確切。卽如時日之細。亦以長歷追算不遺。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註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云二月誤也。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註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論卒。註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襄九年十二月癸亥。晉人以諸侯之師伐鄭。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云。以長歷考之。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二字當作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遂訛爲閏月也。乃晉攻三門。門各五日也。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明日乃戊寅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公子圍弑其君。註以長歷推己酉當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古人著書細心如此。今人讀書。於年月時日。未有不一目過之矣。

國語非左邱明所撰

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者皆謂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

有國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韋昭亦以爲左邱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悼。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衆說。故註藝文志直以國語爲左邱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邱明。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採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之史以備考核。其於春秋事相涉者。旣採以作傳矣。其不相涉及雖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不忍竟棄。因刪節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畫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爲召穆公所作。而國語則以爲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是年九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鄆陵之戰。左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晉語作苗棼皇。楚語則云離子謂變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從畫一。而彼此各異若此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通。遂以爲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語曹邴與莊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數句括之。鄆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爲底本。而別出鑪錘。筆奪天巧。豈其示巧於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之。左氏之採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於秦漢以後。自出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採取國語。左傳則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漢書之

整齊史記。則屈騏驥以就衡輓也。觀於諸書。因襲轉換之間。可以悟作文之旨矣。

王充論衡云。左氏傳經。詞語尙略。故復選錄國語。

之詞以實之。啖助謂國語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便傳著邱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爲邱明作。

韋昭註國語

韋昭註國語。合賈逵、虞翻、唐固諸本。參考是正。最號詳核。然亦有舛謬者。晉文公請隧。賈逵云。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昭則以爲天子之六鄉六隧地也。按襄王之詞曰。若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取備物。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乎。又晉語。文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大物備物。大章王章。皆謂禮之大者。非郊遂地可知。况是時王正勞之以地。豈又辭所賜之地而別請所不賜之地乎。魯武公以其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韋昭註。括。武公之長子伯御。戲。括弟懿公也。按史記魯世家。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弑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亦同。而昭以伯御爲括。亦誤。左傳自幕至於瞽瞍。則幕在瞽瞍之先。昭註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乃云幕。舜後虞思也。則以舜之遠祖爲舜之遠孫矣。又東漢明帝諱莊。故凡前史所有莊字。悉改爲嚴。昭三國吳人。尙復何所忌諱而不爲改正。仍以魯莊公爲嚴公。曲沃莊伯爲嚴伯。亦不免疎於檢點。顧寧人乃以爲作史者意存忠厚。不遽改前代之諱。此亦曲爲之說矣。

陔餘叢考卷三

陽湖 趙翼 耘松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周禮缺冬官一篇。劉歆以考工記補之。漢唐以來皆無異說。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創論。以爲冬官之屬初未嘗缺。其官皆雜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復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稱之。永嘉王次點益引伸其說。作周官補遺。亦爲真西山所賞。元人吳草廬、邱吉甫又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間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補遺已不傳。草廬所編則據尙書司空掌邦土。謂冬官不應雜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內。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其他亦未嘗分割。惟俞氏、邱氏則益加割裂。俞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內四十九官改入冬官。邱氏則以爲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六十之數論之。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是五官內共羨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禮補亡一書。又於五官內稍有裁核。定爲天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內五十四官改入冬官。與俞氏大同小異。雖各以意割截舊文。然亦可見先儒之究心也。王鑿震澤長語云。俞廷椿、王次點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

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從。何哉。曰。亂經是。鑿亦未敢以爲是也。按南齊書。有人掘楚王家。得青簡書。廣數分。長二尺。凡十餘簡。王僧虔辨之。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然則考工記原非雜於五官內。劉歆以之補冬官。亦非。

儀禮

先儒謂儀禮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卽如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愉如等語。與論語鄉黨篇相合。晁氏謂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事。則鄉黨所記。未必皆孔子實事。當是門人習禮者本儀禮之舊文而記其語耳。是可見儀禮爲孔子以前之書。出於周公所作無疑也。當時必有全書。今所傳十七篇。蓋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熊朋來謂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則十七篇又實止十五篇耳。敖繼公不得全書。遂以爲周公此書專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如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九篇。皆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言諸侯及于公子大夫士之服最詳。其間雖有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大夫而言也。當時以此書頒于侯國。令其各據此以行禮。以教人。是以國無異禮。家不殊俗也。其立論

固未爲無見。然此亦第就現在之十七篇。而意其專爲侯國設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禮經。本有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之列學官。而諸博士不肯。遂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如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則儀禮十七篇外。尚有二十九篇。王朝之禮。亦必備載。如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之類。不得謂皆侯國之禮也。吳草廬因取大小戴記及鄭氏所引。編爲儀禮逸經八篇。謂小戴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固爲儀禮舊文。大戴中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饋朝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記者。刪取正經之節要而存之。其中霤以下三篇。已不復傳。而名猶見於註家。故亦編爲篇目。而以註家所引片言隻字附之。此亦見輯禮者之苦心矣。

五父衢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鄆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子生而神聖。豈有母在時不問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於防之後。孔子先反。門人後至。則葬母時已有門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豈有數十歲之人尙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元。蔣濟。王肅。皆疑無此事。而近世高郵孫氏又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爲一句。殯淺而葬深。孔子父殯於五父衢。孔子欲啟柩與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爲淺葬深葬。故審問不敢輕啟。問於鄆母。始知殯而非葬。於是啟其殯。與母合葬於防。先儒誤

讀不知其墓爲句。遂生妄說云云。此論可謂辨矣。然究亦曲爲之說。柩在帷堂曰殯。入土則曰葬。從未有入土尙稱殯者。何得以殯爲淺葬耶。卽曰淺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當母在時。豈有不問明。直待母卒而問他人乎。總由於記禮之家得諸傳聞。不暇審訂。輒筆之於書。故有此等謬誤。觀莊子及說苑新序。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所傳孔子軼事甚多。若一一信以爲真。則聖人反淺。檀弓所記亦猶是也。而必從而爲之詞。毋怪乎愈解而愈支離矣。

伯魚之母死

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爲出母。此最舛也。禮。父在爲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終喪之候。而伯魚猶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爲母期。若爲父後者。則於出母無服。是并無期之喪矣。伯魚固爲父後者也。不服於期之內。而反哭于期之外乎。卽此可見孔氏出妻之說之妄也。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爲據

公子重耳辭國一事。檀弓謂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重耳。諷以得國。舅犯使公子辭之。國語則謂里

克殺夷齊、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辭。秦穆公又使人諷重耳得國。舅犯亦使公子辭。蓋本一事，而國語誤作里克及秦穆兩事也。以理推之，當以檀弓所記爲是。重耳之亡，舅犯輩之從亡，皆非無意於得國者。觀其後納懷嬴而不顧，殺懷公而不恤，則其以入國爲急可知。若里克既殺二君而召之，當是時，亂不自我起，且兄弟之次居長，義本當立，夫亦何所嫌避而卻之，以爲名高，蓋其辭也。在獻公方卒之後，二君未被殺之前，國已有君，釁尙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倘一發不中，則身名俱敗，此智者所不爲也。檀弓以其事係於獻公卒之後，而不言二君已被殺，自是實錄，而國語所記在二君被殺後者，誤也。史記晉世家但採國語之文，亦無識。

月令

沈作喆謂禮記中月令尤駁雜。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釁龜策，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殆呂不韋賓客所爲耶。按沈氏之說，似尙泥於蔡邕、王肅及張華博物志。以月令爲周公所作，故信爲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內，遂疑呂氏所爲。不知此篇本呂氏原本，而禮家採入禮記中者，今呂氏春秋現在，可覆按也。隋書牛宏傳、蔡邕、王肅因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卽是此篇，故以爲

周公所作。而鄭康成已謂是不韋著春秋紀之首章。禮家抄合爲記。劉勰亦謂月令一篇取乎呂氏之紀。東哲又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以爲不韋令諸儒尋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牛宏則謂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法。是康成以來諸儒固不以此爲周公作。何以沈氏尙據爲周書而致疑耶。

賓雀

月令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今讀者皆以賓字屬鴈。謂鴈自北而南。如作客也。許慎註淮南子。則以賓字屬雀。云賓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然。則宜以鴻鴈來爲句。而賓字連下句讀。

太牢少牢

禮記太牢註。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內矣。國語鄉舉少牢。註少牢。羊豕也。則羊與豕俱稱少牢矣。其不兼用二牲而專用一羊或一豕者。則曰特羊特豕。可知太牢不專言牛。少牢不專言羊也。後世乃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始于何時。江鄰幾雜志云。掌禹錫判太常。供祿享太牢。牴判特牛。無羊豕。問禮官云。向例如此。是宋時固專以牛爲太牢矣。唐人牛羊日誌小說。稱牛僧孺爲太牢。楊虞卿爲少牢。則唐已

以牛屬太牢。羊屬少牢矣。按國語屈到嗜芰篇。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韋昭註云。牛享。太牢也。羊饋。少牢也。則專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其誤蓋自韋昭始也。

醴泉卽膏露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從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可以養老。是亦以甘露醴泉爲二物也。王充非之曰。爾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則醴泉乃卽甘露也。使以爲地中所出之泉。則爾雅釋水篇。如檻泉正出。沃泉懸出之類。釋水甚多。何以不載之。而反入之四時章乎。然則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記禮者謬爲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世引爲終養之誤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解者謂令其子孫得以家居侍養。此後世終養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也。家有老親。正資祿養。豈有轉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從政。倘在貧家。將何以奉晨昏。具甘旨。是教之孝而轉無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祿養論。謂禮記所云不從政者。鄭注云。復除之。蓋專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概從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也。仲尼論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

文今宜聽祿養。不約其年。魏孝明帝納之。辛雄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按管子入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無征。八十以上二子無征。九十以上盡家無征。又漢武詔云。九十以上復其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註復者免其徭役。又賈山至言陛下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賦也。則漢時猶未有仕宦者親老歸養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親則免其徭役口算耳。然則誤以不從政爲不服官。而定親老去官之例。起於何時耶。按晉書。庾純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齊王攸議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今今年九十乃聽悉歸。純父年未九十。不爲犯令。然則親老歸養之制。蓋卽晉時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詔。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祿養。留親就祿。至特煩詔書。可見親老歸養。久著爲成例。至宣武始變通耳。又南史張岱傳。岱母實年八十。而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則是時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須注籍也。

鄭康成註禘祭之誤

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康成因註曰。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禘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祫也。商頌長發之序曰。大禘也。康成因曰。大禘。祭天也。蓋因詩序禘字加大。故又以爲祭天也。於是註小戴記祭法。則

竟以禘爲祀昊天於圓丘。而於春秋傳則又以禘爲郊祀。靈威仰而以后稷配。隨處異議。迄無定說。宜黎幹等之紛紛駁詰也。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三年喪。鄭康成與王肅之說各不同。按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禘。徙月樂。王肅曰。是祥之月而禘。禘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日。此古來三年喪二十五日之明文也。故王肅註儀禮士虞禮。葦而小祥。也。又期而大祥。也。中月而禘。是月吉祭。以爲再期大祥。二十五日也。中月而禘。卽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則此月已卽吉也。而鄭康成則謂中者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日也。晉人喪服俱用肅說。以二十五日爲斷。至宋武帝始詔改依鄭康成二十七日而後除。按是時王淮之奏曰。康成註禮三年喪二十七日而去。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禘共月。故二十五日而除。然摺紳多從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書禮志。謂梁天嘉元年。沈洙議至親期斷加重。故再期斷以二十五日。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日爲限。是宋武帝雖改從二十七日。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日也。魏書。梁使朱異至魏。魏李業與論王鄭禮註互異之處。異謂梁制多從王義。此間用鄭義。業與曰。卿處用王義。唐時除禘應二十五日。何以王儉禘用二十七日云云。則宋元嘉改從王肅之後。至王儉又建議改從鄭義二十七日也。又有王元感者著論以三年喪宜三十六日。張柬之駁之曰。三年喪二十五日不刊之典。按春秋魯僖公

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註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也。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註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故譏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圖婚也。合二注以觀，雖公薨之月不同，然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歲。此春秋三年喪二十五月之証也。尙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鬯，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是十二月大祥，訖十二月卽服吉也。此尙書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哉？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問傳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此禮記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惟鄭康成註中月而禫，以中月爲間一月，故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然踰月入禫，禫旣復常，則二十五月爲免喪矣。此束之、主、王肅之說，更爲援引曲暢。朱子語類亦云：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徒月樂，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愚按期之喪，十三月而祥，間一月爲十五月而禫，三年之服爲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間一月。

而禫則自當以二十七月爲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喪服王肅主二十五月，鄭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鄭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初吉，蓋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以二十七月爲斷，望仍遵用，從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來也。

鄭康成註慈母之誤

康成註慈母無服，謂庶母慈已者。此說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則妻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此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但嫡妻之子無以妾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而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稱。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明言擇人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辨三者，混註慈已，毋怪處處窒碍矣。說見南史司馬筠傳。

命婦世婦

禮記喪大記內子未命。鄭注云：內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疏云：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也。此說甚謬。夫大夫內子與士妻對言，則內子之爲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則命婦之尊于內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謂卿大夫妻未命曰內子，已命曰命婦。此說最爲得實。蓋卿大夫妻俱稱內子。左傳：趙衰之妻請衰迎前妻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註皆云：內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稱內子也。禮記：大夫內子，此大夫妻之稱內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則謂之命婦。故內子與命婦品級雖同，而特爲命婦拜者，尊君命也。喪大記又有所謂世婦者。注疏皆以國君之世婦次于女君者當之。然歷觀記中文義，皆係大夫之妻。如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又曰：復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纁。世婦以檀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又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曰大夫世婦杖，皆以大夫世婦兩兩對舉。則世婦亦即大夫妻明矣。而鄭氏必以爲不然。其於大夫世婦杖及世婦以檀衣，固確指爲君之世婦矣。於大夫世婦卒於適寢，不可強通。則又爲之說曰：變命婦言世婦，明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婦杖，指爲君之世婦，猶或可通。若世婦以檀衣指爲君之世婦，則大夫妻之復服，又是何服？豈容竟不經見？且國君正寢曰路寢，路，大也。大夫正寢曰適寢，適，主也。其實皆正寢也。國君既有路寢爲正寢矣，豈又有所謂適寢乎？將適寢非正寢乎？然則所謂世婦卒於適寢者，非即大夫妻乎？鄭氏不過以國君夫人之下有世婦，遂疑其非大夫妻。

不知古之名稱。下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卽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夫人則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則士之妻之名也。世婦正與大夫品秩相配。安見非大夫妻之名乎。若謂國君有世婦。大夫妻不當以爲名。則天子有夫人。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天子有世婦。諸侯何以亦有世婦乎。竊意未命曰內子。已命曰命婦。此卿大夫妻之專稱也。而世婦則國君世婦與卿大夫命婦之通稱也。大夫命婦與國君世婦品秩正相配。故得而通稱也。凡專言大夫已命之妻者。則稱命婦。如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是也。言大夫命婦而兼言國君世婦者。則通稱世婦。如世婦以禮衣授大夫世婦杖之類是也。如此則不惟記中文法甚順。而義亦益周密矣。

陔餘叢考卷四

陽湖 趙翼 耘松

四書別解數條

四書經朱子作註之後。固已至當不易。然後人又有別出見解。稍與朱註異。而其理亦優者。固不妨兩存之。要惟其是而已。今錄數條於此。大學缺格物致知一傳。董槐謂以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節。移於聽訟。吾猶人之下。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亦自完善。則此一章但有脫簡而無缺文。更不必補矣。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朱注以爲觀其子之志行。則下文三年無改句。文義不相貫。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轉。楊循吉謂宜作人子之觀其父解。父在時。子當觀父志之所在。而曲體之。父歿則父之志不可見。而其生平行事。尙有可記者。則卽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則下三年無改句。正是足此句之義。直接而下。自然貫注。不待下轉語也。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孫奕示兒編。亦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由也已之已。宰予晝寢。李濟翁資暇錄作晝寢。謂繪畫其寢室也。則下文朽木糞土之牆。似更關合。子罕言利。史繩祖學齋估畢。謂利固聖人所不言。至於命與仁。則論語中言仁者五十。三條。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豈罕言者。蓋與字當作吾與點也之與。謂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與者。

乃命與仁也。子路從而後。吳青壇謂見其二子焉。句當在至則行矣之後。蓋子路再到時不見丈人。但見其二子。故以不仕無義之語告之。不然。既無人矣。與誰言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傳作怨。何不以。謂致怨於何不用也。孟子去齊宿於晝。考之史傳。齊地無晝名者。邢凱坦齋通編謂當作晝。而引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音謹。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亦卽此地。然則晝之當作晝。更爲有據。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云晝當作晝。而以劉熙注爲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思謂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誤。謂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重一勿忘字。古書如無逸篇。疊生則逸三字。文更有致。馮婦搏虎章。周密癸辛雜識謂卒爲善作一句。士則之作一句。野有衆逐虎作一句。如此則下文其爲士者笑之。正與士則之相照應。以上數條。皆與朱註異者。父在及荷篠。馮婦。三章爲最優。

子見南子

論語惟子見南子一章最不可解。聖賢師弟之間。相知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足以相澆而慍於心。卽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白。類乎兒女子之詛呪者。楊用修謂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謂子之道不行。乃天棄之也。其說似較勝。按此說本史記索隱。謂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

命所厭也。則固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衛。不當又見其小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
以否塞曉之者。又覺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慍見君子亦有窮乎之意正同。以爲吾夫子不
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傺。形於辭色。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
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可如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怏怏。夏南蓋卽
南子之誤。而所謂憤恚怏怏。亦只侘傺無聊之意。
非以見淫人而不悅也。

束脩二義

束脩有二說。其以爲十脔脯者。本邢昺疏引檀弓束脩之問不出境。及少儀其以乘壺束脩一犬賜人者。
又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而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又開
元禮。皇子束脩。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升。脩一案。三脔。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
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此脔脯爲贄之証也。宋夏英公鎮襄陽。胡旦以瞽廢在襄。英公以精縑十
疋贈之。旦還其五疋。英公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所解束帛。菱菱之義。同於束脩。束脩則十脔之脯。束
帛則卷其帛。屈爲兩端。五匹。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於隱淪之義也。此亦十脔爲束脩之証也。然漢書光武
詔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誠固。鄧后紀有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

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殷傳。太守薦殷束脩至行。皆以整束脩飭爲訓。卽以之釋論語自行束脩以上。謂能飭躬者皆可教也。於義亦通。至杜詩薦薦伏湛疏內云。自行束脩。訖無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諂瀆。陳崇奏頌曰。自初束脩。折節行仁。賈堅謂荀羨曰。吾束脩自立。未嘗易志。則又皆以束脩爲十五歲以上。蓋十五乃入學之年。入學必用束脩。遂爲故事也。

子畏於匡記載不同

子畏於匡。史記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韓詩外傳云。趙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圍孔子。子路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終而圍解。按甯武子乃魯僖公時人。距孔子且百餘年。孔子何由使從者假其名以免難。史遷之附會。固不必論。至趙簡子將殺陽虎。以孔子似虎而圍之。尤屬不經。左傳。虎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家語亦謂孔子以趙簡子好利。必溺虎之說。而從其謀。以致禍敗。今考虎之事。趙鞅也。鞅納蒯聩。

俞感宵迷失路。陽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鞅之卜救鄭也。陽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與戰。乃止。虎之事趙簡子。見於左傳者如此。並無獲罪於趙之事也。而韓非子又云。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而之趙。趙簡子迎以爲相。左右諫以爲不可。簡主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以御之。虎不敢爲非。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則虎且有功於趙氏。豈有致其攻圍之理。况虎事簡子多年。詎不能識。而誤認孔子爲虎乎。匡之地。風俗通以爲魯邑。韻會以爲在陳留。亦皆非晉地。簡子又何從而要截之。則外傳之說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簡子。亦不經見。則家語之說亦不可信。朱註但云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洵乎斟酌盡善矣。

執圭

論語執圭。注謂諸侯命圭。按考工記。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夫所謂朝覲者。諸侯親朝覲於天子也。朝覲執。則非朝覲皆不得執也。非朝覲不得執。則諸臣聘問益不得執也。又按典瑞及玉人。瑑圭璋八寸以類聘。鄭注。瑑。文飾也。衆來曰類。特來曰聘。賈疏謂此上公之臣。執以類聘於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類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躬圭。但瑑文爲飾耳。據此。則諸侯

之臣類聘於天子。用瑑圭也。類聘天子用瑑圭。豈有聘鄰封反用命圭者。聘禮疏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瑑之而已。曰瑑之者。卽所謂瑑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公命圭九寸。瑑圭則八寸。侯伯命圭七寸。瑑圭則六寸也。然則惟諸侯親朝覲天子用命圭。其遣臣類聘天子及聘鄰封。則皆用瑑圭。論語注以聘問所執爲命圭者。誤矣。國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問。倘一時分聘數國。又安得如許命圭耶。

亂臣十人

亂臣十人。古本無臣字。唐開成石經亦尙無之。考馬融、鄭康成註論語。皆云有文母。而劉原父以爲邑姜。王西莊云。蓋因唐時俗本誤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邑姜也。然北史齊后妃傳論云。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卽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爲邑姜。唐以前已有此解。

彭祖卽老聃

論語竊比老彭。諸家註釋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正義謂卽莊子所謂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也。按彭祖封於彭城。以久壽見稱。則老彭卽彭祖明矣。邢昺疏一云卽老子也。此其說蓋據世本史記。

世本云。彭祖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而史記老子傳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以是參証。知其爲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經見。而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又孔子答曾子問。動云。聞諸老聃。可見論語述古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而或者謂彭祖在殷已極老壽。何由復至春秋時。彭則錢鏗。聃則李耳。旣爲一人。何以兩稱。且彭國滅於殷末。聃名見於周末。若果一人。則相距數百年中。何以不經見。殊不知彭祖爲顓頊元孫陸終第三子。事見風俗通。而屈原天問云。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註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又論語疏亦謂堯時封於彭城。是堯時已在禹皐之列。彼可以自唐歷虞夏而至殷。獨不可自殷歷周乎。若以鏗耳名各不同爲疑。古人原有一人數名而錯見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則又不特名鏗矣。太史儋見秦獻公言周秦離合之說。史遷謂儋卽老子也。則又不特名耳矣。安在錢不可李而鏗不可耳乎。且史記索隱引商容以舌視老子。老子悟舌以虛存。齒以剛亡。商容殷紂時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稱老子也。老子內傳云。武王時爲柱下史。是周初已爲史官也。臨海廟有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是成王時或猶稱彭祖也。幽王時三川震。伯陽甫曰。周將亡。唐固謂伯陽甫卽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謂伯陽甫姓李名耳。諡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見於西周之末矣。玉清經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遂去。是又見於東周之初矣。又安在數百年中絕不經見乎。然則合諸書以觀。彭聃一人。確有明證。此公直自陶唐時迄於周末入關。爲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

所終。史記所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神仙傳所稱七百六十七歲。八百三十八年。及張守節所稱歷十二王。歷三十一王。論語疏所云壽七百歲者。猶第各就所傳而分記之。實未嘗統計其年壽也。或又曰。唐荆川云。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歸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論老子聞風於古之道術。又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明其各自爲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術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爲彭祖也。精意於養生治身。服水精。餐雲母。神仙傳述其言曰。服藥百裹。不如獨臥。近世道家修煉。實本於此。人徒以五千言中無此術。遂謂道家者流。僞托於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爲老子。則涵茹道德。淹貫典禮。猶龍之嘆。且駸駸乎有儒者氣象矣。不寧惟是。後漢書襄楷傳。老子入西域爲浮屠。天神遣以好女。堅卻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齊書顧歡傳。記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乘日精入國王夫人淨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興焉。是又開佛氏法門矣。然則此公方且神奇變化。出沒於三教之間。迭遷屢變。而未有已也。曰。史傳所載彭聃各著誕生之異。豈有一人而數生者。曰。吾正以其誕生而證之也。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女嬪。久孕不育。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彭祖則左脅所出也。而元妙內篇記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顧歡傳所記淨妙之孕。亦剖左腋。夫安知非卽女嬪剖生一事。而記載者各繫諸傳首。遂分見若三降生耶。書之以俟博雅者。

微生高卽尾生

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戰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高誘註。淮南子。尾生魯人。又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蓋嘗守磴磴之信者。則尾生卽微生高無疑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吳師道亦謂卽論語微生高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史記公山不狃。本之左傳。小司馬註引鄒氏曰。狃一作蹂。論語作弗擾。是論語之公山弗擾。卽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爲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懷弗敬。不狃乃嗾陽虎逐之。是時不狃但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讎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搆陽虎發難而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

露也。則不得謂之以費叛也。至其以費叛之歲。則在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先墮郕。季孫將墮費。於是不狃及公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奔齊。遂墮費。此則不狃之以費叛也。而是時孔子已爲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逐之。豈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欲往之語。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之以費叛而召也。既叛以後則孔子方爲司寇。斷無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讀論語。童而習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復參考左傳。其亦陋矣。王鑿震澤長語又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因引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後輒勸吳伐魯。不狃責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國。可見其心尙欲効忠者。以見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爲之說。子路之墮費。正欲張公室。而不狃卽據城以抗。此尙可謂非叛魯乎。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國之語而臆度之。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所記。本亦同此記載之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論語。語者。聖人之遺語。論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人言行真僞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一信以爲實事也。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夫陳恒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而記載尙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毋亦類是。

羿稟非夏時人

羿善射。稟盪舟。解以有窮。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說始於孔安國。而朱註因之。蓋據左傳羿代夏政。而恃其射。用寒浞爲相。浞乃取其國衆。殺羿而烹之。浞因羿室生子澆。及豷。使澆滅斟鄩。後夏臣靡。收二國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遂滅澆與豷。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跡顯然。而澆與稟聲相近。澆亦被殺於少康。遂并以澆釋稟也。按古來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呂覽黃帝時大撓作甲子。胡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黃帝時有羿也。許慎說文云。羿。帝嚳射官。賈逵亦云。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嚳時有羿也。淮南子。使羿誅鑿齒。殺九嬰。上射十日。下殺猥獠。其說雖荒幻。然必因堯時有善射名羿者而附會之。是堯時有羿也。而夏時亦有羿。則左傳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卽夏之羿也。使以爲一人。則自黃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壽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傳曰。殺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殺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棗。高誘註。謂以桃作大杖。擊殺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爲一人。豈有一人而數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适所云。並未言篡夏之事。則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澆。左傳並不言稟。孔氏特以聲相近。遂據以釋稟。按澆或音曉。或音聊。或音交。集韻雖有稟之音。以爲寒浞子。王逸

註楚詞亦引論語澆盪舟。此皆因孔註而依附之。未可以爲確也。而澆之盪舟。不見所出。正義云。孔註謂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稟盪舟。盪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然則孔註以澆能盪舟。不過就論語本文。而別無所據依也。而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稟。蓋古字少傲稟通用。宋人吳斗南因悟卽此盪舟之稟。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旣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稟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曰朋淫于家。則丹朱與稟二人同淫樂也。吳氏之說。真可謂鐵板註脚矣。傲之不得其死。雖無可考。然傲與稟之音相同。旣不比澆與稟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與盪舟。尤爲針孔相對。則南宮适所引稟盪舟。實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斷可識也。則所云善射之羿。或亦指唐時之羿。未可知也。況引羿稟。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時兩人。則卽以爲夏時之羿。亦無不可也。而稟爲罔水行舟之傲。則確不可移矣。按天問覆舟斟鄩句。王逸註。奄若覆舟。言取之易也。顧寧人則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維。覆其舟。滅之。謂天問所云覆舟斟鄩者。正指此。安國時竹書未出。故註爲陸地行舟也。則澆之覆舟與稟之盪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風乎舞雩

論衡云。說者謂浴者。浴沂水也。風乾身也。然周之四月。乃歲二月。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乎。蓋浴乎沂。涉沂水也。風歌也。詠而饋饋。祭也。乃是二月中龍見而雩祭。歌詩設樂也。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孔子與之。善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與風之事。本易啟人疑。余另有說。在周時列國用夏正條內。若王充所云雩祭。則又失之遠矣。果如其說。以雩祭調和陰陽。則亦爲邦者之事也。又何必問求。赤非爲邦歟。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爲歲二月。此欲實其龍見而雩之說。龍見在二月。故牽強附合如此。惟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又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則浴沂蓋卽三月祓除也。韓昌黎註論語。改作沿乎沂。又是一解。閻百詩謂曲阜亦有溫泉。但距沂尙七里。朱子初欲註浴爲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溫泉焉。乃仍以爲浴云。王棠謂浴於溫泉。將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體而浴于川乎。按此諸說。惟上巳祓除最爲近理。至王棠疑爲白日中裸身而浴。則又不知凡溫泉可浴之處。皆有屋宇。如秦之驪山等處。何嘗露浴也。

摯干繚缺或以爲殷人

太師摯等適齊。適楚。適蔡。漢儒多有以摯等爲殷末人者。班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

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誓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卽引師摯等以實之。且云齊、楚、蔡者。乃追記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也。古今人表列摯、干、繚等。師古亦以爲紂時人。而董仲舒對策云。殷紂時賢者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師古又引方叔、鼗鼓等註之。并云。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諸儒家往往乖別。則以摯、干、繚、缺等爲殷末人。固非無稽矣。然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則又卽指摯、干等。且孔子嘗學琴于師襄。又云師摯之始。則八人中已有二人與孔子同時者可知。八人皆魯樂官而非殷人也。漢儒徒以商本紀有紂時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之語。遂以此八人爲殷末。誤矣。鄭康成又以爲周平王時人。更屬無據。至其遠適之由。註家皆以爲周衰樂廢。夫子正樂之後。諸伶人皆識樂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且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然則四飯乃天子之制。今魯亦有四飯。則僭越已甚。諸人之去。其卽以此。而不特以樂職之紊亂歟。

其父攘羊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告之上。上將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父死。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不亦悖乎。荆王聞。乃赦之。孔子曰。異哉。直

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卽葉公所稱攘羊之事也。而記載不同。亦可參觀。莊子盜跖篇亦云。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惡係魯諺

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醜也。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當時諺語蓋卽此事也。淮南子云。魯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嘆。然則始作俑亦起於魯俗。

尊孟子

孟子書漢以來雜於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楊綰始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未行。韓昌黎又推崇之。其後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其表略云。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不過乎史。史之降。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則宋人之尊孟子。其端發於楊綰、韓愈。其說暢於日休也。日休又嘗請以韓文公配享太學。則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畝之宅

孟子五畝之宅。注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起於趙岐。岐又本漢食貨志。謂公田內以二十畝爲廬舍。而食貨志蓋又因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旣授民爲廬。則邑中不宜尙有五畝。當是田與邑各半。故謂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爲廬舍。而城邑之居亦二畝半也。然孟子一則曰五畝之宅。再則曰五畝之宅。周禮宅田注亦曰五畝之宅。並未有言二畝半之宅者。明是五畝爲一宅矣。若邑中之宅僅二畝半。何不直言二畝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旣以二畝半爲廬舍。則樹桑不過邑中之二畝半。又何以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然則五畝之宅俱在邑中。所謂廬舍者。蓋不過苦茅於壟間爲憩息地。而非於公田中占其二畝半也。在穀梁傳之說亦未嘗無本。蓋據信南山詩中田有廬。謂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廬在其內。明是以公田爲廬舍。不知中田猶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則爲田內。自邑而言田中。并不過如田間云爾。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卽云疆場有瓜。見此廬之近於疆場也。曰廬則非宅可知也。曰有瓜則不樹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詩云。饁彼南畝。曰彼南畝者。從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旣有二畝半廬舍。井竈葱韭皆具。又何必從邑中而往饁乎。若謂自廬饁至田。同此一井。廬與田相去幾何。而猶

煩饁乎。且婦子皆處廬供饁。將邑中之宅。竟無人居守乎。又孟子謂商助周徹。其實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畝。更何以云什一乎。將注所謂又輕於什一者。果可信乎。否乎。以此數者參証。益知五畝之宅之在邑。而廬舍無二畝半之說矣。

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畢出然後歸。入亦如之。其說本尙書大傳。所謂春作時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或者據此以爲農夫畢出於田野。則宜有在廬饁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農夫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每日曉出晚歸。不宿於廬舍可知也。且饁餉必係婦子。若自廬饁田。則婦子應俱在廬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餘子畢出而不及婦子。則婦子之不在廬舍可知也。田中無二畝半之廬舍。益可知矣。

負戴

孟子不負戴于道路。注。負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時甚疑之。蓋習見內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獮擔物。皆用小架負于背。架有兩皮革。而以兩臂挽之。架上又有形如半枷者。附於頸。而以皮條從後縛于額。以固其所擔物。能負重行遠。若使之肩挑。則一步不能行矣。乃知負戴之實有其事也。然此乃苗獮所爲。孟子何以知之。意當時中國人擔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湯

割烹要湯。註但引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按戰國以後爲此說者甚多。不特史記也。莊子湯以庖人籠伊尹。楚詞涉江篇。伊尹烹於庖厨。韓詩外傳。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負鼎。其言之最詳者。莫如呂氏春秋。具備篇云。伊尹嘗居於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其君。卽伊尹也。長而賢。湯使人請之。有佚氏不肯。湯乃娶婦于有佚氏。有佚氏喜。遂以尹爲媵。湯乃祓之於廟。爇以燿火。釁以犧緦。設朝而見之。尹說湯以至味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羶羶之炙。魚之美者。有洞庭之鱖。東海之鮪。菜之美者。有崑崙之蘋。壽木之華。和之美者。有招搖之桂。越駱之菌。之類。飯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類。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崑崙之井。之類。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實。雲夢之柚。之類。而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此所謂說湯之辭也。然當時諸說亦有不同者。屈原離騷云。綠鶡飾玉。后帝是饗。王叔師注。后。殷湯也。伊尹始仕。因烹鶡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湯也。天問篇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叔師註。小臣。謂尹也。湯東巡。從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濱之木數句。則云小子。謂尹也。尹母娠身。夢神女告

之見竈生醜則急去已而竈果有醜母遂東走回顧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林水乾後有小兒啼人取養之既長有才幸有莘氏惡其從木中出因以媵女嫁於湯也由呂氏之說則有莘不肯以尹與湯湯結以姻好始以尹爲媵也由王氏之說則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惡之以爲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觀之則呂說爲是以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句觀之則又王說爲是蓋本無稽之事言人人殊固無從究其是非也

王良卽伯樂

王良以御趙簡子得名孟子所謂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是也左傳趙簡子納蒯聵於衛郵無恤御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郵良卽郵無卹也而杜註郵無恤云王良也則郵無恤卽王良也國語簡子如晉陽以尹鐸不墮壘將殺之郵無正進諫簡子悟乃以免難之賞賞鐸伯樂與鐸素有怨至是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是伯樂卽郵無正也而韋昭註郵無正云卽郵良也註伯樂云郵無正之字也然則孟子之王良卽左傳之郵良郵無恤左傳之郵無恤卽國語之郵無正本一人而伯樂則其字也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註內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是也乃顏師古旣知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爲一人而又以伯樂另爲一人何

哉。

市井

市井二字習爲常談。莫知所出。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註疏亦未見分晰。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必先於井上洗濯香潔。然後入市也。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言之也。按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此說較爲有據。

七八月之間旱

七八月之間旱。朱註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蓋以戰國時猶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時列國已不用周正。而晉之用夏正。又在列國之先。說見春秋列國用夏正條內。魏自晉分。習用夏正已久。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爲首。可見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則孟子在魏對襄王所謂七八月者。卽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謂夏正五六月。正係望雨甚殷。至七八月。則非所急。不知處暑以後。禾苗將秀。其待雨更切於五六月。是孟子所謂七八月。卽夏正也。而必以夏五六月釋之。則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

陔餘叢考卷五

陽湖 趙翼 耘松

史記一

班彪謂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是蓋以本紀世家列傳爲史遷創例。然文心雕龍云。遷取式呂覽。著本紀以述皇王。則遷之作紀固有所本矣。今按呂覽十二月紀。非專述帝王之事。而史記大宛傳贊。則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遷之作紀。非本於呂覽。而漢以前別有禹本紀一書。正遷所本耳。又衛世家贊云。予讀世家言云云。則遷之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創也。惟列傳敘事。則古人所無。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孟子曰。於傳有之。謂古書也。左公穀作春秋傳。所以傳春秋之旨也。伏生弟子作尙書大傳。孔安國作尙書傳。所以傳尙書之義也。大學分經傳。韓非子亦分經傳。皆所以傳經之意也。故孔穎達云。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名爲傳。又漢世稱論語。孝經并謂之傳。漢武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東平王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賜翟方進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之。非專以敘一人之事也。其專以之敘事而人各一傳。則

自史遷始而班史以後皆因之。然則本紀世家非遷所創而列傳則創自遷耳。叔皮乃以爲皆遷創例。何耶。又遷書名史記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孔子世家所謂因史記作春秋是也。

史記二

史記高祖本紀先總敘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則稱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卽帝位後則稱上。後代諸史皆因之。其實此法本於舜典。未卽位以前稱舜。卽位之後分命九官卽稱帝曰。古時雖樸略而史筆謹嚴如此。分命九官之前初咨四岳尙有一舜曰者。正以起下文帝曰之例。謂此帝乃舜也。又顧命康王未卽位以前稱子釗。卽位後卽稱王。亦是此例。

史記三

孔子無公侯之位。而史記獨列於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國世家與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相魯。孔子卒以其繫天下之重輕也。其傳孟子雖與荀卿、騶忌等同列。然敘忌等尊寵處。卽云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又云衛靈公問陣。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並稱。是尊孟子亦自史遷始也。

史記四

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爲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書則韓信傳盡刪通語。而另爲通作傳。以此語敘入通傳中。似乎詳簡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跡見。而通之爲辨士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卻無限筆墨。班掾則轉因此語而特爲通立傳。反略其語於韓信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且開後世史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又如冒題遺呂后書至穢褻。史記不載。爲本朝諱也。班書則覲縷述之。并報書之醜惡亦詳錄不遺。其無識更甚。遷之優於固。豈特在文字間也。惟史記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嘗北面事之。漢高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王共尊爲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并爲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項梁敗於定陶。卽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卽拜爲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卽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略不瞻狗。是其智略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敘耶。然律以

史法究未協也。班史但改陳勝、項羽爲列傳，而懷王心亦遺之，終屬疎漏。後漢書列更始諸傳，明史列韓林兒、郭子興諸傳，較爲周密矣。

史記五

史記堯紀全取堯典成篇。舜紀用舜典及孟子。禹紀用禹謨、禹貢及孟子。其自敘譚擇其言尤雅者。故他書不旁及也。又如周穆王西巡見西王母之事，周本紀不載，而於趙造父之御見之，亦見繁簡得宜。然其中亦多有牴牾者。舜紀云：父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下文又云：舜，冀州之人也。父頑，母嚚，象傲，皆欲殺舜。其文法不太複乎。堯使九男二女事舜，在四岳薦舜之後，而四岳之薦，則以其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其時頑父嚚母傲，弟已皆底豫矣。豈復有使之完廩浚井，謀殺其身，分其財，奪其妻之事。乃徒以孟子書有此語，遂曲爲附會，則仍未見其能擇也。堯既親睦九族矣，據史記所敘世次，則舜乃堯之族孫，尙在五服之內，乃並不收卹而致其陶漁耕稼，所謂睦族者安在耶。且族中有此聖德之子孫，而堯竟不知，反待四岳之薦，知人則哲之帝堯，何至曠曠若此耶。左傳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國語，幕能帥顛頊者，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有名幕者，而史記舜本紀無之。又左傳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註云：思，舜之後也。則舜之後在夏時有封於虞者。左傳舜賓德於遂，註謂殷封舜後於遂，則舜

之後在殷時有封於遂者。子產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則胡公滿之父也。而史記陳世家皆不載。又如契、稷，皆帝嚳子也。契至紂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僅十五世。伊尹相湯，湯七傳至太戊，而伊尹之子陟乃爲太戊相。此皆訛舛之顯然者。劉知幾謂史記周以上多闕略無體統，秦漢以下始條貫有倫，信然。蓋上古之事，荒遠難稽，史冊所垂，已殘缺失次，而必以意爲貫穿附會之，自多窒礙也。不特此也。劉累以擾龍事孔甲，語本荒幻，乃載之夏本紀，而夏時有窮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羿又爲寒浞所殺，浞二子澆、豷，一封於過，一封於戈。夏臣靡起兵滅浞而立少康，事見左傳。此夏本紀所必當載者，乃反無一字，僅於吳世家伍子胥語中見之，而但云有過氏滅帝相，少康奔於有虞，以一成一旅中興復位，則又遺却后羿篡相一事。且左傳羿篡位後，帝相尙依斟灌、斟鄩，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能用兵，始伐二斟而滅相，相之妻后緡方娠，逃歸於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乃滅澆等，則自羿篡位至少康復國，凡數十年，而本紀但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何也。商本紀湯曰：吾甚武，乃自號曰武王，此與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何以異。周本紀武王伐紂，紂奔鹿臺自燔，武王至其死處，自射之三發，而後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此雖劉裕、朱溫之徒尙不出此，而武王爲之乎。甫刑謂穆王享國百年，史記謂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左傳晉獻公之子九人，國語亦云同出九人，惟重耳在，而史記晉世家則曰八人。鞏之戰，左傳卻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史記則以爲蕭同姪子，皆不符合。趙武之

母莊姬。左傳註以爲晉景公姊。而史記則以爲成公姊。按成公、景公父也。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殺趙同、趙括之事。若係成公姊。其時當已五六十歲。尙能生遺腹子乎。吳世家。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處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長遂起兵相攻。伍子胥傳亦言兩女子爭桑。而楚世家則曰。吳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一事也。而或云女子。或云小童。且吳世家則以卑梁屬楚。楚世家則又以卑梁屬吳。又楚世家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下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進曰。有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於是誅數百人。進數百人。而國大治。滑稽傳又以爲齊威王卽位荒亂。左右莫敢諫。淳于髡進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則已。蜚則冲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於是朝諸縣令。賞一人。誅一人。而國大治。此又一手所著書。而以一事繫之於兩人者。淳于髡傳末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孟乃楚莊王時人。在淳于髡前二百餘年。反云孟在髡後百餘年。又子貢已列孔子弟子傳矣。而貨殖傳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傳矣。而滑稽傳又列之此。又皆文之失檢者。蓋史遷網羅舊聞。僅編輯成書。未及校勘。是以尙多疎悞。觀於景武二紀。及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列傳、三王世家、並傳、斬列傳。俱未卒業。元成間褚少孫始補成之。則史記本未爲完書也。

伯益伯翳一人

史記伯益佐禹而秦本記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後人皆以栢翳伯益爲二人然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栢翳一人則尙書載之當與稷契皐陶同列乃尙書所載有伯益無栢翳而伯益作虞其職在若上下草木鳥獸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適相脗合則史記平水土馴鳥獸之栢翳卽尙書若上下草木鳥獸之伯益無疑惟史記之大費不見於尙書胡應麟據汲冢書有費侯伯益之語則大費乃伯益之封國史記旣云大費卽栢翳而伯益實封於費可見栢翳卽伯益也又按國語嬴伯翳之後也韋昭註卽伯益也漢書地理志又曰秦之先爲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則伯翳伯益之爲一人尤明白可証蓋翳與益聲相近之說也

路史以伯翳伯益爲二人謂翳乃少昊後皐陶之子益乃高陽之第三子隕斂金仁山則云伯翳卽伯益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若以伯翳爲皐陶之子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臧文仲安得云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乎又以益爲高陽之子則夏啓時應二百餘歲禹又何從薦之是仁山亦以翳益爲一人也

趙氏孤之妄

春秋魯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左傳謂趙嬰通於趙朔之妻莊姬趙同趙括放諸齊莊姬以嬰之

亡。故譖同。括於晉景公曰。將爲亂。公乃殺之。武趙武也。莊姬子。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返其田焉。左傳敘趙氏孤之事。如此而已。國語趙簡子之臣郵無恤進曰。昔先主少罹於難。從姬氏畜於公宮。智伯諫智襄子亦曰。趙有孟姬之讒。又韓獻子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是皆謂莊姬之譖殺同。括並無所謂屠岸賈也。里克殺夷齊。卓子時。曾令屠岸夷告重耳。欲立之。屠岸之姓始見此。其後亦未見更有姓屠岸之人仕於晉者。卽史記晉世家亦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言趙衰。趙盾之功。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氏後。復興之邑。是亦尙與左傳國語相合。無所謂屠岸賈也。乃於趙世家忽云。屠岸賈爲景公司寇。將誅趙氏。先告韓厥。厥不肯。而陰使趙朔出奔。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賈果殺朔及同。括。嬰齊。朔之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匿公宮。後免身。賈聞之。又索於宮中。朔妻置兒袴內。不啼。乃得免。朔之客程嬰。公孫杵臼。恐賈復索。杵臼乃取他兒。僞爲趙氏孤。匿山中。使嬰出率賈之兵入山殺之。并及杵臼。而嬰實匿趙氏真孤。十五年。韓厥言於景公。立之爲趙氏後。卽武也。武與嬰乃殺賈。亦滅其族。而嬰亦自殺。以報杵臼於地下。按春秋經文及左。國。俱但云晉殺趙同。趙括。未嘗有趙朔也。其時朔已死。故其妻通於嬰。而同括逐嬰。史記謂朔與同。括。嬰齊。同日被殺。已屬互異。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被難時已有武。並非莊姬入宮後始生。而史記謂是遺腹子。又異。以理推之。晉景公並未失國政。朔妻乃其姊也。公之姊既在宮生子。賈何人。輒敢向宮中索之。

如曹操之收伏后乎。况其時尚有樂武子、知莊子、范文子及韓獻子共主國事。區區一屠岸賈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且卽史記之說。武爲莊姬所生。則武乃趙氏嫡子也。而晉世家又以爲庶子。晉世家景公十七年殺同。括仍復趙武邑。晉年表於景十七年亦言復趙武田邑。而趙世家又謂十五年後。則其一手所著書已自相矛盾。益可見屠岸賈之事出於無稽。而遷之採摭。荒誕不足憑也。史記諸世家多取左傳國語以爲文。獨此一事全不用二書。而獨取異說。而不自知其牴牾。信乎好奇之過也。

宰我與田常作亂之誤

史記及孔子家語俱云宰予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則宰予蓋嘗助逆者。及閱呂氏春秋。與左傳相印證。乃知非宰予事。而傳聞之誤謬也。呂氏慎勢篇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謂公曰。陳常與宰予甚相憎。若相攻。則危上矣。願君去其一人也。簡公弗聽。未幾。陳常果攻宰予。卽簡公于廟。簡公嘆曰。吾不用鞅之言。至於此。亦見淮南子人間篇。而左傳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歸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謂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杜註。闕逢陳逆殺人。遂止字也。逢陳逆殺人。遂執之。陳氏使逆。僞病而遺以酒肉。使醉守者而殺之。以逃。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宮。子我在幄。出迎之。成子

入。閉子我於門外。公執戈將擊陳氏。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子我歸，屬徒攻闞，不克，乃出奔。陳氏追而殺諸郭。陳恒即田常遂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二書所載同一事也。而一以爲闞止，一以爲宰子，則以闞止字子我，宰子亦字子我，故呂氏遂誤以此事屬之宰子，而史記及家語并不知其詳。又以爲宰子與田常作亂而夷族，輾轉傳訛，正如鐘盤燭籥之遞誤，竟使名賢橫被誣讒。成千古之冤獄。由此以觀，則韓非子所云宓子賤不鬪而死於人手，韓詩外傳所云柳下惠殺身以成信，皆戰國以後誤傳之詞，非實事也。

按田常殺子我一事，史記於齊世家則全用左傳原文，應亦知子我之卽闞止矣。而於田齊世家則又以闞止爲監止，以子我爲監止宗人。下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是史遷既誤闞止監止爲兩人，又誤闞止監止子我爲三人，宜乎以子我爲宰子也。然卽以子我爲宰子，則宰子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被殺，非黨于常也。乃宰子傳何以又云與田常作亂，益可知史記追敘戰國以前之事，牴牾舛謬，多不可信矣。又按史記李斯上書二世，言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東坡志林引之，以證弟子傳宰子與田常作亂之誤，謂李斯乃荀卿弟子，去孔子不遠，所引宜得其實云。此亦但明知宰子本無被殺之事也。

齊湣王伐燕之誤

齊伐燕一事。孟子手自著書以爲齊宣王。此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爲湣王。遂致後人紛紛之疑。按國策韓齊爲與國。篇燕噲以國與子之。國中大亂。適秦魏伐韓。田臣思曰。秦伐韓。則楚趙必救。而齊可以乘燕之亂。是天以燕賜我也。齊王乃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此篇所言齊王。尙未確指宣王。而燕王噲旣立。篇則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語。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爲宣王。無可疑也。史記所以係之湣王者。則以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樂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爲燕昭王報怨。想齊伐燕與燕破齊之事。相距不甚遠。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爲湣王。不知此亦在國策。特史遷未詳考耳。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篇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去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而爲燕所破者湣王。國策原自明白。蓋宣王破齊之後。不久卽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爲燕所破。計其年歲。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略相符。史遷漫不加考。故於燕世家則云子之之亂。孟子謂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兵伐之。而田齊世家則宣湣兩王俱不載伐燕之事。忽於湣王二十九年突出樂毅爲燕伐齊一段。可見史遷並未細核年歲。遂難於敘次。強以係之湣王。而不知國策之文。原自與孟子相合也。况將兵之章子。卽匡章也。匡章在威王時已將兵伐秦。若如史記所云。則歷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湣王二十六七年。其人

不且歷官八十九年乎。有是理乎。

通鑑以史記所載與孟子不合。乃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謂伐燕係宣王十九年事。然宣王在位僅十九年。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後二年。則燕畔仍在湣王時。與孟子所記宣王惠於孟子之語不合。故顧寧人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移下二十三年。此說更屬武斷。古國君在位之年。豈後人可憑空增損。總由於不曾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釋怨一語。遂有此紛紛也。以此一語爲據。則孟子所記宣王伐燕。正是實事。而史記移爲湣王之誤。自不待言。并無俟諸家之強移年歲矣。

楚漢五諸侯

漢高紀帝初定三秦。出關劫五諸侯兵。東伐楚。應劭註。五諸侯。雍、翟、塞、韓也。如淳曰。塞、翟、魏、般、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魏也。顏師古則謂諸說皆非。是年十月。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俱降。三月。魏王豹降。又虜殷王卬。則五諸侯常山、河南、韓、魏也。其時雍王章邯尙被圍於廢邱。必不在五諸侯之數也。吳仁傑又謂是時諸侯降漢者凡七。河南王申陽降。殷王司馬卬被擄。皆以其地爲郡。韓王鄭昌降。以其國封韓王信。張耳脫身歸漢。初無兵從。皆不得與五諸侯之數。惟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降漢後。卽以兵從。而魏豹傳。漢定三秦。豹卽以兵屬漢。從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信擊降鄭昌。遂封信爲韓王。亦以兵從。陳餘雖不親至。而漢遣以僞張耳頭。卽遣兵從擊楚。是五諸侯者。乃塞、翟、韓、魏及陳餘所遣兵也。顏吳二說相較。吳說似更爲有據。然塞王欣、翟王翳旣降後。卽以其地置隴西、北地等郡。與申陽、鄭昌等同。非仍使之王其地。則不得尙謂之諸侯也。且彭城敗後。二王卽走降楚。則其在漢軍中并未必將兵。而淮

陰侯傳云。漢定三秦。出關收魏、河南、韓、卽鄭昌、殷、卽司馬。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是五諸侯內又有齊、趙矣。然則漢所劫五諸侯。乃魏、河南、韓、齊、趙也。至項羽贊云。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吳仁傑亦未見分晰。按羽本紀。救趙時。但云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而不言何國。惟陳餘傳謂是時燕、齊、楚皆救趙。羽既破秦兵。自必并此諸軍皆將之。然僅燕、齊及趙三國耳。若滅秦後所封諸侯。凡十八人。則又不止五諸侯。蓋羽所將五諸侯。當以六國後已立爲王者爲斷。當羽救趙。引兵西入秦時。韓王成未從。其從入關者。魏王豹親自引兵。燕王韓廣遣其將臧荼。趙王歇遣其相張耳。齊亦有將田都。此四國在五諸侯數內無疑。其一則別有齊王建之孫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封爲濟北王。此乃田齊之嫡孫。當亦在五諸侯之列也。然則是時田榮雖背楚。而羽所將五諸侯。齊實有其二也。

三戶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蘇林曰。但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也。凌以棟乃以項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擊破秦兵。遂以南公所云三戶爲地名。殊太泥矣。曰雖三戶。以見其人之少。猶將報怨破秦兵也。所渡之三戶。顏師古註在鄴西三十里。若南公所云三戶。卽是此地。楚之遺民。安得在鄴西哉。又按左傳。趙孟命士蔑執蠻子以畀楚師於三戶。杜註。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此又另一地也。

廣武

楚漢之時。地有兩廣武。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此廣武在滎陽。孟康曰。滎陽築兩城相對。名曰廣武。在敖倉西三室山上是也。韓王信懼誅。逃入匈奴。與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又婁敬傳。上以敬言匈奴不可擊。以爲妄言阻軍。乃械繫敬至廣武。此廣武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廣武縣是也。後漢書周黨及王霸皆太原廣武人。又杜茂傳。詔茂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此晉陽之廣武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

史記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索隱曰。高祖大度。既貫飲則讎其數倍價也。按讎與售同。賣物受直也。武負。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飲。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於常也。宣帝少時從民間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正與此相類。蓋高祖本紀自澤陂遇神至芒碭雲氣。皆記高祖微時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隱乃謂貫飲而償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又沛公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此蓋本徐廣音義。史記如意死黎明。孝惠

帝出獵還。音義云。黎。比也。將明之時也。按黎。黑也。黎明。猶書所云昧爽。詩所云昧旦耳。楚漢春秋。上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鷄未鳴。圍宛城三匝。夫曰鷄未鳴。正將明而尙晦之候也。索隱必援徐廣說。訓爲比字。亦固矣。又惠景問侯者年表序。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栝。木札也。柎。木皮也。喻人主疎末之親。如札出於木。皮附於樹也。據此。則肺腑之義。如中山王所云葭莖。及蔡邕獨斷所云瓜葛也。然魏其武安侯。傳。蚡得爲肺腑。索隱曰。如肝肺之相附也。則又與前注自相矛盾矣。按史文本作肺腑。而轉肺爲栝。轉肺爲柎。釋之以木札樹皮。反失之穿鑿矣。

漢書

史記通記古今人物。與專記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陳涉世家。項羽本紀。蓋已編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爲紀。冠於本朝帝王之上。究屬非體。陳涉王數月而敗。身死無子。亦難列爲世家。班書陳項俱改爲列傳。誠萬世不易之體例。又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卽繼以呂后紀。而孝惠御極七年。竟不書。雖其時朝政皆出於母后。然春秋於魯昭公之出奔。猶每歲書公在乾侯。豈有嗣主在位。又未如廬陵王之遭廢。而竟刪削不載者。班書補之。義例精矣。史記鴻門宴。樊噲入衛沛公一事。敘在項羽紀。而噲本傳轉稍略。班書則詳於噲傳。而羽傳從略。以噲之功。宜敘噲傳。且省兩處複敘也。齊悼惠王肥入朝。呂后以鴆酒令其爲壽。將毒

之。孝惠欲與俱起爲壽。呂后恐，乃自起反。卮趙幽王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佗姬。諸呂女訴之。呂后遂召王餓死。此二事史記皆詳叙。呂后本紀欲以著呂后之忍。班書則各敘於齊趙本傳，亦較爲得法。蓋著作之事，創者難，而踵而爲之者，必更精審也。然固亦有疎漏者。項籍傳，田榮怨楚，乃自立爲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是彭越之印，榮所予也。而彭越傳則曰，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則又以爲漢予之印矣。項籍傳，項梁使使趣田榮發兵共擊章邯。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我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乃不忍殺。則項梁之言也。而田儵傳乃載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來歸，殺之不誼。則又屬懷王之言矣。齊哀王起兵誅諸呂，使祝午給琅琊王澤至齊，而陰令午發其國兵將之。澤不得反國，乃說齊王，願先入長安。與諸大臣議立齊王爲帝。齊王乃資送之。至長安，是起兵始於齊哀王。澤爲所欺，始設計入長安也。而澤傳又云，太后崩，澤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而西。至梁，聞灌嬰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驅至長安。則又似起兵由澤始事矣。吳王濞傳，七國反。周亞夫至雒陽，問計於鄧都尉。都尉教以梁委吳，但輕兵絕其糧道，使吳梁相敵。乃以全力制之。亞夫從其策。是以梁委吳之計。亞夫至雒陽後，遇鄧都尉始定也。而亞夫傳則謂亞夫初受命，即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是此策亞夫未出長安，早定於胸中，不待至雒陽問鄧都尉矣。按吳楚盡銳攻梁，梁求救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言天子，天子詔亞夫往。

救亞夫仍守便宜。自非先奏帝。其敢抗詔旨乎。則以梁委吳之計。當是亞夫早定。而吳王濞傳所云。問計於鄧都尉者。不免岐互也。武帝本紀。元光元年。策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按仲舒對策在建元之初。並不與公孫宏同時。本紀所云亦誤。平當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按絳侯周勃相文帝。其子條侯亞夫相景帝。亦父子宰相也。班氏何以忘之。武帝陳皇后廢。以百金奉司馬相如。相如爲后作長門賦。以悟帝。后復得幸。此事宜載之陳皇后傳。而竟不書。鉤弋夫人被譴送獄。夫人叩頭。帝曰。趣行。汝不得活。正見帝懲呂后之禍。剛決如此。宜載之鉤弋夫人傳。亦竟不書。但云有過譴死。史記酷吏傳趙禹、張湯、義縱同傳。故湯傳末書禹免官後十餘年卒於家。見禹之用法尙平也。縱傳末書後一歲張湯亦死。見湯與縱之酷相似也。漢書旣以張湯另入列傳。不在酷吏內矣。乃縱傳末仍云後一歲張湯亦死。有何來歷。照應耶。又史記不專記漢事。故古今人物臚列不遺。班氏旣作漢書。則所記皆漢事也。乃班昭續之。又作古今人表。何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當。張晏曰。老子元默。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典禮。乃在第四。田單以孤城復全齊。魯連之忽於榮利。藺子之伸威於秦。退讓廉頗。乃皆在第五。而大姬巫怪。好祭鬼神。寺人孟子。怨刺作詩。乃反在第三。其餘紛錯。更不可勝數。又貨殖傳范蠡、子貢、白圭。皆非漢人也。乃亦仍史記之舊。一并列之。安所謂漢書耶。此實班書第一蛇足也。又王莽篡位。班書不列入本紀。而別爲莽傳。附於卷末。固是。但其體例仍似本紀敘事。後漢張衡以爲莽傳但應載篡事。至於編年紀月。宜爲元后本

紀此亦創論。然元后歿後葬尙未敗，則宜何書。衡又以爲宜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前，似直欲爲更始作本紀者。此卻謬論。愚謂是時并不必立元后紀而立孺子嬰本紀爲是。孺子嬰被更始所殺之歲，卽光武建元建武之歲。年月略無空缺，更不煩彷彿史記秦楚之際特立年月表也。余既創此論，自以爲得作史之法。及閱文心雕龍，有云子宏雖

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則謂王莽傳宜改作孺子嬰紀。實有先獲我心者。惟孝惠後當立子宏本紀之說。則不達於理。子宏既非劉氏子。安得舍眞母后而反紀僞主耶。

後世修史遂成官書。古時如司馬遷、李延壽之類，則自作一家著述。班彪改史記爲漢書，亦是私史。至其子固，欲續成其業，爲人所告，誣以私改國史。明帝取其書，閱而善之，乃使固終成前所著。是漢書已屬官書矣。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就，和帝又詔其妹昭續之。又令馬融兄續，繼昭成之。是續漢書不特班昭又有馬續矣。至其體例，刪去世家而存紀傳。陳勝、項籍俱入列傳中。此皆班彪所定，非固所爲也。見彪本傳。

漢高祖有後母

漢書高祖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及呂后爲質，不見有母也。高祖五年，追尊母媼爲昭靈夫人。漢儀註：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晉灼亦曰：五年已追尊先媼，明其已亡。此云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

字衍文也。按史記高祖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即萬年則漢書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

衍文無疑。荀悅漢紀則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乃是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太上皇葬萬年耳。此尤明白。可見高祖無太上皇后也。然李奇曰。太上皇后高祖後母也。按史記項羽本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爲質。及鴻溝之約。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雖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泛詞。然果無母。則何必曰父母乎。陸機作漢高祖功臣頌。亦云侯公伏軾。皇媪來歸。謂侯公說羽。乃以其父母歸也。又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也。師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異母弟也。然則太公是時蓋有後妻矣。爲質於楚軍時。必與太公同在軍中。故曰項王取漢王父母爲質也。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蓋卽此後母也。史記於王陵傳。但言太上皇及呂后者。明此二人乃高祖所急。故不書餘人。於項羽傳。書取漢王父母妻子者。統而言之。以紀其實也。又史記、漢書俱不載高祖之父太公字名。按後漢書。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祠高廟。遣使祠太上皇。註。高祖父也。名煇。一名執嘉。又司馬貞史記索隱謂高祖母溫氏。此卽昭姬夫人也。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史記趙世家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邯鄲趙都也。都旣失。則君托跡何所。楚昭王之失郢也。書其奔鄖奔隨。齊湣王之失臨淄也。書其奔衛奔魯奔莒。今兩年之內。不書成侯在何所。此缺文也。漢書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謂是景帝母竇太后耶。則崩於孝武之世而非景帝

時也。謂是景帝廢后薄氏耶。則不當云太后。且廢后死。不書也。則此皇太后崩四字。衍文也。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亦字亦衍文。劉向傳。上欲用向。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上不字亦衍文也。

漢書古本

漢書尙有古本。今所傳非其舊也。南史劉之遴傳。梁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獻昭明太子。太子使之遴及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與今本異者數十處。其大略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之年月日。又按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後。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英。彭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跡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今本無此卷。云。按蕭琛傳。此古本漢書。乃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文字非隸。非篆。琛

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則此古本漢書。本琛得之於北僧。以餉鄱陽王。王又轉獻昭明太子者。所云今本。蓋卽梁代所行。與今刻不異。至其改古本爲今本。不知起於何時。蓋卽其妹續成時所重爲編次耳。宋景文校刻時。其所校舊本內尙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與今同。則今本卽曹大家所定無疑也。

顏師古註漢書

顏師古註漢書。考核固詳。然亦有紕繆者。韓信傳。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師古曰。直帶一劍。更無餘資。此特因上文歷敘信貧况。遂從而爲之說耳。按許氏說文。杖。持也。然則信傳之杖劍。與張耳傳之杖馬箠。蘇武傳之杖節牧羊。不過同一執持之義也。又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所謂恐怒無所信鄉者。諸羌以安國肆威。皆恐懼憤怒。無所信從。歸向。遂激而成旅拒之變耳。王莽傳。五威將師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正與此相類。師古註乃謂諸羌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其解抑何迂曲乎。又蕭望之傳。蕭育爲茂陵令。會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及罷出傳。召育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此乃蕭育自負之詞。不能承順上官。詣曹瑣瑣。猶孔文舉謂曹操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

便當拂衣去。韋孝寬謂祖珽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語氣正相類耳。師古註乃謂有自言欲免官而去，便是杜陵一男子何須召我詣曹乎。覺轉失語氣矣。男子之稱，固有作無位之人之稱者。如後漢書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晉書忠義傳吳興男子沈勁，然不可概論也。又趙禹傳，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此不過謂公卿有來謁者，禹終不往答也。師古注乃曰：以此意告報公卿，是竟以報謝二字屬下句，謂禹自明此意於公卿間矣。不亦太迂遠乎。又路溫舒傳，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張晏曰：光，解光也。按百官公卿表，昭帝元鳳六年，廷尉李光，此卽舉溫舒爲掾史者也。若解光者，哀帝初以明經通災異得幸。見李尋傳。後爲司隸，嘗奏趙昭儀賊害王子，又勅王根、王况，其去元鳳時已六十餘年，亦不聞其爲廷尉也。張氏之解亦誤。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葛洪云：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卷，欲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記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王鑿因推論之，謂班書寔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選中所載多不稱，何其長於史而短於文。及觀葛洪所云，乃知漢書全取於歆也。新唐書顏遊秦乃師古之叔，嘗撰漢書決疑，師古註漢書多取其義，許觀因追論之，謂游秦許觀謂游秦所作決疑十二卷，時稱大顏。

師古爲太子承乾註漢書，盡取其義，是師古註實遊春註也。按古人著述，往往有先創者不得名，而集之者反出其上，遂因以擅名者，固不特此二書也。北史蕭該撰漢書音義，又有包愷亦精漢書，學者以蕭、包二家爲宗。新唐書姚班傳，班祖察，撰漢書訓纂，後之註漢書者，往往竊其文爲己說。班乃著紹訓以發明之，是唐以前註漢書者已多，并不止遊秦也。師古同時又有劉伯莊、劉訥言及秦景通兄弟，皆名家。景通，晉陵人，與弟暉俱精漢書，時號大秦君、小秦君。學漢書者非其所授，以爲無法。此又師古同時之精漢書者也。又房元齡以師古註太繁，令敬播撮其要爲四十篇。後王勃以師古註多誤，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後漢書

後漢書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於藉手，其先有班固、陳宗、尹敏、孟翼作世祖本紀及光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伏無忌、黃景又奉命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單于、西羌地理志、邊詔、崔寔、朱穆、曹壽又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十四篇，號曰漢紀。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後漢書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漢紀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宏作後漢紀三十卷，宏自敘所采書，除

謝承、司馬彪、華嶠、謝沈外，尚有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及諸郡先賢傳等書。是後漢之紀載，不下數十種。成書既多，採擇自易。兼有遷、固爲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當。如改外戚傳爲皇后紀，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術、列女、宦者諸傳，皆前史所未及。而實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負謂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論，寔天下之奇作。然其編輯亦多所未當。如鄭康成一代大儒，鄭興、賈逵亦深於經學，乃不入儒林傳。興、逵仕於朝，有事蹟可紀，入之列傳猶可也。康成屢徵不仕，不入之儒林而編爲列傳，可乎。卓茂、魯恭、郭伋、杜詩、張堪、廉范，皆以吏績著，而不入之循吏傳。或以其官不以吏終也。然班書循吏傳，黃霸不嘗爲丞相乎。朱邑不嘗爲大司農乎。陽球奏誅宦官，王甫等剛正嫉惡，不避權勢，自當與李固、杜喬等同傳。乃列之酷吏，可乎。既有逸民傳矣，孔休、劉宣諸人，避莽不仕，蜚遯終身，何以不列入而僅附於卓茂傳之末乎。既有方術傳矣，而楊厚傳通篇皆敘其占驗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術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明年爲更始元年，又明年爲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始卽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則光武應是六十三歲，而本紀乃云六十二歲，誤也。虞詡傳中，常侍張防擅弄威柄，詡劾奏，反爲所誣，下獄拷掠。宦者孫程、張賢知詡無罪，乃奏白其寃。時防在帝後，程卽叱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則程乃宦寺之賢者。此事至今凜凜有生氣。程既另有傳，此事何不載之本傳中，乃反詳於詡傳乎。徐穉傳，陳蕃爲豫章守，請穉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陳蕃傳則云：「蕃爲樂。」

安太守郡人周璆高士。前後郡守皆不能致。惟蕃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則懸之。而敘蕃守豫章時略不及徐穉事。何也。又陳蕃傳。小黃門晉陽趙津乘勢犯法。太原太守劉瓛案其罪殺之。則此乃劉瓛事也。而王允傳云。允爲郡吏。晉陽趙津放恣。爲一郡患。允討捕殺之。則又作王允事矣。蓋是時瓛爲郡守。允爲郡吏。共成此事。而傳不斷言之。竟似兩事矣。又十志乃劉昭取司馬彪所作以補范書者。增百官及輿服志。是矣。刑法藝文亦史之所當載者。乃不爲作志。則東漢之刑名及諸人著述。於何考乎。此又補註者之失也。

後漢書二

史遷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倣之。亦於各紀傳後作贊。是班之贊卽遷之論也。乃范書論之後又有贊。贊之體用四字韻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下。以滅其踵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敘述。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書之本意。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世家列傳。班書因之。又謙而改作爲述。亦所以明作某紀某傳之意。故論贊之外。以此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范書之贊則非爲此。但於既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韻語耳。豈不辭費乎。

後漢書註

後漢書註乃唐章懷太子賢、集諸儒張太安、劉訥言、格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成之。見唐書章懷太子傳。按梁時有王規嘗輯後漢衆家異同註續後漢書二百卷。又劉昉集後漢同異註後漢書一百八十卷。吳均又註後漢書九十卷。則唐以前註此書者已多。章懷註蓋又本諸書也。

陔餘叢考卷六

陽湖 趙翼 耘松

三國志

陳壽三國志雖稱善叙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誤。魏武紀建安元年。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人。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子禁傳儀及其衆皆降。是劉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賊劉辟等。呼應袁紹。略許下。此一篇之中前後相戾者也。蜀後主傳延熙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費禕傳而魏齊王芳紀及蜀張嶷傳俱作郭修。孫盛魏氏春秋亦作修關壯繆傳將軍傅士仁使人迎權。而吳主傳及呂蒙傳俱作士仁。楊戲季漢輔臣贊亦同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異者也。魏武紀建安十三年冬。孫權爲劉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遣張熹救合肥。權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引軍還。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戰在後也。而孫權傳是歲命周瑜、程普與劉備俱進。遇曹公於赤壁。大破曹軍。曹公遂北還。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陽。權自率衆圍合肥。躡月不能下。曹公遣張熹來救。權退。則又赤壁之戰在先。而合肥之圍在後矣。歷考諸將傳。先赤壁。後合肥。是吳志爲是。乃壽一手所撰。何以舛誤若此。呂蒙傳。權與蒙論取徐州。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

通。驍騎所聘。操必來爭。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按操破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間。至關壯繆鎮荊州。則在十八年。是時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尙有新破諸袁。未暇東顧之語。此更不待辨而見其牴牾者也。漢高祖母於起兵時死於小黃。高祖卽位之五年。追諡爲昭靈夫人。至呂后七年。又尊爲昭靈皇后。事見漢書。則皇后之稱乃呂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傳云。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皇后。則又以皇后爲高祖所追尊矣。又於魏晉事多所迴護。高貴鄉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而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略無一字。雖壽仕晉。不得不爲本朝諱。然齊王芳之廢。先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於皇太后。則高貴鄉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見端倪。乃但書卒之月日。使無裴世期引漢晉春秋及世語以註之。竟似考終寢殿者矣。然猶曰爲本朝諱也。若魏郭后之死。由於明帝之追怨。其譖殺已母甄后。故逼殺之。令被髮覆面以殯。如甄后故事。又華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宮收伏后。后匿複壁中。歆發壁牽后出弑之。此皆魏朝舊事。亦復何所忌諱。乃於郭后傳但云青龍三年后崩於許昌。絕不及被逼之事。而華歆傳亦無一語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於考終。行弑者泯其逆節。所謂善敘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諱皆不書。必待後人之追註。則安用作史耶。至裴松之註三國。號稱詳覈。其進書表云。奉旨尋詳。務在周悉。宋書并記文帝閱其書曰。此可爲不朽矣。然鍾繇書法妙絕古今。本傳不載。註中自應補入。而裴註不及一字。華歆從逆姦臣。管幼安視之殆猶糞土。則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應附載。以見兩人品

識之相懸。本傳既遺而註亦並不及。則世期之脫漏亦多矣。

晉書舛訛

舊唐書云。房元齡與褚遂良奉詔重撰晉書。乃奏取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而參考諸家成之。其體例則多德棻所定。書成凡一百三十卷。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當時號爲詳洽。李淳風深明象緯。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尤精核。然論者猶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探詭繆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爲艷體。此其所短也。今更取其書按之。尙多有舛錯者。懷帝紀永嘉五年。東海世子毘及宗室四十八王沒於石勒。而東海王越傳。毘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此兩處不同。必有一誤也。又安帝紀。義熙十三年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十四年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於青泥。雍州刺史朱齡石死之。是年十二月帝崩。而天文志。星變事驗云。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刺史朱齡石諸軍陷沒。紀志所書。互相違錯。今以宋書武帝紀并劉穆之、朱齡石兩傳參考之。則穆之先卒。高祖後還。繼受宋公。九錫之命。及齡石被虜之歲月。與安紀無不脗合。則志文之敘事顛倒。顯然可知。又天變事驗云。隆安五年閏月。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

又鳴。按隆安之號止於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礪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則此語本以稱和嶠也。而庾敳傳則又以此語爲稱溫嶠之辭。蓋因和嶠、溫嶠二名相同。遂不覺兩傳錯誤耳。今考和嶠歷官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敳傳云。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按惠帝紀。司空越爲太傅在永興二年。敳佐府正當此時也。計和嶠之卒已踰一紀。何從見而嘆之耶。惟時溫嶠官品甚卑。敳知其材堪大任。故爲之延譽耳。則此語當屬之溫嶠。而和嶠傳所云。當從芟柞。晉書之誤。本於世說。卞壺傳。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父將死。母求去。父許之。遂終喪而還前夫家。前夫後妻之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此事甚不明晰。式之繼母旣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則其前夫安得又有後妻。當是前夫之妾有子。養之至終耳。乃稱爲後妻。措詞殊混。又王坦之傳。簡文帝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王彪之傳又云。孝武卽位。太皇太后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彪之具封還內事。遂止。按坦之旣毀詔於前。何以又有降詔之事。此必一事而分繫之兩人耳。亦晉書之失檢者。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

宋齊二書。但記本國。而隣國之事。僅書其與本國交涉者。其他雖興滅崩立亦不書。卽與本國交涉之事。

於魏則書索虜。於魏主則書虜僞主。或書虜帥拓跋某。而宋書列傳後并立索虜傳。與鮮卑吐谷渾同。齊書列傳後亦立魏虜傳。與芮芮氏羌同。此宋齊二書體例也。魏書則詳記本國。而隣國大事亦附書。然於東晉諸帝已斥其名。於宋齊梁諸帝則書烏夷劉裕。烏夷蕭道成。烏夷蕭衍。於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寶炬。曰黑獺。列傳後亦立烏夷劉、蕭諸傳。與匈奴、劉聰、鐵弗、劉虎等同。此魏書體例也。梁陳二書則不復稱索虜而稱國號。并於魏齊周諸帝皆稱諡號。然梁書亦但詳本國。而於北朝之事。除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諸帝之崩立。及大通二年爾朱榮之弑胡太后。立莊帝。中大通二年莊帝殺爾朱榮。又爲其黨所弑等事。一概不書。陳書則兼紀蕭督一國。如天嘉三年梁王蕭督死。子歸代立。則書。而天嘉元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齊孝昭帝殂。武成帝立等事。亦一概不書。此又梁陳二書體例也。北齊後周二書。則不惟兼記隣國大事。并書隣國之君曰某帝。如周書大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子澄嗣。是爲文襄帝。武成元年書陳武帝薨。兄子蒨立。是爲文帝之類。齊書天保七年書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八年書陳霸先弑其主自立。是爲陳武帝之類。此又周齊二書體例也。南北二史則更爲周密。南史不惟兼書魏事。凡燕涼等國與廢亦書。如宋永初元年書是歲西涼亡。景平元年書是歲魏明元帝崩之類是也。又兼記鄰國年號。使閱史者一覽瞭然。如宋元嘉二年書是歲魏神䴥元年之類是也。北史亦兼記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晉恭帝禪位於宋之類。至於高齊紀則兼書南朝而并及後周之事。如天保七年書魏恭帝遜位於周。八年書

梁主遜位於陳之類。周紀亦兼書南朝而并及北齊之事。如明帝元年書梁敬帝遜位於陳。武成元年書齊文宣帝殂之類。他如燕、涼等國之興滅，亦一一附書。此又南北史體例也。至各史所書帝號，又有不同者。宋、齊、魏三史於本國之帝皆書廟號，如太祖、高祖、世祖之類，而隣國則斥其名。梁、陳、周、齊諸史則於本國書廟號，於隣國書諡號。南北史則本國隣國皆書諡號。此又各史書帝號之體例也。各史書法又有窒碍者。史記漢高祖微時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即位乃稱帝。此本於尚書舜典及康王之誥，最爲古法。齊書則自蕭道成微時以至爲帝，皆稱太祖。梁書自蕭衍微時以至爲帝，亦皆稱高祖。殊無分別。宋書於蕭道成未封王以前，卽書齊王。如昇明二年給太傅齊王三望車。三年加太傅齊王羽葆鼓吹。而下乃書詔太傅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齊書於蕭衍未封王以前，亦卽書梁王。如中興二年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封十郡爲梁公。則更書王在前，封公在後。書法混淆，莫此爲甚。梁書于陳霸先未封時，皆書其官號。爲司空則書司空陳霸先，爲丞相則書丞相陳霸先。此較爲合法。北齊書書法亦有失之者。魏莊帝時，孝武及文帝尙爲王，不應卽稱其帝號。乃高隆之傳云：太昌初，隆之爲驃騎將軍，與西魏文帝飲酒忿爭，文帝坐以黜免，竟似隆之與帝王對飲而帝被廢矣。孝靜帝時，高歡、高澄皆臣也，不應卽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于歡已書神武，于澄已書文襄，則似東魏同朝有兩帝矣。西魏時，宇文泰亦臣也，不應卽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亦書周文帝。如河陰之戰，書西魏帝與周文並來赴救，則亦似西魏同朝有兩帝矣。

周書亦然。此皆書法之失檢者也。北史於魏紀書渤海王高歡、安定公宇文泰，較爲斟酌得宜。又南北兼書隣國大事，固屬周密，然亦略無分別。凡本國之事及隣國交兵通使與本國相涉者，自應按其月日，依次而書。若隣國興滅崩立之類，於本國無涉者，則第於一年之末附書是歲某國某事，所以別內外也。乃南北史以隣國之事，亦與本國之事一例順敘于每月每日之下，殊無界限矣。此例惟魏書最爲得法。周齊二書亦與南北史同。

按齊、梁書自微時至爲帝皆稱太祖、高祖，亦有所本。漢書高祖本紀亦是如此。

宋齊梁書書南北交涉事

宋書書北魏爲索虜。書魏主爲僞主，爲虜帥。說已見前。其於交戰及通和之事，亦多迴護。如檀道濟之奔退，則書道濟引軍還。魏主之自瓜步還，則曰索虜退走。其過盱眙，則曰索虜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遣使來聘，則云索虜遣使請和。泰始三年魏人來聘，則曰索虜使獻方物是也。

元徽三年魏人來聘，則又書北國使至。趙倫之、王懿等傳又稱魏

太武爲魏主，體例亦不畫一。

齊書亦然。如建元二年索虜寇淮泗，建武二年索虜寇胸山之類是也。而於魏人來聘及遣使聘魏之事，則并不書。如永明二年魏人來聘，九年使裴昭明聘魏。

事見南史。

一概削之。梁書則不復稱

索虜。如天監二年魏寇司州之類，皆書曰魏。然於南北交兵處，遇勝則書敗，則不書。如天監五年魏宣武帝從弟率衆來降，將軍劉思效破魏軍於肥水，張惠紹克魏宿預城，韋叡克合肥城，裴邃克羊石城，桓和

克胸山城。本紀一一書之。而是年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潰。所亡萬計。宏單騎奔歸。事見南史。則不書。明年曹景宗、韋叡等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則大書特書。其後大同中南北通好。但書魏人來聘。而梁遣使報聘。則不書。如大同三年書魏遣使來聘。而不書遣張皐報聘。大同四年遣劉孝標報聘。五年遣柳豹報聘。六年遣陸晏子報聘。俱一概不書。諸報聘者俱見南史。蓋當時國史所記。各自夸大。本是如此。修史者仍其舊文。不復改訂也。

梁陳周齊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舊唐書令狐德棻謂高祖曰。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缺。宜及今耳目猶接。及早修之。高祖乃詔蕭瑀、王敬業、殷開、禮、修、魏、史、陳、叔、達、令狐德棻、庾儉、修、周、史、封、德、彝、顏、師、古、修、隋、史、崔、善、爲、孔、紹、安、蕭、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孫、魏、徵、修、齊、史、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修、陳、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瑀等受詔。歷數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又詔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元齡總監諸史。衆議以魏書有魏收、魏澹二家。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而徵與德棻又總知梁、陳、齊各史。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書。徵又各爲總論。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壽自序云。貞觀十七年。褚遂良以隋書十志未就。奏延壽佐修。其時梁、陳、周、齊、隋正史

雖已成書。以十志未就。尙未頒行。而延壽南北史已訖事。遂先表上。則隋志之成。又在延壽進呈南北史之後。按舊唐書。高宗顯慶元年五月。長孫無忌等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第三次修史也。

宋書書法

宋書於武帝之卽位也。先書晉恭帝禪位詔書、策書、璽書。下乃云王奉表陳讓。晉帝已遜琅琊王第。表不獲通。於是羣臣咸上表勸進。乃卽位。封晉帝爲零陵王。令食一郡。載天子旌旗。行晉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明年八月。書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官舉哀於朝。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監護葬。以晉禮。是武帝之於晉帝。可謂有終始矣。按恭帝之禪。有司撰詔草成呈帝。帝卽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禪位雖迫於不得已。尙是恭帝所願。至遜位後居秣陵宮。嘗懼見害。與褚后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高祖令褚后兄弟淡之等視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乃踰垣入。進藥於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遂以被掩殺之。是恭帝之崩。由宋武之弑也。乃本紀絕不書一字。使後人不閱褚淡之等傳。誰復知恭帝之被弑。宋武不且倖逃篡逆之罪乎。

南史改云零陵王
祖。宋志也。文帝之崩。亦不書元凶劭之弑。但云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若不參閱劭

及徐湛之、江湛等傳，亦竟似考終寢殿者。南史改云元凶劬搆，逆帝崩於合殿。前廢帝紀書太尉沈慶之薨，是時廢帝凶暴，欲誅何邁，慮慶之不同，乃遣沈攸之先齋藥賜慶之死。今日曰薨，亦與考終者何異耶？南史書：殺太尉沈慶之。又孝武

紀書泰始七年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按休仁地處親賢，孝武病劇，爲身後慮，故召使宿尚書省，遣人賣

藥賜死。休仁傳既詳之，本紀何得云有罪自殺耶？南史書：鳩建安王休仁。昇明中，袁粲、王宜興、黃回皆以謀誅蕭道成

被殺。宋書則書袁粲據石頭反伏誅，王宜興、黃回亦皆書有罪伏誅，所謂謀反者，反劉氏耶？反蕭氏耶？有

罪者果何罪耶？南史則云袁粲謀誅蕭道成不果，旋見覆滅。黃回貳於執政，賜死。王宜興貳於執政，見誅。然此猶曰諱其名於紀而著其實於傳，可彼此

錯見也。順帝之禪於蕭道成也，是日帝居內聞之逃於佛蓋下，太后懼，自帥閣豎索之，帝既出，宮人行哭，

帝居於丹徒宮，齊人守之。建元元年五月，監者殺帝而以疾訐齊人德之，賞以封邑。宋之王侯無少長皆

幽死矣。事見南史，而宋書則但云帝遜位於東邸，齊王踐祚，封帝爲汝陰王，待以不臣之禮。建元元年五

月，殂於丹陽宮，竟似授受得其正，絕無一毫逆跡。本紀如此，又無別傳錯見其事。若非南史紀載千載下

誰復知順帝之被篡被弑之慘如此乎？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時尙存，聞義嘉難作，晉安王子助之反。太后心幸

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悟，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喪如禮，事亦見南史。自是當日

實事，而宋書路淑媛傳，即路太后。但敘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無一字，亦不錯見于他傳，可見宋書

書法全多迴護忌諱而少直筆也。按沈約嘗歷仕宋、齊、梁三朝，其撰宋書在齊武帝永明中，故于宋、齊易

代之際。自不敢直筆。卽單紀宋事。亦有不能不稍存迴護者。約嘗擬立袁粲傳。武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明帝諸鄙瀆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事見齊書王智深傳。然則約所撰原文已多刪削也。又殷淑儀本南郡王義宣女。孝武從姊妹。義宣敗。孝武密娶之。寵冠後宮。及卒。命謝莊爲誄。使巫者召。見其形於帷中。及將執手。奄然而逝。事見南史。宋書并不立傳。蓋亦爲孝武帝諱之意。然何邁尙新蔡公主。爲廢帝納於後宮。詭言薨逝。殺一婢送還邁家。趙倩尙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興王濬文帝子。出入宮掖。與公主亂。情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文帝遂詔離婚。殺主所生母蔣美人。此二事若循殷淑儀例。亦應諱而不書。乃又詳新蔡於何皇后傳。詳海鹽於趙倫之傳。何也。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敘事有易混者。如劉穆之傳。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索一軍吏。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從平京邑。則破桓元兵後。從入建鄴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別。南史先敘克京城。次敘入建鄴。較爲清晰。又少帝司馬皇后本晉恭帝女。則但云晉恭帝女可矣。乃后傳先云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司馬氏爲帝已百餘年。尙必繫其族望耶。王僧綽乃曇首之子。曇首既有傳。則僧綽傳但云曇首之子可矣。乃又云琅琊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亦豈不贅耶。何偃乃何尙之之子也。偃旣編在十九卷。尙之反編在二十六卷。

沈攸之乃沈慶之之從子也。攸之在三十四卷。慶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張劭子暢、及從子敷、一家而分繫於三卷。檀道濟、檀祗、檀詔、兄弟也。而各分卷。謝晦、謝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南史則爲一人立傳。而其家之兄弟子孫悉附焉。宋子京新唐書遂倣此例也。

宋書繁簡失當處

前史於名臣奏疏之類。原有載其全文者。如賈誼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關政治。卽有關道學。至司馬相如大人賦之類。則因其本以才學著稱。故存一二以見一斑。其他則不概錄也。宋書則凡有文字。無不收入。如王宏傳載其建屯田一議、彈謝靈運一疏、辭官一表、引咎遜位一表、乞解州錄一表、并文帝答詔一道。又辭官一表、縷縷幾三千字。其議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盜二條。旣全載原議。又兼載王淮之一議、何尙之一議、宏再折中一議。又共二千餘字。徐羨之傳載其歸政一表、答詔一道、再辭一表、文帝數罪一詔、共三千字。傅亮傳載演愼一篇、感物賦一篇、共三千餘字。王微傳載其興江湛一書、與王僧綽一書、與何偃一書、答王僧謙一書、共四五千字。鄭鮮之傳載其議滕羨之父屍未歸仕宦不輟一書、舉謝絢自代一書、彈劉毅一疏、議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諫伐赫連一疏、共三千餘字。裴松之傳載其請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詔、使回覆奏一疏、共二千餘字。何承天傳載其安邊論共三千餘字。諸如此類。不一而

足。至謝靈運傳載其撰征賦一篇、山居賦一篇、共萬餘字。顧覲之傳載其定命論一篇、三千餘字。鮮之所議及承天安邊論。猶曰有關時事也。靈運之載賦。猶曰靈運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關繫而連篇累牘如此。不徒費筆墨乎。謝晦傳載其舉兵向闕時上文帝一表。略見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載其論臺一檄。及破到彥之後。再上帝一表。共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憚辭費乎。既如此纖悉必載矣。王宏當國。將加榮爵于人。必先謹責。若美相盼接。必無所諧。人或問故。曰。王爵加人。又相撫勞。便是與人主分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又不微假顏色。卽成怨府。此乃宏相業之大者。事見南史。宋書本傳反不載。何也。檀道濟初與謝晦等同預廢立之事。後文帝翻用道濟討晦。此中另有轉關。南史云。帝欲道濟領兵。王華以爲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今撫而使之。必將無慮。此正見文帝之用道濟。及道濟討晦之由。應是當日情事。乃宋書反不敘及。但云帝討晦。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道濟至。晦兵不戰而潰。如此則道濟纔與晦同事。忽又舉兵討晦。閱史者何由了然耶。

宋書立傳太少

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蕪詞太多。而立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當魏太武來攻懸瓠城。憲悉力拒守。矢石無時不交。城中負戶而汲。殺

賊屍與城平。賊藉而上。又以短兵拒擊。凡四十餘日。乃退。又參軍劉泰之以千餘騎襲魏師。轉戰數百里。殺三千人。及敗。不屈死。青州刺史竺靈夔守東陽。拒魏師。瀕危者數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軍攻圍凡二百日。將士眼生瘡。體皆乾燥。被瘡者不復出血。檀道濟等不敢救。乃陷于敵。終不屈。後死於魏。此皆將帥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於南平王鑠傳。泰之等僅附見於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爲當時第一。宋書旣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臨川王義慶傳內附見之。旣附於義慶傳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幅不盡。不幾喧客奪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寵。自元皇后薨後。六宮無主。潘總攝內政。其子濬。恃寵怙惡。帝將賜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濬。遂促成元凶弑逆之禍。此豈得不載。而宋書并無潘淑妃傳。尤見疎漏。而八志中却增符瑞一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并舉義農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臚列不遺。更謬悠矣。

陔餘叢考卷七

陽湖 趙翼 耘松

齊書書法

齊書於宋齊嬗代之際。備書宋帝禪位策文一道。爾書一道。齊高帝固辭。宋王公以下固請。高帝乃許。既卽位。封帝爲汝陰王。築宮丹陽。行宋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是年五月。汝陰王殂。追諡爲宋順帝。終禮依魏晉故事。略無篡奪之迹。蓋當時國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約宋書爲成式也。然於順帝遜位時。猶書是日帝遜於東邸。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見順帝之禪。皆齊之所爲。而順帝初不知者。此尙存微意也。其書齊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則更爲直筆。蓋子顯本齊宗室。其於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孫幾盡。固不無隱恨焉。故特書以著其惡。非刻也。至齊和帝之禪梁。則書帝車駕自荊州東歸。禪位於梁王。夏四月。禪詔至。皇太后遜於外宮。梁王奉帝爲巴陵王。宮於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亦絕無一字涉於篡奪。按南史。梁武初欲遷帝於南海。沈約以魏武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爲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齊書乃全諱之。蓋子顯是時方爲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

無足怪。獨其於宋臣之懷貳於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無謂。如王儉於齊高帝未建國之先，早說以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復爲人臣，并代爲游說褚淵等，以成禪位之事，見於南史者甚詳。而齊書儉傳毫無一字。其於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諱之。崔祖思當齊高輔政，廷議將加九錫，祖思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聞而不悅。王琨當順帝遜位時，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事亦皆見南史。而齊書祖思及琨傳一概不敘。袁粲死而褚淵佐命齊朝，當時民間有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語。齊書淵傳亦不載。甚至淵傳論謂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謬，世情之過差也。則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屬時勢當然，而無可議矣。此則子顯之顯然悖謬，蓋因己亦以齊臣仕梁，若於此等處直筆褒貶，則己益置身無地，故爲諸臣諱，正以爲己諱也。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衡陽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應編在高帝諸子之前，乃反編在武帝諸子之後。蕭景先、蕭赤斧、蕭謏、蕭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爲列傳。其列諸帝子傳，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嶷之前，嶷乃高帝子，文惠乃武帝子，于嶷爲從子，豈可亂其序乎。

齊書繁簡失當處

齊書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蓋亦仿宋書之例。如豫章王嶷傳載其辭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辭俠穀隊儀仗二表，答表一詔，又請以東府新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詔，又因唐寓之反請去州縣苛碎條制一表，及薨後竟陵王子良請加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樂藹與竟陵王子良一牋，共一萬五六千字。蕭子顯卽後章王之子。

爲其父作傳故特多表揚。王儉傳載其諫改紫極殿爲宣陽門一疏，請解領選一表，再求解選一表，共二千餘字。王僧虔傳載其請正聲樂一疏，請除獄中湯殺人一疏，又檀珪乞官一書，僧虔答一書，珪又乞一書，共三千餘字。蕭穎胄傳載其起兵時檄文一道，共二千餘字。竟陵王子良傳載其諫遣臺使徵租一疏，請赦逋租，省刑息役，諫射雉等疏，共三千餘字。崔祖思傳載其崇節儉，省刑獄，定樂律，開屯田，設史官，招賢才等疏，共二千餘字。雖多有關時事，然何妨節存之，乃連篇累牘，不減一字，何以徒費筆墨若此。又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責齊高一書，齊高答攸之一書，王敬則傳忽載竟陵王子良請罷塘役折錢一表，蘇侃傳忽載齊高塞客行一首，更覺無甚關涉。毋怪乎愈形其蕪雜也。及其敘事則又有應詳而反略者。明帝殺高武子孫之在外者，皆令典籤殺之。籤帥之權重若此，是當時矯枉過正一大弊政。南史於巴陵王子倫傳述之甚詳，而齊書略無一字。明帝病急，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辦棺材數十具，期三更盡殺之。

上暫臥。會子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未賜諸王命耶。及見子恪。顧問流涕。乃皆赦諸王。得不殺。南史因此特立子恪傳以載其事。而齊書子恪無傳。僅附於豫章王嶷傳數語。此皆繁簡之失當者也。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立傳亦太少。如朱買奉命領兵戍甬城。謂人曰。我一子當得官。人問其故。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卽爲孝子。蓋謂殺賊則有功封。被賊殺則有恤蔭也。後守城果與魏軍戰被斬。其屍猶據鞍奔還。此豈得無傳。乃僅於周盤龍傳內附見之。董僧慧爲晉安王子懋防閣。當明帝賊殺諸王時。僧慧欲起義向闕。曰。此州雖小。孝武嘗囚之。今與師以請蒼梧之罪。誰能對之。子懋猶豫。兵散被殺。僧慧號哭爲喪殯。王元邁欲執之。僧慧曰。晉安舉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爲難。僕得爲主人死。無憾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元邁許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歲。以小絹爲書問消息。僧慧見之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南史載之甚詳。乃齊書既不入孝義傳。并不附見於子懋傳後。又如魏孝文至壽陽。崔慶遠出城與魏主反覆酬答。卒使魏斂兵而去。其應對實足華國。與張暢在彭城對魏軍李孝伯之語。前後正相輝映。張暢旣立傳於宋書矣。此亦豈得無傳。乃僅附見於蕭遙昌傳。此又略其所不當略也。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

梁陳二書

新唐書姚思廉傳。其父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以屬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遺言。有詔聽續。至唐又奉詔與魏徵等修梁、陳二書。乃探謝昺、顧野王諸書以成之。舊唐書謂思廉探謝昺諸家著梁史。又推究陳氏。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成之。今以迹推之。則察已有成緒。思廉不過取謝、顧諸家。重爲訂正耳。如梁書王茂、曹景宗、蕭穎達、張宏策、韋叡等傳。皆載察舊論。陳書武帝紀論、文帝紀論亦察原文。可見此等紀傳編排卷數。亦是察所手定。則文字可知也。姚察傳亦云。梁、陳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論紀傳有缺者。臨攷

時以體例戒其子思廉博訪撰續。此思廉自撰其父之傳。蓋紀實也。兩朝數十卷書。經父子兩世纂輯之功始就。蓋作史之難。不難於敘述。而難於考訂事實。審核傳聞。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筆亦足稱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載詔策表疏之類。稍覺繁冗。而敘事之簡嚴完善。則李延壽亦不能過。宋子京謂南史過本書遠甚。非確論也。又宋齊書傳論多四六體。蓋六朝文筆相習如此。至姚察則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雖魏鄭公所撰梁紀總論。亦不及矣。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編次亦有失檢處。武帝郝皇后傳後。卽以簡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於王皇后之下。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簡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簡文庶母也。豈得反敘於後。其意不過先皇后而次妃嬪耳。然旣敘武帝郝后。則丁阮兩妃次於后之下。正合體裁。何必先媳而後姑耶。丁阮旣以帝母立傳矣。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無傳。其於宗室諸王及諸帝子。編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統。哀太子大器。愍懷太子方矩。反編在前。而臨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績。廬陵王績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編在從子從孫後。可乎。貞陽侯明。爲齊人所立。入主梁祀。建號稱尊。未幾廢死。不立傳可也。昭明之子訢。稱帝於江陵。歷三世共三十三年。縱不便附於本紀後。何妨別立一傳。著其興亡。乃竟

略不敘及。并昭明傳中亦不載其名。此獨非蕭梁子孫延一脉之緒者耶。梁武起兵之初。特蕭穎胄協心建議。故無後顧。穎胄留鎮西臺。使弟穎達從武帝東下。遂克建鄴。此爲功臣之首。乃穎達既有傳矣。而穎胄反不立傳。王琳間關百戰。始終爲梁。不肯屈於陳氏。是亦忠於梁者。梁書亦不立傳。皆疎漏也。簡文帝紀。大寶二年冬十月壬寅。帝崩。元帝紀又云。大寶二年九月。簡文帝崩。問至。元帝大臨三日。簡文既崩于十月。何得九月中先有崩問。此又舛訛之甚者。至梁書但有紀傳而無表志。則以當時同修隋書。凡列朝各志已增入隋書內。故不復複載耳。

按梁書不紀蕭督。蓋以敬帝國亡。則梁統已絕。督三世雖帝於江陵。然皆臣屬於周。隋既難作本紀。若以爲元帝之逆臣。而與正德等同傳。則督本非叛逆。祇以救河東王譽。與元帝構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傳。是以無可位置。竟沒而不書。令狐德棻附之周書。似矣。然督之北附也。尙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歸。孫琮。又歷隋爲附庸。則又安得獨附於周書。惟李延壽北史別立附庸一門。以督等入之。較爲妥善。然北史兼敘各朝。故可如此立傳。梁書專紀蕭氏。則蕭氏子孫建國稱帝者。安得竟從刪削。此究是梁書缺處。謂宜在昭明太子傳後備載督以下三世。則位置得宜矣。明史僞福王。及僞魯王以海。僞唐王聿鍵。僞永明王由榔等。各附於其祖傳後。既不予以繼統。又不沒其實。始知修史諸臣之斟酌盡善也。

梁書多載蕪詞

梁書敘事雖簡潔。然其所載文詞。仍循宋齊書舊式。故亦不免繁蕪。如武帝紀先載齊和帝封梁公。備九錫一詔。又策一道。百僚勸進一書。又勸進一書。武帝請嚴選舉一表。和帝進封梁王一詔。又禪位一詔。策文一道。璽書一道。元帝紀載南平王恪等勸總百揆一牋。帝答書一道。王僧辨等勸進一表。帝答書一道。僧辨等再勸進一表。帝再答書一道。又討侯景一檄。景平後僧辨等再勸進一表。徐陵勸進一表。丁貴嬪傳載張纘哀冊文。昭明太子傳載王筠哀冊文。以及諸臣贈諡俱載其詔書。如王茂之卒也。詔書起語曰。旌德紀勳。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此已屬浮詞。而南平王偉。柳慶遠。鄭紹叔。呂僧珍。孔源休等身後加恩之詔。無不雷同。令人嘔噁。南史列傳止書贈諡。盡削詔詞。是以較本書最爲醒目。

陳書書法

陳書避諱處太多。如本紀梁敬帝之禪也。先載封武帝爲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又禪位詔策各一。於是武帝始受禪。卽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車旗正朔。一如故事。宮館資給。務極優隆。永定二年。江陰王薨。詔遣太宰弔祭。絕不見篡弒之迹。此固循宋齊梁書之舊例也。然其事終不可沒。則應錯見於列傳中。

按南史沈恪傳。武帝欲令恪勒兵衛敬帝出宮。恪叩頭曰。身經事蕭家來。不忍見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劉師知傳。武帝令師知往害敬帝。帝覺之。繞牀走曰。我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情事也。乃陳書於恪傳。尙載其叩頭數語。而師知傳全不書此事。則紀與傳俱沒之矣。衡陽王昌之死也。實文帝使侯安都殺之。故南史本紀書衡陽王昌沉於江夏。而昌傳亦書中流而殞之。使以溺告。安都傳則更明書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此所謂紀實也。乃陳書本紀則但書衡陽王薨。昌傳亦云中流船壞。以溺薨。安都傳亦云安都請自迎昌。濟漢而薨。皆隱約其詞。而不明書其被害。始興王伯茂。文帝之子。廢帝之弟也。宣帝旣黜廢帝而奪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殺之於途。乃陳書本紀并不書伯茂薨事。伯茂傳亦但云伯茂出宮路遇盜殞之。本紀所諱。特有列傳錯見其事。乃并列傳俱諱之。則何以傳信於後。思廉修陳書已在唐世。何以尙作此委曲迴護。豈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於陳。故不忍直書。而思廉遂因父之舊。而不敢改訂耶。又魏書孝靜帝天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業。梁江北郡國皆來屬。大行臺慕容紹宗遇暴風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蕭衍。立其子綱爲主。是慕容紹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陳書魯悉達傳云。梁敬帝卽位。加悉達征西將軍。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攻之。悉達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按紹宗旣卒於梁武被害之歲。梁武後尙有簡文帝。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則安得敬帝時尙有慕容紹宗在耶。此更舛訛之甚者。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姚思廉所撰。而編次却不循梁書之例。如諸王傳先衡陽王昌、南康王曇朗、次宗室、次文帝諸子、次宣帝諸子、次後主諸子。較梁書最有倫序。故南史亦仍其舊。然南史以衡陽、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內。則非也。衡陽乃武帝子。應繼大位。以陷於魏未歸。故不得立。及歸而文帝已立。遂爲所害。此豈得僅入宗室內乎。陳書特立傳於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亦武帝從子。爲質於齊。爲齊所害。附於衡陽傳。亦屬位置得宜。則陳書編次較南史更精當矣。

陳書亦多蕪詞

陳書亦多蕪詞。如武帝紀載梁敬帝封帝爲陳公一詔、如九錫一策、禪位一詔、策書一道、武帝登極一詔、又敕州郡璽書一道、封諸王一詔、各官進爵一詔、南郊大赦一詔、又赦罪一詔、賑饑一詔、文帝紀登極一詔、天嘉元年恩赦一詔、南郊一詔、王琳平後肆赦一詔、恤兵一詔、減租一詔、求賢一詔、令僑籍改土斷一詔、崇儉一詔、春夏停刑一詔、二年周文育、侯安都等配享一詔、三年南郊恩赦一詔、六年修前代王侯墳墓一詔、曲赦京師一詔、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詔、廢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詔、二年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

王一詔。宣帝太建元年登極一詔。二年送流民還鄉一詔。軍士年六十免役一詔。四年頒兵制十三條一詔。舉賢一詔。發諸將所部實姑熟一詔。建東宮一詔。六年肆赦一詔。蠲租一詔。賑貸一詔。九年蠲租一詔。十年節財用停工役一詔。十一年審刑一詔。大赦一詔。崇儉一詔。十二年蠲租一詔。後主登極一詔。重農一詔。求才一詔。求言一詔。禁汰侈妖妄一詔。送流民還鄉一詔。至德元年改元一詔。二年大赦一詔。三年修孔廟一詔。四年薦舉賢才一詔。肆赦一詔。徵明元年大赦一詔。二年訊囚一詔。三年隋兵至戒嚴一詔。南史於武帝紀但載進相國加九錫一詔一策。梁帝禪位一策。武帝登極一詔。廢帝紀載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其他概從刪削。第節其事書之。是以敘次較爲簡淨。宋子京所以亟爲稱賞也。

魏書

魏書自道武帝詔鄧淵著代記十餘卷。太武帝又詔崔浩撰國書三十卷。皆用編年體。孝文帝詔李彪、崔光改作紀傳。彪後又有崔鴻、王遵業續撰。宣武帝又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此收書所本也。收在魏末卽因高澄奏修國史。迄齊文宣時始成。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文宣敕魏書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於是魏書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審。收更有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先特爲崔綽立傳。至是綽反附出。而楊愔傳又增有

魏以來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後主緯天統五年，以魏收爲尚書右僕射。武平四年，又詔史館更撰魏書。按魏書李緯改作李系，蓋以後主緯故避之。則知後主時又經修改。此又收三改之本也。然則魏書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書尙蕪雜若此。信乎作史之難也。隋時又有魏澹所撰魏史。隋文帝以收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撰。其義例與收不同。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凡隣國之帝不書名。太子則書字。平文、昭成、獻明三帝稱諡。餘不稱諡。太武、獻文被弑，皆直書其事。不存隱諱。紀傳後不立論贊。具見澹傳中。當時號爲良史。隋時又有盧彥卿撰後魏紀三十卷。唐時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

魏收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有不盡魏收原本者。如孝靜帝紀武定二年，以齊文襄王領侍中。以今上爲僕射。五年，以太原公今上爲尚書令。所謂太原公今上者，卽文宣帝高洋也。魏收作史時正在文宣帝之世，故追敘魏事而曰今上也。元象元年書侯景高敖曹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城。按獨孤如願，卽獨孤信也。其名曰信，乃宇文泰所改也。當金墉被圍時，尙未改名。故書其原名，似非後人所追敘。則亦可信爲魏收原本也。又凡高歡辭相國、辭九錫、高澄辭相國等事，皆大書特書，以見其不失臣節。而於歡之被挫於玉壁也，則書齊獻武王圍

玉璧以挑之。寶炬、黑纒不敢出，略不見敗衄之迹。似爲齊迴護者。於澄之死也。書齊文襄王薨於第，略不見被刺之迹。似爲齊隱諱者。則更可信爲魏收仕齊時所作也。然試以北史核對。凡北史所採。魏書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書齊事外。其餘與北史字字相同。毫無竄改。且靜帝紀後備書高澄事帝之無狀。斥帝爲狗腳朕。令崔季舒歐帝三拳。及澄入宮。責帝反背并遜位。後遇酖而崩之事。使以爲收所作。則收是時方諂齊之不暇。而敢書此乎。又孝靜后傳書帝被酖後。后再嫁楊遵彥爲妻。后卽高歡女。文宣姊妹也。收敢書此乎。則魏書孝靜帝紀一卷。及皇后傳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反抄北史以補之者也。然魏書孝靜紀內如高歡辭相國等事。乃北史所無。則又非全抄北史者。劉貢父謂是時尙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覽。亦北齊時書後人取北史及此等書雜綴成篇。以補魏書之缺。理或然也。孝靜紀及皇后傳外。如昭成子孫傳一卷。明元六王傳一卷。景穆十二王傳上卷。亦皆與北史相同。毫無增損。蓋亦取北史以補魏書也。惟貢父謂第三卷太宗紀。史館舊本上有白簽。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書法。與澹傳所載體例又不合。較之北史亦不相同。則此卷難確指爲非收原本也。

魏書書法

魏書本紀兼載隣國興滅繼立等事。最爲明晰。然其書法妄自尊大。惟西晉諸帝尙稱其帝號。以拓跋之

先本受職於司馬氏。故書晉懷帝封祿官爲代公。晉愍帝封猗盧爲代王。不能沒也。至書東晉元帝。則已云司馬叡僭大位於江南。其他如漢趙秦燕諸國。斥之爲僭。爲僞。更無論矣。然翳槐出奔。尙依托石虎。虎以兵納之。始得歸國。則猶附庸於石氏也。而先已書石勒遣使求和。拓跋珪幼時國破人散。賴苻堅分劉庫辰衛辰爲二部。珪得依於庫仁以長。則猶臣服於苻氏也。而燕鳳傳已書苻堅遣使朝貢。珪因劉顯來逼。遣安同等乞師於慕容垂。則猶仰命於慕容氏也。而已書慕容垂遣使朝貢。此等書法。在道武建號以後。尙猶有說。道武以前。部落尙微。追敘者獨不可少。爲貶損以從實乎。至建號以後。南北朝通使等事。其於南使之來。則書曰某遣某朝貢。如登國六年。晉司馬德宗遣使朝貢是也。北使之去。則書遣使於某。如始光二年。詔龍驤將軍步堆使於劉義符是也。於宋齊諸帝皆書爲島夷。如天賜元年。島夷劉裕起兵。誅桓元是也。按節閔帝紀。與梁通和。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可見節閔以前。國史所記本是如此。然修史時。何妨訂正。北史於道武建號以前。凡列國之事。皆不書。以魏方儕於列國也。道武以後。始兼書列國。而書南北兩朝。皆改隣國體。較爲得當矣。平文之殂。魏書旣云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爲長子。六修所弑。但書帝討六修失利。微服民間。遂崩。昭成爲皇子。實君所弑。亦但書帝至雲中崩。道武爲清河王紹所弑。亦但書帝崩於天安殿。太武爲中常侍宗愛所弑。亦但書帝崩於永安宮。而俱不見致斃之跡。此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異考。終使亂臣賊子從何而懼者。北史於昭成則書皇子

實君作亂。帝暴崩。於道武則書清河王紹作亂。帝暴崩。於太武則書中常侍宗愛搆逆。帝崩。庶不爲曲筆也。又魏書於高齊事尤意存迴護。高歡起兵以討爾朱氏爲名也。則書齊獻武王以爾朱逆亂興義兵於信都。又於魏朝加高歡官爵等事。書齊獻武王固讓者不一而足。孝武之被逼入關。又書帝爲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諂佞間阻。遂貳於齊獻武王。而絕不著高歡跋扈犯上之迹。其於京兆王瑜之子寶炬。謂輕躁無行。耽淫酒色。是時寶炬已爲西魏文帝。方與齊交爭。故極詆之。蓋收正仕於齊。自不得不曲爲袒護。固無足責也。

魏書燕冗處

魏書最爲燕冗。尤可厭者。一人立傳。則其子孫不論有官無官。有功績無功績。皆附綴於後。有至數十人者。如陸俟傳載其子孫馥琇等十六七人。李順傳載其子孫敷式等二十餘人。以及盧元。李靈。崔暹。封彝。皆載其子孫宗族數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譜者。所載之人別無可紀。但敘其官闕一二語而已。則何必多費筆墨耶。當時陸操嘗病其敘諸家枝葉過爲繁碎。魏收謂因中原喪亂。譜牒遺亡。是以具書支派。此雖見其採輯之本意。而不盡然也。蓋傳中諸人子孫多與收同時。收特以此周旋耳。齊書魏收傳稱收修史時。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與陽休之善。則爲其父固作佳傳。固曾以貪虐爲中尉李平

所劾。而收書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嘗納爾朱榮子金。故滅榮之惡。傳論云。若修德義。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可見收修書全以公事市私情。而其時同修史者亦互相牽附。北史刁柔傳云。柔與收同修魏史。志在偏黨。凡其內外通親。並虛美過實。此皆當日阿狗情事也。乃李延壽修北史。已在唐時。與諸人子孫渺不相接。可以無所瞻狗。何以亦仍魏書之舊臚列不遺耶。

北齊書

北齊書亦有數卷亡失。而後人取北史以補之者。試以北史核對。便自了然。蓋北史雖據各史修成。而其間剪裁增損。必大同小異。斷無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齊書本紀內惟文宣紀與北史繁簡互殊。其爲原書無疑。神武及文襄紀之前半篇。及廢帝、孝昭、武成、後主、緯等紀。則與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紀後一論。孝昭紀後亦一論。而孝昭論前半篇。仍是文宣論。核之北史文宣、孝昭二帝總論。則一字不差。蓋北齊書孝昭紀與論俱亡。後人遂取北史內孝昭紀論補之。而論內又未刪去文宣半篇。以致兩卷之間。文宣論復出也。武成紀一卷無論。後主紀一卷有論。而其論係武成。後主合爲一論。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總論。亦一字不差。此亦取北史補之。但分卷未分論也。皇后傳亦與北史字字相同。惟北史於后傳外兼傳妃嬪。此則但有后傳。無妃傳。蓋亦從北史內摘出后傳。而不及妃嬪耳。其諸王傳。北齊書高祖十

一王爲一卷無論文襄六王爲一卷無論文宣孝昭武成後主諸子合爲一卷則有論其論卻合文襄諸子在內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蓋北史自文襄諸子至後主諸子本合爲一卷故合爲一論而補書者但取北史各傳分爲二卷而論未及分故文襄諸子有傳無論文宣以下諸子有論而又兼文襄諸子也其宗室傳則趙郡清河二王另爲一卷其文字與北史繁簡各殊傳後一論專爲二王其爲北齊書原本無疑其他則亦從北史抄出但分卷小異耳北史齊宗室與神武諸子同卷北齊書以神武諸子爲一卷列于文襄諸子前而宗室傳另爲二卷次於後主諸子後除趙郡清河一卷外其餘諸傳亦與北史字字相同蓋北齊原書紀傳多有亡失而目錄具在補書者摘北史以湊合原書卷數也惟文襄紀後半篇與北史迥異又語無倫次亦必非北齊書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辭丞相以後據北史尙有兩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盜刺死今文襄紀則辭丞相後卽敘其致侯景書及景答書下卽敘文襄無禮於魏靜帝之事又不書明年月但云七月還晉陽遇盜而殞則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於鄴而此云還晉陽遇盜殞則又似卒於晉陽矣按文襄與侯景往復書本在梁書景傳內文襄無禮於靜帝之事本在北史靜帝紀內此事本在北齊書高德政傳內北史於德政傳刪之而著於紀其被蘭京刺死一事亦卽在北史文襄紀內蓋補書者全用北史恐人見其抄襲之迹故於此紀雜取諸書成篇以示小異而不知其蕪雜不倫也

按唐初雖修成梁陳周齊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諸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書家罕有能備之者今所

傳後魏書、北齊書、皆宋初取內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觀於胡安國等序後周書，謂仁宗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得夏竦、李巽兩家本，始校正鏤板以行。是內府之藏，天下之大，不過此數本。周書如此，魏、齊書亦可知。有宋鏤板時，度亦必購募以校其缺軼，而已遺失若此，可見唐時諸史之流傳於世，本自無多也。今諸史徧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殘缺，取北史補成之事，則未嘗取南北史核對耳。

周書

周書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本令狐德棻所撰也。德棻在當時修史十八人中，最爲先進。各史體例皆其所定，兼又總裁諸史，而周書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詔修各史，德棻已奉勅與庾儉修周書。貞觀中再詔修諸史，德棻又奉勅與岑文本修周書。繼又引崔仁師佐修，是同修者雖有數人，而始終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壽南北二史，亦先就正於德棻，然後敢表上，則可知德棻宿學，爲時所宗矣。今試取北史核對，當後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鼎沸，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興，歲更月異。周書本紀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北史雖亦兼記隣國之事，然有書有不書者，如高歡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隣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簡文、元帝之革易，皆南隣大事也。而北史周紀一切不書。周書本紀則大統十三年書齊

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十五年。書文襄爲盜所殺。十六年。書齊文宣廢魏帝而自立。其於蕭梁之事。則於魏廢帝元年。總書云。侯景之克建鄴也。奉梁武爲主。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廢綱而自立。綱弟繹討景。擒之。是爲元帝。於恭帝元年。又書梁將王僧辨、陳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爲主。此皆北史周紀內所不書者。而周書則紀載不遺。以醒眉目。此書法之最得者也。宋、齊、梁、陳及北齊書。凡易代之際。必有九錫文、禪位詔。陳、陳相因。可爲嘔噦。西魏之遜於周。當亦必有此等虛文。而周紀不載。更見其剪裁之淨。他如趙貴等傳。後總敘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可見一代策勳之典。蘇綽傳載其六條詔書及大誥全篇。可見一代創制之事。宇文護傳載其母子相寄之書。千載下神情如見。王褒傳載其寄周宏讓書。庾信傳載其哀江南賦。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見一斑。亦非如宋、魏書之廣輯蕪詞。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與明月公主亂。故仇之。周書但書魏孝武崩而不見被仇之事。王熊當元顥入洛。曾受其僞官。而周書熊傳亦不書。此未免意存隱諱。宇文導傳。侯景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導爲隴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隴右二千餘里。有何關涉。據北史。是時本令隴右大都督獨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導於隴右也。周書少此數語。遂無頭緒。又獨孤信傳云。景寇荊州。乃以信爲大使。撫慰三荆。尋除隴右大都督。則又似信先往荊州。後任隴右矣。以北史參較。則信本督隴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荊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隴右也。周書亦不敘明。宇文貴之子昕。入隋爲功臣。周書以其爲隋臣。則不入周傳。

可也。乃又附於貴傳後。既附傳矣。則所。在周武帝時。爲武帝決策。攻克晉州。及并州之戰。武帝以失利。欲還。所謂破竹之勢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戰。卽破晉陽。此皆在周時功績也。而所傳又不書。未免取舍失當。又皇后傳。每后必載其策立之文。亦殊無謂。至其編次各傳。宇文測。測子深。及宇文神舉。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傳。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傳。而另爲卷。王雄。王謙。父子也。侯莫陳崇之與侯莫陳順。尉遲迴之與尉遲綱。李賢之與李穆。趙貴之與趙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費筆墨矣。

隋書

隋書最爲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則尙不及也。或疑其記事多遺漏。如薛道衡死。煬帝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掛漢書。併侍直仗下。煬帝斥爲黑色小兒之類。列傳中皆不書。似覺踈略。不知此皆事之叢碎無關係者。不過世說及詩話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刪之正見其去取得宜。未可輕議也。又如裴矩入唐爲民部尙書。何稠入唐爲將作匠。陳茂入唐爲梁州總管。此宜俟他日編作唐臣。乃以其功績多在隋世。遂爲立傳於隋書。更見當時公論在人。毫無忌諱。虞世南在貞觀時寵遇甚優。而其兄世基傳內。直書罪惡。不能稍掩。尤見史筆之嚴也。惟房彥謙在隋世本無事蹟可紀。而特載其與張衡

書數千百言。敘爲佳傳。未免以其子元齡時方爲相。且總知諸史。故稍存瞻狗耳。張衡與晉王廣謀篡。文帝臨危時。廣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事。而衡傳不載。僅於宣華夫人傳內附見之。則亦未爲直筆。至於韋孝寬雖立功於周。然隋高祖攝政時。尉遲迥懷異圖。孝寬奉命馳往察變。得其反狀。乃亟西還。每至驛輒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吏曰。蜀公即尉遲迥將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騎來追。每驛無馬。有盛饌。遂追不及。而孝寬得回。使高祖嚴爲備。則孝寬之盡心於高祖可知。是隋史宜爲立傳。而竟不書。豈以周書內已有傳。故不復復出耶。然其子韋壽方立傳於隋書。則孝寬有功於隋之處。何妨於壽傳內敘入。乃壽傳既不敘入。又於其從子韋藝傳內見之。殊兩失矣。李密歸唐封邢國公。以其隋末嘗臣於越王侗。故亦立傳於隋書。然密入唐旋復被誅之事。何以又不書。此不可解。伊婁謙一生事蹟俱在周。宜編入周書。盧思道事蹟半在齊。半在周。乃俱編入隋書。亦覺無謂。北史源師以孟夏龍見當零。高阿那肱聞之。以爲真龍出。驚起問龍所在。師曰。此龍星見。非別有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隋書則述阿那肱語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語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鑑來護兒奉命由海道征高麗。猝聞楊元感反。回兵擊之。諸將以非詔旨爲疑。護兒曰。高麗之事小。元感之患大。如以違命見責。我自任之。遂回破元感。隋書但云元感作逆。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此語似不如通鑑之有生氣。

陔餘叢考卷八

陽湖 趙翼 耘松

南北史原委

南北史原委見於李延壽自序。其父大師，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其史皆詳於本國而略於他國。欲仿吳越春秋體編年紀之。客於侍中楊恭仁家。有宋、齊、梁、魏四代史。因漸次編輯未畢而歿。延壽欲繼先志。適在顏師古、孔穎達下佐修各史。因得齊、梁、陳等五代舊事目所未覩者。合之家中舊本。參訂編次。尙多所闕。貞觀十五年。令狐德棻奏延壽同修晉書。因復得入內府。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壽佐修隋書十志。因益得披尋校勘。時史局中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頒行。延壽不敢使人抄錄。乃手自繕寫。又於此正史外參考雜史一千餘卷。然後成書。前後凡十六年。既訖事。呈令狐德棻。閱畢始表上之。時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壽修史時。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澹兩家魏書皆已流布。梁、陳、周、齊、隋、五史雖未頒行。而延壽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錄以爲底本。而參考雜史以成之。刪去蕪詞。專敘實事。大概較原書事多而文省。洵稱良史。然其中增刪亦有不同者。今以各原書核對。延壽於宋、齊、魏、三史刪汰最多。以

此三史本蕪雜太甚也。於梁、陳、周、齊、隋、五史則增刪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壽亦在纂輯之列。已屬善本故也。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於宋事惟劉穆之、謝晦、檀道濟諸大傳多有刪改。實爲繁簡得宜。其餘大都仍宋書原文而少節之。如王懿、張劭、張敷、張暢、劉敬宣、朱齡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劉康祖等傳。可核對也。其增於宋書者。類多新奇可喜。易動觀聽。如孝武紀增其爲皇子守彭城時。魏太武大舉至城下。長史張暢出與魏李孝伯語。帝改服隨暢出。孝伯目帝不輟。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非常士也。又孝武末年好爲長夜之飲。每旦盥漱又命酒。俄頃數斗。憑几昏睡。或有奏事。則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內外皆服其神明。廢帝紀增其爲太子時常被孝武斥責。卽位後欲掘孝武陵。并冒孝武爲臚奴。劉穆之傳增其貧時向妻舅乞檳榔被侮。劉述傳增其視從子侯疾。命取酒肉。謂禮有疾飲酒食肉等事。劉瑀傳增其與何偃並馳落後。有牛駛馭。精等語。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雖足使閱者動色解頤。兼可資談柄。然南史之佳處。在於刪繁存要。而不在此瑣言碎事也。其刪節舊史處亦有失之太簡者。王鎮惡傳。武帝討司馬休之。鎮惡爲先鋒。聞帝將至。乃先攻斬休之將朱襄一段。功績全不書。檀道濟先從武帝討盧循。徐道覆積戰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載。直從

武帝不豫，道濟受顧命敘起。又劉道規追桓元於嶧嶼洲，兵不滿萬，而桓元兵數萬奄至，諸將懼欲退，道規力持不可，乃大戰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壘等功甚著。宋書一一敘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規推劉毅爲元功，何無忌爲次功，已爲末功。此正見其有功不伐。南史於戰功一概刪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數語，則竟似道規之功本少矣。」劉真道傳：「宋書敘其與裴方明等討破楊難當及其子虎，戰功甚著。孟龍符傳：「宋書敘其廣固之戰，以單騎衝賊，先奪據水源，功爲第一。南史皆不書。宋書文穆王皇后傳載其弟藻尙臨川公主，被妬離婚，因歷敘宋世公主妬惡，并載江斃辭婚一疏。南史盡刪之，以其與王皇后無涉也。然宋書、南史俱不立帝女傳，則此等宮闈惡習，於何見之。宋書於王皇后傳牽連書之，未嘗無意。南史不載，轉無以垂戒。此又過求簡淨之失也。」

南史多用齊書原文

南史於蕭齊時事，亦僅於諸大傳增減竄易，以見其考核之博，敘述之工。其餘則多仍齊書舊文，非篇篇俱有改訂也。如齊書本紀謂蕭氏出漢蕭何之後，蕭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歷敘自何以下直至齊高帝世次。南史則謂望之傳不載，齊典所書，恐乖實錄，顏師古註解漢書已正其非，故削而不錄，只從高帝之高祖淮陰令敘起，此其紀實也。他如鬱林王何妃傳，增蕭坦之請殺妃所私楊珉之一事，褚淵傳增其父

湛之牛墮并躬自輓之。淵讀書不輟。父歿後有兩廚寶物在其生母郭氏處。嫡母求之。郭欲不與。淵力勸乃與之。山陰公主悅淵美。請於帝召入。主夜就之。淵堅拒不亂。明帝臨崩托顧命於淵。有欲使着黃羅襪之語。四貴輔政時。有齊高讓增戶邑一書。淵與袁粲同答一書。以及在袁粲室嘯咏等事。王儉傳增其說。齊高受禪及代向褚淵關說。齊國建後。酌定朝儀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禮。齊受禪後。酌定郊祭殷祭之禮。皇太子妃薨。酌定宮臣之服等事。劉善明傳增其少厲清節。及母陷于魏。乃頗貪。或問之。知以將贖母。故母歸清節益峻等事。皆頗有關繫。其他仍多用齊書。無甚改易。觀垣榮祖、焦度、張岱、褚炫、何戢、張緒、張融、周顥、王晏、蕭詵、蕭坦之、江數、徐孝嗣、蕭綽、張欣泰等傳。可核對也。卽較原書稍有增加者。不過瑣言碎事。如高帝紀增其少時符瑞。皇后傳增高后陳氏先與裴氏議婚。后夢有迎車至如常人禮。后不肯去。繼有龍旂豹尾迎者。乃喜從之。後裴果不成婚而嫁於帝。及炒胡麻。未燃火而薪自燒等事。鬱林王紀增高帝嘗拔白鬚。因王在旁。呼帝爲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後。見形于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錢十七萬。虎已卒。梁武卽位忘之。忽夢虎來責。乃送錢還其子。仍擢用之。謝超宗傳劉道隆聞武帝稱超宗殊有鳳毛。乃出問超宗身有異毛。如此之類。大都新奇可喜。其實無關於朝政之大也。

南史敘事失當處

柳元景之拒魏師也。辭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於是衆軍並鼓噪俱前。魏縱突騎來，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衲，襌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此事宜敘在安都傳，乃反詳於元景傳內。而安都傳但云：隨柳元景向關陝，所向克捷。宋蒼梧王旣被弑，齊高帝集朝貴議所立。王敬則拔刀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言者，血染敬則刀。袁粲欲有所言，敬則又叱之，乃止。此事應敘於敬則傳，乃反詳於本紀，而敬則傳不載。齊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過失，遂發怒，有易儲意，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往東宮慰太子。帝不答，敬則大呼宣勅往東宮，並索輿。輿至，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衣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與諸王宴飲盡歡。太子得無恙。此事亦應敘於敬則傳內，乃反詳於伯玉傳，而敬則傳不敘。

南史與齊梁陳三書互異處

南史於蕭齊事，多用齊書原文，縱有增刪，無甚歧異。惟高帝紀吳喜賣酒一事，齊書謂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使喜封銀壺酒賜之，高帝出迎，酌飲之，喜還奏，帝意乃悅。南史則謂高帝懼鳩，不肯飲，喜告以誠，先飲之，帝乃酌飲，喜還奏，明帝乃悅。齊書庾杲之傳，武帝嘆其風韻之美，王儉以爲蟬冕所映，更生風采，陛下當與以卽眞。南史則以此語爲柳世隆之言。齊書崔慧景傳，謂慧景起兵向闕，過廣陵，崔恭祖開門納。

之。慧景停二日渡江。至京口。時江夏王寶元鎮京口。爲內應。乃合二鎮兵奉寶元向京師。南史則謂慧景與恭祖未有素約。慧景至廣陵。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夜襲廣陵。據之。遣子覺赴京口。寶元見其兵少。恐不濟事。反擊覺。走之。及恭祖與覺以八千人濟江。柳澄等勸寶元與慧景合。乃以覺爲先鋒。恭祖次之。慧景爲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業。執蕭寶夤。將殺之。寶夤逃奔於魏。歷顯仕。屢與梁戰。後以謀反誅。是寶夤仕魏三十餘年而死也。南齊書寶夤傳則謂齊和帝中興二年以謀反誅。是寶夤當梁武未爲帝時已被刑矣。蓋蕭子顯撰次南齊書在梁時。有所忌諱也。梁書元帝紀承聖二年。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南史則書齊遣郭元建。按是時東魏已微。政出高氏。梁書從名分而言。故書魏。南史按實書。故云齊也。梁書鄧元起傳謂元起不出兵救晉壽。以致陷沒。蕭淵藻來代。表其逗遛。乃收付獄。元起自縊死。南史謂淵藻至。求元起良馬。元起不與。淵藻殺之。後梁武知其枉。責淵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據此則當以南史爲確。其尤互異者。梁書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大潰而歸。喪師辱國。及通姦公主等事。一字不書。反大加褒美。南史則一直書。略無諱飾。蓋梁書多用國史記載。粉飾原文。而南史則參考實事也。陳書後主沈皇后傳。謂隋亡後。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南史謂過江至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陳書吳明徹傳。謂明徹戰敗。爲周師所執。憂憤遘疾卒。南史謂周封明徹爲懷德郡公。位大將軍。陳書蓋以完節予之也。陳書徐陵傳。謂陵卒諡曰章。南史謂後主爲太子時。以已作托爲他人者。以示陵。陵

曰不成詞句。後主銜之。及卒。後主已正位。乃諡曰章僞侯。姚察傳。南史謂察父僧坦。精於醫。梁時爲大醫正。兩宮所賜。皆爲察兄弟游學之資。陳書不載僧坦以醫術得幸。但云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賜。爲察游學之資。蓋自諱其醫也。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魏書泰常三年赫連屈丐僭稱帝。北史在泰常四年。魏書始光二年蠕蠕入寇。詔尉普文率騎討之。北史謂帝自率輕騎討之。魏書始光四年滅赫連昌。昌尙書聞敗。夜將昌母出走。車駕入城。擄昌羣弟及諸母姊妹妻妾。是昌母未被擄也。北史不書其母出亡。但云擄昌羣弟及其母妹妻妾。則是并擄昌母矣。魏書太平眞君七年。帝自將討薛永宗。永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北史謂擒永宗斬之。其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太和十七年詔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蕭隋。北史則云散騎常侍邢巒使於齊。按遣使必兩人。魏書凡遣使皆兩人並書。北史只書正使一人。此次魏書只書劉承叔。蓋脫落正使邢巒也。魏書前廢帝恭。北史書節閔帝。魏書後廢帝朗。北史書廢帝。魏書出帝修。北史書孝武帝。魏書崔潛工書。二百年後姚元標亦工書。見潛遺跡。以爲過於已。北史謂元標以爲過於其祖崔浩。魏書穆紹傳。元顯入洛。以紹爲兗郡刺史。行至東郡。聞顯敗而返。北史不書其受顯官職之事。蓋以完節與之。魏書苟頽傳。李訢。李敷之誅。

顏並致諫。北史則云李惠、李新之誅。顏並致諫。太武五王內。魏書有廣陽王名建閭。北史則單名建。皮豹子之子。魏書名喜。北史名懷喜。長孫翰之子。魏書名平成。北史名成。長孫翰之弟。魏書名陳。北史名陵。穆崇之孫。魏書名乙九。北史名九。此皆互異者。

北史多取魏收書

唐初修各朝諸史。本欲兼修魏書。因祕書省奏。魏書有魏收、魏澹二本。遂不復修。是唐初收、澹二本具在。今按李延壽北史魏朝紀傳。則似全據收書以成之者。收書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各爲一論。北史合數帝爲一論。而皆取收論。鑿括成篇。孝文紀論及皇后傳序。前半篇皆全用收語。并一字不改。景穆諸子平陽王以下一卷傳論。前半篇亦全用收語。列傳中如邱堆、娥清、劉尼、王洛兒、車路頭、司馬楚之、王慧龍、盧魯元、陳建、陸俟、長孫嵩等。悉用收原文。略有刪節。可核對也。又收書作於齊文宣時。故其稱高歡曰齊獻武王。高澄曰齊文襄王。北史則書渤海王高歡。渤海世子高澄。史體固如是也。而北史元孝友傳云。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元暉業傳云。齊文襄嘗問暉業近日何所披覽。元瑾傳云。謀殺齊文襄。事泄伏誅。則竟全用收原文。并此等亦不檢點改易矣。又本紀太平真君五年二月行幸廬。此下必有缺文。而北史亦書行幸廬。太和六年詔以安昌殿爲內寢。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爲外寢。四下二字必有訛誤。而北史亦云。

四下爲外寢。王瓊傳有云。李崇小子青腕。嘗盛服寵勢。此四字亦必有訛誤。而北史亦云盛服寵勢。益可見北史全本收書也。惟魏末先敘西魏。次敘東魏。及孝武入關一事。魏收書但云帝總六軍於河橋。爲斛斯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其下乃云齊獻武入洛。遣官西迎車駕。而不書高歡先起兵。以致孝武西奔之跡。此固收爲齊諱也。北史則云帝總六軍於河橋。高歡引軍東度。帝率南陽王寶炬等以五千騎宿灑西。衆知帝將出。夜亡者過半。宇文泰遣駱超。李賢和來赴。高歡入洛。遣婁昭等追帝。請廻駕。帝鞭馬長驚而去。過河謂梁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此段文字乃收書所無。當是取諸澹書耳。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刪成。然南史於原史外尙多有加增。北史於元魏紀傳則但有刪減耳。今一一核對。北史所增於魏書者。惟元謨傳增其與爾朱榮爭論遷洛一事。元和傳增其少爲孫天恩所打。後出守東陽。殺其一家報讎之事。薛辨傳增其父強辭桓溫苻堅之辟一事。盧懷仁傳增其善與人交。有太邱道廣。稽生峭立。皆非中道等語。李顯甫傳增其聚宗族。開李魚川以避賊一事。其他則但刪削原書。十存五六。絕無增輯也。其刪削原書。較爲簡淨者。如劉文奕傳。魏書載其訴父休賓功大賞薄。酬對凡二千餘字。北史但以一語括之。唐景先傳。魏書載其五經疑問十餘條。北史盡刪之。李孝伯傳。魏書載其與張暢語。

幾二千字。北史僅存其半。此皆過舊書遠甚。然又有失之太簡者。莊帝時羣盜蜂起。各有名號。乃一切不書。以冀州等七郡封爾朱榮爲太原王。此亦當時一大事。而亦不書。元顥挾梁兵入洛陽。已而敗走。北史雖略書之。而顥爲縣卒。江豐斬首。則不書。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歡破擒爾朱天光。爾朱度律。送京斬之。亦不書。此本紀之失也。尉古眷有破蠕蠕。擒赫連昌。追禿髮保周窮迫自殺之功。和跋有取滑臺及破慕容德之功。奚斤有自洛陽攻滑臺。破宋將毛德祖之功。原雅有襲高車東部之功。長孫肥有破慕容農。慕容普璘之功。北史皆不書。此等皆元魏創業之人。是以列於功臣傳。而功績一切刪之。則何以列之爲功臣耶。酈範隨慕容白曜南征。破無鹽。諭降肥城。及不發兵。接應沈文秀事。皆得勝算。薛彪子請建屯田。請滅近南邊民租絹。亦當時要務。而傳內皆不載。又如奚眷有鎮虎牢。鎮長安。討山胡。虜其妻子。討沮渠得宜。克其二城等功。周觀有從討赫連昌。從討蠕蠕。從征平涼。從破離石胡等功。是以二人俱在功臣傳。乃北史盡刪之。眷傳但書其征蠕蠕。出別道後期伏誅之事。觀傳但書其撫馭失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如此則二人乃有罪無功者。何以列於功臣傳耶。此又列傳太簡之失也。又其於南北交兵之事。尤爲簡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討楊難當。魏遣古弼。皮豹子等救之。四年。大破宋兵。九年。氏楊文德受宋官號。魏又遣皮豹子討之。擊走宋將郎啓元等。興光四年。宋將殷孝祖築城於清水。魏遣敕文擊之。天安元年。宋將薛安都以彭城內屬。常珍奇以懸瓠內屬。宋遣張永。沈攸之討安都等。魏遣尉元。孔伯恭等。

大破永、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劉休賓舉城降。延興元年，宋將垣崇祖寇東秦州，魏遣于洛侯討破之。四年，魏將元琛攻克齊馬頭戍，梁郡王嘉破齊將虞紹之於朐山。太和十二年，齊將陳顯達寇邊，詔元斤、莫亮等禦之。景明四年，劉思祖破梁軍於邵陽洲，擒其將張惠紹、趙景悅。北史本紀內皆不書，其應載於列傳者，如臨淮王譚破宋鄒山寨，獲米三十萬，又造筏渡軍，斬宋將胡崇及其兵萬餘，任城王澄、弟鬲破梁將楊公則等，中山王英與蕭懿諸將戰，克獲甚多，齊將陳顯達攻陷醴陽，魏遣穆亮討之，顯達敗走，梁將馬仙琕來關南築城，司馬悅遣將焚其城，擒劉靈秀、叔孫建之攻東陽也。城中竺靈夔爲地道，將遁，刁雍謂建宜速入城，遲則人將走盡，梁將王茂先入寇，魏遣刁整爲楊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梁將王花等，元顯達以郢州降梁，魏遣源子恭討之，敗梁將夏侯夔，又敗梁將夏侯亶，又敗梁將胡智達，擒梁將閻次洪，此皆載在魏書各傳中，而北史任城王澄傳、中山王英傳、穆亮、司馬悅、刁雍、刁整、源子恭等傳，一切不書，豈魏書所載本不實耶？抑南北兩朝國史各自誇勝諱敗，若一一存之，則南北史核對多不符合，故寧一切刪之，以免岐互之跡耶？

北史較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北史於魏書大概刪者多而增者少，以魏書本蕪雜故也。於周齊諸書則增者甚多，蓋周齊諸書修於貞

觀而每史皆須進御兼有魏徵等爲總裁故下筆不苟其有瑣言碎事稍近於褻者類從刪削史體固應如是也然亦有過於簡嚴而不足以傳其人之真者北史高乾傳河陰之戰高昂輕敵以麾蓋自隨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單騎逃至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有隙閉門不納求繩又不得以刀穿閣未徹而追者至乃伏於橋下追騎迫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遂斬以去神武聞昂死如喪肝胆杖永洛二百周師購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與之及周亡猶未竟此段文字千載下猶有生氣而齊書但云昂奔河陽城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真乃索然無味又北史慕容紹宗傳神武臨終語世子澄謂可敵侯景者惟紹宗及神武歿景果反澄遣諸將往皆敗乃遣紹宗與高岳討之景初聞韓軌往曰噉豬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耳及聞紹宗往乃曰誰教鮮卑小兒遣此人若然高王未死耶此可見紹宗素有以攝景而北齊書但云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乃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慎之語亦無生氣斛律光傳文宣時周人每冬月椎河冰以防齊師及武成時齊人每冬月椎冰以防周師此可以見兩國先後強弱之迹又光被誣死後使邢祖信籍其家祖瑋問得何物祖信以得宴射箭及撾奴僕棗木杖爲對瑋大慙此正以明光之無逆迹崔暹傳高澄妃本魏靜帝妹澄寵王昭儀欲立爲正暹曰天命未改魏室尙存公主無罪不宜廢辱此見暹之持正薛修義傳神武沙苑之敗欲徙家口於定州修義曰若晉州不守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修義請自守晉州斛律金曰還仰此漢小兒守之質其

妻子。神武乃使修義行晉州事。此亦見修義忠於謀國。而北齊書光傳、暹傳、修義傳皆無之。此皆北史所增。勝於原書者也。其他如高慎傳增其出妻崔氏。氏乃崔暹妹。暹後得幸於高澄。澄盛禮嫁其妹。而慎後妻李氏色美。澄挑之不從。及慎叛入西魏。妻入逆口中。乃從澄。高昂傳增其母張氏先有一男。令婢爲湯將浴之。婢偶他往。有養猴繫解投兒湯中死。張積薪縛婢及猴共焚之。又其兄乾求婚崔氏不得。昂與乾劫其女置村外。卽勸乾野合以歸。及昂死後。東方老塑其象祀之。頭輒裂。再塑又裂。崔陵傳增其教子弟答郡守莫作賊之語。謂我家作賊止捉一天子下殿。推一天子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又悽妾馮氏。邢子才等皆與之私。及入獄。又與諸囚姦。王昕傳增其與崔昂同聽鮮卑人語。昂問昕解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統計北史所增。如此類者不一而足。此則無所關繫。徒以新奇可喜。眩人耳目。卽不增亦可也。然北史亦有失之太簡者。如北齊書趙郡王叡。奏出和士開爲刺史。胡太后不肯。或勸叡姑緩以慰太后。叡正色拒之。謂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當守之以死。此見其嫉惡剛正處。而北史刪之。司馬子如傳。爾朱榮被誅後。爾朱世隆等欲還北。子如謂當回兵向京。或可致其離潰。卽不然。猶可示強。此亦見子如應變之略。而北史刪之。蔡儁傳。儁爲濟州刺史。魏孝武貳於神武。欲以腹心居濟州。令御史劾儁罪。神武啓復其任。帝不許。除賈顯智代之。儁嚴兵守備。顯智遂不敢入。此爲魏帝與神武交惡之始。則儁傳何得不載。而北史刪之。慕容儼傳。沙苑敗後。儼守雍州。與西魏戰二百餘日。晝夜拒守。大破

魏軍擒其將郭他。此見儷之忠於所事。而北史刪之。孫騰傳。神武起兵。騰謂朝廷隔遠。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神武乃立中興主。此元朗得立之由。亦當時一大事。而北史刪之。斛律金傳。沙苑敗後。神武尙不肯退。金以鞭拂神武馬乃退。是日微金。則神武幾殆。北史亦不書。又如尉長命傳。北史旣附其子興敬。乃但誌其官爵。而興敬戰死芒山之事。則不書。此又北史失之太簡者也。

陔餘叢考卷九

陽湖 趙翼 耘松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齊書段韶傳。芒山之戰。神武爲西將賀拔勝所窘。韶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憚懼。莫敢前。遂免。是韶所射。乃勝之前驅也。北史則謂韶射斃勝馬。追騎不敢進。乃免。按神武紀。神武敗走賀拔勝。以十三騎來追。稍將及神武。韶橫射勝馬。遂免。後周書勝傳。亦謂勝追神武急。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遠去。則韶所射。卽勝馬矣。清河王岳傳。岳因帝責。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斃。故時論以爲賜酖也。是尙未確指爲賜酖。而北史云。帝使高歸彥。賜以酖。岳曰。臣無罪。歸彥曰。飲之。乃飲而斃。則賜酖係實事矣。金祚傳。祚隨爾朱天光軍。天光來討神武。留祚督東秦州軍事。天光敗。乃降神武。是祚從天光。天光敗。卽降。只一次降也。北史謂祚爲賀拔岳使。討仇池氏。平之。未還。而岳被害。無所歸。神武招之。遂降。後從孝武入關。宇文泰除祚晉州刺史。神武又遣尉景攻降之。是凡兩度來降。且非以天光敗而降也。盧詢祖傳。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北史謂魏收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此亦小異。又北齊書高歡父名樹。北史名樹生。北齊書薛循義。北史作薛修義。北齊書爾朱榮將有孫白鶴。北史作孫白雞。北齊書

李義深父名紹宗。北史謂名紹字嗣宗。北齊書段韶傳有梁將尹思令。北史作尹令思。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北史於後周事大概全據周書。如韋孝寬、韋叟、楊綱、元定、楊薦、王慶等傳，悉仍周書原文，無所刪改。其增於周書者，文帝紀：帝初至平涼時，齊神武使侯景來招，帝欲留景，景不屈，乃遣之。斛斯椿謂帝何不留景，帝悔，急追之，已不及一事。王熊傳：增刺史崔亮舉熊爲長史，朝廷不許，及梁人寇峽石，亮又舉之，果立功。又河橋敗後，各州郡莫有固志，多懷兩端，熊乃大開城門，任其去留，衆感其誠信，皆無異志。馮景傳：增賀拔岳使景於齊，神武與之盟，欲結岳爲兄弟，景還以語岳，岳知神武之奸，遂不許。尉遲迴傳：增其起兵抗隋文時，州郡據地起兵，應之者凡數十人，一一書之，以見同聲響應。盧辨傳：增節閔帝使辨持節勞神武，神武已立中興主，欲令辨見之，辨不屈，乃止。長孫紹傳：增其與裴正議樂，以八爲正，全文。斛斯徵傳：增其與鄭譯議樂不合，所上表全文。賀若敦傳：增其以負氣爲宇文護逼死，臨歿語其子弼，謂志欲平江南而不遂，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當慎之，乃引錐刺弼舌以誌戒。此皆周書所無，而北史增之，較爲詳備者也。然又有刪所不當刪者。叱羅協傳：周書紀其破楊辟邪之功甚詳，賀拔岳傳：周書爾朱榮旣害朝士於河陰，齊神武勸榮稱帝，岳諫，榮乃止。岳又勸榮殺神武以謝天下。獨孤信傳：周書信爲荊州刺史，至

武陶東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張齊民。信以兵少。若先破齊民。則東魏以爲退走。益將增兵來追。乃先破八能。而齊民亦潰。宇文貴傳。周書貴少時。助刺史源子雍守夏州。戰功甚著。又從子雍守鄴。力拒不敵。潛出乞師。備極危苦。李賢傳。周書。萬侯醜奴敗後。萬侯道洛尙據原州。賢使醜奴黨阿貳誑道洛出城。遂克原州。道洛又來圍城。城中有賊黨爲內應。引道洛入城。賢力戰。道洛乃退走。賀若敦傳。周書。有破蜀蠻下數十柵等功。陸騰傳。周書。有破蜀賊蘭休祖等功。伊婁傳。周書。有破蜀賊王令公。鄧肅及破郢賊王道肯等功。劉雄傳。周書。齊人背約。斛律光來築通關城。周遣雄使於光。責其負約。雄又同齊王憲拔齊伏龍等五城。及以二十餘騎。破吐谷渾七百騎等功。北史。一概不書。又凡軍事。爲別將有功。固當書。卽不爲別將。而從征有功者。亦不容沒。乃庫狄昌。辛威。田宏。梁椿。梁臺等傳。皆從征建績。而北史。一概不書。則凡所謂功臣者。其功安在耶。又如寇洛。本賀拔岳偏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衆共推洛統兵。洛自以非才。乃與趙貴等。議迎周文主軍事。北史不書。其迎奉周文之由。但云衆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周文至。以洛爲右都督。洛旣爲盟主矣。周文至。何以遽出其上。而以洛爲都督耶。于謹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時。羣盜蜂起。謹請於廣陽。願馳往諭之。於是鉄勒酋長皆來附。是破野穀祿後。別諭羣賊也。北史刪羣賊蜂起句。但云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諭之。則似再諭野穀祿矣。旣破矣。何必再諭耶。此皆北史好簡之失也。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周書破六韓拔陵之將有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瓌。周書列傳有蔡携。北史作蔡僕。按北齊書亦作蔡僕。周書芒山之戰有太守慕容思慶。北史作慕容思度。周書宗室傳內廣都公名真。北史名貢。周書叱羅協之子名金。北史名金剛。周書齊王憲之死年三十五。北史年四十。周書宣帝子衍封鄴王。北史封萊王。周書念賢不載其何處人。北史謂金城枹罕人。周書李弼遼東襄平人。北史謂隴西成紀人。周書李弼長子輝。次子耀。北史謂耀居長。次子輝尙文帝女。故以爲嗣。周書獨孤信第三子穆。封文成縣侯。北史謂必要侯。周書王謙傳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瓌。北史作高阿那肱。按北齊書高阿那肱本齊嬖臣。入周從王謙起兵誅死。是同謙起兵之阿史那瓌。卽北齊書之高阿那肱也。又按北史阿那肱傳末云。齊文宣時有阿那瓌亡國之謠。故文宣屢擊蠕蠕主阿那瓌。而不知亡齊者乃阿那肱。其名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云。則周書蓋以當時所呼爲名也。周書田宏子名恭。北史名仁恭。周書賀若敦代人。北史謂河南洛陽人。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往往用夾敘法。蓋以人各一傳則不勝其立。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愛。故因端而旁及之。如齊

豫章王嶷傳。忽入荀丕一小傳。虞玩之傳。忽入唐寓之反一事。王僧虔傳。忽入陳天福。豫作壽塚。塚成而遭刑。卽葬焉。劉鎮之少年病篤。已辦凶器。後九十餘乃卒。方用之。崔慧景傳。忽入東陽女子婁邊。變服爲丈夫。仕至議曹從事。事發。乃爲婦人服。以去。曹景宗傳。忽入鍾山蔣帝神一事。始興王憺傳。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歲。上津人年一百十六歲等事。北史斛律光傳。因光死。命邢祖信籍其家。祖珽問得何物。祖信以宴射箭。搗僕棗木杖爲對。珽大慙。人皆尤祖信曰。好宰相尙死。我何足惜。此敘祖信正明光之無罪也。因帶敘祖信少時。父爲李庶所卿。信亦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之一事。李元忠傳。忽附其女名法行。自誓不嫁。出家爲尼。弟宗備與族人爭田。法行以己田償之。由是兩家感義。閒其田俱不取一事。此等事於本傳初無甚關涉。而牽連書之。可以見事繁文省之法。亦以見其好奇之過也。

南北史複傳

南北史複傳甚多。如蠻貊諸國在南者。則宜載之南史。間有與北朝通使之事。卽附見於本傳中。而北史不必立傳。在北者。則宜載之北史。間有與南朝通使之事。亦附見於本傳中。而南史不必立傳。乃林邑諸國。既在南史矣。而北史又傳之。蠕蠕諸國。既在北史矣。而南史又傳之。宕昌高麗亦兩史各見。以及劉昶薛安都蕭寶寅蕭綜蕭大圓蕭祇蕭泰亦南北各立傳。殊屬繁複。若以其本南朝人。奔北受官。則立傳於

北而傳中敘明其先在南朝世系功績可矣。如羊侃曾立功於魏，後歸梁，遂立傳於南而北史不復有傳。裴叔業立功於齊，後降魏，遂立傳於北而南史不復有傳。未嘗不繁簡得宜也。况南史崔慧景傳末云：「舊史慧景傳後有裴叔業傳，今以其事終於魏，故不復立傳於南史。」延壽亦自以南北並傳爲戒，乃何以於劉昶等復出若此，不幾自亂其例耶？又羊侃歸梁後立功甚著，自宜立傳在南，叔業則生平功績俱在蕭齊，後雖兵敗降魏，實未赴而卒，則於北朝本無事可紀，非侃之入梁立功可比，自應仍傳於南，而於傳末書明降魏未赴而卒之事，乃反不傳於南而傳於北，亦編次之未當也。據南齊書東昏紀：永元二年二月，裴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虜，是降魏者乃裴植，而叔業及身并未降魏也。乃反立傳於北，尤覺失當。蕭摩訶立功於隋，又與漢王諒作亂，若循裴叔業之例，則應立傳於北史，乃又傳於南而不傳於北，可知南北史體例亦不畫一。

南北史自相牴牾處

南史張麗華傳，麗華從陳後主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於青溪，而北史高頴傳，晉王欲納麗華，頴曰：「武王伐紂，戮妲己，今平陳不宜娶此，乃斬之。」是南史以爲晉王所殺，北史以爲高頴所殺，其自相牴牾一也。北史徐之才傳，之才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曰：「爲是宋鵠，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則此語本出之才也。及其自敘先世家傳，又謂李神儁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

爲是宋鵠。爲是韓盧。神僕卽應聲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則又以此言爲子昇。神僕二人之語矣。其自相牴牾二也。北史齊孝昭帝紀。幼主時。帝爲常山王。以楊愔等猜忌。斥居藩邸。乃執愔及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於尙書省中。入雲龍門。遇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至東閣門。成休寧呵止之。不得入。高歸彥諭之。乃放仗。帝至昭陽殿。見幼主及太皇太后。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衛士皆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恩遇。撫刃思効。幼主吃訥。不知所言。乃納刀而泣。楊愔傳則云。常山王執愔等於尙書省。拳杖亂毆。各十人持之。又執鄭子默。於是擁愔等入雲龍門。至太皇太后及幼主前。具陳愔等將爲亂階。臣等爲國事重。共執愔等。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時領軍劉桃枝等叩刀仰視。幼主不睨之。太皇太后謂幼主。何不安慰爾叔。幼主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任叔處分。遂皆斬之。據本紀則常山王先斬愔等。而後入奏也。據愔傳則擁入見後主。後始被殺也。又本紀謂武衛娥永樂撫刃思効。愔傳謂領軍劉桃枝叩刀仰視。亦不畫一。其自相牴牾者三也。齊神武紀及段韶傳。賀拔勝追神武垂及。因馬倒而神武得脫之事。乃芒山之戰也。而賀拔勝傳又云。齊神武攻玉壁。勝從周文見神武旗幟。乃持稍追神武。刀垂及之。則又以此爲玉壁之戰矣。其自相牴牾者四也。沙苑之敗。齊紀謂神武以地阨少卻。西人鼓噪而進。齊軍遂大亂。而周紀則謂齊軍望見周軍少。競萃於左軍。周文鳴鼓起。于謹等皆來合戰。遂敗。是神武方競前趨利而敗。非因地阨少卻而敗。其自相牴牾者五也。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本李延壽承其父大師遺意刊究南北各朝事蹟勒成此書新唐書謂其有條理刪落醜詞過本書遠甚今按其書較各朝史實爲簡淨然亦有採摭新奇荒誕之事增多於舊者如敘宋武帝齊高帝微時符瑞各數千字梁武帝陳武帝符瑞則又不總敘在前而間段插敘於紀中亦各數千字此皆好奇之過也史稱宋武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皆拒而不答延壽之識反不及此耶又敘齊東昏荒縱之事亦較齊書增多數千字沈約傳敘約先世幾至三千餘字魏收傳敘先世亦如之李謐傳後亦敘其先世累幅不盡皆未免繁費

南北史多複句

南北史雖善敘事然句法重複處太多如何遠傳遠歸家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任孝恭傳孝恭以才能尙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何子平傳子平學行堅明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戴顓傳顓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諸葛瓌傳瓌教弟子孳孳誦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劉苞傳苞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及卒士友以此嘆惜之王敬則傳敬則與王儉同日拜三公王儉有老子韓

非同傳之戲。敬則聞而不恨。朝士以此多之。江祐傳。祐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豫章王妃庾氏傳。妃能烹飪。香淨適口。又不妬忌。上亦以此貴之。蕭子雲傳。子雲風神閑曠。而兄弟不睦。時論以此少之。虞悰傳。悰與人交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梁安成王秀傳。秀於帝布衣昆季。而小心畏敬。帝益以此賢之。楊公則傳。公則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夏侯夔傳。夔性豪侈。然愛好人士。賓客常滿座。時亦以此稱之。曹景宗傳。張敬兒誅。景宗遣人收葬其屍。鄉里以此義之。邵陵王綸傳。綸輕財愛士。士亦以此歸之。鄭紹叔傳。紹叔矜躁。然能傾心接物。士亦以此歸之。江革傳。革旁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王琳傳。琳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劉彥節傳。彥節保護其弟遐。不肯證其毒母之事。衆以此稱之。又彥節既貴。士子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聰識過人。一聞必記。人物以此益推服之。徐羨之傳。羨之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何敬容傳。敬容出宅。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荀伯子傳。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世人以此非之。庾仲容傳。仲容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江智深傳。智深承孝武深眷。未嘗有喜色。論者以此多之。沈攸之傳。攸之平尋陽。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江湛傳。湛在選職。頗刻覈。而公平無私。論者以此稱焉。此南史之複句也。魏廣陽王建傳。建愛敬人物。時人以此稱之。谷渾傳。渾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唐和傳。和決訟不加箠楚。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裴駿傳。駿子修。居喪以孝聞。二弟一妹。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時人

以此稱焉。宇文貴傳。貴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裴伯茂傳。伯茂與兄別居。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楊素傳。素貪財貨。議者以此鄙之。宇文深傳。深撫從弟神舉。神慶。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竇毅傳。毅雖任兼出納。未嘗有矜惰之容。時人以此稱焉。閻慶傳。宇文護之母。慶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武帝以此重之。韋孝寬傳。孝寬事兄嫂甚謹。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恤。朝野以此稱焉。韋叟傳。帝賜以縑帛。惟取一匹。帝以此益重之。梁椿傳。椿好儉素。不營資產。時論以此稱焉。唐永傳。永性清廉。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唐瑾傳。瑾振恤宗族。所留子孫者。並磽确之地。朝野以此稱之。張烈傳。烈遇儉歲。爲粥以餉飢人。鄉黨以此稱之。顏之推傳。好飲酒。多狂縱。時論以此少之。李業興傳。性躁隘。無儒者之風。時人以此惡之。柳昂傳。昂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豆盧寧傳。寧未有子。養弟之子勳爲嗣。已而生子讚。或請以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仍以勳嗣。時人以此多之。陸通傳。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楊勰傳。勰軍敗。遂就擄。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趙肅傳。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李彥傳。彥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宋懷傳。懷博學有才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辛術傳。術得法書名畫。以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襄城景王傳。襄城頗引文藝之士。當時以此稱之。段孝言傳。孝言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時論復以此多之。邢晏傳。晏爲其兄弟之子。皆乞官。而已子未從宦。時人以此多之。此北史之複句也。雖卷帙繁多。自不能無重疊。然亦何至累百其詞。略無變換。觀史記。漢書。隨筆成文。不拘

一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計矣。

南史敘事失檢處

南史敘事亦多失檢處。如江祐傳。既云明帝輔政。祐每說以君臣大義。是祐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胛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祕而不宣。祐勸出以示人。是祐又助逆之首也。庾域傳。既云域在巴西。魏軍圍之。域固守糧盡。將士皆齧草食土矣。下又云魏軍退。域上表賑貸。不待詔輒開倉。夫既有倉。則齧草食土時何以不濟飢軍。若謂無詔不敢開。則兵退後又何以不待詔而輒開也。蕭摩訶傳。賀若弼濟江。摩訶請於陳後主。出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至。摩訶請乘其未列擊之。後主又不許。及將戰。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是摩訶之矢志決戰可見矣。乃下云。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後摩訶被擒。又請於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許之。乃入見後主。俯伏流涕。由前而觀。摩訶請戰之意甚堅。何至臨陣中變。由後而觀。既以後主通其妻而無戰志。何又戀戀於後主而涕泣求見乎。蓋延壽好奇。凡有所聞事蹟。皆欲臚列傳中。遂不覺拉雜如此也。章昭達傳。既云昭達出征。廚傳飲食並同羣下。士以此附之。是昭達能與士卒同甘苦矣。下又云昭達出征。每飲食必盛設女妓。音律姿容。皆極其妙。雖臨敵。弗之廢也。豈妓樂佐食能盡供一

軍耶。陳書武帝紀。杜僧明等圍廣州。武帝率兵救廣州。賊衆大潰。僧明遂降。南史則云賊衆大潰。僧明後有功業。遂降。其意不過帶敘一語。謂僧明降後能立功耳。乃云僧明後有功業。遂降。成何語耶。豈僧明預知後有功業而降耶。此皆敘事之失檢也。

北史敘事失檢處

趙郡王元謨傳。既謂謨與爾朱榮爭莊帝遷洛事。榮怒曰。何關君事。且河陰誅殺大臣。君亦應在其內。謨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至以河陰之役來恐人。元謨宗室近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亦何損。是謨亦能執志抗暴者。乃傳末何以又云謨無才識。時人忽之耶。元遙討擒妖僧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其黨李歸伯。戮於都市。魏書所載甚明。北史則云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則似法慶一人既斬首。又戮都市矣。魏書安同傳。同被誣。太宗釋之。世祖監國。以同爲左輔。北史則但云羣臣請治同罪。世祖監國。以同爲左輔。則遣卻太宗釋之。竟似世祖遠羣議擢用矣。元嶷傳。城人王奉伯等煽逆。嶷出走。懸門發。斷嶷腰而出。詔尉景討平之。嶷乃復任。腰旣斷矣。尙能逃出復任耶。毛修之傳。修之從太武討和龍。宋故將朱修之亦從駕。謀欲爲逆。以告修之。不聽。乃止。修之遂奔馮宏。修之以軍功遷特進。奔馮宏者。朱修之也。遷特進者。毛修之也。名同則應以姓別之。而北史概書修之。使觀者何以辨別耶。陸倕傳。太武

征赫連昌。詔侯督軍備蠕蠕。與西平安頡攻尅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何以備北而尅南耶。魏書則備蠕蠕。後太武既還。侯又與頡南討。北史不析言之。遂致斯謬。刁雍傳。魏書謂劉裕微時爲刁暢所撻。既得政。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遂奔姚興。北史刪所匿二字。但云雍爲暢故吏。遂奔姚興。則似雍本暢之吏矣。且上既云先誅刁氏。是雍之逃。以誅刁氏而逃也。如北史所云。則似因爲暢吏。懼株累而逃矣。司馬消難尙齊神武女。後叛入魏。其妻亦隨行。北史本傳云。消難與公主不睦。公主嘗愬於文宣帝。是在齊時已不睦矣。下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則又似睦於前而隙於後。段韶傳。太和谷之戰。北齊書謂周人以步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卻。待其力疲。乃下馬擊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則云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卻。則上山者又是齊人矣。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李延壽作北史。自敘其家傳。載邢子才爲李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殮。衣無常主。易之而出。趙郡李榮來弔。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云云。然魏書李冲傳。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微。因冲寵遇。遂爲當世盛門。而情禮淺薄。期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乏。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則延壽自敘又未可深信。或李氏素以家風著。而魏收故誣蔑之耶。

南史編次失當處

始安王遙光之反也。劉諷、柳叔夜雖甘爲之死。終屬助逆。乃列之孝義傳。董僧慧以晉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奮身殉難。而孝義傳反無之。吉翰爲刺史。典籤欲活一囚。因翰八關齋日呈其事。以齋日不行刑也。翰明日謂典籤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籤殺之。特原此囚。夫囚果應死。不聽典籤可也。卽典籤欲執法出之。亦自有應得之罪。要不至於死。乃轉脫重囚。而殺籤帥。實爲輕重兩失。乃反以此事列翰於循吏之首。何其謬耶。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皆無志。故沈約宋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南北史亦但有紀傳、無表志。隋書諸志則兼載梁、陳、周、齊各朝制度。蓋唐初修梁、陳、周、齊、隋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以志。未免繁瑣。且各朝制度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周、齊但作紀傳。而志則總列之於隋書也。然旣曰隋書。而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是南北史之無志。旣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隋書各志移於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然則觀南北史者。當參觀隋志也。

陔餘叢考卷十

陽湖 趙翼 耘松

新舊唐書年號各有得失

各史遇一歲數改元之年。書法不一。有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而其下仍按月書明所改號於每月之下者。顧寧人謂司馬溫公通鑑。卽爲此例。非也。乃溫公仿宋子京新唐書。而新唐書又本之李延壽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歲數改元者。皆以下詔之日爲始。按月順書。如陳壽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約宋書。前廢帝卽位之次年。書改元永光。八月書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弑。明帝卽位。書改元泰始。劉昫舊唐書。中宗卽位正月。書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廢之。書改元文明。九月書改元光宅是也。此最爲得實。然亦有不明析者。卽如唐高宗顯慶六年三月改元龍朔。是年旣以六年書歲首。而三月以後卽爲龍朔元年。故次年歲首卽以二年起。竟似六年之後。繼以二年。幾令閱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書通鑑。以最後所改之號書於歲首。誠足以醒眉目矣。然又有窒礙而難行者。如宋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卽位。泰始也。若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則是歲卽應書泰始元年。

然其時廢帝尙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廢帝後改之景和。書於歲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後。則另書泰始元年。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南史又惧其如此。乃於泰始元年之下。書云是歲卽大明九年也。大明孝武年號止有八年。並無九年。南史卽欲醒眉目。只應書是年卽景和元年。乃虛架以大明九年之號。不亦誣乎。新唐書則并不嫌抹殺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卽如睿宗卽位之歲。五月以前。中宗神龍年號也。六月韋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則少帝號也。七月少帝被廢而睿宗立。始改元景雲。則景雲以前尙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盡行抹煞。而預書景雲於歲首乎。究不如舊史書法爲正。若恐所改年號不見歲首。如唐高宗顯慶、龍朔故事。本年旣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見年號。恐閱者疑誤。則不如每年歲首皆書年號。則斷不慮其替日矣。

按舊書又有自紊其例者。高宗開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順書之例。則歲首應書二年。開耀之二

年也。

至二月始書改元永淳。乃是年歲首不復書二年。而卽以永淳起。則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爲宏道元年。是夕帝崩。則宏道年號僅得一月。且已書於永淳二年內矣。而中宗紀又特書宏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又武后自載初元年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明年正月爲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起正月。次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卽爲歲終。故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卽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乃舊書萬歲登封二年尙未復唐制。卻

書十一月孫萬斬陷瀛州屬縣。而次年又書正月。不幾於以一月作兩月乎。昭宗乾寧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復。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天復。天復四年閏四月改元天祐。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天祐。不又自亂其例乎。新書書年號處亦有不明者。舊書武后長安年號。只有四年。其明年卽書神龍元年。以是年有張柬之等討亂。中宗復位。改元神龍也。此正合新書以最後所改號冠於歲首之例。乃新書於是年歲首反書長安五年。而中宗紀又特書神龍元年。豈非自亂其例。且亦以一年作兩年乎。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舊唐書書法多有不合於古者。史記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登極始稱帝。此古法也。舊唐書高祖本紀。高祖初爲唐王時。秦公世民改封趙公。乃書云徙封太宗爲趙國公。又高祖進位相國時。隋帝令其立四親廟。其時高祖尙未爲帝也。乃云立皇帝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此皆書法之失者。新唐書於秦公之改封。則書徙封秦公世民爲趙國公。於立廟則書高祖進位相國。立四親廟。又舊書敘高祖先世處。卽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永康。皇考昉。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陵曰興寧。先將武德登極追尊之號敘於此處。故於武德初難於再書。但云追諡妃竇氏。

爲太穆皇后。陵曰壽安而已。一似登極時祇追諡竇氏而不及祖考者。新書則敘先世處。但書祖考本官。而於高祖卽位後。乃書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竇氏。又舊書太宗未爲帝以前。於高祖本紀內卽稱太宗。固非及太宗爲帝後。則本紀內或稱帝。或稱上可矣。乃貞觀三年。又書夏四月。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皆非史法也。新書則高祖本紀內太宗皆稱名。太宗本紀內皆稱上。又高祖傳位後。太宗卽位於東宮顯德殿。高祖尙在太極殿。直至貞觀三年。始徙居於大安宮。乃舊書則於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傳位後卽云。尊帝爲太上皇。徙居宏義宮。改名大安宮。則似傳位之日卽徙宮矣。而太宗本紀內。貞觀三年。又書徙宮事。轉起人疑。新書則高祖本紀內敘明貞觀三年始徙宮。故於太宗貞觀三年書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事。自覺一覽瞭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宏之死。實武后殺之也。舊書但書皇太子宏薨。新書則書天后殺皇太子宏。舊書宏傳內亦不載被弑之事。但云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尋薨。新書宏傳明書之。舊書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成義爲恆王。隆基爲楚王。按成義等皆睿宗子。是時睿宗已立爲帝。則其子不應書王子。新書則云封皇帝子隆基爲楚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張柬之等起兵討亂。遷武后於上陽宮而奉以復位也。新唐書李多祚傳。敬暉等定計後。王同皎請太子至元武門。斬關入。乃舊書云。張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誅之。是日上傳皇帝位於皇太子。徙居上陽宮。竟似中宗之自能討亂。并傳位之出自武后矣。新書則書春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子。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於位。又開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竝廢爲庶人。舊書不言殺。則但似廢而已。

新書則書皆殺之。史思明既降，後至德三載。即乾元元年。四月復反，舊書不書，但於是年十二月書安慶緒被王師所圍，求援於思明，思明援之，復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嘗反，因慶緒求援而反者。新書則於是年夏四月先書史思明殺范陽節度副使烏承恩以反，而後書援慶緒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後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矯詔立之也。乃舊書文宗紀云：正月上不康，詔立親弟穎王灑爲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皇太子成美，復爲陳王，竟似出於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馬元贄，乘武宗不豫，立爲皇太叔也。舊書亦但云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卽位，竟似武宗憑几之詔矣。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實，元元實，矯詔所立也。舊書但云宣遺詔立爲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楊復恭，當僖宗既崩，率兵迎立之。舊書但云上暴疾，宣詔立弟壽王傑爲皇太弟，是夕帝崩，皇太弟卽位，則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等大事皆不據實直書，何以示懲戒耶。新書一一著之，此皆新書書法之過於舊書者也。然新書書法亦有可議者。舊書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新書不言秦王，但云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以是時秦王臥病，文靜主戰而敗故也。然軍令責在主帥，豈得委之偏佐乎。旣據實書偏佐主戰而敗矣，則偏佐之有功者，亦應據實書其姓氏，乃貞觀四年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擒頡利可汗，新書則書李靖俘頡利可汗以獻，而張寶相不書，以靖爲主帥故也。參之劉文靜書法，不幾自亂其例耶。又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魯炆與賊將武令珣戰，澠水敗績，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靈寶敗績，皆非與祿山戰也。而新書皆

書與祿山戰。至德元年房琯與賊將安守忠戰陳濤斜。敗績。新書亦書與祿山戰。賊將阿史那承慶破潁州。執太守薛愿。新書亦書祿山執薛愿。及郭子儀敗賊將崔乾祐於潼關。則又書崔乾祐而不書祿山。則新書書法亦未畫一也。又新書於致仕。丁憂。降黜。皆書曰罷。劉仁軌。許敬宗等致仕。皆書罷。房元齡以母憂去職。亦書罷。姚元之出爲刺史。亦書罷。武三思辭司空。武攸暨辭司徒。亦書罷。遂使善去者與降革無異。何其漫無分別耶。又房元齡以丁憂去職。未幾起復。舊書書法甚明。新書則於其丁憂也。但書房元齡罷。繼又書元齡起復。起復者。不終喪而授以官也。今但先書罷。則起復二字有何來歷耶。舊書神龍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率兵誅武三思。武崇訓。遂引兵自肅章門入。帝登元武樓。臨軒諭之。衆散去。遂殺多祚。重俊出奔。爲部下所殺。是誅三思。崇訓後乃敗也。新書但云皇太子以羽林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則似三思等未被殺者。此又新書過於好簡之過也。舊書元和五年。定州將楊伯玉爲亂。拘行軍司馬任迪簡。別將張佐元。殺伯玉。迪簡謀歸朝。三軍懼。乃殺佐元。是爲亂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書云。義武兵馬使張佐元反。伏誅。則竟似佐元爲亂首矣。新書張宏靖傳。劉總以所部內屬。詔以宏靖充盧龍節度使。宏靖至幽州。不能協軍情。爲所囚。數日。軍士稍悔。詣宏靖謝。願改心事之。宏靖不答。衆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爲留後。是軍吏之囚宏靖在先。立克融在後也。乃新書本紀書盧龍軍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宏靖以反。則又紀傳之自相牴牾也。又鎮州軍亂。節度使田宏正遇害。軍中推

牙將王廷湊爲留後。新書本紀書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宏正以反。蓋新書之意專歸罪於據位者。然首謀作難與乘機攘據。究屬有間。若一概書爲亂首。何以別於李茂勳等之逐帥竊據者耶。此又新書之錯誤也。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所斃。仙奇以淮西歸朝。詔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六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仙奇。自稱留後。詔卽以少誠知節度留後。乃舊書於少誠殺仙奇一事並不書。但云以淮西兵馬使吳少誠爲蔡州刺史。知節度留後。則仙奇何往耶。新書旣書吳少誠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稱留後矣。而於李希烈之死。但書李希烈伏誅。而不書仙奇殺之之事。則仙奇之爲節度。因何授耶。此則新舊書兩失之矣。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書主於詳明。新書主於簡括。卽如二十一帝紀。舊書幾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此其大較也。然舊書本紀。凡生殺予奪之事。皆略見其所由。而新書則必一一考之列傳。而後見。此亦兩書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卽以本紀觀之。舊書於太宗爲秦王時降薛仁杲。破宋金剛。走劉武周。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敗劉黑闥。皆詳敘其武功。正見太宗年少英武。算無遺策。新書乃各以數語括之。雖本紀體貴簡嚴。然登極後命將出師。皆有主帥任其功罪。自可於各列傳見之。未登極以前。身爲總帥。不詳敘於紀內。將敘於何處耶。前

史於漢高成臯、廣武之戰，光武昆陽、邯鄲之戰，未嘗不詳敘也。又舊書武德元年，追諡隋太上皇爲煬帝。此大事也。而新書不書。是年李密、舊將徐世勳以黎陽及河南十郡降，賜姓李氏。此爲世勳入唐之始。三年，秦王大破宋金剛，僞總管尉遲敬德降。此爲敬德入唐之始。新書亦不書。秦王擒竇建德，王世充獻俘京師，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新書但言建德伏誅，而流世充不書。貞觀四年，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新書但書破突厥而不書獲蕭后等事。是年，帝與羣臣論隋文帝疑羣臣不可信，故事多專決，朕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以一人之慮。惟當選天下之才，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於理也。舊書書之，正見太宗致治之本。新書亦不書。十六年，詔復隱王建成爲隱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爲巢刺王。此爲慙德之悔。是歲高麗大臣蓋蘇文弑其君高武。此爲征高麗之由。新書皆不書。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彠，葬其妻，令文武官及外命婦送至便橋。此見武后權寵漸盛。新書亦不書。儀鳳二年，遣高麗王藏爲朝鮮郡王，扶餘隆爲帶方郡王，各歸國安輯餘衆。此二人本高麗、百濟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還，遂世有其國，則亦一大事也。而新書不書。聖歷二年，初爲寵臣張易之、昌宗置控鶴府，尋改爲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倖臣之見於本紀始此。新書亦不書。中宗卽位在東都，神龍二年正月始，護武后靈駕還長安。新書亦不書。睿宗景雲元年，追廢章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此國法所當書者。新書不書。新書中宗紀謂帝崩由章后及安樂公主進敵，而安樂公主傳反不明書其事。元宗開元十三年，初置曠騎。此爲府兵變制之始。十七年

八月五日。上誕辰。百僚請以爲千秋節。此後世誕日置節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貢舉。遣禮部侍郎主之。此爲侍郎知貢舉之始。二十八年。以壽王妃楊氏爲女道士。號太真。此爲納楊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爲平盧軍節度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此爲寵任祿山之始。天寶九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載。祿山奏立功將士請超授告身。於是權將軍者五百餘人。中將者二千餘人。此見祿山權寵之極。十五載。肅宗卽位靈武。上皇在蜀。使韋見素。房瑁。崔渙。賚冊書及傳國璽至。此亦肅宗正位之大事。新書皆不書。至德二載。上皇還自蜀。肅宗奉迎。父子相見。臣民悲喜之狀。舊書最詳。新書盡刪之。此等事不於本紀詳敘。將於何處紀述耶。又通鑑肅宗借回紇兵收京師。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王帛子女歸回紇。及收長安。葉護欲如約。元帥廣平王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卽從命。百姓軍士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此正見代宗爲太子時能屈己爲民。有君人之量。宜於代宗紀內詳敘。而新書不載。代宗廣德二年。宰臣及內侍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希烈各僭號稱王。相連爲逆。此何等大事。而新書皆不書。此皆新書之過求簡淨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舊書本紀。穆宗以前尙稍存書法。穆宗以後竟似腐爛朝報。凡內而拾遺補闕。外而刺史觀察。其遷黜生卒。亦一一書之。眞不成史體。又如李紳。李德裕以吳湘獄坐貶。宣宗紀內敘此案幾三千字。尤屬蕪穢。新書懲其太煩。乃

別爲體例。只書宰相之除拜罷免。而方鎮惟軍亂易帥則書之。其他則否。是以紀載簡嚴。絕無冗沓。然其例亦有時而窒礙者。如文宗紀。太和元年。詔橫海節度烏重幸討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橫海節度使李寰討李同捷。蓋重幸卒。以官授李寰使討賊也。新書不載生卒。則一橫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觀者不幾瞽亂耶。宰相之除拜罷免。既在所必書矣。會昌元年二月。以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鄭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蔣伸、高璩、劉鄴、王鐸、崔彥昭等之入相。皆一概不書。則并自創之例亦更多刪削。未免太簡矣。至於各帝詔命及唐初九錫文、禪位詔。舊書一一載之。累幅不盡。新書盡從刪卻。一洗繁蕪。此則彷彿南北史體例。又不可以太略議之也。然舊書亦有失之略而新書補其所未及者。高祖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與劉文靜、裴寂定謀。後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晉陽宮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從。是太宗本謀不可沒也。觀劉文靜等傳可見。舊書於高祖、太宗本紀絕不敘及。新書獨詳之。舊書敘高祖起兵時。隋室大亂。但云是時羣盜蠭起。新書則歷敘劉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則見當時羣盜鼎沸。一則羣盜內魁傑者可量爲立傳。其餘則第見姓名於此。而可不必一一立傳。是雖繁而實簡也。舊書但以羣盜蠭起四字括之。而列傳中仍不爲一一立傳。則諸反者大半不見姓名。成何記載耶。又順宗嗣位不數月。卽傳位。臨御日淺。本無事可紀。而其爲太子時。身歷危疑。幾於廢黜。賴李泌調護得免。及沮婁延齡、張渠牟等入相之事。韓愈所謂天下陰受其福者。又德宗時宮市之弊最甚。順宗爲太子。欲諫之。王叔文曰。

恐有小人間之。謂殿下收羣情。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此亦見其留心時事。并樂聽諫言之德。又朱泚傳。泚圍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苦戰。賊乃敗。是順宗爲太子時。多有可紀。自應總敘以見其爲人。乃舊書並無一字。穆宗未爲太子時。吐突承璀欲立豐王。而母賤。不當立。乃立穆宗爲太子。憲宗崩。陳宏志殺承璀及暉。穆宗始卽位。舊書亦不載。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延載元年。又以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至令鳳閣侍郎李昭德爲長史。鸞臺侍郎蘇味道爲司馬。此見武后寵倖懷義之極。而舊書俱不書。天寶十四載。顏真卿起兵河北討安祿山。張巡起兵與賊戰雍邱。及永王璘反於丹徒。至德三載。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有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此亦皆當時大事。而舊書一概不書。此又舊書之疎略也。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武士護傳贊云。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是修史時未嘗無別擇。乃仍有全鈔舊文而未加勘訂者。如唐臨傳云。臨孫紹爲給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旣怒。乃坐紹於纊下。李邕遽請宣旨斬之。按先天乃睿宗年號。所謂今上。據新唐書則元宗事也。蓋元宗時方爲太子講武也。又徐有功傳云。有功沒後。中宗旣贈越州刺史。

今上踐祚。竇希城請以己官讓有功于倫。以報舊恩。澤王上金傳亦有今上字。皆謂元宗也。竇威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尙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其所謂今。亦謂開元時也。可見此四傳皆元宗時國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陳少游傳。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卽位。累加尙書。所謂上者。德宗也。曲環傳。環以戰功加特進太常卿。上初嗣位。土番入寇。環又破之。所謂上者。亦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時國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傳云。築定遠城。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五代修史時。定遠城久屬塞外。何云至今賴之。此亦必開元中國史原文也。又崔元翰傳。李沂公在滑臺。辟元翰爲從事。按史傳例。皆書名。豈有稱沂公者。此亦必崔氏誌傳原文也。

顧寧人謂舊唐書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以爲修史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國史原文。不及改訂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莊又謂此書修於後唐。後唐自以繼唐後。故以唐爲本朝。並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此亦曲爲之說。後唐時而猶以元宗德宗爲今上乎。此非國史原文乎。

舊唐書編訂之失

舊書列傳七十二卷。既有楊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楊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禮。乃一百二十七卷。又

有王求禮考其事蹟。實係一人兩見。並非兩人偶同姓名者。又列傳目錄。章安石下有章况。而傳中竟無况。章安石傳末謂其兄叔夏另有傳。然列傳中竟無章叔夏傳。編訂如此。則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張士貴。唐初功臣。乃編入高宗時諸將程務挺等傳內。元獻楊皇后在楊貴妃之前。乃編在貴妃後。此皆舊書之失當者。新書李渤、裴潏、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長慶時人。乃編在張柬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書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舊唐書無兵志。則有唐一代府兵曠騎等制。於何紀載。無選舉志。則明經進士諸科之沿革。於何稽考。列傳內無公主一門。則柴紹妻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謀變。於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緯、崔縉郎、柳璨等之奸邪。於何示誡。新唐書增其類。一一傳之。較爲詳備矣。舊書有志無表。新書增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舊書武后編入本紀。故皇后傳內不復立傳。新書則既有武后本紀。又有武后傳。或疑歐公作紀。宋公作傳。各不相謀。遂致重出。不知本紀專載改朔易號。用行政諸大事。而淫穢瑣屑之迹。本紀中既不便書。又不可全沒其實。是以紀傳兩存。觀傳中所敘。皆本紀所不書者。是不得謂歐、宋二公彼此不相參訂也。新書又增立藩鎮傳。使各鎮傳襲殺奪。展卷瞭如。

尤爲明晰。諸傳中又有各從其類較爲允當者。杜伏威、李子和舊書皆列羣雄中。子和附梁師都傳後。然伏威降唐。終於長安。子和雖僭號。及歸唐後。能以臣節終。至高宗時始致仕。則何得尙列羣雄內乎。新書改入唐臣列傳。當矣。武士護舊書列功臣內。按士護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並未與謀。又無戰功可紀。何得入功臣傳。新書改入外戚。楊國忠舊書在列傳。新書亦改入外戚。李湛爲李義府之子。義府諂附武后。而湛與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可謂能幹蠱者。舊書乃附於義府傳後。未免皂白不分。新書旣列義府於姦臣傳。而湛另附李多祚傳後。舊書以狄仁傑、王方慶、姚璿同傳。仁傑、方慶皆忠於唐。合傳固宜。璿不過醇謹。始終爲武后信任。何得並書。楊再思最諂武后。舊書乃與朱敬則等正人同傳。新書則改狄仁傑、朱敬則、郝處俊等同傳。而楊再思與竇懷貞、祝欽明等附武。韋者同傳。豆盧欽望舊書亦與朱敬則同傳。新書以其依阿取容。改與蘇味道同傳。舊書張說、郭元振同傳。新書以說與蘇頌同傳。以當日燕許並稱。故也。陳希烈舊附張說傳後。以說子均、埴俱降賊。希烈亦降賊。故連類書之。然此等奸徒與燕公名臣同傳。可乎。新書則以其附李林甫。乃與林甫同入姦臣傳。舊書張暉、王琚、王毛仲與李林甫、楊國忠同傳。按暉等三人皆盡心於元宗危難時者。何至與林甫等奸權同傳。新書改與劉幽求、陳元禮等同傳。王鉷本王方慶之孫。若依新書子孫附其祖後之例。則應附於方慶傳後。新書以其侮權致敗。另與楊慎矜等同傳。則又各以類相從。且鉷與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頊舊書在酷吏傳。新書以其能定來俊臣之死。及奏稱皇

太子爲元帥。應募者日數千人。又說張易之勸后召廬陵王。故改入列傳。與魏元同等同卷。孔穎達、顏師古、啖助、馬懷素、皆有功經史。舊書在列傳。新書改入儒學。李淳風精於術數。新書改入方伎。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益、李賀等皆以詞藻稱。別無事蹟可紀。新書改入文藝。符令奇爲田悅將。密諭其子璘歸朝。而身自被害。臨死罵悅不絕口。此真忠節最著者。舊書僅附其子璘傳後。新書改入忠節。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浮沈玩世。舊書附見高士廉傳。新書則另入隱逸。僕固懷恩、梁崇義、李懷光等顯爲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燭。舊書俱在列傳。新書俱改入叛臣傳。李錡舊書附李國貞傳後。新書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傳。舊書姚令言、張光晟、源休、喬琳、蔣鎮、洪經綸、彭偃七人皆入列傳。按此七人皆臣於朱泚者。泚以反逆。旣傳於末卷。此等從逆之徒。反入列傳。可乎。新書盡削之。而附於泚傳後。此皆新書之改正舊失。斟酌盡善。更無可議者。又有舊書有傳而新書刪之者。樂彥璋、趙仁本、趙道興、張光輔、劉從一、顧况、張敬則等。本無事實可紀也。祖孝孫事具樂志中。傅仁均事具歷法中。故亦不立傳也。有舊書無傳而新書增之者。如姜寶誼爲劉武周所執。逃歸。又從裴寂討宋金剛。被執不屈死。此豈得無傳。舊書乃不立。新書增之。昭宗母王氏雖所出甚微。然帝母也。豈得無傳。新書增之。并記其弟瓊除黔南節度。爲楊復恭沈於桔栢江之事。蕭穎士一代文儒。海內稱蕭夫子。外夷亦願請蕭夫子爲師。舊書乃無傳。僅於韋述傳後附數語。新書增入文藝傳。嗣襄王燭爲朱玫所立。僭僞位凡九月。始伏誅。此豈得不記載。乃舊書無傳。

新書則附於嗣襄王儂之後。此尤子京之考訂精博。固未可輕議也。

新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編訂亦有可議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支屬固屬燦然。然列傳中既有諸王傳。則其子孫已附於其祖之後。雖無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門數相如蕭氏、崔氏等。爲之疏其支派。尙屬有說。其一姓僅一相。而必爲之詳敘家世。不幾於代作族譜乎。若欲以見譜學之博。則又非可僅譜宰相而已。此歐公好博之過也。子京又別立蕃將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屬無謂。既立蕃將一門。則不論時代。凡蕃將皆入卷內。如尙可孤乃代宗、德宗時人。而與太宗、高宗時蕃將同卷。轉使觀者時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後。否則於其祖傳內書明某另有傳。而以其人別傳於各朝宰相內。自覺明晰。今乃併爲一卷。果何所取義耶。又卓行一門。尤屬蛇足。陽城爲諫議裂麻一事。足爲名臣。則入於列傳可矣。司空圖生逢末造。隱居卻聘。列之隱逸可矣。舊書以城入隱逸。圖入文苑。固非。新書別以卓行處之。亦甚無謂也。馬三寶舊書在柴紹傳末。新書改列裴寂等功臣傳內。然三寶本紹家奴。自應附紹傳爲是。苑君璋舊書在羣雄內。附於劉武周傳後。新書以其降唐。改入列傳。與羅藝等同卷。是矣。然高開道亦嘗降唐。封北平郡王。新書又列之羣雄內。何也。或以其既降又叛故耶。然羅藝降唐後仍以反誅。新書又編入列傳。亦不

畫一。賀知章以詩名。老始致仕。舊書列於文苑。當矣。新書乃入之隱逸。歐陽詢父子品雖正。然於經義無所發明。王紹宗亦但工書。孔若思亦祇多識古今。乃俱列之儒學。李百藥、令狐德棻、李延壽等皆精史學者。而不入文藝傳。晚唐詩人溫、李並稱。舊書俱入文苑。新書則專列商隱。而以廷筠附溫彥博傳後。以廷筠乃彥博裔孫也。然新書商隱傳又云商隱本李勣裔孫。則又何以不附勣傳後耶。按舊唐書勣子孫因敬業之亂誅殺殆盡貞元中有土蕃將徐舍人自言勣五世孫武后時其祖逃于蕃族屬已多不能歸然則勣子孫已無有在中國者新書謂商隱是其後亦恐未確且新書體例凡祖孫父子相繼有官者皆於其祖傳後牽連書之。如蕭瑀傳直至蕭遘等。杜如晦傳直至杜讓能等。劉政傳直至劉崇龜等。于志寧傳直至于琮等。溫彥博傳直至溫廷筠等。韓休傳直至韓洄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楊於陵及子嗣復。何以又不連傳而各分卷耶。李齊運亦宗室之後。新書以其因言利進。故不附其祖傳後。而另與白志貞等同傳。然此等非大奸大賢。何不附於祖傳後。不幾自亂其例耶。王瓌乃王方慶之裔孫。新書以其工諂媚。故亦不附於方慶傳。而與楊再思等同傳。然再思乃武后中宗時人。瓌則肅宗時爲相。以之同傳可乎。張易之、昌宗自應另立嬖倖傳。乃新書以之附張行成傳後。行成爲唐名臣。易之兄弟又非其子。不過族子耳。猥以相附。尤屬不倫。劉全諒本無可紀。本傳內不過數語。而其父客奴。當安祿山反時爲國立功。其事蹟見於全諒傳者數百言不止。則應立客奴傳。而以全諒附於後。乃新書反附客奴於全諒傳內。亦輕重倒置。既立藩鎮傳矣。則不必更爲區別。但相次爲傳。據事直書。而其人之賢否自見。乃田宏正、李洧、盡

忠王室。特摘出另編列傳。則其餘豈皆叛臣乎。劉濟恭順。不失臣節。且出兵助討。王承宗、劉總以盧龍歸朝。請天子置吏。欲革藩鎮世襲之弊。張仲武始終一節。爲國立功。王士真歲貢常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爲恭順。王元逵出兵助討劉稹。王景崇亦出兵助討龐勛、黃巢。皆有功。宏正既另入列傳。此等何以仍在藩鎮內乎。然猶曰身未離本鎮也。李載義歸朝後。又爲山南西道節度。何以仍列盧龍藩鎮內乎。程懷信之子權入朝後。又移邠寧節度。何以仍列橫海藩鎮內乎。李維簡斬關赴難。爲國純臣。何以仍附於李寶臣傳乎。此又新書之自亂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傳而新書傳之者。裴矩功績俱在隋朝。入唐則已老。無事可紀。隋書已有傳矣。新書何以又傳之。趙光逢爲朱梁相。光嗣爲後唐相。於唐室無事可繫。此聽其入五代史可矣。新書何以傳於趙隱之後。氏叔琮、朱友恭皆朱全忠之臣。來監於朝者。故歐公入之五代史。梁臣傳中。新書何以傳於柳璨傳後耶。又有應立傳而新書反不立者。薛懷義擅寵武后朝。威震天下。舊書列入外戚固非。新書以其無類可歸。遂不立傳。僅於武后傳內紀之。中宗四子。最幼者。殤。皇帝重茂。當韋庶人被誅。重茂尙在帝位。太平公主廢之。睿宗始立。此豈得無傳。新書缺之。舊書方技傳有僧元奘及神秀、惠能等。新書以其非藝術。遂刪之。竟使此數人不列於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獨不可入方技乎。况晉書佛圖澄、鳩摩羅什、曇霍等皆入藝術傳。豈非前史成例。而必去元奘等不入方技乎。又唐之末造。李茂貞稱兵犯闕。韓建邀駕臨幸。殺十六宅諸王。幾盡其事。在王室最有關係者。豈得無傳。乃新書

惟李克用敘入沙陀傳內。餘皆無之。豈以時涉五代。應入五代史耶。然同時楊行密、劉仁恭、羅紹威等。新書又傳之。何也。况氏叔琮等皆梁臣。尙入唐傳。茂貞等本唐臣。反不立傳乎。立叛臣傳是矣。然唐帥臣之叛者不少。如劉闢以反誅。僅附於韋臯傳後。劉展亦以反誅。亦不入叛臣傳。而陳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沒後尙贈太尉。董秦始終討賊立功。晚年始失身於朱泚。似亦可少追其罪。乃俱編入叛臣內。亦頗失當。黃巢未入仕。卽起兵反。與在官而叛逆者不同。宜別立流賊傳。乃與安祿山、朱泚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類。明史以李自成、張獻忠別爲流賊傳。覺斟酌盡善也。又龐勛之反。騷動半天下。凡二歲而滅。其後高仙芝、黃巢等繼之。唐之亡實始於此。宜與黃巢等同立一傳。乃僅附見於康承訓傳中。此亦新書之失檢也。

陔餘叢考卷十一

陽湖 趙翼 耘松

新唐書得史裁之正

吳縝糾繆謂新書多採唐人小說。但期博取。故所載或全篇乖悟。然李泌子繁。嘗爲泌著家傳十篇。新書泌傳雖採用之。而傳贊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實者著於傳。是新書未嘗不嚴於別擇。今按唐人小說所記軼事甚多。而新書初不濫收者。如王播傳不載其閣黎飯後鐘之事。杜牧傳不載其揚州狎遊。牛奇章遣人潛讒及湖州水嬉。綠樹成陰之事。溫廷筠傳不載其令狐綯問故事。答以出在南華。遂遭擯抑之事。李商隱傳不載其見擯於綯。因作詩謂郎君官貴。東閣難窺之事。此皆載詩話及北夢瑣言等書。膾炙人口。而新書一概不收。則其謹嚴可知。然此猶稗官也。劉秩爲房瑄所器。瑄出兵。嘗曰。賊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郭曖尙昇平公主。夫妻有違言。爲公主所訴。代宗慰郭子儀有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之語。此等事司馬溫公及范淳甫曾探入通鑑。則非謏聞可知。而新書秩傳。曖傳。公主傳俱不載。然此猶曰非舊書所有也。楊綰四歲時。坐客各舉一物以四聲呼之。綰指鐵燈樹呼曰。燈盞柄曲。錢起客湖湘間。遇鬼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句。後入試。用以押官韻。遂登第。傳孝忠善占星。姜師度喜穿漕渠。時人語。

曰孝忠兩眼看天。師度一心穿地。史思明攻太原。李光弼使人爲地道。突出擒賊。賊驚呼爲地藏菩薩。此皆舊書所載。新書以其稍涉於纖且俚。遂削而不書。則其立言有體。較之晉書。南北史專以新奇悅人耳目者。其卓識固不同矣。段秀實傳則采柳子厚所撰逸事狀以增之。魚朝恩傳則采蘇鶚杜陽雜編以增之。舊書良吏傳無韋丹。何易于。則采杜牧樊川集以補丹。采孫樵集以補易于。此豈得謂徒摭小說也。亦有瑣言碎事。舊書所無。而新書反增之者。如韋臯傳。李白爲蜀道難以譏嚴武。陸暢爲蜀道易以美臯。此亦見臯之能好士。李賀傳。韓愈。皇甫湜至其家。賀卽賦高軒過。及出遊得句。卽投古錦囊事。陳諫傳。嘗覽染署簿。悉能記其尺寸。賀與諫本文人。無他事蹟可紀。此正以見其才。非好奇也。

新唐書列傳隸事之當

舊唐書張柬之傳有柬之駁王元感三年喪當三十六月之論。全載其文。新書盡刪之。以柬之功在社稷。此論非所重也。而其論終不可廢。則反載於元感傳內。舊書李寶臣傳有田承嗣被討。私使人說李正己一段文字。按此事應詳於承嗣。正己傳內。寶臣傳何必詳敘。新書於寶臣傳但云承嗣以甘言紿正己。正己止屯。諸軍亦不敢進。又天子使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贖以百縑。希倩怒。投之地。寶臣慙。於是部將王武俊說寶臣私與承嗣通謀。此事自應載寶臣傳。乃舊書反詳於武俊傳。新書則寶臣傳詳之而略於

武俊傳又武俊後爲李維岳部將。時爲維岳所忌。乃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四人。此事自應入武俊傳。舊書武俊傳乃不敘。反敘於其子士真傳內。更覺無謂。新書改入武俊傳。此皆新書隸事之詳略得宜也。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謂憲宗卽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楊惠琳伏誅也。下云。又明年平蜀。則應是元和二年矣。然新舊唐書本紀及通鑑綱目皆書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十月劉闢伏誅。則平夏平蜀俱在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溪漫志指昌黎又明年句爲誤。新書吳元濟傳全載此碑。卻刪去明年平夏句。并刪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謂卽登極之明年也。尤可見其不苟下筆如此。

新唐書文筆

舊唐書列傳之文。高下不等。其簡當完善者。類多國史原文。如郭子儀傳。本裴珀所撰是也。一經修史諸人之手。輒蕪雜不倫。至有市井俗語。亦一概闖入。絕不檢點者。今略摘數條於此。如王武俊傳。武俊與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高尚傳。安祿山至東都。見官軍四集。懼而責尙曰。汝元向我道萬全。今四邊若此。向西至關。一步不通。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史思明傳。思明臨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此等語。直是戲曲中打諢。豈可施於文字。子京力矯其弊。寧簡毋冗。寧僻毋俗。於舊書各傳。無一篇不改竄易換。大約事多而文省。語短而意長。過舊書遠甚。一經對勘。優劣自見。其有彷彿古逼肖者。如劉濟傳。譚忠激濟伐王承

宗一段文字。絕似戰國策。劉總謀殺濟一段文字。又似左傳。至其用古語處。如敘戰功。則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禮。戰功曰多。及國語。董安于多是也。齊映傳。上令前馬傳詔旨。不曰馬前。而曰前馬。亦本之國語。勾踐爲夫差前馬是也。姦臣傳贊。三宰嘯凶。牝奪晨。皇甫將蕃黃屋奔。思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張表臣珊瑚。詩話謂七字韻語。非史裁所宜。不知此正用漢書。蒯伍。息夫躬傳贊之體。蓋蒯伍諸人。皆姦佞。故子京於姦臣傳。亦倣之。藩鎮傳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倣史遷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之例。可見前輩學有原本。下筆不苟。宜歐陽公服其用功深也。舊書紀傳後有論。尙仍四六體。惟順宗紀。則全用韓昌黎散文耳。且論後有贊。雖倣范史。究亦繁複。新書改四六爲古文。又刪除韻語。尤爲得體。張巡許遠同功共事。敘巡功則遠在其中。新書於巡傳。旣詳敘戰功。故遠傳不復複敘。但辨其身後被誣。而引昌黎之說。以明之。更見化裁之妙。朝野僉載。記李奮母事。有御史祿米不出腳錢之說。新書列女傳。記奮母事。則改腳錢曰車庸。王拱辰傳。又曰腳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鑑表度討蔡。臨行謂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新書則云。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較通鑑語。更爲簡勁。此可見其鍊字鍊句之工也。特其過求簡淨。有時或不免晦澁者。舊唐書武后閱駱賓王檄。至一抔之土。二句。嘆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書則述后語曰。宰相安得失此人。舊書楊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新書改爲師道妻異姓子。雖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爲易曉。况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書長孫稚傳。以後妻羅前夫

女妻陳興恩。則未爲無典也。而異姓子三字轉不典。通鑑董昌將僭號。謂人曰。讖云。兔子上金床。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新書改云。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卽位。語雖稍文。然不是武人語。且又遺卻卯時矣。又通鑑宦官楊復恭與假子守亮書曰。吾披荆榛立壽王。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新書改云。柰負心門生何。則更頹弱無味矣。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姜皎傳。舊書載元宗宣布其功之詔。係四六。乃唐時原文也。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則但摘其大意可矣。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繙譯者。薛登傳。舊書載其諫選舉一疏。新書既欲存之。則用其原疏可矣。乃通首全爲代作。如陳篤希恩奏記誓報等語。原本所無。憂憂獨造。取古人之意。自成一家言。此又從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又王璠傳。舊書璠爲中丞。與左僕射李絳相遇。不避道。絳上疏論之事。下兩省。兩省奏。元和中伊慎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論於禮甚當。是兩省因絳疏而有此議也。新書則竟以兩省所引韋謙事併入絳疏中。未免私智自用。且誣古人矣。至其造語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摘於左。太子瑛傳。李林甫數稱壽王美。以握妃意。據謂迎合也。時武 惠妃擅寵。壽王。其子也。林甫欲傾太子而立壽王。故云握也。 諸公主傳。懿宗女衛國公主卒。許羣臣祭以金貝火之。民取煨以汰寶。謂取灰鍊 祭之灰。汰其金也。柴紹傳。唐兵與桑顯和戰。紹繚其背。敗之。謂繞出賊後也。 苑君璋傳。衿肘變生。謂變起肘腋也。 李廻秀傳。撓意諧媚。謂曲意阿附也。 表矩傳。池酒林馘。即酒池肉林也。 宇文士及傳。通諄勤。即通殷勤也。 蕭瑀傳。亡不旋跬。即不旋踵也。

蕭廩傳。厲止夜行。即禁止夜行也。李嶠傳。無所嫁非。謂無所委配也。蘇頌傳。朝鼎夕砧。謂迅速伏誅也。張說傳。道暑。謂避暑也。祈陳哀到。謂陳情切至也。李甘傳。齧疽劓脰。謂孝子吮癰割股也。李朝傳。胖然無避屈。謂泰然無所顧也。裴胄傳。蔓劾峭詆。謂株蔓以劾且醜詆也。王翊傳。良金厚革。謂堅甲利兵也。康承訓傳。瘡痕士。謂創殘之兵也。孔巢父傳。鏟跡民伍。謂晦跡于編氓內也。藩鎮傳序。肱脾相依。李正己傳。輔牙相依。皆謂互爲唇齒也。李寶臣傳。嫁急熱爲表裏。言急難相救也。李載義傳。扶痕郵人。謂鞭責郵人成瘡也。李正己傳。矢液流離。謂洩溺俱下也。藩鎮傳贊。引妖就瞑。即謂即輿從味也。吳兢傳。不殊如帶。謂不絕如帶也。李光弼傳。握賊本根。謂拔其本根也。李嗣業傳。以長柯斧塔塔進。謂軍士列如塔競進也。通鑑云。軍士執長刀。如牆而進。馬璘傳。漂血丹渠。謂血流滿溝皆赤也。房瑄傳。十年不諧際人事。謂不交涉世務也。史思明傳。築城未竣。謂以泥塗壘也。此皆極意避俗。憂憂獨創者。未免好奇之過。然尙多新闢可喜。至其好用叵字代不可二字。如桑道茂傳。福壽叵涯。薛頤傳。卒叵之測。張巡傳。時人叵知。賈餗傳。叵耐何。安祿山傳。叵可忍。又承天皇帝傳。以沒奈何爲末耐何。李泌傳。以率爾爲帥爾。此則徒以新巧避陳俗。未免同卉犬篠騁之誚矣。子京於鄭餘慶傳。謂其奏議好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語。時人譏其不適時。何以子京明譏之而又自襲之也。舊唐書亦有濫語。如韋渠牟傳。朝士皆刈蹄甘亂。以附渠牟。

新唐書多迴護

新書於名臣完節者雖有小疵。而於本傳多削之。蓋亦爲賢者諱之意。如褚遂良惡劉洎。遂誣之至死。是

遂良生平第一罪過。乃本傳中絕不及。僅於傳贊中略見之。而詳其事於泊傳。遂良又於江夏王道宗有隙。誣其與房遺愛謀反。流象州。又嘗搆盧承慶。李乾祐。皆坐貶。及賤買中書譯語人地。爲韋思謙所劾。此皆遂良短處。新書各見於道宗。承慶。思謙等傳。而本傳不載。馬周初爲御史。韋挺爲大夫。不之禮。及周爲中書令。遂沮挺入相。又中挺運糧遼東事。見挺傳。而周傳不載。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證。將廷辨。說惶遽欲從。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測。吾將與子俱死。說乃以實對。元忠得免死。此事見吳兢。宋璟傳及通鑑。而說本傳但云張易之誣魏元忠。援說爲證。說廷對。謂元忠無不順語。忤后旨。流欽州。而絕不及宋璟邀說之事。張嘉貞與說同相。說惡之。因其弟嘉祐犯罪。忱嘉貞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事。見嘉貞傳。而說傳亦不載。張嘉貞爲定州刺史。立頌恒嶽廟中。有祈賽錢數十萬。嘉貞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事見舊書。而新書嘉貞傳亦不載。姚崇薦李乂。由黃門爲侍郎。外托引重。實去其糾駁之權。崇又以韓思復沮捕蝗事。出思復爲德州刺史。事見乂及思復傳。而崇傳不載。元宗欲相韓休。李林甫知之。遂薦休。休旣相。德林甫乃引林甫爲相。事見林甫傳。而休傳不載。通鑑郭子儀以副使張曇性剛。謂其輕己。聽吳曜之譖。奏誅之。田承嗣旣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去。而新書崔光遠傳。子儀與賊戰汲縣。光遠援之不力。及光遠守魏。與賊戰。子儀亦不救。故敗。此數事皆子儀短處。而子儀本傳不載。趙暉與陸贄同相。贄恃久在禁庭。以國政爲己任。乃徙暉門下侍郎。姜公輔奏德宗

云。竇參嘗語臣云。上怒臣未已。帝怒。乃殺參。時謂公輔所奏竇參語。得之贊云。參之死。贊有力焉。又贊素惡于公異。于邵等。既輔政。乃逐之。事見曠及公輔。公異等傳。舊書贊傳亦載之。而新書本傳不載。此皆欲以完節于其人。不忍累以白璧之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其於文士尤多所迴護。如王維傳不載其入侍太平公主。彈鬱輪袍。求及第之事。鄭虔污僞命。六等定罪。謫台州司戶。而虔傳末尙云終不臣賊。邵說奏德宗。自敘陷於史思明本末。蓋以雪其陷賊之醜。劉禹錫自作子劉子傳。敘其與王叔文相善。被貶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誤。柳宗元遺蕭俛。許孟容二書。亦以辨其被罪之由。舊書皆不載。新書一補之。全載其文。正所以代爲昭雪。舊書韓愈傳謂愈文之不當者。如柳宗元羅池神碑。李賀不應進士諱辨。及毛穎傳。近於譏戲。又當時以史筆推愈。及撰順宗實錄。敘事拙於取舍。爲當代所非。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愈增李漢。蔣係方在顯位。諸公難之。韋處厚獨別撰以進。新書於此段議論盡刪之。但云愈文與衍宏深。沛然有餘。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不及遠甚。而略無一語稍貶。蓋子京本文人。故有氣類之感。觀者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也。

新唐書多周旋

新唐書著其人之美於本傳而別見其疵於他傳。固不失隱揚之意。其有數人共一善事。而分隸數人。使

各得專其功。若不數傳參觀，則竟似一人獨爲之事，而與他人無與者。此雖善善欲長，究非信史也。吳縝糾繆已摘數條，如頡利之被擒也。李靖傳則以爲張寶相所擒。江夏王道宗傳則以爲道宗所執。一張昕之死也。高固傳則以爲固伺間斬之。楊朝晟傳則以爲朝晟父海賓所斬。一劉闢之叛也。杜黃裳傳則云惟黃裳固勸不赦。嚴綬傳又云綬以天子新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李吉甫傳又謂吉甫獨請無赦。縝所糾擿已略見一端矣。然不特此也。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殿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是元宗誅韋后時，惟頲一人執筆也。而劉幽求傳又云：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幽求手。李乂傳又云：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乂草定。則一事也。而係之三人，究未知何者爲是耶。按舊唐書幽求傳，元宗討韋庶人，是夜所下制書，皆出幽求，而頲傳並無誅韋時執筆之事。但云神龍中文誥皆出其手而已。然則頲草制敏速，本擅名一時，而誅韋之夕，實未當直。子京強以此事隸之耳。又通鑑，穆宗得風疾，裴度力請入見，并上疏請立太子。李逢吉進言曰：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度請速下詔，兩省官亦繼有疏。於是敬宗得立，是敬宗之立，度與逢吉及兩省官共成之也。亦見敬宗本紀。而裴度傳則云：穆宗風眩，度獨到內殿，求立太子，遂以景王爲嗣。則全以此事歸功於度矣。李逢吉傳又獨以此事歸於逢吉，而略不及度。則立敬宗究誰之力耶。朱泚之亂，德宗欲幸鳳翔而中止。蕭復傳則云：復謂上曰：鳳翔乃泚舊部曲，恐有同惡者，遂不往。未幾，其將李楚琳果亂，而姜公輔傳又謂帝欲赴鳳翔。

公輔謂鳳帥張鑑乃文吏軍且有變乃之奉天則德宗之舍鳳翔究何人勸止耶敬宗之崩也爲蘇佐明所弑劉克明矯詔立絳王悟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等迎立江王涵并討克明等斬之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門外廡是文宗之立全屬守澄等功度初不與知新書於文宗紀敘之略不及度而度本傳則云敬宗被弑度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又略不及守澄等則并與本紀自相牴牾矣蓋歐公作紀據事直書子京作傳以此事正當度作相時不得束手局外故以此歸之其實非當時寔事則轉不免阿好矣

舊唐書敘事疎誤處

劉禕之傳既敘其在武后時爲相竊味道每歸過於上禕之則引爲已咎以此獲后倚待矣下又云儀鳳中土番爲邊患高宗問計侍臣禕之獨勸持重養威以紓百姓之急是高宗時事反敘在後武后時事反敘在前不免倒置

韋安石傳既詳敘先世其子陟卽附於安石傳後則不必更述家世矣乃又云代爲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榮盛一傳中兩述先世何其不憚煩耶

張九齡傳元宗在東宮九齡拜校書郎時帝未親郊九齡乃上疏請郊按既云在東宮何以云帝未親郊

則所謂帝者。睿宗耶。元宗耶。新書云。元宗卽位未親郊。始明晰。

李巽傳既云。郎官來問疾。巽不言病。但與校書程課。其夕卽卒矣。下又云。元和四年四月卒。亦太重複。李嗣業傳既云。祿山反。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至鳳翔。謁見。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矣。下又云。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亦太複。

元載傳既云。收載時中人董秀。先杖死禁中矣。下又云。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以載之故。皆處極法。

李光弼傳。中潭之戰。既云。擒其大將徐璜玉。李授。周摯矣。其下懷州之拔。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則周摯一人不幾兩次被擒乎。

李正己傳既云。侯希逸母。卽正己姑也。則正己與希逸爲外兄弟可知。下又云。節度使侯希逸卽其外兄也。又云。正己卒。子納。擅總兵政。秘之數月。乃發喪。下又云。正己卒。納秘喪。總父政。仍爲亂。

呂誣傳。龐承鼎爲申泰芝所誣。誣令嚴郢鞠之。上疏論列。帝怒。流郢建州。承鼎竟得雪。按新書。帝不聽郢言。賜承鼎死。後泰芝以贓敗。承鼎乃得原。是承鼎被誣死而波及郢也。舊書乃不載承鼎之賜死。竟似承鼎脫然無事而郢獨被其累者。

新唐書敘事疎誤處

王雄誕傳。雄誕本杜伏威部將。雄誕擒李子通。降汪華。并以國家威德諭降。聞人遂安。皆在杜伏威降唐之後。故擒子通。卽送京師。其論聞人遂安。以國家威德。亦指唐家威德也。則雄誕傳應先敘明伏威降唐一語。乃見雄誕之盡力於唐。新書並不敘明。則所謂以國家威德。指伏威耶。指唐家耶。又於擒子通處。亦不言送京師。則似雄誕戰功全爲伏威出力矣。

襄邑王神符傳。新書旣從神符後增記其五世孫從晦矣。又從從晦追溯其祖模。殊顛倒失序。

徐圓朗傳。圓朗通劉世徹。時盛彥師方被擒。在圓朗所。恐圓朗與世徹合。則勢益張。乃以李密殺翟讓事阻圓朗。此正見彥師之忠於唐。新書旣爲彥師立傳。則此事應入彥師傳。乃反敘於圓朗傳中。而彥師傳不載。

狄仁傑傳。新書旣敘其對武后曰。匈奴犯邊。使三思募兵。無應者。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則此乃迎廬陵王後事也。乃傳內此事反敘在前。而迎還廬陵王反敘在後。

高適傳。適在哥舒翰所。因翰敗而逃。新書謂天子西幸。適走問道。及帝於河池。極言翰之忠義。是適未嘗在長安見帝也。乃上文先言翰敗。帝問策將安出。適以謁禁藏募兵爲對。則似翰敗後適已先見帝於朝矣。下文又何以云走問道。及帝於河池也。

王鎔傳。新書增鎔出兵助李克用討李存孝。存孝數出兵攻。溝壘不成。袁奉紹誑之曰。塹成晉王當反。諸

將非公敵也。乃不出攻。及塹成而存。困遂被縛。按此事本與鎔無涉。何必於鎔傳詳之。

新書張九齡傳。安祿山初爲張守珪裨將。以戰敗守珪。執送京師。九齡謂祿山有反相。請元宗誅之。元宗不聽。曰。君毋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是祿山被罪時。曾執送京師也。而祿山傳則但云。祿山盜羊被獲。張守珪欲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番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乃釋之。舊唐書安祿山傳亦同。則祿山之免死。即在守珪帳下。並無執送京師事也。而九齡傳何以云。按九齡進千秋金鏡錄表有云。開元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齡批張守珪軍令若行。安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而赦之。臣力爭。謂祿山有反相。上責臣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害忠良云云。及祿山反後。元宗思九齡先見。遣中使祭之。則其先執送京師。九齡請誅。自是寔事。而祿山傳誤也。

新書於僕固懷恩傳全敘其功。而不見悖逆之跡。竟似辛雲京。駱奉先激之使叛者。按通鑑等書。當懷恩破史朝義後。賊將田承嗣等皆捧馬足乞降。懷恩恐賊平寵衰。遂承制悉仍其原官。使統兵柄。由是河朔諸鎮終唐世爲患。綱目分注是時。薛嵩以相衛。洺邢降於李抱玉。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降於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已受代。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於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又舊書馬燧傳。懷恩送回紇歸國時。私與太原將李謁誠通謀。將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乃斬謁城。固城自守。然則懷恩之異心。早已有之。不待雲京等之激變也。

新書高仙芝傳。討小勃律會於土番之連雲堡。堡之南因山爲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娑勒川。川漲不得渡。仙芝殺馬以祭。遂渡而成列。日未中破之。李嗣業傳云。土番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仙之夜濟。及午破之。按仙芝傳所云。因山爲柵。城下據娑勒川。卽嗣業傳所云娑勒城。聯木作郭者也。而仙芝傳則云兵九千。嗣業傳則云兵十萬。

肅銑傳贊。唐初羣雄。惟銑最無罪。當趙郡王孝恭等圍城時。城尙未破。銑卽出降。以免生民塗炭。亦有何罪。而高祖殺之。此最失刑。乃新書銑傳贊。謂銑詭辨易窮。卒以誅死。高祖聖矣哉。此論亦甚不公矣。李淳風傳。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已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對曰。天命不可違也。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更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按是時武后已在宮中。而淳風之言果如此。是明指武姓之女之在宮者。太宗豈不覺悟而尙肯留之。若謂因淳風之言而不殺。太宗以李君羨小名五娘。封武連郡公。其屬邑皆有武字。恐其應謠。言女武王之語。遂因事誅之。是未嘗不欲除禍根者。何其果於除宮外之功臣。而昧於除宮內之侍妾也。此不過作傳者欲神奇其術而附會之。舊書既載其詳。新書亦全載之。何以無識若此。

陔餘叢考卷十二

陽湖 趙翼 耘松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撮於後

楊貴妃傳舊書不載其先爲壽王妃事但云武惠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楊元琰女有色乃召見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帝大悅云云新書補之謂帝令自出妃意巧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

舊書蓋國

史舊文·故有隱諱也。

憲宗郭皇后歷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爲太后及宣宗卽位宣宗母鄭氏本后侍婢有宿怨故宣宗奉后禮稍薄后鬱鬱不自聊登樓將自殞左右共持之乃免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是后之不得善其終也通鑑載之甚詳而舊書則謂宣宗繼統恩禮愈隆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是全沒其實矣新書詳載其暴崩之事較爲得實又后崩後太常王緯請合葬於憲宗陵宣宗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緯曰后乃憲宗東宮時元妃順宗子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事遂定此亦當時一大事乃舊書亦不載

武宗王賢妃舊書謂其事闕故不載然賢妃當武宗餌藥求長生而膚澤消槁妃獨憂之及武宗病亟妃

誓以身殉。帝崩遂自經。常時妬妃者。亦皆義其所爲。事見通鑑。則宋時尙有紀述於世。此雖小事。然舊書旣立傳。何得毫無事實耶。新書補之。亦見考據。

韓王元嘉傳。新書增武后詔諸宗室朝明堂。元嘉遣告諸王。謂大享後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於是瑯琊王冲卽發兵起。此亦武后朝一大事也。舊書不載。

蘇良嗣傳。良嗣爲相時。遇薛懷義於朝。頗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懷義曰。師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此亦見武后之淫毒。而仍能用正人。舊書乃不載。新書補之。

曹王明傳。其母本巢刺王妃。太宗欲立爲后。魏徵諫而止。此見太宗開國之初。內行有缺。其後唐家累以色荒。未必不由此。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懿德太子重潤傳。高宗立重潤爲皇太孫。裴敬彝、王方慶以爲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旣有皇太子。又立皇太孫。於古無例。此議足爲後世法。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狄仁傑傳。武后欲以武三思爲皇太子。仁傑力言人心未厭唐。匈奴犯邊。使三思募兵。踰月無應者。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后怒罷議。後又與王方慶因論雙陸。力言姑姪不如母子之親。以悟后。遂迎廬陵。此見仁傑之忠於唐。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王繹傳。李德裕稱王方慶繹卽爲相時。其子爲眉州刺史。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

子。今尚在遠。臣之子何敢相近。欲以感悟后。此亦見繚之忠於唐。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桓彥範傳。敬暉。桓彥範等斬張易之後。后令太子還宮。彥範曰。太子不可再歸。陛下應傳位。太后乃臥不復言。中宗由是復位。此廬陵復位時一大事。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姚崇傳。元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說。此乃相業之始。後來功勳俱自此立。舊書竟不載。新書補之。

宋璟傳。新書增郝靈佺出使。斬默啜首以獻。璟恐天子喜邊功。抑之不擢。此見璟之識大體。舊書不載。新書補之。良有意也。又增後來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論。未嘗不失聲太息。此尤見璟之生平。

李林甫傳。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構陷人。卽入而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則其家碎矣。又論諸言事者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料。一鳴卽斥矣。由是諫疏絕。此皆老奸稔惡之蹟。舊書不載。新書增之。按舊書謂林甫無文學。嘗讀杖杜爲杖杜。寫弄璋爲弄鑿。此等碎事。旣詳之。而偃月堂。立仗馬等事。反不載。何也。新書於杖杜。弄璋。反刪之。以所重不在此也。可謂得要矣。

劉晏傳。新書增其辭永王璘之官。璘反。時晏守餘杭。力拒之。及晏被籍後。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此有關晏之品行。舊書不載。

田神功傳。神功初受祿山僞官。後率衆歸朝。又以兵敗降於史思明。旣又自拔歸。舊書全不載。竟似未嘗失身於賊者。新書補之。

段秀實傳。新書增郭晞軍士縱暴。秀實斬十七人。及大將焦令詵責農租。秀實賣馬代償。令詵愧死二事。皆舊書所無。按此出柳宗元所記段太尉逸事狀。謂之逸事。必是國史所本無者。宗元蓋嘗見國史本傳。故另作狀以著之。由此以推。可見舊書全抄國史原本。新書則參考他書成之。亦見子京用功之深也。盧杞傳。杞以私憾陷顏真卿使於李希烈被害。又崔寧以播遷咎杞。杞卽誣寧反。帝殺之。此等事正見杞之好惡。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鄭注傳。中丞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注奏言。願入護喪。實欲俟羣閹送喪。以鎮兵。悉擒誅之。李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遂有甘露之變。此等大事。乃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夔王滋傳。昭宗命滋領侍衛諸軍。帝將幸太原。韓建邀次華州。惡諸王將兵。誣以他語。遂罷其兵柄。使歸十六宅。矯詔以兵圍而殺之。凡十一王。此何等事。舊書竟不載。新書書於此。

朱玫傳。宰相蕭遘密召玫迎帝。玫趨鳳翔。田令孜劫帝走。玫追不及。乃立襄王煊。此何等事。舊書不著其詳。新書補之。

仇士良傳。甘露變後。士良恣橫益甚。劉從諫以李訓所移誅宦官書騰於朝。請王涯等罪名。欲以死清君側。累指士良等罪惡。文宗倚其言。差自強。士良憤。文宗與訓注同謀。夜半命直學士崔慎由草廢立詔。引至帝所。面數帝過失。帝俛首而已。慎由以死自誓。士良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送慎由出。曰。毋泄。禍及

爾族慎由記其事藏篋中。將歿以授其子緇郎。故緇郎終與朱全忠盡誅宦官也。士良請老還第。中人送之。士良戒以事天子不可令閒暇觀書史。見儒臣但以聲色狗馬惑其心而已。此數事皆當時閣禍可垂戒後世者。舊書不載。新書增之。

田令孜傳。令孜擅權。所爲不法。拾遺侯昌蒙劾之。反賜死。黃巢之亂。令孜導帝幸蜀。賞勞不及黃頭軍。軍將變。帝與令孜保東城自守。拾遺孟昭圖上疏。宜與宰相羣臣共安危。令孜矯詔貶昭圖。使人沉之於江。楊復光之黨曹知愨遣人入長安攻賊營。帝將還。知愨擁衆散關。欲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忌之。密令王行瑜以兵襲殺其衆。令孜又募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此皆令孜罪。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來俊臣傳。俊臣子誣樊戩以謀反。誅戩子。訴闕下。不得奏。因自刎腹死。上巳日俊臣與其黨集龍門。題縉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中。昭德知之。乃令衛遂忠發其姦。言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衛謀反。方俊臣用事。託天官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武后詰之。對曰。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族。此皆見俊臣之惡。舊書不載。新書補。

顏泉明傳。顏杲卿之子泉明。先從杲卿討賊。杲卿敗。泉明客壽陽。史思明獲之。械送幽州。間關得免。後爲鄆令。遷彭州司馬。皆有善政。孤藐相從百口。飭粥不給。無愧嘆。此忠臣之後之能世其家者。舊書不載。新

書補之。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削之者今亦錄於後

和思趙皇后傳。舊書載其死後莫知瘞所。將招魂葬之。祔於中宗陵。彭景直上言。招魂非古法。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祿衣祔葬。按此可備變禮之用。宜存。新書不載。

順宗王皇后傳。舊書載后崩後公卿進諡。議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曰。曾子問。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故古者天子稱天以誅之。皇后之諡。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諡之。以爲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於郊。故天子諡成於郊。皇后諡成於廟。詔從之。又初稱諡曰莊憲王太后。禮儀使鄭綱引開元中昭成皇太后諡號之議。謂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義繫於子。今百司移牒。恐不合。除太字。至神主入廟。始當去之。此亦議禮故事。新書不載。

封常清傳。舊書載其臨刑時遺表全文。蓋以明其心跡。且著其枉也。新書節之。不過一二語。雖覺簡淨。殊少意味。

李嗣業傳。香積寺之戰。嗣業以長刀陷陣。固爲戰功第一。及收長安後。進取東都。新店之戰。王師又敗。郭子儀已爲賊兵所包。賴嗣業與回紇夾擊。賊始遁去。此亦嗣業大功也。舊書詳之。新書乃不錄。

渾瑊傳。舊書載瑊爲會盟使。與土番盟梨樹園。爲土番所劫之事甚詳。新書但云爲結贊所劫。副使以下皆陷。惟瑊得免。按梨樹園劫盟乃當時一大事。瑊爲會盟使。則此事不詳於瑊傳而詳於何處耶。新書蓋恐形瑊之失策。故略其詞耳。

李吉甫傳。舊書吉甫監修國史。上問時政記何事。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卽今起居舍人。右史記事。卽今起居郎。永徽中。宰相姚璿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此於朝制有關係。新書刪之。

張濬傳。濬建議討李克用。舊書全載克用訴表。正見濬之孟浪生事及克用之負氣不恭。新書盡刪之。豈爲濬諱耶。抑爲克用諱耶。

王處存傳。舊書黃巢據京師。處存選驍卒五千。以白縵爲號。夜入京。賊已遁。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劫掠。賊偵知之。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爲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爲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殺之。血流成渠。此亦一大事。新書不載。

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據通鑑綱目唐鑑貞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書稍爲訂正於後。

鄗國公薨。舊書在武德二年五月。新書在八月。按綱目。皇泰二年八月。唐鄗國公薨。隋之皇泰二年。卽唐高祖武德二年也。薨以八月。與新書同。

突厥殺劉武周。舊書在武德三年秋。新書在武德五年秋。按綱目。書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劉武周及金剛走死。在武德三年夏四月。而分注謂是時武周聞金剛敗。懼而走突厥。久之謀亡歸馬邑。事泄。爲突厥所殺。其曰久之。則原非一時之事。蓋武周之逃在三年。而被殺在五年也。

皇太子建成破劉黑闥。舊書在武德五年冬。新書在六年春。按綱目。武德五年冬。淮陽王道元擊黑闥。敗沒。十一月。始遣建成擊之。十二月。兵至昌樂。黑闥亡走。六年正月。諸葛德威擒黑闥以獻。斬之。是破黑闥在五年冬。斬黑闥在六年春。舊書并爲一時誤。

舊書元和四年十月立鄧王寧爲皇太子。大赦。新書立太子在是年閏三月。大赦在十月。按綱目。是年閏三月制。降繁囚。蠲租稅。此卽大赦也。是月又書立鄧王寧爲皇太子。是立太子在閏三月。與新書同。然綱目赦在前。立太子在後。非因立太子而赦也。三書俱不合。未知孰是。

李密致書唐公。欲自爲盟主。及唐公答書。僞相推奉之事。舊書敘在殺翟讓之後。新書敘在殺翟讓之前。按密自殺讓後。聲勢益盛。則致書高祖。應在此時。然通鑑綱目俱書此事在殺翟讓之前。蓋密自取興洛倉。讓推密稱魏公。則已爲羣雄中巨擘。而唐祖是時方起兵。勝敗未可知。故密以勢相凌。有自爲盟主之

意。唐祖亦僞相推奉以驕之。及密殺讓時。唐祖已取長安。密豈復敢以勢相凌也。閱綱目所書先後次第。自見舊書應誤。

舊書江夏王道宗傳。征高麗時。道宗與李靖同爲先鋒。新書則云與李勣同爲先鋒。按靖傳。征遼時。靖已老。太宗雖欲用之。以其老不果。而勣寔在行。則道宗所同李勣。非李靖也。舊書誤。

舊書魏元忠傳。元忠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其平敬業功。免死流配貴州。方臨刑時。則天先令傳聲。監刑者遽欲釋之。元忠曰。未知勅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勅。然後起謝。尋詔還爲御史中丞。又爲來俊臣。侯思止所陷。再流嶺南。新書則以此臨刑傳赦事。謂爲來俊臣所陷。而俊臣獄之前。先爲周興所陷。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俊臣獄之後。又爲侯思止所陷。仍貶於嶺南。是元忠凡三被流。周興獄一也。來俊臣獄二也。侯思止獄三也。舊書則僅周興一次。俊臣。思止并作一次。凡兩被流而已。然舊書又云前後三被流。則天問曰。卿何以累被得謫。然則元忠在武后時被流者。凡三。當以新書爲是。

舊書敬暉等誅張易之兄弟時。薛季昶勸并誅武三思等。暉與張柬之不肯。及三思附韋后得柄。柬之嘆曰。主上昔稱勇烈。吾留諸武。冀上自誅耳。是不誅諸武。由暉及柬之之誤也。新書敬暉及桓彥範傳。則謂季昶勸時。暉亦苦諫。而彥範不從。是暉亦欲誅諸武者。其誤乃由彥範也。又以留諸武待上自誅之語。爲彥範之言。今按通鑑。二張之誅也。季昶謂柬之。暉曰。二兇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

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是暉及東之皆不肯誅諸武。與舊書所記同。其留諸武待上自誅之語。亦以爲東之所言。然則當以舊書爲是。

舊書王同皎謀誅武三思。爲同謀。冉祖雍所告。乃被殺。新書謂宋之遜兄之問。嘗舍同謀張仲家。知其事。令之遜之子曇。密告三思。按通鑑。宋之問及弟之遜。乃密告三思。遂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據此。則告同皎者。出於之遜兄弟。况冉祖雍本黨於三思。在五狗之列。同皎豈肯與之同謀耶。當以新書爲是。

舊書謂王鉷權盛時。雖李林甫亦畏之。新書謂鉷雖得君。然畏林甫。謹事之。按舊書安祿山傳。李林甫爲相。朝臣莫敢抗禮。祿山來謁。不甚罄折。林甫召鉷。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乃悚息。是鉷之事。林甫固甚謹。舊書既詳其事於祿山傳。而鉷傳反云。林甫亦畏之。何耶。

舊書韋見素傳。祿山國忠爭寵時。見素無所是非。遂至凶逆犯順。不措一言。新書見素傳。則謂祿山請以番將三十二人代漢將。見素力言於帝。謂祿山反狀甚明。按綱目分注。是時見素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耶。見素極言反已有迹。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與新書同。當以新書爲是。

舊書安祿山傳。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天寶十二載。上令輔瑋琳覘之。得其厚賂。還盛稱其忠。國忠又云。

召必不至。乃召之。十三載。謁於華清宮。遂以爲左僕射。遣回。新書十三載。祿山來謁華清宮。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宰相。制未下。帝使輔璆琳賜大柑。因察之。璆琳得厚賂。還言無他。帝遂不召。據舊書則璆琳之遣在十二年。據新書則在十四年。今按通鑑綱目二書。十三載。祿山入朝。帝欲加以平章事。國忠謂祿山目不知書。乃以爲左僕射。十四載。國忠又請除祿山平章事。召入朝。而以賈循等分領祿山所部。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璆琳覘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曰。祿山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勿憂也。乃止。正與新書同。當以新書爲是。

貞元三年。射生將韓欽緒等與妖僧李廣宏謀反。舊書本紀謂欽緒以游瓌子特赦之。新書本紀則云韓欽緒伏誅。按舊書游瓌傳。謂李廣宏謀反事發。德宗命內官捕其黨與斬之。而不明言欽緒之或殺或赦。新書游瓌傳。欽緒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并執欽緒二子送京師。帝赦之。旣曰捕斬以狀示游瓌矣。則欽緒已被斬可知也。况游瓌懼誅。并以欽緒之子送京師。敢匿欽緒乎。通鑑欽緒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即廣宏等皆腰斬。是欽緒之伏誅。通鑑與新書皆同。舊書所謂赦之者。蓋誤以赦欽緒之子爲赦欽緒耳。

魚朝恩之死。舊書上罷朝恩觀軍容使。會寒食入宴。有詔留之。朝恩懼。言顛逆。上亦不之責。是日還第。自經死。新書則云。宴罷朝恩將還營。有詔留之。帝責其異圖。命左右擒縊殺之。外無知者。明日下午詔罷其觀。

軍容使。外人皆言既奉詔乃自縊云。綱目所書亦與新書合。則舊書所謂罷官後自縊死者非也。蓋唐時國史本諱之。舊書但仍其舊。不暇改訂耳。

舊書第五琦傳。賀蘭進明遣琦奏事蜀中。元宗大喜。卽命爲江淮租庸使。新書琦傳謂肅宗在彭原。琦奏事訖。卽言當今急務在財用。帝乃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據舊書則元宗所命也。據新書則肅宗所命也。按通鑑。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爲租庸使。綱目亦書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冊寶傳位肅宗之前。然則琦之爲租庸使。尙是元宗所命也。當以舊書爲是。

新書李泌傳。德宗謂泌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殊不知。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舊書杞及李勉傳。則俱以此語爲勉之言。而泌傳不載。按通鑑及綱目。德宗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其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尙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與新書同。舊書謂李勉者。應誤。

舊書本紀。貞元元年正月。始聞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追贈司徒。諡文忠。新書本紀則書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殺宣慰使顏真卿。據舊書。是年正月。已聞真卿被害。則被害時尙在前也。據新書。則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綱目。興元元年八月。真卿爲希烈所殺。貞元元年正月。贈真卿司徒。諡文忠。是真卿被害於興

元元年八月贈諡於次年正月與舊書同新書蓋誤以上年八月爲是年八月耳。

舊書武宗會昌元年九月幽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爲留後八月雄武軍使張絳奏行泰慘虐不可爲帥請以本鎮軍討之許之遂誅行泰詔以絳知兵馬使明年二月令知留後事仍賜名仲武是張仲武卽張絳也新書則云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留後閏月軍將張絳殺行泰自稱留後十月軍亂逐絳雄武軍使張仲武入於幽州則仲武與絳截然兩人也按藩鎮傳行泰邀節度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求帥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又通鑑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後務旣而復亂殺行泰立張絳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吏奉表李德裕以爲其辭理較順可許乃詔以仲武爲留後是通鑑所紀與新書合仲武與絳明係兩人舊書謂絳卽賜名仲武者誤舊書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節度使周繚卒軍中立牙將張允仲爲留後新書則云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牙將張允仲自稱留後攷之藩鎮傳亦云張仲武卒子直方襲留後慮其下爲變逃奔京師軍中推張允仲爲留後是允仲之前卽直方而無所謂周繚者然舊書張允仲傳大中四年戎帥周繚薨疾表允仲爲留後則允仲之留後得之周繚而非接自直方顯然明白又通鑑云盧龍節度使周繚薨軍中表請張允仲爲留後則與舊書相合是允仲之前有周繚新書謂直方後允仲卽爲留後者誤舊書鄭畋傳畋鎮鳳翔抗黃巢會臥病以地當賊衝宜用武將乃薦李昌言自代而身自赴行在新書則

云。改在軍府。司馬李昌言襲之。改好語曰。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則守此可矣。乃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是改之去。寔昌言逐之也。綱目分注亦謂昌言在興平。因犒賞稍薄。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改登城好語之。乃委以留務。卽日西赴行在。與新書所記同。舊書誤。

舊書本紀。寶應元年冬。賊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來獻。請降。朝義傳亦云。朝義走幽州。賊帥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來降。梟首至闕下。新書本紀則云。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朝義傳亦云。朝義先奔莫州。田承嗣給令還幽州。以懷仙兵來再戰。朝義遂出。而承嗣卽以城降官軍。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不納。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至幽州。自縊死。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據此。則朝義先至莫州。後又至幽州。縊死。非被擒於莫州也。綱目書此事云。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朝義。傳首京師。分注亦云。朝義屢敗。田承嗣說令往幽州起兵。朝義旣出。承嗣卽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降。朝義至。不得入。乃東奔欲入契丹。懷仙遣兵追之。朝義乃自縊。懷仙斬首以獻。所記雖與新書小異。然其爲至幽州自縊則同。非擒於莫州也。當以新書爲據。

舊書楊復光傳。黃巢犯江西。復光遣吳彥宏諭降之。巢卽令尙君長奉表歸國。宋威害其功。擊之。巢怒。復亂。朝廷誅尙君長。新書復光傳則云。宋威擊王仙芝。復光遣使約賊降。仙芝遣尙君長如約。威疾其功。密請誅之。故仙芝怨。復叛。黃巢傳亦云。復光遣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遣蔡溫球、楚彥威、尙君長來降。威陽

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乃斬君長。仙芝怒。還攻洪州。據舊書則遣尙君長者。黃巢也。新書則王仙芝也。按綱目明書乾符四年冬。王仙芝遣尙君長請降。宋威執以獻。斬之。而三年之冬分注謂仙芝攻斬州。刺史裴渥許爲奏官。授以左神策軍押牙。仙芝喜甚。黃巢大怒。謂仙芝獨取官去。使此五千餘衆將安歸。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軍二千餘人從仙芝及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是斬州分兵之後。君長常隨仙芝。不復在巢所也。然則遣君長降者。乃仙芝。非巢也。當以新書爲是。

新書沙陀傳。天復元年。李克用爲汴兵所敗。朱友寧長驅圍太原。克用與李嗣昭、周德威謀奔雲中。李存信謂不如奔北番。國昌妻劉語克用曰。王嘗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柰何効之。克用悟乃止。據此則勸止克用者。國昌妻也。國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唐家人傳云。克用正室劉夫人。明敏多智略。當存信勸走入北番時。夫人曰。存信牧羊兒。安足計成敗。公常笑王行瑜棄邠州。爲人所擒。今乃自爲此乎。則劉夫人乃克用妻也。通鑑及北夢瑣言亦謂克用妻劉夫人勸克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無子。姬曹氏生存。夫人待曹加厚。是劉夫人之爲克用妻也明矣。乃新書以爲國昌妻。不知何據。又通鑑謂是時克用甚懼。嗣昭、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傳亦云。存信勸奔雲州。嗣昭力爭。以爲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舊書謂與二人謀奔雲州。亦誤。

舊書朱瑄傳。汴師來攻。瑄與妻出奔。爲野人所害。傳首汴州。妻至汴爲尼。新書瑄出奔。野人執以獻。朱全

忠斬之而納其妻。綱目分注又謂瑄棄城走，野人執以獻，其弟朱瑾時守兗州，留其將康懷貞守城，自出掠糧以給軍。全忠遣將襲兗州，獲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納瑾妻還，張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竟軻與司空約爲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奴辱於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斬瑄。五代史梁家人傳：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張后見瑾妻云云。與綱目同。太祖乃送瑾妻爲尼，后常給其衣食，合二書以觀，則全忠所納者瑾妻而非瑄妻也。舊書謂瑄妻至汴爲尼，新書謂全忠斬瑄而納其妻，則皆謂瑄妻也。獨是五代史本歐公所作，唐書亦歐公總裁，何以並不參訂耶？又按五代史瑾傳：瑾歸淮南後，以殺徐知訓被族，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此蓋逃奔江南後再娶之妻也。北夢瑣言亦以爲瑾妻。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誤

南詔傳：楊國忠當國，使李宓將兵十萬擊南詔，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按南詔雖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陸路，初不渡此也。又云元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銅柱在林邑國，相距七八千里。南詔安得有之？此皆傳聞之誤。蓋宋時南詔已不入版圖，故子京無從考訂耳。

順宗諸子傳

舊書冀王綵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綺本名潛。初封德陽郡王。福王綰本名浥。初封河東郡王。新書則綵本名潛。初封岐陽郡王。綺本名浥。初封河東郡王。

陔餘叢考卷十三

陽湖 趙翼 耘松

五代史

宋金時五代史尙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詔削薛史專用歐史事見章宗本紀今歐史列於正史自章宗始也書法嚴潔固爲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爲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爲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爲北京留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於唐臣傳又不入於死節傳亦屬疎漏朱溫之篡也唐相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况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累日此事唐書雖不載而通鑑載之甚詳則應是宋初共見共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迴護又袁文瓚牖聞評云南唐李後主旣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多有可議者

宋遼金三史

宋、遼、金三史總裁官皆列脫脫銜。以脫脫乃都總裁也。其餘則鐵陸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巖、歐陽元四人皆總裁三史。呂思誠則第總裁遼史，而二史不與。揭傒斯則總裁遼金二史，而宋史不與。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則總裁宋金二史，而遼史不與。今三史卷首具載，可考也。續綱目乃但記鐵陸爾達世等四人，而思誠、好文等不載，未免疎漏。又元史阿魯圖傳，修三史皆爲總裁官，則阿魯圖亦總裁也。今宋史卷首進表尙係阿魯圖，而三史所列總裁銜名不載，而另列爲領三史，蓋其官位又在都總裁之上也。至纂修諸人，三史各有專官，不相撓越。遼史四人，則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曷、陳繹曾也。金史六人，沙剌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三人，則韓玉倫徒、秦不華、杜秉彝、宋駿、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國、馮福可、趙中翰、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吳當、危素也。卷帙繁多，時日亦極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卽告成，以如許卷帙，成於二三年之間，宜其疎漏蕪雜。且纂修諸人各修一史，不暇彙集三朝，參互考訂，故凡南北交涉之事，一經勘對，輒見牴牾。今姑摘數條於後，略可見當日漫無訂正也。

明臣柯維騏以宋、遼、金三史合爲一書，以遼、金附宋而列二王於本紀，義例甚嚴。閱二十年始成書，名曰宋史新編。見明史本傳。又周叙以宋、遼、金三史

體例未當，欲重修之。正統中請於朝，詔許自撰，數年未及成而卒。

遼宋二史相合處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爲遼景宗乾亨元年。是時宋征北漢。遼救之。宋史是歲三月郭進大破契丹兵於關南。遼史是歲三月耶律緒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敵烈及節度使都敏皮室詳穩唐筈皆死之。此卽郭進關南戰勝之事。劉繼光降。六月太宗乘勝自將伐契丹。宋史謂帝次幽州城南。契丹軍城北。帝率衆擊走之。七月帝率諸軍及契丹大戰於高梁河。敗績。遼史謂六月宋主來侵。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戰於沙河。不利。契丹軍之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戰高梁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此卽宋史高梁河戰於滿城。敗績。宋史十一月關南言破契丹。斬首萬級。此蓋卽匡嗣敗績之事。惟月日稍差。遼史是歲十月韓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宋史十一月關南言破契丹。斬首萬級。此蓋卽匡嗣敗績之事。惟月日稍差。宋史太平興國五年諸軍與契丹戰於莫州。敗績。遼史休哥敗宋兵於瓦橋關。守將張師出戰。休哥奮擊敗之。宋兵又陣于水南。休哥涉水擊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此卽宋史莫州戰事。遼史統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次瀛州。擒其將康昭裔。次遂城。殺宋兵殆盡。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此事相合。惟遼史統和二十一年四月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於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來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繼忠陷於敵。以上數事。二史皆相合。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宋史太平興國四年取燕。敗還之後。七月劉廷翰及契丹戰於遂城西。大敗之。斬首三百級。遼史不載此事。而云十月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宋史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潘美敗契丹兵於鴈門。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十一月關南與契丹戰。大敗之。此事遼史俱不載。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襲營。蕭幹等戰退之。遼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將南伐。至滿城。不利。太尉奚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爲敵軍所圍。斜軫救出之。而宋史是年不載此事。但有五月崔彥進敗契丹於唐興。潘美敗契丹於鴈門。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鎮定都部署言敗契丹兵於廉良路。殺獲甚衆。十二月冀州言敗契丹兵於城南。殺千餘人。契丹又攻威虜軍。本軍擊敗之。殺其酋帥。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斬首萬餘級。此事遼史皆不載。宋史咸平四年十月張斌奏破契丹兵於長城口。十一月王顯奏破契丹兵。殺二萬人。獲統軍鐵林等。是歲遼統和十九年。並不載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關來侵。招古擊敗之。遼史統和二十年四月太保達里底敗宋兵於梁門。蕭撻凜破宋兵於秦州。而宋史咸平五年並無交兵之事。但有契丹大林砦王昭敏來降。歷觀數事。宋之勝也。遼不言敗。遼之勝也。宋亦不言敗。彼此各誇其功。而諱其辱。蓋國史本如此。至如景德元年澶淵之戰。宋史則有威虜軍大破契丹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於

唐河擊其游騎。石普、高繼祖擊敗契丹數萬騎于岢嵐軍。契丹攻瀛州。李延渥敗之。殺傷十餘萬。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帥撻覽耀兵出陣。中伏弩死。而遼史是年則云與宋兵戰於唐興。大敗之。蕭撻凜與宋兵戰。遂城。大敗之。攻瀛州不克。耶律課里遇宋兵於洺州。敗之。蕭排押獲宋田逢吉、郭守榮等。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二史所記一時之事。惟撻凜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戰。宋史謂殺傷十餘萬。遼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餘則各言勝而不言敗。此皆修史者僅據國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參訂故也。

又如遣使議和一事。宋史謂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書來講和。遼史謂景宗保寧六年三月宋遣使來講和。則未知孰先遣使也。又遼史聖宗統和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許。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許。而宋史淳化五年並無遣使講和之事。至澶淵之盟。遼史謂宋遣使遣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聖宗詔繼忠與使者會。許和。宋乃遣曹利用來。卽遣韓杞持書報聘。而宋史則謂契丹駐陽城。因王繼忠致書於莫州。繼忠又馳奏謂契丹請和。乃使曹利用往議。契丹卽遣韓杞來。則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戰則諱言敗。請和則諱言先。兩朝脩國史時。固已各自爭雄如此耳。其列傳內更有不合者。宋史尹繼倫傳。契丹入寇。李繼隆以兵萬餘護輜重赴威虜軍。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數萬騎將邀於路。遇繼倫。不願而去。繼倫曰。寇以我兵少。蔑視我耳。彼若撻。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於我。無遺類矣。今當卷甲疾趨。出其不意。乃命啣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與繼隆對陣未戰。繼倫從後急

擊殺其皮室一人。衆驚潰于越方食。乘善馬先遁。衆大潰。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號。其時爲于越者乃休哥也。而遼史休哥傳並不言徐河敗績之事。宋史富弼傳。弼在契丹議歲幣。遼主欲用獻字。否則用納字。弼執不可。遼使劉六符等來。宋竟以納字與之。是宋之輸歲幣。僅言納也。遼史本紀及劉六符。耶律仁先傳。則謂六符等至宋。定歲幣進貢名。宋從之。歲幣稱貢。則宋竟用貢字矣。此又其各自諱敗稱雄者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一蕭撻凜也。遼史作蕭撻凜。宋史則曰撻覽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繼倫傳則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軍四五里。則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傳聞之訛。而不暇審訂者也。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遼天祚帝與金人交兵及議和等事。遼金二史所載尙多相合。如遼之天慶五年。爲金收國元年。黃龍府及護步答岡之戰。六年。蒺藜山之戰。八年。九年。與金議和。往還封冊之事。保大元年。余覲叛降金。二年。遼主出奔。邪律淳。僭位於燕。病死。其妻赴天德軍。金主入燕。以及保大五年。遼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槩俱相合。惟遼史天慶四年。本紀云。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服。遣撒改討之。阿疎弟狄保來告。詔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阿疎。遼遣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

若還阿疎朝貢如舊。不然。城未已也。乃起兵攻寧江州。遼使高仙壽、蕭奉先討之。爲所敗。又以蕭嗣先、撻不也發契丹奚軍及禁兵討之。女直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大潰。金史太祖即阿骨打遣習古迺、銀朮可等往遼索阿疎。習古迺等還。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太祖遂起意伐遼。備衝要。建城堡。遼遣阿息保來詰。太祖曰。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始爲備。命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乃號令諸部得二千五百人。進次寧江州。大敗遼師。十一月。遼蕭乂里及撻不野將步騎十萬至鴨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卽遼史天慶四年事也。然遼史謂天祚帝乾統元年阿骨打襲節度使。則至是時已閱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係於阿骨打襲位之二年。竟抹卻中間一十二年。蓋金史世紀尙未編年。但總敘起事之由。遂不暇查核年歲。致有此誤也。又遼史天祚帝天慶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遇頭魚宴。酒酣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將爲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禮。且容之。阿骨打疑懼。遂稱兵。先併附近部族。擄趙三等家屬。趙三訴之。奉先仍作常事以聞。後數召阿骨打。稱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五百騎至咸州。與趙三等面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遣人訴於上。謂咸州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而金史世紀內不載此事。蓋金源修國史時。已自爲諱耳。又金史寧江州戰勝後。羣臣皆勸進。明年正月。太祖遂卽皇帝位。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則遼天慶五年事。

也。而遼史是年不書。直至天慶七年。本紀內始稱是歲阿骨打用楊朴策。卽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則竟將金主建國之事。移下二年矣。金主天輔七年爲遼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崩于部堵濼。而遼史是年不書。乃于保大四年八月。書金主阿骨打死。是又移下一年矣。豈編訂者誤算年分耶。至如遼史張鼓據平州。金史作張覺。蓋鼓與覺音相近之故。遼史保大二年。遷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天慶六年。據東京。已爲金將撻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時又降。遼史誤也。當以金史爲正。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兩朝本紀參考。大槩多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使女真。約夾攻遼。以兩國年號核算。是年爲金天輔二年。乃金史天輔元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二年正月。使散覲如宋報聘。則馬政至金。反在前。而宋遣馬政反在後矣。宋宣和元年爲金天輔三年。宋史是年金使李善慶來。而金史是年使人無李善慶。但有李董。辭列曷魯等。宋史則李董等來聘。又係之於宣和二年。歷觀此數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後一年。卽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會七年五月。拔離速襲宋主於揚州。按宋史是年爲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長。高宗在揚州。卽赴杭州。金人遂焚揚州。三月。高宗遭苗劉之亂。四月反正。五月復幸建康。若五月拔離速來襲揚州。高宗豈敢冒

險前進乎。當以宋史爲正。金史蓋誤以三月之事爲五月也。王倫爲宋使。被殺于金。則宋史宜立傳。而金史不必立。宇文虛中使金。被留。旣而仕於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內郡公。則金史宜立傳。而宋史不必立。乃宋史則傳倫。而并傳虛中。金史則傳虛中。而并傳倫。均失之矣。韓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謂宗弼與張浚戰富平。宗弼陷重圍。韓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創。力戰。宗弼得潰圍出。則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吳玠傳。則係之於仙人關之戰。謂玠與弟璘力戰。敗金兵。射韓常中目。則又屬紹興四年事矣。至如黃天蕩之戰。金史謂撻懶在濰州。遣移刺古來援。而宋史韓世忠傳。則謂撻辣使孛堇太一來援。宋史建炎二年。金帥窩里溫陷濰州。金史則云闍母克濰州。則南北傳聞之誤。又不必深論矣。

宋遼金史舊本

脫脫等修史時。原有舊日史稿。諸臣不過仍其文。而稍爲編次耳。按元史。伯顏旣克臨安。董文炳主留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乃悉收之。及諸記注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中統三年。又詔史天澤同鑄監修。而宋史道學傳序云。舊史以邵雍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外國傳序云。前宋史有女直傳。今旣作金史。義當削之。此可見三史舊本也。按阿魯圖等進宋史表云。世

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祕府。旣編戡定之勳。尋奉纂修之旨。進金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輯金事於後。脫脫等進遼史表云。國旣邱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詞乏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世祖皇帝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因循有待。益見宋、金二史本取自宋、金兩朝。元世祖時已嘗修輯。惟遼代國史已失其本。故所記載最爲簡略。然曰世祖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則世祖時蓋亦有成緒也。惟三史皆有舊本。是以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皐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潁、陳、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董先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城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其衆降。又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金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按此乃總敘岳飛之功。非敘皐功也。而在皐傳末。可見舊史本以皐傳附飛傳之末。故於皐傳末復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獄死。今乃以皐傳另爲一卷。而皐傳末卻仍舊文。又未將此總敘移在飛傳後。竟似此功出乎皐矣。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張凝、李重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時原本凝與重貴二人亦不另立傳。故附見於保裔傳後也。今凝與重貴旣各有專傳。則保裔傳後自無庸贅敘此二人之歷官。乃並不刪卻而仍其舊。又陳隆之傳後附文州守劉銳。通判

趙汝彞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彞猶提雙刀入陳。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時原本銳與汝彞不另立傳。故附見隆之傳後也。今銳、汝彞既各有專傳。則隆之傳後亦不必贅敘。乃亦不刪卻。可見當時纂脩諸人。徒以意爲割裂。不暇參訂。實難逃鹵莽草率之譏也。

遼史

遼史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裒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遙輦以來。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卽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其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國史。則不惟諸帝有實錄。而更有全史矣。金熙宗本紀。皇統八年。遼史成。熙宗嘗于宮中閱五代及遼史。可

見遼史原有全書。而多出於興宗以後之追述。故記載極爲簡略。又金時党懷英與郝侯充遼史刊修官。移刺益、趙諷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送官。此章宗卽位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控纂修遼史。泰和元年又增脩遼史官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又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之。則熙宗時遼史已有成書。章宗時又修之。元末脩史時。不過仍其舊文稍爲編次耳。然修史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見者。旣爲遼史。則本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戚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慕容彥超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爲遼軍者。又蕭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時人。耶律敵祿乃世宗穆宗時人。不應編在道宗諸臣蕭陶隗等之下。此亦編次之失檢也。凡敘事。本紀宜略。列傳宜詳。耶律斜軫傳。宋將楊繼業出代州。斜軫令蕭撻凜伏兵於路。明旦繼業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旣擒三日死云云。此事旣詳於斜軫傳。則本紀但云斜軫敗宋兵擒其將楊繼業可矣。乃本紀又縷縷敘之。較本傳更爲詳悉。此豈史家體例耶。

宋史一

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實有可不必立傳而拉雜列入者。如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藥元福、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謐、劉濤等。皆歷仕五代。宋初不過仍其舊官。毫無功績。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爲五代史既不載。不得不於宋史存之也。然如李穀、李濤等。在五代尙有事蹟可記。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槩入之列傳。仍不過敘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冊乎。况薛懷讓等并未仕於宋。而入之宋史乎。又如王祐傳。既敘其拒盧多遜。傾害趙普之謀。又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罪。及手植三槐。卜其後必昌等事。則其子王旦傳不必復敘矣。而且傳又縷縷述之。神宗時新法行。盡斥賣坊渡祠廟。張方平爲南京留守。管內有闕伯。徽子廟亦在所賣中。方平使劉摯草奏。謂闕伯遷商邱。主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憑。徽子。宋始封之君。本朝開國。建號於此。乞存其祀。神宗驚駭。亟批紙尾。謂慢神辱國。莫大於此。此事既載之方平傳。則劉摯傳可只用一二語括之。乃又一詳敘。何也。李定以秀州判官薦授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皆力爭之。則詳載其事於一人傳中。其餘各傳但云語在某人傳足矣。乃既詳載於頌傳。而大臨傳又詳之。石介之死也。夏竦挾宿憾。誣以爲不死。北走契丹。奏遣中使按驗。呂居簡傳則云中使來按甚急。居簡曰。發棺而空。則北走無疑。不然。則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爲訓。中使曰。然則柰何。居簡曰。

介死必有會葬之親族及棺斂之人。召問無異。可卽令具軍狀以應。中使然之。事遂已。而龔鼎臣傳則云。郡守杜衍既奉詔會問。椽屬皆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百口保証其死。衍出懷中奏示之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則一事而出兩人之保証。固不妨各書。乃二傳既詳載之。而石介傳又一一鋪述。不損一字。何其不憚煩也。至王旦傳則全取王文正公遺事一書。抄撮成篇。略無刪訂。李綱傳至二萬餘言。分上下二卷。尙有奏議載入也。李全劇賊。何亦分上下二卷乎。宜其卷帙之繁也。

宋史二

宋史之病。往往有數人共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繫之。若各爲其事而不相同者。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鄭驥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驥一人之功矣。不特此也。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劉閻傳又謂閻從攻貝州。穿地道穴城。閻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則卽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之賜諡文正也。司馬光。劉敞俱駁之。乃光傳則曰光謂諡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諡文莊。略不及敞。則似光一人所駁矣。而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諡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駁矣。高宗以邢后父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太后兄子忠厚除顯謨閣學士。衛膚敏。劉珏皆力言非制。乃膚敏傳不及珏。珏傳亦不及膚敏。亦似兩人各爭

一事。蓋作傳者欲人人各記其功。遂不自知其錯雜如此。

宋史三

宋史楊延昭傳。延昭卒。帝遣中使護櫬以歸。河朔人多望柩而泣。按無尸曰櫬。有尸曰柩。中使所護歸者。卽柩也。乃旣曰櫬。又曰柩。意在稍變一字以避重複。而不知已失其字義矣。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兀朮。必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馳者。訪之。卽兀朮也。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復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宋史於此等處亦略不訂正。岳飛傳言。紹興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慕義來歸。其後又云。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招結兩河豪傑。梁興旣於六年始來歸。何得於五年先奉命去。一撒離喝也。吳玠傳作撒離喝。李顯忠傳又作撒里曷。一兀朮也。韓世忠、岳飛等傳作兀朮。宋汝爲、葉夢得、向子韶傳又作完顏宗弼。史嵩之、卽彌遠從子也。乃傳但云慶元府鄞人。似與彌遠另族。不相涉矣。其於宋興元交兵之處。余玠、謝枋得等傳稱大元兵。忠義傳則曰北兵。亦多不畫一。葉夢得旣列於文苑傳。則其生平著述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之類。亦應敘入。乃本傳侈言政績。絕不及文學。則何以列之文苑乎。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至金。金主將侵

淮助與倫歸言和好無他云云。按倫傳建炎元年。倫卽爲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偕張通古來南。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宮。太后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倫不從。乃被縊死。是倫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尙有與曹助使金之事。又曹友聞傳。元兵攻我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元兵戰時已六七十年。安得尙統軍耶。或另一李顯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宜中傳。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牧。敗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矢走歸。是張全並未嘗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廣將朱華大戰於五牧。則張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莫此爲甚。又劉師勇與姚訔守常州。受圍數月。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墜不能去。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史伯顏傳并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後卽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之難者。此皆文之失檢者也。

宋史四

宋史卷帙雖繁。而事蹟又多有遺漏者。太宗雍熙元年爲遼景宗乾亨四年。是歲景宗崩。聖宗卽位。乃宋

史本紀竟不載。東軒筆錄。王曾爲三元。劉子儀語以一生喫著不盡。曾以志不在溫飽對。此可見其人品素定。而曾傳無之。范文正遣其子純仁南歸。純仁見石曼卿之喪未葬。遂以所載麥四十斛連舟與之。助其葬費。此亦可見其高誼。而純仁傳無之。蔡襄在泉州。新造密雲龍團茶進上。歐陽修聞之曰。君謨士人。亦復爲此耶。襄傳亦不載。朱子語類。蘇過爲梁師成妻持服。過傳亦不載。名臣言行錄。狄青討儂智高。至賓州。夜宴將吏。青忽起更衣。命親吏傳令勸酒。青已潛出崑崙關破賊。此事青傳亦不載。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勛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事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蜀賊王均之亂。討平之者楊懷忠之功居多。乃不爲立傳。僅於雷有終傳附見。張盪之傳。謂其父泌自有傳。而列傳並無張泌。湧幢小品謂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壽辰爲十月十日。而本紀亦不載。錢氏私誌。泰州徐神翁有道術。蔡京常問以國運。神翁曰。天方遣許多魔君作壞世界。太師亦是一箇。又哲宗遣使以後嗣爲問。神翁書吉人二字以達。後徽宗登極。乃知卽御名佶字也。此宜入方技傳。而方技亦不載。

宋史五

宋史又有是非失當者。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死守壽州。周世宗攻之不拔。其子崇諫謀出降。仁贍斬

之以狗。及仁贍病垂死，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是日仁贍死，則仁贍實未降也。歐公五代史所以特列之於死節傳中。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古人若此。蔡確車蓋亭詩引唐郝處俊事，以武后比宣仁太后。事發將謫嶺表。蘇軾傳謂軾奏請哲宗降手詔，欲深治確，而太后降手詔貸之。則仁孝兩得。下又云：太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按宣仁謂大臣曰：帝卽位，乃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規爲異日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訕上爲名以逐之耳。此正見宣仁防患未然，去邪勿疑之明決。而軾傳謂太后心善其言不能用，一似軾之言爲是而太后不聽者，其是非不亦謬乎。

宋史六

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默記皆言：滁州之戰，太祖兵已敗，訪村民知有趙學究教授鄉塾，多奇計，乃叩之。卽趙普也。普爲畫計：太祖卽用普鄉導，乘夜取道清流關側蘆子崙，浮西澗入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治軍書，聞變卽躍馬奔東郊。太祖追及，一劍揮之，人馬俱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今本紀云：暉鳳兵十五萬塞滁州。太祖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曰：願成列以決勝負。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直入，手及暉中腦，并擒鳳。與揮塵錄等所記不同。獨醒雜志：方臘旣敗，獨與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

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僞爲朝廷招安者。誘之以官。旣出遂繫之。父子皆檻送京師。伏誅。而宋史韓世忠傳。謂臘入青溪洞。世忠挺戈獨入。擒之以出。蓋據清溪志所記也。而與獨醒志互異。又紹熙行禮記。孝宗崩。光宗以疾不過宮成服。中外洶洶。宰相留正久去位。樞密趙汝愚計無所出。宗室趙彥逾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柰何。事急持刀向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無益也。乃爲畫計。請於太皇太后。以嘉王擴卽位。寧宗而尊光宗爲太上皇。使韓侂胄等共成其事。是首謀乃彥逾也。今宋史彥逾及汝愚傳。謂汝愚謀立嘉王卽位。欲倚殿帥郭杲爲用。以告彥逾。彥逾嘗有德於杲。遂承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領兵衛寧宗卽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與紹熙行禮記又不同。按葉適傳。時中外洶洶。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閣門事蔡必勝。以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議。適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胄。關禮以內禪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禪祭立嘉王卽位。是此謀本非始於汝愚。亦可見也。又尤延之傳。朝廷定高宗廟配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而楊萬里亦言張浚當配食。按誠齋揮塵錄。謂洪景盧當以浚殺曲端一事。輟其配享。是邁乃輟浚配享者。而史則云邁請以浚配享。何又牴牾若是耶。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據此則景盧本未以浚入配享。尤延之傳所云。或係張俊也。又文天祥傳。元主欲降天祥。天祥不肯。曰。不得已以黃冠侍樽俎可也。此仍襲野史之訛。按鄭所南心史。有人告元主云。漢人欲

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元主召天祥面詰。天祥怒罵。但求刀下死。元主猶欲釋之。俾爲僧或爲道士。又欲縱之還鄉。天祥痛罵不止。元主始殺之。是黃冠歸故鄉。乃元主之意。非天祥意也。而宋史移作天祥語。豈不厚誣耶。

宋史七

宋史蕪雜最甚。卽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內禪一事。李綱傳云。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而吳敏傳則謂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敏遂并薦綱入見。則又似內禪本出於徽宗意也。按張端義貴耳錄。謂徽宗聞金人破燕。夜詔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己。并傳位太子。明日罪己詔下。淵聖登極。并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勞。宋史蔡攸傳。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屬其客吳敏。遂定議。而李熙靖傳亦載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族矣。是則內禪本出自徽宗。而李綱傳所云。但據靖康傳信錄詮次成篇。恐未爲得實也。或綱議適與徽宗合。遂成此事耶。又如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傳謂平仲欲劫營。以

士卒不得速戰爲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聽平仲節度。遂及於敗。是劫營之計。李綱實與聞之。而綱傳則謂平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則又似綱初未與知者。又綱傳紹興二年出知潭州。荆湖羣盜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按是時尚有曹成等據湖湘道賀等州。而楊么在洞庭。直至五年始滅。皆岳飛平之。何得盡歸功於綱。知潭州之歲也。韓世忠固稱名將。然其始亦多可議。劉光世部將王德殺世忠部將。會詔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廨。事見趙鼎及季陵傳。而滕康傳又謂世忠兵奪御器械。逼諫臣于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驕狠無忌。懼魏矜傳。又謂內侍李廙飲世忠于家。及傷弓匠。是皆世忠之過。而本傳絕不載。張浚因李綱誅宋齊愈。劾其以私意殺侍從。綱遂罷相。見於高宗紀及綱傳。浚又嘗薦秦檜可任大事。見趙鼎傳。又嘗與岳飛論呂祉王德。酈瓊兵事不合。遂怒飛。因解兵奔喪歸。浚猶謂其不得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其軍事。見於高宗紀。汪伯彥既貶。帝念之。浚以伯彥舊嘗引已。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知宣州。見汪伯彥傳。陳東伏闕上書。黃潛善輩已殺之。浚又奏胡程筆削東書。欲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乃潛善客。而理則李綱客也。事見戴埴鼠璞。乃浚傳於此等處。並無一語。惟殺曲端略見傳中。而又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之獄。其于酈瓊之叛。又謂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疑。遂廢劉豫。又幾欲以金人廢豫。歸功於浚矣。至楊么之擒。皆岳飛力也。而浚傳中全歸功於浚。謂賊二十餘萬相繼降。湖寇盡平。絕不及飛一字。何也。何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見汝楫傳。鑄又

嘗爲秦檜劾王居正爲趙鼎之黨。鼎遂奪職奉祠。見王居正傳。又劾張九成黨趙鼎。見張九成傳。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相爲朋比。見廖剛傳。是鑄之姦邪不一而足。乃鑄傳並無一字。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竟似正直者。他如文彥博以燈籠錦媚張貴妃。見唐介傳。而本傳不載。建炎元年葉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夢得被執。見高宗本紀。葉夢得初爲蔡京客。京倚爲腹心。嘗爲京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京黨落職。見毛注強淵明。胡安國等傳。而本傳不載。呂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劾勝非不當復用。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見秦檜傳。而安國傳不載。李顯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與邵宏淵忿爭。遂致潰歸。見胡銓傳。而本傳亦不載。岳珂守當塗。橫斂百出。置貪刻吏。開告訐之門。以罔民。而沒其財。見徐慶卿傳。而本傳亦不載。辛棄疾附和韓侂胄開兵端。見侂胄傳。而本傳亦不載。又虞允文傳。金主亮南侵。王權自和州遁歸。詔以李顯忠代權。令允文趣顯忠赴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招諸將。勉以忠義。諸將皆死戰。得大捷。明日又敗敵於楊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捷。顯忠實未嘗與也。而顯忠傳則云。金主將濟江。詔以顯忠代王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捷。則以此捷分功於顯忠矣。顯忠傳又云。是時顯忠遣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弑之。則并以海陵之弑。由於顯忠之復淮西。按海陵因采石不得渡。卽趨瓜洲。尅日渡江。未渡而被弑。初非關顯忠之復淮西而責諸將也。且是時海陵去采

石卽至瓜洲。其間不過數日。顯忠豈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被弑後。乘金兵之退而復之耳。而必謂海陵之死由此。又曲說也。史彌遠之誅韓侂胄也。本因楊皇后與侂胄有隙。密使其兄楊次山與朝臣謀之。彌遠遂奉命結參知政事錢象祖。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伺侂胄早朝。擁至玉津園。搥殺之。彌遠象祖赴延和殿以聞。帝猶未信。越數日始下詔暴侂胄罪。見楊皇此事應詳載於彌遠傳。乃彌遠傳並不書。且云彌遠因用兵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亦具奏。乃罷侂胄。陳自強。而臺諫猶論不已。侂胄始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則竟抹卻彌遠擅殺一節。似乎先奏請得旨而後行誅矣。理宗之立也。寧宗早養宗室子貴和爲皇太子。賜名竑。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於此。又嘗書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彌遠懼。乃陰謀立沂王子昀。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宜乃沂王府中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也。昀至則引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封爲濟王。見濟王傳。此則彌遠廢立之罪。上通於天。本傳中自應一一詳載。乃但云寧宗崩。擁立理宗。而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成何信史乎。凡若此之類。不一而足。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善而隱其惡。遇有功處。未有不附會遷就以分其美。有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修史者固當參互以核其實。乃不及

考訂真僞。但據其書抄撮成篇。毋怪是非乖謬如此也。

宋史八

宋史卷帙又有當更定者。張憲、楊再興、牛皋皆岳飛部將。何以不附於飛傳後。况皋傳末歷敘飛分遣諸將恢復東西京州郡之事。非皋所遣而敘于皋傳。可見舊史本以皋傳附飛傳之後。及編次時。忽離而二之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亦何以不附世忠傳後。至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兄弟在蜀同功共事。何以不與玠、璘相次。郭浩、楊政又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何以不附於玠、璘之後。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既已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鄜延起義。間關數國。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勝起兵漣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何不彙列一卷。以顯忠爲首。勝、寶、友直次之。秦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徽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爲檜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之後。陳自強之附韓侂胄。與次翁之附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胄傳之後。乃皆編入列傳。不著其姦黨。何也。權邦彥乃徽、欽時人。卒於高宗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皆欽、高時人。乃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勳、劉才邵等皆高、孝時人。乃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臣之後。不幾顛倒時代乎。徐清叟、徐榮叟兄弟也。人品官位亦略相同。何以不毗連相次而各置一卷。宣繪、鄒應龍、別之傑、金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珂諸傳。但敘履歷。絕無一言一

事則傳之何爲。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宋史補之。誠是矣。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卽與趙范、趙葵等破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見賈沙傳。後因全擅戕殺制置使許國。卽斬全使大罵曰：逆賊受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卽出戰。敗全。全求制使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斷其南路。必可滅賊。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范亦謂善湘曰：義斌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尊朝廷也。見趙范傳。義斌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拓地而北。與元兵戰於內黃之五馬山。兵敗不屈死。見李全傳。則此人何得不立傳。而宋史竟遺之。又一百第六卷。既有李熙靖。常州晉陵人。靖康之變。以拒張邦昌僞命。憂憤不食。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是一人也。而竟重出。何其漫無審訂若此。又南唐世家。既立韓熙載傳矣。劉仁瞻、皇甫暉、姚鳳皆南唐完節之臣。何以又不爲立傳。以附於熙載之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皆仕於宋。既入之宋臣列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迥。亦皆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列傳。而以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也。

陔餘叢考卷十四

陽湖 趙翼 耘松

金史

金史原有成書。修史時又參以劉祁歸潛志。元好問野史。故文筆最簡潔。然亦有過於簡略者。衛紹王本紀贊云。衛紹王被弑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詔令。又金有令史寶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部尙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爾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略。其他則各有原文。應亦詳備。乃本紀天會三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卽位。七年。宋高宗爲苗。劉所廢。傳位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不書。豈援春秋列國不赴告則不書之例耶。十年。劉豫徙居於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劉豫僭位後與宋交兵。此於金無涉。不書可也。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論者以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天眷二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卽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地

之後。復興兵取故地。命兀朮趨汴。撒離喝趨陝。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鄜城。蔡州。潁昌。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吳璘。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青谿之捷。諸將以奉詔班師。遂復失故地。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其明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臯之捷。王德昭關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宜畫淮爲界。而其時所定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亦國中一大事也。亦皆不書。無乃太簡乎。慶山奴卽承立也。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又張覺旣列於逆臣傳矣。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另入列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又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如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柘臯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金史宗弼等傳內亦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監吏懼法。乃盡殺之以滅口。則韓常者。固金朝一大將。歷有戰功。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疎漏也。至其書法之直筆。則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於前代與本朝交涉事。必多迴護。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顏陳和尚傳敘太昌原之戰。陳和尚以騎四百破元兵八千。楊沃衍傳野豬嶺德安寨之戰。力破元兵。禹顯傳扼龍豬谷攻元兵。護元帥韓光國

等皆直敘不諱。此猶存古法也。

元史

元史列傳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具載元末死事諸臣。秦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元史本兩次修成。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八月成書。後又以順帝無實錄。再遣使行天下搜探史事。至明年二月開局。七月成書。今三十二卷以前當是初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期日迫促。疎誤尤多。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卽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寧人已嘗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刺出矣。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既詳敘其子阿塔赤矣。乃後又有阿答赤傳。可見其匆遽不暇複校也。又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人事。太祖當時號爲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爲四怯薛。世領宿衛。則四人之勳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有傳。而赤老溫獨無。按太宗本紀。元年赤老溫帥師圍慶陽。金移剌蒲阿來救。圍始解。六年太宗欲自將伐宋。赤老溫請行。許之。由此以推。則赤老溫亦非無事績可紀者。乃獨遺之。何也。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

國。雄於北邊。後絕衰滅。遼史有磨古斯國。蓋即瑛所稱蒙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遼史。成吉思起事。慕蒙爲雄國。捷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則磨古斯乃阻卜酋長之名。

乃改稱大蒙古國。此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亦不載。續通鑑綱目。嚴實據青崖峒。其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降宋。而嚴實傳但云有王義深者。嘗害實族屬而不載。李信其人。賈良伯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闕死。而闕傳作耶律卜氏。按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妾也。今以當其妻而反遺蔣氏。亦屬疎漏。按禮兒傳謂木華黎家所出玉璽。楊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而楊桓傳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一事也。而何以岐互若此。牀兀兒傳至大二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紀則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而仁宗紀延祐三年復載此事。一事也。而何以重複若此。又如一乃蠻酋長也。太祖本紀作太陽可汗。塔塔統阿傳又作太敷可汗。一博爾忽也。本紀作博羅渾。本傳作博爾忽。一班珠尼河也。本紀作班珠尼河。速哥傳又作班尤居河。一篇列河也。雪不台傳作篤列河。速不台傳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稱。卽今國語所謂巴圖魯也。乃史天澤。趙阿哥潘等傳則曰拔都。拜延傳則曰八都魯。阿尤魯及苦徹傳則又曰拔都兒。亦何其不畫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秦定帝登極一詔最爲村俗。另載史傳俗語條內。獨不可稍加潤色乎。順帝本宋德祐帝遺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有娠。適明宗。和世竦。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見程克勤宋遺民錄及權衡所撰庚申帝大事記。余應所撰合尊大師詩。袁忠徹所撰符臺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

見聞者。卽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搆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是則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卜答失里后寧立明宗次子寧宗。名懿璘質班。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庚申帝記所云。未必無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史作邁來迪。亦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又秦定帝后爲燕鐵木兒娶作夫人。燕鐵木兒傳既載之。而八不罕后傳不言其事。雖作史者意存忠厚。然北史魏孝靜后再嫁楊愔爲妻。亦未嘗不書也。按元制。宮中稱皇后者甚多。秦定后八不罕外。尙有失皇后、失烈帖木兒皇后。俱見表內。作史時當是不知燕鐵木兒所娶者何后。故不便書耳。

庚申帝大事記。瀛國公降附後爲僧白塔寺中。後徙甘州。有趙王者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明宗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訪知其故。因求爲子。並載其母歸。宋遺民錄。瀛國公降後。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余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尙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

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緡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西湖志餘。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馬尾縫眼。既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

庚申外史。順帝時。尙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脫脫在旁曰。彼負天下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按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土番。年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野史所云。或未必無因也。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爲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于冗。此

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敘于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于曹鼐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于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于何孟春等傳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雪庵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史仲彬撰革除錄、宋瑞儀撰忠賢奇祕錄、王詔撰諸書探入。此等野史其真僞雖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所謂與其過而去之。毋寧過而存之。又見修史者之用意也。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南北史、新唐書體例。凡一人有傳。則其子孫應傳者皆附於此人之後。明史則不然。如周瑄與其子金、耿九疇與其子裕、李遂與其子材、陳以勤與其子于陞、鄭曉與其子履仁、王忬與其子世貞、世懋、劉顯與其子縉、皆父子也。而各自爲傳。蓋分傳則時代清楚。使閱者一覽了然。此亦作史舊法。又如馬思聰有傳。而其子明衡反附于鄧繼曾傳後。以明衡與繼曾同諫昭聖太后傳免朝賀一事同獲罪也。瞿景淳之子汝稷、汝說附景淳傳後。而汝說子式耜又另立傳。與何騰蛟同卷。則以式耜與騰蛟皆明末一大關係之人。

也。而張居正傳後乃又附其曾孫同敵馬芳傳亦附其子林及孫爌。似乎白變其例。然此蓋有意附之。以見居正之有賢子孫。而馬氏則三世皆死國難也。

明史多載原文

明史於諸臣奏議凡切於當時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之劾劉瑾也。沈鍊、楊繼盛之劾嚴嵩也。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之劾張居正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皆載其全文。不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毛澄等之主考孝宗者。張璫、桂萼、方獻夫等之主考興獻王者。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使閱者彼此參觀。而是非自見。此外如李善長傳末載王國用爲善長訟冤一疏。以見善長被誅之枉。于謙傳末載成化中復官賜祭誥詞。以見謙被害之冤。熊廷弼傳末載韓爌請給其首歸葬一疏。文情愷切。議論公平。廷弼功罪於此而定。更非漫焉抄入者。此可以見作史者之用意也。至如擴廓傳載蔡子英上明太祖一書。方國珍傳載詹鼎代作乞降一表。明昇傳載楊璟諭降一書。則又以其文皆有先秦西漢之風。而並存之。閱者細心讀之。可以知去取之當矣。

大禮之議

明史傳贊持論雖本忠厚。而皆協是非之公。如嘉靖中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萬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說可據。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等所據者。漢定陶南頓及宋濮園三事。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共王後。共王者。太子本生父也。此一據也。漢光武中興。先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後以張純竇融等議。乃以宣元成哀平五帝代四親廟。而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此二據也。宋仁宗立濮安懿王子於宮中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登極。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旣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程頤又言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父母。此三據也。不知漢哀帝宋英宗早經成帝仁宗預立爲子。其不得考共王濮王固宜。漢至哀平國統中絕。光武崛起。重複漢祚。雖曰繼統。實係創興。原不必以宣元以下爲親廟。其舍本生而立宣元以下親廟。本漢儒之謬也。卽立宣元親廟矣。而其別立南頓君廟。亦仍曰皇考廟。並未嘗去皇考之稱也。至如明世宗之入繼也。以武宗無子。而祖訓有兄終弟及之義。故世宗以倫序得立。若以繼統而卽當考所繼之君。則宜考武宗矣。以武宗從兄不當考。而考孝宗。則又抹煞武宗一代矣。孝宗在日自有武宗。並未嘗立世宗爲嗣也。世宗之生在孝宗旣崩之後。並未嘗奉孝宗命爲嗣也。故廷和草武宗傳位遺

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卽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爲孝宗子也。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和等之自爲窒礙。毋怪張璠等之伺間也。璠之論曰。漢成帝之于哀帝。宋仁宗之于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此二說者。明白了當。自爲千古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亦早心折之。世徒以考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論之是非。折衷於至當。此豈得爲篤論乎。宋高宗將立孝宗爲嗣。命廷臣集議。本生父封爵。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高宗親筆降出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此何等光明正大。高宗鞠孝宗於宮中。命之爲子。尙不沒其本生父之稱。況世宗由藩王入繼。素未有儲貳之稱。乃欲使之舍生父而考世父乎。可見廷和等但拘濮議。并高宗封秀王之事。亦不及知。此廷和等之陋也。自明史傳贊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

王越傳。越提督軍務。秦王設妓樂以宴之。越曰。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無以相酬者。遂盡乞其妓樂以歸。或疑下官二字。唐宋以來史傳久無此稱。不知此正士大夫對藩王之稱。宋孝武定制。諸王封國者。其封內官止稱下官。不許稱臣。明史正引用此典。雖小節亦見其措詞不苟也。明史范梈傳。太祖定制。王府屬僚出使者皆稱官。是朝官見王自稱官。正有明之制。

史傳俗語

史傳中有用極俗語者。唐書以前不多見。惟齊書文帝幸豫章王嶷第。須由宋長寧陵隧道過。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薛安都傳。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勝。便當拍手笑殺。北史宇文文化及謂許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遜。又化及謂李密曰。我與你論相殺事。隋書太子勇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舊唐書鄭瓘傳。瓘聞將拜相。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史思明將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宦官劉季述廢昭宗。手持銀搥數上罪云。某事你不從我定。此數語皆以俗吻入文。此外不更見也。至宋遼史乃漸多。遼史伶官羅衣輕傳。興宗嘗與太弟重元雙陸。時重元有異志。羅衣輕指局寓諷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又羅衣輕以詼諧將見殺。太子曰。打諢底不是黃幡綽。應聲曰。行兵底不是唐太宗。乃笑而釋之。宋史俗語尤多。邵雍傳。程顥與雍論數。謂先生之數只是加一倍法。雍驚曰。大哥怎恁地聰明。又謝良

佐曰。富鄭公身兼將相。堯夫只將做小兒。良佐又謂程頤曰。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病。方有進向處。張翥傳。蔡京謂翥曰。覺得眼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王珪傳。葉祖洽追論建儲日。珪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當管。蘇雲卿傳。漕帥謂朝廷仗張魏公了此事。雲卿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傳。全刺秦檜被執。檜曰。你莫是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滿朝都要殺虜。你偏要與虜和。故此我要殺你。汪立信傳。立信謂賈似道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我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耳。文天祥傳。天祥至燕。阿合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天祥曰。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泰定帝卽位一詔。全係翻譯蒙古文。今錄出以見一時文誥之體。詔云。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幹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滴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

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卽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朶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敕書行有云云。此皆從蒙古字譯出。極爲俚俗。昔宋子京修唐書。凡唐時四六奏疏。悉改爲散文。意欲變今從古。固屬好高之過。乃宋景濂等修元史。於此等詔詞。不稍加潤色。竟以之編入本紀。毋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之鄙俚耶。

陔餘叢考卷十五

陽湖 趙翼 耘松

通鑑綱目

通鑑衍左氏編年體。雖創於溫公。然溫公以前已有爲之者。晉時習鑿齒已著漢晉春秋。劉宋時劉允濟探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元魏時張始均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三十卷。唐時裴光庭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等直宏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訖隋朝。皆編年爲之。柳仲郢之子璞著天祚長歷一書。斷自漢武紀元爲編年。閏位者附於左。蕭穎士謂仲尼春秋爲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書魏高貴鄉公之崩。則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書梁敬帝之遜位。則曰陳霸先反。此皆在溫公之前。則通鑑一書亦有所本。觀穎士書法。則并開朱子綱目之體例矣。

綱目書法有所本

通鑑書三國事。猶承陳壽之舊。以曹魏繼漢爲正統。至朱子作綱目。乃始改蜀漢繼獻帝。然習鑿齒漢晉春秋。早以蜀漢爲正。其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

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此又朱子所本也。

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載司馬溫公與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普混一天下。其餘蜀、魏、吳、宋、

齊、梁、陳、魏、齊、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皆用列國法。劉備雖承漢。然族屬疎遠。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爲比云云。是溫公修通鑑時。亦未嘗不斟酌于正閔也。綱目於唐中

宗之廢居房州。每歲首必書帝在房州。雖朱子特筆。然唐人沈既濟亦已有此論。謂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無遷鼎革命事。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春秋歲書魯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合中宗紀爲一。每歲首必書在所以統之。宜稱帝不稱廢陵王。是此論實發自唐人也。又朱子綱目用中宗嗣聖年號。至二十四年。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鑑已是如此。

按癸辛雜識。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稱之。蓋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矣。豈無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云云。是又以綱目所書爲稍紊矣。然律以春秋書法。究以綱目爲正。

通鑑綱目所書及集覽質實書法發明正誤等書所註多有謬誤者。今摘於後以資考證。

賈舉

綱目前編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之亂。一時有兩賈舉。侍人賈舉。崔黨也。從死之賈舉。莊公所嬖也。左氏兩書侍人賈舉於前。而下敘賈舉。州綽等八人皆死。明其爲兩賈舉也。通鑑於崔黨之賈舉。初書侍人而後削之。直云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遂弑之。賈舉等八人皆死。則兩賈舉幾於無別矣。敘事之明。由於書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豈好爲重累之詞哉。

俠累韓廆一人兩書

綱目正編周安王五年盜殺韓相俠累。分注載嚴仲子使聶政刺之。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其君。分注載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并中哀侯。按國策。嚴仲子卽嚴遂也。國策註。俠累名傀。韓非子作廆。則俠累卽韓廆也。豈有一人之身。而聶政旣殺之於前。嚴遂復刺之於後耶。考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是使聶政殺俠累者嚴遂。而弑哀侯者韓嚴也。兩事相去且二十六年。通鑑及綱目何以旣書盜殺俠累。又書韓嚴遂弑其君。不且合兩事爲一事耶。蓋綱目之誤。因通鑑。通鑑之誤。因史遷。聶政傳謂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

卻乃使政刺殺俠累於其府中。而史記之誤。又因國策韓傀相韓篇。東孟之會。聶政直入殺韓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使人刺韓廐於朝。廐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鑑綱目所本也。然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政殺俠累之後。烈侯又十年而卒。則政殺俠累並未殺君也。國策韓人攻宋篇。又云。聶政刺相兼君。許異蹙哀侯而殪之。謂使其君僞死。以免禍。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夫哀侯被殺。卽卒。而子懿侯立。許異又於誰之世而終身爲相哉。則國策實誤。以烈侯時事而實之哀侯也。政刺韓傀時。并中烈侯。許異蹙烈侯。使之伴死。以免難。其時烈侯實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許異終烈侯之世。常爲相。其所以誤。係之哀侯者。何也。史記索隱引竹書紀年。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註云。山堅。韓嚴也。始知弑哀侯者。韓嚴而非嚴遂。國策及史記聶政傳。因韓嚴。嚴遂名姓略同。遂以兩人爲一人。故有此錯。通鑑及綱目亦未考訂。遂襲其訛。惟史記韓世家於烈侯時。書盜殺俠累。於哀侯時。書韓嚴弑其君哀侯。此則分晰明確。最可據也。王充論衡云。傳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非也。聶政之時。韓烈侯也。烈侯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烈侯卒。嚴翁仲刺殺韓王事。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短書小傳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記國策之誤。王充已嘗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誤之由。故通鑑諸書仍襲前謬耳。

薄后陳后不書立

景帝七年廢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廢。不書其立於前。遽書其廢於後。斯爲漏脫無疑。然考漢書諸帝紀。凡卽位後必書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陳二后獨不書。殊不可解。倘因伉儷不終而略之。則宣帝之霍后。不過五年而見廢。何以當其甫立而卽大書之也。綱目之失書。蓋仍通鑑之缺略。而通鑑又仍漢書之缺略耳。

太初元將

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乃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太初元將者。四字號也。後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册萬歲及萬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眞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皆其例也。若節去元將二字。則與武帝之號相犯矣。哀帝之改元。雖不旋踵而復。然當其改之之始。必不自復其先朝也。元將二字。應照本紀增入爲是。

卓茂非仕於莽朝

延熹八年。詔壞諸淫祀。特留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

云云。今按茂本傳。其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攝之始。見幾而作。不污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齊武帝永明五年。魏高祐言。卓茂行化。蝗不入境。集覽謂在光武時。亦誤也。

鍾繇

獻帝初平三年分注。黃門侍郎鍾繇。集覽云。繇古由字。或音宙。按世說。晉文帝嘲鍾會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鄉。遙遙不至。劉孝標注。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又景王嘲鍾毓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據此則繇字當讀餘詔切。

立曹操女爲后

西漢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劉氏書法云。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東漢獻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書法云。此其不書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廩廩矣。於是立其女爲后。將以自媚於操也。按劉氏之說善矣。猶有未盡者。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既大書於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書弑皇后伏氏。則今之所立。但稱曹氏而卽知爲魏公操之女。實與元始所書無異也。獨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稱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以兄之篡而涕泣橫流。知皇

天之不祚。綱目著莽女之節。而竟沒操女之賢。殊爲缺漏矣。

周撫

元帝大興元年。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內史劉遐。泰山太守徐龕討之。二年春。遐、龕擊周撫。斬之。質實於元年條下。註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按晉書周訪傳。訪長子撫。強毅有父風。始爲王敦爪牙。後從溫嶠討蘇峻。又屢平蜀亂。官至鎮西將軍。哀帝興寧三年卒。綱目於興寧三年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曷嘗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劉遐及蔡豹傳。沛人周堅。一名撫。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與蔡豹、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龕將于藥斬之。是叛晉而被誅者。沛之周撫。非潯陽之周撫也。質實不分涇渭。混註訪子。遂令道和蒙反賊之名。紕繆不亦甚乎。後至永昌元年。王敦殺甘卓。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質實又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既是同一周撫。豈有已被斬而復鎮沔者耶。可爲一笑。

惡奴郎

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堅遣人告其子農等。使起兵。農遂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

爲飲食來也。集覽云：惡奴，魯利呼其妻名。正誤則云：此乃戲罵其妻之辭，非名也。按晉孝武帝紀：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丘。載紀則云：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克之。是惡奴卽慕容農也。陸龜蒙小名錄：慕容農，小字惡奴。然則惡奴者，猶棘奴。冉胡奴。呂超之類，而稱之爲惡奴郎者，猶買德郎。桓石鎮惡郎。桓石之類，非魯利之呼妻也。王、陳兩說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

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定宇陳氏曰：高密，郡名。綱目無此例，二字合刪去。按此句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爲姓名矣。不知此晉之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晉書宗室傳：彭城穆王權之玄孫俊，出嗣高密王畧，薨。子純之立。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太尉，安帝紀作司空。按是時劉裕爲太尉。豈容高密兼之。當從帝紀爲是。是高密王爲司馬，恢之之封爵。瞭然可知。若依上文所書琅琊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則此句當去司空二字，不當去高密二字也。時德文爲大司馬。領司徒。蓋修謁園陵，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旣命琅琊與劉裕偕行，至是旣克洛陽，復特遣宗藩，展其誠敬耳。陳氏欲去高密二字，亦不思之甚矣。

記里鼓

十三年劉裕滅秦。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集覽註記里鼓。引宋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隆翔記里鼓車事。按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形制如司南。車即指南其中有木人。執椎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椎。是記里鼓之制。其來已久。集覽不引晉書。轉取徵於後代。何也。

王陵

宋順帝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分註攸之見道成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王陵句集覽引安國侯諫立諸呂事。然儼道成於諸呂。殊屬不倫。矧陵無討逆之謀。攸之豈以自況也。陵當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於司馬懿。揚州都督王凌貳于懿。謀立楚王彪。懿襲執之。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遂仰藥死。蓋當典午擅權。舉朝皆其羽翼。而凌獨以不順見害。故自許爲忠臣。今順帝幼冲。而道成專國。廷臣皆願効驅馳。攸之獨欲舉義旗。故擬蕭氏於司馬。而以王凌自況。以賈充比蕭黨也。陵爲凌之誤無疑。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將軍馮道根卒。時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而聞訃。梁主問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從之。質實云。左傳文七年。衛獻公祭太廟。聞大夫柳莊卒。不釋祭服而往臨之。按左傳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成公十四年。衛定公卒。子獻公立。上距文公七年已四十三載。是文公之世。衛尚未有獻公。安得有往哭柳莊之事。此事本見檀弓。學者所共曉。豈可移於左傳。又妄指其年乎。

魏三祖

隋文帝開皇四年。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質實云。魏平文帝廟號太祖。昭成帝廟號高祖。太武帝廟號世祖。按此說非也。諤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者。太祖。世祖。不烈。祖。叡也。陳壽三國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是當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稱。後孫盛且譏其生前豫自尊顯。是李諤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也。史稱操手不捨書。登高必賦。不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叡自在東宮。潛思書籍。觀於

鍾嶸詩品。三祖並列。劉勰文心雕龍。亦云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則知其崇尚文詞。洵爲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略雖優。文風未振。奚暇以雕蟲爲務哉。

子總管

十年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分註有子總管來護兒。集覽引正義云。子者。人之嘉稱。正誤云。子總管。猶言小總管裨將也。按新唐書百官志。凡軍鎮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總管一人。而突厥傳武后遣沙吒忠義等擊默啜。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意隋時官制亦相類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稱子都將者。魏書尉元傳。元表言。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遣子都將于杳干。劉龍駒等將往赴擊。又表言。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勲負釁。南叛云云。孔伯恭傳。宋將沈攸之等救下邳。伯恭遣子都將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斷清水路。攸之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挾清南北。尋攸之軍後。遂大破之。是也。有稱子使者。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孫詢祖。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祖鴻勳傳。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渾。李象。鴻勳並爲子使。新唐書韋挺傳。太宗將討遼東。使挺主餉運。命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是也。有稱子都督者。周書達奚武傳。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李賢傳。賢曾祖。

魏太武時爲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沒於陣。又韓果、椿、梁臺、宇文深、王傑、伊斐穆、樂遜俱嘗爲子都督。各見本傳。隋書達奚長孺傳以質直

恭勤授子都督是也。有稱子將者。新唐書元宗紀大武軍子將郝靈佺殺突厥默啜藩鎮傳魏博節度使

樂彥禎子從訓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是也。有稱子司者。新唐書百官志尚書省六尚書兵部吏部爲前

行刑部戶部爲中行工部禮部爲後行行總四司以本行爲頭司餘爲子司是也。靈麗沒抄唐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

懸院神府院皆子司耳。凡茲稱號都非褒美之詞陳氏訓子爲小於義極得若更引唐志爲證則尤有根據矣。

鹿角

十九年遣楊素等伐突厥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爲騎陣大敗之集覽引通鑑釋文曰鹿角陣名猶春秋魚麗陣也至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攻成都會救至乃遁顏慶復教蜀人築雍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舖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集覽則又云鹿角者以連枝木環營樹之如鹿角然何其兩不相伴也按鹿角軍中守衛之具三國時司馬懿奏罷曹爽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五代時契丹圍幽州晉王遣兵救之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觀此則鹿角之制正與集覽後說相合三餘贅筆云今官府

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棚埋樹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說最明。足證釋文之謬。

定楊

煬帝大業十三年。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質實云。定楊。郡名。按楊者。國姓。定者。戡定之義。非郡名也。又明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畢以子和爲平楊天子。可見定楊。平楊。皆取平定楊氏之意。亦猶驕力稱吞漢將軍。見史記東越傳。石勒稱平晉王。見晉書後趙載記。尙讓稱平唐大將軍也。見新唐書黃巢傳。楊字乃木旁。非阜旁。馮氏混而爲一。釋以郡名。可謂不辨屯毛矣。

文成公主

唐貞觀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質實云。公主高祖之女。段綸之妻。按新唐書諸公主傳。高祖十九女。其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非文成也。吐蕃傳。貞觀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既曰宗女。卽非高祖之女。明甚。蓋元宗以前。雖常與外蕃和親。未有帝姬自往者。故開元中。鴻臚卿袁振使突厥。而默棘連謂之曰。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肅宗以寧國公主降回紇。可汗於

是德憲之女相踵而適異國矣。

列卒

代宗廣德二年，邪寧節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實爲都虞候。郭晞軍士爲暴，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槩上植市門。質實云：列與裂通，車裂也。其意蓋謂秀實車裂亂卒矣。按列者，陳也。卒者，秀實所領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新唐書秀實本傳，悉仍其文。事本易曉，安得以列卒爲車裂亂卒耶。

四夔

德宗貞元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質實云：夔，獸名。又山鬼。此說非也。夔字當是夔龍之夔。蓋四人期許過高，故時人因其自命而擬諸舜臣，非取鬼與獸之義以譏之也。劉賓客嘉話錄：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人號曰白衣夔。審以鬼與獸譏之，奚必名之以白衣乎。是可悟當日品題之本意也。

王忠烈

憲宗元和十五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軍士立其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質實云。王承宗卒。諡忠烈。按新唐書。藩鎮傳。王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封琅邪郡王。德宗貞元十七年卒。有司諡威烈。帝更爲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則承宗也。夫武俊雖初叛。後服。然憲宗有忠節。茂著之褒。故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因天子之命吏。結蔡。鄆之逆藩。至於犯園林。戕宰相。此豈承元所願效者。馮氏不加深考。漫以忠烈爲承宗之諡。豈知承宗本無諡號耶。

兗海曹華

穆宗長慶二年。宣武押牙李齊作亂。忠武李光顏。兗海曹華皆以兵討齊。屢敗之。質實云。兗海曹華。四州名。按新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七月戊申。李齊陷宋州。丙辰。兗鄆節度使曹華及李齊戰於宋州。敗之。曹華。華爲兗海節度使。李齊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破之。馮氏不察。誤以人名爲地名。殊堪鼓掌。又綱目於元和十四年。書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質實云。曹華。宋州楚邱人。夫牧棣之曹。

華卽破芥之曹華也。乃前則據本傳以詳之。茲則憑臆見以釋之。何耶。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朱梁旣篡。綱目於紀年處雖分注云。是年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福建、嶺南凡五鎮。然是時河朔諸鎮尙存。鎮冀則王鎔。魏博則羅紹威。易定則王處直。盧龍則劉守光。皆唐時藩鎮。唐亡而諸鎮未滅。則應與吳越等分注於紀年甲子之下。不宜竟從刪削而專書吳越等五鎮也。若謂河朔諸鎮皆曾受梁封爵。梁以王鎔爲趙王、羅紹威郡王、劉守光燕王、王處直北平王。不異梁之屬郡。故不復分注。則吳越諸鎮何嘗不受梁封爵乎。梁以錢鏐爲吳越王、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審知閩王、劉隱南海王。隱卒又以其弟嚴襲封。況高季昌又朱溫所授節度使。當溫時並未竊據。乃已列之爲鎮。而河朔各自擁兵據地者。反不書鎮乎。若謂錢鏐之吳越、王審知之閩、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初封渤海。劉巖之南漢。初封南海。皆有國號。則鎔之趙、守光之燕、紹威之鄴、處直之北平。又何嘗無國號乎。說者又謂綱目本據歐陽公五代史十國世家爲斷。有世家則書。無世家則不書。故吳越等分注。而河朔諸鎮獨從略。然李茂貞之王岐。歐陽史並無岐世家。而綱目列之梁晉之下。何以獨遺河朔乎。綱目之意。但以吳越等皆歷數傳。茂貞亦稍久。而河朔諸鎮。則唐亡後不數年皆以次夷滅。是以分別如此。然旣列之爲鎮。則吳越等固鎮。而河朔亦鎮。不應於未滅時卽不書鎮也。似宜於紀年甲

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祐四年丁卯歲下。則云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四川凡五國鎮冀。魏博、易定、盧龍、吳越、荆南、湖南、福建、嶺南凡九鎮。以後某鎮於某年滅。則於某年下注某鎮亡。魏博壬申年滅。盧龍癸酉年滅。鎮冀、易定俱辛巳年滅。較爲得實。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時始絕貢獻。自爲一鎮。則丁卯以後五六年不應卽書荆南爲一鎮。應於梁末帝時始列爲鎮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鎮。歷五代至宋迄元始滅。則五代紀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諸鎮也。

西平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殺李繼麟。卽朱友謙。時李紹琛。卽康延孝。在蜀。其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合門屠脍。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遂反。質實云。郭崇韜追諡西平王。按此說非也。是時崇韜甫遭枉害。莊宗絕無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贈。諸將所稱。乃謂朱友謙耳。友謙自朱溫時鎮河中。後附於晉。晉封爲西平王。郭崇韜並無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傳載友謙舊將之辭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其文明白如此。而質實妄指爲崇韜。杜撰亦甚矣。

遼復號改號

綱目續編。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復改國號曰遼。按石敬瑭天福二年。契丹改號遼。朱子大書於冊。然自後有事。止書契丹。故續編亦仍之。迨隆緒之初立也。復國號曰大契丹。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閱八十餘年。而洪基復改稱遼。自後遂以遼書之矣。夫改號復號。國之大事。今耶律氏兩改而中復。則當特書復號契丹於前。繼書再改稱遼於後。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緒之復號契丹。何以不特書於太平興國中。而僅見於分註也。

夏人遼人

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榘大敗之。發明云。夏稱人。貶之也。夏人輕舉入寇。不爲無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遼人爲夏請和。發明云。遼有救災恤鄰之意。故特進而稱人。子在夷狄。則責在中國矣。夫曰曲在夏。則旣以宋之應兵爲無過。曰責在中國。又似以宋之加兵爲不仁。何其予奪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曰貶。於遼曰進。然則夏人來歸永樂之俘。元祐元年。斯何罪而貶之。遼人復來議疆事。神宗熙寧八年。又何德而進之哉。蓋夏人、遼人皆恒辭也。周氏之說轉鑿矣。

昏德公重昏侯

建炎二年。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爲昏德公。靖康帝爲重昏侯。徙之韓州。紹興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爲天

水郡王封重昏侯爲天水郡公。按朱子綱目晉懷帝永嘉五年書漢人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六年又書漢封帝爲會稽郡公。不云降封平阿公爲會稽郡公也。五代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隱帝乾祐二年又書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不云遷負義侯重貴於建州也。夫紀所封以著其實。而仍故號以存其體。朱子之權度精矣。今續編書法如此。較諸前書義例。迥不畫一。

留夢炎及第

理宗淳祐四年。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發明云。綱目凡書賜及第。分註或載其同榜之人。或載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紀。或所上之策不足錄耳。周氏此說非也。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今者及第出於上賜。是以國士遇夢炎也。其後筦樞務。晉台司。實基於此。乃立人本朝。毫無匡救。似道專。則順之而已矣。國勢危。則逃之而已矣。敵兵至。則降之而已矣。國士之報果安在耶。綱目特筆書之。明其進身之始。受恩至重。而他日之反顏事讐。眞狗彘弗若也。奚暇計其對策之常談。與綴行之衆士乎。或曰。是則然矣。寶祐四年。文天祥及第。其書法與夢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狀元宰相也。特書其賜第。正以明其不負科名也。

陔餘叢考卷十六

陽湖 趙翼 耘松

三皇五帝

大戴禮五帝德及史遷五帝本紀皆專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號見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得謂三代以前無此稱也。第未有專指其名者。其見於秦博士所議。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安國書序乃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司馬遷則以黃帝入五帝之內。而無少昊。鄭康成依運斗樞註尙書中候。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孔穎達註尙書最尊安國。故其駁鄭注。謂女媧但修伏羲之道。無所改作。不得列於三皇。旣不數女媧。則不可不取黃帝爲三皇。又曰。安國之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堯、舜。乃爲五帝耳。然穎達又云。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伏羲。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帝繫本紀家語又皆以少昊卽黃帝之子青陽。是穎達雖尊安國。亦未敢竟以黃帝入三皇之內。少昊列五帝之中。而顯與史記相戾也。唐天寶中。祀三皇則伏羲、神農、黃帝。祀五帝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蓋用穎達之說。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繫詞所述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爲五帝。元人胡一桂又從而引伸之。謂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之文。可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本皆稱帝。秦以前未嘗列之於三皇也。其三皇之號終不可泯。則仍以秦博士所謂天皇、地皇、人皇者當之。而不必附會其人。此論較爲直捷。然近日王西莊又謂繫詞以羲、農爲上古聖人。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則羲、農宜爲皇。黃帝宜爲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則司馬貞據康成說以女媧充數。亦未爲無據。西莊最尊鄭學。故持論如此。要之去古愈遠。載籍無稽。傳聞異詞。迄無定論。又如三皇紀謂炎帝神農氏。則神農卽炎帝也。而譙周古史考則以炎帝與神農爲二人。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軒轅卽黃帝也。而羅泌路史又以軒轅與黃帝爲二人。岐說紛紜。學者固未便臆斷矣。

堯舜之禪不同

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徂落。舜典所記甚明。禹受命於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卽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已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察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尙臨御。故禹旣攝之後。其征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

師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尚不同堯之退處養閒。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耄而倦勤。舜禪時尙康強無恙。觀於過百之歲。猶遠陟江漢。其矍鑠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愛閒謝事耳。

東西周

武王定鼎於郊廓。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則河南也。周公又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則洛陽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其時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則是時王城爲西周。而成周爲東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河南桓公。桓公之孫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曰東周。則此東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於鞏者曰東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則仍西周之號。此東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於成周自若也。戰國策所謂周王者。都於成周之王也。所謂東周君、西周君者。則河南之都於王城。及分封於鞏者也。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曰故天子國。明乎是時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各爲列國者。卽河南之東西周也。而顯王抱空名尙在成周。直至赧王始滅。則仍是敬王所遷之東周也。說見呂氏大事記。故高誘戰國策仍以東周列於首。蓋以敬王所

遷之東周在此。故首篇卽載秦王求九鼎一事。明乎鼎雖在西周。而王則在東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得而主之也。鮑彪不知敬王以後周王常都東周。而改以西周爲首。所以致吳師道等之紛紛辨駁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說

蔡九峯註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仍不改也。以此知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鬻。王見厥祖。其後復辟。亦以十二月朔奉鬻。王歸于亳。兩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禮。明是商所改建丑之歲首。而云十二月。則仍以寅月起數。至丑月則十二月耳。非以丑月爲正月也。蔡傳又於秦誓十有三年春。註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也。則并謂春夏秋冬四序。周時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郎瑛七修類稿云。史記秦漢紀年。皆

以十月起。漸次及於正月。而當閏之歲。歸餘于終。又皆爲後九月。可見秦及漢初。但改歲首而未改月次。蓋以建亥之月爲正朔。而建寅之月仍爲正月也。

改正朔卽改月次之說

秦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國傳云。此周之孟春也。孔穎達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卽周正建子之月也。詩維暮之春。鄭康成註亦以爲周之季春。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註云。周正月朔日也。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時以周正月爲正月。夏正月爲正歲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節氣仍舊而月已改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朱子註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按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四月爲六月也。呂氏春秋。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高誘註云。秦以十月爲正月。故於是月受明年歷日。是呂氏月令雖從夏正。而已見秦以十月爲正月也。史記秦本紀。每年皆以十月起。而敘漢高初爲漢王。紀元之始。亦卽曰漢元年十月。次敘十一月。項羽破函谷關。十二月羽至戲。漢書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齒降魏。正月張耳等立趙王歇爲趙王。而終之以後九月。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嬰降。下云春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顏師古註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改歷之後。記事者用夏

正追改之。非實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則十月卽正月。今此正月。實當時所謂四月也。白虎通引尚書大傳言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殷以十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周以十一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卽正月也。蔡邕月令問答云。孟夏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熊朋來說曰。陽生于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也。

以上二說。各有所據。然則何所折衷。曰。當以孔子春秋爲斷。春秋所書非時之變異。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見者證之。如隱九年春三月大雨震電。左傳云。書失時也。杜註。夏之正月。未可雷電。故書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無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應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應冰而不冰。故書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麥何關於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將穫之麥及初種之苗。俱爲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大豆也。周十月爲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則菽已久收。豈爲霜殺乎。且其時霜正應時。何足爲異乎。由此以觀。則周改建子爲正朔。卽以子月爲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數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隨月數而改可知也。周既以建子爲正月。則秦改建亥爲正朔。亦卽以亥月爲正月可知也。則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皆從十月起。師古謂遷等以夏

正追敘前事者。信不謬也。太初改歷本史遷及洛下閎建議。故既改從夏正之後。遂以夏正追敘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也。不然。則豈有一歲之首。卽以冬十月起數者乎。孔安國亦係漢武時人。身經太初改歷。見從前承秦舊制以亥月爲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爲正月。而於尙書泰誓註之。由此可定蔡傳所謂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說。究屬臆見。然何以小雅四月維夏。論語暮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周秦亦有夏正錯見也。曰。吾固於前說備論之矣。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古來原有此三正。更迭爲用。故甘誓已有怠棄三正之語。初不自三代始。商周雖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尙書大傳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朔也。民間稼穡之事。蓋亦聽以夏正從事。迨夫習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復頒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雖行周正於上。民間自行夏正於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於經書也。太初改朔之後。史遷不特以夏正改敘秦漢事。按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傳則以爲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馬貞索隱謂公羊用周正而史記則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屬之明年。其後稱孔子卒七十二歲。亦少一年也。則史遷敘周事。並用夏正追改矣。

郡縣

田汝成謂郡縣不始於秦。而引左傳晉分祁氏之田爲七縣、羊舌氏之田爲三縣。事在周敬王八年。以爲秦未置郡縣以前之明証。此蓋據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集小鄉邑聚爲縣。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爲秦置郡縣之始。故在敬王後也。不知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及五鄙爲縣之制。見於周禮。則置縣本自周始。蓋係王畿千里內之制。而未及於侯國。若侯國之置縣。則實自秦始。而非列國先有此制也。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鄠。蓋因周制王畿內有縣。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縣以爲畿內也。按秦武公十年。乃周莊王九年。魯莊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十八年。則列國之置縣。莫先於此。安得以百七十餘年以後晉人置縣之事。以爲先於秦耶。惟國語管仲對齊桓有十鄉爲縣之說。齊桓與秦武同時。則齊與秦之置縣。未知孰先孰後。然考之管子書。但有軌里連鄉邑率之類。無所謂縣者。則國語所云十鄉爲縣之說。或後人追記之說。而齊桓時尚無縣制。管子山國篇有某縣之田若干之語。則置縣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辯也。國語晉惠公許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實有郡縣。其時列國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爲明證。自後列國之有縣。蓋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設縣亦最早。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有夷于九縣之語。註謂晉莊十四年楚滅息。十年滅鄆。父莊王滅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則秦武公置縣後。不久楚亦設縣也。秦晉相近。故晉之設縣亦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爲縣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後。則不得謂設縣不自秦始也。惟設郡之始。秦不經見。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漢中地。始置漢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納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後。故吳

師道謂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然據晉惠公所云。君自有郡縣之語。在魯僖九年。則有郡亦莫先於秦。不得謂設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時縣大而郡小。戰國以後。則郡大而縣小。左傳趙鞅與鄭戰。誓于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註引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郡。此縣大于郡之證也。據此則郡亦周制。國策甘茂曰。宜陽大縣。名爲縣。其實郡也。尉繚曰。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史記魏納上郡十五縣。此郡大於縣之證也。呂氏大事記亦云。春秋時郡屬于縣。戰國時縣屬于郡。此又郡縣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

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爲之置弟子員。宣帝因之。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普慶、大小戴之禮。嚴氏、顏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順帝時更修黌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人。士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爲歸。漢書翟方進傳。方進欲至京師受業。其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後漢書光武紀。帝初

之長安。受尙書。楊終年十三爲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尙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不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業。習魯詩。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學館。招子弟爲學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陽。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孫皆詣學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有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時郡國守相皆自置吏。蓋猶沿周制。唐書魏元同疏曰。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而命之曰。慎簡乃僚。此令其自擇下吏也。周官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則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臣而統以數職也。漢時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則牧守自置之。按漢書高五王傳贊。漢初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羣卿以下。漢獨爲置丞相而已。是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懲吳楚之禍。乃罷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

自置。則其令漸嚴。然二千石以下猶得置。故通典謂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國自置吏之故事也。後漢書和帝問陳寵在郡何以爲理。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屬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屬。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謂漢時惟三輔許兼用他郡人。按漢書循吏傳。黃霸。淮陽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其餘則否。京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請。尤可見掾屬無不用本郡人也。魏晉六朝猶仍牧守置吏之制。後周書蘇綽傳云。今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時尙然。隋書劉炫對牛宏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唐時亦尙兼用漢制。沈既濟疏云。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州縣耳。韓欽傳云。欽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叅軍至縣令三百餘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量才補職。則并州縣亦觀察所置矣。顧寧人引之。以爲古時置吏得人。皆由於此。然此亦矯枉過正之論。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末俗澆漓。夤緣賄賂之風必甚。卽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微恩。致其私感。觀史策所載屬吏之於長官。已有君臣分誼。降及後世。若行之不變。未有不成黨援門戶。背公向私者。春秋時晉殺欒盈。令欒氏之臣勿從。其臣辛俞行

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隸樂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魯昭公攻季孫氏孟孫叔孫謀救之叔孫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執利皆曰無季孫則無叔孫曰然則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敗是春秋時家臣之殉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東漢氣節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論衡云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謁殺無辜英引爲己罪代將死章爲郡功曹從太守討賊爲賊所迫亦代將死後漢書臧洪爲太守張超所置功曹超遣詣幽州中道爲袁紹所留以洪爲東郡太守會曹操圍超洪乞師于紹以救超紹不許超竟破滅洪乃與紹絕紹與兵圍之至城破被執不悔卒以死殉公孫瓚初爲劉太守郡吏太守坐事徙日南瓚祭先人塚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今與先人辭于此遂隨太守往亦見魏志太守歐陽歆欲舉督郵繇延主簿將引延上郡吏邳惲起而言曰延資性貪邪明府以惡爲善主簿以直從曲此旣無君亦復無臣則并顯然有君臣之稱矣劉表遣從事韓嵩詣許欲以觀虛實嵩曰若至京師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不能復爲將軍死也更可見未仕於朝者猶爲私臣也甚至有爲舉主及長官持服者苟爽爲司空袁逢所辟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鸞爲太守向苗所舉孝廉除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官奔喪終三年此爲舉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誅故人莫敢至者獨屬吏桓典收斂歸葬服喪三年劉瓚以冤死王允爲瓚吏獨隨至京送喪還其家終三年乃歸此爲長吏持服者也後魏書公孫遂爲青州刺史

卒。佐吏疑所服。詔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殊覺寥寥。可齊衰三月。則感恩知己。私自制服之例。且上達朝聽。至發詔爲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誕反。或勸其長史范義出走。義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慶遠傳。梁武初爲雍州刺史。辟慶遠爲別駕。慶遠謂人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盡誠協贊。遂成帝業。可見六朝猶沿漢時長官得自置吏之制。而爲所置者。輒有君臣之分。抱節者雖能周旋患難。究何益于公家。桀黠者且至傾心于其主。如慶遠等出死力以抗朝廷。此又長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寧人但見後世選法不盡得人。而以爲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復用者。唐時固亦嘗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韋臯在蜀。暮僚雖官顯。不使入朝。卽署爲屬州刺史。竟有終身不得見天子者。不特此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李光弼爲副。知留後事。白敏中爲邠寧節度使。亦表蔣伸爲副。是節度副使亦得由藩鎮自置矣。安祿山之能叛。豈非以數年前請以蕃將易漢將。故得廣樹腹心。一朝舉事。爭爲効力。遂至傾陷兩京。唐祚幾覆。故德宗晚年。方鎮副倖多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則就授以節制。蓋深慮威柄下移。易致尾大之漸也。

漢初分郡之大

漢初設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員較小。自京兆、馮翊、扶風所統外。如河東、太原、上黨、雲中、雁

門、代郡、定襄。則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內、陳留、潁川、汝南、南陽、魏郡。則今之河南省也。齊、燕之地。亦彷彿此計。今一省之地。漢時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國在其間。原不甚稀闊。若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則卽今之湖北一省。桂陽、武陵、零陵三郡。則今之湖南一省。廬江、九江、豫章三郡。則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鬱林、蒼梧、合浦四郡。則今之廣東、西二省。遼東、遼西、元菟、樂浪四郡。則今之關東及高麗一國。蓋其時蠻夷之地。甫經開闢。人戶稀少。賦稅訟獄。亦皆輕減。故疎闊如此。糊真子錄亦云。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考之。縣二十有六。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毘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拳卽秀州也。太末卽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四明也。以此考之。卽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至三國時。則漸分裂。如吳志孫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則漢時會稽一郡之地。已分爲二。又夏侯元傳。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上。令長如故。則其地之小。益可見矣。

漢時陵寢徙民之令

漢制。天子卽位卽營陵寢。而徙富民以實之。漢書。景帝五年。作陽陵。募民徙陵。戶賜錢二十萬。武帝初置茂陵。賜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爲母起雲陵。募徙者。賜錢田宅。蓋其時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輔富人平陵。則漸及富民矣。宣帝時募吏民。貲百萬以上。徙於昭帝平陵。以水衡錢爲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以上者。則并及於達官矣。元帝築壽陵。乃勿徙。詔曰。

安土重遷。民之性也。今使其棄墳墓。破產失業。非計也。今所爲陵。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成帝作初陵。繼又改新豐戲鄉爲昌陵。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哀帝作義陵。始又詔勿徙。今按主父偃傳。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上從之。似此議。扞於偃。然車千秋傳。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則高祖陵已徙民矣。史記籍孺闕孺皆徙家安陵。則惠帝陵亦徙民矣。今見於列傳者。朱雲。魯人。魏相。定陶人。皆徙平陵。何並之祖父。平輿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當。鄭崇之祖父。皆以貲百萬徙平陵。蕭望之。蘭陵人。史丹。魯人。尹翁歸。平陽人。韓延壽。燕人。馮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有一家而數徙者。金敞傳。所謂近臣皆隨陵爲園邸也。張湯本居杜陵地。子安世在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韋賢以昭帝時徙平陵。其子元成。別徙杜陵。張敞之祖徙茂陵。敞又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漢制。人君卽位。卽營陵寢。固是先事儲備。然多入貢賦以實其中。則立法甚謬。晉書建興中。盜發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耶。綝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供賦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國長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赤眉亂取陵物不能盡。今猶有委積珠玉。此霸杜二陵猶是儉者耳。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金銀銅錫爲飾。劉向諫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爲式。而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晉書索綝傳。又有此盜發霸陵金玉之事。則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書虞世南亦謂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三分貢賦。以一入之。後赤眉

入長安。取之累月不盡。蓋漢制本如是也。此則徒以耗天下之財。而轉招摸金發邱之禍矣。

大臣有罪多自殺

史記甯成傳。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者。蓋其時大臣多自貴重。不肯屈辱於獄吏故也。仲長統謂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自殺之端。自是以來。遂以成俗。按賈誼疏。大臣有重罪。則白冠喪服也。繫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示以自刎也。武帝初以文學進用趙綰。王臧。竇太后不好儒。乃陰求綰。臧。罪召案綰。臧卽日自殺。張湯被罪。上使趙禹責湯。湯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對簿爲。湯乃自殺。後上知湯爲三長史所陷。盡誅三長史。而丞相莊青翟亦與三長史有謀。青翟亦自殺。李廣失律。召對簿。廣不肯對簿。自殺。李蔡以丞相侵廟壝地。當下吏。亦自殺。周陽由與郡守勝屠公相訐。勝屠公義不受刑。乃自殺。蕭望之被收入獄。呼朱游曰。游。趣和藥來。遂飲鴆死。朱博爲丞相。坐事當詣廷尉。乃自殺。馮參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詣廷尉。乃自殺。後漢司徒劉芳策免。自殺。竇憲收印綬。卽日自殺。楊震罷歸。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自殺。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體。寧輕生以免辱。亦一時風尚使然也。後遂有以此爲例而逼令死於家者。翟方進傳。成帝賜册曰。今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如淳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

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尙書卽以丞相不起聞。此賜死法也。亦見衛宏漢官舊儀。按賜牛酒本朝廷所以優大臣告病之禮。史記公孫宏傳。宏以病乞骸骨。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疾瘳。仍起視事是也。今賜大臣死亦用之。使若病終。又以全大臣之體也。

刺史守令殺人不得奏

漢書。義縱爲定襄守。掩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兄弟私相入視者亦二百餘人。一切捕鞠。坐以謀爲死罪解脫。盡殺之。共四百餘人。尹賞爲長安令。治獄穿地深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獄。捕得少年惡子數百人。盡入獄。數日發視。皆相枕籍死。何並爲長陵令。侍中王林卿犯法。並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並至斬其頭懸都亭下。後漢書。史弼爲河東太守。當舉孝廉。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齋書屬之。弼卽付獄拷死。董宣爲北海相。有大姓公孫丹造宅。卜者以爲當有死者。丹乃殺路人。置尸舍下以厭之。宣卽收丹父子殺之。其親黨三十餘人。操兵稱冤。宣又盡殺之。可見當時守令殺人。不待奏報也。不特此也。嚴延年爲涿郡守。遣掾趙繡按鄉豪高氏。繡爲輕重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若延年意怒。乃出重劾。延年逆知其意。俟其白輕時。索其懷。得重劾。卽收入獄殺之。李膺爲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賊無道。懼膺威嚴。逃還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破柱出殺之。橋元爲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真有賊罪。元收考。竟笞

死于市。王宏爲恒農太守。有事宦官買爵者。雖二千石亦拷殺之。則并可專殺職官矣。又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倚中官勢犯法。南陽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殺之。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掠。勅曉不改。遂格殺廣。則并可專殺中官及武臣矣。王溫舒爲河內太守。始至今郡具私馬五十匹。置驛奏請所捕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報二日而至。所誅殺流血十餘里。蓋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麗于常法者。不奏也。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是誅二千石須奏。誅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漢制。桀戟卽爲斧鉞。故凡列桀戟者。卽得專生殺。見後漢書郭躬傳魏晉六朝則以持節爲重。南齊書。王敬則枉殺路氏。氏家訴寃。上責敬則人命至重。何以不啓聞。敬則曰。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謂應得殺人。是六朝凡刺史持節者。亦皆得專殺。故累朝雖有詔申禁。如宋孝武詔非臨陣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須報乃行。違者以殺人論罪。告戒未嘗不嚴切也。然南史吉翰爲刺史。典籤欲活一囚。因翰八關齋日上其事。翰明日謂典籤曰。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當代任其罪。乃收典籤殺之。是刺史并得殺籤帥矣。沿及隋唐。尙仍舊制。隋書陳孝意傳。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意力諫不聽。乃解衣請先受死。威乃釋囚。是隋時刺史亦得殺人也。唐書劉仁軌爲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暴橫。仁軌榜殺之。太宗以其剛正。擢爲咸陽丞。封氏聞見記。崔立爲雒縣。有豪族陳氏爲縣錄事。向來縣令以下受其饋。皆與之平交。立到任。陳氏猶以故態見。立命伍伯曳之。杖死。陳氏子弟相率號哭。圍塞階屏。立一一收

錄。盡殺之。是唐時縣令縣尉猶得專殺人。也。至於軍旅之際。更不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衆狂易。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兵馬使張用濟赴軍逗遛。光弼亦斬以徇。眞源令張巡守雍邱。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以力不敵賊。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於堂。遂斬六人。張鎬按軍河南。以刺史閻邱曉不救睢陽。致張巡陷沒。亦杖殺曉。此更因軍事嚴切。不可以常法論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專殺之例始嚴。宋史本紀。太祖嘗曰。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朝廷不問。自今諸州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爲令。自此諸州大辟皆上刑部審覆。然宋史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于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略問數語。卽命斬之。王詔知汝州。有鑄錢卒罵大校。詔卽斬以徇。舒亶爲臨海尉。有使酒罵後母者。亶命執之。不服。卽斬之。是宋時州縣亦尙有專殺之例也。

漢時大臣不服父母喪

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爲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備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卽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後漢書趙憙傳。憙遭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桓焉傳。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卽奪服。桓郁

傳。郁亦以母憂乞身。詔以侍中行服。鄧隲遭母憂。乞身行服。章連上乃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朝。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其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詔下公卿議。多以爲不便。愷獨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謂宜以身先之。而議者謂不便。是猶濁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從之。然趙岐傳。岐爲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又荀爽傳。爽奏曰。孝文皇帝過自謙抑。故遺詔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喪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以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史二千石行喪服。延熹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有不服喪之制。而士大夫有獨行已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銚期傳。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是也。并有以兄弟喪而去官者。如楊仁爲什邡令。以兄喪去官。譙元爲太常丞。以弟服去官是也。

晉書·鄭默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懇終喪。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廩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廩固辭。遂官。是晉時大臣亦不行三年喪。至鄭默奏請。始定終喪之制也。

兩漢六朝諡法

漢以來諡法。皆與其官爵并稱。大者則曰某王。次曰某侯。蓋猶春秋戰國之遺法也。漢書霍去病諡景桓。

侯。周繼諡貞侯、靳歙諡肅侯、傅寬諡景侯之類。其時凡賜諡者，本皆列侯，故皆云某侯而未有稱伯子男者。六朝時則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別王公侯伯子，如玉琳諡忠武王、劉秀之諡忠成公、王宏諡文昭公、王儉諡文憲公、沈慶之諡忠武公、王敬宏諡文貞公、徐勉諡簡肅公、王茂諡忠烈公、褚淵諡文簡公、劉劭諡昭公、王廣之諡壯公、柳慶遠諡忠惠侯、蕭穎達諡康侯、曹世宗諡壯侯、呂安國諡肅侯、蕭景先諡忠侯、劉善明諡烈伯、蕭赤斧諡懿伯、沈君理諡敬子、沈君高諡祁子、陸繕諡安子、沈爛諡恭子、陸杲諡簡子、庚杲諡貞子，凡諡皆連爵并稱，非如後世但賜某諡也。又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諡。子野以令望特賜諡貞子。陶宏景賜諡貞白先生，劉瓛賜諡貞簡先生，北史李謐賜諡貞靜處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諡，而出於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諡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諡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實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諡爲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諡之始也。然私諡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又宋史張載卒，門人欲諡爲明誠夫子。司馬光曰：禮記言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檀弓書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諡，自縣賁父始。曾子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惟天子則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歿，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是溫公亦以私諡爲非禮，與爽同。

按左傳。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則古人之諡。有在將死時者。按國語。楚共王將死而即諡之。乃悖逆之爲。非常例也。衛靈公出奔。北宮喜及析朱鉏復之。靈公賜喜諡曰貞子。賜鉏諡曰成子。則又有生前定諡者。楚共王臨卒。謂諸臣曰。我死。請爲靈若厲。蓋自謙也。則又有生前自諡者。又古諡法。多用一字。間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靜之類也。并有用三字者。如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諡法。率用二字。蓋便於其子孫之稱也。唐書呂諲卒。博士獨孤及諡曰肅。嚴郢以故事宰相。諡皆二名。及謂義在美惡。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晉重耳。諡曰文。冀缺甯俞。隨會。諡曰武。二名之諡。非古也。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一名不盡其善。故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唐興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不可偏廢。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故曰貞褊。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珪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皆當時宰相。諡不過一名。而曰故事。當二名。殊所未聞。乃不改。後鄭珣瑜卒。博士徐復諡曰文獻。李巽謂二諡非古。復謂二諡。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乃詔從復議。此後世二名之諡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嘗專著其美而諱其惡。秦漢以上不具論。晉書陳準死。太常議諡。嵇紹曰。諡所以垂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準宜諡曰繆。何曾卒。議者以其食日萬錢。諡曰繆醜。謝石卒。范宏之議。以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諡墨襄公。宋書何昺諡荒公。南史蕭子顯卒。請諡。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諡曰驕。蕭

暉卒諡替侯。沈約卒諡隱侯。徐陵卒諡章僞侯。周敷爲周迪所欺被害諡曰脫。北史鄭義卒尙書奏諡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乃諡爲文靈。魏于忠諡武醜。穆崇死請諡。太祖覽諡法述義不克曰。丁遂諡爲丁公。後周薛善諡繆。宇文直諡刺。唐書許敬宗卒。博士以其棄子荒微。嫁女蠻中。諡曰繆。其孫訟之。始改諡蔡。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諡曰專。他如李程諡繆。房式諡傾。馬暢諡縱。韓宏諡隱。韋綏諡通醜。于頔諡厲。高瓌諡刺。裴延齡諡繆。元載初諡曰荒。德宗改爲成縱。楊炎初諡肅愍。孔戣駁之。乃改平厲。宋夏竦初諡文正。司馬溫公駁之。因改諡文莊。陳執中卒。韓維上疏請諡榮靈。是唐宋時諡猶兼美惡也。近代有諡者。但于美諡之中。稍存輕重。而無復加以惡諡者。蓋古時三品以上例皆贈諡。而其人之賢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無褒貶。近代大臣身歿。其應贈諡與否。禮部必先奏請。請而得諡。其人必爲朝廷所眷惜之人。其諡自有褒無貶也。諡之最醜者莫如煬。左傳、史記所載不具論。漢惟陳後主死於隋。贈長城公。諡曰煬。此外則隋煬帝、金海陵煬王。皆名實相稱。惟後周齊王憲。身爲賢王而竟死。死後亦諡曰煬。此最枉者。

漢唐食封之制

秦漢時列侯無封國者曰關內侯。其有封地。則卽食某地之戶。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猶然。史記吳楚七國反時。列侯當從征者。其封邑皆在關東。欲貸子錢。而子錢家以勝敗未可知。不肯貸。此漢時封邑食租

之大概也。

後漢書註·封邑每戶輸錢二百。

唐書霍王元軌常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取贏。王曰。汝當正吾失。反誘吾以

利耶。王嗣立傳。中宗時。恩降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縣。皆據天下上腴。隨土所宜。牟取利入。爲封戶者。急於軍興。嗣立極言其弊。請以丁課盡送大府。封家詣左藏支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宋務光亦言。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乞以封戶均餘州竝附租庸使。歲送停封。使息驛傳。是徵租者并乘驛矣。宋璟傳。武三思封戶在河東。遭大水。璟奏災地皆蠲租。有詔三思者。謂穀雖壞而蠶桑故在。請以代租爲璟所折。張珪珪傳。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在河南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廷珪固爭得免。可見唐時封戶之受困。雖國賦不至此也。憲宗時始定實封。節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實封百戶。歲給絹八百匹。綿六百兩。不兼宰相者。每百戶給絹百匹。諸衛大將軍。每百戶給三十五匹。蓋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徵。而一概盡給於官矣。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漢武帝將立昭帝爲太子。先賜其母鈞弋夫人死。蓋懲呂后之禍也。元魏則遂以此爲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元。將立爲太子。乃賜其母劉貴人死。道武謂明元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使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祖爲長久計。明元哀泣不自勝。道武劉皇后傳云。魏故事。後宮

產子將爲儲貳。其母必先賜死。后以此法薨。劉皇后卽劉貴人也。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卽位。轉奉乳母竇氏爲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初爲宮嬪。生獻文帝。將立爲太子。馮太后依故事。令其條記南中兄弟。臨決拊胸慟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馮太后意。仍依舊制。慘死。惟世宗靈后胡氏孕肅宗時。宮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諸王公。不願生太子。獨胡氏言。天子豈可無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同列又勸后爲計。后不聽。嘗誓云。所懷是男。將爲長子。子立身死。所不辭也。及生肅宗後。竟不賜死。肅宗立。尊爲皇太后。遂臨朝稱制。恣行穢濁。并鳩肅宗。而魏隨以亡。后亦爲爾朱榮沉於河而死。子貴母死。本屬矯枉過正。漢之馬、鄧、宋之章、獻、宣、仁。何嘗不有功于國家。乃必使人主先絕其天性之親。則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義。何以君臨天下。卒之防患雖嚴。而偶一破例。前此數代之冤禍。卽中於此一人以報之。馴至破家亡國。是知滅絕天性以防禍者。未有不轉召禍也。

元魏族誅之法最慘

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漢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於鼂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等。猶皆族誅。沿及三國六朝。此刑不廢。而元魏尤最慘。衛王儀之弟觚。使于燕。爲所殺。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傅高、程同等。夷五族。崔浩之誅也。清河崔氏無遠近皆死。又波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則母黨妻黨及女家

俱誅矣。其時浩等百二十人皆族。賴高允諫。故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言。當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頤、崔模與浩敘族。因浩平日常輕其家。世模曰：桃簡浩小名止可輕我。豈合輕周兒頤小名。此語流聞已久。二家始

得免。崔寬以遠來疎族亦得免。可見當時族誅之令。果係同族皆不免也。刑罰之濫。至此極矣。迨孝文帝

始減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門。門誅者止其身。常員與常禽可誣謗朝政。有司奏夷五族。詔罪

止一門。稍輕減矣。孝文時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關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乎。故帝減其制。然一人犯法。累及門族。仕宦時未必

共享其福。誅戮時乃共受其禍。揆諸罪人不孥之義。可痛心也。卒之河陰之役。諸元爲爾朱氏殲滅幾盡。

北齊文宣帝又以光武中興爲王莽殺諸劉不盡。乃大殺元氏子孫。本紀謂殺三千餘人。元韶傳謂死者

七百二十餘人。豈非當日族誅之報耶。後世惟謀反者門誅。謀叛者其孥僅流徙。可謂仁至義盡矣。唐

鑄反。伏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問蔣父。一房自大功乎。父曰：大功。鑄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味其黜乎。曰：期可乎。父曰：期者。鑄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可盡削其子乎。乃止鑄一身及其子息。是門房亦尙無定制也。

元魏百官無俸

北魏之制。百官皆無祿。高允在世祖時。猶令諸子樵採以自給。至孝文帝始班俸祿。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升。以爲官司之祿。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又于忠傳。高祖以國用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至忠得政。始復之。是制祿後又有減削也。北齊文宣紀。自魏孝莊後。百官絕祿。文宣卽位。始復給焉。則于忠復額俸。

之後。孝莊時又停。直至齊文宣再給也。

華林園有三處

六朝時華林園凡有三處。其在洛陽者。裴松之魏志註云。本東漢之芳林園。魏明帝青龍三年。於其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阪。使羣臣皆負土成山。樹松柏竹木於其上。捕山禽雜獸於其中。及齊王芳卽位。以芳字犯諱。乃改爲華林。後北魏孝文帝遷洛。又葺之。魏書崔長文傳。孝文帝遷洛。命長文營構華林園。又茹皓傳。皓領華林諸作。爲山於天淵池西。採北邙佳石。徙竹汝穎。頗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華林園。聽訟于都亭。八月。又幸華林。親錄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講武于華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孝昌二年。詔直言敢諫之士。大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爾朱兆破元顥。孝莊帝渡河。先入居華林園。又南安王正爲相州刺史。帝餞之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北海王詳。常別住華林園西隅。宣武帝每潛至其處。肆飲終日。楊椿告老。孝莊帝宴於華林園下。御座執手流涕。楊津傳。咸陽王禧反。宣武帝馳入華林園。惟津不同逆。高肇傳。宣武引見肇於華林。肇惶懼。舉動失儀。此洛陽之華林園也。其在鄴都者。晉載記。石虎使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運土築華林苑于鄴北。又鑿北城。引水以灌之。蓋仿洛陽之華林園而爲之。其後東魏遷鄴。仍以爲游幸之所。孝

靜帝天平四年。幸華林園。理訟。元象元年。幸華林都堂聽訟。又嘗宴高澄於華林園。北齊孝昭帝篡位時。令平秦王高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斬娥永樂。武成帝寵其子儼。以爲中丞大司徒。使以鹵簿儀衛導之出。帝與胡后在華林東門隔幕觀之。此鄴中之華林園也。其在建業者。金陵新志云。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晉南渡後。做洛陽園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聽訟於華林園。少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文帝又築景陽山於華林園。齊東昏於華林設市。所謂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於華林園總集釋典。簡文帝遊華林。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此建康之華林園也。三處皆有華林園。閱史者幾致淆惑。故分析於此。蓋其始本自洛陽有華林園。因而晉南渡後。以吳時舊宮苑仿之。於是建康之華林。石虎都鄴。亦仿洛陽規制。於是有鄴都之華林。古時宮苑多有仿舊名而爲之者。如長安有樂遊原。乃漢宣帝建樂遊廟於其地。因有此名。後隋文帝既遷長安於故城北二十餘里。而唐時太平公主築池觀於樂遊原上。則必非漢時樂遊舊地可知。地改而名仍舊也。又金陵亦有樂遊苑。建康實錄。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樂遊苑。顧野王輿地志所謂覆舟山在樂遊苑內是也。漢武帝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師。而金陵之元武湖亦號昆明池。太平御覽京都記。齊武帝習水軍于其中。號曰昆明池。沈約登覆舟山詩。所謂南瞻儲胥館。北望昆明池是也。

陔餘叢考卷十七

陽湖 趙翼 耘松

三大遷

盤庚遷殷。慮民之不願。幾經詰諭。猶不勝蕩析離居之怨。後魏孝文將遷洛。亦慮羣下不從。乃以南伐爲名。發自平城。羽騎三十餘萬。旣至洛陽。趣前軍先發。羣臣苦諫。魏主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羣臣不得已。始定遷都之計。蓋動大衆。興大役。如此之難也。乃董卓遷獻帝都長安。會議之日。卽趣大駕西行。令部將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居。一掃而盡。徙洛陽數百萬口。步騎驅蹙。更相踐踏。積尸盈路。莫有敢不從者。高歡以洛陽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魏帝於鄴。書下三日卽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亦莫敢拒。朱溫劫唐昭宗遷洛陽。使寇彥卿迫請。卽驅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椳。浮渭而下。雖號泣滿路。而都竟遷。勞民動衆之事。往往有以無道行之。而克濟者。

六朝重氏族

六朝最重氏族。蓋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當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謝宏微傳。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散騎侍郎。張纘傳。秘書郎四員。爲甲族起家之選。他人不得與。徐堅初學記。亦謂秘書郎與著作郎。江左以來。多爲貴游起家之選。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齊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繖。梁武帝紀。舊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後門以通立。始試吏。魏孝文光極堂大選。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王儉屬王琨用東海郡吏。琨曰。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爲復奪之。此其大較也。是以矜門第者。高自標置。崔悛嘗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荀伯子亦謂王融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其視後門寒素。不啻如良賤之不可紊越。趙邕寵貴一時。欲與范陽盧氏爲婚。盧氏有女。其父早亡。叔許之。而其母陽氏不肯。攜女至母家藏避。崔巨倫姊眇一目。其家議欲下嫁。巨倫始悲感曰。吾兄盛德。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到蔡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興宗亦不呼坐。何敬容與到。既不協。謂人曰。到旣尙有餘臭。遂學作貴人。以其祖彥之擔糞也。間有不特門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傳爲盛德之事。羊欣傳。不肯爲會稽世子元顯書扇。元顯乃以欣爲後軍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不以爲意。王筠傳。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耶嚮者。筠初仕爲尚書郎。或勸不爲之。吾得比踪昔人。何多所恨。而單門寒士。亦遂自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頡頏。如吳達有至行。郡守王詔之擢補功曹。達以門寒。固辭不就。宗越本南陽次門。以事黜爲役門。後立軍功。啓宋文帝求復次門。其

有發跡致通顯。得與世族相攀附。已爲榮幸之極。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徐孝嗣謂儉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曰。我南沙小吏。微倖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夫復何恨。會稽郡最重望。計及望孝。蔡興宗爲郡守。舉孔仲智子爲望計。賈原平子爲望孝。仲智本高門。而原平一邦至行。遂與相敵。孫寒賤。齊神武賜以韋氏爲妻。韋氏乃士人女。時人榮之。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以賜陳元康。元康地寒。人以爲殊賞。可見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賤。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爲學生。先儘高門。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貢舉猥濫。乃詔州郡慎所舉。亦曰門。蓋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楊公則之在湘州也。悉斷單門以賄求州職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諸州以爲法。宋弁爲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爲時人所非。張纘李冲、李彪、樂運、皇甫顯宗之徒。欲力矯其弊。終不能挽回萬一。纘爲吏部。後門寒業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李冲以魏孝文有高舉出身、各有常分之詔。上疏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欲贊益時政。李彪疏曰。陛下若專以門第。不審賢之三綱。執若四科。顯宗曰。陛下不應以貴承貴。以賤承賤。樂運曰。選舉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庸養而爲卿相。甚至習俗所趨。積重難返。雖帝王欲變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寵中書舍人宏興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爾。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宏將坐。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宏還奏。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他日帝以語球。欲令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紀僧真自寒官歷至尉軍府參軍主簿。宋孝武帝嘗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其寵之如此。及僧真啓帝

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敷。謝朓。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命左右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兄慶之孫瓊之。詣王僧達。僧達了不與語。去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泣訴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耳。中書舍人狄當。周起。並官樞要。欲詣同省張敷。恐其見輕。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起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謐掌選。詔曰。江謐寒人。不得等競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發明詔。似有不得已者。侯景之請婚於王謝也。梁武帝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而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從事。始興王憺命庾華用之。華不可。憺不能折。乃止。後華子喬爲荊州別駕。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梁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喬曰。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雁行。元帝乃停興話。北齊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陵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歷觀諸史。可見當時衣冠世族。積習相仍。其視高資。撫仕。本屬分所應得。非關國家之簡付。毋怪乎易代之際。莫不傳舍其朝。而我之門戶如故也。甚且以革易爲遷階之地。記傳所載。遂無一完節者。而一二捐軀殉國之士。轉出於寒人。世風至此。國誰興立。可爲浩嘆者也。唐書高士廉傳。太宗以山東人士。好尙閥閱。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先宗室。後外戚。抑新門。褒舊望。右膏粱。左寒賤。第爲九等。

而崔氏猶爲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詔曰。曩時南北分析。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天下一家。當朝擢用。古稱立德、立功、立言。次卽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氏族誌。頒行天下。然則此風唐初猶未艾。太宗固嘗欲力矯其弊。然觀士廉及李義府傳。謂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後房元齡、魏徵、李勣等仍與爲婚。故望不減。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後轉益自貴。稱禁婚家。凡男女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傳。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尙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唐中葉以後。民間猶仍此風。五代史崔居儉傳。崔氏自後魏隋唐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子孫。猶以門望自高。又唐莊宗以盧程不能草文書。乃用馮道爲掌書記。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則五代時猶有此風矣。袁朗傳。袁自漢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爲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顓、察皆死難。朗自以人地。雖琅琊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亦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尙婚媾。重利祿。何足重哉。此則以節行爲門戶。較勝於勢位相高者矣。

譜學

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

周譜。以此而推。當起於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是譜學之起於周無疑。唐柳芳之論曰。三代多世官。其後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諡。則文武宣成氏于官。則司徒司馬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出焉。晉太元中。賈弼撰姓氏簿狀。朝廷給以令史。繕寫藏秘閣。及左右戶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劉湛好其書。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湛又撰百家譜以助銓序。齊永明中。王儉又廣之。而弼所撰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譎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梁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在下省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此即賈弼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條徵發。于是僞狀巧籍滋多。齊設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貨。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宋齊二代。士庶不分。實由于此。梁武因沈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因賈弼舊本。考譎成書。凡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北朝雖專門者少。然魏太和中。詔諸郡中正各立本土氏族。次第爲舉選。名方司格。又魏收譎魏書成。楊愔謂收曰。此可爲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親姻。至爲繁碎。收曰。自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則亦以此事爲鄭重也。唐興言譜

學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學。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按唐書路敬淳傳。敬淳明姓系譜。自魏晉以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柳冲傳。太宗已命諸儒撰氏族志。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改修。乃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與冲共訂。先天中。又詔冲等撰姓系錄。開元初。又詔冲與薛南金再加刊定。韋述傳。述好譜學。在秘書私寫柳冲姓系錄。歸而誦玩。故於百氏源流爲詳。更撰開元譜二十卷。李守素傳。守素淹通姓氏。虞世南嘗與論江左人物。世南猶能記憶。至北地諸族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肉譜可畏。遂號肉譜。孔至傳。至與冲、述等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去之。說之子均。方有寵。聞之甚怒。至懼。欲增損。述曰。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爲人動搖。亦見封氏聞見記。此李唐重譜學之大概也。其時有以私意爲高下者。人輒非之。許敬宗以貞觀所定氏族志不載武后本望。李義府亦恥其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亦得入。搢紳嗤之。以爲勳格。又可見譜學之嚴。雖有當朝勢力。不得遽爲升降也。按鄭樵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至馬端臨文獻通考。所存者不過數家矣。蓋五代以後。不崇門閥。故此學遂不復講。又可以見各朝風尚不同矣。

按六朝時賈氏、王氏譜學已不可考。其見於唐書者。曰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章、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

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尙書領軍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丙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之。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江左凡郡上姓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以上品茂姓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冲氏族系錄。凡四海望族爲右姓。

六朝忠臣無殉節者

魏、晉以來。易代之際。能不忘舊君者。稱司馬孚、徐廣。故王琳故吏朱瑒乞葬琳首書曰。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按晉書司馬孚傳。晉武受禪。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辭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宋書徐廣傳。廣在晉爲大司農。宋武受禪。恭帝遜位。廣哀感流涕。謝晦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是興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謂知君臣大義矣。然孚入晉仍受封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廣入宋亦除中散大夫。抑何其戀舊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久已習爲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故偶有一二者舊。不忍遽背故君者。卽已嘖嘖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

又如謝朓當齊受禪時。朓爲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傳詔催令解璽。朓曰。齊自應有侍中。遂不赴。然齊受禪後。朓仍以家貧乞郤。爲義興太守。王琨之於宋順帝遜位也。攀車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然齊高帝卽位後。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待車而步行入宮。袁昂當梁武起兵時。獨拒守。聞東昏死。舉哀慟哭。馬仙琕初亦與梁武相抗。謂其下曰。我受人寄任。義不容降。君等各自有親。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乃悉遣其下。獨與壯士數十人拒守。後俱送建康。昂仍仕梁爲侍中。仙琕亦爲梁將。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北史裴讓之當魏靜帝遜位。執手流涕。入齊仍爲清河太守。北齊傅伏守東雍州。周武旣破并州。令其子世寬來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願卽斬之。及開後主被獲。乃降。入周仍爲岷州刺史。竇熾當隋文帝將受禪。自以世受周恩。不肯署牋勸進。然入隋仍拜太傅。加殊禮。柳機嘗隋文作相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然入隋仍拜衛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顏之儀當周宣帝崩。鄭澤矯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不肯署詔。文帝索符璽之儀。又拒之。然文帝登極。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將受禪。謂榮建緒曰。且共取富貴。建緒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遂赴官去。及開皇中來朝。文帝曰。卿亦悔否。建緒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建緒仍歷始。洪二州刺史。陳許善心聘隋。會隋滅陳。禮成而不得返。善心衰服哭於階下。藉草東向。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詔。入朝伏地。

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陳惟獲此人，既能懷舊君，卽是我純臣也。之數人者，史策已載其行義，以爲人之所難，曾莫有議其先守義而後失節者。卽當時人主，亦以爲甚難希有，而未嘗以必死爲完人。如梁武於仙琚之被執，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烈士，周武於傅伏亦親執其手，曰：朕平齊惟見此一人。後俱寵之以官，倚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爲人，則知習俗相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猶不以爲怪。顏常山、張睢陽、段太尉輩，一代不過數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節義爲重，實由儒學昌明，人皆相維於禮義而不忍背，則詩書之有功於世教，匪淺鮮矣。

後漢書：楊彪在漢朝致仕十餘年，曹丕受禪，欲以爲太尉，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因朝會，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而後入，待以賓客之禮。按彪雖辭太尉，仍授光祿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隋時從駕公卿許以妻子自隨。北史周法尚傳：煬帝好巡行，法尚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竝處其內。趙才傳：帝每巡幸，才恒爲斥堠，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輒醜言大罵。以上二事亦見隋書。又帝在太原將還京，宇文述曰：從官妻子俱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可也。楊元感反，先攻東都，謂李密曰：從駕百官妻子俱在東都，攻之不能無動，許善心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亂，爲所殺，其母年九十二，臨喪不

哭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十餘日亦卒。此皆從駕帶家屬之証也。又帝征高麗。命宇文述爲將軍。聽以家屬自隨。謂羽刃虞兮卽故事也。則行軍亦許帶妻子矣。按魏書文帝欲造船至鄴。高道悅曰。從駕羣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阻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北齊書。裴澤與妻魏氏。恩好甚篤。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時人以爲健婦。夫半。是魏齊以來。從駕官原聽帶家屬。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黃巢。還上源驛之難。以劉夫人計謀。得保軍還。又唐莊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軍中。謂之夾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從。後得劉氏。又愛之。下魏博。戰河北。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是克用父子行軍皆帶妻子也。又莊宗在楊劉。將趨鄆下。令軍中盡歸其家屬於魏。則軍士亦得帶妻子在軍矣。

唐初武功之盛

唐書土蕃傳贊。謂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討之。歷有牙。犂其庭而後已。渤海傳贊。又謂薄海內外尊天子爲天可汗。蕃夷君長待唐。乃能國。一不賓。輒遭夷縛。可想見當日武功之盛。幅員之大也。今按太宗時。李靖擊突厥。擒頡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來降。封北平郡王。車鼻可汗不入朝。右驍衛高備討斬之。侯君集擊高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爲廷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儉以計執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盡平突厥餘黨。破突厥泥熟匄。得其首以歸。蓋嘉運又虜吐火仙骨。噉可汗。李勣擊滅薛延陀。降其可汗。

咄摩支入朝授官。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郭孝恪伐焉耆，虜其王龍突騎施，討鐵勒九姓，單騎入喻。鐵勒遂縛僞葉護以降。後焉耆復立那支，阿史那社爾又擊斬之。社爾又與契苾何力討龜茲，擒其王訶梨布失畢。其將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大城，諭降小城七百餘。又討西突厥，擒其酋處蜜時健俟斤以歸。楊宏禮破處蜜，殺焉耆王，降馭支，獲龜茲于闐王以歸。薛仁貴討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其尤奇者，浮屠元奘自天竺歸。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國，其國發兵來拒。元策從者纔數十人，皆歿於戰。元策隻身奔吐蕃，檄召鄰國兵破之，擒其酋阿羅那順，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此雖班超、傅介子亦不逮也。自破龜茲，始徙安西都護於其地，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自擒車鼻可汗後，突厥盡爲封疆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又置松漠都督府，統達稽紇、便等部。黨項拓跋赤辭不朝，劉師立諭降之。又以松州爲都督府。於是自河首積石以東，皆爲中國地。自鐵勒十一部皆歸，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卽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以統之。其後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隸瀚海，磧以南隸雲中。高宗武后之世，餘威猶振。蘇定方大破賀魯於伊麗水上，降其五弩失畢，遣將蕭嗣業至石國，擒賀魯。唐地遂極西海。而思結闕俟斤都曼擁所部及隣部葱嶺等國爲亂。定方又擊擒之。葱嶺以西皆定。又平百

濟俘其王義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勣破高麗，執其王藏及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於是唐地又極東海矣。後仍遺藏與隆各還本國。安輯餘衆。武后時，猶命王孝傑擊破土蕃，復取四鎮，仍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而契丹孫萬榮入寇，又擊斬之。傳首東都。開元天寶之世，高仙芝躡葱嶺，討小勃律，降其王蘇失利之，遂平其國。而大食等七十二國皆來附。又討石國，虜其王以歸。夫蒙靈嘗討突騎施，斬其王莫賀達干，回紇擊突厥白眉可汗，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來降，程千里追阿不思，諭葛邏祿葉護執以獻。通鑑謂是時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員之盛。雖西漢不及也。及乎安史亂後，雖河北亦莽爲盜區，終唐之世，不能復矣。

唐初多用蕃將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馮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爾本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蘇尼失之子，契苾何力本鐵勒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泉男生本高麗蓋蘇文之子，李多祚亦靺鞨酋長之後。論弓仁本土蕃族，尉遲勝本于闐國王，尙可孤本鮮卑別種。他如李光弼、渾瑊、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國者。

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有唐一代。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有迴相懸絕者。太宗時馬周疏云。朝廷獨重內官而輕刺史縣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稱職者。邊遠之任。用人更輕。是貞觀時已有重內輕外之弊。武后時李嶠。唐休璟奏言。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所遣外任者。多是貶累之人。今請選賢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縣令刺史不加揀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筆者。乃擬縣。盧懷慎亦言。比見官犯賊者。任以江淮嶺嶺。粗示懲貶。其人內懷自棄。殉貨培克。益無悛心。以罪吏牧邊方。是謂惠奸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明皇時張九齡奏言。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加選擇。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爲斥逐之地。或其先附會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其才。刺史尙爾。何論縣令。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內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爲刺史縣令哉。是時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以已子三人任京職者。出二子於外。以示近始。詔褒之。倪若水傳亦云。時天下承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若水餞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

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可見唐初以至開元、天寶內重外輕之風也。及肅代以後，京師凋敝，俸料寡薄，則有大反是者。通鑑元載當國，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偏己，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雖奏加京官俸，歲約十五六萬緡，然風會所積，利常在外。京官之貧如故。唐書嗣曹王臯傳云：臯爲秘書少監，上元中京師飢，斗米值數千，臯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長史。李泌傳亦云：是時州刺史月俸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爲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謫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至求爲洪州別駕，其節度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開劇，普增其俸，爲寶參沮而止。此距開元、天寶時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內輕相反一至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唐制陞殿用宮女侍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有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蓋自武后臨朝，女官隨侍，後遂相沿爲定制耳。宋史呂大防疏稱：唐入閣圖有昭容位，可見當日著爲朝儀，至形之圖畫也。按唐書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妃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由此遂罷，則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尙書一人曰尙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見五代史姚顛傳東銓亦曰東選。貞觀元年。以京師殷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高宗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途遙遠。河雒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卽所謂東選也。舊唐書魏知古傳。帝令知古往東都知吏部尙書。主選事。甚稱職。手詔嘉之。又盧懷慎與知古分領東都選。蘇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代宗廣德二年。命楊綰知東京選。賈至知東都舉。皆見新唐書。東選外又有南選。其銓選之地有數處。舊唐書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選使。簡補交、廣、黔等州官。百官志。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爲南選。如啖助傳。仲子陵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此置選於黔中者也。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柳澤爲侍御史。監嶺南選。徐浩以都官郎中爲嶺南選補使。韋欽爲桂管觀察使。管內邑長三百餘員。由吏部補者十之一。他皆使者量才補之。此置選於嶺南者也。至德元載。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舊唐書興元二年。劉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舉。時兵荒。後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又李峴罷政。爲吏部尙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洪州。此置選於江西者也。

唐時簿尉受杖

遜齋閒覽引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爲唐之簿尉有過卽受笞杖。猶今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書劉晏傳。晏爲轉運使。代宗嘗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則不特簿尉矣。又張鎬杖殺刺史閔邱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則節度使并可杖殺刺史矣。楊炎爲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以縣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幾死。則節度書記并可杖縣令矣。舊唐書本紀。元和元年。觀察使韓臯杖安吉令孫澥致死。罰一月俸料。新唐書。穆寧爲轉運使。杖死沔州別駕。坐貶平集尉。是雖有降罰處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罰。而長官得杖僚屬之制自在也。裴耀卿傳。刺史楊濟犯賊。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縣令異諸吏。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又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奏曰。士可殺不可辱。廷臣有罪當殺之。其餘或奪俸。或收贖可也。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若罪應死卽斬。不官廷辱。以卒伍待。是其時朝臣皆以爲言。然卒不聞停此制也。而遜齋但據杜韓詩。謂唐時簿尉受杖。此猶未詳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於漢光武。後漢書申屠剛傳。光武時。尙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剛每極諫。宋均傳。均每

刪疑事。上以爲有姦。收郎縛格。將杖之。鍾離意傳。明帝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又司農上事。誤以十爲百。帝召郎。將笞之。意自引罪。卽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傳。大司農劉據被譴。召詣尙書。傳呼促步。又加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珮玉之節。孝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從而改之。於是九卿無遭撲者。是杖罰官僚。實始於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順帝始停之。而魏書何夔傳。魏武性嚴急。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惟夔常畜毒藥。以死自誓。故終不見辱。則官僚受杖。魏武又嘗行之。後魏書。陳建在州貪暴。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皮懷喜在州以飲酒廢事。孝文帝遣使決以杖罰。高允傳。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北齊書。唐邕以從事中郎封長業徵官。錢違限杖二十。隋書。燕榮爲幽州總管。性嚴酷。元宏嗣除幽州長史。懼爲所辱。文帝知之。勅榮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須聞奏。榮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趙仲卿鎮平涼。鞭笞長吏。輒至二百。盧思道傳。思道請朝臣犯笞罪。得以贖論。文帝從之。是思道未請以前。朝臣笞罪猶的決也。此又北朝及隋時杖罰之制。惟南朝稍異。按齊書陸澄傳。郎官舊坐杖。皆有名無實。齊明帝用法嚴。尙書郎有杖罰者。因蕭琛言。依舊不行。是南朝杖罰之制。稍輕於北朝也。唐制蓋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時此風漸少。然宋史明鎬知并州。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擇其尤不職者杖之。是亦未嘗無的杖之制。理宗本紀。淳祐二年詔。今後州縣官有罪。諸帥毋輒加杖責。禁杖官吏。至煩明詔。則其時帥府本可杖官。

吏也。金元二朝。此風尤盛。文惟簡記金國上自宰執。下至制司簿尉。有罪者皆杖責。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監斷。金史海陵杖張浩。蕭玉曰。大臣決責。痛如朕躬。事不得已。汝等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時。都水監高杲治道不如式。烏古論元忠杖之四十。上謂元忠曰。六品官有罪當奏。乃擅決耶。然亦未聞罪元忠也。張行信傳。時監察御史杖罰多的決。因行信力爭。乃論贖。洪皓松漠紀聞云。余至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不肯坐。乃因軍餉失期。縣令被撻柳條一百。簿亦受此罰。故瘡不可坐。又金史蔡珪傳。珪爲戶部員外郎。以高元鼎事牽累。笞四十。官贖外仍的決。則郎署卿監亦不免矣。宣宗紀。詔州縣官雖積階至三品。坐乏軍儲。聽行部者決譴。歸潛志。趙秉文爲術虎高琪所惡。奏攝南京轉運司。果誤糧草。當杖。宣宗曰。學士豈當箠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懲。遂杖四十。秉文大恨。則又因軍興催餉嚴急也。哀宗時。高琪又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許古諫不從。則非誤軍餉者亦杖矣。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紀。詔軍士所過毋得撻辱官吏。是軍士亦嘗毆官也。桑哥傳。嘗以檢刷文簿笞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掾令史皆與之抗禮。趙孟頫傳。桑哥專政。六曹後至者被笞。孟頫後至。斷事官亦引受笞。葉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學士亦例受杖也。孟頫又嘗奉命至江南。責行省壅滯鈔法。詔凡左右司及諸路官許竟加笞責。是外臺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世祖以其箠撻御史。雖命省臺官論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可見官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閻復傳。復奏云。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

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也。則元時官吏杖罰之制。更烈於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尙書夏祥也。則太祖已開其端。其後寢不復用。正統中奄堅擅權。竊以示威。於是殿陛行杖。遂爲故事。并有荷校及罰跪之法。黃尊素疏云。正統、正德中廷杖。乃王振、劉瑾爲之。嘉靖、萬歷時廷杖。乃張璠、嚴嵩、張居正爲之。今按明史。亦有不盡出於權奸者。正統中尙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瑞、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或荷校。或受杖。固皆王振所爲。成化中以科道不劾馬文昇。杖給事中御史李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固皆汪直所爲。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彥徽、陸崑等劾劉瑾。各杖三十。楊源再劾。杖六十。蔣欽繼上疏。每疏杖六十。凡三疏。遂杖死。此固瑾所爲。嘉靖中周怡、沈束、沈鍊、楊繼盛以劾嚴嵩被杖。徐應豐、葉經爲嵩所構。被杖死。厲汝進、查宗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以劾嚴世蕃被杖。嵩復以河套事激帝怒。杖給事中御史於庭。此固嵩所爲。萬歷中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論張居正奪情事被杖。此固居正所爲。外此如景泰中廖莊、章綸、鍾同之被杖。則以請復沂王爲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黃仲昭、莊梟之被杖。則以諫元夕張燈也。崔陞、王純之被杖。則以請用王恕及諫罷王恕也。吳文度之被杖。則以論妖僧繼曉也。張泰之被杖。則以諫萬貴妃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則以劾李孜省也。董旻之被杖。則以請罷商輅也。正德中以諫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黃鞏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時瑾已死。則江彬等爲之也。嘉靖中以爭大禮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

十六人。其時張璠未當國。則固帝自爲之也。張選之被杖。則以諫遣郭勛代享太廟。其時嵩亦尙未柄用。則亦帝自爲之也。他如楊爵、楊最之杖死。則以諫服丹藥也。周天佐、浦鏊之被杖。則以救楊爵也。劉魁之被杖。則以諫造雷殿也。烏從謙之杖死。則諫齋醮也。楊允繩、張巽言之被杖。則以胡齊誣其薄修元品物也。何光裕、龔愷之被杖。則以劾史道仇鸞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總督郭宗臯、翟鵬、巡撫陳耀、朱方皆以邊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丁汝夔獄緩被杖。耀、方斃杖下。黯、僑、良才等杖畢仍趣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時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氈疊裹。逆瑾擅權。始令去衣。嘉靖時尤多杖斃。自古百僚之受辱。無有過前明者。其始權奸竊柄。創此刑以脅制朝士。其後習爲故事。人主逞其一時之怒。用之於殿廷。而以爲固然。朝廷旣失刑。而被杖者轉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國門者。海內士大夫咸希風景慕。不以爲辱。而反以爲榮。於是國法不足敵公論矣。至大吏之杖僚屬。雖非令甲。然亦間有行之者。正統中王來爲山西左參政。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景泰中趙榮出勘河道。嘗撻辱官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爲副都御史。欲振臺綱。御史有過。或遭箠撻。雍泰爲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召而跪之。珍不服。竟笞珍。後泰撫宣府。又以大杖決參將李稽。嘉靖中胡纘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蕭鳴鳳爲廣東提學。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章。雖皆以遠制被劾。然亦見國法縱弛。外僚恃勢。竟敢有行之者。今武弁猶有杖罰之例。而文職則否。所全士大夫廉恥多矣。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宋子京修唐書。司馬溫公修通鑑。皆修前代書。隨任修撰。固無碍也。唐時則國史亦有聽人隨任修輯者。舊唐書。吳兢出爲荊州司馬。時國史未成。詔許以史稿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書。得六十餘篇。張說爲天兵大使。勅許以國史稿卽軍中論撰。及說致仕。又詔在家修史。令狐暉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外。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上之。沈傳師修憲宗實錄未成。出爲湖南觀察使。監修杜元穎援張說。令狐暉之例。請以史稿殘課付傳師。卽官下成之。詔可。然國史聽人攜帶。究非慎重之道。故張說修史於家。李元紘言。史館在禁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吳兢修唐春秋未就。乞官給筆札。大臣奏國史不宜在外。乃詔兢赴館撰錄。而劉子元修國史。會天子在洛。將西還。子元自乞留東都。或言不宜。乃驛召至京。

唐時王爵之濫

古來王爵之濫。未有如唐中葉以後之甚者。唐初如李靖、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等戰功。皆祇封公。其膺王爵。惟外番君長內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懷化郡王、以及羣雄中有來降者。如高開道封北平

郡王、羅藝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餘人。於是王爵始賤。中宗復位，遂亦封敬暉、張柬之等五王，并李多祚亦王。韋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開元以來，無復此事。直至天寶末，安祿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歸仁封燕山郡王。於是又有王爵之制。然亦尙未濫也。自肅宗起兵靈武，其時府庫空竭，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皆聽臨事注授。有至異姓王者。及德宗奉天之難，危窘萬狀，爵賞尤殷。嘗授渾瑊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萬戶以下，募士擊賊，又賜璣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是時王爵幾遍天下，稍有宣力，無不王者矣。大概肅宗以後，封王者凡有數種。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其最著者也。其功績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陽懷州之戰，光弼爲統帥，而列將白孝德以擒劉龍仙封，侯仲莊以擒安太清封，郝廷玉以擒徐瑣玉封，劉闢之平也，高崇文爲統帥，而裨將鄺定進、高霞寓俱封。他如陳利貞以救睢陽封，柏良器以救寧陵封，曹華以拔凌雲柵封，王智興以取棣州封，張子良以擒李錡封，衛伯玉以破李歸仁封，劉海賓以斬劉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要戰功而亦封王者，如辛雲京但守太原，李國臣但從光弼守河陽，李元諒但守華州，段秀實但歷佐三節度府是也。甚至奉天之難，杜希全以兵來赴，卽封。朱忠亮以四十騎至亦封，李維簡以三十騎至亦封，馮河清以軍仗至亦封，賈隱林隻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賊中自拔來歸而封者，烏承玘勸史思明降不聽，脫身走歸而封，薛嵩爲史朝義將，來歸而封，李

洧爲淄青將。以徐州降而封。或雖未能自拔。但送款卽封者。如阿史那承慶、安守忠。皆自安慶緒所先送款而封。李愷從李希烈所上表歸朝而封是也。有賊將來降而亦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卽封。田承嗣、李懷仙皆史朝義部將。朝義敗。始乞降而亦封。劉悟本李師道將。反兵擒師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鎮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納、田悅、田緒。何簡之類是也。有藩鎮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討梁崇義而卽封。吳少誠未叛前。以獻計防崇義而亦封是也。甚至符璘之封。以其父令奇死。田悅之難。而王其子以慰之。路應之封。以其嘗有恩於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見王爵之不甚愛惜也。考其時封王者。不必皆高官顯秩。如王虔休封王時。方爲李抱貞都虞候。張孝忠封王時。方爲李寶臣所屬。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時。亦爲寶臣牙將。陳楚封王時。方爲張茂昭牙將。史憲誠祖道德。父周洛及憲誠三世俱封王。而俱爲田氏牙將。段秀實、谷從政封王時。俱不過刺史。伊慎封王時。官不過別駕。李惟簡封王時。官不過太子諭德。甚至高固本渾瑊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論惟明僂力也。而亦封王。仍爲論惟明鄜坊牙將。通鑑謂是時軍中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爵之高下。至有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如故者。今按郭子儀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若部曲。家人亦以僕隸視之。李光弼爲元帥時。僕固懷恩已封大寧郡王。河陽之戰稍退縮。光弼卽令斬首。懷恩懼。遂致死於敵。而張巡守雍州不過一眞源令。其下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可見是時爵命雖榮。人皆不以爲貴。卽身受者

亦不以爲榮。故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爵賞馭人之柄。於是乎窮。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陔餘叢考卷十八

陽湖 趙翼 耘松

汴京始末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謂從古無都汴者。不意朱全忠凶醜。忽創都於此。按汴之爲京。雖自朱梁始。然朱全忠由此創業。其建都則仍在洛陽也。天祐元年。趣昭宗遷洛。以便傳禪。是歲。遂弑昭宗。明年正月。唐遣百官至汴。奉璽綬勸進。全忠乃升汴爲東都。洛陽爲西都。開平二年。卜郊於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被友珪弑也。亦因全忠以傳國璽付友文。妻王氏往東都。召友文。故友珪弑之時。友貞爲東京留後。遣兵誅友珪。羣臣請入洛。卽位。友貞曰。夷門本太祖興王之地。於是遂卽位於東都。自此汴始爲帝京。然唐莊宗入汴後。仍都洛陽。及明宗兵變時。莊宗統兵至汴。禦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爲郭從謙所弑。明宗之建國也。亦自汴至洛。卽位於莊宗柩前。愍帝。廢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運。三年。始升汴爲東京。而定都焉。邪律德光亦嘗登位於此。而去。漢、周、宋皆因之。靖康被遷後。金封劉豫爲齊帝。豫又徙都於汴。後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後。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廢爲州。此汴京始末也。

宋制武選歸吏部

文昌雜錄記御史臺言。文德殿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對立。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自今以後視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詔可。此可見宋制武官亦歸吏部銓選。按宋史蘇頌傳。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

宋元權酤之重

權酤本起於漢武帝之世。按漢書桑宏羊建造酒之令。應劭註云。縣官自賣酒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權酤。令民得以律占租。劉攽曰。令民賣酒。以所利占而輸其租也。邱濟曰。雖罷權酤。猶聽民自釀而官收其稅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粗米二斛。麴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復武帝官酤也。唐書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酒。民私釀者抵死不絕。穀數斛僅易斗酒。仲舒至。始罷酤錢。是唐時亦行漢武權酤之令。本紀貞元二年畿內權酒。每斗權錢一百五十文。蜀酒戶差役。則又參用昭帝以

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載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麴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榷酒酤。王嗣宗傳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釀三石以上法當死。刑太峻。請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釀卽入死刑。可見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雜識。其先祖僑居吳興。雖食醋亦必市之於官。一日與客持螯。醃味頗異。問之。則乳母所爲。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又東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嚴。有大書於其郡門曰。束手無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趙節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庫。次卿令拍戶於本府納錢給由。詣諸庫打酒。聽自擇所向。歲終則合諸庫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課增而人無怨。此宋時官務賣酒之大概也。夷堅志鄱陽民許二。多釀酒而日輸官課。稍以致富。則又有聽民輸課自釀如漢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趙開在蜀。以軍需亟。乃變法。麴與釀具皆官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雜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錢是視。不限以數。一石米不過釀酒二石餘。而先須輸課三千餘文。則當日酒價之貴可知。較杜甫詩所謂一斗酒費三百青銅錢者。覺唐制尙甚輕也。然宋史洪擬疏云。酤權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世臣。公行沽賣。則不敢問。是行法祇及孤弱也。則權酤之弊。又不止廢削民實而已。元人劉誥作萬戶酒歌云。城中禁釀五十年。目斷吹秣江東烟。務中稅增價愈貴。舉盞可盡官緡千。則元時官酒之貴。更甚於宋。以今日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有生之樂。蓋千百年來無此歡暢矣。

宋人好名譽

歷朝以來。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雜說。層見疊出。蓋其時士大夫多尙名譽。每一鉅公。其子弟及門下士。必記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遺事。丁晉公談錄。楊文公談錄。韓忠獻遺事。及君臣相遇傳。錢氏私誌。李忠定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時政記之類。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錄之類。揚光助瀾。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蹟傳世者甚多。亦一朝風尙使然也。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億由真定徙雍邱。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仲淹由蘇州徙許州。范鎮由蜀徙許。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公由吉徙潁。二蘇由眉徙潁。及陽羨司馬溫公由夏縣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朱韋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東陽本茶陵人。致政後遂家於京師。楊一清雲南人。家於鎮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唐臣有薛廷老。又范傳正字西老。此偶見也。宋人字名則好用老字。其以爲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時御王同

老。王堯臣之子。見富弼傳。孟唐老。宋末人。與元兵戰。孟元老。作東都舊事者。蘇元老。蘇轍族孫。見轍傳。王廷老。字伯欽。見劉摯奏疏及王古傳。陳朝老。太學生。見何執中

傳。及蔡京。趙學老。趙野之子。見野傳。杜莘老。宋史有傳。王渙老。王回子。見鄒浩傳。胡唐老。宿之曾孫。見任伯

劉德老。見李翼傳。以上俱見宋史。李商老。公擇侄孫。東萊詩話。見曹醇老。見靈廟附評。俞馮老。見蟹雪雜說。鄭唐老。見陸游詩。李漢老。見

竊雜志。其以爲字者尤多。如孫莘老。名覺。劉莘老。名擊。許崧老。名輪。趙德老。名逾。李延老。名朋。吳敦老。名厚。

錢醇老。名藻。乃明逸之從子。彭巖老。名汝霖。彭宜老。汝霖弟。張賓老。名康國。呂安老。名祉。胡茂老。名松年。薛直老。名彌

中。程冬老。名松。李漢老。名邴。薛德老。名言。名徽。張渭老。名確。徐商老。名莘。名夢。程惠老。名迪。以上俱見

名彭。江。潘邠老。名大臨。見蘇詩。吳才老。名穉。有韻書傳世。俞秀老。名紫芝。見石林詩話。俞清老。名子中。見直方詩話。尹商老。名昉。見

陸蒙老。名元光。見庚溪詩話。錢正老。見胡程若悟集。其他如夷堅志所稱呂辨老、張茂老、鄒圓老、安行老、何國老、楊吉

老。則未知其爲名爲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宋南渡時。凡世家之官於朝者多從行。如韓肖胄、侂胄、皆琦之曾孫也。王倫、旦之裔孫也。呂本中、祖謙、祖儉、祖泰、皆公著後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復、殊之後也。曹友聞、彬之後也。葉石林記南渡後詔隨駕官

員攜眷屬者聽於寺廟居住。

南宋將帥之豪富

唐中葉以後。爲將帥者。皆授節度使之職。征斂生殺。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賦稅有經。稍革方鎮聚斂之弊矣。然南渡諸將帥之豪侈。又有度越前代者。觀宋人玉照新志。夷堅志。駕幸張府。紀略等書。可略見也。張俊歲收租六十四萬斛。偶游後圃。見一老兵畫臥。詢知其能貿易。卽以百萬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獲而歸。高宗嘗駕幸其第。俊所進服玩珠玉錦繡。皆值巨萬。自宰相以下。俱有贈遺。延及其孫。鋌園池聲伎甲天下。每宴十妓爲一隊。隊各異其衣色。凡十易始罷。客去時。姬侍百餘人送客。燭花香霧如遊仙窟。而楊和王建第洪福橋。欲以西湖水環其居。奏於上。上令密速爲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連夕濬成。有故人自北來投者。楊遣人押就常州本府莊內。支一百貫與之。密遣人偕往代郡。爲之置田千畝。謂之曰。當今兵革不用。無可立功名。和王遣來代辦生事耳。其女適向子豐於湖州。以妾所生子秘爲己子報王。王卽撥崑山良田千畝爲粥米資。偶閒居郊行。遇相字者。楊以拄杖於地上一畫。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也。楊喜。卽判五百萬。令詣司帑取錢。司帑靳之。謂楊曰。王已開王社。何用復相。恐滋物議。楊益喜。卽以五百萬與司帑者。韓忠武偶遊湖上。遇李晦叔改秩來京而失舉牘。坐冷泉亭。嘆

息王詢之具以告。王乃問其姓名階位。明日使吏填一舉牘送之。仍助錢三百千。至王之子孫遷於蘇者。買滄浪亭價百萬。其他可知。是營財殖產。卽賢者猶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沒也。僅金玉帶數條。及鎖鎧兜鍪銅弩鑕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數千卷。孝宗時追復官爵。令給還原資。主者具當時沒入之數共九千緡。則忠武不特忠義過人。卽其治家小節亦加人數等矣。陸放翁入蜀記。至金陵晤秦檜之孫侍郎伯和。訪其家事。則謂家門衰替。歲入不過十餘萬緡。漸憂生計窘迫。以十餘萬緡之歲入。已謂家門衰替。則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權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責矣。嘗記宋人野史。紹興中有以功臣財產爲言者。高宗爲下詔曰。南渡之初。州縣皆盜賊所據。命將征討。朕當時矢心自誓。但期克復地土。而賊之子女玉帛。惟諸將所欲爲。然則諸將帥之富。蓋多獲賊所得。而岳忠武破賊最多。資產獨少。則其平日狗國忘家。尤非諸將所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賢

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賢者。如唐初加號老子爲元元皇帝。明皇加號莊子南華真人。文字通元真人。列子冲虛真人。庚桑子洞虛真人。宋神宗封馬援忠顯王。徽宗時封莊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虛觀妙真君。元成宗封伍員忠孝威惠顯聖王。英宗封諸葛亮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文宗封漢長沙王吳芮文惠王。

秦蜀郡太守李冰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秦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靈公。順帝封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郭璞靈應侯。周處英義武惠正應王。曹娥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危全諷南庭忠烈靈惠王。此但爲崇奉神道起見。非懷賢褒德之舉也。唐太宗征高麗。過比干墓。贈太師。追諡忠烈。此爲表彰前賢之始。宋真宗錄周世宗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後。所以興滅繼絕。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後。授以官。仁宗錄張九齡郭子儀顏真卿後。授以官。而長孫無忌後再蒙追錄。神宗錄魏徵狄仁傑後。又以徵後名正道者。特免試。卽註官。而段秀實亦再蒙追錄。又封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封屈原爲忠潔侯。世近者官其後。世遠者崇其封。勸忠表德。可謂厚矣。元世祖追封伯夷昭義清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夷清忠侯。叔齊仁惠侯。屈原忠節清烈公。順帝封徽子仁靖公。箕子仁獻公。比干仁顯忠烈公。亦所以昭曠典。至如追諡杜甫爲文貞公。劉蕡爲文節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閱邸抄。我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煥盡心於所事而以冤死。特命訪其後人官之。夫宋代之追錄唐臣後。猶第以其賢耳。如熊袁二臣。則嘗抗拒我朝者。皇上不惟不介意。轉嘉其忠而錄其後。曠蕩之恩。更高出前代萬萬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

宋史謝枋得傳。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毋深入。特還歲幣。卽議和。張晏然上書。乞斂兵息民。詔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之使。乃至亡國。因相與慟哭。此蓋當日實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論。方世祖爲皇弟時。攻鄂州也。賈似道密遣宋京詣軍前。請稱臣納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二十萬匹兩。世祖適聞憲宗之喪。遂許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理出靜江。由宋境北歸。似道使夏貴截其殿後。卒百七十人。輒以大捷告。舉朝不知有和議之說也。世祖旣立。欲修好。乃遣郝經來徵前日之約。似道方以援鄂爲己功。慮經至泄其情。乃拘於真州館。時李壇在濟南。李全之子降於元。請發兵南討。世祖猶以方通和議。諭止之。又數年。南使不至。乃命阿朮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伯顏大舉。旣克鄂州。引兵東下。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降。大兵入建康。勢如破竹。然世祖猶命緩師。伯顏頓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狀。世祖始許之。而又遣廉希賢、嚴忠範先來諭。至獨松關。爲守將張濡所殺。而兵乃不可解矣。使當世祖自鄂引還後。卽通和定約不渝。宋祚或多延數十年。未可知也。則似道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師次鉄門關。又命

皇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龍傑赤馬魯察葉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刺犛國渡撈撈河與太祖會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東印度國見角端始班師邪律楚材傳帝西征至鉄門者曰汝主宜早還楚材曰是名角端太宗九年春蒙哥征欽察破之擒其長八赤蠻蒙哥即憲宗也有欽察好生惡殺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師蒙哥即憲宗也有欽察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俗勇猛青目赤髮蒙哥攻破之其渠八赤蠻逃海島蒙哥亟進師至寬田蒙哥即憲宗也有欽察吉恩海會大風刮海水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我道也遂進擒之甫班師而水至後軍有浮渡者蒙哥即憲宗也憲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諸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討平西域諸國又西渡海轉戰萬里遂以旭烈兀留鎮之郭寶玉傳其孫侃從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國下一百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等十餘國里傳位四十二世亦爲侃所破降其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國及石羅子人劉郁西使記載之甚詳元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師出臨洮由六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忒刺分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鎮之而歸憲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憲宗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來會兀良合台由橫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圍潭州遂至鄂與世祖會其時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來舉國皆駭則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據大理也其後元順帝北歸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守雲南尙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禕至滇會有北使亦至遂逼梁王害禕其時川陝悉爲明有而滇與漠北尙信使往來不絕可見蜀以外尙是元地則元之疆域可想矣

或謂元初起兵每得一國卽封子弟王其地故雖易代而其子孫不絕今按憲宗封諸王旭烈兀于富

浪國。遷合丹于別失八里。遷蔑里于葉兒的石沙。遷海都於海押立。遷別兒哥于曲兒只。遷脫脫于葉蜜立。未知今之渠長。尙是所封之子孫否。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古來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謂元起朔方。本尙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卽其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爲副。帥臣而下。亦必僧俗並用。于是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務屈法以順其意。延及數世。寢以成俗。而益至於積重而不可挽。今以諸書考之。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受戒。七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立。帝師獨專席隅坐。或降詔褒答。則字以絡珠爲之。御寶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傳累百。所過供億無敢慢。比至京。則假法駕半仗爲前導。省院臺官並往迎。禮部尙書專督祇候。此體制之僭。雖親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師八思巴。卽於殿上置白繖一頂。泥金書梵字于其上。每歲二月望日。迎繖周遊皇城。撥鼓手百二十人。殿後軍五百人。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寶蓋凡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二十六人。鈸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供大樂四百人。興和、祥和二署掌雜扮男女角戲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細樂。

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鎧仗袍服。出宮由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載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結綵樓觀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衛之修。雖郊壇鹵簿不過也。至元七年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輪於大內。高百尺。二十五年萬安寺成佛像。牕壁皆用金爲飾。二十六年萬安寺置梅檀佛像。元貞元年用薄斂等庫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脫脫兼領。皇慶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給鈔千萬貫建壽安山佛寺。又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於其內。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圖於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聖寺。又建殊祥寺於五臺山。天歷二年建大龍翔集慶寺。給鈔萬錠。命阿榮趙世安督造。至順初命修鉄幡竿佛寺。賜金百兩。銀千兩。鈔萬錠。後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兒居第爲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至正六年復立大護國仁王寺。凡貸民錢二十六萬餘錠。十四年建大壽元忠國寺於清河。此土木之費。雖離宮別館不過也。中統三年作佛頂金輪會于聖安。昊天二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詔各路設三禪會。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開元寺。十六年勅僧一百八人卽聖壽萬安寺設齋圓戒。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藏佛事于萬壽山。二十四年作佛事於五臺山。三十三會。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坐靜于大護國仁王寺。凡五十四會。二十六年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

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二十七年繕寫金字藏經成，凡用金三千二百餘兩。元貞元年以國忌，飯僧七萬人。至大元年，啓水陸大會于昊天寺。延祐五年，敕書金字藏經，用金三千九百兩。至治元年，修寧夏欽察魯佛事，給鈔二百十二萬貫。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經十萬部。又于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等寺，及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壽安山。三年，乃罷。又以順宗皇后忌日，飯僧萬人，造金寶蓋藏舍利。至順元年，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罷。又命江浙印佛經二十七藏，遣使賚黃金二千兩詣杭州書佛經。尋又詔以泥金畏吾字書無量壽佛經千部，并大乘經一藏。至正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僧百八人修朵思哥兒好事。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目，每歲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餘。延祐四年，宣徽院會計歲供，以斤計者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延祐五年，以各寺作佛事，食則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萬羊。此供養之費，雖官俸兵餉不及也。中統初，賜慶壽、海雲二寺陸地五百頃。至元六年，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府。二十七年，立江南營田提舉，專掌僧寺贖產。元貞初，勅上都大都從前所撥賜大乾元寺、大興教寺、大護國仁王寺酒店、湖泊官爲征收分給。改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爲崇祥監。立規運都總管，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大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置汴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專掌

諸寺貲產。賜崇福寺河南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益都田七十頃。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雜綵萬匹。置都總管府司其歲入。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兩。袈裟二萬襲。泰定三年賜殊祥寺田三百頃。大天源延聖寺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省臣言。世祖建大業。已屬虛費。成宗又擴天壽、萬寧寺。較前更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抑又甚焉。天歷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百頃。賜大承天護聖寺。遣大禪院監蔚州廣靈縣銀礦。歲入歸大承天護聖寺。至順二年詔景東府歲出金五千兩供上都洪禱崇壽寺。後至元七年又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餘頃給大承天護聖寺。此財產之富。雖藩王國戚不及也。至楊璉真珈發掘宋諸帝陵寢。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餘戶。并佔民五十餘萬爲佃戶。大德中始放爲民。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上都開元僧強奪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挺入公府。隔案引壁摔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赦免。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箠撲交下。事聞亦釋不問。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毆西僧者截其手。冒者斷其舌。仁宗時在東宮。奏罷之。又每作佛事。輒得賄奏釋罪囚。如元貞初釋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得資緣倖免。率以爲常。皇祐中御史臺言其幣。始禁之。此其威勢之橫。雖強藩悍相不過也。由此觀之。朝廷之政。爲其所撓。天下之財。爲其所耗。說者謂元之天下。半亡於僧。可爲爛鑿云。

按北史後魏孝文帝時沙門統曇獻奏平齊戶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又請民犯重罪者以爲佛圖戶供諸寺灑掃詔許之此又有元僧寺占田脫罪之濫觴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時蒙古色目人聽就便散居內地如貫雲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孫而居江南葛邏祿迺顏隨其兄宦遊而居浙之鄞縣薩都刺本答失乃蠻氏而爲鴈門人秦不華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廬州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而家東平忽都鐵木祿本赤合魯氏而家南陽徹里本燕只吉台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鐵連本乃蠻人而皆居絳州孟昉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紇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伯顏師聖本哈喇魯氏而居濮陽石抹宜孫以其父鎮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趙榮其先本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遂爲閩人如此類者甚多顧嗣立元詩選所謂元時漠北諸部仕於朝者多散處內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從官南方者多不歸遣使盡徙北還可見自元初色目人已多散處他邑不寧惟是更有與內地人聯姻者如伯顏不花之母鮮于氏乃鮮于樞之女見元史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姪女見輟耕錄按遼史太宗會同三年詔契丹人授漢官者聽與漢人婚姻則遼時已有此例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部人聯姻

乃詔互遷其久任者。又元時蒙古色目人有同漢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潁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鶴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職馬祿丁爲武昌達魯花赤。遂以丁爲姓而名鶴年。又有內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賀勝鄆縣人。字伯顏。楊朵耳只及來阿八赤皆寧夏人。劉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華本隰州人。昂吉兒本張掖人。桑兒赤本寧州人。楊傑只哥本寶坻人。李忽蘭吉本隴西人。抄兒本汴梁陽武人。謝仲溫本豐州人。而其孫名字完。葉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見元史。亦一時風尚也。至如賈昔刺本大興人。皇子拖雷以其鬚黃。賜此名。楊賽因不花本播州土官。世祖以其歸附。特賜以國語爲名。此又出于特賜者。明史楊璟傳。元末有廣西土官岑伯顏。可見元時土官多有以蒙古語爲名者。蓋又因播州之特賜而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

仁和邵戒三續宏簡錄記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有九伯顏。一爲世祖時平宋功臣。一爲世祖時江西左丞。二爲成宗時河南平章。一爲武宗時駙馬。一爲文宗時左丞相。一爲文宗時河南行省丞相。一爲順帝時右丞相。一爲順帝時湖廣平章。一爲順帝時中書平章。十三脫歡。一爲太祖五世孫安定王。一爲太宗侍臣。一爲憲宗時扎刺兒部人。一爲世祖時福州達魯花赤。一爲駙馬木安傅。一爲武臣苦徹子。一爲成宗時參知政事。一爲丞相哈刺哈孫子。一爲叛王合丹孫。一爲仁宗時西臺中丞。一爲泰定時詔書侍御史。一爲文宗時湖廣平章。一爲順帝時僉樞密院。殉難膠州。十五脫脫。一爲烈祖曾孫。一爲憲宗時皇族。一爲蔑里乞部長。一爲世祖時千戶。一爲功臣劉國傑子。一爲木華黎元孫。一爲康里國族。一爲仁宗初遼王。一爲仁宗時雲南王。一爲英宗時南臺御史大夫。一爲泰定時中書參議。一爲順帝時右丞相。監修

三史。一爲順帝時翰林承旨。一爲至正中知樞密院事。一爲至正中萍鄉州同知。殉國難。

前明有兩北京

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州郡。乃詔以開封府爲北京。應天府爲南京。而以故元都爲北平府。及永樂元年。乃以北平爲北京。設留守。而開封府北京之名遂廢。十八年遷都北京。詔改京師陵金。爲南京。而以北京爲京師。洪熙元年。仁宗將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正統六年定都北京。乃詔文武諸司悉去行在之稱。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古來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漢武帝之於公孫宏。唐太宗之於馬周。固史不絕書。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測者。嘗語吏部曰。資格爲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故官職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餘人。各授布政使。參議等官。此其大較也。今按明史各傳。如錢唐。由布衣以明經對策稱旨。擢吏部尙書。秦約。以文學召試。慎獨箴第一。擢禮部侍郎。曾泰。由秀才擢戶部尙書。嚴震直。由糧長擢通政使。參議。丁士梅。童權。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

以孝廉擢應天府尹。陳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禮部尚書。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呂震由監生擢山東按察使。端復初由經歷擢刑部尚書。黃福亦由府經歷擢工部侍郎。楊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戶部侍郎。開濟官國子監。罷歸。擢刑部尚書。翟善由文選主事擢本部尚書。馮堅由典史擢僉都御史。李仕魯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尙賢由寧遠尉擢廣西參政。鄒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由靜寧州判擢僉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陽令擢刑部侍郎。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陝西參議。鮑恂。余詮。張長年等。又皆以明經擢文華殿大學士。蓋當開國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聳動天下。故有此不次之舉。而一時人才亦卽出其中。經濟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見。固知天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資格所能盡也。然一時識拔。亦未必盡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輒敗者。帝又威斷不測。稍不稱意。誅謫隨之。胡藍二黨外。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勝屈。故解縉上書謂進人不擇賢否。所謂取之盡錙銖。殺人不論情罪。所謂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時猶有破格之事。如永樂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司參議等官。又陳濟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卽授爲都總裁官。洪宣以後。率循資格。惟正統初張鳳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舉人擢吏部侍郎。俞綱由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開預機務。則又因藩邸舊恩之故。蓋資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胥出於是。非必資格外別有非常之才爲網羅所不及也。

有明進士之重

唐宋以來最重進士。其所謂舉人者。不過由各府解送。俾赴禮部試。如今生員欲試鄉闈。必先得由學使錄送也。舉人試禮部不第。仍須再應鄉舉。詳見舉人條內。本無可入仕之路。至前明始有舉人三次會試不第。即許赴吏部就職之例。部中另立班銓註。自此舉人得登仕籍。今會試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揀選。猶是前明遺制也。然有明一代。終以進士爲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卽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邊遠簡小之缺。其陞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爲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卽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陸燾。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歷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如故也。顧寧人謂萬歷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以明史邱橐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陳新甲傳云。終明之世。乙榜至尙書者二人。

宏治中賈俊、崇禎中陳新甲，至巡撫者隆慶中海瑞、萬歷中張守中、艾穆而已。按宣德、正統、成化間乙科，皆會試副榜，至尙書。石璞由舉人至尙書。楊信、張驥、彭誼，皆由舉人至巡撫。新甲傳所云，乃中葉以後事也。蓋魏驥諸人多永樂宣德中舉人。其時尙不拘資格，故得進身。迨甲科盛行，而驥等官位已崇，故不能風抑耳。至崇禎中破格求才，舉人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邱民仰、宋一鶚、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邱禾嘉皆以勤勞顯。見禾嘉傳。而明已未造矣。是時朝廷方破格用人，而吳執御以兵事急，猶請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俾練民禦寇。見執御傳。可見風會所成，見聞久習，雖以朝廷風旨，且不能驟變也。厥後牛金星以舉人降李自成，勸自成重用舉人，賊所至獲舉人輒授以官，有舉人李得笥者，被執不屈死，或告賊曰：「此舉人也，賊將懼，棄其屍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說者謂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洩憤云。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明史萬安傳：成化七年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於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并戒初見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時、輅及安同進見，甫奏一二事，安遽呼萬歲欲出，時等不得已，亦叩頭出。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爲萬歲閣老。自是帝不復召見大臣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帝，安輒止之。按尹直

入閣。乃成化二十二年。然則自七年召見時。輒後。至此十五六年未嘗與羣臣相見也。徐溥傳。宏治十年。帝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謝遷。面議諸事。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等後。至此始再見。舉朝翕爲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宏治十年。兩朝天子與廷臣不相見。且二十五年也。劉健傳。帝自召對健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久。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時時進見。左右竊從屏間聽。但聞帝數稱善計。是時已在宏治十五六年間。閣臣始得頻見。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與劉瑾等八人昵。繼與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遊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許羣臣出諫。則其時廷臣之不得見。更不待言。世宗初。亦尙勤於治。然鄧繼曾傳云。嘉靖三年。帝漸疏大臣。政率內決。是臨政未久。卽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穀。郭勛攝事。則郊祀已不躬親也。二十一年。因宮婢之變。移居西苑。則并大內亦不復入也。丁汝夔傳。俺答薄都城。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奏。禮部尙書徐階固請。乃許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按是時嘉靖二十九年。本紀特書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嘗見羣臣也。以後亦更無有召見之事。穆宗嗣位。臨御日淺。周宏祖疏言。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政事。鄭履亦疏言。陛下御極三年。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否。是隆慶初。已不復見大臣也。神宗初年。猶有召見大臣之事。張居正傳。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畢。以給事中所陳災傷疏奏上。又居正服闋。帝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自萬歷十七年以後。漸

不復見廷臣。本紀書是年三免陞授官面謝。自是臨御遂簡。王家屏傳云。家屏服闋召入閣。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帝乃于萬壽節強一臨。家屏又請勤視朝。帝爲一御門。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言。臣一歲間兩覲天顏而已。按家屏服闋入閣。十七年事也。本紀又書十八年正月始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出皇太子見之。七月召見閣臣議邊事。萬國欽傳。萬曆十八年以火落赤諸部犯邊。帝召見申時行等於皇極門。蓋卽七月申事。一歲中兩見閣臣。至特書之以爲異事。十九年四月享太廟。自後廟祀皆遣代。則十九年以後。太廟亦不親祭矣。二十四年大學士趙志臯請視朝發章奏。不報。直至四十三年以挺擊事起。始召見羣臣於慈寧宮。蓋自十七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羣臣始得一望顏色耳。馬孟正傳。萬曆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未知果達御前否。吳道南傳。萬曆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學士入閣。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莅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同官方從哲以爲言。帝令先視事。迨挺擊案起。慈寧宮召見羣臣。道南始得一見。自是亦不得再見云。本紀又書四十七年羣臣請視朝行政。不報。四十八年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亦不報。則自四十三年挺擊事一見羣臣後。終神宗世不復有召見之事也。光宗短祚。僅于彌留召見劉一燝等。熹宗童昏。爲權閹所蔽。固無論矣。統計自成化至天啓一百六十七年。其間延訪大臣。不過宏治之末數年。其餘皆廉遠堂高。君門萬里。無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卽位。高拱請繼

司禮權。還之內閣。是內閣且聽命于司禮監矣。倦勤者卽權歸於奄寺嬖倖。獨斷者又爲一二權奸竊顏色爲威福。而上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尙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

萬歷中不惟不見羣臣。又有聽大臣自去而不問者。本紀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十月。戶部尙書趙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吏部尙書孫丕揚拜疏自去。九月。大學士李廷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尙書掌都察院事孫瑋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尙書趙煥拜疏自去。四十二年七月。禮部侍郎孫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聞追留。又不聞詰責。聽其自來自去而不問。古來所未見也。按三十五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聽其自去。則三十五年以前。撫按官已有投劾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

陔餘叢考卷十九

陽湖 趙翼 耘松

女媧或以爲婦人

司馬貞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古無文字。但以音呼。後人因音而傳以字。適得此女媧二字。初非以其爲婦人而加此號也。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但係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後人因女媧之名。遂有以爲婦人者。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雨不霽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充又云。今俗圖女媧多爲婦人之象。則女媧之訛爲婦人。其來久矣。北史祖珽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其比。程伊川易傳於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則伊川亦以女媧爲婦人。

煉石補天

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司馬貞三皇本紀皆謂女媧氏煉石補天。其說本於列子及淮南子。謂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語極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爲天非玉石之類。豈石所能補。且女媧雖長。豈能及天。不能及天。又安有階級可上。此則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煩辨駁。須得其訛傳附會之由。乃爲篤論耳。陸深以爲古時生民甚樸。茹毛飲血。未能盡火之用。女媧氏煉五色石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補天之所不及。後世焚膏繼晷。爝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說稍近理。然直以爲上古未有火。至女媧始取火於石矣。此以之屬燧人氏可也。而何以屬之女媧。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鄉黃芷御進士謂五金有青黃赤白黑五色。而皆生於石中。草昧初開。莫能識別。女媧氏始識之。而以火煨煉而出。其後器用泉貨。無一不需於此。實所以補天事之缺。故云煉石補天也。此論雖創而甚確。

蚩尤爲黃帝相

國策蘇秦謂秦王曰。昔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記黃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帝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是古來皆以蚩尤爲黃帝所誅也。然管子四時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遂置以爲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爲當時。註云。知天時之所當也。則蚩尤又嘗爲黃帝相矣。韓非子十過篇及王充論衡。亦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而周禮表祭。鄭康成云。祭黃帝。蚩尤又

漢書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蓋亦以蚩尤始作兵而爲黃帝臣。故同祀之也。豈此蚩尤別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陰陽。造兵器。被擒後黃帝仍赦而用之。而史遷所紀多一殺字耶。吳仁傑辨漢書祠黃帝蚩尤句。謂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蚩尤已爲黃帝擒殺。何得旣祠黃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與黃帝戰。而不知黃帝之相有蚩尤也。况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實始造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謂是星非人。豈此星自謂人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湘君、湘夫人。蓋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後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類。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閒錄所載杜拾遺訛爲杜十姨。而以其配伍子胥也。屈原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來。夫君卽指湘君也。若女子則不應稱夫君也。下云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則原自言布精靈以求感格而尙未應。故姊嬃爲我太息。喻己之忠誠不能悟君。而姊規之。非指湘君爲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猶云天帝之女。並未確指爲堯女也。天問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鋪張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爲堯女。則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蒼梧之事。以爲波瀾。乃兩篇中並無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爲堯二女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謂天帝之女。並未指爲堯女也。曰居之。亦謂帝女之所居。

而非以爲死而葬此也。山海經所附會舜事甚多。如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又蒼梧之山。舜與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國。爲姚姓之類。不一而足。使以堯二女爲葬於洞庭。必又有幾許鋪綴。而其書並無一字。則山海經亦尙無堯女葬洞庭之說也。自王叔師註楚詞湘君。湘夫人。謂堯二女娥皇。女英。妻於舜。舜往征有苗。二女從而忘返。道死於沅湘之間。因而張華博物志等書皆承此說。湘君。湘夫人。遂爲堯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師之說。蓋本於史記。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之二女爲舜妃。死而葬此。此叔師所由誤也。郭璞引河圖玉版亦同此說。而博士之說。蓋又本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之語。遂以爲舜妃從駕不及而死於此。爲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誤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謂古無夫妻合葬之制。如舜葬蒼梧。而妃嬪不同葬。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從舜不及而死於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當之。尤見其牽強不相合也。劉向諫起亦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則訛三妃爲二妃已久矣。古來惟郭景純識其誤而未識其致誤之由。且亦以湘君爲女神。故特辨之。

隸書不始於程邈

書斷云。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爲縣吏。以罪下雲陽獄。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時以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務趨便捷。故曰隸書。是以古來皆以隸書爲

邈所作。然封氏聞見記謂酈道元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餘同今書。則知隸書非始於秦也。封氏又謂此書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則隸書非起於邈矣。又按許氏說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云云。似隸書亦李斯所作。其下文又謂新莽改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其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卽秦隸書云云。是許氏於隸書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爲邈作。

造筆不始於蒙恬

馮鑑事始載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學齋佔俚謂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尙矣。孫臏誘龐涓。斫大樹白而書之。當亦椽筆醮墨所書。若用刀刻。昏夜豈能辨識乎。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莊子書中有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砥筆和墨之語。則以毫染墨明矣。莊子在恬之先。則非造於恬明矣。韓非子飾令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語。韓非亦先於恬。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

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兔毫竹管也。則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人。遂獨擅其名耳。至蔡倫造紙。亦有疑其不始於倫者。謂倫乃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矣。然後漢書蔡倫傳。古書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於人。蔡倫乃用樹膚麻頭及敝魚網以爲紙。天下咸稱蔡侯紙。則古時本以縑帛爲紙。前漢書所謂赫蹏小紙。蓋亦縑帛所成。而非樹膚麻頭所造也。然則造紙實始於倫。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筆也。王充論衡云。竹木在山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爲槧。枿之爲板。刀加刮削。乃成奏牘。按王充與蔡邕同時。已在倫之後。其時尚多用簡牘。可知蔡倫所造流布尙未廣也。按古時漆書本用竹筆。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筆字本從竹。今外番亦尙有用之者。平西陸時。文書檄諭外夷。須用唐古特字。無能書者。惟降酋巴朗能之。乃令入軍機處繕寫。余見其所用筆。正與木工之竹筆相似。乃知外番尙多用竹筆也。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史記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此事實有所本。按儀禮。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制也。左傳吳闔廬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問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亦見說苑善說。戰國策。齊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欲東家食。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史記周赧王三十六年。齊淖齒殺湣王。王孫賈入市呼曰。欲與我誅

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又漢書陳勝起兵。令其衆袒右以示異。此皆在周勃之前。又晉書淮南王允欲誅趙王倫。率帳下兵直出曰。趙王反。佐淮南者左袒。於是左袒者甚衆。梁平侯景。羣臣多勸元帝還都建業。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此又後世之踵事者。

牛耕不始於趙過

鄭樵通志謂牛耕起於趙過。古者惟以牛服車。不用於耕。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宛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爲言。否則用以祭祀。周禮牛人之職。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斃鐘而已。未聞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蓋三代以上皆兩人併力發一耜。不聞用牛耕也。宋景文筆記亦云。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而以王弼傳易所云牛稼穡之資者。爲不知漢以前無牛耕之事。獨王伯厚困學紀聞則以爲牛耕不始於趙過。而引冉伯牛名耕之說以証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則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此論甚確。不特此也。韓非子外儲篇。少室周與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又史記司馬牛亦名耕。字子牛。家語并云。司馬黎耕字子牛。黎犂字古通。則尤其是牛耕之明証。蓋古時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國語耕籍之制。王耕一壩。韋昭註。一耜之壩也。王無耦。以一耜耜。左傳二五耦。杜預註亦云。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

墾傷晉室也。此則人耕之說也。月令耕籍之制。天子三推。若人耕則安用推。此則牛耕之說也。管子形勢篇。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此尙未指明人耕牛耕。山海經。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縱僞書。然史記已引之。則爲漢武以前之書。而已有牛耕之說。則牛耕非起於漢武時審矣。王充論衡。舜葬蒼梧。有象爲之耕。其說雖荒幻。然亦可見耕之用獸也。且易云。神農氏揉木爲耒。論衡亦云。神農撓木爲耒。耒乃牛耕之具。若人耕。安用揉撓之使曲乎。則以理推之。神農氏已用牛耕矣。景文夾漈所引。蓋本崔實政論。漢武使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爲確據。不知南北風俗不同。有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過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如後漢王景傳。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犂。由是墾闢倍多。又任延爲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開此一方農事之所未有。而其實非自景與延創也。趙過之以牛耕得名。蓋亦本古法而施之。於不知牛耕之地。後世遂以爲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漢書食貨志。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本古法也。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耨。一畝三耨。歲代種之。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倍他田。過使教田太常。三輔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器。學種法。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犂。過奏光爲丞。教民相與庸挽犂。據此。則二牛三人之法。本始於后稷。過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後牛不足。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挽犂。則以人挽犂。轉始於過與平都令。而非牛耕始於過也。景文夾漈徒據崔實政論一語。遂以爲據而不復詳考。亦太疎矣。至詩書所云牽車

服箱之類。蓋各就其一事以爲言。有不可執一以例其餘者。卽如江以南六朝時皆用犢車。今江南之人語以牛可駕車。必駭異以爲無是理。而不知今雲南、廣西尙有以牛駕車者。大河以北牛車更多。又如驢馬之類。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騎。而北人兼用以耕。夾漈、景文之論。毋亦囿於一說矣。又湧幢小品謂中國耕田必用牛。若鐵齒耙土。乃東夷擔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法耶。抑唐以後始倣而爲之也。是又以人耕爲中國所本無矣。

雲臺無來歛凌烟閣無郭子儀

漢明帝圖畫光武功臣於雲臺。共二十八將。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其詳載於後漢書。馬援不與。以其爲椒房親也。然光武功臣尙有來歛。先使隴說隗囂。往返數四。當世稱爲信士。及囂叛。則固守略陽者經年。帝賜歛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令悉監諸將。馮異、耿弇、蓋延、馬武、劉尙等平隴西諸羌。又攻蜀。擊公孫述。後爲刺客所殺。是來君叔之權任及光武之倚信。俱在諸功臣之上。而雲臺圖像竟不及之。殊爲闕事。新唐書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卽位。命史館考勳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增至一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功臣三十七人。續圖凌烟閣。今俱載新唐書一百九十一卷。然功臣如

郭子儀、李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等俱不在內。方德宗時，晟、瑊皆未死，其不入圖畫固也。子儀已死，何亦不入圖乎？况大中之續錄三十七人中有馬燧，而晟、瑊與燧同時號三大功臣，何以不入？李光弼雖入而別在二等，此皆不可解。郭子儀傳有圖像凌烟閣之語，而新書凌烟圖內無之。

馬氏銅柱有二

馬援所立銅柱在林邑國。唐書環王傳：木林邑地，海行三千里至其國，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銅柱在焉。援留十戶於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馬，俗號爲馬留人。此漢時所立銅柱在交趾者也。馬總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刻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之裔。此唐時所立銅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馬希範攻溪州蠻，降之，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此五代時所立銅柱在五溪者也。皆馬氏故事。按今廣西太平府鎮南關外尚有銅柱，據明史廣西思明州土官黃廣成上言：元設思明府，南以銅柱爲界。元末交人越銅柱二百里，侵奪思明地，乞敕安南還侵地，仍以銅柱爲界。此所謂銅柱，卽今廣西鎮南關外之銅柱，與思明相近者也。然唐書所謂林邑國，則在廣東之南，離鎮南關甚遠，豈援所立銅柱本在林邑，而今鎮南關之銅柱則總所立耶？

徙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魏明帝紀。徙長安銅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任昉述異記。魏明帝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既拆盤。臨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漢書武帝本紀作通天臺飛廉館。應劭註曰。飛廉。神禽。後漢書。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亦見程大昌演繁露。則移置飛廉銅馬。實始於漢明帝。而魏明帝特倣之。後趙石虎又徙洛陽飛廉鐘簾之類於鄴之華林園。則又倣魏明帝。而卽徙魏明帝物耳。

陳壽三國志於董卓傳。既云卓遷天子都長安。悉椎破銅人鐘簾以鑄錢。而于魏明帝紀。又云徙長安銅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陽。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銅人既爲卓所椎破。此所徙。又是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關中記。秦銅人十二。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於洛。重不能致。任昉述異記。魏明帝詔取漢武捧露盤仙人。盤既拆。臨行泣下。然則卓所毀者。乃秦銅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則漢武承露仙人及卓毀秦銅人所餘之二也。後漢書方術傳。蒯子訓摩挲金狄。卽此秦餘之二。而李石續博物志。又謂苻堅毀其二以爲錢。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毀後僅餘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繼馬非晉元帝

晉書載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象。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其佳者。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其孫恭王覲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蓋當時傳聞如此。魏收本之作魏書。因謂晉司馬叡母夏侯氏字銅環。與牛金姦通而生。冒姓司馬。以爲此石之應。通鑑等書皆從其說。然金已爲懿毒死。則夏氏所通小吏。別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見皆傳聞謬悠之詞耳。唐元行冲則以爲元魏昭成帝名韃。繼晉受命。乃爲牛繼馬之象。特爲著論。此又可備一說。

宮中屠販不始於東昏

宮苑之中。列肆作屠沽之戲。世多知齊東昏侯事。南史東昏於苑中立大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又於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民間謠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是也。然此戲不自東昏始。通鑑漢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着商賈服。從之宴飲爲樂。晉書太子遙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也。故太子好之。又會稽王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飲。以爲樂。宋書五行志亦載此事。并謂道子身自貿易於其中。又宋營陽王未

廢時亦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是皆東昏以前事。

四聲不始於沈約

沈約作平上去入四聲韻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獨得胸臆。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然石林詩話謂魏晉間雖未知聲律。而陸雲相謔之詞。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已與後世律詩無異。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創也。今按隋經籍志。晉有張諒撰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則四聲實起晉人。而并非石林所謂古人暗合者矣。南史陸厥傳云。沈約、謝朓、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相宣。將平上去入四聲以之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謂之永明體。沈約作宋書。謝靈運傳後論之甚詳。厥乃爲書辨之。以爲歷代衆賢。未必都闡此處也。此又約之前已有四聲之明証。卽與約同時者。周顒有四聲譜行於時。劉善經有四聲指歸一卷。夏侯詠有四聲韻略十三卷。王斌有四聲論。皆齊梁間人。又梁武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沙門重公謁梁武帝。帝問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公應聲曰。天保寺刹。出以語劉孝綽。孝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則約同時之人明於此者。亦不止約一人。特約獨取以成書。遂擅名耳。

東齊記事云。唐孫愐集諸家韻書作唐韻。而從前周顒切韻、沈約四聲譜、夏侯詠四聲韻略之類皆廢。宋眞宗時。陳彭年、晁迥、戚綸、懷質舉事。取字林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等書爲禮部韻。遂著爲格。景祐中賈昌朝言。舊韻略

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同義理。悉舉人詩賦誤用。乃詔丁度修禮部韻略。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罕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註之。此禮部韻略之始末也。吳會漫錄又論度等修韻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

縱囚不始於唐太宗

縱囚事唐太宗最著。白樂天所咏死囚四百來歸獄是也。然不自唐太宗始。後漢書馬援爲郡督郵送囚。援哀而縱之。亡命遇赦。鍾離意送徒詣河內。解其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一或違者。又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意聽廣歸家。使得殯斂。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戴封爲中山相。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虞延爲漁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返。晉書曹摅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摅行獄。憫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歸耶。囚皆感泣。摅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不聽。至日果如期返。范廣令堂邑丞劉榮坐事當死。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歸。榮如期至。此皆漢晉時縱囚故事也。癸辛雜識又引何允。席闡文二人。按允在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闡文在梁爲東陽太守。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見南史。今考歷代史傳。更不止此。宋書謝方明爲南郡相。嘗於年終放江陵獄囚。使過正月三日還到。主簿等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當今人情爲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

聽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來。遂二日乃返。又一囚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欲捕之。方明不許。囚逡巡墟里。不肯遽至。鄉里責讓。仍送至。又梁書王志爲東陽守。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明日果至。乃因婦孕也。傳岐爲始新令。冬至放死囚還家。獄曹固爭不可。岐曰。囚若負信。令當坐。竟如期而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臘日放囚還家。亦依期返。此皆南朝事也。惟陳書有張種者。爲無錫令。見重囚在獄。天寒呼之出。暴日。

遂失之。後周蕭攜上州刺史。至元日獄中囚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攜曰。昔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以之獲罪。亦所甘心。諸囚荷恩。如期而至。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隨事決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孫伏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至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憫其苦。乃與之期。約某日當至。悉脫其枷。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隋文帝聞而異之。于是賜伽宴於殿庭。并詔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或以歲旦不能歸省爲恨。元膺悉歸之。皆如期返。新唐書。唐臨爲萬年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恐盜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日盜尸虎還。宋史冷黼傳。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年五月。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槩行疎放。限八月內如期。自至大都。後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陳天祥傳。天祥知壽昌府。執倡亂者二人。斬於市。

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還家。約三日來。如期皆至。白宣慰司盡釋之。明史許文岐爲黃州守。獄有重囚七人。縱歸省。刻期而還。乃請於上官貸之。周瑄爲南京刑部尙書。當暑遣囚之輕繫者。曰。召汝則至。囚歡呼。無失期者。俱見本傳。此又唐以後縱囚故事也。

圖畫學士不始唐太宗

封氏聞見記。唐太宗爲秦王時。使閣立本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爲讚。世所傳十八學士圖是也。然南史王亮傳。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北史魏收傳。齊孝昭帝起元洲苑。畫收於閣上。則圖畫學士六朝時已有之。太宗特仿而爲之耳。翰林盛事。開元中拜張說等十八人爲學士。於東都上陽宮含象亭圖其形。系以御贊。此又仿太宗故事。

陔餘叢考卷二十

陽湖 趙翼 耘松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唐書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此貢荔枝故事也。按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乃詔罷之。則貢荔枝不自唐始矣。金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是金時亦有貢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閩粵蜀三處。金時皆無其地。不知其設鋪遞者。何地所出也。

楊氏五家合隊

新唐書敘楊氏五家合隊。最不明析。楊貴妃傳云。以貴妃寵擢其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而釗。即國忠亦寢顯。又三姊封韓、虢、秦三國夫人。據此則銛、錡、釗及韓、虢、秦應是六家。下又云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互。帝所得奇珍。分賜五家如一。則所謂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銛、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則又應是四家矣。而其敘華清從駕處。復何以云五家車騎。

各爲一色。俄五家合隊。爛若萬花耶。楊國忠傳。天寶七載。國忠爲御史中丞。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戟。則又遺卻錡一人。與貴妃傳不合。按舊唐書。貴妃傳。元宗封韓、虢、秦三姨。又擢貴妃從兄銛及錡。賜第連宮禁。韓、虢、秦與銛、錡五家。每有請托。峻如詔敕。通鑑亦云。天寶六載。以貴妃姊適崔者爲韓國夫人。適裴者爲虢國。適柳者爲秦國。三姊與銛、錡五家。勢傾天下。是五家者。銛、錡、韓、虢、秦也。國忠尙不在其內。及國忠益貴。而銛已死。仍符五家之數。故當時亦呼楊氏五家。舊唐書雖敘銛、錡、韓、虢、秦爲五家。而其後華清從駕。謂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一隊。隊各一色。則又以國忠入五家之內矣。又云國忠山第與虢國相對。秦國、韓國相接。是新唐書雖云秦國早死。而舊唐書則國忠爲相。後秦國尙在。通鑑亦云。祿山反。上欲傳位太子。國忠大懼。使韓、虢、秦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帝乃止。及馬嵬之變。國忠及韓國、秦國爲軍士所殺。虢國奔陳倉。縣令薛景仙捕誅之。是秦國直至馬嵬始被殺。新唐書謂秦國早死者。恐未必得實也。然則五家者。其始則銛、錡、韓、虢、秦也。其後則錡與國忠及韓、虢、秦也。

五日一朝不始於裴度

五日一朝。今人皆用裴度故事。其實非始于度也。漢書孔光傳。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師古註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在家自養也。是此禮實自

孔光始。王莽在哀帝時亦同。隋書文帝忌楊素。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親細務。但三五日一朝。向省評論大事。則又爲疎忌功臣之制。而其後優禮老臣。亦多用之。唐書李靖以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姚崇年老。元宗命五日一朝。入閣辦事。又苗晉卿年老。代宗令間日赴政事堂。入閣不趨。此皆在裴度之前。鄭覃年老。以疾去位。詔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杜佑請老。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宋史趙普再相。故事。中書日向未始退。詔特許普日午便歸。尋免朝。止赴中書視事。大政則召對。又王旦多疾。眞宗命五日一赴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呂夷簡老。仁宗亦命平章軍國重事。五日一至中書。王隨亦然。徽宗命何執中一月止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此又度後之故事也。

牛李非李德裕

唐時牛李之黨。論者皆謂牛僧孺、李德裕互相讐怨。各植私黨也。然唐書傳贊云。僧孺、宗閔既當國。排擊所憎。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則當時所云牛、李。乃謂牛僧孺及李宗閔。而非德裕也。李德裕傳始。李吉甫爲相。牛僧孺、李宗閔對策。痛詆當路。吉甫訴於上。考官皆得罪。德裕則吉甫子也。宗閔、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閔傳。錢徽知貢舉。宗閔托所親於徽。德裕白上。以爲今年取士不公。宗閔坐貶。由是嫌忌益深。是猶第李與李相怨耳。及裴度薦德裕可相。而宗閔先已當國。慮德裕繼入。遂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

宗閔而與德裕爲難。是僧孺之讐德裕。本由於附宗閔。此卽所謂牛、李者也。楊汝士傳。汝士爲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見牛、李之李。乃宗閔而非德裕矣。若以李爲德裕。則僧孺、德裕方相讐。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鑑。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而引牛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謂德裕之怨逢吉、僧孺也。

宋金蓮燭送歸院者六人

金蓮燭送歸院。始於唐令孤綯。唐書。綯入翰林爲學士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宣宗以乘輿金蓮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及綯至。皆驚。此唐故事也。今世所傳詞林美談。皆指蘇子瞻耳。不知宋時金蓮燭故事。共有六人。王欽若、王禹玉、晁迥、鄭獬、蘇軾、史浩也。錢氏私誌。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中秋夕上召至小殿。對設二位。用賓主禮。不令拜舞。宴罷。令宮嬪各以領巾裙帶乞詩。上令諸嬪各取頭上珠花爲潤筆。納其袖中。宴罷。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王禹玉爲學士。被召至內東門小殿。夜深。賜臺燭雙引歸院。宋史。晁迥常夜召對。帝命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爲獨宿直令。又神宗召鄭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子瞻爲學士。夜忽召入內東門小殿。宣仁問曰。內翰前年爲何官。曰。汝州團練使。今爲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

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論薦。子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進。曰此乃先帝意也。先帝當飲食而停筯看卿文字。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進用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已而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玉堂雜記云。孝宗嘗宣召侍讀史浩錫宴澄碧殿。暮以金蓮燭送至玉堂直廡。上命浩作詩敘此會。浩乃進古詩三十韻。上御製和之。又命周必大繼和。必大亦和以進。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世傳宋曹彬、元伯顏俱下江南。俱不妄殺人。然梅磻詩話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詩序云。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戮綠家國。魏死南朝結綬人。而伯顏之攻常州也。役城外居民運土填塹。土至併人築之。又殺民煎膏取油作砲。號人油砲。焚城上杈牌。及城破。又盡屠之。惟七人伏橋坎得免。事見續通鑑綱目及府誌。則二將亦未嘗不妄殺人也。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

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爲常制。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驍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卽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尙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則安石雖沿其名而尙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高宗泥馬渡江之訛

宋高宗初至杭州。卽命立崔府君廟以示靈異。於是精忠小說遂有泥馬渡江之說。按宋史宗澤傳。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澤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間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筮。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填塞去路。澤曰。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此泥馬故事也。余嘗見曹勛畫高宗瑞應圖九幅。內一幅

係崔府君廟。廟中一馬獨立。而車轂之類。縱橫滿地。助有跋云。廳子馬不肯行。蓋卽塞路之事也。

兀朮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世謂秦檜私通於金。力主和議。自是實事。然岳飛傳謂兀朮以書與檜曰。汝日以和請。而飛方主用兵。不殺飛。和議不可成。此則金陀粹編等書附會之詞。其實檜所私結者。撻懶而非兀朮也。檜之南也。由撻懶縱之歸。其時撻懶以尊屬主國政。必與檜先有私約。令宋稱臣納歲幣。而金則歸以帝后及河南、陝西地。故劉豫廢而卽令王倫回。許以歸帝后及陝洛。此皆撻懶主之。一一如檜所請。及兀朮揣知撻懶意私於宋。盡發其奸。再興兵取河南、陝西。檜亦懼不安其位。使馮楸。王次翁探帝旨。實以失奧援。慮和議之不可必成也。未幾撻懶謀反。南奔欲投宋。益見其平日有德於宋之明證。而王倫之使金受地也。金主先入兀朮之語。責之曰。汝國惟知有撻懶耳。是檜之與撻懶素有成約。而兀朮始終不與聞可知。或謂撻懶誅後兀朮主兵事。安知非檜之再結兀朮。始定和議之局。不知撻懶主和。則以陝洛償歲幣。兀朮主和。則陝洛之地尺寸不與。高宗紀。和議成。使鄧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惟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又棄和尚、方山兩原。以大散關爲界。所歸者僅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及韋后一人。而宋之稱臣歲幣如約。是金直以三樞一老嫗坐致其稱臣納幣。此亦何樂不爲。而必待檜之私結於兀朮哉。金史鄭瓊傳。宗弼卽兀朮謀再伐江南。與鄭瓊議。瓊曰。秦檜老儒。亡國之大夫。僅僅自

守。吾以大軍臨之。彼君臣方且哀鳴不暇。據此益可見檜與兀朮本無素約。而宋史兀朮致書秦檜之語之未可信也。通撻懶。通兀朮於檜之罪原無分輕重。特以讀書論世。必當推究當日情事。乃爲信讞耳。至邱瓊山謂南宋之勢亦不得不出於和。檜之主和未爲失計。後儒又從而譏其黨檜。此亦不達於當日時勢而徒爲迂論。以南宋積弱累挫之餘。哀集傷殘。僅僅自保。而欲當百戰方張之強敵。即使專任韓岳一切聽其所爲。能必其克復舊疆。迎還故主乎。使檜果以靖國爲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歸而陝洛復。不猶愈於竭國力以冀倖於不可知。然則檜豈非南渡後一大功臣哉。惟其心跡奸險。欲藉和議爲擅權怙勢之漸。幸而母后雖歸。故疆終失。尙且據爲己功。至劫持人主。誅鋤善類。流毒遍天下。倘撻懶不誅。竟如初議。存歿俱還。境土得復。則外恃強援之力。內詔再造之功。更不知當作何挾制。盡攬威福。懷無上而覬非常。皆事之所必有。觀於獻諛者或疏請加九錫。或賦秦城王氣詩。檜皆偃然當之不爲怪。則大奸稔惡之處。心灼然可見。而論者徒以主和議責其辱國事。轉爲末減矣。吾故揭而論之。使知檜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宣

南宋和議主於秦檜。人皆知之。宋何鑄傳。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而難於自己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

有成約。是以檜既用。卽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語。其後竟以此得梓宮。母后之還。不可謂非檜之功也。抑知其事雖成於檜。而其端實起於洪忠宣。事見謝枋得上留丞相書。謂忠宣拘於燕山。室撚敬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撚喜曰。吾計決矣。乃密授意於檜。使之南還。於是和議成。金自丁未以後。享國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後。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檜特從後成之。攘爲己功耳。論者徒以事讐辱國爲檜罪。按陳與義傳。趙鼎言於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復。宜便進兵。恐他日咎今時失策。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與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和議爲非。忠宣之發其端。固早有見於當日事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而非以被拘欲藉此爲南還計也。

拐子馬不始於女真

宋史謂金人善用拐子馬。三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戰酣然後用之。兀朮攻順昌。有鐵浮圖兵。皆重鎧戴鐵兜牟。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用拒馬擁之。按晉載記穆帝時燕慕

容恪擊魏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遂破閔。則古時已有爲之者。

木燈檠之不可信

周密癸辛雜識及陶宗儀輟耕錄記楊髡發宋會稽諸陵事。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宗紹興十二年。金以高宗母章太后歸于宋。并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裕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爲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爲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歿于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并有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爲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爲請。然和議旣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至金。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爲汝國葬之。則宋并不以欽宗之柩爲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於金而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說家記載多不可信也。

按乾道六年。先遣范成大使金求陵寢地。兼以欽宗梓宮爲言。而黃中傳云。時遣成大但請山陵。中言欽廟梓宮不宜竟置不問。又陳良祐亦言陵寢地在其腹中。必不肯與。不知以欽宗梓宮爲請。猶爲有詞。是宋并不無意於欽宗之柩矣。又趙雄傳。金人將起河南三十萬衆。遷諸陵梓宮歸宋。上命雄止之。

楊桓傳國璽考之誤

傳國璽始末見於輟耕錄。載元御史中丞崔彧所記。至元三十一年世祖既崩。將迎皇太孫卽位。適有國王速脫真以玉出售。彧與御史楊桓見之。知其爲秦璽也。遂獻之。桓并考其始末曰。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衛宏曰。秦璽藍田玉所刻。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太平御覽亦以爲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漢。漢祖卽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之傳國璽。後王莽篡位。璽在長樂宮。王太后所莽使安陽侯王舜迫取之。太后怒。投璽於地。璽遂歸莽。及莽敗。商人杜吳殺莽。不知取璽。校尉公賓得璽。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盆子降光武。璽歸光武。獻帝時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孫堅討卓。得於井中。袁術奪於堅之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在許昌。以璽送之。帝遜位。璽歸魏。常道鄉公禪。璽又歸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聰。聰死歸曜。曜爲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其將蔣幹得之。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自後宋齊梁陳皆相傳。及隋滅陳。璽入於隋。隋亡後蕭后與太子正道并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以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奉璽歸。乃復入於唐。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及廢帝從珂自焚。璽遂不知所在。至宋哲宗時。咸陽民段義獻玉璽。按此璽李公麟以其玉色正青。是秦藍田玉。其篆法眞李斯所爲。乃定爲眞秦璽。及徽

宗爲金所虜。寶璽皆入於金。共璽一十有四。內青玉傳國璽一。其色正與今出自拾得家者相同。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今適當皇太孫將正位之時。而此璽應期而出。實爲符瑞云。桓之論如此。按秦璽自冉閔敗後。閔將蔣幹守鄴。乞師於晉。晉將戴施入鄴助守。知璽在幹所。乃請得其璽。使何融以迎糧爲名。出城潛送。征西將軍謝尙。尙卽以三百騎送建康。見晉書載記及謝尙傳。此璽歸東晉之明證也。然通鑑姚萇之擒苻堅也。從堅求傳國璽。堅罵曰。璽已送晉。不可得也。是時冉閔死未久。璽已爲謝尙所得。歸於晉矣。萇豈不聞之。何又向堅求璽。劉定之謂閔亡後。鄴入於慕容燕。當是苻堅滅燕又得之。而謝尙所得者。或晉人飾詞以解白板天子之誚也。則謝尙所得璽尙未可知也。又南史宋武帝克長安。擒姚泓。收其彝器及秦始皇玉璽送建康。而沈約宋書不載獲璽一事。但云收其彝器土圭之屬而已。豈以謝尙已獲璽於晉時。疑宋武所獲非真。故不復叙耶。然北史魏太武於鄴城毀佛像。中得二玉璽。文皆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一旁刻魏受漢傳國璽。則璽更似在北而未入於南。謝尙之所得。真僞益未可信也。卽尙所得冉閔之璽果真矣。南史侯景之敗。以傳國璽自隨。使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則沉於江。勿令吳兒得之。思賢過京口遇盜。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使辛術送鄴。而北史載辛術旣送璽至北齊。文宣帝以告太廟。則此璽又入於北齊。而陳隋兩朝俱未嘗有也。今楊桓云歷宋齊梁陳隋皆相傳。及隋滅而蕭后攜以北。至貞觀四年復入於唐。不知何所據。此不過欲隱約其詞。以見此璽自唐而梁而後

唐而石晉及從珂自焚後遂不知所在而宋哲宗時段義所獻者卽是此物及徽宗北行璽入於金而今拾得家所藏乃國初滅金時所得可信其爲眞秦璽耳不知五代史田令孜爲蜀監軍盜唐傳國璽入於蜀而埋之後王建將稱尊號有歐陽柔得之以獻此一璽也黃巢破長安魏州僧傳眞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後唐莊宗將稱帝適傳眞以之來獻遂卽位此又一璽也莊宗將入汴梁主惶懼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所竊迎唐軍矣此又一璽也則是時蜀魏汴一時已有三璽矣無論秦璽已不存卽存亦不知孰爲秦璽也又通考後唐末帝自燔時以傳國寶隨身共焚是以晉高祖別製一璽開運末邪律德光入中國少帝遣其子延煦送璽德光訝其非眞少帝上表具述始末德光歸攜以出塞則後唐之傳國璽已隨從珂自焚而晉璽又已出塞矣金初滅遼時金主意璽在遼主延禧所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則遼之傳國璽又已沉沒矣金史宗望傳宗望追遼主盡獲其妃嬪并傳國璽獻於行在金太祖置之懷中恭謝天地不知此又是何璽意遼主所謂失於桑乾河者卽此璽耶然金主旣得之於宗望何又疑璽在延禧所此不可解也又金太宗紀天會三年幹魯獻傳國寶而宋哲宗時段義所獻玉璽及徽宗所製定命寶亦俱爲金所擄然金之亡也金主守緒以傳國璽自殉焚於幽蘭軒此所焚者未知宗望所得之遼璽抑或破汴時所得宋哲宗時段義所獻之璽耶然亦已焚於幽蘭軒矣則楊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爲眞秦璽耶按王莽建國時使王舜逼太后索傳國璽太后怒抵之地遂缺一角及漢獻帝禪魏

時魏用隸書刻其肩。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後由劉聰入於石勒。勒又刻其一邊。云天命石氏。此見於史傳及寶璽篆文圖說。歷歷可考者。是以宋徽宗驗段義所獻。檢無螭角無缺而疑其非真。卽楊桓亦謂今璽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無地可置字。則桓亦自知其非真也。蓋歷代各有製造不同。傳聞亦異。漢書註衛宏曰。秦璽是李斯所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而晉書康帝紀及杜佑通典。皆云秦得藍田玉爲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則二說已不同矣。後漢書輿服志註。孫堅所得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晉陽秋謂蔣幹所得爲謝尙送於晉者。文曰昊天上帝壽昌。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則三說更不同矣。蔡京等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合奏云。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大學衍義補又云。受命於天。皇帝壽昌者。東晉所自刻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歷六朝至隋者。乃慕容氏所刻也。開運末沒於耶律。後爲金人所有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永昌爲文。乃石晉所刻也。楊桓之論亦曰。北齊所刻者。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唐太宗所刻者。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晉天福所刻者。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太平御覽又記郝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可見古來所刻傳國璽不一。不得以璽文偶與斯篆合。遂指爲真秦璽。拾得家所出。蓋亦後代續刻之物耳。楊用修謂楊桓本善篆書。此璽蓋卽桓僞作。使崔彧持以迎合皇太妃者。理或然也。奈何明成祖聞傳國璽尙在元嗣君所。而屢出師以冀反璧耶。永樂中瓦剌馬哈木攻殺元主本雅失里。遣使上言欲獻故元傳國璽。後仍不至。明

史宣德中瓦剌部長脫歡得前元玉璽來獻。宣宗敕諭曰：前代傳世之久，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不必來獻。英宗復辟，孛來遣使欲獻璽，帝亦敕曰：璽已非真，卽真亦不祥物，獻否從爾可也。宏治中陝西巡撫熊獅又得一玉璽，孝宗因傅瀚言亦僅藏之庫，其識皆過文皇遠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又記天啟四年臨漳縣生員王思極等得玉璽於漳河之濱，其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河南撫臣程紹具表進之，上御皇極殿受賀，得璽者僅賞銀五兩，而魏忠賢欲令天下有司赴京慶賀，以尙寶卿姜志禮言而止。成祖且然，固無怪魏閣之張大其事也。三代以上以禹鼎爲重，六朝以上以秦璽爲重，蓋風尙如此。

蘇州擊闖不始於顏佩韋

蘇州周順昌被逮時，縱騎被擊，至今顏佩韋等五人嘖嘖人口，然此風有先之者。寓園雜記：正德中有妖人王臣，同中官王敬，採藥各省，至蘇州，凡江南之書畫器玩，檢括殆盡，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附，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學官，有生員王順等數十人大怒，適樵擔至，遂各取一木，將擊臣，臣懼避匿，其下人皆被毆，中官奏諸生抗命，賴巡撫王恕持之，因奏二人不法，王臣遂斬於市。見亦

明史陸完傳 又湧幢小品載蕭景腴爲長洲尉，有織造太監張志聰恣橫，長洲令郭波持之，志聰憤，執而乃成化中事倒曳之車後，景腴率所部官兵直前追奪，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觀者咸張氣，梯屋飛瓦，羣擲志聰，志聰

遁去。吳中爲景臆，立仗義英風之碑於長洲縣門。此事亦見明史吳廷譽傳。廷譽以此事劾罷志職者也。又明史本紀：萬歷二十九年蘇州民變，殺織造中官孫隆，參隨數人。然則擊閹事有明一代蘇州凡四見。

按萬歷時稅礦中官所至爲虐，多有激變爲民所忿擊者。本紀二十七年臨清民焚稅使馬堂署，殺其參隨三十四人。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二十九年武昌民又殺陳奉參隨六人。三十年騰越民變，殺稅監委官三十四人。雲南民變，殺稅監楊榮，焚其屍。此皆明季擊閹故事，附記於此。

明末閹黨有殉難者

明天啟中附魏閹者固皆小人，然其後亦有死國難者。如張鶴鳴本由魏忠賢進爲兵部尙書，後被劾歸。流賊陷潁州，被執倒懸於樹，罵賊死。恩縣李應薦，天啓時御史，附閹麗名逆案。崇禎十五年捐貲募士，佐守令守城，城破身被數刃死。壽張王大年亦御史，加太僕少卿，附閹麗逆案。崇禎十五年在河間，佐有司守城，城破死節。沁水張道濬爲錦衣時，與閹黨楊維垣等善，受王永光指，攻錢龍錫，成基命等，爲公論所不容。後論戍，仍私歸於家，屢破流賊柴金樑等，又擒滿天星，冀以軍功自滿，祓而言者劾其離伍冒功。戍之海寧衛，商城楊所修，故魏黨，請以挺擊移宮。紅丸三案，編勒成書者。歷左都御史，後入逆案，贖徒爲民。崇禎十三年佐有司守城死。楊維垣爲魏黨最無恥，南都破時竟殉難，或又言其僞死，實逃去者。傳聞異

詞不可考也。亦有降賊後仍死難者。臨川傅鼎銓降李自成後脫歸。會金聲桓反。鼎銓起兵應之。順治八年至廣信。爲守將所執。諭降不從。從容就刑。鼎銓降賊爲鄉人所恥。嘗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鄉人更賢之。東莞張家玉亦謁李自成。後仕永明王。據增城拒守。諸將皆請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破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自投野塘死。邱之陶爲李自成所得。用爲兵政府從事。之陶以書致孫傳庭。速進兵。而已從後妄報左兵。至以搖之事洩罵賊死。而東林中亦有光時亨者。從賊爲馬士英阮大鍼所劾。又魏大中之子學濂爲庶吉士。京師破。受李自成戶部司務。既而自慚。賦絕命詩。縊死。去國變時已四十日矣。以上皆見明史。

王阮亭又記天啓時朋黨錄中有顧秉謙、周延儒、魏應嘉、馮三元。點將錄有許其孝、郭鞏、陳保泰、楊春茂。同志錄有張我。續東林籍貫有張文熙、薛貞。後皆爲小人。而初亦爲閹黨所忌。編入朋黨等錄中。亦如宋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等之得列於黨人碑也。

明人演戲多扮近事

明人演戲多有本朝事者。明史魏忠賢黨石三畏。赴戚晚宴。既醉誤令優人演劉瑾酌酒一劇。忠賢聞之大怒。遂削籍歸。王阮亭香祖筆記又載姚叔詳言。海鹽有優兒金鳳。以色幸於嚴東樓。非金則寢食勿甘。嚴氏敗後。金既衰老。而鳴鳳記傳奇盛行。於是金復傅粉塗墨扮東樓焉。此又明人演戲不諱本朝事之明證也。又余澹心板橋雜誌。馬湘蘭負盛名。與王伯穀爲文字飲。鄭應尼落第來遊。湘頗不禮。應尼乃

作白練裙雜劇。極其嘲謔。召湘蘭觀之。則并演其人而即使其人見之矣。

前明司禮監卽樞密院

明之司禮監。蓋卽唐中葉以後之樞密院。樞密院本宦者爲之。凡宰相面奏。得旨則退而授中書舍人撰擬。或帝旨竟下學士院撰詞者。學士不皆面奉旨。則樞密院宦官粗寫事目送學士作詔。此唐制也。王西莊謂朱梁後唐始以朝臣爲樞密使。其實不然。唐昭宗時宦官盡誅。卽以蔣元暉爲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朱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莊宗又名樞密。以郭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之。石晉時桑維翰爲之。周世宗時王朴爲之。至宋。金則樞密使專典兵機。宰相總理庶務。稱爲二府。及元。明則無此官矣。明之司禮秉筆太監。正與唐之樞密使相似。凡本章進御。固由內閣票擬。或因事降旨。不召閣臣面諭。則令司禮監粗寫事目送閣撰擬。如武宗崩。中官以皇太后命至閣問所當立。楊廷和以興獻王長子對。中官入啓。廷和等候於左順門。已而中官捧太后懿旨至。如廷和議。世宗初中官請遣官織造。帝趣內閣撰敕。廷和力爭。并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俱見廷和傳。神宗病亟。令沈一貫作詔撤各處礦稅。中使捧諭至閣。一貫方擬旨而帝疾稍瘳。中使至閣。趣繳前諭。見一貫傳。可見內閣撰詔旨。必由中官先寫事目送閣也。蓋前代君臣之間。不常接見。有所發詔命。則寫大意付閣撰擬。其

始當是御筆白書。後遂令司禮監秉筆者代書。正唐時樞密使之職也。

陔餘叢考卷二十一

陽湖 趙翼 雲菴

正月元日

歲首爲正月。固也。然亦有以建巳之月爲正月者。詩。正月繁霜。註謂夏之四月。左傳。莊二十五年正月之朔。杜註亦謂夏之四月。周之六月。建陽之月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昭子欲用幣伐鼓。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註。太史謂在此月者。正謂此六月乃卽是正月也。蓋夏之四月。正陽之月。平子亦以歲首爲正月。而不知正陽之月爲正月也。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所謂元日。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非歲初第一日。

明月去月

次年曰明年。次日曰明日。而次月未有稱明月者。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爲厲。齊平燕之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然則次月亦可稱明月矣。隔歲曰去歲。月之前一月未有稱去月者。北史。蕭吉奏。隋文帝曰。去月十六日。皇后陵前有黑雲起。是前月亦可稱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采蘭水上。祓除不祥。蓋用三月中第一巳日。如上辛上丁之類也。後漢書上巳官民皆於東流水上祓除宿垢。則猶用巳日。後乃但以三月三日爲上巳。誤也。沈約宋書以爲自魏始。古時端午亦用五月內第一午日。後漢書郎顛傳以五月丙午遣太尉。又論衡曰。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鑄陽燧。是午節宜用午日或丙日。後世專用五日。亦誤。按周官涿壺氏午貫象齒。鄭註。午故書爲五。然則午五本通用。唐明皇八月五日生。宋璟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猶以午爲五也。後世以五月五日爲午節。蓋午五相通之誤。又老學庵筆記云。太平廣記有盧質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蓋住與除同音。閩音同耳。

競渡乞巧登高

競渡不獨午日也。新唐書杜亞傳。亞爲淮南節度使。方春南民爲競渡戲。亞欲輕駛。乃鬆船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是春時亦競渡矣。又丹陽集謂荆楚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故武陵以此日作競渡以招之。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本意。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

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上已爲招屈之時。亦必有所據云。按舊唐書敬宗紀。寶歷二年三月幸魚藻宮觀競渡。是方春競渡久爲故事。又穆宗紀。九月觀競渡於魚藻宮。則重九亦有競渡。文文山指南集有元夕一首云。南海觀元夕。茲遊古未曾。人間大競渡。水上小燒燈。則又元夕有競渡矣。乞巧不獨七夕也。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下黃私記。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針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是正月及八九月皆乞巧矣。登高不獨九日也。昌黎集有人日城南登高詩。隋書元胄傳。文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馳詔召胄。謂曰。公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是人日及上元日皆登高矣。又楊用修云。古有春禊秋禊。浴乎沂。注云。上巳祓除。王右軍蘭亭修禊。此春禊也。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則七月亦修禊矣。

古兵器不皆用鐵

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純鈎之劍。山海經。昆吾之山。上多赤銅。郭璞註謂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時。犬戎獻之。卽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汲冢中得銅劍一枝。卽

所謂干將者亦非鐵也。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爲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鈞鐔。又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鐵器。及漢亡卒降始教鑄作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又難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此可見古時兵器不盡用鐵。至漢時外國猶然。魏書·崔鑒爲東徐州刺史。

冶銅爲農器是農具亦用銅矣。

齋戒不忌食肉

論語齋必變食。孔安國註但謂改常饌而不言不飲酒。不茹葷。惟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回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可以謂齋乎。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朱子註論語蓋本此。然古人所謂葷乃菜之有辛臭者。齋則忌之。卽所謂變食而非魚肉也。古人惟忌日及居喪不御酒肉。玉藻。子卯日稷食菜羹。此忌日之去酒肉也。喪大記。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檀弓。喪有疾食肉飲酒。謂居喪有疾病者。其無病則戒酒肉可知。此居喪之去酒肉也。而齋戒去酒肉無明文。惟國語耕籍之前五日。王入齋宮。淳濯飲醴。註沐浴飲醴酒也。蓋平時飲酒。齋則飲醴。卽所謂變食也。以醴代酒。記者尙特詳之。若齋必去肉。何以不兼言及之乎。又荀子及家語皆云。端衣元裳。冕而垂軒。則志不在於食。焄。斬衰菅菲。杖而歎粥。則志不在酒肉。註。端衣元裳。齋服也。焄。卽葷辛菜也。齋服則不食葷。居喪則不食酒肉。別言之。尤可見葷之非肉。而齋戒但忌

葷不忌肉。尤其明證也。程蘇二公當致齋日。厨人稟造食葷素。程令辦素。蘇令辦葷。戴埴鼠璞引此事。謂二公未免以魚肉爲葷。蓋以古制辛菜及魚肉本是二項。後人混而一之。通謂之葷。卽蘇公亦第循齋戒不忌酒肉之制。而以魚肉爲葷。則仍沿時俗之稱而不改也。雲文記黃山谷在宜州。有曹醇老送肉及子魚來。遂不免食葷。則宋人以腥血爲葷。亦不特程、蘇二公。然古來以魚肉爲葷而齋戒兼忌之。史傳雖不著起於何時。而其來已久。顏師古匡謬正俗云。素食是無肉之食。則固以肉與素對言。唐制更有正五九月齋戒。特禁屠宰之例。白香山閏九日詩。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此齋戒之忌酒也。韋蘇州詩。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此齋戒之忌肉也。是唐時齋戒已禁酒肉也。南史。謝宏徵以兄曜卒。除服猶不噉魚肉。梁書。武帝奉佛戒。不食魚肉。惟菜羹糲飯。劉勰并請二郊農社亦從七廟之制。不用犧牲。但供蔬果。詔從之。郊廟尙不用腥血。致齋者可知。是梁時齋戒已禁魚肉也。漢書王莽傳。每逢水旱。莽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熟。公宜以時食肉。則肉與素食對言。漢時已如此。齋戒之忌酒肉。其卽起於漢時歟。

按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茆。註。葷者薑及辛菜也。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膳葷。註。葷。辛物。食之止臥。荀子哀公篇註。亦云葷。葱薤也。徐鉉說文註。葷。臭菜。謂芸臺、椿、韭、葱、蒜。阿魏之屬。方術家所禁。氣不潔也。爾雅翼西方以大蒜、興渠、慈蒜、茗、葱爲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臺、胡荽、薤爲五葷。是諸書所謂葷。皆不指腥血。然管子輕重篇。黃帝鑽燧生火。以熟葷臊。葷與臊連言。則葷似卽臊之類。按史記獯粥字作葷。

粥。獯粥之號。本以其專食羶酪而名之。而葷蕪同音。史遷既已通用。後人遂以辛菜之葷與血肉之獯混而爲一。故忌辛兼忌肉耳。至東坡剖桃核得琉璃。因著論欲斷葷血。袁文謂其用蕪字不可解。則未知葷與蕪。薰。焄本同音。可通用也。

尙左尙右

尙左尙右。諸家之說紛紛。老子經武章云。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又云凶事尙右。按凶事兵事之尙右。固有明證。檀弓。孔子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此凶事之尙右也。左傳。楚莊王乘左廣以逐晉師。見右廣將從之乘。右廣本王所乘。屈蕩止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尙左。則以偶然王乘左廣得勝。遂改從尙左。可見平時用兵亦已尙右也。按桓八年。楚子伐隨。隨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是楚兵事先亦尙左。後乃改右。此戎事尙右之證也。戎事凶事既尙右。則非戎事兵事自當尙左。詩書所載凡言左與右。必曰左右。而不曰右左。則左先於右可知。覲禮。諸侯朝於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若論異姓爲後之義。則朝儀固尙左。檀弓。二三子因孔子有姊喪之言。遂改而尙左。則平時本亦尙左。此明證也。惟鄉飲酒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所謂賓西北。取天地尊嚴之氣。主東南。取產物以養人。此則別有取義。而後人習見。夫賓位居右。以爲尊敬。遂凡事皆尙右。左傳。晉士蔦曰。分土而封之。是左之也。王叔與伯與爭政。王右

伯輿國策。趙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廉頗右。頗曰。相如徒以口舌位在我上。我必殺之。蘇代謂魏王曰。公孫衍將右韓而左魏。田文將右齊而左魏。說苑君道篇。郭隗曰。君將東面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西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此皆戰國尙右之明證也。信陵君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此則車中之制。與他處不同。禮記。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註謂車上御者在右。所以便作事。而君則在左。故乘車尊左也。史記鴻門之宴。項王東向坐。韓信得廣武君。東向而師尊之。則秦時亦尙右。漢承秦制。亦以右爲尊。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帝乃以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爲左丞相。位次第二。武安侯召客。自坐東向。以爲漢相尊。當然。灌夫遇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在己之左者。則敬之。漢書黃霸初以入穀爲吏。馮翊以其入財得官。不署右職。顏師古曰。右職。高職也。其有得罪下遷者。則曰左遷。史記韓王信謂漢王曰。項王王諸將善地。而王獨遠居。是左遷也。漢書高祖欲以周昌爲趙相。昌不肯。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又諸侯王表序云。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謀。乃作左官之令。服虔曰。仕於侯國者曰左官。以不得仕於王朝也。是兩漢尊右卑左。久爲定制。至漢以後。改從尙左。則不知始於何時。梁書天監六年詔曰。近代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譙萬國。惟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尙書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是梁時雖正南面之位。而殿廷譙會諸臣。猶以西爲上。然南史宋元嘉六年。以臨川王義慶爲左僕射。吏部尙書江夷爲右僕射。北史齊天統三年。以段韶爲左丞相。賀拔仁爲右丞相。武平二年。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皆以

左序於右之先。則六朝時官序已皆尙左。而天監會譙羣臣仍以西爲上者。蓋專屬譙會坐次耳。大抵三代以上。朝班官序。本皆尙左。惟燕飲之事。沿鄉飲酒禮。以右爲尊。其後相習爲常。遂一概尙右。至六朝官序已上左。而燕席猶尙右也。唐時朝制尙左。尤有明證。顏師古註漢書。其於左遷則曰。是時尊右卑左。故謂貶秩爲左遷。其於左官之令則曰。漢依古制。朝廷之例。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師古係唐人。而謂尊右是漢制。可見唐時一切皆尙左。宋宣仁太皇太后欲令欽聖向太后居寧壽宮。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失上下之禮。遂居隆祐宮。戴埴鼠璞亦云。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諫。皆不以右爲尊。而獨以右文爲秘省殿名。何也。此又宋以來尙左之可考者。至有元一代之禮。則皆尙右。元史。或薦趙世延參知政事。仁宗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以阿散爲右丞相。世延參知政事。文宗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寵異之。乃以爲右丞相。罷左丞相不設。搠思監先爲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是元時以右爲尊也。今之尙左。則自明太祖始。太祖稱吳王時。猶沿元制尙右。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及滅張士誠後。始改禮儀尙左。乃以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黃瑜雙槐歲抄云。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之制也。

萬歲

萬歲本古人慶賀之詞。呂氏春秋。宋康王爲長夜之飲。室中人呼萬歲。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國中皆應之。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史記。優旃憫陛楯郎。兩立。有頃。殿上上壽。稱萬歲。田單僞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紀信誑楚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項羽歸太公。呂后于漢。漢軍皆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武帝登嵩高。空中聞呼萬歲者。三。後漢書。任光守信都。光武自薊還。不知所向。或傳信都獨爲漢守。乃赴之。光等方懼不能守。光武至。吏民大喜。皆呼萬歲。馮異傳。時軍乏食。趙臣將兵來助。并送縑穀。軍中皆呼萬歲。田魴傳。光武以賊延褒等。付魴誅之。魴赦之。皆稱萬歲。馬援傳。援封侯。掾史皆稱萬歲。耿恭傳。恭爲匈奴所圍。絕水。鑿井拜。新泉湧出。衆皆稱萬歲。匈奴又益兵圍恭。軍吏范羌自燉煌率兵迎恭。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匈奴大至。及見羌。皆呼萬歲。李固傳。固蒙赦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董卓傳。卓既誅。內外士卒皆稱萬歲。吳志。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魏志。馬超攻冀城。刺史韋康遣閻溫出城告急。爲超所得。遣至城下。使告東方無救。溫大呼曰。大將軍不過三日。至矣。城中皆泣。呼萬歲。晉書。張祚淫虐。張琚殺之。國人皆呼萬歲。宋書。蒼梧王淫虐。爲楊玉夫等所弑。殿中皆稱萬歲。南史。臧質引軍至盱眙。太守沈璞納之。質見城中豐實。衆皆稱萬歲。隋書。王世充與李密戰。預索一貌類密者。戰酣時。使牽過陣前曰。已得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唐書。郭子儀執酒與回紇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通鑑。唐末王

緒誅殺將校。人人自危。王潮伏壯士擒之。軍士皆呼萬歲。此皆上下慶賀之通稱也。又漢書翟方進傳。李尋以星變責方進。而云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注。萬歲之期。指方進之死也。則并有以稱臣下之死期者。後漢書有廣宗殤王名萬歲。北史後周時有李遠字萬歲。隋時有史萬歲。唐書顏真卿守平原時有將刁萬歲。可見此字上下可以通稱。若專屬至尊之稱。孰敢以之爲字名者。然專以此爲至尊之稱。亦有所自。漢書宣帝紀。單于來朝。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夾道。上登渭橋。咸稱萬歲。似已屬君上之稱。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破匈奴還。尙書以下欲拜之。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則漢時已屬至尊之專稱矣。後漢書禮儀志。策拜太子禮畢。三公上殿賀壽。稱萬歲。又正月朔朝賀。皆稱萬歲。則并著爲朝儀。孫盛獻帝起居注。董卓廢帝立陳留王。宣詔訖。莫有應者。尙書丁公曰。大臣旣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晉書。桓元篡位。登郊壇告天。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宋書。晉安王子助僭位於尋陽。行禮日羣臣忘稱萬歲。魏書。道武帝登極。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北齊武成帝過東郡。孟業爲郡守。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而行。又南安王思好反。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惟當唱萬歲奉迎耳。唐書。昭宗東遷。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五代史。朱友珪弑逆。均王友貞諭將士討逆之意。軍士皆呼萬歲。奉王爲主。晉王存勗稱帝。諸臣皆不欲。蘇循自梁來降。卽舞蹈呼萬歲。石敬瑭爲節度使。軍中有擁之呼萬歲者。敬瑭斬之乃止。後漢隱帝被害。迎武寧節度使賀正入卽位。在道仗

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兵至澶州。將士呼噪。以爲天子。呼萬歲。宋史。太祖陳橋兵變歸京師。范質、王溥同往見。質初不拜。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張遜傳。寇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爲遜所奏。曹利用傳。從子洎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金史。章宗禁優人不得以前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此又皆以萬歲專稱主上者。蓋古人飲酒必上壽。稱慶曰萬歲。其始上下通用爲慶賀之詞。猶俗所云萬福萬幸之類耳。因殿陛之間用之。後乃遂爲至尊之專稱。而民間口語相沿未改。故唐末猶有以爲慶賀者。久之遂莫敢用也。莊綽雞肋編。廣南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屬可駭。是宋時久已以爲君上之稱。故以此爲可駭。邵二泉學史謂自嵩呼聞於漢。而萬歲云者。遂爲祝君之詞。一人之外。其誰敢干之哉。此二泉亦不知萬歲二字歷漢唐尙爲通稱也。按續文獻通考。元時朝儀猶有舞蹈呼萬歲之制。明史。萬安于憲宗御殿時。諸臣奏事未畢。安遽頓首呼萬歲欲出。諸臣不得已皆退。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是前朝臣子見君猶有呼萬歲之禮。今宮廷尙有萬歲之稱。而朝賀則無舞蹈三呼。蓋至敬無文。不事虛禮也。

露布

三國志王肅傳註引世語。馬超反。劫賈洪作露布。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文章緣起引此爲露布之始。然露布之名。漢已有之。但非專用於軍旅耳。漢書。何武爲刺史。勅奏屬吏。必先露章。漢官儀。凡制書皆

彌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後漢書禮儀志。大喪則諸侯王遣大夫奉弔。驛馬露布。又漢桓帝時地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文心雕龍曰。露布者。露版不封。布諸視聽也。自賈洪作此。討曹操後。遂專用於軍事。如世說。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作露布。手不停筆。俄成七紙是也。然既爲征討時所用。則猶是檄文之類。非專用以奏捷者。故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稱肅將王誅。是本以聲罪致討也。至元魏則以之奏捷。而更有書帛於竿之例。按隋禮儀志及通典。記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北史。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斬齊將。高祖曰。何爲不作露布。對曰。擒斬不多。若復高曳長纒。虛張功捷。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齊神武芒山之捷。命杜弼爲露布。卽書絹。曾不起草。此其證也。故封氏聞見記云。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也。乃五代史後唐莊宗擒劉守光。命王緘草露布。緘書於布。令人曳之。論者反笑其不知故事。而歐公亦遂記之。以著緘之陋。豈歐公亦不知元魏故事耶。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謂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尙武。若文采者。則甘露沉重。此露布字又別有義。

衙門

衙門本牙門之訛。周禮謂之旌門。鄭氏司常註。所云巡狩兵車之會。皆建太常是也。其旗兩邊刻繪如牙狀。故亦曰牙旗。後世因謂營門曰牙門。後漢書袁紹傳。拔其牙門。牙門之名始此。封氏聞見記云。軍中聽令。必至牙門之下。與府廷無異。近俗尙武。故稱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然則初第稱之於軍旅。後漸移於朝署耳。然移於朝署。亦第作牙而無所謂衙者。衙字春秋有彭衙。楚詞有飛廉之衙。衙說文及集韻皆晉作語。無所謂牙音者。鄭康成註儀禮綏澤云。取其香且衙濕。羣經音辨曰。衙音迓。於是始有迓音。然猶未作平聲也。及如淳註漢書衙縣音衙爲牙。於是始有牙之音。如淳係魏時人。則讀衙爲牙。當起於魏晉。而訛牙門爲衙門。亦卽始於是時耳。袁文謂許慎說文衙字並無牙音。而陸德明於左傳彭衙下不音某字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已呼爲牙音。而說文又無此音。故不敢音。以此知衙之音。牙出於唐人云云。是尙未考如淳漢書註也。南史侯景將帥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以次引進。謂之衙門。則六朝時又久已訛牙門爲衙門。故李濟翁資暇錄謂武職押衙本押牙旗者。通鑑從其說。而以唐制正衙奏事。改爲正牙奏事。舊唐書凡正衙及衙門俱作衙字。新唐書俱改作牙字。蓋皆推本言之也。然牙衙之相混。固已久矣。唐制。天子御宣政殿。謂之正衙。御紫宸殿。謂之內衙。宋太宗時。張洎謂朝廷或修復正衙。當下兩制。預加考訂。則宋時朝廷猶稱衙。見梁溪漫志。 吳斗南又謂漢制有金吾木吾。所以參衛於朝署之前者。吾本讀作牙。後世衙門之訛。當自吾字始。此亦一說。封氏聞見錄亦曰。或以公門外刻木爲牙。立於門外。故稱牙門。後牙訛爲衙也。

幕府

漢書李廣傳莫府省文書。註晉灼曰莫大也。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帝就拜大將軍于莫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此說非。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用耳。軍旅無常居。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非因衛青始有其號也。然則幕府始于戰國時也。但古所謂幕府指將帥在外之營帳而言。而官吏牙署未有稱幕府者。後漢書班固傳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固奏記於王曰。今幕府新開。廣延英俊。後世稱衙署爲幕府。始此。蓋固本以東平有驃騎之號。故以幕府稱之。而其實非將帥在外之營帳。故後人遂相沿爲牙署之稱也。

視草

翰林草制書輒曰視草。明史陳仁錫傳魏忠賢進爵上公。仁錫當視草。持不可。曰世自有視草者。是竟以代言爲視草。其實非也。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善爲文詞。武帝每爲報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視草二字始見此。言作書已就。令相如等覆視草稿始遣去。非令相如等作書也。溫革隱窟雜志引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謂此等語必非臣下代言所敢出。南史魏孝文帝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

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策皆帝文也。則古帝王固嘗多自作詔令。新唐書上官儀傳。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張說傳。元宗好文詞。有所爲必使視草。徐楚璧傳。開元時爲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此皆視草故事。非以代言爲視草也。舊唐書百官志。翰林供奉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此尤明証。

禽獸草木互名

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然獸亦有名禽者。易王用三驅失前禽。孔穎達云。驅者亦曰禽。白虎通亦謂禽者鳥獸總名也。曹植詩。左挽因右射。一縱兩禽連。王充論衡有云。子之禽鼠。丑之禽牛。東坡卻鼠刀銘。夫貓鷲禽。晝巡夜視。皆以獸爲禽。故吳師道答吳草廬亦謂禽卽獸。而引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證之也。惟禽而名獸則不多見。尙書百獸率舞。焦竑謂非專指走獸也。因推論云。後漢書華陀傳有五禽之術。曰虎。曰熊。曰鹿。曰猿。曰鳥。是獸可名禽也。考工記。天下大獸五。脂者。羸者。膏者。羽者。鱗者。是禽可名獸也。然則兩足者亦得謂之獸矣。至鄭康成周禮註。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別是一義。又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亦有可通用者。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獲其雄狐。焦氏易林。雄犬夜鳴。木蘭詩。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此以走而稱雌雄者也。書牝雞司晨。山海經。帶山有鳥。名曰鶡鶩。自爲牝牡。是以飛而稱牝牡者也。又鄭瑗井觀瑣言。謂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廡。而不及

木。則木亦可謂之草。又爾雅釋草篇。笋、竹萌。山海經。其草多族。厥族多簞。皆以竹爲草類。是竹本亦謂之草也。

素王

莊子天道篇。虛靜恬淡。以之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史記。伊尹見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註云。素王者。太素之王。其道質素也。是尙未以專屬孔子。蓋古來原有此語。謂聖人之窮而在下者耳。家語。齊太史子輿見孔子。退謂南宮敬叔曰。天將欲興素王之乎。此孔子稱素王之始。王充論衡超奇篇云。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諸子謂陽成子作樂經。揚子雲作太元經也。又定賢篇云。孔子素王之業在春秋。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在新論。則又有素相素丞相之稱。杜預左傳序。謂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左邱明爲素臣。

吳會

施宿會稽郡志曰。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前輩讀爲都會之會。恐非。顧寧人則據後漢書以駁之。謂東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郡之地爲吳郡。而史記。漢書。吳王濞傳已有吳會輕悍之語。今本史記、漢書皆作

吳會稽。寧人謂稽字乃後人所妄增。是西漢已稱吳會。可見吳會云者。猶言吳都爾。并引胡三省通鑑辨誤。謂太史公以吳爲江南一都會。故後人稱爲吳會。則所謂吳會者。不得卽以爲會稽之會也。因歷舉陳思王求自試表。晉文王與孫皓書。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鄭冲勸晉王箋。陳壽上諸葛集等文。所稱吳會皆當讀作都會之會。不得作會稽之會。其說固辨。不知西漢時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觀漢書地理志便自了然。項梁。項籍殺會稽守。舉吳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守所駐在吳。故殺守卽起吳兵。又朱買臣本吳人。出爲會稽守。卽其鄉郡也。是西漢時所謂吳會。本已讀作會稽之會矣。其尤顯然可證者。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若吳會字亦讀作都會之會。豈有兩韻接連而重複若此者。且寧人所引陳思王等文。爲據更疎而無當。東漢已分吳與會稽爲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孫贲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陳思王等皆三國時人。則所云吳會。正指吳郡。會稽。安得讀作都會之會耶。至陸放翁老學庵筆記。謂吳會當是吳興。會稽兩郡。則又得之於會稽而失之於吳。東漢三國尙未有吳興郡。豈得以後世郡名牽合前人語。總由於不考會稽郡治本在吳縣。西漢時以郡縣連稱。已作會稽之會。是以有此紛紛也。又東漢以後。雖分吳與會稽爲兩郡。而會稽所管在錢塘江之南。其江以北則皆屬吳郡。程普傳。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塘。宋書沈演之傳。東諸郡大水。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

米三百。可見六朝時錢塘猶爲吳郡地。唐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也。

按孟浩然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詩云。

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值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余從伯鸞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字會晤之會。下會字會稽之會。故可分叶也。然則唐人猶以吳會作會稽讀。寧人忽欲改爲都會之會。何耶。

主臣

史記漢書陳平傳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是皆以爲惶恐之詞然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文敘事既訖云景宗卽主句臣謹案某官臣景宗云云其奏彈劉整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讀法則從主字析句洪容齋乃引史漢爲據謂亦當以主臣爲句而詆李善之誤殊不知非也蓋某卽主句乃總結前案以明罪有所歸而下復出己意以斷之主字之義猶言魁首耳若從容齋之說則所謂某人卽惶恐者有何義哉按魏書于忠傳御史尉元匡奏曰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傷禮敗德臣忠卽主謹案臣忠云云又闔宦傳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卽攝鞠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案石榮云云此兩篇體例相同主字之下謹案之上俱不用臣字益知李善讀法別有此例矣

不暇草書

晉書衛恒傳云。忽忽不暇草書。草書乃最速者。反云不暇。東坡嘗求其說而不得。近代虞虹升以爲草書乃起草耳。不暇草書。謂不及起草。其中不免有塗抹添改。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此說甚新。然亦非也。草書雖起於漢時。褚少孫補史記三王世家云。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是少孫所親見簡策之文。可見武帝時已有草書矣。草書并可用之章奏。故曰草草。而魏晉間體尙未備。習之者亦少。爲草書必經營結構。摹形揣勢而始成。故倍難於眞書。非如後世之習用便易。觀成公綏所記草書勢。索靖所述草書狀。其不易作可知。衛恒亦有論草書一篇。尤見結構之難也。草書至王羲之始盡善。然其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所言學草書之法。如點必須空中遙擲筆之類。自非可苟作者。恒尙在羲之前。則正當講求結構用筆時。是以作草甚難。而匆遽時有不暇也。

罄南山竹

李密討煬帝檄有云。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蓋本呂氏春秋明理篇。亂國所生之物。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也。然此語引用者甚多。齊宣德太后廢東昏之詔曰。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梁武討東昏檄亦云。盡萬縣之竹。未足紀其過。魏孝莊帝誅爾朱榮之詔亦云。擢髮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此皆在李

密之前。

日射三十六熊賦

金主亮以日射三十六熊賦題試進士。當時施宜生廷試第一。所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也。按此本遼事。遼史與宗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會延和殿御試進士。卽以日射三十六熊賦爲題。賜馮立、趙徽等四十九人進士第。並賜緋衣銀魚。金海陵之命題。蓋本諸此。北史·沙鉢頭十八頭。魏暴頭一日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周宇文貴年十一歲。一日射野馬及鹿十五頭。寶熾與宇文護分射。熾得十七頭。護得十一頭。楊忠從周文獵。獨擒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唐裴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王武俊一日射雉兔九十五。遼雅里一日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

斂衽

虞兆澹謂今世女人拜稱斂衽。而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斂衽矣。云云。按國策江乙說安陵君曰。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史記留侯世家。酈生勸立六國後。曰。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後漢書和熹鄧后紀論。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新唐書后妃傳序。楊氏未死。元胤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皆就男子而言之。則男子之稱斂衽。亦不第見於蘇詩也。又元熊禾題

東坡集云東坡真天人再拜當斂衽則元時猶未以斂衽專屬之女人。

陔餘叢考卷二十二

陽湖 趙翼 耘松

經史子集

古書分類未有經史子集四部之名。漢哀帝時，劉歆著七略。宋元徽中，王儉撰七志。梁普通中，阮孝緒撰七錄。隋大業中，許善心撰七林。此皆以七分部者也。其以四部分者，自晉秘書監荀勗始。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二乙部，則諸子及兵家術數等三丙部，則史記皇覽等四丁部，則詩賦及汲冢書等。其中編次，子先於史，汲書又雜詞賦內，位置俱未免失當。然後之以四部編者，實本於此。宋謝靈運、殷淳、梁任昉、殷鈞等因之，各造四部書目。竟陵王子良集學士，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猶皆以甲乙丙丁爲部。隋煬帝於觀文殿東西廂藏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亦仍舊稱。其名以經史子集者，則唐武德初，魏鄭公收東都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以船，沂河西上，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其後又因馬懷素奏，乃令殷踐猷等治經，韋述等治史，毋奐等治子，王灣等治集。見馬懷素傳自此經史子集之爲四部，一成不變矣。今隋書經籍志已分經史子集者，隋書本唐人所修也。宋史謝泌傳云：唐景龍中，分經史子集。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分掌。近代說部之書最多，或又當作經史子集說五部也。隋書辛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此又私集稱部之始。

詩文以集名

漢藝文志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然當是時，猶未有以集名書者。故志所載詩賦等，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爲四部，其四曰丁。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亦尙未有集之名。梁阮孝緒爲七錄，始有文集錄。故隋經籍志以荀况、宋玉等所著書及詩賦等，皆謂之集。然經籍志序云：別集之名，漢東京之所創也。靈均以降，屬文之士多矣。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則集之名，又似起於東漢。然據此，則古所謂集，乃後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之自稱爲集也。

詩筆

陸游筆記：六朝人謂文爲筆。顧寧人亦引其說，不知六朝人之稱文與筆，又自有別。文心雕龍曰：今俗常言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是六朝人以韻語爲文，散行爲筆耳。按南史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昉以文才見知，時人謂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又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三、孝儀。六、孝威也。是皆以詩筆

對言。放翁因其以詩對筆。遂疑筆卽文耳。然北史邢昺傳。雜筆三十餘篇。此專言筆也。而邢臧傳文筆九百餘篇。劉邈傳文筆三十餘篇。則又文與筆並言。可見文與筆自是二種。若筆卽是文。何以有專言筆者。又有兼言文筆者。則六朝所謂文筆。當以劉勰言爲據也。至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元好問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六朝語也。

序

孫炎云。序。端緒也。孔子作序卦及尙書序。子夏作詩序。其來尙已。然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乃傳經者之自爲序也。史遷。班固之序傳。乃作史者之自爲序也。劉向之敘錄諸書。乃校書者之自爲序也。其假手於他人以重於世者。自皇甫謐之序左思三都始。

章句集註

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其名非創也。漢藝文志。易經有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尙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穀梁章句。張禹爲帝師。以上難數問。乃爲論語章句上之。後漢楊終作春秋外傳。改定章句。牟長著尙書章句。趙岐作孟子章句。梁武作孔子

正言章句。沈洙通五經章句。此章句之所本也。晉灼集服虔、應劭等漢書音義彙爲一部。名曰漢書集註。陶宏景著孝經論語集註。崔靈恩有集註毛詩二十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此集註之所本也。

題目

北史念賢傳。魏孝武作行殿。初成。未有題目。詔侍臣各名之。念賢擬以圓極。帝曰。正與朕意同。題目二字。始見於此。孔穎達尚書大禹謨正義云。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詞。北齊文宣帝令辛術選百官。時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議。此則品題之意。

破題

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題。然破題不始於八股也。李肇國史補。李程試日五色賦。旣出闈。楊於陵見其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許以必擢狀元。是唐人以作賦起處。已曰破題。劉貢父詩話云。有閩士作清明象天賦。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螢雪雜說。俞陶作天之歷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歷數在於舜躬。陳元裕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滿場破題皆闕筆。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蔡曼卿作君人成天地之化。破題云。物產於地。形

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陳尹作文帝前席賈生賦。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陳季陸出皇極統三德與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張亢門客作坤厚載物賦。誦其破題於亢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應曰。續兩句可贈和尚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又范蜀公賦長嘯卻敵騎。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宋景文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是皆賦之破題也。詩亦有破題。六一詩話謂梅聖俞河豚詩。開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只此破題。已道盡河豚好處。螢雪雜說。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云。近人方賀廈。如客已驚秋。石林詩話亦謂駱賓王靈隱寺詩。惟破題鶯嶺鬱岵巖。龍宮隱寂寥。是宋之問所作。下皆賓王作。此又詩之破題也。夷堅志。程覺改習易經。謁老儒張師韓傳易義。張教以預擬題目。如聖人作萬物觀之類。仍教以破題及主意。於是遂捷。此則經義之破題也。

別字

字之音同而義異者。俗儒不知。輒誤寫用。世所謂別字也。此亦有所本。後漢書儒林傳。光武令尹敏校讎書。敏曰。讎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音字用點

一字數音者。漢時但借他字比其音。鄭康成所謂倉卒無字。以音類比方假借者也。至魏孫炎始作反音。則今反切之學也。張守節云。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左起。然則非本音而假借從他音者。古人皆用點也。顏師古匡謬正俗。謂副本音劈。後人誤以爲副。貳之副係其本音。而於詩圻副讀作劈者。轉以朱點發。失其本矣。此亦用點別他音之據。今人於字之讀。作別音者。各於其平上去入方位。或用點。或用圈。本古法也。

重字二點

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畫。始於石鼓文。重字皆二畫也。後人襲之。因作二點。今并有作一點者。

厶字

天祿識餘云。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卽古某字也。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注云。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文章忌假借

文章家於官職輿地之類，好用前代名號，以爲典雅。此李滄溟諸公所以貽笑於後人也。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取前代名器，以就簡牘。畢仲詢幕府燕閒錄載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現無其官，後必疑之。希文憮然曰：賴以示子，不然幾失之。朱子亦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去州，只稱湖，此減字也。不然則稱譽上，此換字也。今入於官名地名，好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制度疆理，皆溷亂不可考矣。此三說爲古學者不可不知。朱國禎亦云：近日文章家多用換字法。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異，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代死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爲二也。此皆可笑。空棺爲榧，盛屍曰柩，大曰索，小曰繩。自換字法行，扶柩悉改扶榧，而舟子所呼爲力索者，亦寫爲力繩。榧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又郎瑛記嘉靖中文人多用換字法，有虞子崖戲改岳忠武送張紫崖詩云：誓律颺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力戰越秦墟。驥蹂匈奴頂，戈殲韃靼軀。旋師謝形闕，再造故皇都。按忠武原詩乃號令風雷迅，天聲動北陲。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臯克汗

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也。子崖逐字換之。以嘲時人之好換字者。可爲捧腹。按宋時自宋子京後。多效爲濫體。以避俗。歐陽公嘗戲改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八字爲宵寐匪禎。扎闖洪麻。令子京見之。以爲笑資。并可見換字之不始於明也。

古人追叙前事文法

洪容齋謂武成篇周王發之語。是時武王尙未代商。安得已稱周王。蓋史官追記之誤也。然不特此也。堯典四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虞者舜有天下之號。其時方在下。乃已稱虞舜。左傳衛州吁弑君。石碯之子厚問定君於碯。碯告以覲王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是時陳桓公尙在。乃已稱桓公。又楚公子子干自晉歸國。將立爲王。晉韓宣子問叔向。子干其濟乎。叔向以爲不能。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言桓文皆已出亡在外而終得國也。宣子晉臣。乃稱其先君曰晉文。伍子胥謂使者曰。語爾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是時平王尙在。乃稱其諡。戰國策。齊使使問趙威后。使者曰。奉使使威后而不問王。先問歲。是覲面稱其諡也。韓詩外傳。周公謂伯禽曰。我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公時成王尙在。乃已稱成王。史記田世家。田成子以大斗出。小斗入。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是時成子尙在。乃已稱成子。韓非子外儲篇亦述歌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又漢高祖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

也。又高祖過趙。張敖上食。高祖箕踞慢罵。趙相貫高等說敖請殺之。敖曰。吾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秋毫皆高祖力也。是時高祖尚在。乃已稱高祖。古人追敘前事。文法往往如此。疎節闕目。文義自明。固不如後人之密也。

古文用韻

古人文字未有用韻者。尙書喜起及五子歌三風十愆之類。皆歌耳。洪範無偏無黨之類。亦是使民歌咏。左傳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龍尾伏辰。天策焯焯之類。皆繇詞耳。其行文則無韻也。散文有韻。顧寧人以尙書帝德廣運一節及繫詞鼓之以雷霆一節。謂皆化工之文。自然成韻者。今按管子牧民篇。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及小稱篇。心術篇。地員篇。俱有韻語。又國語中范蠡對越王。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等數段。皆有韻。此爲散文用韻之始。以後則老子道德五千言。大半用韻。如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之類。不可勝數。然其書自成箴銘一種。非散文也。莊子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爲量等句。韓非子四海旣藏。道陰見陽。左右旣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等句。皆散文之用韻者。史記褚少孫所補淳于意傳數千字。

通首用韻尤奇。此又客嘲賓戲等文所由做也。

漢諺用韻法

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此亦一體也。庶物名義疏。漢武宮中用李少君續膏。一名都膚。婦人傅之。膚色都麗。又能接骨。宮中語曰。枯容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接骨。後漢書。賈逵博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楊政善說經。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魯丕爲趙相。就學者常數百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井丹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許慎博學。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重平聲。與雙通也。丁鴻高才。論辨最明。京師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楊震爲人所仰。時人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召馴以志義自厲。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胡廣練達朝事。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馮豹以春秋教人。鄉里稱之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董宣爲洛陽令。百姓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范丹爲萊蕪令。居官清苦。人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憲卿。郭憲以俠聞。時人諺曰。關東觥觥。郭子橫。戴良初尙俠。時人爲之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黨錮傳。桓帝嘗受學於周福。及卽位。擢爲尙書。而福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逸民傳。王君公遭亂隱居。時人稱曰。避

世墻東、王君公、楊阿若任俠。好爲人報讐。時人語曰：東市相斫，楊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韻，而以品題語協之。亦一時風氣然也。三國時鄧颺好貨。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又吉茂嘲蘇則曰：仕宦不止，執虎子。晉書王坦之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裴秀少時人稱之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江統字應元。時人語曰：嶷然希言。江應元。杜預使周旨等直入孫歆帳擒之。軍中謠曰：以計伐戰，一當萬。荀愷字道明。蔡謨。諸葛恢亦俱字道明。時人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劉宏字終嘏。粹字純嘏。潢字冲嘏。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梁時賀琛爲武帝所寵。語常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魏書祖瑩與袁翻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北齊書蘇珍之。宋世軌俱斷獄平允。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陽休之工詩。時人語曰：能詩能詩。陽休之。後周書裴漢爲丞相府參軍。府中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北史李義深傳。劍戟森森。李義深。宋游道傳。見惡能討。宋游道。崔暹傳。講義兩行。得中郎。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國太守。時人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南史。時人以世家仕宦之捷。諺云：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唐書賀德仁與兄德基俱以文學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皆沿此體。

謎

謎卽古人之隱語。左傳申叔展所云山鞠窮。河魚腹疾。公孫有山之呼庚癸。其濫觴也。亦曰廋詞。國語。秦客爲廋詞。范文子能對其三。楚莊。齊威。俱好隱語。漢東方朔射覆。龍無角。蛇無足。生肉爲胎。乾魚爲脯之類。尤爲擅長。劉歆七略有隱書十八篇。則并有輯爲書者。然皆不傳。惟卯金刀。千里草之類。出於風謠者。略存一二。至東漢末乃盛行。謂之離合體。如蔡中郎書曹娥碑陰。黃絹幼婦。外孫蠶白。楊修解之。謂絕妙好辭四字也。又孔北海有四言一篇。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饑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方。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共二十四句。每四句離合一字。乃魯國孔融文舉也。如首四句。漁字去水爲魚字。時字去寺爲日字。合之則魯字也。下皆倣此。詩載石林詩話。又越絕書不知何人所撰。楊用修據其書後序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謂漢人袁康所作。又越絕篇外傳云。文字屬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乃吳平也。黃佐曰。吳平因袁康所錄成書。又三國志註。曹操初作相國府門。自往觀之。題一活字。人皆不曉。楊修曰。門中活。乃闕字也。相國嫌太大耳。據此可見東漢末之好爲隱語也。然猶未謂之謎。其名曰謎。則自曹魏始。文心雕龍曰。魏代以來。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者。迴互其詞。使昏迷也。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然則高貴鄉公時。又嘗輯之成編矣。南史。孫廣爲吳興守。有高爽者。嘗有求不遂。乃有屐謎以譏之曰。刺鼻不

知噍。踢面不知噴。嚙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北史斛律光傳。褚士達夢人授以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祖珽解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謂斛律也。又魏孝文帝云。三山橫。兩人從。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兒斫肉與秤同。有人辨得賞金鐘。彭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又咸陽王禧敗逃。謂防閣尹龍武試作一謎以解憂。龍武曰。眠則同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己。謂著也。則謎之爲技。六朝更盛行。唐蘇頌嘲尹姓者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宋陶穀使於南唐。書十二字於驛舍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廚飯。宋齊邱曰。乃獨眠孤館也。錢氏私誌載字謎云。目字加二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乃賀資二字也。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乃圖字也。洪夔陽谷漫錄載儉字謎云。一人立。三人坐。兩人大。兩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過。莊綽雞肋編又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二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便是凶年也好過。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東坡解之曰。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西溪叢語有一鏡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蓋甲午也。此皆謎之見於書傳者。前明并有刻爲成書。曰謎社便覽。又賀從善編一書。曰千文虎。其序有云。宋延祐間。東坡山谷少游。

介甫以隱字相倡。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首。編曰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間省掾朱士凱編者曰揆敘萬類。又四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瀾鍾繼先。錢塘王日華。徐景祥編者曰包羅天地。然則此狡獪小技。編集成書者。且不一而足矣。

用千字文語

湯若士演牡丹亭劇。有石道姑白話一段。全用千字文語打諢。其實亦有所本。太平廣記引啓顏錄有祭社語云。社官三老等竊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能閔餘成歲。律呂調陽。某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烝嘗。鼓瑟吹笙。絃歌酒讌。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芥薑。兼以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杯舉觴。豈徒感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索居閒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牆。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熱願涼。思酒則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倘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感。渠荷滴瀝。某等卽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據此則唐人已有以此爲戲者。臨川特仿爲之耳。又唐閻立本善畫。後拜右相。而姜恪以戰功爲左相。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

譽丹青之嘲。此又在啓顏錄之前。

釋文瑩玉壺清話及宋史李至傳載宋太宗曰。千字文本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成之。然南史文學傳則謂梁武帝有王羲之書。命興嗣次韻爲之。則所謂鍾繇書者。蓋宋人傳記之誤。劉公嘉話錄亦云。千字文本梁周興嗣所撰。而有王右軍書者。皆當時集字成之也。按梁時撰千字文者甚多。梁武嘗自製千字文。命沈衆爲之註。見南史沈約傳。又南平王嘗使蕭子範製千字文。命記室蔡遠爲之註。亦見南史。而隋經籍志興嗣千字文外。又有二本。一爲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註。一爲胡肅注。又有篆書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草書千字文一卷。俱不載氏名。隋秦王俊又令潘徽爲萬字文。唐以後又有改次千字文者。封演聞見記。周遜改千字文首句以天寶應道起。將進之。先呈右相陳公。陳問曰。翻盡乎。枇杷二字如何翻。對曰。惟此二字依舊。陳曰。如此還是未盡。遜逡巡退。明人卓珂月崇正中作千字大人頌。又將枇杷二字拆開。有云鬱尊黃金。膳枇素木。枇音匕。義取祭用素枇也。姑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此又皆從千字文翻新以見巧者。至楊文公談苑謂千字文開首題云勅員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謂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也。云云。此說甚謬。上命爲勅。自漢已然。第唐以前上下猶得通用耳。非朝廷轉不稱勅也。說見勅字條內。况此開首數字。應卽興嗣自書。興嗣方仕梁。何由卽自標梁代耶。

敕

詔敕爲君上之詞。本漢制。文心雕龍曰。漢初定儀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蓋本尙書敕天之命也。又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然漢以後。敕字猶通用。凡官長之諭其僚屬。尊長之諭其子弟。皆曰敕。漢書成帝紀。詔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又詔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誠。元帝詔吏妨農事。公卿其中敕之。又王尊出教。敕掾功曹各自砥厲。丙吉敕乳母善視皇曾孫。後漢書。陳寵爲廣漢太守。府中多積骸。寵敕縣盡葬之。魏略。鮮卑求互市。梁習與之約。相會空城中。遂敕郡縣自將兵往就之。三國志。高堂隆以郡督軍。呼其太守薛悌名。隆卽按劍敕督軍曰。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又高貴鄉公被弑。司馬昭上言。高貴鄉公率兵向臣。臣懼兵及相接。卽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乃成濟橫入兵陣。公遂隕命。臣今輒敕侍御史收濟家族。結正其罪。龐涓懷匕首欲殺太守張猛。猛知其義士。敕遣不殺。此長官之敕僚屬也。漢書。韋賢以長子當爲嗣。敕令自免。後漢書。張純傳。純臨卒。敕家丞死。後勿議傳國。光武詔其子奮襲爵。奮稱純遺敕。固不肯受。逸民傳。向子平男女婚嫁旣畢。敕斷家事。魏略。曹操征陶謙。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卓謂張邈也。又李豐少時。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敕使斷客。吳書。李衡密於龍門上種橘千株。敕其子曰。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千匹。世語。薛夏天水人。臨終敕其子無還。

天水北史雷紹臨卒敕其子薄葬。又崔光疾甚，敕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此尊長之敕子弟也。」惟北齊樂陵王百年之被害，因賈德胄奏其嘗作敕字，武成帝因發怒，召使作敕字，與賈所封進相似，乃殺之。則又似專爲君上之用。蓋古時詔敕本自朝廷，而民間口語相沿，亦得通用。至唐顯慶中再定制，必經鳳閣鸞臺，始名爲敕，而其令始嚴。然唐書安祿山討契丹，敕人持一繩，欲盡縛之。李愬生母早卒，爲嫡母晉國夫人所養，晉國卒，父晟以愬非嫡子，敕愬服總，愬不肯，則臣下猶有用敕字者。此或脩書者習用古文之字以爲文，非必當日實事也。魏編閒評云：敕字從束從文，不從來從力，或作敕字，乃變體書，猶可用也。至乃作勅字，則喪字，非敕字矣。

旨

旨字古人亦不專以爲君上之稱。後漢書曹褒傳：「褒爲園令，有他郡盜入，捕得之，太守馬嚴諷殺之，褒敕吏曰：『臯陶不爲盜制死刑，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三輔決錄：「游般以其子託張旣，旣難違其旨，宋書江夏王義恭請以庶人義宣還其屬籍，文帝答詔曰：『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是上於臣下所云亦謂之旨矣。梁溪漫志記宋時士大夫名刺末稱「裁旨」，魏編閒評云：「本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次曰裁旨，則宋時旨字猶上下通用。」

朝

古時凡詣人皆曰朝。呂覽。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是也。秦漢時僚屬謁長官亦曰朝。史記。項羽晨朝上將軍是也。論語。冉子退朝。則大夫家亦稱朝。秦漢以來。郡縣坐衙視事亦曰朝。後漢書。任延傳。延爲會稽都尉。辟龍邱萇爲議曹。龍邱萇卒。延自臨殯。不朝者三日。劉寵傳。寵爲會稽太守去任。有父老出送之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南史。范雲傳。雲爲竟陵王子良主簿。寵冠府朝是也。又漢時凡官署皆稱寺。吳志。凌統傳。統領兵路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恭敬盡禮。是在外官署亦稱寺也。

宅

同話錄謂今世達官稱府稱宅。下焉則稱家。書云。五流有宅。則宅反不若家字矣。愚按。此說非也。士大夫相稱曰宅。此名最古。儀禮。士相見禮。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敖繼公曰。宅。未仕而家居者也。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鄭康成注。又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然則未仕與致仕之家。均稱宅耳。

次

托宿曰次。春秋莊三年冬，公次于滑。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漢書周亞夫軍次細柳，臣瓚亦引過信爲次以釋之。是次乃托宿之久者也。今人行文，凡至某處，不論久暫，動曰次某處，誤矣。

宦

禮記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註云：仕與學皆有師，此蓋泥於說文以宦爲仕之說而強合之也。學則有師，仕豈有師乎？不知宦字原有仕與學二義。左傳驪姬之亂，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嫡子爲公族。杜註：宦，仕也。此以仕爲宦之義也。趙盾餉翳桑之餓者，食之，舍其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以遺之。杜註：宦，學也。此以學爲宦之義也。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字，今人皆讀作秀。然禮記曰：宿離不忒，以初爲常。說苑辨物篇：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則宿字仍當讀本音爲正。說文宿字本只入聲一音。白香山贈溪翁詩云：辭翁

向朝市問我何官祿。虛言笑殺翁。郎官應列宿。是唐人猶讀入聲也。嬾真子錄亦云。二十八宿亦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舍也。次也。皆有止宿之義。今乃音綉。此何理也。然庾信哀江南賦。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是六朝時已讀作去聲。

帳

賬簿古人作帳字。北史宋世良括丁河內。魏孝莊帝勞之曰。知卿所括過於本帳。若官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又後周蘇綽始制計帳戶籍之法。隋書開皇十年詔。凡流寓之人。悉屬州縣。墾田籍帳。皆與民同。又裴政傳。趙元愷造職名帳未成。劉榮云。但須口奏。不必造帳。及奏。太子問帳安在。元愷曰。劉榮謂不須造帳。唐書宇文融傳。鈎檢帳符。得僞勳亡丁甚衆。皆作帳。

饕

東坡詩有老饕之語。蓋謂貪於飲食也。按以饕爲貪飲食。惟韻會有此說。而左傳饕餮。杜註則云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玉篇亦曰。饕。貪財也。則老饕當作老餮爲是。然山海經饕餮本惡獸名。又呂氏春秋。周鼎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所以示戒也。然則饕餮本是一物之貪食者。杜註不過因左傳有貪於

飲食冒於貨財。謂之饕餮之語。故以二字分屬之。其實此物本貪食之獸。縉雲不才子貪冒似之。故人借以名之耳。不必以饕屬財。餮屬食也。然則東坡所云老饕亦未爲失也。

寫

曲禮器之旣者不寫。其餘皆寫。註謂傳之器中也。並無以爲作字者。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官。寫字始作鈔錄解。蓋因此器註於彼器有傳遞之義。故借爲傳鈔書寫之字。後漢書竇融傳融作書勸隗囂降。漢光武美之。詔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則以此字作抄錄解。固已久矣。

保

俗語不禮人爲不保。亦有所本。北史齊後主緯穆皇后之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后旣封。以陸令萱爲母。更不保輕霄。

甄

甄字許氏。說文作居延反。本與堅同音。吳志孫堅入洛。於城南甄官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協。以

爲受命之符。是三國以前未有讀甄爲之人。切者。宋大觀中甄徹登進士。時林據爲樞密院。唱名讀甄爲堅。上以爲當作眞音。據辨遂以不識字被黜。則宋以前久讀作眞音矣。莊綽雞肋編謂卽起於三國。孫權卽帝位。尊堅爲武烈皇帝。江左諸儒遂避堅諱。因其聲之相近。乃讀爲眞耳。說文顛蹶以眞爲聲。烟咽以甄爲聲。可見甄本音乃堅而非眞也。

員

吳曾能改齋漫錄。左傳伍員。陸德明釋文音平聲。然唐書員半千十世祖凝之。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云。王問切。則作去聲矣。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則以員爲去聲。自唐已然。又左傳季孫行父城鄆。杜註。今城陽姑幕縣有員亭。員卽鄆也。員音云。一音運。則員之去聲。并不自唐始矣。

犬

犬卽狗也。月令孟春毋殺孩蟲。胎天飛鳥。說文未生曰胎。初生曰夭也。呂氏春秋則云。無殺孩蟲胎犬飛鳥。高誘注曰。麇子曰犬。則又有以犬爲麇子者。此說文玉篇諸書皆未見。

隔

窗戶之有疏櫺可取明者。古曰綺疏。今日曰櫺子。按櫺當作隔。謂隔限內外也。夷堅志云。廊上列金漆涼隔子。甕牖閒評作亮隔。淵海則竟作格。謂學士院窗格有火燃處。太宗嘗夜至。蘇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宮嬪自窗格以燭入照之。後以爲玉堂盛事。遂不復易。是隔格俱有典故。俗作櫺者非。

都鄙

世以文雅者爲都。樸陋者爲鄙。其來最古。詩云。洵美且都。國語。楚靈王爲章華臺。使富都那豎贊焉。註。都。閑也。那。美也。楚詞云。此德好閑習以都。史記。司馬相如車從甚都。是皆以都爲美也。論語。出辭氣斯遠鄙。倍。注。凡陋也。漢書。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曹大家女誡云。鄙人愚闇。是皆以鄙爲庸陋也。其實都鄙二字。蓋卽本周制。都乃天子諸侯所居之地。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容止可觀。鄙則郊遂以外。必多樸儻也。猶今人言京樣。京欸。村氣。鄉氣也。顏師古則謂鄙字本作否。乃蔽固不通之稱。故尙書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以其字同也。按王充論衡引論語子見南子章子所否者。亦云子所鄙者。是否鄙二字古本通用。則鄙字自有凡陋本義。非田野之謂也。又都者是閑美之稱。亦非上京之謂。今按論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非指郊外之民乎。質勝文則野。非以郊

外之人樸儻而卽以野爲樸陋之稱乎。左傳楚申舟過宋而不假道。華元曰：是鄙我也。杜註：以我同於其邊鄙也。然則都美之本於國邑，鄙樸之本於郊野，有自來矣。師古之說未可信也。况都者，凡建國立宗廟之地之通稱，亦非專指京邑也。而師古以上京當之，則其於都字之本義亦未深考也。按周禮：大都小都在內，公卿及王子弟食采之邑，大司徒凡造都鄙，此卽所謂都鄙用助法，皆指郊外之地。至子虛使都鄙有章，則以都爲邑都、鄙爲野鄙。

雅俗

雅俗二字相對。見王充論衡四諱篇引田文問其父嬰不舉五月子之說。謂田嬰俗父也。田文雅子也。然則雅俗二字蓋起於東漢之世。又劉熙釋名序有名號雅俗之語。熙漢末魏初人。益見雅俗二字起於東漢。

狷獷

今人見人恣橫不可制者，輒曰狷獷。史傳亦多用之。然更有別義。漢昭烈謂諸葛武侯曰：孤智術淺短，遂用狷獷。王彪之謂殷浩曰：無故忽忽，先自狷獷。劉善明謂蕭道成曰：不可遠去根本，自詒狷獷。邱遲與陳伯之書：君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狷獷，以至於此。金將張柔爲蒙古所敗，質其二親，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狷獷至此。凡此皆有傾覆之意，與常解不同。

絕倒

令人遇事之可笑者。每云絕倒。其實此二字不僅形容可笑也。晉書衛玠傳。王澄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世說。王敦見衛玠後。謂謝琨曰。不意永嘉之後。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魏書李苗傳。苗覽周璠傳。未嘗不咨嗟絕倒。此皆言傾倒之意。北史崔瞻傳。瞻使於陳。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隋書陳孝意傳。孝意居父喪。朝夕哀臨。每發一聲。未嘗不絕倒。此又極形其悲愴之致也。惟五代史晉家人傳。出帝居喪。納其叔母馮氏爲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此則與捧腹鼓掌等字。意義相近耳。然宋史王登傳。登夜分正理軍書。幕客唐舜申至。登忽絕倒。五藏出血而卒。元趙秉文雜擬詩。不敢上高樓。惟恐愁絕倒。則宋元之間。亦尙不以絕倒字專指談笑。趙與時賓退錄亦引衛玠事而論流俗以絕倒爲大笑之誤。

饑餓二字有別

饑餓二字亦有分別。淮南子說山篇。寧一月饑。無一句餓。注。饑。食不足。餓。困乏也。沈作喆寓簡云。饑非餓。

也。不及飽耳。

釐釐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釐釐條謂。差之豪釐。謬以千里。釐里同是一韻。而或作豪釐二字。蓋傳寫之誤。而以顏師古音釐爲離。謂其不識字。按豪釐本權度之數。孫子算術。蠶吐絲爲忽。十忽爲杪。十杪爲豪。十豪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後人又移之於稱。是權度皆以豪毛起數。其字本應從毛。而反謂釐字傳寫之誤。未免臆說。况史記儒林傳有禽滑釐。卽孟子所載滑釐。可見釐釐二字原屬相通。古無四聲之別。釐釐一也。而必謂由釐訛寫爲釐。則是古來本無釐字。豪釐之釐。但應作釐。不應作釐矣。西莊所最據者。許氏說文。然史記禽滑釐。漢書劉屈釐。岑元熙爲魏郡守。人頌之曰。狗吠不驚。足下生釐。其字皆在許叔重之前。豈漢人早撰別字耶。

陔餘叢考卷二十三

陽湖 趙翼 耘松

二二言詩

孔穎達詩正義序云。詩以申志。一字則言蹇而意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禋之類也。今按古詩亦有一言者。顧寧人謂緇衣章。敵字爲句。還字爲句。又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吳字各爲句。此一言詩也。祈父肇禋。劉勰亦引爲二字詩。然尙非兩字卽成一韻。老子法本章。瑤瑤如玉。落落如石。立戒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記田家之祝詞曰。甌窶滿箒。汗邪滿車。及吳越春秋黃竹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則竟以兩字相叶矣。輟耕錄載虞伯生咏蜀漢事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此又通首皆兩字一韻。更前人所未有也。中州韻入聲似平聲。故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叶。古來通首二言詩。惟此一首。

二二言詩

三言詩金玉詩話謂起於高貴鄉公。然漢安世房中歌豐草萋及雷震震二章。郊祀歌之練時日。太乙祝。天馬徠等章。已創其體。則不始於魏末矣。劉勰又引喜起歌爲三言之首。而謂詩之有三五言。多成於西漢。蓋國風山有榛。隰有芑。周頌綏萬邦。屢豐年之類。古詩中原有此句法。特漢初以之爲全篇。遂成此三言之一體耳。後世亦罕有爲之者。劉伯溫集有思美人一篇。懷麓堂詩話。羅明仲謂三言亦可爲體。因出樹處二韻。迫西涯題扇。西涯援筆題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有鄞人金埴專工三言。多至千篇。今已不傳。近日朱竹垞。查初白間亦爲之。

四言詩

四言詩當以舜典喜起之歌爲首。大禹所訓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亦濫觴也。三百篇外。如帝王世紀所載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尙書大傳所紀卿雲歌。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夔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旣竭。袞裳去之。又塗山歌。綏綏白狐。九尾龐龐。左傳所載虞人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穆天子傳所載西王母謠。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戰國策所記荀卿作歌曰。以瞽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惟其同。其音節皆簡貴高古。縱出於後人擬作。要非漢以後所能爲。

也。蓋周秦以上及漢初詩皆四言。自五言興而四言遂少。然漢魏六朝亦尙有爲之者。文心雕龍以韋孟諷諫詩爲四言首唱。此後如相如封禪頌、傅毅迪志詩、張茂先勵志詩、陶淵明停雲詩皆傑出者。唐以後則四言遂絕。如李白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及柳子厚皇雅皆僅見者。東坡作觀棋詩記廬山白鶴觀事不聞人聲、但聞落子亦偶一爲之。方嶽深雪偶談謂五言而上世人往往各極其才之所至。惟四言輒不能工。劉後村謂三百篇在前之故。

五言

漢初郊廟樂歌。但有三言四言及長短句。無所謂五言者。文心雕龍曰。漢成帝品錄三百餘篇。不見有五言。蓋在西漢時五言猶是剗體。故甄錄未及也。五言斷以古詩十九首及蘇李贈答爲始。十九首或稱枚乘所作。其孤竹一篇則傅毅所作。蓋漢武好尙文詞。故當時才士各爭新鬪奇。創爲此體。實亦天地自然有此一種。至時而開。不能秘也。劉勰又曰。召南行露已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則五言久矣。又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衡也。鍾嶸又以夏歌鬱陶乎余心爲五言濫觴。按三百篇中五言單句固指不勝屈。若小雅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等句。已皆連用五言。特未製爲全篇耳。漢初諸人本此以爲全篇。遂成五言體。至如或

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敷句連用或字。又爲昌黎南山詩所本。

六言

任昉云。六言始於谷永。然劉勰云。六言七言雜出詩騷。今按毛詩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等句。已開其端。則不始於谷永矣。或谷永本此體。創爲全篇。遂自成一派。然永六言詩。今不傳。後漢書孔融傳。融所著詩頌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者。蓋卽六言詩也。今亦不傳。北史陽俊之作六言歌詞。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俊之嘗過市。欲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輒敢議論。俊之大喜。則陽五又專以此見長。且世俗競相倣效。可知也。然今亦不傳。蓋此體本非天地自然之音節。故雖工而終不入大方之家耳。古六言詩。間有可見者。文選註引董仲舒琴歌二句。又樂府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邊孝先解嘲寤興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滿歌行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三國志註曹丕答羣臣勸進書。自述所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北史綦連猛傳童謠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羔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唐書中宗賜宴羣臣。李景伯歌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宜。此皆六言之見於史傳者。至王摩詰等。又以之創爲絕句小律。亦波峭可喜。

七言

金玉詩話謂七言起於栢梁。然劉勰謂出自詩騷。孔穎達舉如彼築室於道謀爲七言之始。然不特此也。如自今伊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等句甚多。顧寧人謂楚詞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按遷藏就岐何所依。殷有惑婦何所譏等句。本無些只。則竟是七言也。特尙未以爲全篇。至栢梁則通體皆七言。故後世以爲七言之始耳。然古時亦已有爲全篇者。皇娥倚瑟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滄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旁。此或秦漢間人擬作。至如靈樞經云。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寧戚飯牛歌。短布單衣適至。旰長夜漫漫何時旦。茅濛之先有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起在我盈。以及項羽垓下。漢高大風。漢初有雞鳴歌。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安世房中歌。亦有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之句。則全篇皆七言。亦非始於栢梁也。至吳越春秋所載窮劫等曲。通首皆七言。則本後漢趙長君所作。不得謂吳越時卽有此體。白起戰國時人在伍胥之後。而窮劫篇反引之以比伍胥。尤顯然可見其僞。長君本傳謂其作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讀而嘆息。益可信諸詩之爲長君作也。

八言

世罕有八言詩。漢書東方朔傳。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也。然今已不傳。毛詩中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一句。顧寧人以胡瞻爾庭有縣貍兮爲八言。然兮字尙是語助。非詩中字也。此外亦不經見。舊唐書。盧羣在吳少誠席上作歌諷之曰。祥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此則通首八言。他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宋人李端叔題王循書院壁有云。不愛爾井泉百尺深。不愛爾庭樹千丈陰。元人戴帥初題范文正公黃素小楷詩有耳不聽下里巴人。有手不寫劇秦美新。皆不過一二句而通首仍七言。

九言

摯虞以河酌篇爲九言。顏延之則謂詩體本無九言者。摯虞之論。未可爲據。懷麓堂詩話又謂九言起於高貴鄉公。鮑明遠。沈休文亦有之。唐則李白蜀道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湍。杜集中。燭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之玉壺是也。楊升菴又引杜工部男兒生不成名死已老爲九言之始。顧寧人則引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九言之始。然非通首皆九言也。其通體爲九言者。珊瑚網

載元時天目山僧明本有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壓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善畫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則通首皆九言也。至升菴亦有梅花詩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認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此則又創爲九言律矣。元遺山答張教授仲文詩。通首皆七古。中獨有一句係九言。疑作金荃怨曲蘭畹詞云云。自註云。七言長體於中一句獨九言。章耶有此體。長吉亦有此體。

十言十一言

懷麓堂詩話又謂詩有十字者。太白詩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是也。有十一字者。少陵詩玉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東坡詩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是也。

五七律排

五七律及排律雖創於初唐沈宋諸人。然六朝已開其端。劉勰云。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于吻。

玲玲如振玉。詞靡于耳。纍纍如貫珠。似已研究聲律。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憫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野鶴。晨征聽曉鴻。解珮去朝市。被褐守山東。已全是五律。惟七八兩句失粘耳。至陰鏗安樂宮詩。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鷗仰。聯翩賀燕來。重簷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雕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則已全乎律體。梁簡文春情一首。溫子昇擣衣一首。王勣北山一首。陳後主聽箏一首。又皆七言屬對。絕似七律。惟篇末雜以五言二句耳。薛道衡昔昔鹽。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新鳳逐帷低。飛魂同野鵲。倦寢憶晨雞。暗牖通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誰能惜馬蹄。此又五排濫觴也。蔡孚打毬篇云。德陽宮北苑東陬。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鎚玉鑿千金地。寶仗瑠紋七寶毬。竇融一家尙三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從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遊。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鬣錦環風驟驥。黃絡青絲電紫驄。奔星亂下花場裏。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駿足滿先籌。曹王漫說彈碁妙。劇孟休矜六博投。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繞垂旒。此又七排濫觴也。

絕句

楊伯謙云。五言絕句。唐初變六朝子夜體也。七言絕句。初唐尙少。中唐漸甚。然梁簡文夜望單鴈一首。已是七絕云云。今按南史。宋晉熙王昶奔魏。在道慷慨爲斷句詩曰。白雲滿鄆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梁元帝降魏。在幽逼時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曰斷句。曰絕句。則宋梁時已稱絕句也。柳惲和梁武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流。陳文帝時陳寶應起兵。沙門慧標作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隋煬帝宮中侯夫人詩。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蕭子雲玉筍山詩。千載雲霞一徑通。煖烟遲日鎖溶溶。鳥啼春晝桃花坼。獨步溪頭探碧茸。虞世南哀寶兒詩。學畫鴉兒半未成。垂肩大袖太慙生。緣慙卻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其時尙未有律詩。而音節和諧已若此。豈非五七絕之濫觴乎。詩注源流云。絕句。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半首。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半首。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四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白香山亦以絕句編入格詩。

二五七言

三五七言詩起於李太白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

此其濫觴也。劉長卿送陸澧詩云：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宋寇萊公江南春詩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金趙秉文詩云：秋風清，秋月明，白露夜深重，白雲秋曉輕。夢回酒渴呼童起，枕上轆轤三兩聲。近日查初白咏簾一首，自一字至七字，又爲創體。

長短詩

三百篇中間有用長短句者，如山有榛，隰有苓一章，真絕調也。至漢而益多。安世房中歌，我定歷數一章，四言七言三言紛沓成篇。樂府日出入一首云：肅若舊典，日出入安窮。時世與人不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鶯黃。其何不來下。此後世長短句之祖也。又漢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徧何珊珊，其來遲。漢書燕王歌，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之無人。

樂府

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

相如等造詩賦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師古曰。樂府之名。蓋起於此。按史遷樂書云。今上卽位。作十
十九章樂府有漢武自作者。按十九章中有非臣下所敢言者。如日出入之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等句。豈代言者所爲耶。又樂志云。漢郊廟詩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
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故哀帝時罷之。然百姓漸漬日久。溝沔自若。文心雕龍曰。漢武立樂府。總趙代之
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獻雅
而不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然則樂府本非雅樂也。又云。軒代鼓吹。漢世鏡挽。並出樂府。故樂府有鏡吹
等曲。

六句律詩

律詩有六句便成一首者。李太白送羽林陶將軍云。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烟。萬里橫戈探虎
穴。三杯拔劍舞龍泉。莫道同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此爲六句律詩之首。以後惟白香山最多。如寒
閨夜一首。縣西郊秋寄馬造一首。留題杭州郡齋一首。感芍藥花寄正一上人一首。孤山寺石榴花一首。
盧侍御小妓乞詩一首。皆用此體。昌黎集中亦間有之。如謝李員外寄紙筆一首云。題是臨池後。分從起
草餘。兔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此又五言之六句律詩體也。

拘體七律

拘體七律如鄭縣亭子澗之濱。獨立縹緲之飛樓之類。杜少陵集最多。乃專用古體。不諧平仄。中唐以後。則李商隱。趙嘏輩創爲一種。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如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之類。別有擊撞波折之致。至元遺山又創一種。拘在第五六字。如來時珥筆誇健訟。去日攀車餘淚痕。太行秀發眉宇見。老阮亡來樽俎閒。雞豚鄉社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肺腸未潰猶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燃。市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冷猿挂夢山月暝。老鴈叫羣江渚深。春波淡淡沙鳥沒。野色荒荒烟樹平。青山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峰如畫屏。長虹夜飲海欲竭。老鴈叫羣秋更哀。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詩人休上書之類。集中不可枚舉。然後人習用者少。

律詩不屬對

唐人律詩第三四句有不屬對者。如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崔灑黃鶴樓詩之類。然第五六則未有不對。惟白樂天有通首不對。但平仄甚調者。自編在格詩中。如重題西寧寺牡丹憶元九詩云。往年曾向東都去。曾嘆花時君未迴。今年况作臨江別。惆悵花前又獨來。只愁離別長如此。不道明年花不開。則律詩中又

有此一種也。然白之外亦少有作此者。

律詩兼用兩韻

鄭谷與僧齊己等共定今體詩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所謂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湘素雜記謂鄭谷進退格。兩韻押某韻。兩韻又押某韻。如先押十四寒兩韻。再押十五刪兩韻也。然此體是雙出雙入。而非一進一退。今按黃山谷謝送宣城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無草元手。不將閒寫吏文書。此詩前二韻押七虞。後二韻押六魚。所謂雙出雙入也。東坡題南康寺重湖軒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此詩以魚虞二韻相間而押。所謂一進一退也。清波雜志謂坡自跋律詩可用兩韻。而引李誠之送唐子方兩押山難字爲證。不知誠之本用進退格耳。

迴交詩

迴文詩世皆以爲始於蘇蕙。然劉勰謂回文所興。道原爲始。則非起於蘇蕙矣。道原不知何姓。何時人。按

梅慶生註文心雕龍云。宋有賀道慶作四言迴文詩一首。計十二句。從尾至首讀亦成韻。總所謂道原。或卽道慶之訛也。但道慶宋人而蘇蕙苻秦人。則蕙仍在道慶前。而總謂始自道原。意或當時南北朝分裂。蕙所作尙未傳播江南。而道慶在南朝實創此體。故以爲首耳。今道慶迴文不傳。惟蕙詩見於記載。亦名璇璣圖。其序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與寵姬趙陽臺之任。而遺其妻蘇蕙於家。蕙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寄滔。滔感其意。仍迎蘇氏而遣陽臺。此迴文之祖也。北史邢臧傳。臧與裴敬憲。盧觀等共讀迴文集。臧獨先通。東觀餘論云。璇璣圖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多不能讀。少常沈公亦謂詞句脫落。讀不成文。不知此詩本以五色織成。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耳。予在洛陽。於王晉玉處得程士南倣此。並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本不舛脫云云。朱淑真璇璣圖記。璇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流一眼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處。中一方。太微垣也。乃疊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維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回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也。若蘭之後。罕有繼之者。隋書王劭傳。有人浴於黃鳳泉。得二白石。頗有文理。劭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此蓋仿蘇蕙之體。而今不傳。唐人惟皮陸偶爲之。宋以後則無人不作矣。

疊字詩

疊字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等句。連用六疊。此爲創體。滄浪詩話謂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也。退之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觀。喁喁魚闌萍。落落月經宿。閤閤樹墻垣。嚙嚙架庫廡。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闐闐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起起出猶奔。蠢蠢駭不懋。蓋亦彷彿。後人遂轉有以此爲工。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內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兩句疊四字者。如柳子厚詩云。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是也。又宋人咏西溪云。灣灣灣處復灣灣。蔡禪師十元詩。了了了時無可了。元元元處亦須訶。亦皆以此取奇。然不過全首中一句耳。惟樂天題天竺寺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此則六句皆用疊字。更爲創格。然尚不失爲大方。南宋惟楊誠齋水月寺詩。低低橋入低低寺。小小盆盛小小花。又紅錦黃花詩云。節節生花花點點。茸茸麗日日遲遲。則已纖佻。方回石頭田詩。晝欲求一淘。有竈無竈烟。夜欲求一榻。有屋無屋椽。頗峭辣可喜。至如金人麻知幾答何正卿一首。纏纏蓋蓋何等民。嬌嬌兀兀爲守貞。昂昂且開口。風兮風兮德衰久。樂云樂云無弦琴。命乎命乎一杯酒。匪體匪緇故爲藏。避言避色必也狂。至道至剛秣吾馬。愛清愛淨修我壻。用之捨之時所繫。晉如摧如寧復計。暖然凄然任春秋。優哉游哉聊卒歲。元詩僧明

本松月詩一首。天有月兮地有松。可堪松月趣無窮。松生金粉月生兔。月抱明珠松化龍。月照長空松挂衲。松回禪定月當空。老僧笑指松頭月。松月何妨一處供。明人舒芬春景詩一首。春風春日競春華。春水春山春景佳。新柳戀鶯鶯戀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尋芳子入尋芳伴。買酒人投賣酒家。去是路兮來是路。馬頭相對日頭斜。堯山堂外記載倭人過西湖詩一首。天連泗水水連天。烟鎖孤村村鎖烟。樹繞藤蘿蘿繞樹。川通巫峽峽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會應難難會此。傳今話古古今傳。皆庸俗不足供嘖飯矣。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范景文亦云。昌黎聯句有跨句者。謂連作第二三句。如城南等作是也。有一人一聯者。如會合遣興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如有所思等作是也。漁隱叢話則謂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淵明有聯句一篇。是六朝已有之。然聯句究當以漢武柏梁爲始。文心雕龍曰。聯句共韻。柏梁餘製是也。今按六朝聯句亦不止陶。謝二公。南史。謝晦將被戮。與兄子世基聯句。世基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詩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梁元帝與武陵王紀交兵。帝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紀之子圓正被收在獄。乃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又沈懷文傳。隱士雷次宗還廬江。何尙之設祖餞。文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北史。薛孝通等在孝文帝前以忠爲韻。元翹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惟被草木。方亦及昆蟲。元翹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芄芄。

帝曰君臣作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此皆六朝人連句也。但其時曰連句。不曰聯句耳。方勺泊宅編又引劉中壘謂泥中。中露。衛二人名。式微之詩。蓋二人所作。以爲聯句所起。此未免附會。至古人聯句。大概先分韻而後成詩。梁武帝華光殿聯句。曹景宗後至。詩韻已盡。沈約以所餘競病二字與之。曰。所餘二韻。則分韻後之所餘也。陳後主集有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鈞賦咏。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詔得迕格。白居易擲斥拆啻。諸人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撓亂。可知古人聯句先探鈞韻字。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如後世韻格也。杜集中有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又有與李之芳。宇文或三人聯句。則唐人聯句亦不自昌黎始。

柏梁體

漢武宴柏梁臺賦。詩人各一句。句皆用韻。後人遂以每句用韻者爲柏梁體。然柏梁以前如漢高大風歌。荆卿易水歌。又如靈寶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之喪國廬。可見此體已久有之。不自柏梁始也。但聯句之每句用韻者。乃爲柏梁體耳。

和韻

劉貢父詩話。唐時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有依韻。同在一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老杜玉華宮詩是也。有用韻。用彼韻不必和。如韓吏部用皇甫陸渾山火之類是也。又有和詩不和韻者。如賈至早朝大明宮之作。王維岑參杜甫皆有和章。而不用其韻也。次韻實始於元白。微之上令狐相國書云。積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能爲詩。窮極聲韻。或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諧新調。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困學紀聞亦謂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此韻中也。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始。至皮陸而其體乃成。珊瑚鈎詩話亦謂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元白爲二浙觀察。往來置郵筒相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元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豈詩人豪氣。例愛矜誇耶。此和韻始於元白之明證也。然是時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而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征衣。此二詩絕似次韻。豈無心適合耶。抑有慕於元白而倣之耶。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詩曰。本爲筐下蠶。今爲機上絲。得

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潤雜書謂類文有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則六朝已有此體。以後罕有爲之者。至元白始立爲格耳。

集句

夢溪筆談謂集句自王荆公始。如風定花猶落。謝貞詩。鳥鳴山更幽。王籍詩。之類。有多至百韻者。後山詩話亦謂荆公暮年喜爲集句。黃山谷以爲正堪一笑耳。然此體實不自荆公始也。金玉詩話及蓼花洲閒錄謂宋初已有集句。至石曼卿遂大著。嘗有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定何人。曼卿又以月如無恨月常圓。對天若有情天亦老。則固不始於荆公矣。其他集句之傳於後世者。孫應以韓詩排雲叫閭闔對杜詩奏賦入明光。蔡天啓以梨園子弟白髮新對江州司馬青衫濕。臨邛道士鴻都客對錦里先生烏角巾。閩人林震以輿爾同消萬古愁對勸君更盡一杯酒。流水無言草自春對青山有恨花初謝。揚州十里小紅樓對天下三分明月夜。陸放翁我亦輕餘子。君當恕醉人。元遺山白首放歌行縱酒。清朝有味是無能。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鷗萬里誰能馴。事殊與極憂思集。天澹雲閒今古同。皆湊泊如無縫天衣。又如孫仲衍集句輓朝雲詩。家住錢唐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

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藥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更覺清切渾成。如出一手。而晁美叔嘗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何至作此等伎倆。集古人句。譬如蓬華之士。適月佳客。既無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蔽。悉假貸於人。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脫。東坡答孔毅父集句見贈亦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小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貢父東坡之持論固當矣。然因難見巧。亦文人游戲筆墨之一端也。螢雪雜說又有集杜詩。如扈聖登黃閣。贈嚴閣老。亨衢照紫泥。贈太常卿。泥融飛燕子。地僻舞鷓鴣。京兆。獻納紆皇眷。贈鮮于。衣冠拜紫宸。太歲曰。此又集杜之始也。又文文山集杜詩至二百首。按晉時傅咸已有集經詩。其毛詩一篇云。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覩面目。此則實爲集句之權輿。又不自宋初始矣。至近日朱竹垞蕃錦集。割裂成句。填入詞譜。則又斬新創闢。前人未之有也。

成語佳對

集句固見巧思。然猶集古人詩句也。至有經史中成語可摘爲佳對者。如百斛明珠所載韓玉汝治秦州尙嚴民語曰。莫逢韓玉汝。有孫臨者。對以可怕李金吾。東坡詩。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又一

聯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覺魏徵但嫵媚。後陸放翁用之。放翁又有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之句。又梅執禮詩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山詩話二十四考中書令。王平甫對以萬八千戶冠軍侯。王安中元旦致語君子有酒多且旨。化國之日舒以長。朱新仲詩此時老子興不淺。旦日將軍幸早臨。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壘。吳師道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平生能著幾兩屐。長日惟消一局棋。近日厲樊榭誰其云者。兩黃鵠。我欲遣之雙鯉魚。嚴海珊春水方生公速去。桃花淨盡我重來。吾友沈佩蘭有句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卻羞郎。此生能著幾兩屐。一日須傾三百杯。皆極工也。

借對法

古人詩賦多有用字音借對之法。張子容逢孟浩然詩。樽開柏葉酒。燈發九枝花。借柏字作百字也。張喬月中桂詩。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借下字作夏字也。劉賓客清秋方落帽。子夏正離羣。不獨夏對秋。而子亦借作紫對清字也。梁揆鵬鸚離風塵詩。高騰霄鳳渚。下睨塞鴻賓。借渚字作主字也。杜甫哭李常侍詩。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借第字作弟對兒字也。劉禹錫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借鴻字作紅字也。東坡通印子魚。披綿黃雀。借子字作紫字也。沈括云。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子。

而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也。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亦以楊借作羊字。螢雪雜說載省題詩。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俱以六借作綠字也。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是生涯。以尺字借作赤字也。陳傅良仲秋治兵賦云。當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又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以諸字借作朱字也。石林詩話。王荊公詩。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人但知柳對桑。不知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陸佃謝吏部尚書表云。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乙與六亦借對。

扇對法

白氏金針有四句作一對者。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對。然不自白香山始也。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句已肇其端。曹子建云。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古塘上曲有云。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桑麻賤。棄捐菅與蒯。左太冲咏史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喬知之定情篇。故歲雕梁燕。雙去今來隻。今日玉庭梅。朝紅暮成碧。杜少陵奉先咏懷詩。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哭鄭司戶。蘇少監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李青蓮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韓昌黎求觀

乘邱小。必上泰山岑。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之類。固早有此格。至香山而最多。如書紳之歲計。莫如穀。飽則不干人。日計莫如酒。醉則兼忘身。咏雪之我知世無幻。了無干世意。世知我無堪。亦無責我事。朱陳村之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離。墳墓多遠村。逍遙咏之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短歌行之耳目聾。暗後堂上調絲竹。牙齒缺落時。盤中堆酒肉。狂言示諸姪。之勿言宅舍小。不過寢一室。何用鞍馬多。不能騎兩匹。感時之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致。興之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入香山。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梅聖俞作續金針。但引前人詩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以證之。猶未廣也。後來惟東坡集中有之。如和許朝奉詩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贈張天驥詩云。飢寒天隨子。杞菊自搯莖。慈孝董邵南。雞狗相乳抱。過淮詩云。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後陸放翁亦時用此體。如東臯客輸米。粲粲珠出碓。南山僧餉茶。細細雪落磴是也。又有律詩以四句作對者。亦香山詩。如新篇日日成。不是愛聲名。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又有酬劉主簿詩云。我隨鷓鴣入烟雲。謬上丹墀爲近臣。君同鸞鳳棲荆棘。猶著青袍作選人。此又五七律之扇對。

禁體詩

禁體詩始於歐陽公守汝陰日。因小雪會飲聚星堂賦詩。約不得用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鶴等字。歐公所云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高寒窺冥漠者也。其後東坡在穎。因禱雪於張龍公。獲應。亦舉此體。其末云。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能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蓋修歐公故事也。然六一詩話記進士許洞會諸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於是諸僧皆閉筆。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霜雪星月禽鳥之類也。然則此又歐公所本歟。

雙聲疊韻

雙聲疊韻起於六朝。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莊答曰。元護爲雙聲。礪礪爲疊韻是也。劉勰云。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談藪載梁武帝嘗作五字疊韻詩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仿之。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載七每碍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擘故事曰。曠蘇姑枯盧。吳均沉思良久無所言。帝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此疊韻之始也。至唐末全句疊韻者最多。皮陸嘗以此倡和。如龜蒙之膚愉。吳都姝。眷戀使殿宴。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之康莊傷荒涼。坐虜部五苦。又溫飛卿題賀知章故居云。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媪寶葆草。愚儒輸逋租。雨中與李先生期垂釣。先後相失云。隔石覓屐迹。西溪迷雞

啼。小鳥擾曉沼。犁泥齊低畦。皆詞人翻新鬪巧之作。雖不足語於大方。要亦一格也。至世所傳屋北鹿獨宿。溪西雞齊啼。則明徐晞爲郡吏時。郡守所出。晞爲屬對者也。又雙聲一體。北史魏收傳。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茶籠。著孔嘲釘。此雙聲之法也。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蟬竦在東。鴛鴦在梁。雙聲之始也。六朝詩如王融之園衡炫紅鷺。湖行羣黃華。唐詩如溫庭筠之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艷陽。皆仿雙聲而爲之者也。按古人亦有不全句疊韻但二字疊韻者。亦有不全句雙聲但二字雙聲者。杜詩於此等處最嚴。如支離對漂泊。則雙聲也。悵望對蕭條。則疊韻也。雲溪友議引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謂侵簪則疊韻。逼履則雙聲也。又引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爲雙聲。謂幾家及村草。吹唱及隔江。皆二字同音。當於唇齒喉舌間辨之也。

金人王寂有送王平仲詩。潦倒少嬰鏢。臞儒餘愚迂。半面便健羨。無渠吾胡娛。袖手久不偶。鋪書如枯株。落窶各作惡。呼車姑須臾。放浪曩骯髒。囊裝將長揚。偃蹇晚倦獻。徜徉藏光芒。著雨苦齟齬。蒼茫荒羊腸。黯淡厭漸險。彷徨傷王陽。高季迪吳宮詞。筵前憐嬋娟。醉媚睡翠被。精兵驚升城。棄避愧墜淚。

詩句有全平仄者

西清詩話載晏元獻謂梅聖俞。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如枯桑知天風是也。但恨未見仄字耳。聖俞旣別。

乃作仄體寄公。有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之句。然古詩一句全用平仄者。并有一句平一句仄相連成文者。如青蓮北上行之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醉起之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陳情之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安陸之飛羅搖春烟。入遠構石室。少陵述懷之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赴奉先之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北征之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西枝村之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韓昌黎南山詩之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軸。灑吏之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東坡之朦朧含高峰。晃蕩射石壁。元人袁桷梁山樂詩。交流千尋峰。會合百谷水。楊載紀夢詩。萬劫永不死。如循環無端。范梈甘蔗洲詩。暫解霧露毒。因知江山寬。查初白廬山詩。隕雲如奔逃。片片掠面去。皆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至昌黎南山詩。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輳。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則并二句全仄矣。古詩羅衣何飄飄。輕裾隨旋風。則二句全平矣。不特此也。卽七言亦有全平仄者。少陵詩有客有客字子美。中巴之東巴東山。昌黎贈劉生之青鯨高摩波山浮。送僧隆觀之浮屠西來何施爲。義山韓碑詩之封狼生。羆羆生。羆帝得聖相相曰度。入蔡縛賊獻太廟。梅聖俞木假山詩。形侔三山中。雄酋東坡以清絲絹寄魯冀州詩。鵝溪清絲清如冰。趙秉文太寧山詩。羣山西來高崔嵬。方夔巖峰詩。巖峰孤尖來何雄。又贈郭翼詩。日出衆鳥繞屋語。吳梅村行路難詩。梁王臺成何崔嵬。打冰詞。霜紈方空張輕烟。此又七言之全平仄者。至通首以一句平一句仄相間。又始於皮陸。今所傳皮日休之疎杉低通墻。冷鷺立亂浪是也。何景明又彷彿其體作五平五仄詩。秋原何蕭

蕭耳目去雜茸。枯荷猶穿塘。苦霧尙抱隴。寒風吹空林。落日照古塚。徘徊觀陳踪。露下髮忽竦。并有七平
七仄詩。如吐舌萬里。唾四海。七變入白米出甲。離桂飛髻垂。纖羅梨花梅花參差開之類。此又因五平五
仄而廣爲七言也。宋以後詩。晏梅二公固無由知。唐詩之全平全仄不可勝數。如是。晏梅二公俱號博洽。
豈未之見耶。又律詩中有一句全仄者。如元遺山集中秀山行云。古木凍欲折。惡雨五排首句。惡雨復惡
雨。又病中五排起句云。戰勝頗自恃。薩都刺之送客月在地。半日不見路。張仲舉之日色不到地。亦全用
仄聲也。

詩詞專用本家人事

東坡贈張子野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
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此通首皆用張姓故事也。送鄭戶曹詩。公
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氈。亦用鄭太。鄭虔故事。李俊民壽王籌堂詩。此生但覺醉鄉寬。王績。誰謂
螭猶北海蟠。王猛。處處相迎皆倒屣。王粲。人人共喜欲彈冠。王陽。州應向日懸刀夢。王濬。山試今朝拄笏
看。王猷。仙馭未來縑氏鶴。月明吹徹玉笙寒。王喬。烏衣歷歷是名家。人物於今比晉多。俗論不侵揮麈話。
王衍。壯懷多付缺壺歌。王敦。雖無金勒堪調馬。王濟。賴有黃庭可換鵝。王羲之。見說長江欲飛渡。王濬。那須

冰合望滹沱王霸。二首全用王家故事也。近時查初白送劉大山詩云。詩酒劉家代有人。不煩事事乞諸鄰。篇章分得隨州派。釀法爭傳白墮神。亦專用劉家事。

梁溪漫志。王安中見人家壁上題字。亦名安中而無姓。乃題一詩於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尚。漢臣書姓爲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戴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翊書制誥有諸韓。二元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仔細看。通篇皆用同名事。夷堅志。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之。察卽席賦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似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吟嶰管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此全首切合十二字也。政和間一士人遊名妓崔念四家。作詞云。識箇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睹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了畫欄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撲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此又通首切合廿四字。又有明月妓柳金南。年二十四。自作詞云。小妾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二欄杆倚遍。步重移兩度巫山雲雨。二十八宿手中輪數。不到星張翼尾。此亦彷彿宋人而爲之者。

陔餘叢考卷二十四

陽湖 趙翼 雲菘

曲牌名入詩

客中閒集載舒芬詩云。爲愛宜春令出遊。風光猶勝小梁州。黃鶯兒唱今朝事。香柳娘牽舊日愁。三擣鼓催花下酒。一江風送渡頭舟。嗟予沉醉東風裏。笑剔銀燈上小樓。

番語成詩

詩話總編及詩史載余靖作胡語詩云。夜筵沒羅言後。臣拜洗言受。兩朝厥荷言通。情幹勒言厚。微臣雅言。祝君統言。聖壽鐵擺言。俱可忒言無。又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宴移離畢如中。看房賀跋支執衣防。餞行三匹裂小木。密賜十羆狸形如鼠而大。人以爲珍饈。

以古入姓名藏句中

石林詩話載王荆公詩。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以古入姓名藏句中。或者謂

前無此體。按權德輿集有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爲慚。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宦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岩巖。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眷豪恬聖智。疎鐘皓月曉。晚景丹霞麗。澗谷永不暖。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尙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唐人已創此體。

題字嵌句首

東坡自杭將還朝。坐中有營妓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坡爲題減字木蘭花一詞。判其牘尾云。鄭莊好客。容我尊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蓋用八字於句首。乃鄭容落籍高瑩從良也。

數目字入詩

鮑明遠詩。一身事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飛若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祖帳揭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雕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十二生肖八音入詩

北史魏太和中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答之。其體今不傳。後人乃有以十二生肖及八音入詩者。列朝詩集載明人胡儼十二辰詩。驪鼠飲河河不乾。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驪龍有珠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爲累。老馬何曾有角生。羝羊觸籬徒忿嚏。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雞空自老林邱。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按元人劉因有十二辰詩。飢鷹嚇鼠驚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來。才辨荊州兔穴爾。魚龍入水浩無涯。幻境等是杯中蛇。馬耳秋風去無跡。羊腸蜀道早還家。何必高門沐猴舞。豚栅雞棲皆樂土。柴門狗吠報鄰翁。約買神豬謝春雨。則元人已先有此體也。又丹陽集謂十二辰入詩始於沈炯。而山谷亦嘗爲之。余贈莫之用詩亦彷彿此體。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燠。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鬚織冰縠。踏翻菜園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鐘烹鼎莫渠愛。小筆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大。吉雲神馬日匝三。樗蒲肯作豬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必奢。丹竈成功無躍兔。玉函方秘綠青蛇。則又不始於元人矣。又客中閒集載林清以八音字爲句首云。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茅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

木筆題詩酒數杯此八音詩也。

藥名爲詩

藥名入詩三百篇中多有之。如采采芣苢。言采其蟲。中谷有蓷。墻有茨。董茶如飴之類。此後惟文字中用之。左傳山鞠藭。戰國策蘇秦曰。人之所以不食烏啄者。註卽本草烏頭也。又淳于髡曰。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之中。則累世不得。莊子藥者董也。雞靡也。豕零也。韓非子。此味非飴蜜也。必葶藶苦菜也。呂氏春秋。仲夏之月半夏生。又兔絲非無根也。茯苓是也。宋玉招魂。白芷生。淮南子。地黃主屬骨。甘草主生肉。又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藤蕪也。又蛇牀似藤蕪而不能芳。王褒九懷有款冬生。劉向九嘆有筐澤瀉以豹鞞。王充論衡言毒篇有巴豆野葛食之殺人。皆藥名之見於文者。而以之入詩甚少。如張籍答鄱陽客詩。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風前半夏枝。柳子厚。蒔藥閒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值賢人。國老。甘草也。雍陶詩。村園門巷多相似。處處春風枳殼花。姜堯章詩。土肥抽盡宿砂苗。陳白沙詩。恰到溪窮處。邨邨枳殼花。楊夢山詩。常記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此不過與會所觸。偶拈入詩。非專以鬪巧也。乃有專以此見奇者。陸龜蒙有烏啄蠹根回。及斷續玉琴哀之句。實始濫觴。沈括謂烏啄乃烏啄之訛。藥中只有續斷無斷續也。溫公詩話。陳亞郎中以藥名爲詩至百首。如風雨前胡夜。軒窗半夏涼。棋怕臘寒呵子下。夜

嫌春煖宿紗裁。又咏上元夜遊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又咏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君當日合烏頭。元人陳孚亦有交趾驛作藥名詩。長空青茫茫。大澤瀉月色。史君子何來。山椒遠于役。虎狼毒草叢。淚如鉛水滴。更苦參與商。骨肉桂海隔。問天何當歸。天南星漢白。皆遊戲筆墨。頗亦可喜。客中閒集亦有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之句。

拆字詩

南宋人茗溪集有拆字詩一首。日月明朝昏。山風嵐自起。石皮破仍堅。古木枯不死。可入何當來。意若重千里。永言詠黃鶴。志士心未已。

口吃詩

寓簡載劉元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爲非類。但有雄聲。惟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揚雄、鄧艾也。此但取口吃故事。非口吃詩也。王阮亭池北偶談載文太青戲作口吃詩云。黠子向客苦哆口。漆栗筆蜜手柳酒。按此事見墨客揮犀。鳳州三出手柳酒。宣城四出漆栗筆蜜。皆土產也。然口吃詩不自文太青始。唐姚合有葡萄架詩云。葡萄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鉤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烟壓幽屋。濃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

冬到凍都凋。又冷齋詩話載東坡有口吃詩云。江干高居堅關扃。耕健躬駕角挂經。孤航繫舸菰菱隔。筍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荆筴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憂甘瓜羹。可見遊戲筆墨。古人已有之。至如謝在杭與徐興公贈口吃孝廉之作。謝二首云。綠柳龍樓老。林蘿嶺路涼。露來蓮漏冷。兩淚落劉郎。黎嶺連連路。蘭陵累累樓。流離憐冷落。郎輩懶來留。徐一首云。留戀蘭陵令。淋漓兩淚流。嶺蘿涼弄瀨。路柳綠連樓。此又太青之後踵爲之者也。

雙關兩意詩

古樂府。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石闕生口中。銜悲不能語。子夜歌云。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讀曲歌云。芙蓉腹裏萎。蓮子從心起。唐詩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塢。未得一蓬時。流離嬰辛苦。窗外山魘立。知渠腳不多。二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玉作彈碁局。心中最不平。又劉禹錫詩。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也有情。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未知。李義山無題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陸龜蒙。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日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絲。又珊瑚鈎詩話。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蕖著子惹何多。又東坡。蓮子劈開須見惹。楸枰著盡更無棋。破衫卻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趙彥村注云。此吳歌格。借字寓意也。惹與意。棋與期。縫與逢。時與匙。

俱同音也。又東坡在黃州書一聯云：葑草尙能攔浪，藕絲不解留蓮。亦用此體。高季迪竹枝詞：春衣未織機中錦，只是長絲那得縫。亦以絲借作思，縫借作逢也。元人徐夢吉西湖竹枝詞云：莫爲採蓮忘卻藕，月明風定好迴船。借藕作偶也。

壽詩輓詩悼亡詩

壽詩輓詩悼亡詩。惟悼亡詩最古。潘岳、孫楚皆有悼亡詩。載入文選。南史：宋文帝時，袁皇后崩，上令顏延之爲哀策。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崔祖思傳：齊武帝何美人死，帝過其墓，百爲悼亡詩。使崔元祖和之。則起於齊梁也。葉水心題蜀僧北澗集云：集中有上生日詩，不可傳於後。是宋時猶以稱壽詩爲戒。郎仁寶云：輓詩盛於唐，非無交而涕也。壽詩盛於宋，漸施於官府，亦無未同而言者。亦見懷麓堂詩話。近時二作，不論識與不識，轉相徵求，動成卷帙，可恥也。空同、大復集中少之。此過人矣。

帖子詞

宋時八節內宴，翰苑皆撰帖子詞。如歐陽公、司馬溫公集中皆有之。丹陽集載春帖子詞尤多。如蘇子容

云。璇霄一夕斗杓東。激澗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兵甲事春農。鄧伯溫云。晨曦激澗上簾櫳。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昧旦求衣向曉雞。蓬萊仗下日將西。花添漏鼓三聲遠。柳吹春旗一色齊。梁君貺云。東方和氣斗回杓。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護紫宸朝。皆莊麗可誦。見太平景象。乃明成化中編修黃仲昭。檢討莊景不肯上元宵詞。且上疏論列以去。按宋史。鄒浩爲教授。范純仁托撰致語。浩不肯。純仁曰。翰林學士嘗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致語與帖子詞同類。是浩亦未嘗以翰林爲不可撰也。况高季迪詩云。去歲端陽直禁闈。新題帖子進彤扉。則明初猶有此例。而仲昭等并不知其不學甚矣。潤色太平。翰林本職。歐陽司馬何害其爲名臣。亦何損於朝政乎。

口號

杜詩有題曰口號者。如晚行口號之類。然梁簡文帝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唐張說有十五夜衛前口號詩。則不始於杜也。

元韻原韻

近代詞章家和朋友詩則曰原韻。和御製詩則曰元韻。蓋取元音之元。以示尊崇。不知原韻本應作元韻。並非假借也。元者本也。本來曰元來。班固兩都賦元元本本是也。若原字則原蠶原廟。皆作再字解。初無所謂本來之義。不知何以遂替元字。顧寧人日知錄謂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元。故改此字。然則昔以元爲本字。而以避嫌改爲原。今反以原爲本字。而以應制特改爲元。古今事物遷流隨世轉移者。固非一端。卽此可類推也。

卽席

宋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蕭介染翰卽成。文不加點。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言笑自若。帝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皆卽席之美也。南史梁武帝製武宴詩三十韻。示羊侃。侃卽席上應詔。後世卽席賦詩本此。

古詩別解

人生不滿百。謂行樂當及時也。新唐書李石對文宗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時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則此詩又作勸勵解。曹孟德樂府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當字今人作

宜字解。然詩與對字並言。則其意義相類。世說新語。王長史語。不大當對。言其非敵手也。元微之寄白香山書。有當花對酒之語。學齋帖。囉載古鏡銘。有云當眉寫翠。對臉傅紅。是當字皆作對字解。曹詩正同此例。今俗尙有門當戶對之語。

陶詩甲子紀年

自宋書及南史暨五臣文選注。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遂仍其說。宋書陶淵明傳云。自復風身異代。自宋高祖功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義熙以前則書晉年號。永初以後惟書甲子而已。王新城池北偶談。獨引傅平叔辨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預書甲子。以爲此論發前人所未發。不知宋景濂集已有此論。景濂跋淵明像云。其詩中甲子始於庚子。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作。初不聞題隆安義熙之號。至其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擬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必宋受禪之後。乃反不書甲子何也。是此論已發自金華。又按謝枋得碧湖雜記。謂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淵明詩。謂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而預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詩話及鄖仁寶七修類稿。亦主其說。然則此論南宋時已有之。并不自金華始也。疊山又謂劉裕自庚子得政後。晉室大權盡歸相府。淵明自庚子後卽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也。此

說又巧爲附合耳。後人有傲而行之者。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爲恥。碑文但書甲子。見顯子。又歸德人趙俊。僞齊劉豫時。卻聘不仕。凡家書文字。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見宋史本傳。

杜詩金蝦蟆

杜詩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蚪。錢註引酉陽雜俎所載。月光屬林化金背蝦蟆事。以爲月者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暱祿山也。按瀟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爐。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驚異。命放苑池。則杜詩所咏。正此實事。而非如註家所云也。

乞爲奴

哀王孫篇。但道困苦乞爲奴。論者謂極言流離之苦。不知亦有所本。南史齊建安王子真。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又河東王鉉。亦爲明帝所害。聞收者至。曰。死生命也。終不做建安乞爲奴而不得。遂仰藥卒。梁武陵王紀。太子圓照被收。謂陸法和曰。願爲公作奴。法和叱遣之。北齊樂陵王百年。爲武成帝所害。將死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此皆王子王孫事。少陵詩

正本此乃益見其使事之精核也。

李義山詠史詩

李義山詠史詩。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按韓詩外傳。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義山之詩。蓋本此。不得以其明白易曉。遂以爲無來歷也。

唐彥謙長陵詩

唐彥謙長陵詩。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葉石林謂一坏可去土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按漢書高帝紀。上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豈非天命乎。鹿門此詩。正用漢書成語。非杜撰也。

聶夷中詩

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學齋占畢引之。以爲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安得有絲。當是傳寫之誤耳。云云。不知此正所謂醫瘡剜肉也。蓋二月絲未出。五月穀未登。

而迫不及待。則預指將來所出之絲穀以售人錢。正如陸宣公疏所云。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也。今里俗亦有如此者。

紫濛

宋鄭毅夫送程公關出守會稽詩。雪急紫濛催玉勒。日長青瑣聽薰絃。方回注。紫濛。虜中館名也。陳繼儒枕譚。則引晉書載記慕容氏邑於紫濛之野。謂詩意以慕容比遼。而謂方回注出於臆見。楊用修亦引此。以爲是時遼宋方睦。故臣下贈答之詩。亦不涉譏刺。而方虛谷以爲館名。乃妄猜之詞耳。按新唐書地理志。平州有十二戍。一曰紫濛。亦見五代史四夷附錄。而張守珪傳。討契丹。次於紫蒙川。大閱軍實。紫濛之爲邊戍久矣。宋史章頻傳。頻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則紫濛實館名也。注者非誤。而眉公及用修轉失之耳。韓琦安陽集有紫濛遇風詩。草白岡長暮驛賒。朔風終日起平沙之句。益知紫濛爲遼地名。而非必援引慕容故事也。

東坡詩咏三良

東坡鳳翔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和

陶咏三良亦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是蓋以三良之死爲出於自殉而非穆公之亂命也。按漢書匡衡傳。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註云。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魏人哀三良詩亦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坡詩實本諸此。楊循吉亦謂穆公不殺敗軍之三將。豈有以三良爲殉之理。則又本東坡之說。

赤壁賦洞簫客

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不著姓字。吳匏菴有詩云。西飛一鶴去何祥。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興註。數行石刻舊曾藏。據此則客乃楊世昌也。按東坡次孔毅父韻。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只兩膝。又云。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則世昌之善吹簫可知。匏菴藏帖信不妄也。按世昌綿竹道士。字子京。見王註蘇詩。

陳季常

陳季常作龜軒。坡贈詩云。聞君開龜軒。東檻俯喬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此但言其謝絕塵事耳。於懼內無涉也。後人因坡又有戲季常詩云。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王註云。有王篋者。字達觀。

爲坡言季常妻柳氏最妒。每季常設客有聲妓。則柳氏以杖擊壁大呼。客爲散去。於是傳奇家演其事。至極可笑。而近世諱言龜者。并附會以此爲事始。然坡別季常詩云。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是季常有歌妓也。閉門弄添丁。哇笑雜呱泣。是季常本有子也。亦何至如傳奇之穢褻哉。

元遺山詩多複句

古來詩人佳句。罕有重出者。惟任昉別謝言揚詩。詎念羞嗟人。方深老夫托。又報劉孝綽詩。詎慰羞嗟人。徒深老夫托。宋璟和御製璟與張說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應制中。有聖酒江河潤。仙文象緯舒之句。而和聖製送張說巡邊內。亦有聖酒江河潤。天詞象緯明。但改三字耳。許渾京口寄友人詩。有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之句。而郊園秋日寄友詩又用之。呈郭少府詩。有江邨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之句。而漢水傷稼又用之。送僧歸桂州詩。楚客送僧歸桂陽。海門帆勢極瀟湘。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思長。而和劉三復送僧詩亦用此四句。但改桂陽爲故鄉耳。蘇東坡亦間有複句。如邇英拜賜御書。有云捷書夜到甘泉宮。而洸西報捷詩亦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前生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一聯。既用於答周循州詩內。又用於贈虔州術士謝晉臣詩內。但贈謝詩換自是爲恐是耳。趙秉文滄水集濟源絕句云。樹映樓臺水映空。溪容林意兩溶溶。夏山如醉無人畫。遠

處微茫近處濃。題劉德溫湖山豐夏圖。又云。遠處微茫近處濃。岸容林意雨溶溶。夏山如醉無人畫。更倩劉郎作幾峰。此皆詩句之複出者。然此外亦不多見。惟元遺山複句最多。如懷州城晚望少室云。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重九後一日作云。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題家山歸夢圖云。卷中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雪香亭雜咏十五首內有云。賦家正有蕪城筆。一段傷心畫不成。元都觀桃花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發少年狂。同嚴公子東園賞梅云。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發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暉送李參軍北上詩內。又有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綵衣起舞春欄斑。桐川與仁卿飲一律。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地間。題梁都運所得故家無盡藏詩卷。亦有此聯。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存沒一首。又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答樂舜之云。兩都喬木皆秋色。蒼舊風流有幾人。東山四首有。天公老筆無今古。枉著千金買范寬。胡壽之待月軒詩。又有天公老筆無今古。枉卻坡詩說右丞。錢過庭烟溪獨釣圖。錄篋衣底元真子。不解吟詩亦可人。息軒秋江捕魚圖。又有綠篋衣底元真子。可是詩翁畫不成。臺山十詠內有云。惡惡不可惡。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贈劉君用可菴二首內一首云。惡惡不可惡。惡可笑。殺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惡惡不可惡。惡可。大步寬行老死休。寄希顏末句。共舉一杯持兩螯。送曹壽之平水亦用此句作結。此複句之最多者也。自後惟薩天錫題揚州驛三四一聯云。寒砧萬戶月如水。

塞鴈一聲霜滿天。而鴈門集中有過廣陵驛一首。又將此二句作五六一聯。但改塞鴈作老鴈耳。又成廷珪次李希顏述懷韻。領聯云。諸公莫誚王夷甫。我輩終慚管幼安。寄江西宋子與令尹詩。又以此二句作結。但改誚爲責。終爲深耳。至高季迪而復句又多。如次韻西園公咏梅有云。春後春前曾獨探。江南江北每相思。而和衍師咏梅第三首亦有此二句。但改探爲看耳。次韻陳留公見貽湖上之作有云。葉應隨鳥散。山欲趁波流。月夜遊太湖。排律內亦有此二句。則并一字不換。晚尋呂山人有云。君家最可認。隔樹有書聲。題徐山人畫贈內弟周思恭亦云。君家還可認。爲有讀書聲。送思上人有云。野飯晨留鉢。城鐘夜到船。送衍師亦云。村中乞米晨留鉢。城外聞鐘夜泊船。雖化五言爲七言。亦未換意。咏樵有云。伐木驚禽起。穿雲畏虎過。又一首咏樵云。穿雲衝過虎。伐樹起棲禽。查初白敬業堂集卷九送陳仲夔句有云。殷勤百里猶相送。萬疊西山一故人。卷十一中出都別親友詩云。京華回首無多戀。萬疊西山幾故人。又卷九灑縣晚泊詩云。春水如油滑上篙。十二卷渡太湖詩又云。秋水如膏滑上船。此亦詩之重出者也。

劉後村詩多用本朝事

詩人有直咏本朝事者。如長恨歌。連昌宮詞之類。自古已然。杜少陵贈韋左丞詩。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答張舍人詩。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寄劉伯華詩。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

能。又封氏聞見記。范液命蹇作詩曰。南游李邕死。北望守珪殂。時液欲謁二人。會已死。故云。此皆直用時事。非以當數典也。若以本朝事作詩料。以供驅使。則唐以前無之。卽唐人亦罕見。惟撫言載令狐文公表薦張祜詩三百首。乞付中書門下。值元稹在相位。奏黜落之。祜以詩自悼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羅隱湘南春日詩。洛陽賈誼自無命。少陵杜甫兼有文。此已開其端。及東坡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愁無鱗有監州。此用錢昆少監語。昆亦宋初人。此爲本朝人用本朝人事。然尙未多見。至南宋。則楊誠齋有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正坐壽皇知。細參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東坡玉糝真窮相。中國如今相司馬。鄭花不得半山句。卻參魯直稱門生之類。陸放翁有酒僅三蕉葉。琴纔一履霜。自注。東坡飲三蕉葉。范文正好琴。僅能彈履霜二。又委轡看山無鐵網。拾樵煎茗有青猿。自注。梅聖俞馬名鐵網。王元之小童名青猿。元祐大蘇逝不返。慶歷小范今誰知之類。竟以供驅使矣。而尤專以此見長者。莫如劉後村。池北偶談已爲略摘數條。如鍊句豈非林處士。嚮書莫是穆參軍。艱虞夷甫方謀窟。老懶堯夫少出窩。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爲兄。山房惜未從公擇。書局曾聞擬道原。立志如歐母。生兒似富公。野人只說羹片美。相國安知食筍甘。事先白傳求閒日。銜似溫公約史年。公閒去伴种司諫。我懶思尋靖長官。清於坡老遊杭市。儉似乖崖在劍州。軍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賈董奇才無地立。歐蘇精鑒與人同。安知李廌揮門外。不覺劉幾入殼中等句。然後村用本朝事。不止此數十聯也。今更添摘於此。哭季父寂靜翁云。涪翁舊傳七分正。邵子先天一畫無。和

張簡簿尉云。務觀可教。供史草。補之不會作宮梅。用王去非韻云。素無沂國三場志。曾有西山一瓣香。次王實父云。早亦曾譏秦氏者。晚爲輿議漢園人。向來會上慶歷頌。老去甘爲元祐人。自和詩云。侍讀自無遷府分。中丞還有坐船時。自註。梅詢時讀其足曰。是中有鬼。鍾阜解仇無宿憾。荆公與呂吉甫解仇。荆江感事有新吟。山谷有荆江書事十絕。蔡偉叔講書云。舉揚霽月光風易。箋注先天太極難。挽王華甫云。穎濱碑玉局。曲阜狀南豐。答梁文柏云。柳永詞堪腔裏唱。劉爨詩自膽中來。挽湯仲甫云。零落歐門士。消磨漢議人。感昔云。旁無公議扶種李。中有流言沮范韓。生前正亦知強至。死後人方誅尹洙。書感云。欲招程子看通典。兼起歐公講繫辭。先儒一首云。康節易傳於隱者。濂溪學得自高僧。挽湯仲甫云。樽老徒書局。徂徠不諫官。哭孫季蕃云。相君未識陳三面。兒女多知柳七名。懷曾景建云。碎版一如坡貶日。蓋棺不見檜薨年。題宋謙父詩卷云。蘇氏舊稱小坡賦。秦家晚重少章詩。甲辰書事云。往昔曼卿曾奪敕。後來同甫竟成名。范老登科猶別姓。余公應舉亦更名。送實之倅廬陵云。似聞黃谷登迂叟。且向清源訪醉翁。黃本何堪處秦觀。白麻近已拜申公。愛蓮亦既見君子。看竹不須通主人。答李元善云。平生陳無已。白首空吟債。未嘗交馬呂。况肯見章。蔡單句如石塘感舊云。夜來一段佳風月。不見堯夫只見窩。上巳云。頗思攜鶴訪孤山。村墅云。堯夫生死太平時。別放器之云。當日烏臺要勘詩。贈豫知子云。妙似堯夫測牡丹。題陳靈詩卷云。後有荆公選百家。送趙信州云。虹貫元章載畫舟。挽連夫人云。瀟阡新刻豐碑妙。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其意固在爭新。然

以本朝事作詩料運用。究欠穩重。後村之後。亦少有此體也。惟周密以莫子山饌客不及梁棟。爲棟所訐。謂其作詩有譏訕語。遂入獄。後歸。病死。密挽詩云。秦邸獄成盃酒裏。烏臺禍起一詩間。其法似彷彿後村。至楊鐵崖湖州作有云。得句時過張外史。學書不讓管夫人。李空同盜賊一首云。密邇千斤竹查嶺。不聞滿四石頭城。此亦直敘時事。與後村之用作詩料者不同。

宋人不惟詩用本朝事。卽四六亦然。謝疊山有謝丞相免追算公賞錢糧啓云。使稼軒之幣屢空。無辭於罰。若師魯之錢公使。當辨其冤。引用辛稼軒尹師魯故事。

孫賁詩

明董穀碧里雜存載孫賁爲藍玉題畫被誅。臨刑口占云。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太祖聞之曰。有此好詩而不奏。何也。遂誅監刑者。按此詩乃五代時江爲所作。爲建州人。值王氏國亂。其友欲亡奔江南。爲爲草投江南表。其友未出境被擒。搜得稿。遂并收爲。爲臨刑詞色不撓。曰。稽康之死也。顧日影而彈琴。今琴則不暇彈。賦一詩可矣。乃索筆爲詩曰。銜鼓驚人急。西傾日易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事見薄陽陶岳所撰五代史補第五卷。今乃移之仲衍。何耶。豈仲衍被刑時誦此詩以寓哀聞者不知。遂以爲仲衍自作。而董穀因記之耶。朱竹垞明詩綜不載此事。自是有識。明史於賁傳。但云臨

刑賦詩長。謳而逝。而不載其詩句。較爲不露。然曰臨刑賦詩。似亦以詩爲責自作也。王鑿震澤紀聞。王朴忤旨。太祖命斬於市。朴臨死作詩。既殺後。行刑者復命。上惻然。問朴死何言。以詩聞。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况詩耶。行刑者數人俱坐死。據此則又是王朴事。

李夢陽詩重韻

韓昌黎鄜城聯句云。兩廂鋪氍毹。五鼎調勺藥。又云。但擲履笑金。仍祈卻老藥。一首乃用二藥字。袁文云。前藥字。本子虛賦中。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勺。音酌。藥。音略也。後藥字。乃如字也。則字雖同。而音義各別。固不妨兩押。李夢陽送徐子將適湖湘有云。長安繡陌行麒麟。末句又云。歸來著書追獲麟。兩麟字。無兩音兩義。

王阮亭柳墓詩

王阮亭謂儀真柳屯田墓。其地名仙掌。故其真州詩內。有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之句。然曾達臣獨醒志。謂柳耆卿死葬於棗陽縣花山。遠近詞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飲於其墓側。謂之弔柳會。則柳墓在襄陽。不在真州也。阮亭或未深考耳。

古今人詩句相同

古今人往往有詩句相同者。庚溪詩話云：趙紫芝有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此二句皆已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一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蓋皆以剽竊爲戒。金趙秉文詩多犯古人句。李屏山序其集云：公詩往往有太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亦陰諛其襲用前人語也。然如河分岡勢春入燒痕，本非一人之詩，而掇拾作聯，亦未爲不可，而行墨間輿之所至，偶拉入前人詩一二句，更不足爲病也。惟全用一聯一首，略換數字，此則不免剽竊之謂。今按庾信詩：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而駱賓王賦有云：隱隱地中鳴鼓角，迢迢天上下將軍。陰鏗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而王維詩有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薛據詩：省闈開文苑，滄浪學釣舟，而杜甫詩有云：獨嘗省署開文苑，兼從滄浪學釣舟。白居易寄元九詩：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而黃魯直詩有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暫來。羅隱隴頭水詩云：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而于濬詩亦云：借問隴頭水，終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唐詩：忍以浮雲看世代，悲將流水照鬢眉，而劉青田題太公釣渭圖有云：浮雲看世代，流水照鬢眉，此皆不得謂非抄襲也。又楊鐵崖樂府中湖龍姑曲，有湖風起浪如山，銀城

雪屋相飛翻。白蘿豎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粒。浪花拍碎岳陽樓。萬斛龍驤半空立等句。而張思廉和其曲亦云。洞庭八月明月寒。湖龍捧出玻璃盤。湖風忽來浪如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蘿樹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粒。浪花拍碎回仙樓。萬斛龍驤半空立。但起處稍不同耳。今各刻集中。豈本張作。經鐵崖刪改。後人遂各刻其集耶。又虞道園挽文丞相詩。有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而楊鐵崖洪武初不赴召作詩。亦有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開。全用其句。別本云。商山本爲儲君出。黃石終期孺子來。豈鐵崖知襲用前人之非。後乃改之耶。顧俠君謂鐵崖艷詩有全寫韓冬郎句者。英雄欺人。不可爲訓。蓋謂此也。又元人李孝光墨梅詩。孤山招得老逋魂。白鶴歸來楚雲黑。而同時成廷珪亦有墨梅詩云。三生石上見逋仙。獨鶴歸來楚雲黑。此亦明是相襲。至如宗楚客有日映層巖圖畫色。風搖雜樹管絃聲之句。而杜少陵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似之。白香山有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之句。而蘇東坡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亦似之。又放翁詩。西風吹散朝來酒。依舊衰顏似葉黃。元人詩。貌似葉紅都被酒。頭如雪白也簪花。此又脫胎變化。另出鑪錘。使人不覺其運用之妙。又元遺山感金哀宗入蔡州詩。蛟龍豈是池中物。蟻蠶空悲地上臣。同時李俊民有襄陽變後詩。蛟龍不是池中物。燕雀休嗤壘上人。亦指蔡州亡國事。似亦相襲。然各極對偶之妙。

詩作嗚嚙

詩人有以佳句得名者。如趙嘏之長笛一聲人倚樓。而人稱爲趙倚樓也。鄭谷之咏鷓鴣。有花落黃陵廟裏啼。而人稱爲鄭鷓鴣也。鮑當以孤鴈詩謁薛映尚書。有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稱賞。而稱爲鮑孤鴈也。謝無逸咏蝴蝶。有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而稱爲謝蝴蝶也。章莊遇黃巢之亂。作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時稱爲秦婦秀才也。許棠有洞庭詩最工。人稱爲許洞庭也。范鎮嘗作長嘯卻敵賦。後嘗使遼。人稱爲長嘯公也。賀鑄字方回。有江南梅子之句。傳播人口。人稱爲賀梅子也。應子和蠟炬短燒紅。風過落花紅。兩岸夕陽紅。而稱爲三紅秀才也。梅聖俞以咏河豚詩最工。而稱爲梅河豚也。劉一止以曉行詩得名。稱劉曉行也。參寥僧有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後東坡在黃州。州之士大夫問坡曰。聞有詩僧相從。豈卽隔林彷彿聞機杼者乎。坡謂參寥曰。此和尚七字號也。元人錢塘張叔夏。以春水詞得名。人呼爲張春水。前明袁海叟因白燕詩。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稱爲袁白燕。張燦爲學士。聯句得單字。有細雨斜飛燕子單之句。馬端肅呼爲燕子單學士。崔不雕因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王新城稱爲崔黃葉。此皆以詩句得美名也。亦有以詩作嗚嚙者。古今詩話。張昌齡謂蘇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蓋以蘇元夕詩有火樹銀花合之句也。蘇

答曰。某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金銅丁。蓋以張贈張昌宗詩有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之句也。李義山詩。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態。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加爲七字句。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態。來時好取洛川歸。人謂之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撫言。白樂天刺蘇。詩人張祜來謁。白曰。久欽君欸頭詩。祜愕然。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欸頭耶。祜微笑仰答曰。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耶。又北夢瑣言。盧廷讓哭邊將詩曰。牒多身上職。怨大背邊瘡。人謂是打脊詩。又有人詩云。牕下有詩留宿客。室中無事件僧眠。人以爲自落便宜詩。賈島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抒情集。周繇謂羅隱曰。足下有女幃子詩極好。隱不喻。繇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女幃子耶。隱大笑。曹唐金陵佛寺詩云。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人謂之鬼詩。僧貫休上蜀王建詩。有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建呼爲得得和尚。劉貢父詩話。韓昌黎贈玉川子詩曰。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才須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王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六一詩話。記聖俞嘗云。有贈漁者曰。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或以爲此漁人患肝腎風。又有咏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或以爲此人失卻貓兒詩也。百斛明珠。記杜默有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之句。謂此乃京東學究飲私酒。食脹死牛肉。醉飽而後發者。孫魴有夜坐詩。畫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沈彬

謂田舍翁火爐頭語。詩話總龜。張文潛作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華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潘邠老云。卻是貓兒詩也。後山詩話云。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非富貴人語。乃看人富貴者也。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謂莊舍牙人解量四至。吳僧錢塘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或謂分界墩子語也。程師孟作靜堂題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是點燈來。人以爲登溷詩。悅生堂隨抄。僧法海好作惡詩。郊從事序之曰。昔小杜在老杜之下。今師又在小杜之下。直方詩話。張文潛作大旱詩。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人以爲幾於湯燭右軍也。昔有送熟鵝者曰。湯燭右軍。王荊公作謝公墩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名姓尙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辛稼軒帥越。遣人招劉改之。改之在西湖有事不及行。作詞答曰。斗酒蕘肩。醉渡湖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畫圖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劍。東西水遠。兩山南北。高下雲堆。述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改之嘗以此語。岳侍郎倦翁。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裴說嘗作杜工部墓詩云。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廖凝笑以爲掘墳賊。金人張翥有西風了卻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秋之句。人號爲張了卻。趙諷有好景落誰詩句裏。蹇驢馱我畫圖中。人稱爲趙蹇驢。

陔餘叢考卷二十五

陽湖 趙翼 耘松

年號重襲

年號紀元。自漢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書契記載。無不便之。誠千古不易之良法也。按周厲王出居于曷。公卿相與和而修政。號曰共和。似此爲年號之始。又劉賈父兩漢刊誤云。年號之起。由漢武之元鼎始。吳仁傑云。武帝卽位。大率六年一改元。亦未有年號。至五元之三年。因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乃追改一元爲建元。二元爲元光。三元爲元朔。四元爲元狩。而五元尙未有名。帝意將有待也。明年寶鼎出。遂改五元爲元鼎。而以是年爲元鼎四年。然歷世既久。而所取吉祥字止有此數。稍不詳考。未有不至重襲者。宋太祖建號乾德。以爲自古未有。後於宮中見鏡。有乾德四年字。以問寶儀。儀奏曰。蜀少主之號。王驗之。果鏡自蜀中來。乃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宋徽宗號建中靖國。中丞王覲謂建中乃唐德宗之號。當以德宗爲戒。宋孝宗嗣位。初擬改元重熙。汪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而遼耶律資忠亦謂興宗不當用唐景福年號。是知時代久而年號多。最易相襲。今歷考各朝。不特此乾德、建中、重熙、景福之一二重出也。有正統之代。襲用前代舊號者。有僭竊之主。襲用前代舊號者。有僭竊之主。彼此年號相同者。有正統之代。反與僭竊之號相同者。如漢武帝年號建元。而晉康帝、齊高祖亦俱號建元。劉聰、苻堅亦同。漢宣帝號甘露。而魏高貴鄉公、吳主皓亦俱號甘露。苻堅亦同。漢宣帝又號黃龍。而吳大帝亦號黃龍。漢光武帝號建武。

而晉惠帝、晉元帝、齊明帝亦俱號建武。慕容忠、元顥亦同。漢明帝號永平。而晉惠帝、後魏宣武帝亦俱號永平。

李密、王建亦同。漢章帝號元和。而唐憲宗亦號元和。漢安帝號永初。而宋武帝亦號永初。漢順帝號永和。而晉穆

帝亦號永和。姚泓、乞伏慕末亦同。漢冲帝號永嘉。而晉懷帝亦號永嘉。漢桓帝號永興。而晉惠帝、後魏明元帝亦號

永興。冉閔、苻堅亦同。漢桓帝又號永康。而晉惠帝亦號永康。乞伏熾盤、慕容寶亦同。漢桓帝又號元嘉。而宋文帝亦號元嘉。

魏明帝號太和。而晉海西公奕、後魏孝文帝、唐文宗亦俱號太和。石勒、李勢、楊溥亦同。魏齊王芳號正始。而後魏

宣武帝亦號正始。蜀後主號建興。而吳主亮、晉愍帝亦號建興。張元靚、李雄、慕容垂亦同。吳主亮又號太平。而梁敬

帝、遼聖宗亦俱號太平。馮跋、林士宏亦同。晉武帝號泰始。而宋明帝亦號泰始。晉惠帝號永熙。而後魏太武帝亦

號永熙。晉惠帝又號永安。而後魏莊帝亦號永安。沮渠蒙遜、夏主乾順亦同。晉元帝號永昌。而唐豫王旦亦號永昌。

李自成亦同。齊明帝號永泰。而唐代宗亦號永泰。梁武帝號大同。而遼太宗亦號大同。陳後主號至德。而唐肅

宗亦號至德。唐德宗號貞元。而金海陵王亮亦號貞元。唐昭宗號景福。而遼興宗亦號景福。遼道宗號大

安。而金衛王允濟亦號大安。此皆後代年號與前代同者也。漢武帝號太初。而苻登、乞伏乾歸、禿髮烏孤、

宋元凶劼亦俱號太初。漢宣帝號五鳳。而孫亮、竇建德亦俱號五鳳。漢哀帝號建平。而石勒、慕容望、慕容

盛、慕容德、後魏京兆王元瑜亦俱號建平。漢章帝號建初。而李特、姚萇、李暠亦俱號建初。魏文帝號延康。

而沈法興亦號延康。魏明帝號青龍。而北燕蘭汗亦號青龍。魏齊王芳號嘉平。而劉聰、禿髮傉檀亦俱號

嘉平。晉武帝號咸寧。而呂纂亦號咸寧。梁簡文帝號大寶。而南漢劉鋹亦號大寶。北齊文宣帝號天保。而後梁蕭歸亦號天保。北齊後主緯號武平。而高紹義亦號武平。後周明帝號武成。而李希烈、王建亦俱號武成。唐太宗號貞觀。而夏主乾順亦號貞觀。唐豫王旦號載初。而安慶緒亦號載初。唐昭宗號天復。而遼未回鹘保亦號天復。唐昭宗又號天祐。而張士誠亦號天祐。唐昭宗又號大順。而張獻忠亦號大順。石晉高祖號天福。而遼末耶律淳亦號天福。漢隱帝號乾祐。而夏主仁孝亦號乾祐。宋英宗號治平。而徐壽輝亦號治平。此僭竊之主年號與前代同者也。劉聖公號更始。而慕容冲、乞伏乾歸亦俱號更始。孫皓號天冊。而董昌亦號天冊。孫皓又號天璽。而慕容儁亦號天璽。劉聰號麟嘉。而呂光亦號麟嘉。慕容覬號建明。而元奭、呂苟兒亦俱號建明。慕容垂號燕元。而慕容德亦號燕元。梁蕭棟號天正。而蕭紀亦號天正。遼末移刺窩斡亦號天正。蕭琮號廣運。而劉繼元、西夏元昊亦號廣運。史思明號應天。而朱泚、劉守光、夏主安全亦俱號應天。史思明又號順天。而董昌、郝儀亦俱號順天。王建號光天。而南漢劉玢亦號光天。此僭偽草竊之年號彼此相同者也。慕容永號中興。而齊和帝亦號中興。元朗亦同。梁師都號永隆。而唐高宗亦號永隆。閔王曦亦同。蕭睿號大定。而周靜帝、金世宗亦俱號大定。乞伏國仁號建義。而後魏莊帝亦號建義。楊難當亦同。邢杲號天統。而北齊後主亦號天統。明玉珍亦同。南漢劉龔號乾亨。而遼景宗亦號乾亨。南唐李景號保大。而遼天祚亦號保大。劉承鈞號天會。而金太宗亦號天會。南唐賊張遇賢、睦州賊方臘俱號永樂。而明成祖

亦號永樂。夏主乾順號正德。而明武宗亦號正德。楊安兒號天順。元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立數月亦號天順。明英宗亦號天順。梁蕭莊後魏元法僧皆號天啓。而明熹宗亦號天啓。此則建國立統之朝。反與僭竊年號同者。也。彼僭偽草竊之朝。疎漏荒略。不及詳考。層見複出。固無足怪。若昇平之世。載籍具在。文士盈庭。乃亦何以漫無稽考。若是。尤不可解者。前明之永樂。天順。天啓。皆亂賊號也。以大一統之朝。偏襲用亂賊年號。更足貽笑千古矣。元順帝慕世祖之治。重紀至元。意雖出於法祖。然御史李好文已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按晉惠帝號建武。晉元帝亦號建武。又唐高宗有上元之號。而肅宗亦號上元。是一朝二號相同。亦不始於元。若後魏孝武之改元永興也。後以與先世明元帝同號。遂改永熙。桓元初篡立。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號。遂改永始。而永始又王莽受封之年。乃改大亨。西夏元昊建元開運。或告以石晉亡國之號。遂改廣運。以偏安閭位僭竊之朝。尙知檢避。有明諸臣。乃反不如元魏。西夏何也。蓋前代正統紀年。載在史策。易於稽核。至僭竊之號。則散見於他書。非如正史編年之可考。遂不覺暗合。而不自知其陋耳。昔宋庠有紀年通譜。今已失傳。王應麟玉海所載頗詳。而宋以後無述。近日陳景雲有紀元要略。具載歷代正史所紀年號。景雲子黃中。又增輯諸僭偽之國。頗爲該備。然於草竊盜賊所建僞號。尙多遺漏。今撮錄各朝紀年。及僭竊各年號。分列於後。庶覽者有所考焉。

歷代正史編年各號

梁武帝天監大通中大簡文帝寶大元帝聖敬帝紹泰

陳武帝永文帝天嘉臨海王伯宗光宣帝建大後主叔寶至德

後魏道武帝登國皇始明元帝永興神瑞泰常太武帝始光神瑞延和文成帝興安

文帝天安孝文帝延興承宣武帝景明正始永平延孝明帝熙平孝昌武泰莊帝永安節閔帝

普泰孝武帝永熙孝靜帝興和文帝統大廢帝無年恭帝無年

北齊文宣帝天保廢帝殷乾孝昭帝建皇武成帝河清後主緯平隆化武恒光

後周明帝武武帝保定天和宣帝大成靜帝大象

隋文帝開皇煬帝大業代王侑義越王侗泰

唐高祖武太宗貞觀高宗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儀鳳調露豫王旦文明光宅垂武后

長壽延載證聖天册萬歲開耀麟章咸亨上元永淳宏道睿宗景雲先天元宗開元肅宗至德乾元

萬歲通天神功聖歷久視大足長安中宗嗣聖景龍睿宗景雲先天元宗開元肅宗至德乾元

代宗廣德大歷德宗建中貞元順宗永貞憲宗元和穆宗長慶敬宗寶曆文宗太和武宗會昌宣宗大中懿宗

梁太祖開平末帝貞明

後唐莊宗同明宗天成愍帝應潞王從珂清

晉高祖天 出帝開

漢高祖乾 隱帝年號

周太祖廣順 顯德 玉海 世宗仍顯 恭帝仍顯

宋太祖建隆 乾 太宗太平興國 雍熙 端 眞宗咸平 景德 大中 仁宗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 英宗

平治 神宗熙寧 哲宗元祐 紹 徽宗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欽宗靖 高宗建炎 孝宗隆興 乾 光宗紹

寧宗慶元 嘉泰 理宗寶祐 紹定 端平 嘉熙 度宗咸 少帝景祐 端宗景 帝昺祥 興

遼太祖天贊 天顯 玉海 太宗會同 世宗天 穆宗歷 景宗保寧 聖宗統和 太平 興宗景福 道宗清寧

金太祖收國 太宗天 熙宗天眷 海陵王亮天德 正隆 世宗大 章宗明昌 承 衛王允濟大安 至寧 宣宗

貞祐興 哀宗正大 開興 天興 玉海 元光 金又有天祐之號不詳何帝

元祖元皇帝天 世祖中統 成宗元貞 武宗至 仁宗皇慶 英宗至 泰定帝泰定 明宗無年 文宗天歷

寧宗無年 順帝元統 至正

明太祖武 惠帝建 成祖永 仁宗洪 宣宗宣 英宗正統 景帝景 憲宗成 孝宗宏 武宗正 世宗嘉

穆宗隆 神宗萬 光宗泰 熹宗天 莊烈帝禎

歷代僭竊各年號

王莽建國天鳳地皇 劉聖公始更 劉盆子世建 隗囂復漢 公孫述龍 後漢賊帥張曼成神 公孫淵紹

西晉趙王倫始建 南陽王保建康 山都賊邱沈鳳

東晉桓元大亨建 桓謙天康 巴酋句渠知平趙 見

漢劉淵元熙永 劉聰光興嘉平 劉粲漢

前趙劉曜初光

後趙石勒建太平 石宏延熙 石虎建武太寧 石遵永安 石鑒青龍 冉閔永興 石虎時安定賊李子揚僭號大黃帝龍興

前秦苻健始皇 苻生光壽 苻堅永興甘露 苻丕太安 苻登初大 苻崇延初 賊帥張瑁建昌

後秦姚萇白雀建初 姚興皇初 姚泓永和 竇衝元光

蜀李特華陽國志云晏平 李雄建興武 李期玉衡 李壽漢興 李勢太和嘉寧 又有妖賊李宏僞稱李勢子年號鳳凰見晉書周

傳訪

前燕慕容儁元璽光壽 慕容暉建熙 為苻秦所滅苻秦亂後慕容氏復起慕容泓燕興 慕容冲更始 段隨昌平 慕

容凱建明 慕容望建平 慕容忠建武 慕容詳建始

西燕慕容永中興

後燕慕容垂興

慕容寶永康

翟釗定鼎

蘭汗青龍

慕容麟延平

慕容盛建平長樂

慕容熙光始建始

高雲正始

馮跋太平

馮宏太興

南燕慕容德建平慕容超太上

前涼張寶永安張茂永安張重華永樂

張祚和平

張元靚建興太始

張天錫太清

張大豫鳳

後涼呂光太安龍飛嘉呂纂咸寧呂隆神鼎

西涼李暠庚子建初李歆嘉興李恂永建

西秦乞伏國仁建初乞伏乾歸太始更始

乞伏熾盤永康建宏

乞伏慕末永和

南涼秃髮烏孤太初利鹿孤建和傉檀宏昌嘉平

北涼段業神璽作天璽沮渠蒙遜永安承元收隗元始義和承和

夏赫連勃勃龍昇昌武鳳翔眞興赫連昌承光赫連定勝光

氏王楊難當建義

宋元凶劭篡位太初晉安王子助嘉義

武昌王渾元光此戲作檄文而有是稱非實事也後竟以此被禍

氏帥趙廣泰始劉粹見宋

南譙王羲

宣建平見管爽傳

齊唐寓之興 雍道晞建義

梁蕭棟昭明太子之子為侯景所立 天正 武陵王紀亦號天正 蕭莊天啓見南史蕭方等傳 蕭淵明天成見南史 臨賀王正德正平 交州民李賁

天德 見 侯景太梁武紀

後梁蕭詧大定 蕭歸保天保 蕭琮廣運

後魏南安王余承平為宗愛所立者 博真承平太武帝後所立者 京兆王元愉建平 汝南王元悅更與梁武策為魏主 徐州刺史元法

僧天啓 北海王元顥孝基亦梁武所立 長廣王元暉建明爾朱兆所立 章武王元歡中興高歡所立 賊帥鮮于修禮魯興 杜洛

周真 陳雙熾始建 葛榮廣安 邢杲天統 莫折念生天建蕭寶寅傳 万俟醜奴神虎 蕭寶寅隆緒 破六韓拔陵真王

陳郡賊劉獲鄭辨天授 山胡劉蠡升神嘉北齊書 汾州胡王巨觸平都北齊書 見 司馬小君聖君見道武諸子傳 呂苟

兒建明 涇州賊陳瞻聖明穆諸子傳見景 飢胡白亞栗斯建平翟遂建光 見

北齊安德王高延宗德昌立二日而滅 范陽王高紹義武平奔突厥後即位 稽胡賊劉沒鐸平右

隋末賊帥向海明白鳥 劉迦世大 朱粲昌達 操師乞北史謂年號始興隋書及唐書謂年號天成 林士宏太平玉海又云天成 李子和升平唐書作正

平 寶建德丁丑五鳳 王世充開明 宇文化及天壽 李密舊唐書謂魏公元年新唐書謂改元永平 李軌樂安 薛舉秦興 劉武周天興 浮

屠高曇成法輪 蕭銑鳳鳴 劉黑闥天造 沈法興延康 李子通明政 梁師都永隆 曹武徹通聖 輔公祐天明有乾德之號 又

高開道天成始興

唐殤帝唐 譙王重福中元 濮王天壽 見 嗣襄王煜建貞 安祿山聖 安慶緒載初 史思明

順天 史朝義顯 李希烈武 段子璋黃龍 見 浙東賊袁晁寶勝 朱泚應天 黃巢王霸 裘甫羅 士

摩沙通

五代梁鄧王友珪篡立 劉守光應天 見

吳楊隆演武 楊溥順義 乾貞

前蜀王建武成 王衍乾德 蜀賊張育黑 程道養泰

後蜀孟知祥明 孟昶廣

南漢劉龔乾亨 劉玢光 劉晟應乾 劉鋹大

閩王璘龍啓 王昶通 王曦永 王延政天

南唐李昇昇 李景興保大 賊帥張遇賢永樂 見

董昌新唐書云 五代史云順天

吳越錢鏐寶正 見五代史 又有天寶大號見十

北漢劉承鈞天會 見李 劉繼元廣

西夏元昊開運 天 諒祚延嗣 天祐 禪都拱 秉常乾道 天賜禮盛國慶 乾順天儀 治平

永安貞觀 雍寧 仁孝大慶 人慶 純祐天 安全應天 遵頊光 德旺乾

遼人皇王倍甘露 遼末東京詳穩大延琳天 渤海將高永昌隆 奚王回鹘保天 耶律淳建 淳妻蕭氏

稱制德 梁王邪律雅里神 蕭幹天 耶律大石延慶 大石妻塔不烟咸 子夷列紹 其妹速普

完崇 夷列次子直魯古天 耶律留哥統 大石延慶 大石妻塔不烟咸 子夷列紹 其妹速普

宋貝州賊王則聖 廣源會儂智高啓歷 玉海又有 蜀賊王均化 睦州賊方臘永樂 苗傅劉正彥擅

立皇子明 洞庭賊楊么庚戌 又有 李順運 遼東賊蒲鮮萬奴天泰 楊安兒天順 散安貞

金劉豫阜 山東賊郝定順天 移刺窩斡天正 見 遼東賊蒲鮮萬奴天泰 見 楊安兒天順 見

信州賊契丹德壽順天 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宣光 後又有年號 陳弔眼據漳州起兵復宋年號

元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順 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宣光 後又有年號 陳弔眼據漳州起兵復宋年號

見鄭 邪斯伯天威 本耶律留哥部下 乞奴金山天德 俱見 錦州賊張致興 廣州賊林桂芳延 廣東

賊朱光卿赤 温州賊陳空崖正 林兒龍 張士誠天 徐壽輝平 陳友諒大 陳理壽 明玉珍天 明

昇熙 明麻城賊李天保武烈 西華賊劉千斤德勝 見 葉宗留之黨陳鑑胡泰定 見 白蓮賊徐

鴻儒大成 見 流賊李自成永 張獻忠大順 俱見 葉宗留之黨陳鑑胡泰定 見 白蓮賊徐

明史趙彥傳 見 流賊李自成永 張獻忠大順 俱見 葉宗留之黨陳鑑胡泰定 見 白蓮賊徐

明史趙彥傳 見 流賊李自成永 張獻忠大順 俱見 葉宗留之黨陳鑑胡泰定 見 白蓮賊徐

明史趙彥傳 見 流賊李自成永 張獻忠大順 俱見 葉宗留之黨陳鑑胡泰定 見 白蓮賊徐

此外有外蕃年號見於唐書宋元明史及通鑑玉海者今并摘錄

土番贊普泰

渤海王武藝仁安 欽茂大興 華瓊中興 嵩隣正歷 元瑜永德 言義朱雀 太始建興 唐書所記如是通鑑又

南詔會龍建極 見法貞明承智大同六 舜化中興 此外又有崇興大寶 天瑞景星皆四字為號見玉海

日本王孝德白雉 見唐書又有 天曆康保 仁平延歷 永延文治 寬宏應 平秀吉文祿 見

交趾陳日尊寶象 神武見宋史而玉海作李曰尊 李乾德嘉慶 此外又有天紀寶象 彰聖

安南黎蒼元聖 簡定興慶 陳季擴重光 塗山僧范玉永寧 黎利順天 黎麟維寧 黎濬大利 黎琮天 黎灝光順

黎暉景統 黎誼端慶 陳暲纂立 黎調洪順 莫登庸明德 莫方瀛大正 黎寧元和 黎憲光昭 俱見

大理有保天 道隆利貞等號 文

高麗有延祥 正

于闐有同慶

柔然有始平

蜀叢帝萬通 以上五條俱見玉海

瓦刺也。先自立可汗。添元 見明史

此外道經有延康赤明龍漢開
皇上皇無極永壽等號見隋志

改元

歐陽公云。年號以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不曰一月。而云正月。國語六呂曰。元間太呂。周易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年號也。後世始以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按歐公此說。亦臆度之詞。古人最重者元。漢律歷志云。歷始曰元。傳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元體之長也。三統合於一元。古人所謂元祀元年。蓋取諸此。董仲舒亦曰。春秋謂一元之意。萬物所從始也。元者辭之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是建元爲重事。由來久矣。古者天子諸侯皆終身一元年。無所謂改元者。史記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實後世改元之始。漢文帝因新垣平之言。亦以十六年爲後元年。景帝又有中元年。後元年之改。至武帝而改元十餘次。後人但知改元自武帝始。則以武帝有年號。人所共見。而不知改元實非始於漢武也。歷代以來。又有不應建元而卽有年號者。如劉濶稱漢王。卽建元元熙。僭帝位又改永鳳。石勒稱趙王。卽建元太和。僭帝位又改建平。呂光據姑臧。卽建元太安。稱三河王。又改麟嘉。稱天王。又改龍飛。以

及諸僞僞國如乞伏、沮渠、禿髮之類，雖不稱帝，而各有年號是也。又有不改年號，而但改元者，如光武帝仍建武之號，而改爲中元年。梁武帝仍大通之號，而改爲中大通元年是也。有一歲而兩三改元者，漢中平六年，獻帝卽位，改元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昭寧。董卓輔政，改元永漢。此一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元永安。河間王顥得政，又改元永興。魏孝明帝武泰元年崩，孝莊帝立，卽改元建義。又改元永安。宋廢帝子業卽位之次年，改元永光。又改元景和。唐中宗嗣聖元年，武后既廢立，改元文明。九月又改元光宅。垂拱五年春，改元永昌。十一月又改元載初。天授三年夏四月，改元如意。秋九月又改元長壽。及長壽三年夏五月，改元延載。十一月又改元證聖。其明年九月，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又改元萬歲登封。其明年四月，改元神功。十一月又改元聖歷。又四年，改元大足。十月，改元長安。按武后以建子月爲正朔，凡十一月之改已屬歲首。及金哀宗正大九年，旣改開興，又改天興。明萬曆四十八年，神宗崩，光宗立。一月崩，熹宗立。從左光斗議，以今年八月以前仍爲萬曆。八月以後爲泰昌。明年爲天啓。是皆一歲兩三號也。有不應改元而卽改者，蜀先主卒，子禪嗣，未逾月卽改元建興。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劭亦然。宋書五行志謂數君皆不終其位是也。有應改元而不改者，人君卽位，逾年卽改元，而梁末帝、晉出帝、劉承鈞皆踰年不改元。又明年始改。孟昶卽位五年始改。金熙宗卽位亦二年始改。唐哀帝、漢隱帝、周世宗皆用先世年號，終身不改。哀帝、隱帝皆年少，且迫於權臣，故不暇及。世宗何以亦因循如此，豈以周太祖甫改元卽崩，顯

德之號初未嘗用。遂襲以紀年耶。又有年號犯諱而不改者。梁末帝名友貞。而年號貞明。漢隱帝名承祐。而年號乾祐。夏主仁孝之父名乾順。而仁孝亦改元乾祐。舉朝之人不聞議及何也。

年號用字

年號用字。固取吉祥。然又有當慎擇者。晉元帝改元永昌。郭璞謂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齊鬱林王建元隆昌。南史論亦謂同此讖焉。梁侯景立蕭棟。改元天正。武陵王紀僭位。亦改元天正。識者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永豐侯歎曰。昔桓元年號大亨。識者謂二月了。而元之敗。實在仲春。今日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紀與棟果皆爲元帝所害。北齊文宣帝年號天保。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也。帝其不過十乎。文宣果在位十年。後主緯奔鄴。命安德王延宗守晉陽。延宗爲衆所推。卽帝位。年號德昌。人以爲德昌者得二日也。果卽位之明日。被周師所圍。越宿而敗。正得二日。蕭瑄年號廣運。識者曰。運之爲字走軍也。隋煬帝改元大業。或以爲大苦來。唐僖宗年號廣明。及黃巢反。以爲唐去丑口。而着黃明已當代唐。以爲圖讖。宋徽宗改宣和。或云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帝。欽宗改元靖康。或以爲立十二月。果周歲而失國。或又謂十二月立康王之兆。其讖果驗。明泰昌亦二日也。果是年天啓繼位。凡此雖皆偶然適中。未必因此遂致不祥。然亦不可不加意也。

沈作誥又謂年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本朝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之二陵名也。亦當時大臣

不學之過。則年號并當避陸名矣。亦見袁文憲屬閒評。

年號併稱

宋以前國家年號。從無割取一字。而以兩年號併稱者。自宋始有熙豐、乾淳之語。至見之章奏。筆之著述。然猶一帝改元之號。自爲聯屬也。至明乃合兩帝併稱。如永宣、成宏、嘉隆、隆萬、天崇之類。并有取下一字併稱。如化治、慶歷、啓禎者。雖無甚關係。然亦草野橫議之一端也。本朝未有明禁。而自無此習。一則列聖享國久長。一則朝廷尊嚴。人情敬畏故也。按唐德宗思貞觀、開元之治。乃建號貞元。宋孝宗兼取建隆、紹興。乃建號隆興。取乾德、至道。乃建號乾道。寧宗兼取開寶、天禧。乃建號開禧。金史完顏匡曰。宋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開禧。豈忘中國者哉。然則朝廷之上。已開其端矣。

陔餘叢考卷二十六

陽湖 趙翼 耘松

翰林

翰林之名。本於揚子雲長楊賦。所謂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蓋謂文學之林。如詞壇文苑云爾。古未有以此爲官名者。其設爲官署。則自唐始。然唐時翰林。本內廷供奉之名。非必皆文學也。舊唐書百官志。翰林爲詞學經術及僧道祝卜等。待詔之所。高宗時。劉禕之等。以文詞召入待詔。時號北門學士。元宗時。張說。陸堅。張九齡。張洎等。亦召入。謂之翰林供奉。凡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此翰林名官之始也。吳通元傳載陸贄疏言。承平時。工藝書畫。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則翰林學士又自至德中始。然葉石林云。唐之翰林。開元以前未有學士之稱。曰翰林待詔。曰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始改供奉爲學士。以張洎等爲之。與舊唐書百官志相合。則翰林之有學士。實始於開元。而非始於至德。當其初設翰林。本以便於燕私游藝。凡技術之士。皆在焉。學士亦技術之一。故亦待詔於此。其後以撰擬詔命。得參機務。遂別爲清要之極選。然其時翰林猶有雜流。如天寶中有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有占星韓穎。劉烜。貞元中有弈碁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有方士柳泌。浮屠士通。皆待詔翰林。柳公權亦充翰林書詔學士。又順宗本紀。罷翰林醫工相。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沈括所謂工藝羣官皆稱翰林是也。遼宋以來。尙仍其制。遼本紀

有翰林茶酒使。宋史安忠掌翰林司內衣庫提點醫官院。韓顯符善占候。詔官翰林天文。錢惟演工書。太宗命翰林書學賀丕顯至其第取之。本紀雍熙四年。校醫人優者爲翰林學生。元豐四年改翰林醫官院爲醫官局。大觀三年詔醫學併入太醫局。書入翰林書藝局。畫入翰林畫圖局。是宋時翰林亦尙沿唐制。雜藝皆居之。其專以處文學之士。則自明始。

學士

學士之名。其來最久。裴松之三國志註。正始中。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曹魏時已有學士之稱也。晉宋以後。增置漸多。宋泰始六年置總明觀學士。後省總明觀。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齊高帝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舊學士十人。修五禮。又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抄五經百家。梁武時。沈約等又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舉學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劉孝威等十人爲高齋學士。簡文爲太子。又開文德省置學士。劉孝標撰類苑。梁武又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陳武帝亦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其他散見於南北史各傳者。如虞荔、張譏俱爲士林館學士。蔡翼、紀少瑜、庾信爲東宮學士。傅縡、顧野王、阮卓爲撰史學士。沈峻、孔子祛爲西省學士。陸瑑、沈不害爲嘉德殿學士。岑之敬爲壽光殿學士。阮卓又爲德教殿學士。是六朝時或省或觀或殿或館隨所用各置學士。第其時所謂學士者。

無定員。無定品。隋書柳謩傳。晉王廣招引文學之士百餘人充學士。以師友處之。於時諸王皆有學士。晉王廣以庾自直爲學士。秦王俊以潘徽爲學士。此藩王亦得置學士也。韋孝寬傳。孝寬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是節帥亦得置學士也。隋文帝令段文操督秘書省學士。文操性剛嚴。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則學士且不免受撻矣。蓋其時所謂學士。不過如文人云爾。唐太宗爲天策上將軍時。以司勳郎中杜如晦。考功郎中房元齡。軍諮祭酒蘇世長等十八人。以本官兼學士。司勳考功等其官也。學士則總名也。卽位後置宏文館。悉引學士番宿更休。參帷幄。論文史。其職漸重。乾封以後。范履冰等爲學士。撰擬詔敕。地益清要。然通考謂宏文集賢學士分屬中書門下。則猶有所屬也。至開元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之南。已與翰林分爲二。然以翰林近御清切。故猶冒翰林之名。于是有翰林學士官名。其職乃專掌制詔。時以爲天子私人。號稱內相。至德以後。又於學士中擇年深望重者一人爲承旨。往往至宰相。於是學士遂爲公輔之先路矣。至學士品級之高下。則累朝各不同。通考云。唐之翰林學士。只取文學之人。隨其官之高卑。入院者皆爲學士。廷覲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今按唐書高璩傳云。璩以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尙主。璩以寵升云。是學士尙不得遽遷省郎。又陸贄以翰林學士從奉天。及歸。遷中書舍人。後以兵部侍郎復爲學士。李吉甫以考功郎中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可見學士本無定

品。至宋始定制。資淺者爲直院。暫行者爲權直。而眞爲翰林學士者。職獨顯矣。金初翰林學士承旨正三品。貞祐三年陞從二品。翰林學士正三品。侍讀侍講學士俱從三品。直學士從四品。待制正五品。元制承旨從一品。學士正二品。侍講從二品。直學士從三品。待制正五品。修撰從六品。明洪武初。定翰林院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讀學士正四品。侍講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十四年革承旨及直學士。定學士爲從五品。十五年設殿閣大學士亦正五品。永樂中定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上。

侍讀侍講學士修撰編檢

石林燕語謂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爲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爲之。王阮亭香祖筆記引爲講讀學士之始。亦見宋史眞宗本紀。又夏侯縡傳。眞宗二年。始建講讀之職。命縡爲翰林侍讀學士。然通考開元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唐書鄭朗爲侍講學士。則講讀學士實自唐始也。至講讀之名。本起於東漢。桓榮薦門下生侍講。乃聽榮出。桓郁以少府再入侍講。黃瓊以選入侍講禁中。俱見後漢書。此侍講之始也。及六朝則又有侍讀。爲東宮官屬。南史到洽與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兼侍讀。陳天嘉中。詔顧越侍東宮讀。尋遷羽林監。侍讀如故。又江泌爲永康王侍讀。傅昭爲南郡王侍讀。北史周文帝以薛慎爲宜都公侍讀。此皆唐以前侍讀之官。唐書陸質爲太子侍讀。宋史眞宗時馮元爲翰林侍讀。馬宗元爲翰林侍講。俱不帶學士。此又

近代翰林侍讀侍講之始也。修撰之官。唐時亦已有之。舊唐書百官志有國史修撰官。學士院亦有修撰官。裴坦常爲史館修撰。宋史哲宗元祐六年置國史院修撰官。是唐宋以來。國史院學士院俱有此官。非專以屬廷試之第一人。也。至有元張起巖以進士首選。特旨改集賢修撰。此爲狀元授修撰之始耳。續通考謂編修本樞密院官。元時始改爲翰林之屬。又至正中。因學士夔夔言。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置檢討官十六員。以爲近代編修檢討之始。按舊唐書學士院修撰之下。有校理官。檢討官。王彥威以淹識典禮。由太常卿特令補檢討官。宋史國史院有編修官。樞密院有檢討官。又有官制局檢討官。畢仲衍嘗爲之。文文山紀年錄。登第後爲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金史移刺履爲國史院編修官。則編檢二職。唐宋已有之。亦不自元始。

唐時翰林學士不必皆進士出身

唐時翰林學士。據通考云。只取文學之人。各隨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爲學士。官尊者號稱內相。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政事。或一遷卽爲宰相。其孤遠新進。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甚者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又云。自諸曹尙書以下。至校書郎。皆得與其選。是唐之翰林學士。雖無出身者。亦得爲之。其以他官入者。亦不必皆由科目。今按李德裕以蔭入官。後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劉鄴由

幕僚擢左拾遺。尋爲翰林學士。吳通元及弟通微以太子友召爲翰林學士。鄭覃以蔭補校書郎。後爲翰林侍講學士。鄭朗由辟署幕僚。亦爲侍講學士。王叔文以棋待詔。後爲翰林學士。是皆不必進士出身也。

翰林撰文署名

唐書蘇頌傳。元宗愛頌文。謂之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後世翰林撰文。例書名以進。其昉此歟。

庶吉士

庶吉士自明初始。然不僅作翰林院官也。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選進士在翰林院及承敕監等近侍者。俱稱庶吉士。二十一年以進士解縉爲中書庶吉士。是六科及承敕監中書俱有庶吉士矣。永樂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榮、周述、孟簡等官。復命於第二甲擇文學優者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俱爲翰林院庶吉士。繼又命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共二十八人。周忱自陳年少願學。帝喜。增爲二十九人。閱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不得留者卽爲給事中、御史及州縣等官。於是庶吉士遂專屬翰林。

張益、王翱皆永樂十三年進士。益由庶吉士授中書舍人。翻由庶吉士授大理寺丞。則庶吉士亦有改授小京官者。

其後每科所選多寡無定。

永樂十三年選六十二人。宣德二年止選邢恭一人。又或數科不選。有時合數科通選。蕭銜成進士需次於家。宣宗命三科進士

選二十八人為庶吉士。銜與焉。至宏治四年。給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選庶吉士。請循祖制行之。大學士徐溥乃言。自永樂

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合數科同選。初無定限。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同禮部同選。亦

無定制。請自今。每一次開科。即一次選用。令新進士錄平日所作雜文呈禮部。送翰林考閱。後按號行取。

禮部以糊名試卷。偕閣臣出題考試。試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入選。每科不得過二十人。孝宗從其請。

著為令。按宋制。將試館職。則先命從官各以平日所為文五十篇送學士院選擇。而後召試。此又每科館選之始也。其教習庶吉士。始于正德中。命學士

為之。選舉志謂以翰詹資深者一人課之。萬歷以後。掌教習者。專以吏禮二部侍郎二人為之。明史選舉志。嘉靖八年。帝親閱廷

陽德。二甲唐順之、陳東、任瀚六人對策。各加評獎。大學士楊一清遂選順之等二十人為庶吉士。忽有旨。庶吉士之選。邇來大臣徇私植黨。無益於國。其事遂止。至十一年乃復舉行。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

明史選舉志。自洪武十八年廷試。擢一甲進士丁顯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等為檢討。進士之入翰林。由此始也。然明初翰林。尚不必皆由科目。如楊士奇以史才薦入翰林。充纂修官。胡儼由縣令薦入翰林。鄒緝由明經擢侍講。沈度、沈繹以善書入翰林。洊至學士。劉鉉亦以善書召入翰林。舉鄉試授中書舍人。進侍講。皆非進士也。即進士入翰林。亦有不必要由庶吉士者。如黃淮由中書舍人改翰

林編修金幼孜由戶科給事中改翰林檢討是也。自永樂中於進士榜下取翰林庶吉士。仁宣間三楊當國。衣鉢相傳。於是翰林之官無有不由庶吉士起者。惟陳繼由布衣以楊士奇薦入翰林。楊翥以景帝潛邸舊恩入翰林。已爲僮事。天順中編修馬昇檢討傅宗皆不由科第。李賢當國。卽出之於外爲參議等官。資格既定。遂牢不可破。宏治中布衣潘辰以才望入翰林。一時稱異數。然初入不過爲翰林待詔耳。直至嘉靖中張璠桂萼等當國。以已本由部曹特賜翰林學士。遂停庶吉士不選。而講讀編檢皆從吏部推補。於是席春由他曹改用檢討。張邦奇由提學改右庶子遷祭酒。甚至黃綰本廩生。亦以議大禮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霍韜疏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李東陽楊廷和等專權植黨。籠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爲尙書者。當時璠萼韜等持論如此。然成例猝改。舉朝大譁。當璠萼韜等由郎署入翰林時。喬宇疏言內降恩澤。先朝僅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卽不爲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俾萼等居之。誰肯與同列哉。可見成例相沿。固難變革。是以不久仍復舊例。其後文徵明以善書徵入翰林。爲待詔。諸詞臣以其不由科第。猶羣呼爲書博士。不屑與同列。直至崇禎帝以儒臣迂緩不習吏事。乃改舊例。擇知推卓異者入翰林。於是汪偉以知縣得翰林。見偉傳。成勇以知縣得南京吏部主事。諭德黃景昉爲勇及朱天麟稱屈。天麟卽得翰林。勇以先赴南京。遂不復改。見勇傳。此又有明一代館選沿革之源流也。選舉志。成祖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

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尙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羣目爲儲相。通計明代宰輔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

殿閣大學士

大學士之官起于唐。舊唐書李通傳。中宗景龍二年。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以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之。此大學士之始也。然猶不常設。明皇欲以張說爲大學士。說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寵待大臣。有之。臣不敢冒。乃免。德宗欲以李泌爲大學士。泌亦援張說之言力辭。至崔圓又引泌語辭。然陳希烈在明皇時爲崇元館大學士。則張說雖嘗辭之。而希烈仍爲之。又姚寬西溪叢語。宋制。宰相出鎮。帶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蘇易簡出。被遇獨厚。遷紫宸殿。以稱呼不便。用觀文殿。因此宰相出鎮。優遇者皆除之。按通考又云。仁宗皇祐元年。詔置觀文殿大學士。寵待舊相。今後須曾任宰相乃得除。春明退朝錄。唐制。宰相四人。首相帶太清宮使。次三相帶宏文館大學士及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爲序。此制唐書不載。宋朝惟二相。昭文首相領之。集賢次相領之。趙中令雖獨相。初祇領集賢。久之方遷昭文。據此。則唐宋宰相原帶大學士也。明初。衍元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誅丞相胡惟庸。後遂罷中書省。政歸六部。尋置四輔官。以儒士王本等爲之。不久亦罷。十五年。始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禮部尙書邵質爲華蓋檢討。吳伯宗爲武英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典籍。吳沉爲東閣。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儒書爲之。鮑恂等秩皆五品。其時所謂大學士者。不過侍左右備顧問而已。於機務無與也。然一日萬幾。不能無贊

理成祖以待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又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及胡儼同入直。尋進廣榮幼孜俱文淵閣大學士。機務之屬大學士始此。然是時大學士仍不過五品。若遷秩例須改他官。不復能入直。胡儼直文淵閣。後遷國子祭酒。遂不得入。故成祖特命吏部凡內閣諸臣考滿勿改他任。於是榮士奇

等雖在機要。終成祖世不過五品官。仁宗卽位。陞士奇爲禮部侍郎。榮爲太常卿。幼孜爲戶部侍郎。黃淮爲通政使。皆仍兼殿閣大學士。宣德中。又皆進尙書。蓋雖居內閣。而官必以尙書爲尊也。其後又加公孤銜。領尙書之職。地旣清要。兼官又尊。於是大學士亦遂忘其原品本卑。而隱然鈞衡之重。與百寮殊矣。然此猶皆從翰林入內閣。旣入後。以年勞洊陞侍郎尙書。未有旣爲侍郎尙書而入閣者。宣德中。陳山張瑾皆以尙書兼大學士。不久仍罷。正統景泰中。苗衷高穀俞剛江淵等以侍郎入。王文以左都御史入。宏治中。邱濬以禮部尙書入。尙書入閣自濬始。自是大學士遂爲侍郎尙書遷階矣。按景泰中。彭時論以修撰入閣。天順初。岳正亦以修撰入閣。

又前明大學士皆翰林出身。蓋自永樂中黃淮胡廣等入直。本皆詞臣。正統中三楊已老。所汲引馬愉曹鼐等。亦皆由翰林入。自是沿爲故事。入閣未有不由翰林者。明史張至發傳。非翰林入閣者。自世宗朝許讚。後至崇禎中。至發始以外僚入。今按李賢由進士授吏部主事。本非翰林。英宗時兼翰林學士入閣。則世宗以前亦有非翰林而入閣者。卽世宗時張璠由刑部主事。夏言由給諫。皆擢禮部尙書入閣。則非翰林而入閣者。亦不止讚一人。第此數人係偶然破例。其餘仍未有不由翰林者。故相沿以內

閣爲翰林故物。職官志云：嘉隆以前，文移猶稱翰林院。以後則竟稱內閣矣。萬歷中，內閣缺人，議者謂不當專用詞臣，宜與外僚參用，然卒不果。見李三才傳。迨崇禎帝因鄭以偉不嫻票擬，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誤以爲人名，擬旨提問，經帝改駁，自是詞臣爲帝所輕，而閣臣不專用翰林。見鄭以偉傳。

閣老

閣老本中書舍人之稱，今俗以稱大學士非也。唐書楊綰傳，綰爲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廡雜料皆取五之四，綰悉均給之。杜詩生理祇憑黃閣老，亦指嚴武，非謂宰相也。查初白詩自註，舊傳文淵閣爲翰林，內署詔冊制誥皆屬焉。凡宣召文移，止稱翰林院，初不以內閣名。每日與閣臣會食，輪學士一人專掌誥敕，多挨次入閣，故例稱閣老。蘇州有關老坊，乃吳匏庵爲學士時所建，則翰林之在文淵掌誥敕者，亦得稱閣老矣。

大學士到任在翰林院

明史錢幹傳，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閣大學士皆至，錢幹不設楊士奇、楊榮座，或問之。傳雜麟明書楊榮作楊溥。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聞，上命工部具座，禮部敘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上。

亦見玉堂叢語。按王阮亭記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閣大學士。左右春坊大學士俱爲翰林院官。故院中設閣老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曰中堂。據此則閣老到任之在翰林院。洪武時已有定制。宣德距洪武不遠。何以錢幹不設閣臣座耶。豈洪武舊制在南京。此以鴻臚改翰林在北京爲創舉。遂不援故事耶。然阮亭謂閣老稱中堂。以其座在翰林之中。則非也。按湘山野錄。錢希白見王欽若戲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又邵氏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公曰。未如中堂食筍之美。又元王恽有中堂事記。記元初中書省之事。則宰相之稱中堂。宋元已然。固不因設座於翰林之中也。

中書

中書之名。漢武初以宦者爲之。司馬遷被刑後。亦爲中書令。蓋主傳宣詔命者也。成帝紀。罷中書宦官。註臣瓚曰。漢初中人有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爲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宏恭爲令。石顯爲僕射。元帝時。恭死。顯代爲中書令。專權用事。成帝時。因蕭望之。言乃罷其官。更名爲中謁者令。云。自是以前。皆無中書之官。後漢書朱暉傳。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書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士人。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過人。主。然則東漢雖無中書之官。侍中中常侍卽其職也。曹操爲魏公。以劉放。孫資爲秘書郎。文帝卽位。更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

令遂掌機密。明帝益任焉。魏志稱三祖詔命皆放所爲。此中書參機務擬詔旨之始也。其時中書監令號爲重任。蔣濟諫曰：「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以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據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革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而向之。按資放名臣，明帝令主而濟已有此奏，可見權之所在，勢卽隨之。」故晉荀勗由中書監除尙書令，或賀之而勗有奪我鳳池之嘆。至晉惠帝時，孫秀爲中書監，王威爲中書令，權傾中外，則更任之極重者矣。

唐初政事堂在門下省。長孫無忌以司空房元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乃徙政事堂於中書。

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其始甚微。孫資既老致仕，齊王芳特爲置舍人官騎，是本供中書監令之役使者也。按舍人之名，戰國已有之。史記樛毒幸時，諸客求爲舍人者以千數。李斯爲呂不韋舍人。漢書高祖紀，舍人陳恢。註，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齊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在楚軍中，晉王祥告老，武帝亦爲置舍人六人，以給使令。六朝以來，漸爲寵要。通考云，宋初置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閣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齊永平中，舍人四員各住一省，謂之四戶，權傾天下。茹法亮久爲舍人，嘗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戶內年可辦百萬，及出爲大司農，猶戀戀垂泣而去。」傅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權勢最盛。昭獨廉靜，一無

所預。明帝以爲有古人之風。梁陳時中書舍人五人。領中書十人。書吏百二十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尙書諸曹。並爲上司。尙書惟聽受而已。可見其地望之切要也。唐初詔敕猶是舍人專掌。自永淳以來。此職爲文士之極選。裴坦傳云。故事。中書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其儀制之尊可知。宋次道云。舍人上事日。設紫褥于廷。而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此恐傳聞之誤。自開元後。以翰林學士專掌內命。而其任稍輕。故陸贄疏。以爲詔命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時。促迫應務。權以學士代之。今天下無事。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事雖不行。亦可見唐初中書舍人之本職也。又按唐時。有由中書舍人而爲翰林學士者。如陸贄爲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是也。又有由翰林學士遷爲中書舍人者。沈傳師。吳融。常袞是也。蓋其時翰林本無定品。故中書舍人之職。常在其上。五代及宋初猶然。宋史竇貞固由翰林學士就拜中書舍人。蓋猶沿唐制。前明則中書舍人之官已輕。不過爲大學士之僚屬。呂原子意以蔭補國子生。選中書舍人。疏乞應試。憲宗許之。遂舉順天鄉試。舍人得赴試自此始。見明史呂原傳。是舍人尙有以監生充選者。及在閣年久資深。每三年計典。輒加兼官。如尙寶卿等秩。皆舍人遷階也。據霍韜疏。則并有加至尙書者。

尙書

尙書本秦官少府之屬。在內掌文書者。漢因之。武帝增用宦官爲中書謁者令。於是尙書與中書職事多相連。其時中書如唐之樞密使。明之司禮監。而尙書通章奏。出詔命。參決衆事。如唐之中書門下。明之內閣也。宣帝時。又有中尙書。見蓋寬饒及石顯傳。則并用宦者兼之。元帝時。石顯爲中書令。五鹿充宗爲尙書令。成帝之初。蕭望之領尙書事。嫉顯等姦邪。乃奏以爲尙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乃定置尙書員。常侍曹尙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尙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尙書主吏民上書事。客曹尙書主外國事。光武分二千石曹爲二。文分客曹爲二。其所不掌者。惟刑罰有廷尉。禮儀有太常。軍馬有大司馬。賦稅有大司農。糾劾有御史而已。而尤以職掌樞機爲清切。霍光傳。光死之後。其家恣橫事漸露。霍山猶領尙書。宣帝乃命吏民上書者不關尙書。輒使中書令取之。魏相傳。霍光時。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則屏去不奏。相因請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從之。董賢傳。賢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尙書事。百官皆因賢奏事。王莽傳。莽懼臣下擅權。凡吏民上封事。令宦官左右開發。尙書不得知。此可見平時章奏。必經尙書也。竇武傳。武謀誅宦官事泄。中官曹德請帝出德陽殿。召尙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可見詔命亦自尙書出。文心雕龍所謂兩漢詔命出自尙書也。王允以宦官誅後。侍中等出入禁近。機事頗泄。乃奏尙書不得出入及通賓客。又可見尙書職在禁近。故秩不高。而權甚重。王暢爲尙書令。後拜南陽太守。以尙書令本千石秩也。而所掌皆機事。故李固疏曰。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喉

吾尚書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也。陳忠傳。三公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策免三公。時論不平。又孔光爲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徐防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可見漢時尚書之職之清要。及魏晉以來。有中書省。而尚書之權遂移。尚書職務皆承中書下流。元時猶然。惟桑哥得政。以尚書擅權。遂駕中書省之上。桑哥敗後。仍復舊。明初承之。明史陳修傳。六部之設。始於洪武元年。初尚屬於中書省。權輕多仰承丞相意旨。至十三年革中書省。而部權乃專。此古今尚書沿革之大略也。

古來尚書祇是一省。凡吏戶兵刑之類。同在此一省中。各分職務。非如今之分爲六署也。唐楊嗣復遷禮部員外郎。因父於陵爲戶部侍郎。乃請避同省。以禮戶雖分。而省則同也。龐元英文昌雜錄。宋制尚書省凡六曹。除告身帳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額一千四百十三人。總五月六月文書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件。天下事莫不上於尚書。是曹雖六。而省則仍一。其分爲六署。亦自明祖始。

侍郎郎中員外

郎中本秦官。國策。荆軻刺秦王。時諸郎中執兵者皆在殿下。史記。秦趙高爲郎中令。用事是也。又國策。朱英謂春申君曰。君以臣爲郎中。可以殺李園。則楚亦有是官。蓋本執兵侍衛者。侍郎之官。至漢始有。漢百

官志侍郎中無定員。多至千人。侍郎比六百石。郎中比四百石是也。員外郎隋開皇中始置。諸部皆有之。部或四五人。蓋以佐郎中之繁。至員外之名。唐時最濫。不必皆尙書官屬也。其始起于宦寺。而漸及於選部。唐書宦官傳序。中宗時宦官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魏元忠傳亦云。奄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此宦寺之員外也。李嶠傳。嶠欲收時望。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杜佑傳。神龍以來。選者既無員缺。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此選人之員外也。盧懷慎傳云。在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魏知古傳亦云。吏員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此京朝官之員外也。嚴挺之。盧絢皆爲李林甫所惡。用爲員外詹事。則大僚亦有員外矣。肅宗乾元二年詔曰。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可用者。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四人。下州三人。縣不得過一人。是州縣亦有員外矣。羅希奭貶爲海康員外尉。姚紹之授南陵令員外置。來瑱貶播州尉員外置。則小吏亦有員外矣。所以唐宋以來。員外之稱。幾遍民間也。

御史

漢百官表謂御史本秦官。掌監郡。然周官宗伯之屬。已有御史。以中士下士爲之。不過小臣之傳命者。至戰國而稍變其制。不特秦有是官也。史記藺相如傳。秦趙之會。各令御史書事。則趙亦有御史。國策安邑

之御史死。則魏亦有御史。淳于髡曰。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則齊亦有御史。故張儀爲秦說韓說趙。皆曰。秦王使臣獻書大王御史。可知列國各有是官。蓋親近之職。掌文書及記事者也。張蒼初爲秦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主四方文書也。則秦御史亦專掌文書及記事。如周制老子柱下史之類。原非任以彈劾也。其後又使之監郡。蓋以近臣使作耳目於外。於是職司糾察。而有彈劾之任。漢初因之。遂專爲風憲官。而掌文書記事歸之太史。判然分兩職矣。按三王世家。請立閔。且等爲王。疏則丞相莊青翟居首。而御史大夫張湯次之。既奉制可。則制書由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守相。是猶沿秦制。御史爲掌文書之官。故先從御史方下丞相也。王充論衡量知篇亦云。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以其習而熟也。

祭酒

祭酒本非官名。古時凡同輩之長。皆曰祭酒。蓋飲食聚會。必推長者先祭。胡廣曰。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示有先也。史記荀卿傳。齊襄王時。田駢之屬皆已死。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敬。而荀卿三爲祭酒。漢書淮南王傳。伍被諫曰。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註云。吳王濞于宗室最尊。故曰劉氏祭酒也。後漢書班超賤時。有相者謂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是布衣亦稱祭酒也。

班固奏記東平王蒼曰。京兆祭酒晉馮。好古樂道。亦以布衣稱祭酒也。卓茂爲門下掾祭酒。蔡順爲郡東閣祭酒。龍邱萇爲議曹祭酒。是掾吏皆有祭酒也。劉寬行縣。輒引學士祭酒執經對講。是學士亦有祭酒也。張興爲侍中祭酒。是近御亦有祭酒也。蓋同官之長者。則號祭酒。故張魯以鬼道惑衆。令其弟子領部衆者。亦皆號祭酒也。後漢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本僕射也。光武初。改爲祭酒。蘇竟傳。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按博士十四人。皆六百石。博士祭酒亦六百石。可見其官同。但以之爲長耳。然後世國子監之有祭酒。實自此始。蓋漢時博士之官。卽太學師儒也。

監司官非刺史

范文正公爲人作墓誌。以轉運使爲刺史。尹師魯言其誤。卽改之。今人以各巡道比古之刺史。亦非也。古刺史正如前明巡按御史耳。巡按御史以七品官彈劾督撫以下。蓋取其官輕而權重。官輕則愛惜身家之念輕。而權重則整飭吏治之威重。漢武設十三部刺史。正是如此。其秩僅六百石。而以六條察二千石。其官皆屬御史中丞。薛宣傳。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是也。漢官儀亦云。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其制本起于秦。史記秦泗川監平註云。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是秦已有此職。漢惠帝因之。文帝改用丞相吏。漢官舊儀。丞相初置吏十五人。皆六百石。爲東西曹。東曹九人。出督州爲刺史是也。改置部刺史。乃武帝元封

元年之制。凡刺史稱傳車。吏稱從事。居無常處。吏不成臣。見魏書夏侯元傳。此其大較也。郡守不得面奏事。而刺史

得面奏事。京房傳云。臣爲刺史。又當奏事。而議者不悅。乃以臣爲太守。所以隔絕臣是也。按漢郡守亦得奏事。王溫舒爲河內

守。私置馬五十匹。馳奏是也。但不得面奏事耳。後漢書百官志。刺史每歲終詣京師奏事。光武改制。乃詔刺史因計吏奏事。不必赴京。有旣爲刺史之後。仍遷郡守者。蓋其秩本卑。

遷守非黜。如黃霸以揚州刺史爲潁川太守。陳咸以部刺史歷東郡太守是也。是刺史本御史中丞所屬。

其秩甚卑。而可以彈治大吏。與前明巡按御史一一相似。其稍有不同者。漢刺史專察二千石長吏。而丞

尉以下則二千石所察。刺史不與焉。朱博傳。博爲冀州刺史。吏民遮道訴事。博下令曰。欲言縣丞尉者。刺

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刺史還治所受治之。是漢刺史不察丞尉。而明巡按則

無所不察耳。其沿革亦有可考者。西漢至成帝時。翟方進以爲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

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奏罷刺史。改制州牧。後朱博爲御史大夫。仍奏復刺史。王莽時。又置

州牧。如劉聖公傳。荊州牧發兵攻綠林兵。反爲綠林所敗是也。更始因之。亦置州牧。如幽州牧苗曾爲光

武所誅是也。公孫述亦假益州牧以起事。而光武初亦仍州牧之制。如以朱浮爲幽州牧。郭伋爲雍州牧

是也。至建武十八年。乃罷州牧。仍置刺史十二人。而其制比西漢稍異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職

者。事皆先下三公。遺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光武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見朱浮傳。又舊制諸刺史常以

八月巡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奏事。光武改令。但因計吏奏事。此西東漢刺史不同之制也。靈帝

末四方兵起。劉焉建議。以爲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選重臣以鎮之。遂以焉爲益州牧。黃琬爲豫州牧。劉虞爲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見劉焉傳。獻帝時。韓馥爲冀州牧。袁紹爲渤海太守。荀詵說馥曰。渤海雖郡實一州也。今將軍處其上。袁氏必不能爲下。馥遂以州牧讓紹。又劉表爲荊州刺史。統領八郡。貢至京師。詔加表爲荊州牧。公孫度據遼東。自稱平州牧。分置太守以下官。此又漢末改刺史爲州牧之制也。故三國志論曰。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但如曩時司察而已。魏晉因之。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有一刺史而都督十數州軍事者。其次爲持節。又次爲假節。其時郡各有太守丞尉。而刺史統之。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所謂刺史者。乃太守之互名耳。唐武德中。改太守爲刺史。名雖屢更。而其職卽郡守之職也。其大將爲刺史者。則加節度使之號。連制數郡。而其屬郡爲刺史者。則曰支使。故刺史之職益輕。非復漢之舊矣。開元中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

顧寧人云。漢刺史猶明之巡按御史。魏晉後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刺史猶今之知府知州而已。

兵馬司

京師有兵馬司。專理捕盜及鬪毆等事。其制起于元世祖。至元九年。改千戶所爲大都路兵馬司。掌京城捕盜事。見世祖本紀。又續通考云。京南北有兩兵馬司。各至千人。每百戶所中產者一人。充資發官。有綱

運及流徙者至。則執兵導送。外此則不敢役。示專其捕盜職。

文信國至京。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十餘日。凡囚兵馬司者四年始就戮。

吏部掣籤

吏部掣籤。始於明萬歷中。孫丕揚爲冢宰。時大選外官。競爲請托。丕揚創爲掣籤之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爲主。而以山東及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湖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爲主。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地僻缺孤。或人浮于缺。則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掣之。窮吏部之有籤。自此始也。見明史選舉志及東林列傳。亦見顧仲恭竹籤傳。按于慎行筆塵。謂孫公患中人請托。故創爲此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亦翕然稱頌。而不知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而不視。奈何自處于一吏之職。人才長短。資格高下。皆所不計乎。顧寧人亦主其說。然吏弊日滋。自不得不爲此法。所以二百年來。卒不能改。此亦時勢之不得不然也。

奏本擡頭

凡奏事遇至尊，必高其字于衆行之上。蓋自古已然。魏志：景元元年，詔尊崇燕王之禮。燕王字乃常道，鄉公之父。凡奏事上書稱燕王者，皆上平。可見古時凡稱君上高出本文之上。今日上平，蓋另行起，而與本文相平，以殺於天子之式耳。

行香

外省文武官，每朔望，例向文武廟行香。按行香之名，起于六朝。南史：何尙之于宅設八關齋，自行香。南齊魚復侯子響誅後，武帝心悔之，百日于華林園作齋，親自行香。岑敬之于重雲殿法會，梁武帝親自行香見之。遂除博士。此行香之見于六朝者。唐宋以來，則皆以國忌日行香。程大昌演繁露謂國忌日行香，本起於後魏。通鑑記事：唐太

宗崩，武才人出感恩寺爲尼。忌日，高宗詣寺行香見之，才人泣，上亦泣。唐摭言云：于相琮有門下客郭薰，應試，琮爲之地。主文趙隣無計拒之，會列聖忌辰，宰執已下俱於慈恩寺行香，忽有綵帖千餘，隨風飄至，皆有新及第進士郭薰一事。公卿相顧駭然。隣因是得黜薰。遼史：統和中，詔景宗忌日，諸道遣官行香，飯僧，燕翼貽謀錄：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宣祖昭武帝，昭憲后忌日，前一日不坐朝，羣臣進名奉慰，寺觀行香，禁屠廢務，著于令。王文正遺事云：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與焉。景德中，陳堯叟、王欽若爲樞密使，率內職同赴，乃聽。文昌雜錄云：大忌，百官集相國寺，俟

宰相至。百官班立于庭中揖訖。然後行香。後改景靈觀行香。道山清話云。溫公在永興。一日。因國忌行香。幕客有事欲白。誤觸燭臺。污公衣。公不動。亦不問。容齋隨筆云。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辰。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據此數事。則行香唐宋時皆以國忌。非必朔望也。西溪叢語。朱梁時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則又有行之祝壽者。然皆未定有朔望之制。若朔望朝拜。則宋雖有之。而不曰行香。錢文僖留守西都。應天院有三聖像。去府十里。每朔望。集衆官朝拜。未曉而往拜畢。飲三杯而退。文僖戲爲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是朔望朝拜亦是舊制。而與行香爲兩事。王棠知新錄。謂洪武十七年。詔朔望日郡縣官以下詣學行香。則朔望朝拜及行香并爲一事。乃洪武制。

授官表讓

古人授官。例有讓表。劉寔謂本唐虞禹讓稷契皋陶之遺意。文心雕龍曰。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操著令。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今按晉張華三讓公封表。羊祜辭開府表。庾亮讓中書監表。任昉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表。皆傳於世。世說。王述轉尙書令。事行便拜。其子文度曰。故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宋書王華傳。宋世惟華與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此爲常。北史郭祚

傳。魏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旣而悔之。謂祚曰。朕昨誤授人一官。祚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表。因其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曰。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不能自決。遂不換李彪官。又孝文愛馮誕。除官日。親爲作三讓表。將拜。又爲作謝表。邢邵傳。有一貴人初授官。享客。邵與袁翻俱在座。翻意主人託己爲讓表。主人竟命邵作之。翻甚不悅。可見昔人每授官。必作讓表。固是難進易退之意。然沿習日久。虛僞成風。浸尋及於唐宋。益襲爲故事。在上者旣授之以官。必不因其讓而收回成命。在下者亦明知其辭不允。特借一辭以鳴高。觀唐宋諸人集中。內外制詞。多有批答不允。及斷來章不允之詔。上下相接以僞。徒費筆墨。甚可笑也。本朝之制。凡三品以上遷官者。但有謝摺。無僞爲辭讓之事。於以見朝廷尊嚴。風氣敦實。迥軼前代。萬萬矣。

換官不換印

古時每授一官。必鑄一印。非如後世之官換而印不換也。漢書。朱買臣爲會稽太守。先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與邸吏共食。吏竊見其綬。怪之。視其印。則會稽太守章也。吏驚。出語掾吏。遂白守丞共迎之。是時買臣未莅任。與舊守交代。而先已懷印而來。可知漢制。每授一官。卽刻一印與之。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強與之。又可見除官時。卽予印綬而去。非如後世之到任始接印也。又張安世傳。安

世薨。天子贈印綬。則印綬且以之送葬矣。魏志。王淩被誅。并燒其印綬。誅其人而并燒其印。益可知印不必授後官矣。魏氏春秋。許允善相印。將拜鎮北將軍。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晉王瑩拜丹陽尹。鑄印六鑄六毀。及成頭缺。補而用之。居職六日而卒。益可見易一官必刻一印矣。其尤明白可據者。南史。孔琳之議曰。官莫大于帝王。爵莫尊于公侯。而傳國之寶。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承。貴在承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于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實所未喻。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或因有誅夷之臣。避其凶穢。則漢用秦寶。未聞因子嬰被戮而棄不用也。而終歲刻鑄。喪工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請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及官多印少。然後鑄。益可見古人官印之制。後世換官不換印。其卽本於琳之之議歟。

假守

秦漢時。官吏攝事者。皆曰假。蓋言借也。史記。秦王政十六年。發卒受地于韓。南陽假守騰。又項羽殺宋義。諸將因其立羽爲假上將軍。陳涉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擊秦。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尉佗以法誅秦吏。以其黨爲假守。韓信破齊。請爲假王。鎮之。西域傳。遣騎假司馬爲斥堠。屬校尉。王莽攝位。稱假皇帝。後漢書。竇固以班超爲假司馬。凡此皆言攝也。非真假之假也。其官吏試職者。則曰守。尹翁歸爲東海太守。入守

右扶風滿歲爲真。張敞以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王尊以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薛宣由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朱博由琅琊太守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真。張升爲郡綱紀。以能守外黃令。論殺臧吏。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趣明威戮乎。卓茂初爲密令。郡太守以其不能。乃爲置守令。所謂守令者。亦卽攝事之令也。凡試職皆曰守。如今初任官有試俸之例也。衛宏漢官舊儀。丞相史物故。調御史少史守。若御史少史以事他出。調御史少史屬守。此亦攝事稱守之證。舊唐書百官志。文武自一品至九品。各有散官。如文則光祿大夫以至將仕郎。武則鎮軍將軍至校尉副尉。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或從閑入劇。或去高就卑。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各帶本位。其欠一階者爲兼。永徽以來。欠一階者。或爲兼。或爲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者。亦爲兼。咸亨二年。始一切爲守。

文昌雜錄。潞國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曹王守司空。鄭國富公濟陽曹郡王守司徒。三公官備。近世未有也。

陔餘叢考卷二十七

陽湖 趙翼 雲崧

按月分俸

南史阮長之傳。宋以前郡邑官田祿。以芒種爲斷。芒種前去官者。則一年祿悉歸後人。至元嘉末始改此科。計月分祿。是按月分俸。自宋元嘉末始也。然封氏聞見記。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米。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欲以米讓前人。乃到處淹泊。候過數日始到。士論稱之。則唐制又不按月也。或此職田米。又是俸外所得。另有一例耳。

京官月費

京官俸銀之外。別有月費一種。起於前明。明初諸司皂隸主驕從。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因楊士奇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崇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戶部。在京諸司。則皆出自畿內。及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自南畿。此月費所由來也。見傳維麟明書。楊士奇傳。按宣德時。顧佐爲都御史。有奸吏誣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密以語楊士奇。士奇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皆資之隸。遣隸歸。隸

得歸耕。官得資費。朝官皆然。蓋自永樂中至今。先帝固已知之。以故增朝官俸。願佐傳。

預借俸錢

選人出京。必借京債。其利最重。到任卽須子母償還。最爲陋弊。令甲凡謁選官得缺後。預借養廉。以免丐貸。所以恤下養廉。法至善也。按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請令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到官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又宋元祐中。孫覺奏云。臣備員吏部。見每一闕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烟瘴地。亦不辭。嘗訪其故。以授遠闕。例得先借料錢。遠者三月得四十餘千故也。則此制唐宋亦有之。

致仕官給俸

致仕官給俸之例。起於漢平帝。詔天下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終身。蓋其時王莽專政。欲以收衆心。故有此舉也。白虎通云。七十致政。其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又引王記曰。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是漢時本有此說。而莽竊之以邀譽耳。然漢書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周仁以二千石祿歸老。張歐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則優老之典。本不自莽始。特未著令以前。致仕給祿。須出特恩。既著令以後。則凡二千石以上致仕者。皆可得

耳。歷代致仕給俸之例。有著爲定令者。有不著爲定令者。後漢書。鄧彪請老。章帝賜錢三十萬。以二千石祿終其身。第五倫請老。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劉昆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則王莽之制。至東漢已廢。其給俸者。仍出特賜也。唐書。虞世南致仕。詔祿賜同於職事。許敬宗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唐休璟請老。給一品全祿。張仁愿致仕。亦給全祿。宋璟請老。以全祿退居東都。王邱既老。藥餌不給。詔給全祿。以旌潔吏。解琬告老。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準品給全祿。楊於陵致仕。詔俸料全給。元時許有壬致仕。給俸終其身。閻復乞歸。給半俸終其身。此不著爲令。而出特恩者也。後魏書。孝明帝令年滿七十致仕者。給半祿。隋書。大業五年。詔品官七十以上。不堪居職者。量給廩祿。以終其身。遼史本紀。穆宗詔左右從班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其家。宋初致仕官。給俸。亦出特恩。如王彥超致仕。太祖詔給大將軍俸。上官正致仕。賜全俸。仍給以見錢。至太宗淳化元年。始詔凡致仕官。皆給半俸。獨醒志謂宋自章聖後。始命致仕者給半俸。則太宗時猶未著爲令。與宋史五。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詔賜致仕官全祿。仁宗景祐二年。詔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金史。熙宗詔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者。給半俸。世宗又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給半俸。此著爲定令。凡致仕者。皆得之。不必隨時請旨者也。宋又有宮觀使。爲致仕者食祿之地。神宗紀。制宮觀官。以處卿監監司知州之老者。其議本起于王安石。青苗法行。諸老臣多致仕去。故設此以慰之。然王旦致仕。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罷相猶領之。其專領使。自旦始。則致仕兼宮觀

使神宗以前已有之。又不自安石始。蓋神宗以前。僅爲宰相優老之地。至神宗時。乃多立各路宮觀名目。使卿監以下。皆得藉此食俸耳。又宋史謝泌傳云。近制文武官告老。皆遷秩給半俸。泌請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許致仕。因疾及犯贓者。聽從便。詔從之。然則宋時。雖以疾去及犯贓去者。皆得邀遷秩給半俸矣。此又立法之太濫也。明初無加恩致仕官之例。明史楊鼎傳。成化十五年。鼎致仕。賜敕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四人。大臣致仕。有給賜。自此始。自後多有月廩歲夫之制。然宣德中。顧佐致仕。寶鈔五十貫。命戶部復其家。則已有加恩者。又成化七年。御史奏致仕尙書魏驥。年已九十八歲。乞衍前代優老故事。詔遣行人存問。有司月給米三石。命未至而卒。此皆明代加恩致仕官故事。然視唐宋則甚減矣。

誥敕

本朝之制。凡內外文武官所得誥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級填寫。雖有大勢力者。欲增損一字不能。所以杜浮僞之風也。按宋史孫洙傳。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殊。而同用一詞。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爲苟簡。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是宋制所謂大禮一易者。蓋亦有一定誥詞。至明則否。湧幢小品云。國朝文臣誥敕。窮工極巧。大失絲綸之體。高拱。張居正。雖皆有禁。終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爲定式。篇篇一律。卽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壻志亦有定式。未

免太泥。倘有應敘功蹟。從何記載乎。則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勳戚武弁。而文臣皆隨時撰作。毋怪乎諛詞滿紙也。明史許士柔傳。故事。贈官誥。屬誥敕房中書職掌。崇禎初。追卹被魏奄所害諸忠臣。則翰林能文者亦爲之。後中書以爲侵官。崇禎三年。仍令誥敕中書爲之。本朝則誥敕不論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臨時令翰林諸臣撰擬。於禁絕諛僞之中。仍不沒人之實。可謂盡善矣。

封贈

洪景盧云。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唐世贈典。惟一品乃及其祖。餘官只贈父耳。長慶後稍變通。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吏部尙書。與元節度使表納。檢校吏部尙書。請回贈其祖。詔不許。納官而贈。倅爲尙書禮部郎中。此後世馳贈之始也。白樂天集。亦有戶部尙書楊於陵。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爲郡夫人制詞。然德輿身爲檢校吏部尙書。而贈其祖不過禮部郎中。於陵爲戶部尙書。而贈其祖不過禮部郎中。則亦不能以子孫之官全贈其祖也。宋史。李虛己嘗南郊恩封。請罷妻封。以授祖母。寇賊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乞以妻封回授。趙概逢郊恩。當任子進階。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詔皆許之。後遂爲例。此則宋時可以己官全贈其先。較唐制又稍優矣。元許有壬言。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則元時封贈先世。亦尙有差別。本朝令甲。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本身官秩。并許以本身封典回贈其祖。則例封一代者。實亦得封二代。聖朝錫類之仁。超出前世萬萬矣。

又前代回贈之例。有推及本生祖父者。舊唐書。崔植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是臣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請以在身官秩。特乞回贈本生。詔贈嬰甫吏部侍郎。容齋隨筆云。宋李昉幼出繼于叔。昉入相。表求贈所生父母官誥。詔贈其本生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本生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有明大臣中。移封本生大父母者。有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朱衡。太宰張翰。其庶僚移封本生父母者。京官起于嘉靖中。修撰諸大綬。外臣起于萬曆中。長垣令劉學曾。異途起于嘉靖中。都事歐陽念鳴。贊喬可躋。俱見湧幢小品。至本生祖父之外。別有移封者。唐李德裕爲荊南節度使。遇當追贈。奏乞回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德修。詔贈禮部尚書。劉總奏請追贈其外祖溪州刺史張懿。乃贈懿工部尚書。其妻李氏。趙國夫人。宋王曾爲參知政事。以幼孤育於叔父母。奏請改葬。乃詔贈其叔宗元。工部員外郎。母嚴氏。懷仁縣太君。歐陽修少孤。其叔教之學。旣貴。乞以一官回贈。詔贈郎中。是又恩例之出于祖父外者也。近日大司寇胡公雲坡。幼鞠于其嫂。乞以本身誥封回贈。特蒙俞允。曠蕩之恩。無微不至。更有非臣下意計所敢及者矣。

父在封母不稱太

王溥五代會要。母妻敘封事例。乾祐元年。中書帖吏部廢置司。父在母進封。合加太字事例。中上廢置司。

以前後格敕內凡母皆加太字。在歿並同。卽不說父在不加太字。惟晉天福五年中書舍人艾穎八年尙書司門郎中尹儼皆父在母封縣君不加太字云云。蓋由于封母固宜加太而父在母不稱太亦情理之當然也。

貼黃

今刑部本及督撫題刑名本例有貼黃。以篇幅繁多節其略別爲一幅貼於本後。所以便觀覽也。王敬哉冬夜箋記謂明崇禎中輔臣李國槽奏仿古人撮黃之法以定此式。遂沿至今。顧寧人亦謂崇禎元年三月令上疏者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附疏尾。按唐本有貼黃之制。乃詔敕所用。葉石林云。唐降敕皆黃紙。有所更改亦以黃紙貼之。謂之貼黃。宋奏劄皆白紙。而意有未盡。另以黃紙貼于後。亦謂之貼黃。是宋之貼黃已與唐之貼黃異。然宋制貼黃乃奏劄所不能盡者。另開條件書。以黃紙附于正文之後。如司馬溫公蘇東坡諸集皆有之。或一疏後至十數條。今貼黃則但摘取奏中緊要語貼于後。是宋貼黃主乎詳。今貼黃主乎簡。今之貼黃又與宋之貼黃異。且今奏疏用白紙。貼黃亦用白紙。按江隣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謂不知撮白爲何語。抑知今之貼黃正宋之撮白耳。

仕宦避本籍

漢書嚴助、會稽吳人。既貴，上問助居鄉時爲友埒，富人所辱。助曰：願爲會稽太守，乃拜助爲會稽守。又朱買臣，會稽郡吳人，後出爲會稽守。韓安國，梁成安人，爲梁內史。後漢書景丹，櫟陽人，光武以其功封爲櫟陽侯，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是漢時尚無迴避之例。杜佑通典謂漢時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則兼用他郡人，而必特奏，可見漢時掾屬官更無不用本郡者。蔡邕傳：朝議以州縣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互相監臨。於是又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邕乃上疏，極言其弊，然則迴避本籍，以及親族相迴避之例，蓋起于後漢之季也。然魏晉以來，亦有不拘此者。魏書張旉，馮翊人，魏武使爲雍州刺史，謂之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遊矣。朱靈，清河人，魏文帝封爲鄠侯，欲以晝繡榮之。南史邱靈鞠，烏程人，爲烏程令。柳元景隨孝武入討，孝武曰：事成何所欲？元景曰：願還鄉里。及孝武卽位，乃以爲雍州刺史。以元景家襄陽也。張岱，吳郡人，爲吳郡太守。齊高帝詔以家爲府，後從子緒亦爲吳郡太守。柳慶遠，襄陽人，梁武以爲雍州刺史，詔曰：卿衣繡還鄉，吾無西顧憂矣。張敬兒，南陽人，以功乞爲本郡，乃除爲南陽太守。呂僧珍，東海人，梁武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又以劉之遴爲南郡守，詔曰：卿母年高，故令卿衣繡還鄉，盡榮養之道。侯安都母樂居鄉里，陳武帝乃以安都弟曉爲東衡州

刺史安都子秘爲始興內史。並在家侍養。孫瑒，吳人。陳武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乃授吳郡太守。陳武帝本吳興人。在梁朝時，其子昌爲吳興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特令蔡景歷爲佐吏輔之。魏書：毛鴻賓，北地人。孝明帝改北地爲北雍州，以鴻賓爲刺史。曰：畫錦榮卿也。游明根告老，其子肇求解官歸侍。孝文帝欲令祿養，乃出爲本州魏郡太守。甄琛，中山人。後爲定州刺史。北齊書：封隆之，四爲冀州刺史。其本州也。素得鄉里人情。其子繪，復爲本州。後周書：李穆一家叔姪三人，皆牧宰鄉里。蘇亮，武功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鼓吹先還家。並給騎士三千羽儀遊鄉黨。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令狐熙，燉煌人。爲燉煌太守。晉公謹謂曰：公一門之內，須得衣錦之榮。故命之王傑，金城人。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其勳望，故榮以本州。劉雄，臨洮人。周武以爲河州刺史。先已爲本縣令。至是復刺本州。鄉里榮之。柳敏，河東人。爲河東郡守。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蘇椿爲武功郡守。既是本郡，惟清儉自居。馮遷爲陝州刺史。遷本寒微。一旦爲本州，惟謙謹接待鄉邑。隋書：田式，祖安興父長樂及式。三世爲本郡太守。此隋時不避本籍也。唐書：姜善，上邽人。高祖命爲秦州刺史。謂故鄉錦衣。用答元勳。邱和爲交趾太守。聞高祖登極來朝。帝以和本稷州人，乃命爲稷州刺史。以自養。張士貴，洛州人。高祖命爲洛州刺史。曰：令卿衣錦晝游。薛登，常州義興人。武后授爲常州刺史。張九齡，韶州人。以親老求歸養。元宗乃以其弟九臯。九臯爲嶺南刺史。賀知章歸老，詔以其子僧子爲會稽郡司馬。使侍養。

封氏聞見記：侍郎唐皎掌選，問選人穩便。對曰：家在蜀。

乃註吳。有言親在江南。即註隴右。有一信都人心希河朔。給曰願得淮澗。宋史周祖以王晏家彭城。乃授爲武寧軍節度使。俾榮其鄉里。王仁鎬邢州人。周世宗授爲安國軍節度使。制曰。眷維襄國。實卿故鄉。分子龍節之權。成爾錦衣之美。宋朝授官本籍之例。大概有三。一以便就養。一以優老臣。一以寵勳臣。太祖本紀。乾德五年。縣尉鄆陵許永年七十五。自言父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便養。乃授永鄆陵令。彭乘益州人。求便養。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陳希亮眉州人。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爲縣。乃令知臨津縣。朱昂家江陵。致仕時。詔以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張詠濮州人。初仕時。乞掌濮州市稅。以便養。許之。蔡襄仙遊人。以母老知福州。後又知泉州。楊繪綿竹人。以母老請知眉州。劉湜彭城人。知廣州。以母老求內徙。遂知徐州。湜喜曰。昔布衣隨計。今以侍從官三品典鄉郡。過始望矣。洪皓自金歸。以母董氏年八十餘。乞補外。乃以徽猷閣學士出守饒州鄉郡。見獨醒志。文文山吉安人。初除湘南提刑。辭免。乞便郡養親。乃差知贛州。見文山紀年錄。此皆以親老而不避本籍也。按真宗紀。詔親老無兼侍者。特與近任。仁宗紀。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是宋時本著爲令。邢昺以老。乞給假歸曹州。上曰。便可權與本州。何須假耶。遂拜工部尚書。知曹州。呂大防藍田人。罷相。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任中師年老。上書言家本曹州。願得守曹。遂以之知曹州。范純夫引疾乞歸。章十上。乃得請。以待制知梓州。見真氏客語。韓子華兄弟爲潁州貴族。罷相。後仍帥鄉郡。或賀以啓曰。夙推荀氏之龍。仍致潁川之鳳。見王公四六話。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資政留

守金陵。卽其鄉也。未第時，兄弟皆就食府庠，人以爲榮。見周益公玉堂雜記。此皆以優禮老臣，使不避本籍也。韓魏

公安陽人，後出鎮大名。卽其鄉郡。歐陽公爲作畫錦堂記，公歿後，其子忠彥以墳墓缺，照管乞以其弟粹

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功於國，特依所乞。今後常註其現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當相州一

差遣。見韓公君臣相遇傳。後琦之孫治守相州，治之子肖胄乞侍其父疾，詔卽除肖胄守相州，代其父任。徽宗謂曰：

先帝詔韓氏世官於相，今父子相代，榮事也。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

郡，人以爲榮。此又特寵勳臣，而使世官鄉邑，不避本籍者也。其他亦有不盡關優老便養，而使官於鄉者。

王祐，大名人。太祖使領大名，謂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也。范仲淹，蘇州人，亦嘗知蘇州。汪彥章，徽州人，

後仍知徽州。其謝表有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至南宋之末，以軍事

重，更多有使守鄉郡者。李芾家衡州，攝湘潭縣，知永州。又知潭州。崔興之，廣州人，後以廣東安撫使知廣

州，卽家治事。陳炤，常州人，初爲丹徒縣尉，後攝常州通判，守城死。此又以軍興需人，不避本籍也。按高宗紀，紹

興二年，詔監司避本貫，則宋制迥避本籍。惟在監司，故應孟明婺州人，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乃改授江東。金史李晏，澤州高平人，年老致仕，乃詔其子昭略爲

澤州刺史。張大節，代州人，徙知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榮之。元世祖時，許衡歸老河內，特命其子師可爲

懷孟總管，以便養。吳當，撫州人，爲江西肅政廉訪使，左遷撫州總管。趙雍，湖州人，松雪之子，爲昌國海寧

守，則金元時亦間有不避本籍者。迴避之例，至明始嚴。然太祖初設浙東提刑，卽以龍泉人章溢爲僉事，

又命其子存道守處州。而處州人胡深亦爲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又洪武四年正月。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家在蘄州。請終養。詔卽改爲蘄州知府。是太祖時固不拘鄉貫也。漱石齋閒談記永樂中。命御史邵珣巡按兩浙。辭以本籍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故耳。浙人授浙官卽須辭免。則迴避本籍已爲成例可知。以後亦間有不迴避者。葉春海鹽人。宣德。正統間。凡三爲浙江巡撫。治事於鄉。王彰彰德人。亦巡撫河南。彰傳謂終明之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春而已。然此外亦尙有王瑜。淮安人。後鎮淮安。總督漕運。魏源。江西建昌人。宣德中。永新民亂。帝命源往撫之。又景泰中。命吳人楊翥之子爲本邑主簿。是亦不止春與彰二人而已也。本朝督撫大吏亦往往有此。蓋常調官例須迴避。所以杜瞻狗之弊。至於親信大臣。原可不拘成例。是固立賢無方之意也。其常調官仍有親老改補近省之例。旣不碍於臨下。又可便於養親。可謂通乎人情。斟酌至當矣。

親族迴避

親族迴避起於後漢。已見蔡邕傳。按晉陽秋。劉宏爲荊州都督。諸軍事。詔以宏壻夏侯陟爲襄陽太守。乃荆屬郡也。宏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乃罷之。可見晉時此例已嚴。宋書。劉祗爲中書郎。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孝武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並同此。唐書。賈敦

頤爲瀛州刺史。弟敦實爲饒陽令。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此以其治行特破成例。則親族迴避之例自嚴也。楊於陵爲戶部侍郎。其子嗣復遷禮部員外郎。以父子同省。乞換他官。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勾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時各部同一尚書省。故云同省。此又于應迴避之中。稍示區別。職事不相統攝者。不必避也。韋抗爲御史兼按察京畿。弟拯方爲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爲榮。此雖職相統攝。然或以按察係暫時差遣。非久任者故爾。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然大德八年。又詔父子兄弟有才者。許並居風憲。則元時親族迴避尙疎闊矣。

起復

俗以滿服後補官爲起復。此甚非也。霏雪錄云。起復者。喪制未終。而奪情起視事。如歐公所作晏元獻神道碑。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遭父喪經營起復是也。又宋制并繫之官銜。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今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又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擢用者。名起復。卽奪情也。王阮亭亦引此。以證俗說之謬。今按南史。蕭坦之居母喪。起復爲領軍將軍。舊唐書。蘇瓌卒。詔其子頤起復爲工部侍郎。頤抗表固辭。詔許終制。張

九齡喪母。詔奪哀起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齡固辭。不許。通鑑。唐順宗時。王叔文用事。既而有母喪。韋執誼多不用其語。叔文乃日夜謀起復。憲宗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無起復之命。乃賂宦官吐突承瓘。請發本軍討王承宗。以冀起復。昭宗時。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遭母喪去位。日爲債家所誤。乃日夜謀起復。此皆在喪起復者也。五代史。鄭餘慶嘗探唐士庶吉凶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悌。無金革之事。而起復可乎。宋史。夏竦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助。王欽若方善竦。遂起復。知制誥。以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楊億丁母憂。未卒哭。起復爲工部侍郎。元史。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及有金革之事者。不許奪情起復。是元時亦尙不以服闋爲起復也。

按宋史。向子諲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則凡降官而復職者。亦皆謂之起復。又不專指停喪授職者。

未葬親不許入仕

古時又有親未葬不得入仕之例。晉書載記。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按鄭默。華廙二傳。其時雖不行三年喪。然未有不葬而仕者。南史。兖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不葬親而入仕。爲清議

所鄙。唐書顏真卿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是唐時雖未有定例。而犯者必黜其官。周廣順中。詔親未葬者。不許入仕。宋史吳充奏士大夫親歿或棄殯數十年。宜限期使葬。著爲令。又劉綜奏京朝官當任遠官者。率以父母未葬爲辭。意求規免。請自今父母未葬者。許請告營辦。審官投狀。明言父母已葬。方許依例考課。違者並罷其官。從之。是周宋時嘗著爲令甲。按劉曷傳。曷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未葬。坐奪職。王子韶傳。御史張商英劾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乃貶知高郵縣。又道山清話。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故也。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辨劉器之爲其集序。可見宋時此禁甚嚴。

一產三男有賞

令甲。一產三男者。督撫具本達部。照例給賞。此本古制也。國語。越王句踐時。民間生三男者。公與之母。註乳母也。生二人者。與之餼。是此制本起於句踐。漢章帝賜諸懷妊者。胎養穀人三石。復其夫勿算。則并於懷胎時亦給以養贍矣。見宋史韋綱傳。晉載紀。石勒時。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勒賜以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四。堂陽人陳豬妻產三男。賜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北史邢邵傳。舊格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四。僕射崔暹奏革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可見漢魏以來。已爲定制。至如各史本

紀。遇此事必書。則始于五代史。如後唐同光二年。左熊威將趙暉妻一產三男子。天成元年。硤石縣民高存妻一產三男子。漢乾祐元年。內黃民武進妻一產三男子是也。歐陽公謂此因變異而書者。金章宗紀。禮官言一產三男。內有才行可用者。量材敘用。其奴婢所生。舊制官給錢百貫。以資乳哺。尙書請更給四十貫。贖以爲良。制可。

旌門法式

五代史李自倫傳。戶部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閭闕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桷。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今李自倫旌表。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悌者。可以悛心而易行焉。然則旌門之式。舊最繁重。至五代始改從簡易。第安綽楔于門而已。宋史孝義傳。旌郭義家。于其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下廣上狹。飾以白。間以赤。蓋亦沿五代之制。皆官爲建造也。今制應旌表者。官給銀三十兩。聽其家自建。其坊制或設於門。或別建他所。或四柱。或二柱。其上亦有用烏頭者。蓋合唐宋五代之制而參用之。

國忌日不決囚

國忌日不決囚。唐以來已有此制。按舊唐書。太和五年。御史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罰人特降詔。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至于科罰人吏。本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固無所妨。今後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此事亦見容齋隨筆。是唐時國忌日。百官以休務。故不決斷刑獄。已沿爲故事矣。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唐書裴寬傳。禮部言忌日享廟請用樂。寬奏。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遂定爲制。後世忌日不舉樂。蓋本此。

孕婦緩刑

北史。崔浩定律令。婦人當刑而有孕者。許產後百日乃決。後世孕婦緩刑始此。魏書。北海王元愉以謀逆誅。將并誅其孕妾李氏。崔光奏曰。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乞停李獄。以俟孕育。帝從之。此浩定律後事也。然漢刑法志。景帝詔孕而未乳。當鞠繫者。皆頌繫之。頌。容也。容之不經。格也。亦見刑法志。又王莽傳。莽子宇以血灑莽門。發覺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須產子乃殺。干寶晉書。毋邱儉起兵被誅。其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則孕婦遲

刑本漢魏之制。豈元魏時此律已廢。至浩而又著爲令歟。

聽重囚妻孥入獄

令甲長繫之囚。許妻孥入視。其無子者。并許其妻入宿。按後漢書吳祐傳。安邱男子毋邱長。有醉客辱其母。長殺之。既就獄。祐謂曰。赦汝非義。刑汝不忍。汝有妻子乎。對曰。有妻無子。祐乃令其妻同宿獄中。妻遂懷孕。長臨刑告母曰。妻若生子。當名之曰吳生也。晉書曹摅傳。有張兌爲父報讐。有妻無子。縣令喬智明愍之。令兌妻入獄。後遇赦得免。北史後周時裴政爲司憲。用法寬平。囚徒犯極刑者。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死於我。死無所恨。此皆聽重囚妻孥入獄之故事也。特其時尚未有定制。故長吏法外行仁。後世著爲成例。其卽昉此歟。

笞臀

漢刑法志。文帝除肉刑。以笞代劓。後以笞數多。反多死。景帝乃遞減笞數。又詔定箠令。笞者箠長五尺。用竹。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邱濬謂笞所用之材。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處。皆定於此。唐書。宇文審以夏楚無小大之制。始創杖架。以高庌

度杖長短。此又後世頭號二號之始也。知新錄夾棍起於宋理宗時。以木索並用。夾兩股名曰夾幫。又豎堅木交辦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見於莊子。罪人交臂歷指。註謂卽今背剪桡指也。桡音贊入聲。韓昌黎詩。崩勝相排桡。今俗讀作斬音。

滴血

驗屍有滴血之法。其來已久。按南史。孫法宗以父被孫恩戕於海澨。乃沿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灑骨。當悉凝浸。乃操刀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梁豫章王綜母吳淑媛。本齊東昏妃。武帝納之。七月生綜。綜自疑爲東昏子。聞俗云以生者血滴死者骨。滲入卽爲父子。乃私發東昏墓。出其屍。灑血試之。既有徵矣。又自殺其次男。灑血試之。然則滴血之法。其起于六朝歟。唐書。王少元求父尸於野。不可識。或告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尸也。少元果得父尸。

稅契

市易田宅。旣立文券。必投驗官府。輸納稅錢。給以印憑。謂之稅契。此起于東晉時。按隋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牛馬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作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

收四名爲散估。歷代遂因之不廢。然其制賣者出錢多。買者出錢少。殊非平允。其後定制。但令買者出錢。不知始於何時。按洪景廬以民間投稅。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直。除立歲月。因此轉滋告訐。乞蠲其半。使民皆樂輸。下戶部議格。然則買者出錢。南宋時已如此也。

戒石銘

郡縣廳事之南有亭。書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謂之戒石銘。留青日扎謂是黃庭堅所書。續通鑑綱目亦載宋紹興二年。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刻石。然其實非起于紹興。乃宋太宗書之。頒於天下也。宋史本紀。太平興國八年夏四月。奏外官戒諭辭。蓋卽此。而太宗則又本蜀孟昶之文而節之。景煥野人閒話載孟昶全文。朕念赤子。吁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所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爲爾戒。體朕深思。共二十四句。洪容齋謂昶詞雖多。轉不免掛一漏百。經太宗刪節。彌覺簡括不遺。然則此銘太宗時已頒行。後山谷曾書之。至紹興中復以山谷所書頒行耳。客中閒集亦記戒石本於孟昶。而宋太宗刪之。而歐陽公集古錄謂戒石起於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則又在孟昶之前矣。然歐陽謂明皇之詞已不可見。亦疎于考據。明皇有賜諸州刺史題座右詩云。眷言

思共理。鑑夢想維良。猗歟此推擇。聲績著周行。賢能既俟進。黎獻實佇康。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
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跡易見。安貞德自彰。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惻
且存撫。老弱復綏強。勉哉各祗命。知子眷萬方。此卽其戒石詞也。按商書制官刑。儆於有位。則戒誓之辭。
其來最古。文心雕龍云。漢揚雄有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崔駰胡廣又補綴爲百官箴。北史何妥爲龍州
刺史箴。勒於州門外。亦見隋書。此又戒石之所昉也。七修類藁又記浙中各官廳別有四句云。天有昭鑒。國
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此不知起於何人。蓋屬閒評。記有人于戒石銘。每句下各添一句云。爾俸爾祿。只是不
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
知。又怎。

清慎勤匾

各衙署訟堂多書清慎勤三字作匾額。此本之世說註。李乘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
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或對曰。清爲本。上顧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此清慎勤三
字所本也。亦見三國志李通傳註。

鄉都圖

今江南各縣中分民居爲某鄉某都某圖。謝少連作歙縣志謂：「圖音鄙，乃都鄙之遺制也。」趙宦光亦曰：「都鄙本作圖，俗誤讀作圖。」顧寧人非之，而引嘉定縣志曰：「圖卽里也。以每里冊首一圖，故不曰里而曰圖。」又引蕭山志謂：「改里爲圖，自元始。」然寧人亦失於考。按宋史袁燮傳：「燮爲江陰尉，常平使屬當賑災，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則鄉都圖之制起於南宋也。江南等省又有魚鱗冊，明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量度田畝方員，次以字號編類爲冊，狀如魚鱗相次，號曰魚鱗圖冊。

省

今制分天下爲各省，蓋仍前明之制，而明則因元之舊也。元時諸路各設行中書省，是以有省之名。前明改行省爲布政使司，而口語相沿不改，故猶稱省耳。原省之名之所起，則本於漢。按漢書昭帝紀：「帝年幼，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註：「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閣有禁也。後以孝元皇后父名禁，故避之曰省中也。」衛宏漢官舊儀註亦曰：「省中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諱禁，故曰省。然則本由禁中，改曰省中，後世以中書、尙書諸官署設在省中，遂移爲官署之名，曰中書省、尙書省。唐書楊收傳：「漢制，總制羣官。」

曰省。分務而治曰寺是也。至元設行中書省於各路。遂又移爲方州之名曰各直省也。然行省之稱亦不自元始。陸放翁詩。往者行省臨秦中。我亦急服叨從戎。又云。行省當年駐隴頭。腐儒隨牒欲西遊。是南宋已有行省之稱。然惟四川安撫大使則稱之。他尚無此名。金宣宗時。州縣爲元兵殘破。乃隨處設行省。以治一方。如興定三年。有東平行省。蒙古綱。河北行省侯摯。又苗道潤傳。詔山東行省諭李琛與道潤和解。又靖安民願隸潞州。詔河北行省審處之。是金末亦已有行省矣。

履歷

按魏書源子恭傳。時有亡人許周。僞稱梁黃門侍郎。子恭疑之。表云。據其履歷清華。則家累應不輕。今來歸化。何其孤迥。履歷二字始見此。宋史王彥超傳。太祖欲罷諸宿將兵柄。從容置酒。召武行德等宴。謂卿等久臨劇鎮。非所以優賢之意。彥超喻旨。卽請老。行德等尙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雷德驥傳。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擇轉運使。所患不知其人履行。可令德驥錄京朝官履歷功過之狀。以便引對。畢士安傳。或薦張洎文學。太宗曰。洎視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耳。盧知原傳。爲吏部尙書。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石豫傳。左膚爲御史。履歷與豫略同。是履歷二字。至宋時始爲官場成語。

民壯

今州縣官衙前給使者有民壯。餼于官而供役。其名則起于前明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免五石。仍免戶丁二名。至宏治間。又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每里僉二名或三名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一次。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後王陽明破涇頭等賊。及平宸濠。皆用其力。此說見湧幢小品。而明史兵志。則云正統二年募軍餘民壯願自効者。人給布二匹。月糧四斗。景泰初募直隸山東西民壯守大同。紫荆等關。宏治二年立僉民壯法。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五人。五百里里四人。三百里里三人。百十里里二人。有司訓練。遇警調發。給以行糧。富民不願則上直於官。官爲僱募。隆慶中。又定一家有三丁者籍一州。與大縣可得千五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隸撫臣操練。歲無過三月。月無過三次。練畢。卽歸農復其身。

官府乘輜

輜本起於南俗山行。非舟車可通。故有此器。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山行卽橋。橋卽輜也。漢書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輜而險嶺。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云。是輜之爲器。三代時已有之。

然皆在南方。且以竹爲之。如今兜子之類也。其在北方則有輦。詩云。我任我輦。說文。輦。挽車也。從車從扶。音扶。在車前引之。則如今之手輓車也。手輓車其下有輪。非如後世之肩輿也。然左傳。欒盈將爲亂。范宣子使二婦人輦以如公宮。南宮萬自宋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則古時惟婦人始得乘輦。其非婦人。則雖天子亦皆乘車。故周穆王猶用八駿。呂氏春秋。出則以車。入則以輦。此或秦制有用輦者。尙非肩輿也。史記。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又凡徵召賢士。多用安車蒲輪。而黃霸爲揚州刺史。治行第一。賜車蓋特高一丈。宣帝時。蔡義給事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門下客共爲買犢車。可見西漢百官皆乘車。或貧不能具馬。則以牛駕車。陰就以人輦爲井丹所叱。則東漢亦皆乘車也。魏晉以來。則乘車而改用犢。世說。石崇。王愷並遊。日晚。爭入洛陽。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又太平廣記。王導懼妻妬。私置衆妾于別館。妻曹氏偵知。率婢僕二十餘人。持刀欲出。導遽命駕。親以塵尾柄助御者打牛。乃得先去。宋書。何偃乘在前。劉瑀在後。瑀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故耳。朱修之拜戶部尙書。牛奔墜車折脚。乃辭尙書。南齊書。陳顯達諸子並精車牛。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南史。高悝於張侯橋浦中得金佛像。載之長干巷。牛不肯進。乃令牛人任牛所之。牛竟至阿育王寺。梁武嘗齊明帝世。避猜忌。常乘折角小牛車。劉之遴夢嘗爲折臂太守。後牛奔墜車傷右手。遂典郡。顏延之常乘羸牛車。路逢其子竣。鹵簿。卽屏住道側以愧之。北史。晁崇傳。道武尅姚平。

時牛大疫。道武所乘車巨犗數百。亦同日斃。彭城王勰遇禍時。被召入東掖門。牛不肯進。乃去牛而人挽。以入。明山賓家常乏用。因貨所乘車牛。既售。仍告以牛漏蹄。北齊書。中尉出清道。王公皆遙住車。去牛輒頓地俟其過。隋書。牛宏弟弼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怪。但云作肺。是六朝時上自天子。下至士大夫。皆乘牛車。所謂短轅犢車。長柄塵尾。亦一時風尚使然也。然其時南朝亦間有乘肩輿者。晉書。陶淵明令一門生兩兒舁輿。宋書。武帝與范泰登彭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檀道濟伐魏歸。兵少敵衆。乃令軍士悉甲身。自乘輿徐出外圍。南史。桂陽王休範反。乘肩輿至壘南。江夏王寶元反。乘八柁輿。手執絳麾幡。隨崔慧景至都。王敬則起兵。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垣崇祖守壽春。魏人攻之。崇祖肩輿登城。手決堰水。魏人溺死無算。梁天監中。益州民焦僧護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自乘肩輿。巡行賊壘。擊平之。又韋叡體素弱。未嘗乘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勵將士。勇氣無敵。是皆六朝已乘肩輿之證。蓋轎本南俗。浸尋而及於王公士大夫。或私用之。尙未著爲定令耳。唐都長安。承北朝之制。百官皆乘馬。唐書。劉知幾議釋奠儀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尙書郎輒乘馬。則御史劾之。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世稱放誕。此乘馬宜從褻服之明證。今陵廟巡謁。王公册命。士庶迎娶。則盛服官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者法駕所臨。侍臣皆馬上朝服。非惟不師於古。亦是取驚流俗。是唐初官僚皆乘馬。李靖與侯君集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知其有異慮。武元衡爲

相遇盜被刺。馬歸始知之。裴度馬上被斫。氈帽厚得不死。猶斷鞅而去。程大昌演繁露亦記唐時朝官出使皆乘驛馬。間有乘擔子者。夫皆自雇。是皆乘馬不乘轎之明證。然亦已有乘肩輿者。馬懷素褚無量侍講讀於禁中。許肩輿至內館。苗晉卿年老。許肩輿至中書。此皆特典。其後張宏靖鎮幽州。用人輿出入。楊復恭乘肩輿至太極殿。又文昌雜錄。令狐絢薦裴坦知制詔。非裴休意也。坦入時。見休愧謝。休曰。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乃顧左右肩輿而出。北夢瑣言。杜審權出領江西。乘肩輿出都門。生餞別於灞橋。五代史。後唐莊宗將稱帝。張承業自太原肩輿至魏極諫。又莊宗以盧程爲相。拜命之日。乘肩輿。導從喧呼。莊宗聞之。以問左右。對曰。此宰相擔子入門。宋史。李穀爲周太祖相。以病乞致仕。周祖不許。賜白藤肩輿。召至便殿。勉諭。然則宰相及大臣乘肩輿。蓋自唐初有特恩賜者。其後自相沿倣。漸以成習。沿及五代。遂爲常制也。宋初百官亦乘馬。王旦有控馬卒。年滿辭去。公問以控馬幾年。曰。五年。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又呼問曰。汝乃某人乎。蓋逐日控馬。但見其背。未見其面。至是因其去。而見其背方省也。劉貢父初入館。乘一騾馬。或規之。劉欲以青布作小襜。繫之尾後。曰。吾俸入儉薄。因就廉值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掩言者之口耳。王荆公在金陵嘗乘驢。或有進肩輿者。公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是可見北宋時百官乘馬之制。建炎朝野記云。東都舊制。耆德大臣。或宗室尊行者。特恩許乘肩輿。高宗至磁州。宗澤以所乘轎進。黑漆紫褥。上却之。以舊制在京百官不用肩輿。所以避至尊。高宗是時未卽位。故却不御也。

按宗澤有所乘轎。豈是時。外任官已有乘轎之制歟。建炎元年。上駐蹕維揚。以輒滑。許乘轎。程史謂。唐宰相皆乘馬。五代始用擔子。本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暫許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仍依常制。高宗南渡後。方乘轎。遂相沿不改。是近代乘轎實始于宋南渡也。筌翁貴耳集云。自渡江以前。無今之簃。只是乘馬。洪容齋記。紹興三十年爲參詳官。各乘馬赴貢院。至淳熙十四年。司貢舉。則乘轎者十人而九矣。蓋南方本少馬。且輒石蹙地。不便乘騎。而又無朝廷明禁。遂不覺日趨于安逸耳。朱國禎云。明初三品以上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馬。武官勳戚亦如之。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賜轎。然後得乘。嘉隆以來。南京無大小皆乘輿。惟有兩人四人之分。而北京亦用肩輿出入。卽兵馬指揮亦然。在外惟典史乘馬。恐不久亦當變矣。明史霍韜傳。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尙書劉龍。潘珍。轎龍。鈞互訐奏。霍韜因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轎。廷議如韜奏。而南京給事御史乘轎自如。又嘉靖中。郭宗臯爲巡按。行部乘馬。不御肩輿。以不御肩輿卽爲美談。至入之本傳。則其時皆御肩輿可知。王新城池北偶談云。今江寧。開封各官。皆用暖轎施帷。餘省各官不施帷。蓋猶有古褰帷之意云。

養濟院育嬰堂義塚地

願寧人謂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人而廢法。按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郡縣給養。二年又置漏澤園。夷堅志亦云。崇寧間設孤老院以養孤老。安濟坊以養病人。漏澤園以瘞死者。通鑑亦謂崇寧間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朝廷課以爲殿最。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計其時正京當國。是以願寧人謂起于京。然管子入國篇。凡國都有掌孤。凡孤幼不能自生者屬之。其親戚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有痼疾不能自存者。官收而衣食之。是恤孤養疾。本屬古制。南齊書。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梁書。普通三年。詔置孤獨園以恤老幼。後魏書。宣武詔。太常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者咸令居處。便醫治之。舊唐書。武宗紀。廢天下僧寺。尋以悲田養病坊以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疾無以自給。乃命兩京量給寺田。諸州或七頃或十頃。擇本處耆老勾當。蓋唐時養病坊屬寺僧經管。是恤孤養疾。六朝及唐已著爲令甲。而宋史蘇軾知杭州。哀羨緡二千。黃金五十兩。作病坊。以處病者。常懋知廣德軍。亦置慈幼局。則宋亦已有之。在蔡京之前。其漏澤園之設。月令已有掩骼埋斃。後漢書。桓帝紀。詔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者。可于官塋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則後漢亦早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見于范同奏疏。天禧中。于京城外四禪院買地瘞無主骸骨。每具官給六百文。幼者半之。見韓魏公君臣相遇傳。又宋仁宗紀。嘉祐七年。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貧民之不能葬者。神宗紀。元豐二年。詔給地葬畿內寄菽之喪。無

所歸者官瘞之。韓魏公鎮并州日，亦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是義塚之法。蔡京前已有之，亦不自京始也。蓋京特踵其法，遍行州郡，以沽譽，并入之課程耳。葉石林守許昌日，有押運使宋昇，以營造西內，需用灰布，竭牛羊骨不足，至取漏澤園人骨屑灰用之。其時正京在朝，若果力行善政，則權相方設園瘞骨，臣下敢即取骨作灰乎？寧人亦未加深考，而謂善政之始于京，不免爲京所欺也。又宋淳祐七年，創慈幼局，乳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此又後世育嬰堂之始。香祖筆記：杭州養濟院祀嚴嵩爲土地神，說者謂嵩籍沒後，寄食于養濟院而死，故祀之于院。按清波雜誌：蔡京死于潭州，數日不得殮，以青布裹屍，藁葬漏澤園，然則京亦可祀于漏澤園爲土地神也歟。

陔餘叢考卷二十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秀才

禮記有秀士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誼秀才召置門下秀才之名始見於此公孫宏奏博士弟子內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是皆謂才之秀者非竟以爲士子之專稱也晉世始有秀才之舉永寧初王接舉秀才報友人書曰非榮此行實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耳此士子專稱秀才之始元帝時所舉秀才皆不能試經尙書孔坦請展限五年聽其講習詔許之則秀才有不能試經者矣後魏令中正掌選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者表敘之北齊令中書策秀才濫劣者有罰墨汁之例南朝亦重此科王融任昉俱有策秀才文載文選可考也至隋時秀才之舉益重杜正元傳開皇中海內舉秀才杜正元一人楊素曰周孔更生尙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妄舉如此素意欲試黜之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令至未時俱就正元果如期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後其弟正藏正倫亦舉秀才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而杜氏一門三秀才此其極盛也亦見唐書杜正倫傳唐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開元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獎拔多黜落之其科遂廢封氏聞見

記唐初秀才試方略策三道。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爲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然唐時凡舉子皆稱秀才。見李肇國史補。又韓昌黎有譙河南府秀才詩。其時秀才之科久停。而猶有是稱。可見凡鄉貢懷牒就試於州縣而覓舉者。皆稱秀才也。容齋隨筆謂秀才名目。魏晉以後爲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俗以爲相輕之稱。則宋時凡應舉者。固無不稱秀才矣。元虞集爲文宗草詔。謂順帝非明宗子。順帝登極欲殺之。脫脫在旁曰。彼有文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洪武中。選國子生才高者。命博極羣書。以備大用。帝呼之曰老秀才。可見元明以來。秀才爲讀書者之通稱。今俗猶以府縣學生員爲秀才。蓋亦沿舊稱也。府縣學生員之制。始於明太祖。欲令人才一出於學校。於是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副以訓導。其生員之數。府四十。州縣遞減。其十月廩人六斗。其後命增廣員數。不拘額。宣德中。又定增廣之額。於是初設廩食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正統中。因楊繼奏疏。又請於額外增取。附於諸生之後。謂之附學生員。

監生

漢時天下之士皆聚于太學。蓋太學設五經博士。專門名家。學有本原。故士之嚮學者皆赴之。業成者授爲郎。及文學掌故。此由太學敘用者也。其他郡國所舉孝廉有道。及辟署掾史功曹。大抵亦太學之人居

多是以東漢之末。遊學者至三萬餘人。唐書儒學傳。太宗廣學舍千三百區。四方秀艾雲集。蠻夷亦遣子弟就學。凡八千餘人。其後士之試於禮部者。先兩監而後鄉貢。京兆所錄兩監十名以上。小宗伯多倚以爲選。登進士第者無慮十之七八。語見文獻通考。宋制。太學有積分之法。分上舍、中舍、下舍。以遞爲升黜。亦多至數千人。而成均試太學生。并別有狀元之目。癸辛雜誌。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或特旨徑行解褐。其釋褐恩數。優者謂之狀元。擇日於崇化堂鳴鼓集衆。諸生兩廊序坐。狀元欄襪立同舍班。俟揖訖。詣堂上香案前。望闕謝恩是也。明承宋制。令天下擇諸生學行優者。送國子監就學。以育其才。或舉人會試不第。亦聽入監。如賈三俊、練綱、姚顯皆以鄉試舉人入國學。楊守見本。傳。而洪武中監生。并有奉使探訪民事。平理訟獄。甚或即授布按兩司者。洪武二十六年。擇國子監生六十人爲布政使等官。明年又遣監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其納粟入監之例。自景泰中始。朱國禎湧幢小品云。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頗輕之。然羅圭峰以七試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蓋既有此途。可以就試。則人才亦卽出其中。固未可一概論也。

舉人

漢時取士無考試之法。皆令郡國守相薦舉。故謂之舉人。後漢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舉人之名。始見於此。今世俗別稱舉人曰孝廉。以孝廉本郡國所舉也。然漢時舉人名目甚多。如賢

良方正、文學有道、直言極諫、茂材異等、明陰陽、明兵法、能治獄、有行義之類。皆郡國所舉。而孝廉特其一途耳。今專以此爲舉人之稱。蓋孝廉乃每歲所常舉。其他則隨時詔舉故也。和帝十三年。制郡國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上。三歲舉一人。此可見漢時舉孝廉之常制。又漢成帝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平帝又詔舉武勇有節明兵法者。郡各一人。此又後世武舉之始也。唐宋舉人。則又與前代異。前代舉孝廉等。卽爲入仕之途。唐宋惟重進士一科。所謂舉人者。不過由此可應進士試耳。故又謂之舉進士。其時士之試於禮部者。在內由京兆府考試錄送。李肇國史補所謂京兆府考而升之。謂之等第是也。在外由各府申送。謂之鄉貢。則不復考試。國史補謂之拔解是也。至宋則外府解送。亦須先試。東坡在杭州。有監試呈諸試官詩。及催試官考校詩是也。按韓昌黎議河南秀才詩云。乃選二十縣。試官得孺生。則唐時解送亦須先試。蓋中葉以後之制。舉人試禮部不中。仍須再應鄉舉。宋史。劉章四魁鄉舉。又元遣山送靖達卿詩序。謂先生曾以鄉試兩魁。鄭州許瓌。在至正中。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會試輒不利。是宋、金、元舉人。皆如唐制。但可由此試進士。而不能入仕。今鄉試已中者爲舉人。卽會試不第。亦不必再應鄉舉。而并可依科就選。此乃前明之制。蓋唐、宋舉人。謂之舉進士。並無另設舉人之科。前明則鄉試中式者爲舉人。會試中式者爲進士。遂與進士分甲乙科。而舉人并可入仕。是以舉人另成一名目也。今會試中式者。禮部放榜。但殿試者。尙但是中式舉人。不得稱進士。蓋猶沿唐、宋遺制。

後。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始謂之進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試者。尙但是中式舉人。不得稱進士。蓋猶沿唐、宋遺制。

今會試中式者。禮部放榜。但殿試者。尙但是中式舉人。不得稱進士。

進士

進士之名見于王制。秦漢以來未有此名目也。至隋煬帝始設此科。唐因之。其初雖有諸科。然大要以明經進士二科爲重。其後又尊重進士。此後世進士所始也。唐初制。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永隆二年。以劉思立言。進士惟誦舊策。皆無實材。乃詔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此進士試詩賦之始。開元二十五年。詔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自今加試大經十帖。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又以箴論表讚代詩賦。太和八年。仍復詩賦。此唐一代進士試藝之大略也。然唐制有與後世不同者。後世三歲一會試。唐則每歲皆試。後世放進士多至三四百人。少亦百餘人。唐則每歲放進士不過三四十人。見通考所載登科記。宋初猶每歲一試。仁宗至和二年。始定令間歲一科舉。英宗二年。又定令三歲一科。此後世三年一鄉會之始也。封氏聞見記。唐時風尚。最重進士。制舉雖高。猶在進士之下。

御史張瓌兄弟八人。其七人皆登進士。一人制科出身。每親故宴集。兄弟連榻。猶令制科者別坐。謂之雜色。以爲笑樂。其時習俗如此。南宋又有類省試。蓋因兵興路遠。舉子難赴。卽就本路權省試。如紹興二年。川陝宣撫使類試陝西。發解進士得周謨等十三人。以便宜賜進士出身。紹興五年。又詔川陝類試進士合格第一人。依殿試第三人例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度宗在諒闇。命宰執類試。阮登炳以下依例賜出身。則類試并行之於朝廷。此又因理宗之喪而權爲之制也。

狀元榜眼探花

世稱進士廷試第一甲三人爲狀元、榜眼、探花。按狀元之名，唐已有之。自武后初試貢士於殿前，別其等第，門下例有奏狀，其居首者因曰狀頭，亦曰狀元。通鑑：唐僖宗謂優人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頭。西陽雜俎：李固言擢狀元，詩賦有芙蓉人鏡之目，又鄭谷登第詩：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此唐時稱狀元之故事也。榜眼、探花之名，明史選舉志云：制所定也。似謂此三種名目，係明太祖所定。然元人歐陽圭齋記：泰定丁卯，狀元至國學謝師，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亦拜於側，又高則誠琵琶記亦已有榜眼、探花之名。則元明以來，固有是稱。又按宋史陳思讓傳：思讓之孫若拙，素無文中，第二名。當時以有榜眼、探花之名，則元明以來，固有是稱。又按宋史陳思讓傳：思讓之孫若拙，素無文中，第二名。當時以第二名爲榜眼，遂以若拙爲瞻榜，則榜眼之名，起於北宋無疑。然魏道輔詩話：宋太宗時，朱嚴以第三人及第，附舟赴任，王禹偁送詩曰：賃舟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則北宋時，第三人亦呼爲榜眼。蓋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謂之榜眼。其後以第三人爲探花，遂專以第二人爲榜眼耳。探花之稱，唐時曲江宴本以榜中最年少者爲之。秦中記：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得名花，則二人被罰。宋初猶然。翰苑名談：西方琥登第，年最少，告狀元鄭毅夫，乞作探花郎。毅夫云：已差二人。琥曰：此無定員，添一人何害。是宋初尙未以第三人爲探花。揮塵錄：李宗諤之子昭遘，十八歲登第，昭遘子杲卿。

吳卿子士廉。三世皆以是年爲探花郎。是亦謂三世登第皆十八歲。故俱以年少爲探花郎。而非必三世皆第三名及第也。戴埴鼠璞云。本朝故事。吳旦榜馮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但言期集所擇少年爲探花。而今獨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戴埴係宋末人。而其說如此。則宋南渡後固以第三人爲探花矣。按宋時一甲不止三人。洪容齋隨筆。記真宗三年一甲陳堯咨以下六人。授節度推官及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又梅聖俞喜謝師厚及第詩自註。一甲二十八人。君名在二十四。又夷堅志。淳化三年。大廷唱名時。宮中適生皇子。上喜。願謂侍臣曰。第一甲可多放幾名。遂以次傳臚。上意亦忘之。至三百名方悟。遽曰止。是歲孫何爲狀頭。而一甲有三百二人。而三人爲最重。蘇老泉云。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十年未有不兩制者。蘇子瞻送章子厚序亦云。仁宗朝十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人。其不至于上卿者。九人而已。則是時一甲雖不止三人。而以三人爲貴重可知。周密唱名記。第一名承事郎。第二名文林郎。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同進士及第。第三四甲賜進士出身。五甲同進士出身。其制與今微有不同。然一甲三人卽授承事文林之階。近代一甲三人先授職之制所由昉也。按宋史呂蒙正傳。中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秩九品。是宋初狀元授職。尙不過九品官。宋史。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真宗特命金吾給七驕。傳呼以寵之。此又後世狀元列仗遊街之制所由昉也。金宣宗紀。詔詞賦進士第一甲第一人。特遷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及經義進士第一人。並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徵仕郎。同進士出身。從事郎。經童將仕郎。則經制視宋較優。元史。張起巖延祐乙卯進士第一。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院修撰。至治元年。宋本廷試第一。亦卽授修撰。此又

近代狀元授修撰之始也。

按練子寧洪武十年一甲第二名授修撰。其後胡廣、王良、李貴三人皆一甲。亦皆授修撰。則明初修撰不止授狀元一人。又天順中。檢討邢讓以修實錄進修撰。成化中。楊廷和亦以

檢討進修撰。則修撰本翰林中官名。非專爲狀元授也。

續通鑑註云。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正七品。三甲正八品。此又近代狀元從六品之始也。又元時一甲者皆賜及第。順帝癸酉稍變其制。賜一甲三人及第。餘賜出身同出身。此又後世以三人爲及第。二甲爲出身。三甲爲同出身之始也。

元史宋本傳。本充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豈元時廷試一甲止一人。至本而增至三人耶。

傳悉

元人宋聚有登第詩五首。內賜章服一首。自註云。自泰定元年甲子科。始賜幘頭花帶靴銀木簡

皆具簡上。仍刻御賜字。金填之。明史吳伯宗傳。洪武四年。伯宗廷試第一。時開科之始。帝得伯宗甚喜。特

賜冠帶袍笏。此又近代狀元賜冠服。進士賜袍緞之始也。湧幢小品。明洪武二十一年廷試。上親擢任亨

泰第一。命題名於石建坊以寵之。此又近代狀元等建坊之始也。明史曹鼎傳。新進士賜宴禮部。由宣德

八年始。此又近代賜宴禮部之始也。

王闢之灑水燕談錄。宋時新進士賜宴賜詩。自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第及賜同出身。自太平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榜。始唱

名。自雍熙二年梁顛榜。始彌封。膾錄始于景德、祥符之間。

二三元

據言。唐大中中。張又新號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也。說儲又載。唐崔元翰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敕頭、制科三等敕頭。則并中四元矣。宋史列傳第七十六卷論。謂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

第一者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是宋時中三元者共有三人。然王巖叟傳以明經科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則亦一三元也。但明經非進士科耳。至孫何傳。舉進士。開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則進士科三元。又有孫何矣。楊奐傳。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廷試時。仁宗臨軒啓封。見名喜動顏色。遂擢爲第一。則奐亦三元也。宋史論但稱王曾等三人。而何奐二人俱不及。蓋以何奐並未官達耳。按何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其終于是乎。已而果卒。金史楊伯仁傳。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謂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時稱爲孟四元。蓋金時尙多一府試也。亦見歸潛志及中州集。輟耕錄。元時三元一人。王宗哲字元舉。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爲湖廣憲僉。後降于賊。有弔四狀元者曰。四榜狀元逢此日。他時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秦不花死台州。李齊爲高郵知府說張士誠。後被戮。爭似子威高。李輔死江州。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陶九成云。論優劣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憲僉不足道也。則王宗哲愧此三元矣。明史商輅傳。輅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然雞窗剩言。記黃觀洪武甲子南京解元。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太祖擢置狀元。後殉建文之難。亦見傅維麟明書忠節傳。則洪武中已有一人不獨商文毅也。按明史黃觀傳。但云以貢入太學。而洪武二十四年會試廷試皆第一。而不言鄉試亦第一。又選舉志。亦謂三試第一。明本朝百餘年來。未有中三元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蘇州錢代惟商輅一人。則觀又似止會狀兩元而非三元。癸亥解元。掇辛丑會狀。遂備茲盛事。蓋氣運鴻朗。久道化成。是以靈秀呈露。蔚爲上瑞。於此可以規

文明之治也。

按聞見錄。歐陽修以暨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及唱名。乃王拱辰第一。明人小說。王鏊以解元。會元赴廷試。人皆必其三元。會商文毅閱卷。不欲人與己同。乃置之第三。此皆兩元而不得狀頭者。

兩次及第

金史。鄭子聃。初中天德二年進士。一甲第三人及第。已官書畫直長矣。自負其才。以不得第一人爲歎。海陵怒。乃令與進士雜試。果以一甲第一人及第。乃授翰林修撰。本朝有馬提督名瑒。山西人。先中壬申科。武進士。一甲第三名及第。後爲參將。緣事罷官。再應試。中庚辰科。武進士第一名及第。一文一武。何其數百年如一轍也。

特賜進士

封氏聞見記。李林甫壻王如泚。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改官。林甫奏。如泚現應進士舉。乞聖恩與一及第。上許之。付禮部與及第。侍郎李暉曰。明經進士國家取才之地。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不宜與第。如泚方賓朋讌集。忽中書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乃皆愕然失措。可見唐時未有賜進士者。唐末始有追賜。

及第之例。通鑑紀事宰相張文蔚奏名儒不遇者方干等五人請賜及第以慰其魂然此乃加恩於已殘之落第舉子非現在之舉子也。天復元年令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陳光問曹松等皆以年老授秘書省正字等官此又加恩於及第進士內之老者而非落第之老舉子也。宋時始有特奏名之例。年老者或得賜同出身其後有不必年老而亦賜者神宗紀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爲達官而特賜進士出身者神宗紀賜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理宗紀以史宅之爲太府少監史宇之爲將作少監並賜同進士出身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賜同進士出身德祐中謝堂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是也。金制已爲顯官特賜進士者又必定爲某科進士如移刺履明昌初禮部尙書兼翰林直學士特賜大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及第韓錫天德中爲尙書工部員外郎特賜胡礪榜下進士及第肖持國拜參知政事特賜孫用康榜下進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職賜文進士者宋史曹勛傳助以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此尤累朝所無也。我朝曠蕩之恩時施格外康熙年間如查慎行以供奉勞由舉人賜進士莊令輿等以五經由監生賜舉人今上每遇恩科加恩年老者尤渥鄉試被黜者特賜舉人會試不第者或授翰林檢討等官以榮其身此又千古未有之曠典矣。

棘闈

貢院四圍重牆皆插棘。所以杜傳遞出入之弊。古制則非爲此也。五代史和凝傳。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凝知貢舉。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稱爲得人。然則設棘乃放榜時以防士子喧噪耳。

禮部知貢舉

唐初明經進士。皆考功員外郎主試事。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待郎主之。後世禮部知貢舉自此始。然其時知貢舉者卽主司。後世則知貢舉者但理場務。而主試則別命大臣。按唐制。知貢舉亦有不專用禮部侍郎而別命他官者。德宗時。蕭昕以禮部尚書知貢舉。則不必侍郎也。又以國子祭酒包佶知貢舉。憲宗時。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知貢舉。穆宗時。以中書舍人李宗閔知貢舉。武宗時。以太常卿王起知貢舉。宣宗時。以中書舍人杜審權知貢舉。五代時亦或以他部尚書侍郎爲之。此又近代別命大臣主試之始也。又唐時知貢舉大臣。有不必進士出身者。舊唐書李麟傳。麟以蔭入仕。不由科第出身。後爲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又李德裕與李宗閔有隙。杜悰欲

爲釋憾。謂宗閔曰：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第，若使之知貢舉，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亦得主試也。

殿試

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陽，數日方畢。此殿試之始也。然其制與後世異。其時舉人皆試於考功員外郎。武后自矜文墨，故於殿陛間行考功主試之事。是殿試卽考功之試。非如後世會試後再赴殿試也。武后以後，其事仍歸考功。無復殿試。開元中，改命禮部知貢舉。故知貢舉者所放第一，卽爲狀元。摭言記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謁禮部侍郎高鏊，求狀頭曰：非狀元請侍郎不也是也。穆宗時，始令知貢舉官先以所取及第進士姓名文卷申送中書官，然後放榜。然亦第令禮闈所取試卷，具送中書覆閱。非另于殿陛再試也。宋太祖開寶五年，禮部試到進士安守亮等，上召對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此殿陛放榜之始。六年，李昉知貢舉，有徐士廉伐鼓訟冤，上乃御講武殿，籍終場舉人再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爲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并昉所取皆賜及第。則殿試實自宋太祖始。通考謂昉所取者仍皆賜及第，文少卿然是科殿試尙合被黜舉人再試，以定去取，非專試知貢舉所取士也。八年，又試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殿內，以王嗣宗爲首，而王式爲第四。自此省試後，再有殿試，遂爲常制。元時無殿試，但省試後再試於翰林國史館耳。洪武中仍復殿試之例。

宋史范鎮傳故事。廷試唱名過第三。則禮部試第一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得置上列。吳育、歐陽修亦爲之。鎮獨不然。至第七十九人。乃聞呼出應。自是此風遂革。

武科殿試

武科始于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試。如進士例。尙未有殿試也。崇禎四年。因武會試中式之王來聘、徐彥琦。俱能運百斤大刀。及榜發。二人不與選。乃下考官獄。特命詞臣倪元璐等。覆閱取百人。視文榜例。分三甲。傳臚賜宴。以前三十卷進呈。欽定一甲三人。來聘居首。卽授副總兵。武榜有狀元。自此始。後來聘感上恩。攻登州城中傷死。一甲第三名賀秉鉞爲參將。崇禎十六年。扶父柩至臨清。與大清兵巷戰死。王阮亭記是科。因考官方逢年之奏。故行殿試云。按武舉漢已有之。如成帝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是也。唐武后長安二年。又設武舉之科。其後郭子儀亦由武舉出身。但未有殿試之例。殿試實自宋始。通鑑神宗熙寧六年九月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未等樞密院初議。不能對策者。答兵書墨義。至是因王安石言。始策武舉之士。哲宗紀紹聖四年。御集賢殿策進士。明日策武舉。孝宗時。又命武舉廷試。依文舉例。給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是宋時原有武科及

武殿試之例。蓋至元時已廢。迨明成化始復武舉。崇禎中又復殿試之例耳。

試期

沈作喆寓簡。宋初發解進士。率以秋季。引試無定期。故諸子多占隣近戶籍。至有三數試者。冀于多試之中。必有一得。紹興中。乃定諸州科場。並用八月一日鎖院。十五日引試。夷堅志。春試向例在正月。淳熙十四年庚戌。以首春雪寒。恐遠方來者愆期。特展半月。此宋時秋試在八月。春試在二月之源流也。元仁宗因李孟言。亦定以八月鄉試。二月會試。其期鄉試八月二十日頭場。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爲二場。三月初一日爲頭場。初三日初五日爲二三場。明因之。八月初九十二日二場。十五日三場。二月會試日期亦同。萬歷戊戌。御史喬璧星以舉子重裘而進。便于懷挾。請改期于三月。用單袂衣。則弊可清。李九我駁之。張幼于亦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國初定鼎金陵。在南北之中。故定期二月會試。後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俱見湧幢小品。然終明之世。未嘗改移也。至本朝始改三月。遠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無呵凍之苦。衣單無懷挾之弊。最爲善政。至殿試之期。元時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後遂爲例。然二月會試。而三月朔卽殿試。則禮闈中閱文爲日無幾。豈不太促。本朝殿試在四月二十五日。傳臚在五月朔日。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奉旨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

陔餘叢考卷二十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科舉分南北

明史選舉志。明初禮闈取士。不分南北。洪武丁丑。考官劉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廷試陳郊第一。帝疑所取之偏。命張信等十二人覆閱。郊亦與焉。帝悉誅信蹈及信。郊等。戊三吾於邊。親自閱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廷試以韓克忠爲第一。皆北士也。然訖永樂間。未嘗分地。洪熙元年。始命楊士奇等定取士之額。南十六。北十四。宣德。正統間。又分南北中卷。此科場分南北中卷之始也。七修類藎謂仁宗時。楊士奇奏分南北卷。及蹇義等議定各處額數。議上。宮車晏駕。至宣宗始行之。傅維麟明書。謂宣德中。上嘗論科舉。須兼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及南人。楊士奇乃請將試卷例。緘姓名外。書南北二字。南十六。北十四。則似出于宣宗之諭。而非仁宗時事。

前明兩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前明南北兩京解元。不盡以本省人爲之。按兩京求舊錄。記南京解元。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辛卯。徐則寧。嘉靖壬子。孫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黃文忠。永樂戊子。黃壽生。俱福建人。正德庚午。許繼先。嘉

靖戊子許仁卿俱浙人北京解元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雷嘉靖戊子馬一龍辛卯馬從謙祭卯沈紹慶隆慶丁卯莊允中俱南直隸人正統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馬恂天順壬午鄭宏宏治戊午孫青辛酉謝丕嘉靖壬午周禪己酉孫鋌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羅玘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慶庚午李廷機萬歷癸酉柯挺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鄭光溥山東人宣德己卯鄒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楊濂四川人白萬歷壬子宋鳳翔以浙人領解此後必北直人居首矣

五經中式

鄉會試由五經中式者有明一代僅二三人洪武二十三年閩人黃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五經之始也至崇禎甲戌會試則福建顏茂猷明史選舉志崇禎甲戌會試舉人顏茂猷通作五經文帝許送內籙中副榜特賜進士以其名另爲一行刻于試錄第一名之前丁丑則江西揭重熙見本傳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颺見顧寧人日知錄呂種玉樵玉言鱗鈕入本朝則指不勝屈順治丁酉鄉試山東法若真以全作五經監臨主司公薦異才詔試玉芝宮以內閣中書一體會試丙戌成進士館選見寄園寄所寄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經以違例不准謄錄監試御史陸祖修特疏以聞得旨許其一體會試戊辰俱成進士館選見軀壬午科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一莊令輿一俞長策初以違例貼出仍具奏得旨俱着授爲舉人准會試

嗣後做五經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詳議具奏。見香祖筆記。自是著爲令甲。各省定額外。加中五經二

人。於是習者益衆。康熙癸未。則清苑張秉盼。秦州宮懋言。山東李頌俱中式。而各省鄉試亦多以此取中。

如王阮亭分廿餘話所記。直隸陝西等省。至有以五經掄元者。而尤以戊子科江西解元李絨五經文及

二三場皆博大精深。謂其有萬夫之稟。至雍正丙午科。常州徐景曾鄉試以五經中副榜。亦蒙恩准其一

體會試。遂成庚戌科進士。此尤出於常格也。然文思敏捷者。兩日一夕之力。完此二十三藝。實亦不難。余

亦以五經中乾隆庚午科順天鄉試。辛未年會試。奉旨停止五經中式之例。按彙書。宋時鄭俠之父輩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

子賜五經及第。又蔡齊、孫奭俱中九經狀元。則前代已有之。

遠省舉人給驛馬

今雲貴四川舉人赴京會試。例給驛馬。蓋自宋時已有此制。燕翼貽謀錄云。遠方寒士預鄉薦。而不能至禮部。良爲可念。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四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樞密使定例施行。蓋自起程及還鄉費。皆仰給於公家。

科場給燭

袁文齋牖閒評謂唐時科場不許見燭。五代竇貞固以晝短舉子不能盡所長乃請夜試許用三條燭。故韋貽永詩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此五代故事也。然晚唐時有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畫難成之句則唐時已有給燭之例。

鄉闈用京官主試

宋時鄉試皆外官之有文者主之。宋史蕭燧以進士爲平江推官有秦檜親黨密告以必主文漕闈曰丞相將以子相屬也燧拒之既而被檄將就院忽易一員秦熺果中前列夷堅志天台丁可成進士家居待闈漕使念其貧檄爲常州考官續通考元制選考試官上都大都由省部選差各行省由行臺及廉訪使公同選差每處考試官一員同考試官一員元史熊朋來江西人延祐設科行省請朋來爲考官朋來以應試者多及門遂不就而就他省之聘吳澄有江西秋闈分韻詩序云延祐四年江西中書省舉進士典校文者七人或千里外或千里內一時咸至云是宋元鄉試主文者皆不命京朝官也。按元史暢師文爲翰林學士延祐四年主試河南歸卒于傳舍則又似以京官出典試。豈近省用京官而遠省則就近徵耶。明初仍宋元之制各省鄉試皆由監臨會同提調官聘他省有文名之教職及居家士大夫主之至有用儒士者棘闈記永樂中各省鄉試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反爲同考者。明史選舉志景泰三年命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舉見任教官於是教官主試遂爲定例其後有司

狗私聘取。監臨官又往往侵其權。宏治中。謝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職分既卑。聽其指授。乞命部屬等官。每省差二員主考。時不能用。至嘉靖七年。因張璉言。乃差京官主考。閱戊子辛卯兩科。仍罷。至萬歷十一年。又遣京官。自是遂爲定例云。選舉志亦謂景泰以後。專用教職主考。然亦有不盡然者。如正統中。鄭瑩父爲主考。何以防閑。乃止。又少卿楊濂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皆非教官也。吳青壇讀書質疑。謂宏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爲之。不拘現任致仕。蓋因謝鐸之奏。稍變其例。不專用教官矣。湧幢

小品謂嘉靖戊子辛卯二科。差京官爲各省主考。不用詞林。皆科部及行人爲之。其給事中不獨於浙江。江西。卽山東。兩廣。雲南。四川亦用之。至萬歷乙酉戊子。差京朝官。則用詞臣三員。或四員。給事中亦同此數。皆用之於浙江。江西。福建。湖廣。而他省則用部寺以下官云。其鄉試同考官之例。按明選舉志。兩京房考多用教職。嘉靖七年。以張璉言。加科部官一員。二十五年。從給事中萬虞愷言。各省鄉試房考精聘教職。不足則聘外省推官知縣。四十三年。又從御史奏。兩京同考用進士京官。易詩書各二人。春禮各一人。其餘乃參用教官。萬歷四年。又議北京同考教官衰老者遣回。取足於觀政進士。南京取足於附近推知。於是教官不用矣。

十八房

本朝會試及京闈鄉試。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員。謂之十八房。按分經本始於宋理宗紹定二年。但不載房

敷。今之十八房。蓋沿前明制也。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明史選舉志初制。會試同考八人。其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職。景泰中。俱用翰林部曹。正德中。用十七人。翰林十一。科部各三。萬曆十一年。以易卷多。減書之一。以增於易。十四年。書卷復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補之。此十八房之始也。四十四年。又因余懋學奏。易詩各增一房。遂有二十房。顧寧人云。天啓乙丑。易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禮各一房。爲十五房。本崇禎戊辰復爲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復爲二十房。朝酌定中制。易詩各五房。書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共十八房。相沿已久。近日因同考官以經分房。有關節者。易於按經尋索。特旨不復分經。但以一二爲次。仍用十八人。此不惟可以防弊。且各經試卷多寡不等。限之以房。則卷少者甚閒。而卷多者幾於日不暇給。余分校壬午鄉闈。籤掣詩五房。通計京闈卷八千有餘。而詩經獨至五千卷。是五考官較十三考官所閱之卷。尙多三分之二。不得已分八百餘卷入春。禮四房助校。然詩經猶各閱八百餘卷。其視易書等房。每房不過二三百卷。閒劇大不侔也。今不分經。則各房所閱卷多寡適均。可從容校閱。不至苟簡矣。

讀卷官

廷試進士。例點大臣爲讀卷官。今對策進呈後。皆上親閱。不煩大臣讀也。古時則實於御前跪讀。宋史。王沔最善讀。仁宗每試舉人。經沔讀者。多在高選。舉子納卷。必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呂陶對策。力言新法。

不便。王安石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乃命馮京竟讀。胡安國廷試策，以推明大學漸復三代爲主宰。臣以其無詆元祐語，欲置下等。哲宗命再讀，擢第三。王應麟傳：廷試進士，上欲以第七卷爲第一卷，應麟讀之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置第一。乃文天祥也。金史李晏傳：世宗御後閣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又堯山堂外紀：羅倫既中會試，於禮部頒卷時，乞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許之，倫遂成三十幅。李文達進讀，跪久至不能起。上命中使掖之。羅成大魁，是古來讀卷皆在御前跪讀。今但擬別高下，將前列十卷進呈，候上親定，無所謂讀卷之事矣。阮亭池北偶談：謂今制內閣九卿讀卷，候旨命讀則讀，不命則否。是本朝令甲亦無不讀之明文，故仍曰讀卷官，而不曰閱卷也。特以聖學高深，一覽瞭如，毋煩大臣捧讀耳。

按古人奏事，皆在御前跪讀，不特讀卷也。漢書霍光等奏皇太后廢昌邑王，尚書令讀奏云云。讀至半，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云云。六朝以來，亦有對仗讀彈文之制。南史徐陵奏彈安成王頊，進讀奏狀。安成在殿上流汗失色。唐書畢構傳：敬暉等表武三思等不宜爲王，構以中書舍人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王義方以李義府縱囚婦淳于氏逼死大理卿畢正，義方乃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狀。宋史司馬光、呂誨上建儲疏，韓琦讀於上前。韓琦傳富弼讀張方平疏於上前，漏盡十刻。富弼傳唐炯劾王安石，上殿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乃抗聲宣讀，凡六十餘

條上屢止之。爛讀自若。唐·林栗入奏事。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帝稱善。栗曰。臣意尙在下文。乃再

讀。林栗高宗初相李綱。綱以十事要說。每劄面讀訖。又陳其所以然。趙炎進孝宗欲行三年喪。沈清臣論

喪服六事。讀甚久。知閣張巖屢叱之。上令勿却。巖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遂讀畢。癸辛雜識

明呂震兼領禮戶兵三部。凡奏事。他尙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迭進奏。震獨奏三部。背誦如流。

水。未嘗有誤。明史呂震傳英宗北狩。郕王監國午門。羣臣劾王振罪。讀彈文未起。馬順厲聲叱出。王竑憤。遂

擊殺順。王竑此皆御前讀奏之故事也。按明史魏元傳。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

而面呈者。成化中。給事中董旻等劾商輅疏。徑呈御前。帝怒。其不循舊制。叱之。蓋明制。面奏未有不讀

不得面則封進耳。然天順中。楊瑄。周斌等劾石亨。曹吉祥。帝大怒。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

若。此又似面奏。卽進疏不須讀者。蓋其疏先封進。及帝怒。召斌等詰問。又令自讀耳。

殿試彌封另臚

獨醒雜誌。紹興庚辰殿試。上親閱卷。問對讀官云。鶴鳴却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對讀官李浩曰。臣讀至此亦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乃取正本視之。果然是宋時殿試。亦彌封另臚。進呈也。渾水燕談錄。亦謂廷試彌封臚錄。始于景德祥符之間。宋史常安民傳。安民試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

欲下之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此蓋禮部試。非廷試也。

科場迴避親族

通考。唐開元二十四年。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事。其侍郎親故。則移試考功。謂之別頭試。此後世科場迴避親族。及另設迴避卷之始也。然唐書。沈絢主春闈。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中。放誰耶。曰。莫如沈先。沈擢其母曰。二子早有聲價。科名不必在汝。沈儻孤寒。鮮有知者。絢不敢違。遂放儻及第。則宗族又似不迴避。按齊抗傳。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試。抗以爲侍郎大臣。皆上所任。不必別試。乃奏罷之。沈絢之取沈儻。或齊抗奏罷之後歟。否則先儻等與絢本同姓。不同族歟。宋史。張士遜傳。科場初用糊名法。士遜爲巡捕官。以進士有姻黨。請迴避。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而宋制。應迴避之人。有并及門客者。夷堅志。汪義和預鄉薦。淳熙辛丑。其弟義端爲文院點檢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甲榜登第。此親族迴避也。黃若納以禪服不及試。大院乃經營以某公門客。避嫌例。試別所。遂登科。此門客迴避也。

鄉會試錄有序

鄉會試錄進呈主試者例作序文。自明洪武中陶凱主試始。洪武三年。凱定科舉式。明年會試。凱爲主考。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凱序其首簡。遂爲定例。事見明史本傳。

程文墨卷

鄉會試闈中例刻魁卷。自明萬歷中始。續通考。萬歷十三年乙酉科題准程式文字。就將士子中式試卷純正典實者。依制刊刻。不許主司代作。其後場有學問該博者。亦許甄錄。此刻魁卷之始也。

王阮亭池北偶談亦謂舊制

科場進呈試錄。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文。稍爲點定。自萬歷乙酉始。按古時程文本係官爲頒定。五代史李憚傳。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憚爲之。憚曰。吾少舉進士。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正未可量。假令子再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耶。此學士院所作程文也。明洪武初定科舉。命宋濂、詹同等撰經義式。先期行禮部頒降。此禮部所頒程文也。成化中詹事黎淳奏科場作文定式。洪武中嘗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將考官究治。此主司所作程文也。是以有明以來。皆稱主司之作爲程文。舉子之作爲墨卷。其實古來舉子之作亦稱程文。葉石林曰。唐時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卽以已登第名次處之。如和凝以十三名登第。後得范質。愛其文。亦處以十三也。則以舉子之作爲程文。自唐五代已然。元懷拊掌錄。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國學試體

貌大臣。有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此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黃常明詩話。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尙難反覆曲暢。洪景廬夷堅志。余鏞族子狃千一郎。雖能作程文。然學藝迥出鏞下。又福州名士張楠。禱於土地神曰。楠雖不肖。學業程文。不在儕輩下。又劉堯夫帶病入試。信筆塞白。忽灑然而醒。自讀程文大笑。盡抹去。改爲之。遂中第一。謝疊山送程漢翁序亦云。科舉程文之士。金史章宗紀。詔進士程文。但合格者。卽取之。毋限以數。楊伯仁傳。進士呂忠翰廷試第一。海陵以其程文示伯仁。伯仁曰。當在優等。又鄭子聃傳。廷試後。海陵以子聃程文示邱行。對曰。可入甲乙。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進士第一人程文示子聃。子聃少之。癸辛雜識。陳揆集中有忸怩集。乃爲舉子時所作程文。明史陶凱傳。洪武四年會試。凱爲主考官。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此皆舉子之作。稱程文也。顧寧人謂。宋以來多取士子所作爲程文。明初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爲墨卷云。

制科題目

宋時試博學宏詞。題目多使人疑悞以難之。沈作喆寓簡有十字訣。曰明。曰暗。曰疑。曰頑。曰合。曰揭。曰垢。曰包。曰胎。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教焉。題目中不見數。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間。若明數。則如旣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疑則如堯舜湯禹所舉何如也。看似唐虞夏商。乃是魏

相傳書天子所服。謂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也。又如湯周福祚。疑若二代。乃是杜周傳贊。張湯。杜周。並起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及也。此專以疑誤困人。實難捉摸。然葉石林云。昔有人習大科文字十餘年而業成者。馬端臨亦謂有巽巖者。取諸書可爲制科題者。抄爲一編。揣摩殆無遺漏。則制科亦有擬題矣。宋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兩題。分三場。每場一古一今。

題名錄

一榜進士出翰林衙門。例刻題名錄。此蓋本唐時進士登科記之例也。封氏聞見記云。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好事者因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訖於茲日。名曰進士登科記。所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張繹落第。兩手捧登科記。以爲千佛名經。又元明以來。進士例刻碑于國子監。盡列一榜姓名。此亦倣唐慈恩題名之例。嘉話錄。題名起于進士張莒。偶遊慈恩寺。題名雁墻下。後登科者遂爲故事。乃書之于板。宋時進士題名。則刻石于相國。興國兩寺。見文昌雜錄。其刻石于國子監。則自元仁宗時始。

新進士赴國子監拜謝

中式新進士例赴國子監拜祭酒司業。其由來不可考。觀元人歐陽圭齋集有四絕句。記進士謝師禮成。序云。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門傳臚。賜進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業國學日新齋。余授業生也。是日京尹設鼓樂旗幟。導二狀元入學謝師。拜余明倫堂。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嘗因同年黃晉卿。彭幼元從予遊。亦拜其側。其餘進士以門生禮來拜謝者。不計其數云云。據此。則元時狀元之拜祭酒。似因曾在國學肄業。故有謝師之禮。其不由國學肄業者。或不在此例。以後遂相沿爲故事。凡成進士者。無論肄業與否。俱行拜謝之禮耳。明史選舉志。國初宋訥。吳願爲國子監祭酒。歷科進士多出太學。而戊辰任亨泰廷對第一。太祖召訥褒賞。撰題名記立石監門。辛未許觀亦如之。進士題名牌由此不絕。此又可想前明新進士拜國子監之由。而監中立進士題名牌。亦以進士多由監中式者。故創此制。其後遂沿爲成例。凡新進士每科須立碑監中也。

座主見門生禮

門生之禮。漢與六朝各別。說見門生條內。至舉子中式者。對座主稱門生。則自唐始。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爲顏子。又權瓌傳云。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也。蕭遘傳。遘爲王鐸所取士。及與鐸同爲相。常奏帝曰。臣乃鐸門生。此座主門生之見于史冊者也。門生謁座師。房師將出。師送至二門外。不出大門。

及門生爲主考同考官。例須親率所取士謁己座師房師。此亦有故事。五代史裴皞以文學在朝久。宰相馬嗣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馬知貢舉。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爲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此門生見座主故事也。唐書楊嗣復知貢舉。其父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門生坐兩序。而於陵前爲考功時所取李師稷。時爲浙東觀察使。適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此又門生見座主父之故事也。座主亦稱主文。通鑑王鐸乃章保衡及第時主文是也。按古時惟成進士時座師稱座主。張籍寄蘇州白使君詩。登第早年同座主是也。查初白詩以鄉舉主考亦稱座主。恐無所本。

按通考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及稱爲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先是唐會昌三年。中書奏及第進士不得呼人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言亦嘗有禁。故今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稱門生。此又近時科場故事也。明史霍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及議大禮不合。遂不以澄爲座主。及韜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門生。

同年

同年之稱起于唐。按唐書許孟容傳。京兆尹元義方。劾宰相李絳與孟季孟容弟同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

輒徙官。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歲至千人，私謂同年本非親與舊也。然則是時吏部同歲選官者亦號同年。通鑑令狐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楚爲相。後憲宗崩，穆宗欲誅鎛，楚與宰相蕭俛皆鎛同年進士，力救之，乃貶崖州司戶。是李絳雖曰同年非親與舊，而其時同年之分誼已親。按後漢書李固傳有同歲生得罪於梁冀，陳壽魏志云魏武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故臨陣時與遂交語移時同歲卽同年也。則是時同歲舉孝廉者已有分誼。此又後世同年之風之所始也。近世又有序先後同年者，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寧九年丙辰薨，先一年爲乙卯，及見登科新進士，此先後同年之所由昉也。余庚午鄉舉，宛平黃叔琳開府係前庚午舉人，曾爲先後同年之會。大學士史鐵崖并及見先後進士同年，眞爲盛事。

填榜

今科場拆卷填榜，先從第六名起。蓋是古制，唐摭言記杜黃門知貢舉，第三場諸生五百餘人咸在，未有填榜人，舉子尹樞請任之，因令捲簾授以紙筆，每札一人，則抗聲唱名，無不念其公，惟空其元未填，樞請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笑諾之，因令親筆自札之，是唐時填榜已空狀頭也。然填榜何患無人，乃令舉子自書，恐唐制亦未必如此。摭言所云未可信也。又李肇國史補李程試日五色賦，旣出見楊於陵，於陵見

其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謂程曰。君今須作狀元。翼日無名於陵。大不平。另以故冊寫其文見主司。主司嘆賞不已。曰。場中有此。當處以狀元。於陵乃曰。此李程作也。亟命取程卷對之。一字不差。遂擢爲狀元。是唐時主司未放榜可以見客。然未放榜何以知其無名耶。豈穆宗以後。原有先送取中試卷姓名于中書覆閱。而後放榜之例。所謂翼日無名者。或卽送中書未放榜之先耶。然旣送中書閱定。又豈能填榜時忽改一狀元。是皆不可信者也。

寄籍

摭言記。白香山守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負時名。以首冠爲己任。旣而徐凝至。香山請誦所爲詩。祐曰。某甘露寺詩。日月光先見。江山勢盡來。凝誦匡廬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遂舉首。蘇叔黨本東坡子。蜀人也。而在杭州發解。然則唐宋時解送舉子。不必皆本籍人也。或解送雖不必本籍。而其人之籍貫。亦不必改從取解之地耳。按閒居詩話云。福州人周總。天禧二年。值詔下。赴鄉薦不及。有故人爲譙郡守。往投之。而國家中嚴條約。不許寄籍。遂認其郡吏周吉爲父。三代名諱亦從之。果預薦。其父聞之。寄詩曰。文章不及林洪範。德行全虧李坦然。若拜他人爲父母。直須焚卻蓼莪篇。總遂鬱鬱以卒。是宋時籍貫之制本嚴。洪容齋隨筆云。偶得延平元年孫僅榜一小錄。一榜共五十人。

自第一至十四人皆貫開封府。惟第九名劉燁爲河南人。其下又二十五人皆貫開封。謂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皆外方人寄籍。以爲進取之便耳。此蓋因籍貫嚴。而皆寄籍京尹也。又元史胡長孺傳。長孺本永康人。宋咸淳中。從外舅徐道隆入蜀。銓試第一。則宋鄉試又有不拘本籍者。蓋仍用本籍鄉貫。而就試於他府耳。月魯不花本蒙古遜都思氏。隨其父任就試江浙鄉闈。中右榜第一。則元制蒙古人亦可就試各省矣。今江南人多有寄籍順天。屢禁不止。蓋時際昇平。士皆自奮于功名之路。固非條教所能盡絕也。

關節

關節二字起于唐。然不盡指科場言也。杜陽雜編。元載嬖其妾薛瑤瑛。瑤瑛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母曰趙娟娟。與中書主吏卓倩等廣購賄賂。號爲關節。是凡營私信息。皆號關節矣。宋包拯知開封府。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亦不專指科場。李肇國史補敘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軛牛羊日歷云。輕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節緊慢爲甲乙。楊汝士。錢徽知貢舉。段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士皆以關節得之。乃命覆試。李景讓最孝友。其弟屬其請托主司。景讓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撫言。高鏊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來取狀頭。鏊廷斥之。又廣明亂後。郡國不復以貢士爲意。惟江西鍾傳急于薦才。四

方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求首薦者。此皆指科場之關節。蓋關節之云。謂竿牘請囑。如過關之用符節耳。按唐時又有通榜之例。洪容齋謂唐不糊名。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士長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有脅于權勢。撓于親故者。若主司賢者則不然。未試之前。固已定去取于胸中矣。云云。今按據言。貞元十九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昌黎薦士十人於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皆捷。此所謂通榜也。其脅于權勢。如裴思謙以仇士良書函求上第。則謂之關節。正李肇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也。至後世舉子所謂關節。則用字眼于卷中。以爲識別者。宋史劉師道傳。弟幾道舉進士。因廷試卷糊名。陳堯咨爲考官。教幾道于卷中密爲識號。此則近代科場關節之所昉也。然唐時關節多出于情面權勢。尙未有以賄賂者。宋史王欽若知貢舉。有任懿托欽若所善僧惠秦。許銀三百五十兩。會欽若已入院。惠秦令欽若門客轉達欽若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及銀數于臂。入白欽若。榜發。果登科。爲御史中丞。趙昌言所劾。此則宋時科場之弊。較唐更甚矣。明成化中。萬安爲相二十餘年。每遇試。必令其門生爲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宏治十二年會試。大學士李東陽。少詹事程敏政爲主考。給事中華景。劾敏政鬻題與舉人唐寅。徐泰。乃命東陽獨閱文。而敏政謫官。寅。泰皆斥。嘉靖四十年。應天主考無錫吳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謫外。萬歷四年。順天主考張汝愚。中張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黨侍郎王篆之子之衡。之鼎。居正既歿。御史丁此呂追論其事。三十八年會試。庶子湯賓尹爲同考官。御史孫居相劾其私韓敬。吏部尙書孫丕揚因賓賓尹。敬於察典。而是時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亦有私爲孫居相所劾。又吳道南典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代爲文。榜發。同和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

譚道南亟檢舉。詔覆試。同和竟日作一文。乃戊烟瘴。鳴陽除名。天啓二年。中允錢謙益典浙江試。取舉人錢千秋卷七篇大結。跡涉關節。榜後爲人所訐。謙益自檢舉。千秋謫戍。後謙益應推閣臣。溫體仁以此事疏攻。遂罷枚卜。此皆科場舞弊之近事。

帖括策括

唐書選舉志。楊綰疏言。明經但記帖括。按文獻通考。唐制帖經試士。後以應試者多。至帖孤章絕言以惑之。應試者乃索幽隱。編爲詩賦。不過數十篇。難者悉備。此卽所謂帖括也。又薛登傳。後生皆緝綴小文。名爲策學。而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亦云。近世士大夫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是策亦有括矣。不寧惟是。文獻通考又云。宋時制科所難者六論。有巽巖者。取諸書可爲論題者。抄爲一編。揣摩殆無遺漏。則論亦有括矣。又范文正以館職薦富鄭公。公辭以未習。范曰。已爲君置大科文字。所謂大科文字。蓋亦巽巖所編之類也。是詔册亦有括矣。學術日薄。士皆以捷給爲務。近世館閣之類書。科場之策略。傳遽旁午。固無足怪也。明史湯禮敬傳。宋末有論範、論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講章等類。亦帖括之類也。

及第詩

池北偶談引蘇子美及第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舊斂。舉意有新况。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謂一第而津津如此。宜其早廢不達也。按此事古人甚多。竹坡詩話謂孟郊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一第之得失。憂喜如此。宜其雖得之不能享也。阮亭之說亦同此意。又唐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鏖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宋張虞登第。用劉昌言詩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如其言。陸放翁家世舊聞。張中中第四名。喜甚。在廷試時挈友人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後爲象山縣官。以事罷。流落終身。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驗。然得意詩亦有不盡關乎後日之福澤者。黃常明詩話記白香山及第詩。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宋史呂大忠傳。馬涓以進士第一入幕府。時自稱狀元。大忠曰。狀元者。及第未除官之名。旣爲判官。不可更稱。又六一詩話載。呂文穆未第時。薄遊一縣。縣令之子胡旦遇之甚薄。或言呂工詩。宜少加禮。胡問其警句。客舉其一首末句云。挑盡寒燈夢不成。旦曰。乃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夷堅志。董體仁累舉不第。過臨江郡守彭子從。其鄉人也。視其刺字曰。老榜官耳。次年南省奏名。廷試第一。僉書鎮南軍判官。歸次臨江。彭遣人迎。董書其紙尾曰。黃紙初開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知己來相迓。便是從

前老榜官彭甚慚悔。獨醒志則以爲體仁寄家人之作。非寄彭守也。按香山及文穆皆享有名位。馬後爲大監卿。董後亦爲相。則此事固不可概論也。第進身之始。輒沾沾得意。則器小不言可知。王沂公狀元及第。郡帥令倡樂迎於郊。公乃易服。由他門入謁守。守驚曰。已遣人奉迎矣。王曰。不才偶忝科第。敢煩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守嘆息。卜其遠大。明羅洪先作狀元。外舅曾太僕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觀此則二公所志之遠大可知矣。

甲榜乙榜

今世謂進士爲甲榜。以其曾經殿試列名於一二三甲也。舉人謂之一榜。後以進士有甲榜之稱。遂以一爲乙。而以舉人爲乙榜。非也。漢書儒林傳。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杜氏通典。進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來第進士。惟乙科。舊唐書。元宗親試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元宗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其乙科凡三十餘人。是甲乙科俱謂進士也。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紹興十八年。賜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第一甲十人。二甲十九人。三甲三十七人。四甲一百二十二人。五甲一百四十二人。朱文公乃是榜五甲九十名。寶祐四年。文天祥榜。

共六百零一人。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謝枋得爲首。陸秀夫第二十七。三甲七十三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十三人。

陔餘叢考卷三十

陽湖 趙翼 耘松

數目用多筆字

陸容菽園雜記。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尙書開濟。因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易竄改故耳。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洪容齋亦謂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栢亦然。可見多筆字宋已用之。且不特此也。古書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本同。鴈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云。聲譽雖有衆多。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耳。孟子。市價不貳。趙岐云。無二價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二與貳通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亦用大壹字。繫詞。參天兩地。釋文云。參音三。周禮。設其叁。註謂鄉三人。則三與參通也。又宋人袁文云。十千爲万。乃万字也。至萬字則蠟也。二字義本各別。惟錢穀之數。懼有改移。故万借作萬字耳。然詩書中如萬方有罪。萬福攸同之類。左傳。萬盈數也。凡十千之万。俱已作萬。漢書項籍傳。贊引賈誼過秦論。起阡陌之中。史記作千百。則千百與阡陌通也。又按梁天監中。東錢以八十爲陌。西錢以七十爲陌。沈括云。謂之陌者。本百字。借陌字用之。如什與伍也。合而觀之。則數目用多筆字。自古已然。菽園謂始於開濟者。非也。至升卅卅字。或以爲俗書省文。按說文云。

卅音入。二十之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也。卅先立反。四十之省也。是卅卅卅正古文也。國語行玉卅斲。正作卅字。史記載秦始皇碑。皇帝臨御二十有六年。洪容齋謂應作卅有六年。其碑文皆四字句。史遷易爲二十有六年。故獨此一句成五字耳。由此類推。往往有流俗指爲俗書。而其實係本字者。如礼字。处字。与字。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釋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釋与字云。賜予也。与與通。然則今所謂俗字。乃正文也。又如棄之爲弃。饑之爲飢。煙之爲烟。棋之爲碁。棲之爲栖。笱之爲个。亦正文也。至有實係俗書不可用者。宋景文筆記云。後魏北齊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辨。文子爲學之類。隋有柳譽。則又因巧言而訛爲巩矣。此則真俗書也。時俗數目字。又有故爲省筆。以便書寫者。貢父詩話謂今以萬爲万。以千爲人。人人能道之也。然則以千爲人。宋人已如此矣。至貢父以万爲俗字。則失攷。

銀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內金銀布帛一條。謂專用銀錢爲幣。直至明中葉始定此說。殊不知按銀之爲幣。古人原用之。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然太公九府圓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兩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則周時但以黃金及錢帛爲幣。而銀不用。管子國蓄篇。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又曰。無金則用其絹。絹三十三當金一鎰。無絹則用其布。布百兩當一

鑑國語。晉夷吾求入國。許賂秦公子。鑄黃金四十鎰。國策。秦使唐睢以五千金散之。人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爭鬪矣。是春秋戰國時所用。惟黃金刀布也。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貝銀錫祇爲器飾。不用爲幣。漢初因之。然黽錯言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狩四年。始造白金爲幣。白金乃銀錫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兩。其文龍。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曰復小。其文龜。直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廢不行。王莽時。又制爲銀貨。與錢貨並行。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并罷錢。令民以穀帛相易。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北史。魏張普惠疏曰。高祖廢長尺大斗重秤。後因軍國需用。故絹上加綿八兩。布上加麻十五斤。是納賦皆以絹布也。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祿。每戶增調絹三疋。穀二石九斗。以爲俸祿之用。夏侯道遷歲祿三千餘匹。李冲一門歲祿萬匹。是官俸皆以穀帛也。張讜妻爲魏所擄。贖以千匹。贖之。是贖罪亦絹帛也。高允死。賜以粟五百石。絹千匹。高澄生子。魏孝靜帝賜錦綵布帛萬匹。是賜予皆穀帛也。西魏賞擄高敖曹者。布絹萬端。是購賞亦布絹也。此歷代未用銀之証也。文獻通考。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蓋用銀之始。然第行於邊地。而中土尙未行。按劉宋時。徐豁以採銀戶易困。請準銀課米。梁武陵王紀。以黃金爲用。而金價自貴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綉布。並未嘗徵錢。天寶中。楊國忠請令各道義倉及丁租地課。皆易布帛。充禁藏。元宗詔百官觀庫物積如山。是亦尙皆用布帛。憲宗元和三年。詔天下有銀之山。卽有銅。銅可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令現探銀坑。並宜禁敕。李巽又奏請五嶺以北。采銀一兩

者。流他州官吏論罪。則并禁用銀矣。韓愈奏狀。言五嶺買賣皆以銀。張籍送南遷客詩。然唐書齊映傳。藩鎮初海國戰騎象。鹽州市用銀。可見是時惟嶺外用銀。獻銀瓶高五尺。李兼鎮江西。始獻六尺。至映又獻八尺。太平廣記御史蘇某以洛陽寺中有銀佛。遂取以歸。時人謂之蘇扛佛。則是時雖不用銀。而已競相貴重。既競相貴重。則漸用之於市易。亦勢所必然。顧寧人以金哀宗正大中。民間但以銀市易。爲後世上下用銀之始。而不知亦非也。五代史。後唐莊宗將敗。論軍士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又李繼韜既反。復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齋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官伶人。并賂劉皇后。繼韜由是得釋。慕容彥超好聚斂。爲僞銀。以鐵爲質。而銀包之。人謂之鐵胎銀。想其時民間已皆用銀。故彥超至作僞以射利。若不能市易。則何必爲此哉。宋眞宗澶淵之盟。定以銀絹各三十萬兩正。徽宗大觀三年。將改當三錢。宰執預知其事者。恐所積錢折閱。乃盡以買金銀。不兩月。命下。時傳以爲笑。李忠定公傳信錄。忠定爲親征御營使。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兩。貫匹。南宋時。賜秦檜造第銀絹萬疋兩。賈似道母死。賜銀絹四千匹兩。金史。張行信疏稱買馬官市於洮州。以銀百錠。幾得馬千匹。乞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匹云。亦可見銀已通用也。按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詔福建。二廣歲輸緡錢。易以銀。此爲歲賦徵銀之始。紹熙中。臣僚言。今之爲緡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難得。此又南宋時折緡收銀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以舊例銀每錠重五十兩。其直錢百貫。民間或有截鑿用之者。其價亦隨輕重爲低昂。乃更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凡官俸軍須

皆銀鈔兼支。此朝廷用銀之始。宣宗興定三年。省臣奏向來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則。每兩作錢二貫。今受通寶^鈔至三十貫者。已得死刑。若準以金銀價。纔爲錢四百有奇。則當杖實覺輕重懸殊。遂準犯時銀論罪。此以銀計贓之始。是時又詔除市易用銀。及銀與寶泉相易之禁。其後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并錢鈔亦廢矣。元憲宗五年。定漢民包銀額。征四兩者。以半輸銀。半折絲絹等物。因張晉亨言。五方土產各異。必責以輸銀。有破產不能辦者。乃詔民聽輸土物。不復徵銀。又續通考。文宗天歷元年。天下課稅之數。金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兩。銀七萬七千五百一十八兩。則猶是土宜所出。而非以當賦稅也。明史。洪武初。天下田賦。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七百石。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絹五十九疋。是所徵者。猶第米麥錢鈔及絹。而未有銀。洪武九年。始有折納令。其制屢有增減。九年。銀一兩鈔十貫。錢千文。皆折米一石。十八年。鈔五貫折米一石。絹一疋折米一石二斗。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折米二石。棉布一疋折米一石。苧布一疋折米七斗。三十年。又改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四石。絹一疋石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然。是時制令。凡願折者聽。不願者仍納本色。並非專主於銀。永樂中以鈔法不行。并禁民間金銀交易。犯者以奸惡論。有首捕者。卽以交易金銀賞之。則賦稅不收銀可知也。宣德四年。偶有秋糧折銀赴部之令。遂爲徵銀之始。正統元年。令南京糧米願折色者。聽以布帛銀兩折納。則亦尙不全徵銀。永樂中。遷都北京。而各官俸尙持帖赴南京。請領。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周忱撫江南。奏請。資戶納糧。每銀一兩當米四石。解京兌俸。故有是令。七年。令夏稅絹每疋折銀五錢。解京。又令各省不通河

道之處。糧米折銀。天順十年。令浙江絹每疋折銀六錢。十一年。又令河南等處糧。每石折銀八錢五分。自後各省夏稅類多徵銀。然王鏊震澤長語。正德以前。各處稅銀馬草折銀。並稅課折銀。入京共二百四十萬。又明史韋商臣傳。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今麥損九萬。米損二百五十萬。此係嘉靖間事。則正德嘉靖時所徵銀亦尙少。隆慶中。葛守禮言。近乃爲一條鞭法。計畝取銀。則夏稅一概徵銀。實起於隆慶中。西莊之說亦相合。但係錢糧專徵銀。而非民間專用銀耳。

金銀以兩計

漢以來金銀皆以斤計。如漢高祖賜陳平金十萬斤。賜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賜周勃金五千斤。陳平灌嬰金二千斤。武帝以東方朔諫起上林。賜金百斤。以及南北朝時。猶以斤計。如魏孝文帝賜抱阼生葬事黃金八千斤。梁武陵王以金銀百斤爲餅之類是也。侯景圍城。羊侃率兵禦之。詔送金五千兩。銀一萬兩。賜戰士。則金銀以兩計起於梁時。其後陳將周羅喉彭城之戰。拔出蕭摩訶於重圍。以功賜金銀各三千兩。梁睿平劍南。隋文帝賜金二千兩。又平王謙賜金二千兩。銀三千兩。王謙作亂。王述執其使上書。文帝亦賜金五百兩。又文帝嘗賜蕭歸金五百兩。銀千兩。周法尙破李光仕。文帝賜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則金以兩計。銀猶以斤計。煬帝以來。護兒破楊元感功。賜黃金千兩。以王辨擊破山東賊盜功。賜黃金二

百兩事俱見南北史。則金銀之以兩計。起於梁、陳、隋之世也。通考謂：蕭梁間交，廣以金銀交易。既是民間交易，則零星多寡不齊，自必細及銖兩。又宋書徐裕傳：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輸半兩。則國制收銀課亦以兩計。因而上下通行，俱論兩不論斤。且古時金銀價甚賤，故以斤計。後世金銀日貴，故不得不以兩計也。

忽絲毫釐分錢

王西莊謂：分寸丈尺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爲權之名。不知起於何時。又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分，十分爲錢。皆未詳所起。按此事見宋史：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後世乃改銖爲錢，十錢爲兩。自此而上，十兩百兩千兩萬兩。而權之數亦以十起。蓋以用於其實錢字，乃借用錢刀之錢。非數家正名也。唐開通元寶錢，每文重二銖四糸。積十錢恰重一兩。故後人即以錢爲兩中之十也。分與釐毫絲忽，本亦度之名。孫子算術：蠶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儀使劉蒙、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於權衡。於是權衡中有絲忽毫釐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釐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子。宋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是也。元豐以後，

乃有等子之名。李鷹師友談記。邢和叔謂秦少游文章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乃等子上等來也。宣和中又有玉等子。

一金

今人行文以白金一兩爲一金。蓋隨世俗用銀以兩計。古人一金則非一兩也。漢書注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然則古之一金乃一斤耳。

元寶

各省解部正課銀每錠五十兩。名曰元寶。按輟耕錄載。至元十三年。元師平宋。回至揚州。伯顏令搜檢將士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錠重五十兩。其字號曰揚州元寶。歸朝獻之。世祖大會諸王公。以之頒賜。後朝廷亦有自鑄者。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又有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四年。征東所得銀鑄成者。又續通考。至元三年。楊湜上言。平准行用白金出入。有偷盜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爲錠。文曰元寶。從之。今之元寶。蓋昉于此。按金章宗承安五年。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以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故更鑄小錠。凡

俸餉皆銀鈔兼支。則金時已有五十兩一錠之元寶矣。然元寶之名。其實不始於銀。而始於錢。唐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其文乃歐陽詢所書。晉天福三年。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宋太宗鑄錢。常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每改元更鑄。以年號元寶爲號。仁宗時改年號曰寶元。錢文當曰寶元元寶。乃改鑄皇宋通寶四字。自後錢文則曰通寶。歷代因之。可見元寶之名。本屬錢文。因而後代製鈔亦用之。鑄銀亦用之也。元中統二年。王統造中統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二貫凡十等。又按錢之有年號。自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其文一邊曰四銖。一邊曰孝建。其後去四銖。專爲孝建。此又歷代鑄錢用年號之始也。

短錢

古來用錢未有足陌者。梁天監中。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末年。至有三十五爲百者。唐盛時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爲百。後唐天成中。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其三。宋初。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而民間或至四十八。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定以七十七爲百。然民間所用。多寡終不一也。五代史又謂王章爲三司。謂王錢本以八十爲百。章又減其三。是以宋時以七十七爲官錢。續通考。金世宗大定中。民間用錢以八十爲百。謂之短錢。官用足百。謂之長錢。有大名男子幹魯補上書。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百。遂爲定制。高江村天祿識餘。謂京師以三十

三文爲一百。近又減至三十文爲百。席上賚人。不以爲怪。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凡貿易議錢一百。實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低錢兩當一之令矣。犒賞之類。或以三十五文爲百。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於古七十爲百之數。已不甚懸絕也。

石

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歷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乃權之極數。至十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則斛乃量之極數。乃俗以五斗爲斛。兩斛爲石。是以權之極數爲量之極數。殊屬歧誤。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未嘗以斛計。葉石林謂。以斛爲石。自漢以來始見之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記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百畝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時俗所稱。蓋相沿舊名也。又按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漢書成帝紀註。如淳曰。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雖官秩之名。與所得俸之

實數多寡微有不同。然大略不外乎一斛爲一石也。蓋古時十斗爲斛。一斛卽是一石。後世五斗爲斛。而兩斛之數十斗。則仍沿一石之舊名耳。按葦航紀談。宋韓彥古爲戶部尙書。孝宗問曰。十石米有多少。對曰。萬合千升。百斗。并斛。然則五斗爲一斛。宋時已然。

斗稱古今不同

說文云。一斛粟春九斗米。張晏則曰七斗。九章算術則曰六斗。蓋古者十斗爲一斛也。淮南子十石而有塞。則百斗而足矣。北齊因童謠有百升飛上天之語。遂殺斛律光。是齊時猶以百升爲斛。董穀碧里雜存。謂今官制五斗爲斛。蓋取其輕而易舉。實則古之半斛云。不知非今之斛大於古。乃今之升斗大於古也。漢書匈奴傳。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則人每日食六升。王充論衡云。中人之體。日食斗食。歡斗羹。乃能飽。則人每日食一斗。若準今之升斗。人豈能勝此乎。則知其時升斗小。故以十斗爲斛。後世升斗大。故不得不以五斗爲斛。董穀所云。蓋未深攷也。然累朝遞變之原委。亦略有可考者。沈存中筆談云。秦漢以前。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爲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於古。孔穎達左傳正義云。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是魏、齊已倍於古也。又云。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則周、隋又大於魏、齊也。隋書律歷志。隋以古斗三斗爲一斗。古稱三斤爲一斤。顧寧人謂三代以來。斗稱至隋而大變。杜佑通典謂

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則唐之斗稱又加於六朝矣。珊瑚鈞詩話。劉仲原得銅斛二。其一始元四年造。其一甘露元年造。皆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陳無擇曰。二十四銖爲一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宋以開元錢十箇爲一兩。今之三兩得古之十兩。是宋之斗稱較唐又大矣。元史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仍用宋斗斛。以宋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矣。然此猶以官斗官稱論也。至市斗市稱。則又有隨地不同者。如今川斛大於湖廣。湖廣斛又大於江南。稱則有行稱官稱之不同。庫平市平之各別。又非禁令所能盡一。而市僧牙行自能參校。錙黍不爽。則雖不盡一而仍通行也。

今之斛式。上窄下廣。乃宋賈似道之遺。明人農田餘話云。今之官斛起於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彥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頒行之。亦見元史崔彥傳宋胡琦耕錄。藁擬木斛除度支使誥。有云。茲選爾中通而外直。體圓而用方。又代木斛謝表云。乾圓合制。粗守均平。是宋以前之斛乃圓製。如今之圓斗。然山堂考索云。斛之爲制。方尺而深尺。則古斛亦有方式。

尺丈古今不同

後世權量大約三四倍於古。惟尺度不至如權量之迥殊。晉書摯虞論樂。謂今尺長於古尺。幾及半寸。樂

府用之。故律呂不合。將作大匠陳總掘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是晉時尺度已長於古。亦尙不至三倍。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周祈名義考謂。周尺纔得今尺六寸六分。稗史謂。宋司馬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瓊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王棠謂。明鈔尺與今裁縫尺相近。歷舉此數說以觀。可略見歷代尺度之長短大概。比古尺只贏三寸有餘也。

新唐書張孝忠傳。李晟傳俱云長六尺四寸。馬燧。楊收傳皆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云長六尺五寸。顧寧人云。昔人以六尺爲短。今以六尺爲長。他書所未見。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故六尺爲長身矣。

量酒用升斗

今人量酒皆以斤兩計。古人則不論斤。但以升斗計也。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韓非子。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韓詩內傳。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古來量酒皆以升斗。史記。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李白詩。蘭陵美酒斗十千。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東坡賦。我有斗酒。則唐宋亦尙沿舊制。今酒肆雖論斤。而酌酒時亦用竹筩出之。仍升斗之遺法也。

火砲火槍

軍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枉矢之屬。已肇其端。然燧象火牛。赤壁之燒。秭歸之火。皆以草木葦荻束而灌脂。非火藥製器也。至所謂礮者。則皆以機發石。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三國志。袁紹起土山高檣射曹操營。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南史。黃法氈攻歷陽。砲加其樓堞。尅之。通鑑。秦王世民圍王世充于洛陽城中。作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唐書。李光弼守太原。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數十人。通鑑。周世宗攻壽春。自於馬上抱一石至寨。以供礮用。宋史。張雍傳。蜀中王小波作亂。雍守梓州。賊來攻。輒發機石擊之。乃退。獨醒志。靖康被圍。金人發礮破城。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見張孝純設此。而礮無所施。金史。元兵圍洛陽。金巡警使強仲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及元兵攻汴。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元兵用礮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碡爲二三。皆用攢竹砲有至十三梢者。毛侗傳。何驢樊喬仕金爲司砲。後降元軍。仍司砲。給元人曰。砲利于短。不利於長。使截其木數尺。綆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是歷代砲法。猶多用機發石也。然火砲實起於南宋金元之間。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砲。以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人馬。遂敗之。又魏勝創砲車。施

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續通鑑。金人守汴。於城上懸風板之外。以牛皮爲障。蒙古以火砲擊之。隨卽延熱。城中亦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蒸圍半畝以上。鐵甲皆透。蒙古爲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鐵繩懸震天雷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迸碎。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惟畏此二種。又金史及續通攷。金哀宗時。蒲察官奴以火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爲筒。實以柳炭鐵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繩繫槍端。以鐵罐藏火。臨陳燒之。火出槍前丈餘。元兵不能支。遂潰。其後阿里海牙攻樊城。時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元史。世祖徵礮匠。西域阿老瓦丁與其徒亦思馬因至。造大礮。豎午門前。試之。徹數十里。命送軍前。乃進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陽。一砲中譙樓。聲如震雷。世所謂襄陽砲也。蓋火砲之製。至是而益精。且來自西域。故世傳爲西洋礮。至如宋開寶中。張和仲所記岳義方火箭。及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毬。則固未如後世大火砲之用耳。明初有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砲。及碗口銅銃。手把銅銃。佛郎機等品。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爲火器所乘。死者萬餘。征南時。張輔以神銃擊破交趾象陣也。先圍京城。于忠肅欲放大銅銃。掘土坑藏身。親燃火於藥線以擊敵。是皆火器之試於用者。而烏槍則起于嘉靖中。郎瑛七修類藁云。嘉靖間。倭入內地。有被擒者。並得其銃。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國遂傳其法。今且遍天下云。按續通考所記。前明軍器。但有弓弩。盔甲。槍刀。銅銃之類。而鉛彈則嘉靖四十三年始用。唐順之疏云。國初止有神機火槍。

一種。而佛郎機、子母砲、鳥嘴銃皆後出。鳥嘴銃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其點放之法。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燃。其管背施二鼻。以目對鼻。以鼻對所欲擊之人。無不着者。此卽今之鳥槍。火技至此而極。是倭人用以肆其巧于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云云。據此。則鳥槍起於嘉靖中。傳自倭人明矣。然續通考。叅將戚繼光云。昔署衛印時。於衛庫見鳥嘴銃。乃倭變未作時所故有者。則又非起於嘉靖。按邱文莊云。神機火槍以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爲尤巧。命內官如其法監造。王鏊震澤紀聞亦云。文皇北征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二人繼之。皆中槍而斃。又明制。凡火器係內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許成造。然則前明征交後已有鳥槍。但明制禁外間習用最嚴。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國。又得其傳耳。

按明史兵志火箭條內。永樂征交趾。得神機槍礮法。特置神機營習之。大者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所謂用車者。卽今之大砲也。用架。用椿者。蓋卽今之鳥機砲也。其用托者。蓋卽今之鳥槍也。是鳥槍之制。永樂中已有之。然不傳於外。永樂二十年。雖從張輔請。置砲於大同。等關。以禦敵。然利器不示人。朝廷每慎惜之。宣德中。又敕宣府總兵譚廣。謂神銃國家所重。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六年。邊將黃真立神銃局於宣府。帝猶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特敕止之。是正統以前。鳥槍未嘗傳習於外。直至嘉靖以後。始用之於營伍耳。

紙錢

歐陽公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以爲紙錢自五代始其實非起於五代也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南史吳苞將終謂其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是漢及六朝固皆用實錢然漢書郊祀志令祠進五時牢具皆以木寓馬代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皆以木寓馬代則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於錢耳事林廣記及困學記聞皆謂漢以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而不言起自何代唐臨冥報錄曾三異同話錄謂唐以來始有之名曰寓錢言其寓形於紙也法苑珠林則謂起於殷長史洪慶善杜詩辨證則謂起於齊東昏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二說雖不同然封氏聞見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無不用之封演唐德宗時人去六朝未遠所見必非無據則紙錢之起於魏晉無疑也舊唐書王瓌傳開元二十六年瓌爲祠祭使乃以紙錢用之於祠祭通鑑亦謂瓌用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此又爲朝廷祀典用紙錢之始蓋自昔但里俗所用而朝廷祭祠用之則自瓌始耳然曰習禮者羞之則其時尚有不用者唐書范傳正言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至宋錢鄧公猶不燒楮鏹蓋古人祭祀本用玉幣漢以來始用錢後世鬼神事繁乃易以紙故一二守禮之士非之以其起於祈禱以徼福也其實律以檀弓明器之義則

紙錢固未嘗不可。邵康節春秋祭祀亦焚楮錢。伊川怪問之曰：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朱子云：國初言禮者錯看，徒作紙衣冠，而不作紙錢，不知紙衣冠與紙錢何別？戴埴鼠璞亦云：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之，易以紙錢，深有合於塗車芻靈之義。袁褰楓憲小牘記宋思陵神輿就道，諫官以爲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過度其親，恐非聖主所宜。孝宗抵之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能不用一錢乎？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亦見都穆聽雨記談此又後世黃白紙錢之始也。按北夢瑣言：王司徒潛與武相元衡善，元衡被刺，潛嘗四時燒紙錢祭之，有許琛者暴卒，見冥官，冥官謂未當死，乃放之還，因令寄聲王司徒，謂我卽武相公也。感司徒嘗資我紙錢，但多穿破，爲我語司徒，須加檢校。楊收爲楊元玠所譖死，一日忽謁鄭愚，借錢十萬，鄭允其半，收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着地。鄭如數燒之。南岳道士秦保言偶曰：真君上仙，何須紙錢？夜夢真人曰：此冥吏所藉，我何須之？由是人皆信用紙錢。夷堅志：鄭智明得暴疾，請僧誦孔雀明王經，見有孔雀來逐鬼，鬼謂鄭曰：我輩當去，願多燒冥錢與我。乃呼僕買楮幣焚之。諸鬼盡去。項明妻胡氏已死，其魂仍來與女同宿，且語項云：吾父室廬敝，擬建新居，求錢助費，乃焚紙錢數百束。又云：錢多無人輦送，乃畫兩力士焚之遂去。又趙天羽小說：明崇禎末，京師市肆人鬼雜出，有以紙錢市物者，初不及辨，及晚始覺，乃設水盆，令交易者投錢於水，以別真僞。東軒述異記：高陽長發堂記一人夢故友來訪，索銀錢許之，友

復曰。錠須滿。金滿銀阡張。紙帛須完全者。又沈耀先死。其友人忽見之。與語冥間事。曰。世間紙錢亦有用乎。曰。亦好。然則紙錢紙鏹冥間真用之矣。豈人世之所意爲者。鬼神卽從而狗之耶。

紙馬

天香樓偶得云。俗於紙上畫神像。塗以彩色。祭賽旣畢。則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爲神所憑依。似乎馬也。然蚓菴瑣語云。世俗祭祀。必焚紙錢甲馬。有穹窿山施煉師名亮。攝召溫帥下降。臨去索馬。連燒數紙不退。帥云。獻馬已多。帥判云。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因取未化者視之。模板折壞。馬足斷而不連。乃以筆續之。帥遂退。然則昔時畫神像於紙。皆有馬以爲乘騎之用。故曰紙馬也。

以錢代著

輟耕錄云。今人卜卦。以錢代著。便於用也。然不詳所始。儲泳祛疑。亦但謂近世以錢擲爻。取其簡便而已。按賈公彥儀禮疏云。古者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陳繼儒羣碎錄引此而申明之。謂兩背一面爲拆。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公彥疏如此。則唐人已用之。按耳目記。王庭湊召五明道士卜。

擲卦三錢皆舞。此唐時錢卜之證也。今考朱子語類并不始於唐。實自漢始。語類曰。今人以三錢當撰著。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又云。卜卦之錢。用甲子起卦。始於京房。項平甫亦云。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卽其遺法。火珠林卽交單重拆也。則錢卜始於京房無疑矣。唐詩有君平擲卦錢之句。益可見君平已用錢卜。儲泳又謂。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爲陰。無字者爲陽。朱子則以有字者爲面。無字者爲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因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之學者悉主其說。至今術家皆然也。按古者鑄金爲鏡。其陰或紀國號。故有字者宜爲陰。然鏡有面。故其背有字。錢無面。則自當以有字者爲面。若本朝之錢。一面紀年號。一面紀省局。則以年號爲面。更不待言矣。

門帖

門帖本古之桃符。後漢書禮儀志。新春用桃符。註引山海經。度索山大桃樹。樹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能辟百鬼。故黃帝象之。冬月驅儺畢。卽立桃梗於戶上。王充論衡亦曰。立桃象人於門戶。然則桃符之制。其來最古。風俗通曰。桃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然古時用桃梗。後世則易以紅紙。而書吉祥語於其上。不知始自何時。陳雲瞻簪雲樓雜話云。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幅。帝微行出觀。偶一家獨無。詢知爲屠者。尙未情人寫耳。帝爲大書。雙手劈

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投筆徑出。校尉一擁而去。已而帝復出。不見懸掛。問之。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以爲獻歲之祥。帝大喜。又太祖賜陶安門帖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見列朝詩集。又賜廖永忠以漆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師八字。懸於門首。見明史本傳。則門帖起於明太祖。理或然也。然輟耕錄云。張之翰由翰林學士除松江知府。自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遂卒。元貞者。元成宗年號也。癸辛雜識。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甲午歲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包宏齋致仕後。作園居題桃符云。日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廖葯州桃符云。喜有寬閒爲小隱。粗將止足報明時。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又夷堅志。湘鄉學長王仲淹。書孔廟桃符曰。競說素王顏有喜。定知黃甲捷先通。已而王仁伯改名顏。遂發解。次科仲淹。又改孔廟桃符曰。素王顏色津津喜。黃甲科名鼎鼎來。已而王南強又登第。則宋元時已有門帖矣。不特此也。說苑五代時。僞蜀每歲除諸宮門。各給桃符書元亨利貞四字。時孟昶子善書。取本宮策勳府桃符書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明年王師平蜀。以呂餘慶知軍府事。卽策勳府爲治所。而長春乃太祖聖壽節也。亦見黃休復茅亭客話。而楊文公談苑。又以爲孟昶學士辛寅遜所題桃符。則門帖又不自宋元始。五代時早有之矣。

名帖

以紙通名。謂之拜帖。劉馮事始云。古昔削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世以紙書。謂之名帖。按此說亦有可疑者。既云削木爲刺。則應是未有筆墨以前。乃六經及先秦西漢之書。並無刺字。漢初猶謂之謁。史記。酈生踵門上謁。按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報沛公。漢書。高祖給爲謁曰。賀錢萬。師古註曰。爲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者也。又石奮爲中涓。受書謁。袁盎傳。上謁。婁敬傳。將命者驚而失謁。又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上謁暴勝之。注皆云。謁。如今之投刺也。是漢時皆謂之謁。無所謂刺也。懷刺始見於彌衡。又後漢書循吏傳。郭林宗齋刺就太學謁仇覽。又童恢傳。楊賜被劾。諸掾屬悉投刺去。其時已在蔡倫造紙之後。若如劉馮所云。則未有紙以前謂之謁。既有紙以後反削木爲刺。似非事理。然魚象典略。皇甫規家居。有雁門太守亦歸里。以刺來謁。規不禮之。以其刺刮髀。則刺又似削竹木爲之者。竊意古人通名。本用削木書字。漢時謂之謁。漢末謂之刺。漢以後則雖用紙。而仍相沿曰刺。故事林廣記云。見長者用名紙。見敵以下用刺。其文書某郡姓名。有爵者並書爵。謂之爵里刺。其實已皆用紙也。六朝時。名紙但謂之名。南史。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士無不悉狎。晚還家。所齋名必盡。通鑑集覽。唐百官於閣門奏榜子。榜子用紙闊四五寸。書鄉邑姓名於其中。刺則用紙闊二三寸。書姓名於紙之前。反卷如箸。以紅絨要之。凡謁人必先托門者通進。謂之投刺。曰反卷如箸。蓋猶存削木遺式也。李濟翁資暇錄謂。李德裕爲相時。人每通謁。改具銜起居。謂之門狀。此後世門狀之始。

沈括筆談。謂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此唐。

人都堂見宰相之禮。其式先具事因。申取處分。宰相於狀後判引。方許見。後人乃漸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謫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北夢瑣言又云。大中時。薛保遜方作門狀。後又以所懷列于啓事。號爲門狀啓。其式云。謹祗候起居云云。又費袞梁溪漫志。謂熙豐間。士大夫謁刺。于年前加一行云。牒件狀如前謹牒。政、宣間。乃去此一行。其末稱職官。此可見宋時門狀之式。皇甫庸近峰聞略。

劉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紅紙價頓長十數倍。然則古來名紙門狀尙皆用白紙。今所用紅帖。則自劉瑾始也。王阮亭香祖筆記。謂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用紅柬爲刺。庶常止用白。不喻其義。此蓋不知古人名帖本用白紙也。翰林之用紅用白。蓋自用紅帖以後尙有區別耳。郎瑛

七修類藁亦云。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录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又迪吉錄記海瑞爲南冢宰。有幣物爲賀者。皆不受。名紙用紅帖者。亦以爲侈而惡之。又可知是時尙未全用紅紙。而奔競者則益踵事增華。嘯虹筆記載。茅潯陽每謁嚴嵩。用赤金縷姓名。繞紅綾作束。嵩以爲尊之也。而闖人利其金。每傳報後。輒取金去。以是嵩敗。茅竟免交通律。則並有用紅綾金字者矣。湧幢小品記。張江陵盛時。諂之者名帖用織錦。以大紅絨爲字。而繡金上下格。爲蟒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笑。然不以爲非也。江陵不通賄賂。獨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則又有用紅絨織錦者矣。又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親王投刺。例不稱名。有書王者。有書別號者。體至尊也。惟魯王則一切通名。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則無不稱晚生矣。當江陵時。襲封者至稱門生矣。觚不觚錄又云。故事。投刺東面。皆書一正字。萬歷丙子。入朝。臣謁劉瑾。刺稱門下小厮。嘉靖中。一儀部謁翊國公。刺稱涉涉小學生。又有自稱將進僕。神交小子。未面門生者。即此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觀世風也。翰林名帖。例寫大字。蓋起於有明中葉。湧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幾與亞卿等。余在姚畫溪公家。見公座主王槐野單名帖。

稱友生。字僅蠅頭。是科甲辰會元瞿文懿。亦有單帖稱年侍生。與槐野字略相等。可見前輩謹朴如此。據此。則嘉靖以前尚不用大字也。湧幢小品。又記御史與主事文移。御史署名頗大。王偉爲職方時。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後偉爲兵部侍郎。有客賀曰。大名今屬公矣。又占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如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烟不識羞。冬夜箋記云。昔見前輩往來名刺。親戚則寫眷。世交則寫通家。同年子弟寫年家。自明末尙聲氣。並無半面者。亦稱社稱盟。今則改爲同學。且無論有科第與否。俱寫年家矣。分甘餘話。順治中。社事盛行。京師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楊雍建疏言之。部議飭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三字。有人戲爲詞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

木棉布行於宋末元初

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也。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據史炤釋文。木棉以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鑿碾去其核。取棉以小竹弓彈之。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爲布。謂卽此物也。按史炤釋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織之布。則梁武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註孟

康曰。閩人以棉花爲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貝。木棉樹也。南史林邑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鷲毳。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係木本而非草本。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如鷲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祇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爲樹。舊唐書南蠻傳。則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氈。新唐書林邑傳。并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然則南史所謂吉貝之樹。卽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別於蠶繭之綿。而其時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爲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樹。遂意其卽此樹之花所織。迨宋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爲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北宋人。見文彥博傳。又在子京之後。并習知其碾彈紡織之技。故註解益詳。以此推之。則梁武木棉皂帳。卽是草本之棉所成。而非木棉樹也。更進而推之。禹貢厥篚織貝。蔡九峰註。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亦卽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矣。其見於記傳者。南史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無所用。白樂天布裘詩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贈蕭殷。二協律詩云。吳綿細軟桂布白。曰桂布者。蓋桂管所出也。孫光憲南越詩。曉廚烹淡菜。春杼織種花。草棉亦名。李琮詩。腥味魚吞墨。衣裁木上棉。東坡詩。東來賈客木棉裘。以及五代史馬希範作地衣。春夏用角簾。秋冬用木棉。宋史崔興之傳。瓊州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出自婦人。皆此物也。然則棉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莊謂元初始入中國。蓋昔時棉花布。惟交廣有之。其種其法。俱未

入中土。觀姚察門生所送祇一端。白樂天以此送人并形之歌詠。則其爲罕而珍重可知。迨宋末元初。其種傳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謝枋得有謝劉純父惠木棉詩云。嘉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厥土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江東易此種。亦可致富殷。奈何來瘴癘。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間。蠶月如岐邠。兒童皆衣帛。豈但奉老親。婦女賤羅綺。賣絲買金銀。角齒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畀江東人。據此。則宋末棉花之利。尙在閩中。而江南無此種也。元人陳高有種花詩云。炎方有種樹。衣被代蠶桑。舍西得閒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料理晨夕忙。揮鋤向烈日。灑汗成流漿。培根澆灌頻。高者三尺強。鮮鮮綠葉茂。燦燦金英黃。結實吐秋繭。皎潔如雪霜。及時以收斂。采采動盈筐。緝治入機杼。裁剪爲衣裳。禦寒類挾纊。老稚免淒涼。陳高。元末人。而隙地初學種之。則其來未久可知。陶九成輟耕錄。記松江烏泥涇土田。磽瘠。謀食不給。乃覓木棉種於閩廣。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線絃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艱。有黃道婆自崖州來。教以紡織。人遂大獲其利。未幾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云九成。元末人。當時所記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見黃道婆之事未遠。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實自元始也。瑯琊代醉編。又謂棉花乃番使黃始所傳。今廣東人立祠祀之。合諸說觀之。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於粵。繼及於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於松江耳。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

詩。鉅夫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爲民利可知。邱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非無稽也。明史食貨志。明太祖立國初。卽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又稅糧亦準以棉布折米。

陔餘叢考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耘松

認族

世俗好與同姓人認族。不問宗派。輒相附合。此習自古已然。李唐自以爲出老子後。追尊老子爲元元皇帝。並以史記老子傳陞於列傳之首。郭崇韜以汾陽王爲遠祖。西征日。路過河中。祭汾陽墓。哭甚哀。南唐主李昇。以唐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相。遂以吳王爲祖。自峴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此攀附明德。以爲光寵者也。然狄武襄官樞密使。有以狄梁公畫像及誥勅來獻者。武襄曰。一時遭際。安敢遠附梁公耶。其見卓矣。又有本非同姓。而強爲聯宗者。北史唐瑾傳。周文賜瑾姓宇文氏。燕公于謹白周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乃更賜瑾姓紐于氏。謹遂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此則非同姓而認族。實爲千古所未有。然于謹以其家法而欲師之。非後世依光附勢者之爲也。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樸與己同姓。且俱河北人。引爲宗室。位至司徒。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同姓。托爲宗族。待之甚厚。宋人小說。羅紹威爲節度使。以羅隱名士。拜之爲叔。贈遺甚厚。宋史。蔡京於蔡襄。雖同郡而晚出。京欲附襄。自謂襄族弟。此猶第以門望相附。不專爲勢利起見。

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諸

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乃請。晉書。孫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與孫秀合族。南史。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此欲兩門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周弘正與周石珍合族。石珍。建康之廝役也。爲梁制局監。遂附之。舊唐書。李義甫既貴。自言本出自趙郡。始與諸李序昭穆。而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爲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弟子禮。謂之五父。宋史。史正志與史浩異族。拜浩而父事之。王十朋劾其奸。此則專以權勢夤緣攀附者矣。又其甚者。宋史。蔡薤尊蔡京爲叔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見。薤遽曰。大誤。公乃叔祖。公子乃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又溫公瑣語。張洎爲舉人時。張佖已通顯。洎每求見稱姪孫。旣及第稱姪。及秉政則并以庶僚遇佖矣。此更勢利之最可笑者也。

同姓爲婚

史記。帝堯與舜。皆黃帝之後。計其世數。則堯之女於舜爲曾祖姑。而以配之。其時雖未有同姓不婚之制。然亦或遠古之傳訛。史記不察。遂筆之於書。未可盡信也。同姓爲婚。莫如春秋時最多。論語。魯昭公娶於吳。同姓。謂之吳孟子。固已。國語。富辰諫襄王。有曰。聃由鄭姬。註。聃。文王之子。姬。姓也。娶鄭女爲夫人。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註。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又獻公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亦姬也。鄭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重耳。姬出也。而至於今。齊崔杼見棠姜。美。謂姜之弟東郭

偃欲娶之。偃曰：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註：謂同姜姓也。子產謂叔向曰：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晉君內有四姬，其病無乃是乎？慶舍以女妻盧蒲癸，或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獨焉避之。慶氏、盧蒲氏皆姜姓也。此皆春秋時亂俗也。漢以後此事漸少。漢書：王莽以姚、嬌、陳、田、王氏皆黃虞後，與己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與四姓相嫁娶。然王訢傳：訢孫咸有女爲王莽妻，號宜春氏。註：張晏曰：莽諱娶同姓，故以侯邑爲氏。師古曰：莽以己與咸得姓不同，祖宗各別，故娶之。然雖不同宗，終屬同姓也。魏志：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劉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才，乃下令喪亂前事，一切勿問。晉書劉頌傳：頌嫁女陳嬌，嬌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于姑而姓陳，其友嘗訊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葉，而世皆爲婚，律不禁也。白孔六帖：魏司空王基嘗世大儒，而爲子納司空王沉女，以姓同而源異也。晉書載記：劉聰欲納太保劉殷女，以問劉景等，皆曰：太保乃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李弘亦引王基爲子娶王沉女爲證，遂納之。劉曜妻劉氏將死，謂曜曰：妾叔父體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乃娶體女爲皇后，按聰與曜皆匈奴後，其妻劉氏本非同宗。若王基、王沉究屬同姓，非禮也。北魏本無同姓爲婚之禁，至孝文帝始禁之。詔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皇運初基，未遑釐改，自今悉行禁絕，有犯者以不道論。唐書：李光進之母李氏。

交婚

魏書慕容元真以妹爲魏昭成帝后。慕容又請交婚。昭成帝乃以烈帝女妻之。

姊妹爲妯娌

北史崔長謙幼聰敏。盧尙之欲以女妻之。崔悽又爲長謙弟求尙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尙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爲娣姒者。此其故事也。

指腹爲婚

南史韋放傳。放與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適率子。北史崔浩女爲尙書盧遐妻。浩弟恬女爲王慧龍妻。二女俱有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慧龍子寶興將娶盧女。浩爲撰儀。躬至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

切婚

村俗有以婚姻議財不諧。而糾衆劫女成婚者。謂之搶親。北史高昂傳。昂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經許字者。昂所劫則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婦

世俗新婚三日內。不問親故。皆可看新婦。固係陋習。然自六朝來已然。南史徐摛傳。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唐李涪刊誤云。婚禮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及中外故舊。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故。皆列坐而覲婦容。豈其宜哉。則此習由來久矣。彙書近時娶婦。以紅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議曰。自東漢魏晉以來。時或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乃以紗縠蒙女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禮。六禮悉捨。合卺復乘。是蒙首之法。亦相傳已久。但古或以失時急娶用之。今則爲通行之禮耳。

冥婚

周禮地官有嫁殤之禁。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者。曹操幼子倉舒卒。掾邴原有女蚤亡。操欲求與

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然終聘甄氏亡女與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之置後襲爵。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北史穆崇傳：崇元孫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于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舊唐書懿德太子重潤傳：中宗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合葬。蕭至忠傳：韋庶人爲亡弟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建寧王琰傳：代宗立，追念琰死非其罪，乃追諡爲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亡女張爲恭順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經之甚者。五代史：鄭餘慶作書儀，以冥配爲定制。唐明宗深識其非，有詔刪正。然康譽之昨夢錄：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而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卽製冥衣。媒者就男墓設酒果，以合婚。二座相並，各立一小幡。奠畢，二幡微動，若相就，其有不動者，則以爲不喜也。兩家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給。元史：郭三從軍死，其妻楊氏守節，舅念其子，不忍使縲居地下，欲聘隣家亡女合葬之。楊氏遂自經死，則元時猶有冥婚之俗。而楊用修丹鉛錄亦云：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然則前朝尙有之矣。

魏書高允傳：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莫此爲甚。然則北魏時又有所謂魂人者。

撒帳

知新錄云。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犯之損尊長。奉以爲不然。以麻豆穀米禳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後世撒帳之俗起於此。按此說非也。撒帳實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見戊辰雜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鑄撒帳錢重六銖。文曰長命富貴。每十文繫一綵緋。今俗婚姻奩具內。多鑄長命富貴等字。亦本於此。

拜堂

新婚之三日。婦見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聞見記。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婿卻扇及拜堂之儀。今上詔有司約古禮。今儀。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婿卻扇。並請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殿脩。無拜堂之儀。今上謂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來已久。但真卿等所定棗栗殿脩。見舅姑。卽今俗所謂拜堂也。乃又云無拜堂之儀。豈唐時所謂拜堂者。別是一禮耶。

脫鞵登席

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脫其屨。禮記所謂戶外有二屨是也。然臣見君則不惟脫屨。兼脫其鞵。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膝也。鞵。去。故行膝見也。左傳衛出公輒爲靈臺。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鞵而登席。公怒。對曰。臣有疾。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斷其足。杜註謂有足疾也。設。嘔也。註又云。古者臣見君解鞵。然則古人以跣足爲至敬也。漢制脫鞵雖無明文。然優禮蕭何。特命劍履上殿。則羣臣上殿。猶皆脫屨可知。衛宏漢官舊儀。掾吏見丞相脫屨。丞相立席後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廟上殿當解屨。吾受命劍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屨。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屨。可見是時祭先祖見長官。尚皆脫屨。三國時。吳賀邵美容止。坐常着鞵。則是時家居亦多有不鞵者。宋改諸王國制度。內有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一條。是時藩國朝賀。其

王尚皆跣。故詔改之。以殺其禮。梁天監中尚書議云。禮。跣鞵登席。事由燕坐也。固若據此語。謂古惟燕飲始跣而爲敬。祭則不跣。蓋是時廟祭有燕。則古人行禮尚者屨。燕乃跣。蓋本此。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殿。既絕恒禮。凡履行者。應皆跣鞵。蓋是時廟祭有申禁。不跣鞵者。故

曰。極敬之所。莫不皆跣。則是時朝會祭祀。猶皆跣鞵。陳祥道禮書所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也。唐書劉知幾以釋奠皆衣冠乘馬。奏言冠履祇可配車。今鞵而鞞。跣而鞍。實不合於古。是唐時祭祀亦尚有跣鞵之制。至尋常入朝。則已有着屨者。唐書。棣王琰有二妾爭寵。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厭魅。帝伺

其朝使人取其履。驗之。果然是也。蓋古者本以脫屨爲至敬。其次則脫履。至唐則祭祀外。無脫履之制。然朝會亦尚着履。此唐初之制也。

着鞞

朝會着鞞。蓋起於唐中葉以後。唐書。皇甫鎛以故繒給邊兵。軍士焚之。表度奏其事。鎛在憲宗前引其足曰。此鞞亦內府物。堅韌可用。韋斌每朝會不敢離立。嘗大雪立庭中。不徒足。雪幾沒鞞。崔戎爲華州刺史。徙柰海。民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鞞。戎單騎遁去。溫造節度與元。殺倡亂者八百人。監軍楊叔元擁造鞞。祈哀乃免之。是唐時已多着鞞。歐陽公歸田錄。和凝以二千錢買鞞。問馮道。鞞價若干。道舉左足曰。一千。凝遂噴其僕。道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鞞之證。宋以後則朝鞞且形之歌詠。而朱文公家禮內冠儀一條。并有欄衫帶鞞之制。則鞞固久爲公服矣。按鞞本北俗。自趙武靈王始用之。然秦、漢、魏、晉尙罕有着鞞者。晉書儒林劉兆傳。有人着鞞騎驢。至門外問劉延世。又毛寶傳。寶與祖煥戰。血流滿鞞。此蓋騎者用之。鞞字從革。蓋皆皮爲之。便於騎也。惟齊豫章王嶷不樂聞人過。有告訐者。輒置鞞中不視。梁王儉宴客樂遊苑。蕭琛着虎皮鞞。直造其坐。陳徐陵爲吏部。陳暄袍拂髀。鞞至膝。亦直上其坐。南朝之着鞞。見於史者止此數事而已。其時多着屐。齊明帝輔政時。百官皆脫屐到席。蔡約獨躡屐不改。則其時見

尊長。尚以脫屐爲敬。固無論於着靴也。而是時北朝則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長安。夫妻常賣靴自給。北齊婁太后病。童謠有紫綆靴之語。徐之才曰。紫者此下絲。綆者熟。當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時。楊愔逃出遺一靴。任城王潛傳。有婦人浣衣。一乘馬者以舊靴換其新靴而去。又樂陵王百年被害。後有人于其處掘得一足有靴。瑯琊王儼被害。亦不脫靴而埋之。及北齊亡後。嬪妃入周。亦以賣靴爲業。是北朝着靴累代盛行。蓋自劉石之亂。繼以燕秦元魏齊周各從其本俗。故中土久以着靴爲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尋爲朝制耳。風會所趨。隨時而變。古以脫屣爲敬。其後不脫屣。而但脫履。又其後則不脫履。最後則靴爲朝服。而履反爲褻服。設有着履入朝會。及見長官者。反爲大不敬。更無論於跣而見也。或疑古人脫屣而登。近於褻。然常見暹羅國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裹足。頗斑爛可愛。想古人邪幅在下。亦復如是。則亦未爲污瀆也。按明史。洪武初定制。朝服祭服皆白屣。黑履。惟公服用皂靴。故有賜狀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弟及婿皆許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許。庶人不許穿靴。止許穿皮扎屣。北地苦寒。許穿牛皮直縫靴。

弓足

婦女弓足。不知起於何時。有謂起於五代者。道山新聞謂。李後主令宮嬪宵娘。以帛繞脚。令纖小。作新月

狀。由是人皆傲之。唐綽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而作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後主。按謝靈運詩。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鞮。又唐詩。兩足白如霜。臨流濯素足。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甚多。略不言纖小。又郡閣雅談引五代劉克明蒲鞋詩云。吳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簾離玉指。便隨羅鞋步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謂此詩通首咏婦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纖之狀。則是時尙未纏足。并引太平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見宋書五行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圓爲別也。胡應麟因之力主起於唐末五代之說。謂古人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纖腰。而不言纖足。古人風俗。如墮馬愁眉等粧。史傳皆不絕書。而足獨無明文。李白至以素足咏女子。則唐時尙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於五代之說也。然伊世珍娜嬛記。謂馬嵬老嫗拾得太真鞮。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長僅三寸。詩話總龜亦載明皇自蜀回。作楊妃所遺羅襪銘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鈎。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又杜牧詩。細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裏輕雲。周達觀引之。以爲唐人亦裹足之證。韓偓屨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綴綴。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楊用修因之。并引六朝雙行纏詩。所謂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爲六朝已裹足。不特此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媼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趾斂。約繡迫袜。

收束微如禁中。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縱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利屣者，以首之尖銳言之也。則纏足之風，戰國已有之。高江村天祿識餘亦祖其說，謂弓足相傳起于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然石崇屑沉香爲塵，使姬人步之無跡，已先之。而史記并有利屣之語，則裹足之風，由來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於秦漢之說也。是二說固皆有所據。然瑯嬛記及詩話總龜所云，恐係後人附會之詞。而李白之咏素足，則確有明據。卽杜牧詩之尺減四分，韓偓詩之六寸膚圓，亦尙未纖小也。第詩家已咏其長短，則是時俗尙已漸以纖小爲貴可知。至於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淵靜語謂程伊川六代孫淮居池陽，婦人不裹足，不貫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輟耕錄謂扎脚五代以來方爲之。熙寧、元豐之間爲之者猶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猶未遠，必有所見聞，固非臆說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兩廣之民，惟省會效之。鄉村則皆不裹。滇、黔之保苗，粵亦然。蘇州城中女子以足小爲貴，而城外鄉婦皆赤脚種田，尙不纏裹。蓋各隨其風土，不可以一律論也。本朝康熙三年，有詔禁裹足。王大臣等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不得裹足。違者枷責流徙。十家長及該管官皆有罪。事見詞苑 康熙七年，禮部奏罷此禁。事見

池北偶

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鳳染指

俗以鳳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雜識。鳳仙花紅者搗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直至退甲。方漸失之。回回婦人多喜此云云。今俗則不特回回婦人也。

簪花

今俗惟婦女簪花。古人則無有不簪花者。其見於詩歌。如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醉插茱萸來未盡。杜牧之。菊花須插滿頭歸。邵康節。頭上花姿照酒卮。梅聖俞。謝通判太博惠庭花詩。欲插爲之醉。但慙髮星星。東坡吉祥寺賞牡丹詩。年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又在李鈴轄坐上分題戴花詩云。頭上花枝奈老何。穆清叔。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陳無己。白髮簪花我自羞。黃山谷詞。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陸放翁詩。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之類。不一而足。按羯鼓錄。汝陽王璿。隨明皇遊幸。常戴研綃帽打曲。上摘樞花一朵簪之。璿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時已簪花也。宋眞宗將東封。命陳堯叟爲東京留守。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先宣入後苑賜宴。眞宗與二公皆戴牡丹。旋令陳去所戴者。上親以頭上一朵爲陳簪之。又盛事美談。記眞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臣。上特顧晁迥。錢文僖。各賜一朵。又故事。惟親王宰臣。則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一日侍宴。上特命中使爲晁迥戴花。觀者榮之。又宋稗類編。記寇準侍宴。上特命以千葉牡丹。

簪之曰寇準年少。正是賞花吃酒時也。沈括記韓魏公鎮揚州。適芍藥生。金纏腰四朶。延王岐公。王荆公。陳秀公開宴。各簪一枝。後四人俱爲相。司馬溫公家傳。公年二十登第。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宋史顏師魯充顯仁后遺留使。至金力辭簪花聽樂。莫濛充賀金正旦使。賜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聽樂。又陳隨隱記。孟冬時享。駕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楊誠齋詩。賜花新剪茜香羅。寥遍烏紗未覺多。花重紗輕人更老。抬頭不起奈春何。則并簪剪綵之花矣。古今詩話。孫周翰童時侍郡侯宴。適座客簪花。郡侯出對曰。口吹楊葉成新曲。翰對曰。頭戴花枝學後生。此皆宋時簪花故實也。金趙秉文有戴花詩云。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休近鬢邊吹。又元遣山詩云。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揀繁枝插帽簷。元人貢師泰詩云。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分插帽簷前。又黃庚詩。插花歸去蜂隨帽。漱石閒談記。明成祖時迎春。監生當代爲簪花。衆皆畏縮。有邵珣者。直前取花爲成祖簪之。傳維麟明書。武宗南巡。回至淮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導。則金元以來亦尙有簪花之例矣。今制殿試傳臚日。一甲三人出東長安門遊街。順天府丞例設宴於東長安門外。簪以金花。蓋猶沿古制也。

婦人拜

禮。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肅拜者。周禮太祝九拜之一。鄭註謂。俯下手如今之擡。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擡。肅拜如擡。正今俗婦人攏兩手向下之禮也。惟婦人之拜。跪與不跪。諸家之說紛紛。洪容齋等謂。古禮婦人之拜本不跪。戰國策。蘇秦至洛。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謝。此畏懼之至。過爲加禮。故特記之。史記。周昌以易太子事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此亦特爲加禮。則非加禮不跪可知也。周天元帝詔曰。縣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欲婦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詔書。則婦人本無拜跪之禮。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說也。清波雜志則謂。古之男女皆跪。古詩曰。長跪問故夫是也。羅鶴林玉露亦引朱文公云。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古樂府所謂伸腰再跪拜也。此拜而必跪之說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卽爲跪。則婦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詩伸腰跪拜。正是實事。引身長跪。攏手向下。卽是伸腰拜跪也。雖長跪。而其拜則僅肅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狀。朱子語錄所謂直身長跪。拜時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肅拜。婦人首飾甚多。自難俯伏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時。婦人有跪拜之禮也。迨後坐用牀榻。則婦人之跪不便。故無復引身長跪之儀。而僅存攏手肅拜之禮。此所以有拜而無跪也。周天元特詔婦人如男子拜。是其時婦人久無跪拜之禮可知。而謂起於唐武后。欲尊婦人。故不令拜跪。究屬臆說也。

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貽孫爲言古時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總之。席跪。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爲證。趙甚重之。亦見玉壺清話及愛日齋叢鈔。席地而坐時。婦人拜必兼跪。坐用牀榻後。婦人有拜無跪。以古詩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詔彼此參看。自可了然也。後世婦人肅拜行禮時。稍作鞠躬虛坐之狀。此亦有所本。宋太祖問趙中令。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又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太廟。薛簡肅問陛下當爲男子拜乎。議遂止。是宋時婦人固亦無俯伏拜跪之禮。而愛日齋叢鈔云。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首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虛坐之勢。然則拳曲虛坐。亦自宋時已如此也。惟是婦之於舅姑。及命婦之於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禮爲敬者。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則隋時皇后受册。固跪拜矣。唐李涪刊誤云。今郊天祭地。止於再拜。乃婦謁姑嫜。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姑章跪而受之。當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則唐時婦初見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拜跪謝君王。則唐時宮人於君后亦拜跪矣。蓋家庭則舅姑。宮庭則君后。皆屬至尊。自宜加禮。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則仍肅拜也。

古人跪坐相類

朱子作跪坐拜說。寄白鹿洞諸生。謂古者坐與跪相類。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着蹠。而體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又後漢書。向栩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據此。則古人之坐與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蹠與不着蹠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則謂之箕踞。漢書陸賈傳。尉佗箕踞。顏師古註。伸其兩脚如箕形。佛家盤膝而坐。則謂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則古人何以不以尻着地。而爲此危坐哉。蓋童而習慣。遂爲固然。猶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盤膝。則不慣。北人多盤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慣也。近日王西莊十七史商榷。謂古人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謂盤膝坐。則又誤盤膝坐。則向栩、管寧榻上。何以有膝蹠痕耶。

高坐緣起

古人席地而坐。其憑則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也。寢則有牀。詩所謂載寢之牀也。應劭風俗通。趙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此爲後世高坐之始。然漢時猶皆席地。文帝聽賈誼語。不覺膝之前於席。暴勝之登堂坐定。雋不疑據地以示尊敬是也。至東漢末。始斲木爲坐具。其名仍謂之牀。又謂之榻。如向栩、管寧所坐。可見又三國魏志蘇則傳。文帝據牀拔刀。晉書。桓伊據胡牀。取笛作三弄。南史。紀僧真詣江毘登榻坐。毘

令左右移吾牀讓客。狄當周赴詣張敷就席。敷亦令左右移牀遠客。此皆高坐之證。然侯景升殿踞胡牀垂脚而坐。梁書特記之。以爲殊俗駭觀。則其時坐牀榻。大概皆盤膝無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繩。名曰繩牀。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是也。而尙無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則自宋初始。丁晉公談錄。寶儀雕起花椅子二。以備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銍默記。李後主入宋後。徐鉉往見李。卒取椅子相待。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賓主禮。鉉辭引椅。偏乃坐。張端義貴耳錄。交椅卽胡牀也。向來只有栲栳樣。秦太師偶仰背墜巾。吳淵乃製荷葉托首以媚之。遂號曰太師樣。此又近日太師椅之所由起也。然諸書椅子猶或作倚字。近代乃改從椅。蓋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於宋。見宋史丁謂傳。及周益公玉堂雜記。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古人拜。雖臣之於君。亦祇再拜。孟子所謂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頓首。則以求救之切。本非常禮。至後周天元帝。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於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誤。謂郊天祭地。止於再拜。是唐時郊廟尙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禮。百官見親王。東宮行四拜禮。子於父母亦四拜禮。蓋儀文度數。久則習以爲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者也。

按樂記有百拜之語。古人之拜。只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繁數如此。註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上元張燈

朱弁曲洧舊聞云。上元張燈。自唐時沿襲漢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燈山詩。唐光天中。東都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唐以前猶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矣。據此。則上元張燈。實盛於宋也。然唐詩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語。自是唐故事。

潤筆

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顯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昉也。然北史。袁聿修爲信州刺史。有善政。旣去官。州人鄭播宗等七百人。斂縑帛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詔許之。則又在鄭譯之前。故洪容齋謂作文受謝。晉宋以來已有之。而王楙野客叢書。并謂陳皇后失寵於武帝。以黃金百斤奉司馬相。如作長門賦以悟主。此爲潤筆之始。其見於史書及載記者。唐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受饋

遺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未有如邕者。故杜甫八哀詩李邕一首云：干謁滿其門，碑榜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鬪。紫駟隨劍兒，義取無虛歲。唐書李華不甚著書，惟應人墓版傳記及州縣碑頌，時獲金帛。柳公權善書，公卿貺遺鉅萬，主藏奴盜其所藏盃孟一篋，滕識如故。奴妄言叵測，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惟筆硯自鐳秘之。李商隱記劉义持韓愈金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如與劉君爲壽。劉禹錫祭韓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絹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九千匹。蓋唐時風尚已如此。玉壺清話：李翰爲和凝門生，同爲學士，會凝作相，翰草制罷，悉取凝舊閣圖書器玩而去，留一詩於楊云：座主登庸歸鳳闕，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歐陽公請蔡端明書集古錄序，以鼠鬚栗尾筆銅絲筆格大小龍團茶惠泉等物爲贈，君謨笑其清而不俗。後聞歐得清泉香餅，惜其來遲，使我潤筆少此種物。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參以古法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試卷其一也。張孝祥書多景樓扁，公庫送銀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合諸妓宴會，以紅羅遍賞之。張端義貴耳錄：席大光葬母，乞吳傳朋書，預供六千緡爲潤筆，人言傳朋之貧可脫矣。一夕而光死，此又可見宋時士大夫風尚。蓋作文受謝，宋時并著爲令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爲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贈金百

兩曰例外。則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與歐陽公書曰。勳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襄作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可乎。亦見待詔書碑受餽之有例也。祖無擇傳。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餽不獲。乃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之不悅。翰林學士王寓謝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賚賜上所常御筆硯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筆一。金華筆格一。塗金鎮昏天祿二。塗金研滴蝦蟆一。貯黏麩塗金方奩一。鎮昏象人二。薦研紫柏林一。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思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萬緡。賜硯尤奇。以宮禁中事命之草制。尙有如許恩賜。則臣下例有餽贈。更不待言。唐時雖未必有定制。然韓昌黎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寄綵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後例得貶遣。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餽遺。而辭與受俱奏請。則已爲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也。其有不肯賣文。及雖受餽而仍他施者。韋均之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銘其父。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見托。旣而元氏之老。狀其威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

贊予念平生分贊不當納往返再三訖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又柳玘善書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贈卽不敢從命司空圖傳圖隱居山中王重榮父子雅重之嘗因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聽人取之一日而盡容齋隨筆又記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爲作銘其子以金帶縑帛爲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義也東坡集亦有得潤筆錢送與王子立葬親之事又元時胡汲仲貧甚趙子昂爲介羅司徒請作其父墓銘以鈔百錠爲潤筆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耶是日無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卻愈堅嘗誦其送人詩薄糜不繼襖不煖饑腸猶作鐘球鳴之句謂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糧方也明史李東陽傳東陽謝事後頗清窘有求碑誌者東陽欲却之其子曰今日宴客可使食無鮭菜耶東陽乃勉爲之亦可見其清節矣然利之所在習俗漸趨于陋唐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者侯鯖錄記王仲舒爲郎中謂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可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冊一帙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事見戒庵漫筆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送斛斯六官詩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又歐公歸田錄記館閣撰文例有潤筆及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餽者之陋也

避諱

避諱本周制。左傳所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是也。然周公制禮時。恐尙未有此。雖金縢有以旦代某之語。然金縢之真僞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戒農官之詩曰。駿發爾私。皆直犯文武之名。雖曰臨文不諱。然臨文者但讀古書。遇應諱之字不必諱耳。非謂自撰文詞亦不必諱也。而周初之詩如此。則知避諱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蓋起於東周之初。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魯以獻武廢具敖。考數公之生。皆在西周。若其時已有避諱之例。豈肯故犯之。而使他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時尙未有禁。及後避諱法行。乃不得不廢官及山川名耳。孔門以後。習禮者益加講求。如禮記所載。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之類。可謂情義兼盡。然朝廷之上。猶未有聽以私諱避官名之制。故漢時孔安國爲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諱。不肯連署。求解官。有司以公所無私諱駁之。遂不許。至晉江統疏曰。故事。祖父名與官同者皆許改。若身與官同名。不在改選之列。但身沒之後。子孫難以稱其位號。宜聽其一并迴避。詔從之。則是時已著爲令甲矣。宋史賈黯傳。律載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有罪。則并有不避諱而議罪之律矣。雍熙中。詔除官若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則更有

因私諱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觀之。蓋自晉六朝以至唐宋。無不以避諱著爲律文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范蔚宗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陳書孔奐欲以王廓爲太子詹事。後主曰。廓父名泰。不可爲太子詹事。唐書源乾曜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蕭儼拜太僕少卿。以父名不拜。徙太子右衛率。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渭謂其父名少康。當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國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直昭文館。以父名昭懇辭。乃改集賢院。呂希純擢著作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諱而改授官者也。宋史張元授慶州。元以父名餘慶。力辭不許。李若拙授太子贊善。若拙以父名光贊。辭不許。則亦有不許避者。晉咸和中。以王舒爲會稽內史。舒以父名會不拜。詔改會爲郟。後唐以郭崇韜父名宏。乃改宏文館爲崇文館。宋慕容延釗父名章。太祖乃授延釗同中書門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吳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書門下三品。程元鳳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此因私諱而并爲改官名者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生曰名。死曰諱。世俗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是稱生人名亦曰諱。乃不祥之甚也。今時俗口語亦尙多如此。不可不檢。

嫌名

嫌名不諱。韓昌黎諱辨已詳論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凡官名有中字悉改爲內。已著爲令。至唐時諱嫌

名者更多。賈曾擢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議者引禮折之，始受。蕭復爲晉王行軍長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改爲統軍長史，則朝廷之上，且爲臣子避嫌名矣。毋怪乎李賀應進士舉，當時流俗以其父名晉，遂同聲訾議也。然唐書衛洙爲鄭穎觀察使，洙以官號內有一字與臣家諱同，欲乞改授，詔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李磻傳：「宦者摘磻疏中語，犯順宗嫌名，磻奏曰：「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則唐律本有嫌名不諱之條。」

二名

舊唐書：太宗詔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以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自今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是太宗之詔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字，雖不連續者，亦避之。避世爲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稱是也。避民爲人，如民部改爲戶部，李安民改爲李安人，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蓋世南沒於太宗時，正遵奉詔旨故耳。其後李世勣但稱李勣，則當高宗時已諱世字也。」

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司馬遷之父名談，故史記於張孟談改作張孟同，趙談改作趙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廟

諱。而但稱其字者。如北齊以高歡先世有名泰者。故於宇文泰。但稱其小字黑獺。有名隱者。故於趙隱。但稱其字彥深。唐諱虎。故於石虎。但稱其字季龍。諱淵。故於劉淵。但稱其字元海。鄧淵。但稱其字彥海。諱治。故於長孫稚。但稱其字承業。此并諱嫌名。是也。有以諱而改用文義相通之字以代之者。如漢明帝諱莊。而東漢人凡舊書所有莊字。皆改爲嚴。以魯莊公爲嚴公。楚莊王爲嚴王。莊助。莊子陵。皆改姓爲嚴。王羲之之先諱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月。或作初月。至唐時益踵其法。如改虎爲武。淵爲泉。又爲深。世爲代。民爲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蕭淵明爲深明。李安民爲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長孫稚名爲幼。甚而別稱虎曰猛獸。曰於菟。隋書。趙仲卿爲政猛。時人謂之猛獸。北史又云。時人謂之於菟。此皆以文義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劉臻好食蜺。以父名顯。乃改呼曰扁螺。此則以己之諱改物之名。殊覺可笑。東坡以其先諱序。凡爲人作序皆用敘字。此又以音相同而義可通者代之。然或雖有同音之字。而義無可通。則不免窒碍。近世缺點畫之法。最爲簡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

禮記。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但諱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爲別也。然禮又云。既卒哭。以木鐸狗曰。舍故而諱新。杜預註左傳。引之以爲舍親盡之祖而諱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則諱當及五世矣。吳志。張昭著論。亦引逮事之義。謂六世親屬竭矣。則不必諱。周穆王名滿。

而後有王孫滿厲王名胡而莊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諱及五世之證則避私諱當以五世爲斷唐廟制已祧不諱故高宗諱治而韓昌黎潮州上表內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用治字甚多蓋憲宗時已祧高宗也

覲面犯諱

六朝時最重犯諱南史謝鳳之子超宗以劉道隆問其有鳳毛輒走匿不敢對後超宗謂王僧虔子慈曰卿書何如虔公書答曰如鷄比鳳超宗狼狽而退蓋各觸父諱故也殷鈞尙永興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滿壁書其父叡名鈞輒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自稱觸生雖爲當世所笑然其時避諱之嚴大概如此董羣燕閒常談云許將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春充預買錢許厲聲曰許將如何作得預買錢其人方悟元絳知杭州一吏白事云依元降指揮元拱手曰元絳何嘗指揮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覲面犯諱故酬接時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門問諱之禮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二

陽湖 趙翼 耘松

三年喪不計閏

令甲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爲斷。遇閏月不在此數。蓋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莽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服月數。故以閏月除。南齊文惠太子傳。母穆后薨。後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王儉議以爲三百六旬。尙書明議。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莽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基。允協情理。詔從之。按基喪尙不計閏。則三年之喪益可知也。

父在爲母斬衰

古禮父在爲母服期。禮記雜記下篇。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父在爲母也。喪服篇曰。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漢以來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然猶僅齊衰也。明太祖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自後遂爲定制。

婦爲舅姑三年喪

婦爲舅姑三年喪。起于宋太宗時。燕翼貽謀錄云。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舅姑父母皆爲期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禮及開元禮。婦爲舅姑服期。近代多爲重服。請加裁定。魏仁浦等議曰。古禮有期年之說。至後唐始定三年。竊以三年之內。几筵尙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妻齊體。哀樂不均。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遂爲定制。據此則後唐已行之也。

喪次助哭

世俗有喪者。於弔客至。則多遣媼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遺令云。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可見六朝時已有此陋習。

避煞

喪家避煞之說。俞文豹吹劍錄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

煞。十三十四歲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世俗相傳。至期必避之。據此。則唐時已有此風。洪容齋夷堅志。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竈前。欲驗死者所趨。已而見二鷺足跡在灰上。皆疑董已墮入畜類。又侯甸西樵野記。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牲饌于靈几。闌中障以彩綺。合門皆隱隣舍。獨留一媪守家。媪見一物。狀如猿而大如犬。據案啖牲。見媪連敲之。媪號呼。家人趨救。已失之矣。又儲泳論男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則受某日之煞氣。陰陽家所載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則死者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左足鉗而向右。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兩足皆不鉗而向外云云。歷按諸說。則雄煞雌煞之說。理或有之。然泥於習俗。至傾家出避。則惑矣。善乎陳東山之論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扁靈柩于空室之內者。又豈有爲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獨臥苦塊中。帖然無事。此可以破俗說也。

墓祭

古無墓祭。先儒備言之。其最明切者。晉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制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祔。所以廣求

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也。韓昌黎豐陵行亦云。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又程子謂。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順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禮小宗伯雖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歸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實非祭先祖。家人所云凡祭墓爲尸。檀弓所云有司設奠於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問望墓爲壇以時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廟故然。其弔喪而不及殯者。則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此又因赴弔不及而然。皆非常體也。史記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以畢爲文王墓地名。其後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馬貞。林有望以爲祭畢星而非祭墓。又按竹書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禱于畢。則文王已祭畢。非墓祭可知也。惟吳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似夏時已有墓祭。然吳越春秋作於後漢。趙長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國語。史記附會成篇。未可信也。蓋三代以上本無墓祭。故辛有見被髮祭野者。而以爲異。歐陽公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論者引爲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塚。本唐開元二十年制。詔令編入五禮。永爲常式。事見舊唐書。則非起於五代。而其實并非起於唐。蓋宗元和元年。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職。內者聽假日往還。他州府奏取進止。孟子東郭墠間之祭。雖屬設詞。然其時必已有此俗。史記孔子沒。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是春秋戰國時已開其端。秦起寢殿於墓側。西漢渭北原廟。月出衣冠。顏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月一遊之也。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

牢謁武帝園廟。元帝追念蕭望之。每遣使祭其塚。此西漢時墓祭也。光武令諸功臣王常、馮異、吳漢等皆過家上塚。又遣使者祭竇融父塚。明常遂有上陵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園陵。如元會儀。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皆會陵。八月飲耐禮亦如之。蔡邕見靈帝謁原陵。乃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此則上陵之創爲朝制。自東漢明帝始。蓋自西漢時早有上塚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樓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塚。鮑永椎牛上苟諫塚。魏武祭橋元墓。又賜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龐德公亦有上塚事。兩漢以來。見于史書者不一而足。蓋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倣之。皆立祠堂於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則祭於墓。相習成俗也。孔子云。死歸土。謂之鬼。周豐云。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濟翁資暇錄。記唐時寒食出城拜掃。雖已卽吉者。仍用喪服白衫麻鞋。此蓋猶沿古時凶祭之意。

合葬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蓋祔。然則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槨。蓋取相親之意。記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生既同室。死自不容相離。故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而孔子獨善魯。然所謂離之者。

亦非異其椁。但一椁而爲二室耳。合之則并無有隔於兩棺之間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則合葬之當同椁也。審矣。後世古法漸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講。所謂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於時俗者。人之生死不齊。時之貧富亦異。故朱子謂古人椁大可容兩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嘗以異椁爲非也。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則并有隔壙者矣。

改葬

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又改葬以王禮。按左傳。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戰國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謂太子曰。昔王季葬於禁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則改葬起於文王也。呂氏春秋謂葬于渴山之尾。初然古人改葬。蓋出於不得已。鄭康成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韓昌黎亦謂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不備禮者。赦繼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禮。如晉惠公於其世子之類是也。後世以遷就風水。輕動祖宗之體魄。謬矣。改葬在除喪後者。其服總麻。穀梁傳。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喪服記。改葬服總。戴德。鄭康成皆謂服總者。臣爲君。子爲父。妻妾爲夫。及孫爲祖後者也。然則主喪者僅服總。非主喪者則無服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

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昌黎謂弔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

禮。士庶人踰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無久殯不葬者。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則有他。故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後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問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昌黎所謂改葬與未葬異者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

世俗有攢柩於所居之室。遂以爲葬所者。古人謂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卽吉議。郝說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議之。說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見晉書程榮三柳軒雜說。胡楷買屋修理。於夾壁中得故攢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則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蓋卽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

時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謂之火葬。顧寧人已詳言其凶慘。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廣信府一帶風俗。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別貯瓦餅內埋之。是以爭風水者。往往多盜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饒。見庫中有骨數十具。皆盜葬成訟貯庫者。按南史顧憲之傳。憲之爲衡陽內史。其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乃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則此俗由來久矣。

神道

吳曾能改齋漫錄。謂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而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張溥又引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國侯李信成。坐爲太常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又霍光傳。光夫人侈大其埜制。起三幽闕。築神道。謂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蓋起於西漢也。

碑表

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禮記祭義。牲入廟門。麗牲于碑。賈氏以爲宗廟皆有碑。以識日景。說文注又云。宗廟碑以麗牲。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豐碑以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喪大記。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縛二碑。凡封窆用綽。

去碑注。樹碑于壙前。以縛繞之。用轆轤下棺也。按此數說。則古人宮寢墳墓。皆植大木爲碑。而其字從石者。孫何云。取其堅且久也。劉勰則謂。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後代自廟徂墳。以石代金。司馬溫公謂。古人勳德。多勒銘鼎鐘。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作文褒讚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此二說似謂刻石之碑。與下棺之碑無涉者。然唐封演聞見記。豐碑本天子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其上。又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絛索之象。孫宗鑑東臯雜錄。周秦皆以碑懸棺。或木或石。旣葬。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後稍書姓名爵里於其上。後漢遂作文字。李綽尙書故實亦云。古碑皆有圓空。蓋本墟墓間物。所以懸窆者。後人因就紀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者。亦設圓空。後悟其非。遂改。而孫何亦謂。昔在潁中。嘗見荀陳古碑。皆穴其上。若貫索爲之者。以問起居郎張觀。觀曰。漢去古未遠。猶有豐碑之遺像。更以質之柳仲塗。亦云然。則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於懸窆之豐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傳於世者。漢有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又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墓碑文。載在文選。後漢書崔寶卒。袁隗爲之樹碑頌德。故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曾能改齋漫錄。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垞又引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卽碑之類。則西漢已有碑制。究而論之。要當以孔子題延陵吳季子十字碑爲始。或有疑季子碑爲後人僞托者。唐李陽冰初工嶧山篆。後見此碑。遂變化開合。如龍如虎。則非後人

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後，則嶧山之罽碣石等，雖非冢墓，亦仿之以紀功德矣。

墓誌銘

墓誌銘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彘轆子，以爲始于王戎。馮鑑事始，以爲始於西漢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槎上老舌，又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爲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謂志之者，猶今之主喪云爾，未可改作誌也。惟封氏見聞錄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昊，以爲東海王越之女，嫁荀晞之子者，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君墓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誌銘之作，納於壙中者，起於魏。晉無疑云云。阮亭所據封氏之說，固核矣。然南史齊武帝裴皇后薨，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自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襲。今儲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煩石誌。此則墓誌起於元嘉中之明據也。宋世平王宏薨，宋武帝自爲墓誌銘。司馬溫公亦謂：南朝始有銘誌埋墓之事。然賈吳辨識東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見南史。則晉已有墓誌之例。又宋書何承天傳：文帝開元武湖，遇大冢，得一銅斗，帝以問羣臣。承天曰：此新莽時威斗。三公亡，皆賜之葬。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俄而冢內更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張華博物志載：西漢南宮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

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亦見學齋占畢。則西漢時已有墓銘也。金史蔡珪傳。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兩燕王墓。舊在東城外。今在所展之內。命改葬於城外。此兩墓俗傳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啓壙。其東墓之柩端。題曰燕靈王。舊即古柩字通用。乃漢高祖子劉建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辨甚詳。此又西漢題識於柩之法。不特此也。莊子云。衛靈公卜葬於沙邱。掘之得石槨。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乃奪而埋之。則春秋以前已有銘于墓中者矣。唐書鄭欽說傳。梁任昉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背土。蒼言水。旬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爽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有解者。戒子孫世世以此訪人。昉五世孫寫以問欽說。欽說方出使。得之于長樂驛。行三十里至數水驛。乃悟此塚葬以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圮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解在欽說傳內。則漢時銘墓又有此一種。蓋即莊子所謂石槨銘之類也。由此數事以觀。則墓銘之來已久。而王儉謂始自宋元嘉中顏延之。此又何說。竊意古來銘墓。但書姓名官位。間或銘數語於其上。而譏文敘事。臚述生平。則起於顏延之耳。

碑表誌銘之別

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於墓上。誌銘則埋壙中。此誌銘與碑表之異制也。諸書所載。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銘。所謂思傳舊德。宜勒黃金之碑。楊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銘。所謂邱陵標榜。式建豐碑。此碑之立於墓上者也。賈吳所辨東海女郎。及甄邯諸事。皆從開冢而見。又神僧傳。寶誌公歿。梁武帝命陸倕製銘。

于冢內。司馬溫公誌呂誨云。誨將死。囑爲其埋文誌。張仲倩云。誤次所聞納諸壙。此誌銘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後者。王荆公集中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於嘉祐。賈魏公碑亦立於既葬之明年。而墓誌之作。必在葬前。溫公銘其兄周卿及昭遠。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請于他人。而自爲銘。以葬時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開平神道碑銘。亦云序而銘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無納壙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墓誌銘。藏于壙內。邵陵王又作墓誌。列於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又范傳正作李白新墓銘。刻二石。一置壙中。一表道上。景濂或彷彿此歟。溫公謂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藏於壙中。非開發孰從而觀之。謂公既貴。始尋求。命其子祭而開壙。各得誌銘。然後誌銘可不用也。費袞則引韓魏公四代祖葬博野。子孫避地。遂忘所在。信。則誌銘之設。亦孝子慈孫之深意。未可盡非也。湧幢小品云。劉宋時。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碑者宜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得立。庶可防遏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見南史裴松之傳。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及五代而弛。今且彌布天下矣。又朱竹垞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規制之宜審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嶁首龜。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碑銘可也。而直謂之碑。則非也。孫何曰。蔡邕譏郭有道。陳太邱碑皆有冠簪。而未亂之以銘。未嘗直名之曰碑。北史樊遜傳。魏收爲庫狄干碑序。令樊孝謙作銘。陸耶不知。以爲皆收作也。是又有兩人合作序銘者。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序與銘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復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麗牲懸絳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有銘。謂之量銘。鐘有銘。謂之鐘銘。鼎有銘。謂之鼎銘。不聞其去銘字。而直謂之量也。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按南史虞荔傳。梁武帝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即

命勒于館。則六朝時已單名曰碑。

癸辛雜識引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也。後立碑於墓。其篆額應止謂之額。今訛爲蓋非也。此題額之宜審者也。又夫婦合葬墓誌。近代如王遵巖。王弇州集中皆書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誌。識者非之。以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詞也。而考唐宋書法。則并無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誌而已。其妻之祔。則於誌中見之。此書法之宜審者也。又古人於碑誌之文。不輕作東坡答李方叔云。但緣子孫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嘗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號爲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風斯下矣。唐荆川云。近日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必有一篇墓誌。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卽化。長安北郭。此焉宴息。王阮亭引之。以爲此又後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誌之始也。又後漢書趙岐傳。岐久病。勅兄子可立一員石于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此亦與杜子夏臨終作文同也。

行狀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自唐以來。未爲墓誌。必先有行狀。蓋六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書。江淹爲宋建太妃周

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行狀。南史袁昂臨歿，勅諸子不得上行狀。徐孝嗣爲吳興守，王儉贈以四言詩，人以比蔡子尼行狀。北史邢臧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而裴松之三國志註引用先賢行狀最多，則漢末已有之，并不自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狀，本以太常司徒議諡法。魏書云：舊制，凡薨亡者，大鴻臚本州大中正條其行蹟，移公府，下太常博士議諡，不應諡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實。若狀不實，中正坐如博士。封氏聞見記云：唐制，太常博士掌諡，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錄行狀，申尚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議擬申省，省司議訖，然後奏聞。是古人於行狀原有核實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孫及故吏爲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議者亦多以善善欲長，誰肯爲刻覈之舉。雖有中正博士處分及考功校勘，而濫者接踵。魏袁翻謂：今之行狀，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今之博士又與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狀，便爲議諡。請敕太常有言詞，流宕無復節限者，不得聽受。唐李翱亦謂：行狀諡牒，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願敕考功虛者勿受。按當時行狀，有中正博士之處分，考功之校勘，尚不免多虛譽。何況近代之行狀，不必經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譔，又何怪乎虛詞譎語連篇累牘也。俞文豹吹劍錄：古來誌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誌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狀，已見南史，則又不得謂婦人行狀之無本也。

樂石

世俗誌銘之文。每云刻之樂石。蓋本嶧山碑文有刻之樂石之語而襲用之。不知引用誤也。禹貢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爲磬。始皇嶧山所刻。卽用此磬石。故謂之樂石。以磬乃作樂之具。他處刻石文不云樂石也。文士通用之於碑碣。誤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忌日忌月

禮記。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蓋每遇父母歿之日。必素服撤樂。哀慕終日。六朝以來。更有忌日請假之制。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請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封氏聞見記。則以爲古制。忌日止是不飲酒不作樂。至於後世。請假閉門不見客。則禮之過。而引晉書會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彈鳥。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以爲古無忌日不見客之例。其不見客者。實由不能悲愴。故轉自藏晦耳。此言雖欲矯弊。然遇忌日仍宴賓見客。如平時。行之既久。此禮將遂廢。是適便於背死忘親者之爲。則與其過而去之。毋寧過而存之。文昌雜錄。記宋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蓋猶沿古制也。六朝時。又有忌月之說。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議。荀納。王洽。

等謂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則更當有忌時。忌年。益爲無禮。南史張融傳。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音樂。唐書王方慶傳。議者以孝明帝忌月。請獻俘不作樂。方慶謂禮有忌日。無忌月。亦引荀納等忌時。忌年之說。以折之。韋公肅傳。舊制。忌日之前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公肅亦引禮無忌月之說。以著其非。

七七

俗以人死。每第七日爲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則卒哭。此不得其說。田藝衡春雨逸響云。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楊用修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郎仁寶云。天以二氣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陰陽五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爲一候。人之氣。亦惟七。凡六日。有餘而行十二經。又引論衡訂鬼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蓋甲乙鬼。庚辛報。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嘗在庚辛也。而因以推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則金爲之殺。金日鬼。則火爲之殺。皆隔七日也。是數說者。皆有理。大抵陰陽往來。多以七日爲候。如世人病傷寒者。其輕重。每七日則一候。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節不爽者。易曰。七日來復。此固天之道也。禮記。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世做七之始歟。然以七七爲限。經傳並無明文。王棠謂古禮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祭。凡七

祭蓋因虞禮而誤用之也。又引皇甫湜所撰昌黎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凡俗習畫寫浮屠日以七數之。及陰陽家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云云。棠謂日以七數之者，卽今世逢七設奠是也。然七七之祭，實不始於唐。按北史：胡國珍死，魏明帝爲舉哀。國珍胡太后之父也。死而太后爲之行喪禮。故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閻人孟欒死，靈太后於其七日設二百僧齋。北齊武成帝寵和士開，將幸晉陽，而士開母死，帝聽其過七日後續發。又孫靈暉爲南陽王綽師，綽死，每至七日，靈暉爲請僧設齋。此則做七之明證。蓋起於元魏，北齊也。按元魏時，道士寇謙之教盛行，而道家鍊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爲斷，遂推其法於送終。而有此七七之制耳。唐李翱集有楊垂謨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翱以爲非禮，特論去之。韓琦君臣相遇，傳仁宗崩，英宗初卽位，光獻后謂琦曰：當初立他爲皇子時，臣僚多有言不當立者，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焚于錢爐矣。齋七卽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壙

司空圖作生壙，每春秋佳日，邀賓友遊咏其上。事見唐書。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爲春秋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此生壙之始也。唐書姚勗自作壽藏於萬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剝土爲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盧照隣隱具茨山下，預爲墓

區。偃臥其中。李適營墓樹十松。未病時嘗往寢石榻上。置所讀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此皆在司空圖之先。

生祠

官吏有遺愛。既歿而民爲之立祠者。蓋自文翁。朱邑始。漢書文翁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朱邑先爲桐鄉令。後入爲大司農。臨死囑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子孫念我不如桐鄉民。其子遵遺令葬之於桐。桐人果爲立祠。歲時祭享不絕。後漢書周嘉爲零陵守卒。吏民頌其遺愛。爲立祠焉。王渙爲洛陽令。卒。民立祠於安陽亭西。每祀輒絃歌之。許荆爲桂陽守卒。桂陽人爲立廟樹碑。祭彤在遼東有恩信。既歿。吏民爲立祠。此皆死後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莊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蓋已開其端。史記。爰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爰公社。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此生祠之始也。後漢書。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爲立祠。王堂爲巴郡太守。韋義爲廣都長吏。民皆爲立生廟。又李憲既誅。餘黨猶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乘單車駕白馬往喻降之。乃共爲立生祠。號曰白馬從事。唐書。狄仁傑貶彭澤令。邑人爲立生祠。遷魏州。州人又爲立祠。呂誼治荆州有惠愛。荆人構生祠。誼沒。人又以錢十萬徙祠于府西。宋史。李穀入相。淮陽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張亢傳。其祖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

之立生祠。韓魏公在定州。數州之民詣闕請爲立生祠。事見君臣相遇傳。自唐以來。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至公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此皆生而立祠者也。按舊唐書·狄仁傑有生祠在魏州。後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

祠堂

今世士大夫家廟皆曰祠堂。按三代無祠堂之名。東坡逍遙臺詩自注云。莊子祠堂在開元。此或後人因其葬處爲之。非漆園時制。然王逸序天問云。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天地山川神靈奇詭之狀。因書壁而呵問之。則戰國末已有祠堂矣。漢書張安世及霍光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爲祠堂。其時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如成都外諸葛祠堂。蓋一二而已。光武紀。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因謁陵而起祠堂。則亦或在墓也。後漢書。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旣卒。夷人愛慕。送其喪歸。詔書嘉美。爲立祠堂。又清河王慶。欲爲母宋貴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爲沒齒之恨。魏略。明帝東征。過賈遼祠。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北史。崔士謙傳。士謙爲荊州刺史。及卒。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享。周書。司馬裔卒。家室卑陋。喪庭無所。乃詔爲起祠堂。此則不在墓所。然其時尙沿祠堂之名。唐以後。士大夫各立家廟。祠堂名遂廢。若唐世所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傳。嘗請復羣臣家廟。曰。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

司不能奉行。因循願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請下有司。論定施行。王曙亦奏。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文彥博亦請定羣臣家廟之制。蘇頌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今不能有土田。請考唐人寢室。燕饗儀。止用燕器常食。皇祐中。遂著令。臣下立廟。是其時亦未以祠堂爲名。近世祠堂之稱。蓋起於有元之世。攷元史。仁宗建阿木祠堂。英宗建木華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爲名。則士大夫私廟可知矣。

宗祠塋像

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爲尸。是戰國時尙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設君室之文。則塋像實自戰國始。顧寧人謂尸禮廢而像事興。亦風會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設神主。無復有塋像者。其祖先真容。則有畫像。歲時展敬。唐宋時則尙多塋像。陸魯望建祠。塋已像於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詩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陸深谿山餘話云。予謫延平時。路過蘭溪。謁章楓山祠堂。祠中塋像。乃公服不甚肖。

塑像

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實不自佛家始。史記。帝乙爲偶人。以象天神。與之博。則殷時已開其端。

國語。范蠡去越。越王以金寫其形而祀之。國策。宋王偃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廟。則并有鑄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語。宋玉招魂亦云。像設。魏文侯曰。吾所學者。乃土梗耳。又國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面。又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曰。土偶與桃梗相遇。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歲八月雨降。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削子以爲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稅駕也。則泥塑木刻。戰國時皆已有之矣。又韓非子記桓赫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祕訣。至佛像自漢武擊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歸。然則佛像本用金鑄。其後有用土木者。則轉從入中國後以中國之法爲之耳。宋史方伎傳。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壞。仁宗命以其真身塑像寺中。此又後世真身塑像之始。

陔餘叢考卷三十三

陽湖 趙翼 雲菴

刻書書冊

池北偶談引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命太子賓客馬縞等充詳勘九經官。於諸選人中召能書者。寫付匠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漢乾祐中。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始鏤版。周廣順三年。尙書左丞田敏進印板九經。馬端臨文獻通考書籍門。亦載刻書始於後唐。沈括筆談及孔氏雜說。亦皆以爲始于馮道奏鏤五經。又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鏤版行世。廣順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財百萬刻九經板。又刻文選。初學記。白孔六帖行于世。是刻書始於五代明矣。然葉夢得又謂。唐柳玘訓序。言在蜀見字書雕本。而元微之序白樂天長慶集。亦云繕寫摹勒。街賣于市井。摹勒卽刊刻也。則唐時已開其端歟。筆談亦謂。板印書籍。唐時尙未盛。曰尙未盛。則已有之也。河汾燕閒錄又謂。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王阮亭引之。以爲刊書之始。刊書與抄書難易不啻百倍。若隋已有雕刻。何以唐時尙未盛行。直至五代時始有之。當是隋。唐時習其技者少。刻書甚艱故耳。胡應麟筆叢。亦謂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擴于五代。精于宋。郎瑛七修類藁又謂。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始盛。宋則羣集皆刻。要不謬也。今世刻工有活板

法亦起於宋時。沈括云。其法用泥刻字。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欲印。則以鐵範置板上。而密布字印于其中。頃刻印千百本。此卽活板法也。但宋時猶用泥刻字。今則并用木刻。尤爲適用耳。陸深金臺紀聞云。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則又以活字爲起於明代。蓋未知宋時已有刻泥活字之法也。又程大昌演繁露云。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卽今書冊也。此恐未必唐時。如鄴侯插架三萬軸。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微之序樂天詩亦云。前後數十軸。是其時尚用卷軸也。筆叢亦謂。唐末宋初鈔錄變而爲印幕。卷軸變而爲書冊。

刻時文

雲谷臥餘載楊常彝云。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鈞元錄始。旁加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其後坊刻漸衆。大約有四種。曰程墨。則科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舊作。曰行卷。則舉子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每科房考之刻。皆出於蘇、杭。而北方賈人市買以去。天下羣奉爲的矣。戒菴漫筆曰。余少時未見有房稿刻本。有書賈從利考朋友家抄得臆課。每篇酬錢數文。持去發刻。唐荆川中會元。其稿是門人蔡瀛所刻。薛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亦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活板印行之。今則滿目皆坊刻矣。七修類藁亦云。成化以前。世無刊本時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

至各省提學考卷也。按明史·萬歷十五年·禮部言舉業流弊太甚·請選宏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遷其尤者刊布學宮·俾知趨向·此又官刻時文之始·

花押

顧寧人引集古錄。有帝王將相署字一卷。謂署字者。乃草書其名。卽今俗所謂畫押。而因據魏志司馬懿將統兵拒蜀。許允等謀。因其入。請帝殺之。已書詔。優人於帝前唱青頭鷄。青頭鷄者。鴨也。欲帝速押詔書也。以爲此帝王書押之始。是固然。然謂是時帝王之押卽自署名。恐不然也。漢時長官批屬吏符牒。書一諾字。後漢書黨錮傳。所謂南陽宗資。但畫諾。王府僚吏箋啓。亦用此制。批答。晉元帝踐阼。心存謙抑。猶用藩王禮。凡牋奏皆批諾。諾字中若字有鳳尾婆娑之形。故曰鳳尾諾。是畫諾者實書一諾字。非後世花其名可比。然則長吏及藩王之批答僚屬。猶祇書一諾字。而帝王之押。反自花其名乎。北史齊後主紀。穆提婆等賣官乞書詔。後主連判文書二十餘紙。各作依字。北齊書各作花字。則北齊帝王畫押。尙但作依字。而不自書其名。豈魏時帝王之押已自署名乎。蓋漢魏時帝王已有押詔之例。然必另有字作押。如依字可字之類。而非自花其名也。唐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是唐末尙無天子自署名之例。而謂漢魏帝王之押。卽自花其名。必不然也。集古錄所云五代帝王署字一卷。蓋五代帝王皆起於人臣。其未登極以前。本有署名之押。卽位後遂仍而不改耳。至士大夫之押。自六朝

至唐宋固無不署名。

齊太祖在領軍府時。令紀僧真學己手迹下名。答報表疏。又陸倕戲何敬容。苟既太大。父亦不

花押署名

故事。而宋時則并有以押代名之例。袁文壘牖閒評記張乖崖一扎後面云。知昇州張押字。自手而不

書名。方勺泊宅編亦記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故周密癸辛雜識云。前輩簡帖。皆前面書名。其後押字。卽以代名。不復書名也。近世士大夫。不以押字代名。纔百餘年事耳。嘗見先朝進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書名。初疑爲檢底。而末乃有御批。殊不能曉。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祕省狀。押字而不書名者。或以爲相輕致憾。范石湖聞之。笑其陋云。據此。則宋時進呈文書。及屬吏申長官文牒。後幅亦皆以押代名。然韓琦君臣相遇傳。公在魏時。府僚路拯呈事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路君愧服。然則古人進狀。狀尾本有書名之例。

燒香

趙彥衛雲麓漫抄謂古無燒香之事。尙書至于岱宗柴望。大告武成。禮記。焚柴於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於佛道云。李相之賢已集。因謂燒香始於佛圖澄。襄國城斬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敕龍取水。乃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云。然燒香實不自此始。三國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又江表傳。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則漢末道家已用之。又

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則燒香之始於佛家可知也。高似孫緯略亦云。

放生池

放生本於佛家戒殺之義。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顏魯公碑云。環地爲池。周天布澤。動植依仁。飛潛受獲。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爲祝聖放生池。郡守王隨記之。東坡奏西湖不可廢者五。此其一也。其狀云。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然考藝文類聚。梁元帝時。荊州有放生亭碑。則唐以前已有之。又南史。梁武時。謝微爲放生文。見賞於世。蓋梁武帝奉佛戒殺。至以麩爲犧牲。則放生起於是時無疑也。據魯公飛潛受獲。及坡翁羽毛鱗介云云。則其池不特種魚。宋人生辰多以放鳥鴿爲壽。坡翁詩。記取金籠放雪衣。自注。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又倦遊錄云。王丞相生日。羣籠雀鴿以獻。開籠一一放之。皆與天禧祝聖事相類。蓋放生池兼放鳥獸。今人亦尚有捨豕六畜者。

神前設籤

顧仲恭竹籤傳。載神前設籤之始曰。入唐爲陳武烈太祝。附帝意作韻語。入宋又辟江東神幕。關壯繆侯。

之改諡武安王也。倚勢辟之。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外。命籤典謁。然則神前設籤。起於唐世也。又夷堅志。建昌大寺塔中。置泗州僧伽像。甚靈。張彥文尙書與其子元晉。初預鄉薦。皆禱之。同得一吉籤。遂登第。去癸辛雜識。臨安太學有岳武穆王祠。并祀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同。

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並京債

放債起息。後人皆以周禮泉府之官。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一語爲口實。按國服爲之息。一語。本不甚了了。鄭衆釋之云。貸者從官借本買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爲息也。鄭康成因釋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此亦臆度之詞。蓋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期出息五百也。賈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也。此後世放債起息之所本也。漢書谷永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顏師古註曰。富賈有錢。假托其名。代爲之主。放與他人以取息。而共分之。是漢時已有放債之事。然師古謂代富人爲主。放與他人。亦恐未確。蓋如今之中保。爲之居間說合。得以分利受謝耳。漢書貨殖傳。農工商賈。大率歲萬息。

二千百萬之家卽二十萬。註云：每萬得利二千，故百萬之家得二十萬。此加二之息，見於漢書者也。鄭康成註國服爲息句。又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惟計所贏多少。如歲贏萬泉，則催一千；如贏五千，則催五百；皆據利催什一也。然則王莽時收息僅加一也。然漢書莽傳：令市官收賤賣貴，除貸與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月收其息三錢也。則莽收息乃加三，而非如康成所云什一也。此加三起息之見於莽傳者也。宋青苗條例云：人戶所請價錢斛斗，至秋成應納時，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比附元請價錢，不得過三分。如一戶請過一貫文，送納見錢，不得過一貫三百文。此後世官利加三之始也。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詔民間貸息，以三錢爲率，著爲令。然韓琦疏又云：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又加四利息矣。元史太宗本紀：國初官民貸回鶻金，歲加倍。太宗著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時因邪律楚材言回鶻金取息太重，名羊羔利，請以本利相侔而止，故有是詔。見楚材傳。世祖至元六年，又申明此制，令民間貸錢雖踰限，止償一本息。時又因劉乘忠言：宜確計官民欠負，依前者使一本一利償還，詔從之。見乘忠傳。又布魯海牙宣撫真定，以富民收息，不論時倍之，乃定令息如本而止。見布魯海牙傳。此近代遠年債負一本一利之所始也。至近代京債之例，富人挾貨住京師，遇月選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遠近，缺之豐嗇，或七八十兩作百兩，謂之扣頭，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記貨殖傳：吳楚七國反時，長安列侯當從軍者，欲貸子錢，子錢家莫肯貸，惟無鹽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吳楚平而無鹽氏之息十倍。曰子

錢家則專有此出錢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債者也。曰息十倍。則如今京債之重利也。又舊唐書武宗紀。中書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乃定戶部預借料錢到任扣還之例。此又後世京債故事。及官借俸錢之始。

合同

今俗作契券。有所謂合同者。以兩紙尾相並。共寫合同二字於其上。而各執其一。以爲驗。蓋本古法也。鄭康成註書契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則已肇其端。周禮地官有質劑之制。國策馮煖爲孟嘗君之辭收責。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註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又韓策。或謂韓公仲曰。秦操右契。而爲公責。註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此卽今合同之法也。然老子任契章。聖人執左券而不責于人。史記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則左券亦可以責取者。北史盧同傳。請令軍功立明文案。卽給以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統軍位號。勳人甲乙。及斬級被傷之數。各盡一行。當行堅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月日。一付勳人。一咨行臺。此亦本古人合券遺法。蓋不特民間市易所用。而官曹亦用之。以防作僞也。又官曹文案。於紙縫上鈐印。魏晉律令謂之款縫。顏師古云。應作鐵縫。鐵刻也。古未有紙之時。凡簡牘編連處。恐有改動。故於縫上刻記之。謂之鐵縫。今紙上署縫。猶仍舊名呼爲

款縫耳。按此亦合契遺法也。黃伯思謂梁御府所藏前代法書皆有朱異。唐懷克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謂之押縫。則并移此法於書畫矣。元史桑哥拆印縫。持其半以陷人。徹里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也。今尙書省拆卷破印。豈非教吏爲奸。然則雖有鈐縫之法。尙不能防弊。宜時俗僞契之紛紛不止也。

馬褂缺襟袍戰裙

凡扈從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戰裙。短褂亦曰馬褂。馬上所服也。疑卽古半臂之制。說文無袂。衣謂之襜。趙宦光以爲卽半臂。其小者謂之背子。此說非也。旣曰半臂。則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馬褂。其無袖者。乃謂之背子耳。背子卽古稱襟之制。南史柳元景傳。薛安都着絳衲襜褕衫。馳入賊陣。玉篇云。襜褕其一當背。其一當胸。朱謀瑋駢雅。襜褕胸背衣也。劉孝孫事原。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卽今之長袖也。唐高祖滅其袖。謂之半臂。則唐初已有其制。唐書韋堅爲租庸使。聚江淮運船於廣運潭。令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膊綠衫而裼之。唱得寶歌。請明皇臨觀。又曾三異同話錄。有貉袖一條云。近歲衣制。有一種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帛爲之。仍用夾裏。名曰貉袖。起於御馬院。圉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着。以其便於控馭也。此又宋人短褂之制。然短袖之服。又不僅起於唐。宋按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着帽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短袖由來久矣。北史周武帝着短衣。享二十四軍督。馬縞中華古今注。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缺膊襖子。三品以上皆紫。唐書高祖

武德元年詔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膊襖子是缺襟之制亦起於隋唐時至戰裙之始按國語鄆之戰卻至以韎韐之跗注三逐楚平王註跗注者兵服自腰以下注於跗則今之戰裙蓋本此也鄆之戰屈蕩逐趙旃得其甲裳又裙之有甲者耳

帽頂

輟耕錄記元大德間有回回巨商賣紅刺石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直中統鈔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累朝皇帝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則服用之又河南王卜憐吉歹嘗郊行天暖欲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跌碎御賜玉頂王不噴責又有猴盜者使所畜猴入人家竊物在韶州旅邸服繡衣琢玉爲帽頂又元史仁宗爲皇太子時淮東宣慰使撒都獻七寶帽頂却之據此則帽之有頂元制已然遼史重元傳興宗賜重元四頂帽二色袍則帽頂之制并始於遼也

韞膝褲

俗以男子足衣爲襪女子足衣爲膝褲古時則女子亦稱襪男子亦稱膝褲左傳不脫襪而登席漢書王生謂張釋之曰我襪解爲我結襪此男子稱襪也洛神賦羅襪生塵李白詩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杜

牧詠襪詩。織織玉笋裹春雲。道山新聞。宵娘以帛繞足。素襪舞其中。此女子亦稱襪也。秦檜死。高宗謂楊和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置匕首矣。此男子亦稱膝褲也。是以呂藍衍言鯖。謂襪卽膝褲。然今俗襪有底。而膝褲無底。形製各別。按炙穀子曰。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則古時襪之制。正與今膝褲同。豈古之所謂襪。本如今膝褲之制。後人改爲有底。遂分其名。而一則稱襪。一則稱膝褲耶。

釘鞵

古人雨行多用木屐。今俗江浙間多用釘鞋。不知起於何時。按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惟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建之子彰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嚙臂爲盟。著釘鞋行。膝更控上馬。以至梁州。釘鞵之名。始見於此。明史禮志。百官入朝。遇雨皆躡釘鞵。聲徹殿陛。太祖曰。古者入朝有履。唐始用鞵。其令朝官爲軟底皮鞵。冒於鞵外。出朝則釋之。此又釘鞵之見於記載者也。

眼鏡

古未有眼鏡。至有明始有之。本來自西域。張靖之方州雜錄云。向在京師。於指揮胡繼寓。見其父宗伯公。

所得宜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絕似雲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紐之。合則爲一。歧則爲二。如市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書。張此物加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又於孫景章參政處。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於西域賈胡。其名曰優逮。又郎瑛云。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人可用以觀書。予疑卽文選中玉珧之類。及霍子麒送一枚來。質如白琉璃。大如錢。紅骨鑲。二片可開合而摺疊之。問所從來。則曰。甘肅番人貢至而得者。豐南禺曰。乃活車渠之珠。須養之懷中。勿令乾。然後可。予得之二十年無用云。瑛嘉靖時人。是知嘉靖時尙罕見也。吳瓠菴集中有謝屠公餽眼鏡詩。呂藍衍亦記明提學潮陽林某始得一具。每目力倦。以之掩目。能辨細書。其來自番舶。滿加刺國賈胡。名曰鑿隄云。則此物在前明極爲貴重。或頒自內府。或購之賈胡。非有力者不能得。今則遍天下矣。蓋本來自外洋。皆玻璃所製。後廣東人倣其式。以水精製成。乃更出其上也。劉跂暇日記。史沆斷獄。取水精十數種以入。初不喻。旣而知案牘故暗者。以水晶承日照之。則見。是宋時已知水晶能照物。但未知作鏡耳。

摺扇

高江村天祿識餘。謂今之摺疊扇。初名聚頭扇。元時高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效爲之。今則流傳浸廣。團扇廢矣。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於成化間云。癸辛雜識。倭人聚扇。用倭紙爲之。雕木爲骨。金銀花草爲飾。

并有作不肖之畫於其上者。七修類藁亦謂成化初高麗貢至。朝命倣製以答。復書格言以賜羣臣。民間遂效而爲之。按陸深春風堂隨筆云。今之摺扇。張東海以爲貢於東夷。永樂間盛行於中國。然予見南宋以來。詠摺扇者頗多。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卽此也。又按洪容齋隨筆。記朱新仲有摺扇詩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暮新花墜。張安世見而書諸扇。又豐坊家有趙彥所畫摺扇。金章宗題摺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則摺扇非始於元。蓋宋金時已有之。特其時尚未盛行。民間猶多用團扇。是以陸放翁有生綃裁扇又團團。及團扇家家畫放翁之詩。直至永樂中始盛行於中國耳。馮時可篷窗續錄亦謂貢自東夷。永樂間乃盛行。客中閒談又謂之撒扇。永樂中朝鮮貢至。上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婦女猶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婦亦用之矣云。又按昔人摺扇有用絹者。陸儼山有楊妹子書摺絹扇。郎瑛又謂黑骨泥金起於日本云。南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註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此恐誤。唐時尚未有摺扇。何得六朝已有之。胡三省蓋以後世之物。妄爲附會耳。

竹夫人湯婆子

編竹爲筒。空其中而竅其外。暑時置牀席間。可以憇手足。取其輕涼也。俗謂之竹夫人。按陸龜蒙有竹夾

膝詩。天祿識餘以爲卽此器也。然曰夾膝。則尙未有夫人之稱。其名蓋起于宋時。東坡詩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又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自注云。世以竹几爲竹夫人也。又黃涪翁云。趙子充示竹夫人詩。蓋涼寢竹器。憇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予爲名曰青奴。陸放翁亦有詩云。空牀新聘竹夫人。羅鶴林玉露亦載李公甫謁真西山丐題。西山指竹夫人爲題曰。靳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就。有云。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又今人用銅錫器盛湯。置衾中煖脚。謂之湯婆子。或以對竹夫人。按此名雖不經見。然東坡有致楊君素札云。送煖脚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然則此物亦起於宋。其名當亦已有之。按范石湖有脚婆詩。則是時并有脚婆之稱也。

連枷

農家登麥。必用連枷擊之。按國語。管仲對桓公曰。農之用耒耜枷芟。韋昭註。枷。拂也。所以擊草也。則三代已有之。癸辛雜識引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西載銍。北載拂。師古註。拂。晉佛。以擊治禾。今謂之連枷。此連枷之見於書傳者也。然云擊治禾。而周密亦謂打稻用之。是古人專以爲禾稻之用。今江南人惟用以打麥。而禾稻罕有用者。宋慶歷初。知并州楊偕。上所製鑄連枷。詔藏之祕府。又狄武襄亦以鑄連枷破儂

智高則并用之爲兵器矣。按天官書。楛亦作柳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

滿江紅船

江船之巨而堅實可重載者。曰滿江紅。董穀碧里雜存云。明祖初得和陽。欲圖集慶。與徐達間行以覘之。至江直歲除。呼舟莫應。有貧叟夫婦二人。舟甚小。欣然納之。曰。日暮矣。明早渡江。因具鷄黍留宿。厥明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明祖元旦得此吉語。與達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故江中渡船。稱滿江紅云。

牛皮船

西番一帶。山巒陡險。溪流湍悍。舡不得施。土人有用牛皮爲船者。按後漢書匈奴傳。北匈奴遣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南匈奴叛者。鄧訓傳。任尙擊迷唐羌。縫革爲船。置牌上以渡河。晉載記。慕容垂擊翟釗。軍於黎陽。爲牛皮船百餘艘。欲渡以誘之。北史。室韋國以皮爲舟。又嘉良夷有水闊百餘丈。用皮爲舟。以濟。新唐書。東女國有弱水。縫革爲船。白香山蠻子朝詩云。汎皮船。今渡繩橋。來自巖州道路遙。元史。世祖取大理。乘革囊渡金沙江。汪世顯傳。宋兵屯萬州。世顯從上游鼓革舟徑渡。襲其兵。速哥傳。帥師攻蜀。至

馬湖江以革爲舟夜渡是牛皮爲船由來久矣皆出於番俗也然沈攸之進攻濃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柵周世宗親攻壽春趙太祖乘皮船入壽春濠中則內地亦有有用之者

明史唐龍傳時吉囊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乃用牛皮爲渾脫渡入山後然渾脫非船比乃縫羊皮吹氣令飽而人乘之以渡耳

螺填

髹漆器用蚌蛤殼鑲嵌象人物花草謂之螺填呂藍衍言鯖謂牂牁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帥曰羅殿在貴州界內世用其蛤飾器謂之羅殿此說非也今貴州水西一帶卽羅甸鬼國余嘗官其地皆崇山峻嶺並無江河安得有蚌蛤之屬此器多出自廣東沿海一帶按方勺泊宅編謂螺填器本出倭國而藍衍訛爲羅殿而附會之誤矣周密駕幸張府記宋高宗幸張循王府王所進有螺鈿盒十具又癸辛雜識王楠諂賈似道作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當國盛事如鄂渚守城鹿磯奏捷之類賈相乃大喜則螺填當作螺鈿爲是

骰子四緋

骰子本魏陳思王所製然其時乃窖燒成者事見七修類藁而說郛云博骰本以木爲質唐世鏤骨爲窻

雜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真篋中。故温飛卿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今骰子於四上加紅。亦有所本。言鯖。唐時投瓊。惟么一點加紅。餘五子皆黑色。明皇與楊妃彩戰。將北。惟四可解。有一子旋轉未定。連叱之。果成四。上悅。顧高力士令賜緋。遂相沿至今云。按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亦骰子名也。又曰穴骼。又曰明瓊。袁文璽牖閒評作投子。蓋取投擲之義。俗作骰非也。骰本股字耳。南唐劉信於義祖前爲博戲。掬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遍赤。投之果六子皆赤。此卽所謂六紅也。

葉子戲

品外錄。唐國昌公主會韋氏族于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歐陽公亦云。唐人宴聚。盛傳葉子格。袁文謂。此唐之讖也。葉子二字。拆其字。上半乃廿世字。餘木字。湊下子字。作李字。乃是卅世李。正合有唐二十帝之數。馬令南唐書。李後主妃周氏。又編金葉子格。卽今之紙牌也。遼史稱爲葉格。見第三卷。則紙牌之戲。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滸人分配者。蓋沿其式而易其名耳。

陞官圖

世俗局戲有陞官圖。開列大小官位於紙上。以明瓊擲之。計點數之多寡。以定升降。按房千里有骰子選

格序云。以穴骰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豐貴而約賤。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於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此卽陞官圖所由本也。東坡文云。流俗經營尙來。惴惴惟恐後於他人。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而色形于外也。王逢原彩選詩云。卒無及第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其大。擾擾爭其細。見黃常明詩話。可見此戲唐以來已有之。王阮亭謂。彩選始唐李郃。宋尹師魯踵而爲之。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老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註其下。其兄原父喜而序之。此所述尤爲詳備。而趙明遠亦有彩選格。見沈作喆寓簡。又宋時有選仙圖。亦用骰子比色。先爲散仙。次爲上洞。以漸至蓬萊大羅等列仙。其比色之法。首重緋。四次六與三。最下者幺。凡有過者。謫作樵樵思凡之人。遇勝色仍復位。王珪宮詞有云。盡日窗間賭選仙。小娃爭覓列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亦彩選之類也。今陞官圖一名百官鐸。有明一代官制略備。以明瓊擲之定遷擢。有賊則降罰。相傳爲倪鴻寶所造。又有忠佞陞官圖。有嚴嵩楊椒山諸人。則以人品優劣定勝負矣。又有判爲三教者。各以彩色定進身之途。則亦選仙之流也。遼史興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則真以骰子選官矣。見耶律徽傳。

不倒翁

兒童嬉戲有不倒翁。糊紙作醉漢狀。虛其中而實其底。雖按捺旋轉不倒也。吳偉業集中有詩。考之摭言。則唐人已有此物。名酒胡子。乃勸酒具也。盧汪連舉不第。賦酒胡子長篇以寓意。序曰。巡觴之胡。聽人旋轉。所向者舉杯。頗有趣。然傾倒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乃爲之作歌。按此。則其形製與今所謂不倒翁者正相似。特其名不同耳。

掃晴娘

吳俗久雨後。閨閣中有剪紙爲女形。手持一帚。懸簷下以祈晴。謂之掃晴娘。按元初李俊民有掃晴婦詩。卷袖褰裳手持帚。挂向陰空便搖手。其形可想見也。俊民。澤州人。而所詠如此。可見北省亦有此俗。不獨江南爲然矣。又其序云。所以使民免乾溢之患。則不獨祈晴。又以之祈雨。

假面

假面蓋起於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以逐鬼。後漢書禮儀志。大儺之儀。以木面獸爲儺。其濫觴也。至如高齊蘭陵王長恭。潔白類婦人。乃着假面。與周師戰於金塘。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蘭陵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又齊神武圍玉壁。城中出鐵面拒守。神武命兀盜射之。皆中其目。宋狄青每戰帶鐵面具。此假面

之見於史傳者。則以鐵爲之。軍旅所用也。老學庵筆記。政和中。敕桂府進面具。桂帥進一具。少之。及開視。則一副共八百餘件。老少妍醜。無一相似。此則後世俳優之假面耳。

本草

醫家本草。歷代所增。各自爲書。今合而爲一。非古本也。唐書方伎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尙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陀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乃始於後漢。至唐初尙有其本。方伎傳又云。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華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陶宏景合而錄之。謂之別錄。是宏景所輯者。名曰別錄也。于志寧。李勣等修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謂宏景以神農經及諸家別錄註之。江南偏方。不能周知藥石。其謬誤至四百餘種。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太宗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是志寧等所修本草。與別錄尙爲二書也。陳藏器所著。則又名本草拾遺。謂人肉能治羸疾。故民間有割股之事。今本草內有人肉。是藏器所增也。宋以後則合諸書并爲一部。而總名之曰本草。明李時珍又著本草綱目一書。益詳備矣。按時珍傳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至時

珍著本草綱目又增三百七十四種。

水晶

鐵圍山叢談記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以木匣進數百匣郎瑛引之謂格古要論及劉貢父所云多年老冰爲水晶者誤也又引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及寶貨辨疑有烏水晶以爲非冰之証按今水晶出於閩之漳州其用遍天下無人不知而瑛乃多引書傳以証其爲石中所產可見嘉靖中此物猶未盛行也又夷堅志水精出信州靈山下惟以大爲貴今信州並不產此而漳州所產白者最多又有茶色者曰茶晶墨色者曰墨精又有淺紫者深紫者而尤以綠色爲貴皆生於山中初不水產也土人云山中產晶則其地先有氣如烟尋而掘之往往得晶其產亦無常處有產品久而掘空者有素不產而忽生者別有一種髮晶晶中有髮縷縷可數或以爲髮落水中遇冰結成然漳州水晶生於山並非有水衝激而成也。

琉璃

俗所用琉璃皆消融石汁及鉛錫和以藥而成其來自西洋者較厚而白中國所製則脆薄而色微青按

漢書西域傳。罽賓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青黃黑白赤紅縹紺紫綠十種琉璃。呂藍衍以爲此蓋自然之物。非藥石所爲者。然穆天子傳。天子西征有采石之山。取以鑄器。則鍊石爲琉璃。自古已然。王充論衡。陽燧之取火也。五月丙午日中時。消鍊五石以爲器。仰以向日則火至。蓋卽琉璃也。又魏太武時。有大月氏國人至京師。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探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旣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此亦鑄石爲之之証。余在粵東。有西洋人能在中國製琉璃。試之亦探石鎔汁。并鉛和藥而成。並非藍衍所云自然之物也。

料絲

料絲燈。見李西涯詩。而詩用繚絲字。卽瑛謂誤也。料絲出于滇南。以金齒衛者爲勝。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爲屑。煮腐如粉。必市天花菜點之方凝。然後取以爲絲。極晶瑩可愛。蓋以煮料成絲。故名料絲耳。王文恪海月菴觀燈詩。有新樣驚看出洱河。天機文斷水微波等句。蓋亦詠料絲者。則此物前明時僅出於滇也。韻石齋筆談。亦謂絲燈始於雲南。有丹陽人潘鳳者。隨楊文襄公至滇。得其法。歸而煉石成絲。於是丹陽之料絲燈。達於海內。而鳳實造燈鼻祖云。則內地之有此燈。實始于鳳。然元人馬祖常有琉璃簾。詩云。萬縷橫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宮。琉璃安可作簾。且詩云。萬縷。必非方塊琉璃。蓋卽是今之料絲耳。然

則料絲在元時已有之。今之爲料絲者，不必用瑪瑙等石，但以糯米和藥煮耳。其色亦復不減。查初白料絲燈詩，還與石湖添記事。詩家新賦料絲燈，自註范石湖上元詩中所載燈名甚多，獨不及此品。則初白未知南宋以前，本尙未有此物也。

金魚

山海經。雒水有文魚。郭註云。有斑采也。王褒九懷篇。文魚兮上瀨。是文魚古原有之。然六朝以來，未見有。形之賦詠者。則其種尙少。戴埴鼠璞云。東坡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解此語。及倅杭州。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是此魚始于錢塘。惟六和塔有之。今南渡後王公貴人園池相望。豢養之法出焉。又岳珂程史云。都中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養之。飼以小紅蟲。初白如銀。頂漸黃。久而金矣。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礫若漆曰玳瑁者。尤可觀。據此二說。則金魚在北宋時尙少。祇六和塔寺有之。南渡後始盛。今則遍天下矣。

京師炒栗

今京師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說。汴京李和燻栗。名聞四方。紹興中。陳長卿及錢愷使金。至

燕山忽有人持燻栗十枚來獻。自白曰：汴京李和兒也。揮涕而去。蓋金破汴後，流轉於燕，仍以燻栗世其業耳。然則今京師炒栗，是其遺法耶。

窖菜唐花

蔬菜花卉，可以人力培養，令非時而預出者，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燠火，待溫氣而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悉奏罷。又後漢書鄧太后詔：凡供薦新味，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悉宜罷之。通鑑：唐易州司馬陳元璿，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太宗惡其詔，免官。此今之所謂窖菜也。周密記馬塍藝花，凡花之早放者，名堂花。其法以紙糊密室，鑿地作坎，編竹置花其上，糞以牛溲琉礦，盡培溉之法。然後寬沸湯於坎中，少俟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此今之所謂唐花也。宋時名唐花。今日唐，恐堂字之訛。王阮亭詩：試燈風裏見唐花。

西瓜始於五代

或謂西瓜自元世祖時始入中國。然元初方夔已有食西瓜詩。所謂縷縷花衫粘唾碧，痕痕丹血搯膚紅者也。夔係浙之淳安人。是時浙中已有之。則非元初入中國可知矣。南宋末，方回亦有秋熱詩云：西瓜足

解渴。割裂青瑤膚。又文信國吟嘯集。有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斫破蒼玉瓶。陸儼山菽園雜記云。金時王予可南雲詠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則金時已有之矣。按歐陽公五代史四夷附錄。胡嶠居契丹七年。自上京東去四千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始食西瓜。土人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是西瓜由嶠而覓見於塞外。尙未入中國。楊用修云。余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代胡嶠陷虜記云。嶠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則西瓜由嶠入中國也。今西瓜已遍天下。而臺灣則并種於秋。至十月採取。貢入京。以備臘月廟祭之用。臺灣在閩海東。則西瓜又可稱東瓜矣。

烟草

王阮亭引姚露旅書。謂烟草一名淡巴菰。出呂宋國。能辟瘴氣。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矣。然唐詩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時已有服之者。據王肱枕蚓菴瑣語。謂烟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至以一馬易一觔。崇禎中。下令禁之。民間私種者。問徒。利重法輕。民冒禁如故。尋下令犯者皆斬。然不久因軍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子兒時尙不識烟爲何物。崇禎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據此。則烟草自崇禎時乃盛行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四

陽湖 趙翼 雲菴

干支

顧寧人謂古人但以干支紀日。其年月時則別有所紀。按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乃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支。支干相配。以成六旬。是干支本以紀日也。爾雅紀年則有焉。逢至昭陽十名。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紀月則有陬荼畢聚臯涂之類。周禮。哲蔀氏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註曰。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註。攝提格歲在寅也。孟陬正月也。庚寅日也。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許氏說文後序。永元困頓之年。孟陬月朔日甲子。可見古人以攝提等紀歲。陬訾等紀月。甲子等紀日。劉恕通鑑外紀序。謂甲子紀歲。自王莽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又云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自此以後。無不以甲子紀歲矣。然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莠於卯。振美於辰。己盛於巳。罍布於午。昧薺於未。申堅於申。留熟於酉。畢入於戌。該闋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

櫛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妊於壬。陳揆於癸。是干支之義。本貫於十二月。又不特以紀日也。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於十二分野矣。淮南子。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王衛。癸越。子周。丑翟。律歷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按爾雅釋天。歲名篇。太歲在甲曰闕逢。乙曰旃蒙。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則雖有闕逢等名。而曰在甲在乙。是亦未嘗不以紀歲。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此皆在新莽以前。則不得謂自莽始也。蓋干支之義。所該者廣。甲子與攝提格之類。字雖異而義本同。古人惟恐年月日時易混。故分別紀之。後世趨於便易。故年月時概以甲子紀。其實一也。且三代以來。及周秦之書。除楚詞。呂覽數語外。亦未見有以攝提格等紀歲。陔塗等紀月者。則古人亦早以其煩重而不盡用矣。至吳孫皓國山碑文。并以重光大淵獻紀日。則又失之。文文山吟嘯集有異人詩。其題云。歲祝犁單閼。月赤奮若。日焉逢涪灘。則反以古人紀歲者來紀月日。此又陶詩甲子紀年之義。未可議其誤也。元史康里脫脫傳。時仁宗以皇子在都。武宗未至。術者推算兩命。曰。重光大荒落者有災。旃蒙作噩者久長。重光者武宗年幹。旃蒙者仁宗年幹也。此又或史家用古名以入文字。非元時尚以此紀歲也。

干支配五行

以干支配五行。雖屬術家之學。然其理甚微。蓋古人通乎陰陽之故。故以十干位五行之正。而其中又有流行消息之理。如日月疾徐。有氣盈朔虛之不同。故又制十二支以通其變。此卽河洛之精理也。後世惟術家用之。學者遂不復措意。抑知三代以來。如管子春以甲乙之日發政。夏以丙丁之日發政。國語。晉文公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舅犯曰。十二年必得此土。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左傳。申叔儀乞糴。登山呼庚癸。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久以之協時令而參陰陽。蓋非以干支配五行。乃干支從五行出耳。

一二十四節氣名

二十四節氣名。其全見於淮南子天文篇及漢書歷志。三代以上。堯典但有二分二至。其餘多不經見。惟汲冢周書時訓解。始有二十四節名。其序云。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順天時。作時訓解。則其名蓋定於周公。今按國語。楚范無宇曰。處暑之既至。韋昭註。七月節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語。可見皆周制也。然大戴禮夏小正。已有啓蟄、雨水等名目。則夏時已有之。第三代以上。驚蟄在雨水前。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註。夏正建寅之月。鄭康成月令註。亦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初亦以驚蟄爲正月。是漢初驚蟄猶在雨水前。其後改雨水在正月。驚蟄在二月者。邢昺疏謂。始於劉歆作三統歷。然淮南子已先

雨水後驚蟄。則漢武時已改。顧寧人謂起於四分歷。當是也。至如管子云。春十二地氣發。十二小卯。十二天氣下。十二義氣至。十二清明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夏十二小郢。十二絕氣下。十二中郢。十二中絕。十二大暑。十二中暑。十二小暑。其紀候俱以十二爲節。又小暑轉在大暑之後。皆不可解。房元齡云。此但齊國所行。不及天下也。

按漢已改雨水在驚蟄之前。而新舊唐書又先驚蟄後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驚蟄在後。此不知何故。豈唐又改從古法。至宋而定今制耶。又漢書歷志。先穀雨後清明。新舊唐書。則皆先清明後穀雨。宋史亦同。

太歲大將軍

術家有太歲大將軍之說。動土者必避其方。按漢書天文志。在寅爲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又匈奴傳。單于來朝。舍之太歲厭勝所在。又王充移徙法云。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世俗起土興工。凡歲月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如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則月食於巳。子寅之地與功。則酉巳之家見食。必須作厭勝之法。懸五行之物。如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食東家。東家懸炭。是太歲避忌之法。漢已有之。其大將軍之稱。歐陽公集古錄載李康碑云。歲在亥。大

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嘗見。周密以爲。卽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也。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孟康謂是年元帝二年。太陰在子。又揚雄傳。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如丙子歲。則太陰在甲戌。抱朴子有諾臯太陰將軍之稱。術家蓋本此。按漢書。王莽號其將軍曰歲宿。則以太歲爲大將軍。并起於新莽矣。按集古錄所云。則大將軍係歲後二辰。今術家則卽以太歲爲大將軍。

一日十二時始於漢

古時本無一日十二時之分。左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是言一日只十時也。其見於史傳者。記日之早晚。則曰平旦。曰日中。曰日之夕。又如史記天官書。旦至食。食至日昃之類。記夜之早晚。則曰夜半。曰夜未央。曰夜向晨。又如漢書廣陵王胥傳。雞唱時。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之類。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時也。况古人尙以甲乙丙丁戊分夜之五更。謂之五夜。若其時已有甲子乙丑紀時。又何得以甲乙紀夜乎。又淮南子。日出暘谷爲晨明。登扶桑爲朏明。至曲阿爲旦明。至曾泉爲蚤食。至桑野爲晏食。至衡陽爲隅中。至昆吾爲正中。至烏次爲小還。至悲谷爲餽時。至女紀爲大還。至虞淵爲高春。至連石爲下春。至悲泉爲懸車。至虞淵爲黃昏。至蒙谷爲定昏。是古時一日夜尙分十五時。且其所分之候。晝多而夜少。其以一日分十二時。而以干支爲紀。蓋自太初改正朔之後。歷家之術益精。故定此法。如五行志。日加辰巳之類。皆漢法也。杜預註左傳。卜楚邱十時之語。則曰夜半。曰雞鳴。曰平旦。曰日出。曰食時。曰隅中。曰日

中曰日昃曰哺時曰日入曰黃昏曰人定。是雖不立十二支之目。亦已分十二時。而非十時矣。蓋歷家記載已用十二支。而民俗猶以夜半雞鳴等爲候也。

十二相屬

曾三異同話錄云。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丑。其屬體皆有虧。如鼠無膽。雞無腎。馬無角。牛無齒。兔無唇之類。惟三物配附不合。洪蕤陽谷漫錄云。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猪。十二相屬。前輩未有明其所以取義者。曩見家瓊公選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以相屬之奇數爲名。鼠虎龍猴狗俱五指。馬則單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爲名。牛羊雞猪俱四爪。兔兩爪。蛇兩舌也。王鑿之論則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惟子午卯酉則三宿。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獮。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紫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郎瑛則謂地支在下。各取物之足爪。於陰陽上分之。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乃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後足五爪也。丑屬陰。牛蹄分。寅屬陽。虎五爪也。卯屬陰。兔

缺唇且四爪也。辰屬陽。龍五爪也。巳屬陰。蛇舌分也。午屬火。馬蹄圓也。未屬陰。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雞四爪。戌犬五爪。亥猪分蹄。寅爲三陽之勝。則暴虎性暴也。申爲三陰之勝。則黠猴性黠也。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雞。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陰陽交感之義也。辰巳陽起而動作。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焉。戌亥陰斂而司寂。狗司夜。豕鎮靜。故狗猪配焉。是數說者。雖各有詮解。然皆未免穿鑿。惟鑿論稍優。然朱子已嘗有此說。而謂以二十八宿之象配之。惟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應在南。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然則鑿所引二十八宿配合之說。亦未爲的也。王應麟亦引月令正義。所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者。以爲揆之十二辰之五行。益不相合。是則十二辰之說。紛紛不定。從未有推明其所以然者。竊以爲此本無甚意義。古人但取以紀年月而已。陸深春風堂隨筆。謂本起於北俗。此說較爲得之。唐書黠戛斯國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宋史吐蕃傳。仁宗遣劉渙使其國。厮囉延使者勞問。具道舊事。亦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輟耕錄記邱處機奏。元太祖疏云。龍兒年三月日奏云云。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載泰山有元碑二通。一泰定鼠兒年。一至正猴兒年。此其明証也。蓋北俗初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類分紀歲時。浸尋流傳於中國。遂相沿不廢耳。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謂其俗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之聲爲樂。呼猪之聲爲真盧。呼牛爲箇之類是也。然則不特起於北俗。沿於中國。且通行於海南諸

番矣。

十二相屬起於後漢

十二相屬起於何時。諸書皆無明文。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注謂十二物未見從來。又朱子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季通亦無以對。今按金史。黃久約母夢鼠銜珠而生。久約歲實在子。此見於金時者也。夷堅志。穆度以生於酉。遂不食雞。朱弁曲洧舊聞。記崇寧中。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請禁天下屠狗。此見於宋時者也。王文正公遺事。記周世宗時。張永德遇異人。謂真主已出。但觀其色紫黑而屬豬者。當善遇之。永德遇宋太祖。英表與年歲悉合。遂歸心焉。及太祖卽位。寵厚無比。董昌以讖有兔子上金牀之語。謂己太歲在卯。遂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卽位。此見於五代時者也。陶穀清異錄。記唐內庫有十二時盤。四周有物象。如辰時。則花草開。皆戲龍轉巳。則爲蛇。午則爲馬。傳至朱梁。猶在。侯鯖錄。載陸長源以勳德爲宣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宣。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違。長源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違之有。此見於唐時者也。北史。後周宇文護之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獨孤陋傳。陔好左道。嘗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此見於周隋者也。晉書。謝安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遇白雞而止。後病篤。謂人曰。白雞王酉。今太歲在酉。

吾病殆不起乎。此見於晉書者也。王子年拾遺記。鄭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悟。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曰。歲在龍蛇。賢人嗟。此見於後漢者也。而其時蔡邕月令論。謂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必家人所畜之物。又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寅木。其禽虎也。戌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其禽豕也。巳火。其禽蛇也。子亦水。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又四諱篇云。子之禽鼠。卯之獸兔。許慎說文亦云。巳爲蛇。取象也。管輅別傳亦云。蛇者協辰巳之位。是後漢時其說甚行。更推之漢以前。則未有言及者。竊意此本起於北俗。至漢時呼韓邪。歎塞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遂流傳入中國耳。王應麟以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爲午馬之證。季冬出土牛。爲丑牛之證。此不過因一二偶合而附會之。若古已有是。則子鼠寅虎之類。何以經書中絕不經見。惟吳越春秋。子胥爲闔閭築大城。因越在巳地。故作蛇門。而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以象龍角。此則在漢之前。然吳越春秋乃後漢趙長君所撰。安知非出於長君之附會耶。則十二相屬之起於後漢無疑也。况西漢以前。尙未用甲子紀歲。安得有所謂子鼠丑牛耶。至如左傳梓慎所云。蛇乘龍。則謂星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也。蛇。元武之宿。虛危之星也。則與十二相屬無與。

時憲書後列兩甲子

向來時憲書後止追列一甲子六十年。近日吾鄉劉文定公奏請再列一甲子，以便檢閱。遽著爲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錄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歷日六十甲子外，請更留二十年。太宗謂：支干相承，雖止六十，然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年老者並不見當生年數，宜存兩甲子，使期頤之人猶見本生年號，飭司天監議行之。是宋時原列兩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列一甲子，不知何時更定。

子平推命

吳青壇讀書質疑云：子平星命之術，起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宋有徐子平者，精其法，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子平，或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等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云云。按韓昌黎誌李虛中，謂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剋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是推命之法，至虛中而極精。然謂起於虛中，則非也。唐時僧一行、桑道茂已擅其術。六朝時陶宏景先有三命抄略一書。臨孝恭有祿命書二十卷。南史吉士瞻年四十不得志，就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仗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大

郡。北史孫紹善推祿命。偶赴朝。與百官侍於掖門外。私謂辛雄曰。此中諸人皆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役。百官皆爲爾朱氏所害。又魏寧善推命。北齊武成帝以己生年月日托爲他人者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果崩。隋書仁壽初。袁充上言皇帝本命行年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運轉相符。文帝大悅。此皆在李虛中之前。則非起於虛中可知也。史記有日者傳。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睹命祿而知骨體。是漢時已有此法。呂才謂始於司馬季主。理或然也。鄭康成釋天命之謂性。已有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語。釋我辰安在。又謂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則干支占命。其來久矣。

葬術

世傳葬術起於郭璞。按晉書。璞葬母於暨陽。去水百步。人以近水規之。璞曰。當卽爲陸。已而沙果漲數十里。又嘗爲人葬地。元帝微服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璞云。此葬龍耳。當致天子來問。帝心甚奇之。又南史張裕傳。璞爲裕曾祖澄卜葬其父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葬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子孫遂昌。璞之術信神矣。然謂葬術起於璞。則非也。周禮疏。已有堪輿出自黃帝之語。史記日者傳。亦有堪輿家曰不吉之語。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書十四卷。師

古述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又有宮室地形二十卷。後漢書王景傳。景參記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作大衍元基一書。又袁安傳。安父歿。初卜葬地道。逢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爲上公。從之。後果累世貴盛。又郭鎮傳。廷尉吳雄不拘禁忌。喪母。擇人所不封土。趣辦葬事。人言當族滅。而雄子孫世爲廷尉。曰。人所不封土。則術家所不用者也。王充論衡譏日篇。謂葬術忌九空地。召宋書符瑞志。孫堅之祖名鍾。有三少年指以地曰。此山下可作塚。葬之當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許。願見我去。即可葬也。鍾三十餘步。卽反顧三人並乘白鶴而去。鍾死。卽葬其地。後子孫遂王江東。晉書。羊祜葬親。遇術者云。墓當出天子。祜惡之。遂掘損其墓。術者云。尙可出折臂三公。後祜墮車折臂。果至三公。此事亦在璞前。然則葬術非起於璞。蓋漢以來已有之。漢以上則不經見。王充所謂春秋之時。葬埋未聞有所諱也。南史。梁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則是時并有忌長房次房之說矣。隋書。獨孤后崩。文帝令蕭吉擇地。及將葬。帝欲自臨。吉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宜臨喪。此又後世送喪者有避忌之說也。王禕青巖叢錄。謂堪輿家之說。本於郭璞葬書。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十之二。而朱子亦尊信之。以爲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後世爲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屋宅之法。始於閩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生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州楊筠松。曾文迪。賴大

有、謝子逸輩。其爲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定向位。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二家之說俱盛行。而輟說較優。

測字

少時見一拆字者。一人踉蹌來問其父之病。隨手拈得一字。術者曰。一者生字之盡。死字之初也。汝父殆不起矣。問汝父生年云何。其子曰。丁丑生。屬牛。術者曰。然則爾父不死。牛加一畫則生字矣。其驗否不可知。然思致自佳。按此術不知起於何時。後漢書。公孫述夢有人告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述以爲公孫當貴之兆。遂稱帝。蔡茂傳。茂夢坐大殿上有三禾。茂取之。得其中穗。又失。郭賀曰。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此後世測字之權輿。然未有專以此爲術者。近見王棠知新錄。引宋謝石以拆字擅名。然此術實不自謝石始。北夢瑣言。玉局觀老道士崔無斲有算術。楊德輝欲赴妖人李嵩舉事。以叩。崔令畫地作字。德輝書北千二字。崔以千插入北字內。曰。去卽乖角。楊遂不赴。則此術唐末已有之。宋時則謂之相字。謝石事見寓簡及夷堅志。石字潤夫。宣和間人。善相字。求相者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拆。而言休咎。無不奇中。徽宗聞之。因書一朝字。使中貴持往試之。潤夫見字卽曰。此非觀察所書也。據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人乎。中貴大驚馳奏。召至宮賞之。石又爲錢元素相一請字。以下其得

官曰其監察御史乎。請字言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宋稗史建炎間。車駕初至杭州。有周生善相字。執政者偶書一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拆其字右一點配木上。卽爲兀朮。未幾果聞兀朮南侵。又秦檜趙鼎方不協。各欲引退。皆密書一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其兆固矣。果驗。張九萬以拆字著名。秦檜召之至。偶持一扇柄就地一畫問之。九萬曰。相公當加官爵。檜曰。我丞相爵國公。更何加。九萬曰。土上一畫。非王而何。其後果封申王。此皆術之見於記載者。

圓夢

黃帝夢大風而得風后。夢人執弩驅羊而得力牧。此夢兆之徵於人事者。其後遂有占夢之術。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觴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釋菜於四方。以贈惡夢。毛詩亦有訊之占夢之語。左傳城濮之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鄢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果射楚共王中目。錡

亦爲養由基射死。此占夢之最驗者也。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者。記百家之象。候善惡之徵。衆占非一。而占夢爲大。可見古人以夢爲重。後漢書梁王暢傳。王數有惡夢。從官卜忌善占夢。王數使卜筮。是東漢時尙有占夢之人。乃後世無復以此爲業者。郎瑛謂自樂廣因想之說興。而夢之理明矣。其理明則不必占也。然秦再思洛中紀異錄。唐高祖初起兵。夢身死床下。爲羣蛆所食。心甚惡之。智滿禪師賀曰。死是斃。墜床是下。羣蛆所食。是億兆所附。乃陛下爲萬民所附也。後帝登極。以太原舊田宅賜師爲興儀寺。寺內有圓夢堂。周密浩然齋視聽抄引南唐近事。馮僕舉進士。時有徐文友能圓其夢。又洪景盧夷堅志。新城士人黃開赴秋舉。祈夢于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兩朶黃花奕奕香。後登第。銓桂陽主簿。卒。有圓夢者。追釋神旨。所謂兩朶黃花奕奕開者。華而不實之意也。又有梅溪子者。姓宇文氏。精于太乙數。且善圓夢。以術授樂平人汪經。近世圓夢之術。蓋本諸此。

佛

佛教入中國。始於後漢明帝。按衛宏漢紀。帝夢見金人頂有日光。以詢朝臣。傅毅對西方聖人。其名曰佛。袁宏後漢記云。浮屠者。佛也。佛者。漢音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於是上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之像。並沙門

迦葉、摩騰、竺法蘭以來。此爲中國有佛之始。然許觀東齋紀事。謂明帝以前已有之。而引劉向列仙傳序。得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于佛經。則西漢時已有佛經矣。翻譯名義集。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卽列子所謂化人者也。魚豢魏略西域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隋經籍志亦云。景盧隋志作秦景是皆西漢時也。羅璧識遺引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則列禦寇在戰國時已知有佛也。論衡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西方聖人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鑑前編。則又西周時已知西方有聖人矣。故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湮沒。其說必有所據。論衡作昭王二十四年。隋志作昭王二十二年。蓋西東周時雖知有西方異人。而其像其教。固未入中國。自漢武時。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師古曰。今佛像是也。又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帝命依其國俗祀之。于是中國始有佛祀。然其時天子未之信。臣民亦少有習其術者。及明帝遣使求經。而楚王英卽信其術。圖其形像。齋戒禱祀。於是臣下始有奉佛之事。而天子尙未躬自奉佛也。桓帝於宮中立浮屠之祠。後漢書襄楷傳云。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然則不特奉佛始此。卽立老子廟亦始桓帝矣。於是上及宮禁矣。後漢書西域傳論。謂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述者。張騫但云地多暑熱。班勇雖列其奉浮屠。而精文善法未傳。豈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則佛法俟時而興。蓋亦有數焉。至雕刻佛像。李綽尙書故實。謂自戴顓始。顓嘗刻一佛像。自隱帳中。

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十年。厥功方就。其創立寺宇。古今原始。謂自趙石虎時始。漢魏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佛圖澄。國人之始造寺。廟云。石虎時。王度疏言。漢魏惟聽西域人立寺。漢人皆不出家。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聽之。其後姚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大營塔寺。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家而九。然後漢書陶謙傳。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界金盤。下爲重樓。堂閣周迴。可容三千許人。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招致旁郡好佛者五千餘戶。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凡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亦見吳志劉繇傳。則後漢之末。佛像佛寺已極莊嚴。不自戴顓及石虎始也。南史戴顓傳亦云。自漢世始有佛像。形製未工。顓特精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金身於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顓視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滅胛。果相稱。據此。則佛像不始於顓。惟聽中國人出家爲浮屠。前代無明文。按晉明帝時。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爲尼。此則中土人爲僧尼之見于史者也。佛姨母瞿曇彌欲出家。如來不許。謂阿難言。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莠生稻田。善穀復敗。又言我之正法。千載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王阮亭引之。以爲比邱尼之始。然此乃彼國中。人。而非中國人爲尼之始。隋志又謂。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蓋其時民間已私有此風。而其後遂著爲令。甲耳七修類藁又謂。俗以四月八日爲釋迦生辰。誤也。周建子。當以夏正爲二月八日矣。

佛經字數

妙法蓮花經六萬九千五百五言。維摩詰經三萬七千九十二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千二百八十七言。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三千二十言。阿彌陀經一千八百言。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六千九百九十言。實

相法蜜經三千一百五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二百五十八言。此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見白香山所作蘇州重元寺法華院石壁經碑記。謂三乘之要旨。備於此矣。

諫佛骨表有所本

昌黎諫佛骨表。專以自古人君事佛不事佛。享國久暫爲言。按此亦有所本。唐書傅奕上疏。詆浮屠法。謂五帝三王未有佛。君明臣良。年祚長久。漢明帝始立佛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人髡髮。至石苻乃弛厥禁。而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爲戒云云。又姚崇戒子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祚不延。國亦隨滅。梁武身爲寺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豈抄經鑄像力耶。此二事又昌黎表所本也。

觀音像

胡應麟筆叢。王弇洲觀音本紀。皆謂古時觀世音無婦人像。而歷引法苑珠林。太平廣記諸書以証之。晉義熙十一年。梁州刺史楊收敬以罪下吏。其友郭宣及父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經十日。夜夢一菩薩。

慰以大命無憂。俄而枷鎖自脫。張與妻繫獄。晝夜念觀音經。一沙門蹴之曰。起起。俄而枷脫。然戶閉無由出。又夢向沙門曰。門已開矣。果得出。王球在獄。念觀音經。夢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畢覽隨慕容垂北征。陷敵入深山。失路。念觀音經。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遂至家。沙門法義得病。念觀音經。夢一道人爲刳出腸胃。洗畢還納之。遂愈。又一仕宦妻爲神攝去。因作觀音像。虔奉之。夢一僧救之得蘇。據此數事。當時夢見者。或沙門或道人。明乎其非婦人像也。王胡二說固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南宋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洪景盧夷堅志。董性之母。素持觀音普門品經。忽病死。其魂呼救苦觀世音。恍若有婦人。瓔珞被體。相好端嚴。以右手把其臂。挈之偕行。遂瘳。許洞妻孫氏。臨產。危苦萬狀。默禱觀世音。恍惚見白鬢婦人。抱一金色木龍與之。遂生男。又壽涯禪師咏魚籃觀音詞。有窈窕丰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夷堅志。徐熙載母程氏。虔奉觀音。熙載舟行將覆。呼菩薩名得免。既歸。母笑曰。夜夢一婦人抱汝歸。果不妄。則觀音之爲女像。未元間已然。不特此也。北史。齊武成帝酒色過度。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一美婦人。食頃變爲觀世音。徐之才療之而愈。由美婦人而漸變爲觀世音。則觀音之爲女像可知。又南史。陳後主皇后沈氏。陳亡後入隋。隋亡後過江。至毘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皇后。爲尼不以他名。而以觀音爲名。則觀音之爲女像益可知。此皆見於正史者。則六朝時觀音已作女像。王胡二公尙未深考也。又今

世所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亦見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又有人負罪當死。誦經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甚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此經本景裕爲高歡開府屬時所譯者也。

天王堂

僧寺多有名天王堂者。按談藪記。唐天寶間。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矣。後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敕諸道立像。郎瑛謂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也。又括異志。宋建炎中。敵將屠秀州。天王現於城上。大若數間屋。遂懼而引去。因建天王樓於城西北隅。

西王母

世以西王母爲女仙之宗。出列子及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山海經有西王母綈几戴勝之語。因而漢武外傳。遞相附會。遂有七夕會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之事。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漢武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亦其王之名。

母寡耳。陳湯傳又作王母鼓，鼓寡聲相近也。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爲女王也。七修類藁亦云。猶之國名女真。人姓胡母。未可謂女真國胡母姓之皆女人也。蓋山海經及汲冢書。皆因爾雅西王母三字。遂造爲穆王西巡之事。竟成典故。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覩西王母。鬻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則用之於詞賦矣。史記造父御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則并入之史冊矣。後人又附會作穆天子傳。有白雲在天之謠。則更創傳奇體矣。哀帝時。民間相傳西王母行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會聚祠西王母。則且盛于祠祭矣。晉書張軌傳。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之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於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又沮渠蒙遜襲卑和。至鹽池。祀西王母寺中。中有元石神圖。因命張穆作賦。則并處處有祠廟矣。然史記條枝國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後漢書大秦國傳。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于日所入也。北史大秦國有西王母山。玉爲堂室。終皆恂恍之詞也。

王子晉

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簫作鳳鳴。遇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七月七日。乘白鶴於緱山。舉手謝時人而去。按國語。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水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章昭註。晉蚤卒不立。則仙去之說。並無明文。

安期生浮邱伯

世以安期生、浮邱伯皆爲列仙之徒。史記封禪書、樂大云：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又郭璞詩：左攜浮邱袂，右拍洪崖肩是也。然安期生實學黃老之術者。史記樂毅傳：河上丈人以黃老教安期生。數傳至蓋公，爲曹相國師。教相國以清淨爲治，而齊國大治。蒯通傳：安其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授以官。安其生不受而去。則安期蓋隱君子也。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呂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又遣子郢與申公從之，俱卒業。則浮邱伯實儒者也。

容成御女

道家別有一種採補之術。本于容成公。漢書藝文志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後漢方術傳：冷壽光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劉向列仙傳：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于周穆王。善補導之事。取精於元牝。其要谷神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又漢武故事：上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女仙也。霍去病微時，數禱于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病篤，上令再禱。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勿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今不可救也。遂薨。上嘗請其術，行之有效。蓋卽容成術，而又從女施之于男者。

八仙

世俗相傳有所謂八仙者。曰漢鍾離、張果老、韓湘子、鐵拐李、曹國舅、呂洞賓、又女仙二人藍采和、何仙姑。按太平廣記、神仙通鑑等書。臚列仙蹟。纖悉不遺。並無所謂八仙者。胡應麟謂。大概起于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因而展轉附會。成此名目云。今戲有八仙慶壽。尙是元人舊本。則八仙之說之出于元人。當不誣也。其中亦有數人見于正史者。其餘雜見於稗官小說。多荒幻不足憑。姑摘錄以質之有識者。張果見舊唐書。開元二十二年。徵恒州張果先生。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鍾離權見宋史陳搏傳。陳堯咨謁搏。有鬢髻道人先在坐。堯咨私問搏。搏曰。鍾離子也。又王老志傳。有丐者自言鍾離先生。以丹授老志。服之而狂。遂棄妻子去。呂洞賓亦見陳搏傳。謂關西逸人有劍術。年百餘歲。步履輕捷。頃刻數百里。數來搏齋中。此三人者皆見於正史。尙或可信。韓湘子者。相傳韓昌黎之從孫。卽韓詩左遷藍關示姪孫湘者也。然公詩中絕不言其有道術。而酉陽雜俎。青瑣高議等書。轉以此詩附會。謂湘能爲頃刻花。公未謫前。湘先有秦嶺藍關一聯現於花上。公至藍關。而湘適至。故公足成之云。按唐宰相世系表。湘乃老成之子。昌黎有贈姪老成詩。登長慶三年進士官大理丞。初不言其有異術。惟昌黎有徐州贈族姪一首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曰族姪。則非姪孫也。探

妙知天工。蓋不過如星士之類。能推人貴賤。故下又云。期我語非佞。當爲佐時雍也。而湘則隨昌黎至嶺南。昌黎有宿曾江口示湘詩。曾江即廣州增城縣江也。并非如徐州族姪之能知天工也。而轉以藍田詩附會之。其爲荒幻。更不待辨矣。鐵拐李史傳並無其人。惟宋史陳從信傳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冀傳其術。竟無所得。又魏漢津傳。自言師事唐人李八百。授以丹鼎之術。則宋時本有李八百者。在人耳目間。然不言其跛而鐵拐也。胡應麟乃以神仙通鑑所謂劉跛子者當之。然劉李各姓。又未可強附。續通考又謂。隋時人名洪水。小字拐兒。亦不言所出何書。則益無稽之談也。曹國舅相傳爲宋曹太后之弟。按宋史慈聖光獻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未嘗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別無國戚而學仙者。則亦傳聞之妄也。道山清話記晏殊乃仙人曹八百托生。所謂曹八百者。豈卽其人耶。然又非國戚也。何仙姑者。劉貢父詩話謂。永州人。續通考則謂。廣東增城人。曾達臣獨醒雜志謂。宋仁宗時人。續通考則又謂。唐武后時人。傳聞之訛。已多歧互。至藍采和者。太平廣記謂。常衣破藍衫。一足靴。一足跣。夏則絮。冬則臥於雪。嘗入市持大拍板。唱言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元遺山因以入詩。有自驚白鬢先潘岳。人笑藍衫似采和之句。又題藍采和像云。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爲百錢忙。幾時逢着藍衫老。同向春風舞一場。是藍采和乃男子也。今戲本又硬差作女粧。尤可笑。

世所傳鍾離權故事。宣和畫譜有一則。夷堅志。潛確類書。丹鉛錄各一則。

張果故事、明皇雜錄、獨醒志、類書各一則。

李鐵拐、惟續通考及類書各一則。其他書不經見。

韓湘子故事、青瑣集、酉陽雜俎、仙傳拾遺各一則。

呂洞賓故事最多。施肩吾有鍾呂傳道記。雅言雜載、青瑣集、談苑、獨醒志、輟耕錄、撫遺、古今詩話、貢父詩話、東坡詩話、西溪叢語、竹坡詩話、庚溪詩話、鶴林玉露各有一二則。夷堅所載更有八則。其散見於說部書者尙多。或輯爲呂仙外史。亦可觀也。

曹國舅、惟續通考、類書各一則。

藍采和故事、太平廣記、續仙傳各一則。龍寰江南野錄載。陳絢學仙嘗醉歌。有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之句。則又以爲陳絢歌也。

何仙姑故事、貢父詩話、續通考、獨醒志各一則。

張真人

秦漢以來。但有方士爲神仙之說。無所謂道家者。以老聃爲道教之祖。張陵爲大宗。則始于北魏寇謙之。而唐時乃盛行。至信州龍虎山張氏世襲封號。則又自宋始也。按三國志注及邵氏見聞錄。張陵、漢順帝

時人入蜀居鶴鳴山中。造符書爲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朝廷不能討。就拜魯爲漢寧太守。此張陵之始末。見于傳記者也。胡氏筆叢及續通考。又引道書。謂陵乃留侯八世孫。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後隱于廣信龍虎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山。至興安雲錦洞。鍊丹三年。青龍白虎繞其上。丹成。餌之。年六十而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旣而入蜀。居鶴鳴山。老君授以秘籙。遂領弟子趙昇。王長來雲臺。復煉大丹。餌之。漢永壽二年。功成道著。乃以九月九日。將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玉册。玉印。授其子衡。而自與夫人羅氏。白日昇天。時年百二十三歲。其四代孫盛。復來居龍虎山云。按通考所述。雖頗誕幻。然張陵之後。遷于龍虎山。其流派大抵如此。通鑑亦云。張魯子自漢川徙居信州龍虎山也。然魏晉以來。但私相傳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說註。郗愔與弟曇奉天師道。此人間奉道教之始也。至北魏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張陵爲天師。授以雲中音誦新科之戒。服食導引口訣之法。又遇老子元孫李譜。授以圖籙真經。効召鬼神。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使佐北方太平真君。乃奉其書獻于魏明帝。朝野多未之信。獨崔浩深信之。勸魏主崇奉。乃迎致謙之弟子。起天師道場于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廚會數千人。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邱瓊山謂雲中科戒。卽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服氣導引。卽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圖籙真經。卽後世符咒攝召之術所由起。銷鍊金丹。卽後世烹鍊丹藥所由起。然是時雖發于寇謙之。而謙之自云繼張陵爲天師。又太

平廣記。梁武初。不知道教。因陶貞白詣張天師道裕。乃爲立元壇三百所。而通考亦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真教。册贈天師爲太師。可見六朝以來。早有天師之稱矣。天寶中。既令其子孫嗣真教。當已世襲。但其封號字名。史不經見。通考。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獨其租稅。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邱瓊山謂。此張氏賜號之始。然無階品。徽宗崇寧二年。賜張繼先亦僅號虛靜先生。續通考。繼先隨上入宮。諸妃嬪爭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各契其意。中舉一柄扇。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則上所御扇也。上奇之。命禱雨輒應。金人犯汴。欽宗又召之。至泗州天慶觀。作頌曰。西山下紅日。烟雨落潛潛。書絕而化。金人亦以是日陷汴京。又夷堅志。張虛靜天師斬同州白蛇一事。謂虛靜乃漢天師三十代孫。平生不娶。京師將亂。潛出城。還鄉尸解。復隱于峨眉山。天師嫡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厥後云。王棠知新錄云。宋時有林太守者。送張天師於獄中。奏云其祖乃漢元世祖。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謂人人尊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疏必有可觀。惜已不傳。不知當時如何施行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乃賜張宗演靈應冲和真人之號。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張天師世家叙。謂宋季有可大者。元世祖密遣使問之。可大謂使者曰。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至元十二年果驗。而可大已死。乃召其子宗演崇奉之。十五年又爲建正乙祠於京師。以其弟子張留孫居之。嗣後張氏繼襲者。屢有加號。進秩至一品。明太祖以張正常爲真人。去其舊稱天師之號。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賜秩正二品。按元時所封本號真人。而明祖謂應改其天師之號。蓋其時朝廷雖封曰真人。而世尙稱爲天師。然則天師之稱。直自六朝以來不替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五

陽湖 趙翼 雲松

天地水三官

道家有所謂天地水三官者。歸震川集有三官廟記云。其說出於道家。以天地水爲三元。能爲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爲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也。是震川初未嘗考其由來。郎瑛亦但謂天氣主生木。爲生候。地氣主成金。爲成候。水氣主化水。爲化候。其用司于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則瑛亦未究其出自何處。按通志有三元醮儀一卷。但不題撰人姓氏。宣和畫譜有名畫周昉三官像圖。及唐末范瓊、孫位、張素卿皆有之。又東坡集中有水官詩。乃大覺禪師以唐閻立本所畫水官贈老泉。老泉作詩報之。兼命坡公屬和者。然老泉詩徒摹寫閻畫。東坡亦第述立本之以畫名家。而未著水官所自。惟宋景濂跋揭文安侯斯所撰曲阿三官祠記。謂漢熹平間。漢中張修爲太平道。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爲尤甚。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于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名氏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其一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寔始于此云云。此最爲得寔。但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典

略謂爲太平道者乃張角爲五斗米道者乃張修。後漢書及司馬通鑑亦同。景濂乃謂修爲太平道。魯爲五斗米道。不免小誤。按松之所謂張修。應是張衡。卽張魯父也。典略誤耳。然張衡等但有三官之稱。而尙未謂之三元。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爲三元日。則自元魏始。魏書。孝文帝以太皇太后喪。詔令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是三元之名。魏已有之。蓋其時方尊信道士寇謙之。三元之說。蓋卽謙之等襲取張衡三官之說。而配以三首月爲之節候耳。冊府元龜。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勅曰。道家三元。誠有科戒。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殺。令河南尹李適之勾當總與贖取。並令百姓是日停宰殺漁獵等。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正月。勅三元日各斷屠三日。宋史方伎傳。苗守信精道術書。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此又三元之名之原委也。

東獄天齊

舊唐書。明皇封禪泰山。加號天齊。宋史。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畢。詔加號泰山爲仁聖天齊王。五年又加天齊仁聖帝。元至元十八年。詔加天齊大生仁聖帝。天齊之名。蓋本史記封禪書。齊所以爲齊。當天齊也。故假借用之。以爲峻極于天之意。然封禪書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

則泰山與天齊各爲一祠。本不相涉。况天齊云者。謂當天之中。如天之臍也。今乃不顧其本義。但取其字之可通。而剽剝附會之。蓋出于張說之舞文也。

泰山治鬼

東嶽主發生。乃世間相傳多治死者。宜胡應麟之疑也。然亦有所本。老學菴筆記。謂楊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章齊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封禪文云。就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又在河東前矣。是放翁以駱文爲最先也。其實後漢時已有此語。後漢書烏桓傳。其俗謂人死。則神遊赤山。如中國人死者。魂歸岱山也。又許曼傳。曼少嘗疾病。乃謁太山請命。干寶搜神記。胡母班死。往見泰山府君。爲之致書於河伯。此事亦見三國志註。三國志管輅傳。輅謂其弟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裴松之註三國引列異傳。蔣濟子旣死。夢于其母曰。兒今爲泰山伍伯甚苦。有疆士孫阿將死。爲泰山令。乞豫屬之。母以告濟。濟往托焉。未幾阿果死。月餘。濟夢兒來言。阿爲令。使兒得轉錄事矣。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古樂府。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籙。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岳。是泰山治鬼之說。漢魏間已盛行。此又駱文所本。而放翁未引之何也。顧寧人云。哀平之際。讖緯書出。有遁甲開山圖云。泰山在左。元父在右。元父知生。梁父知死云云。謂泰山治鬼之說。蓋起於西漢末。又王僧孺致何炯

書亦有還魂斗極追氣泰山之語。南史沈攸之傳。沈僧昭少事天師。能記人吉凶。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北史段暉傳。有童子與暉同學二年。將去。謂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學。今將歸。言終騰虛而去。此又皆唐以前泰山故事也。宋稗記崔公誼補莫州任邱簿。會地震。公誼任滿。已挈家南行。夜宿。忽有人叩戶云。崔主簿係合地動。壓殺人。已收魂到岱。到家宜速。崔自度必死。乃送其孥歸壽陽。明日遂卒。夷堅志。孫默。石倪。徐楷相繼爲泰山府君。又呂辨老得一印。文曰泰山府君之印。王太守借觀之。未幾王死。王素有善政。人以爲必主岱岳也。張廿三旣死。子幼。贅壻陳昉主其家事。而斃其子。已而張同一黃衣者。向陳索命。願黃衣者使執之。黃衣曰。須先于泰山府君處下狀。滕迪功妻趙氏。殺其妾陳馨奴。未幾趙死。而失其首。方捕治。而陳現形。提其頭出。示人曰。我已訴岳帝。得報此讐。恐干連無辜。故來明此事。然則泰山治鬼。世界有其事也。

城陽王秣陵尉

顧寧人謂六朝以前。多祀城陽景王劉章。及蔣子文之祀最盛。按後漢書。樊崇起兵。軍中有巫鼓舞。祠城陽景王。巫言景王大怒曰。當作縣官。何故作賊。笑巫者輒病。于是乃立劉盆子爲帝。又魏書。城陽景王卽漢朱虛侯章。以其有功于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倣。濟南尤盛。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

樂。曹操爲濟南相。始禁之。是城陽之祀于北方。顯赫可知。通鑑集覽。蔣子文。漢末秣陵尉。逐賊至鍾山。傷額而死。吳先主時。其故吏遇之于途。子文曰。我當爲此土地神。又附巫語。當大啓孫氏。吳主乃爲立廟。封中都侯。晉書載記。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求助于鍾山蔣侯。封以相國之號。南史。宋太子劭之逆。南譙王義宣起兵。至新亭。劭以輦迎蔣侯于宮內。拜大司馬。封鍾山郡王。使南平王鑠造策文。又宋書禮志。明帝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齊書。東昏侯信蔣侯神。迎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尙云。見神動輒啓。並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國。後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如王者。設鎧馬甲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云蔣侯出盪。梁書曹景宗傳。武帝因祈雨不應。欲焚蔣帝廟。俄而雨注。帝遂到廟。修謁。陳書。武帝卽位。幸鍾山祀蔣帝廟。又永定三年。久不雨。帝幸鍾山祭蔣帝廟。是日遂雨。此蔣廟之顯赫于鍾山者也。南史。梁武起兵圍郢城。時城中張元嗣等。迎蔣侯于州廳。祈福。鈴鐸晝夜不絕。使導從登陣。巡行。魏軍圍鍾離。城中乞蔣帝扶助。神報許。既而無雨。水頓長。遂挫敵。後見廟中人馬脚盡濕。此蔣廟之遍于州郡者也。後魏任城王爲揚州刺史。毀蔣子文之廟。可見揚州亦有此廟。寧人所謂六朝以來多祀此二神。信不妄也。然六朝時尙有伍子胥。項羽二神。亦香火最盛。項羽神之祀。寧人已敘及。亦尙未備。今更廣錄。並伍子胥之祀。亦著于後。

按蔣廟。明初鷄鳴山十廟中尙存其一。永樂七年正月。又進封爲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然民間已無祀之者。城陽景王。則併無有能知其姓名者矣。

伍子胥神

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此子胥之祀之始也王充論衡吳王殺子胥煮之于鑊乃以鴟夷囊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人故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後漢書張禹爲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吏白江有伍子胥神當祀之此兩漢之祀伍廟也吳志孫綝悔慢明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燒伍廟而世俗謂之慢神則其時廟祀之顯赫可知隋書高勣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勣乃嚴爲禁止則六朝以後伍廟顯赫又可知唐書狄仁傑使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惟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不廢今按六朝以前所祀之神俱已湮沒而子胥廟唐以後尙多崇祀豈以梁公所未毀遂得留耶抑神之靈尙不泯耶北夢瑣言閩王審知患海中石碣爲舟楫害夢吳安王卽子胥許爲開導乃遣劉山甫祭奠甫畢忽風雷勃興海中有黃物長千百丈奮躍攻擊三日旣霽則石港已通暢乃名之曰甘棠港宋史馬亮知杭州會江濤大溢亮禱伍員祠明日潮却出橫沙數里是伍相之神久而益顯也元史大德三年又加封忠孝威惠顯聖王

項羽神

顧寧人日知錄。謂六朝時吳興項羽神最爲顯赫。而引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廳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又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于廳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云云。以爲當時憤王之威靈如此。然不止此二事也。南史蕭思話傳。吳興卞山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宮。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遂于廳事安牀幕。爲神座。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軛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蕭惠明蒞任。曰。孔季恭嘗爲此郡。而未聞有災。遂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相向。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惠休從吳興太守徵。爲僕射。人謂惠休事項羽神甚謹。故得美遷。蕭猷爲吳興太守。與項羽神交懽。恆飲至一斛。神亦有酒色。有禱必驗。後爲益州刺史。值齊狗兒亂。來攻城。猷乃遙祝請救。有田夫道逢數百騎。至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是日遂破賊。合此數事觀之。憤王之盛行于六朝。益可信矣。惟蕭琛至郡。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咤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何也。因遷之于廟後。竟無他。則神亦有時因人而屈。然陳武帝永定二年。至遣中書舍人韋鼎冊之爲帝。其顯赫可想也。按張鷟耳目記。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略曰。鴻名不可以繆假。神器不可以力爭云云。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及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在焉。亦見沈俶諧史。又封氏聞見記。亦謂狄公檄書。責其喪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則項羽神唐初猶盛。其以狄梁公檄除之後。遂漸衰替耶。然梁溪漫志。和州烏江縣英

惠廟卽項羽神靈響昭著紹興辛巳敵犯淮南過廟入禱擲玻數十皆不吉欲火焚其廟俄有大虺見于神座敵駭而出移屯東去郡上其事于朝詔封爲靈祐王邦人益嚴事之則宋南渡時亦尙著靈異也。

衡嶽借兵

癸辛雜志有衡嶽借兵一條衡嶽之廟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朝廷每有兵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然其門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亮也張爲湘南運判死于官丁卯戊辰間南北交兵朝廷降香神許啓門三寸臬使遂全門大啓旋以捷告而廟旁數里居民皆被風災最後有聲若雷居民喜曰神歸矣果遂帖息沈作喆寓簡亦云衡山南嶽廟國家每大出兵則遣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礎視出兵之數凡出兵幾萬則啓門若干尺寸法甚嚴不得少差事畢又遣使告謝舉鐵礎塞門如故自廟焚之後礎亦莫知所在矣。

關壯繆

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暫亦若有運數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歿而爲神大概初歿之數百年則靈著顯赫久則漸替獨關壯繆在三國六朝唐宋皆未有禮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爲忠惠公大觀二年加

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壯繆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濟王。祭於荆門當陽縣之廟。獨歷志。李若水初爲大

名府元城尉。有村民持一書來云。夢金甲神人告我。到關大王廟側。遇鐵冠道士。以其書下李縣尉。夷堅志。明睿都統自立生祠於關王廟側。是宋時關王廟亦已多。以元文宗天歷元年。加封顯靈威

勇武安英濟王。元史。世祖尊崇佛教。用漢關壯繆爲監壇。明洪武中。復侯原封。萬歷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進爵爲帝。

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又封夫人爲九靈懿德武肅英皇

后。子平爲竭忠王。與爲顯忠王。周倉爲威靈惠勇公。賜以左丞相一員。爲宋陸秀夫。石丞相一員。爲張世

傑。其道壇之三界馘魔元帥。則以宋岳飛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尉遲恭代。劉若愚蕪史云。太監林朝所

請也。繼又崇爲武廟。與孔廟並祀。本朝順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

兒童婦女。無有不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前。而顯燦於後。豈鬼神之衰旺

亦有數耶。夷堅志。涪江張桓侯廟。紹興初。張魏公宣撫蜀中。有死卒更生。傳神語欲助順。未幾。金裝室兀术。連犯漢中。皆敗去。魏公承制。追封忠顯王。則張桓侯之王封。亦自宋始。

又按宋牧仲筠廊偶筆。載馮景所記解州斷碑一事。謂壯繆生辰。世皆以爲五月十三日。不知乃其子

平生日也。康熙十七年。解州常平村人于昌者。讀書塔廟。廟壯繆故居也。晝夢壯繆。授以易碑二字。驚

悟。適見濬井者得巨碑數段。昌合而讀之。乃記壯繆之祖考諱字生卒。遂奔告州守王朱旦。朱旦因據

碑作記。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光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卒于桓帝永壽三年

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桓帝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長娶胡氏。靈帝光和元年戊

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云云。然則侯之生以六月二十四日也。亦見吳青壇讀書質疑。按東漢人尙無別號。今既名審字問之。則石磐乃別號。一可疑也。名審則字問之。名毅則字道遠。皆取論語中庸之文。其時中庸雜在禮記中。何以兩代名字恰用中庸論語二書。二可疑也。壯繆尙有子曰興。碑既載其兄。何不載其弟。三可疑也。壯繆歿後。子孫在蜀。解州故鄉尙屬魏晉。此碑何時何人所立。並不附見。四可疑也。馮景所記。其信然耶否耶。姑存之以備一說。

漢壽亭侯

關壯繆斬顏良。曹操表爲漢壽亭侯。見三國志。先主卽位時。勸進表列名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更可証也。宋書。王鎮惡以平劉毅功。封漢壽縣子。沈林子亦封漢壽縣伯。南史。蔡道恭。梁天監中。封漢壽縣伯。又劉俊以漢壽人。邵榮與六世同居。特表其門。是漢壽本地名。後人誤以漢字屬上。但稱壽亭。是以洪容齋隨筆力辨其非。王敬哉冬夜箋記。亦謂漢壽二字不宜拆用。吳青壇讀書質疑。并稱漢壽縣在犍爲。史稱費禕被害于漢壽是也。然青壇亦未詳考。按漢壽縣本有二。費禕被害之地在蜀中。郭璞爾雅註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此本廣漢葭萌縣。建安二十五年。蜀先主改名漢壽者。今爲四川保寧府廣縣。元。曹操表封關公。則在建安五年。固無由預立此名。續漢郡國志。武陵屬縣有漢壽。乃漢順帝時改名。

關公所封。蓋卽此地。三國吳志有潘濬。武陵漢壽人。晉書有潘京。亦武陵漢壽人。是武陵之有漢壽明甚。而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註云。武陵。此尤關公所封漢壽在武陵之明証也。壽亭上少一漢字。蓋傳寫脫誤。惟劉禹錫有漢壽亭春望詩。自注在荊州刺史治。名勝志亦云。荊州有漢壽城。是曹操

表封關羽處。則似荊州。又有一漢壽。按漢末武陵郡亦荊州所屬。然刺史治所。則不在此。此蓋後人因關

公會鎮荊州。而建城築亭。以誌遺蹟耳。至世之稱壽亭。則已非一日。大明會典亦止稱壽亭侯。明初鷄鳴山建廟。止稱

壽亭侯。嘉靖十年。太常卿黃芳奏。改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宋牧仲筠廊偶筆記。大內有壽亭侯印。九紐連環四。翡翠爛然。傍有痕似嵌

寶石。取去者。牧仲之父文康公。嘗印取一紙云。又許觀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製

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留

長沙官庫。庫吏見印。上時有光怪。白于官。乃送荆門玉泉寺。關壯繆祠。淳熙四年。玉泉祠僧真慈。將獻之

東宮。忽光焰四起。衆皆驚。遂不復獻云。亦見司馬知白所作關侯印記。按紹興時所獲古印。已但稱壽亭侯。則知世俗之

說。公本號已久矣。乃本號已訛。而神靈猶式憑之。展轉示異。一若不妨委曲遷就。而終不能忘情於此者

何也。按後漢書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似關公初封卽曰壽亭侯。然蜀志明言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後漢表蓋傳寫脫誤。

天妃

江漢間操舟者率奉天妃而海上尤甚。張燮東西洋考云：天妃，莆之湄洲嶼人。五代時閩都巡檢林願之第六女，生于晉天福八年。宋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化去。後嘗衣朱衣往來海上。里人虔祀之。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遇風，他舟皆溺，神獨集路舟得免。還奏，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乙卯，海寇至，神駕風一掃而遁。封昭應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集慶等號。又夷堅志：興化軍海口林夫人廟，靈異甚著。今進爲妃云。則在宋時已封爲妃也。元史祭祀志：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祝文云：年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又續通考云：至元十五年，封泉州神女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二十五年，加封廣佑明著天妃。七修類藁亦謂至元中顯靈于海，有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順帝。又加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是天妃之名，自有元始。何喬遠閩書載妃生卒與張燮同。又謂生時卽能乘席渡海，人呼爲龍女。昇化後名其墩曰聖墩，立祠祀之。洪武五年，又以護海運有功，封孝順純正孚濟感應聖妃。則又有聖妃之稱。七修類藁則云：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通考永樂中建天妃廟，賜名宏仁普濟天妃宮。有御製碑。正月十五、三月二十三日遣太常寺致祭。故今江湖間俱稱天妃。天津之廟并稱天后宮。相傳大海中，當風浪危急時，號呼求救，往往有紅燈或神鳥來，輒得免。皆妃之靈也。竊意神之功效如此，豈林氏一女子所能。蓋水爲陰類，其象

雜女地媪配天則曰后。水陰次之則曰妃。天妃之名。卽謂水神之本號。可林氏女之說。不必泥也。張學禮使琉球記。又云天妃姓蔡。閩海中梅花所人。爲父投海身死。後封天妃。則又與張燮何喬遠所記不同矣。成化間。給事中陳詢奉命往日本。至大洋風雨作。將覆舟。有二紅燈自天而下。遂得泊于島。若有人告曰。吾輩爲天妃所遣也。又嘉靖中。給事中陳侃奉使封琉球。遇風將覆。舉舡大呼天妃。亦見火光燭船。船卽少寧。明日有粉蝶飛繞舟不去。黃雀立柁樓食米。頃刻風起。舟行如飛。曉至閩。午入浙之定海。俱見七修類稿。吾鄉陸廣霖進士云。臺灣往來。神跡尤著。土人呼神爲媽祖。倘遇風浪危急。呼媽祖。則神披髮而來。其效立應。若呼天妃。則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時刻。媽祖云者。蓋閩人在母家之稱也。

金龍大王

江淮一帶至潞河。無不有金龍大王廟。按湧幢小品。神姓謝名緒。南宋人。元兵方盛。神以戚畹。憤不樂仕。隱金龍山。築望雲亭自娛。元兵入臨安。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瘞之祖廟側。明祖兵起。神示夢當佑助。會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遂大潰。永樂中。鑿會通渠。舟楫過河。禱無不應。于是建祠洪上。隆慶間。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爲文責神。有書吏過洪。遇鬼伯。擒以見神。神詰之曰。若官人何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爲我傳語司空。吾已得請。河將以某日通矣。已而果驗。于是

季馴事之甚謹。施愚山箋齋雜記亦載之。然則神之祀始于永樂中。而隆慶以後乃益盛歟。本朝順治二年十二月。封黃

河神爲顯祐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運河神爲延休顯應分水龍王之神。

祠山神

俗祀祠山神。稱爲祠山張大帝。王弇州宛委餘編引酉陽雜俎。天帝劉翁者。惡張翁欲殺之。張翁具酒醉

劉翁。而乘龍上天代其位。

亦見諸臆記。

及殷芸小說。周興死。天帝召興升殿。興私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

曰。古天帝已仙去。此是曹明帝耳。云云。以爲張大帝之證。此特因一張字偶合。故引之以寔其說。殊不知酉陽雜俎及殷芸小說。固荒幻不經。卽其所謂張天帝者。亦指昊天上帝言之。而于祠山無涉也。世俗荒怪之說。固無足深考。然其訛謬相仍。亦必有所由始。按程榮三柳軒雜識。廣德祠山神姓張。避食豨。而引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聖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爲豨。縱使陰兵爲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是以祀之避豨。宋稗所載更詳。謂其神姓張名焞。烏程縣人。役陰兵導河。欲通廣德。自長興縣疏鑿聖瀆。先與夫人約。每餉至。鳴鼓三聲。王卽自至。不令夫人見之。後夫人遺餐于鼓。鴉啄鼓鳴。王以爲餉至。至則無有。已而夫人至。鳴鼓。王反不至。夫人遂親至河所。見王爲大豕。驅陰兵開濬。王見夫人自慙。工遂輟。而逃于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人思之爲立廟。夫人亦至縣東二里。而化爲石人。亦立廟。歷漢唐以來。廟祀不廢。

云詹仁澤曾樵又編輯廣德橫山神張王事蹟。名祠山家世編年一卷。大略相同。癸辛雜識。廣植守廣德日。郡中祠山有埋藏會。植不信。用郡印印之。其封明日發視。無有焉。此祠山神之見于小說者也。文獻通考。祠山神在廣德。土人多以耕牛爲獻。南唐時聽民租賃。每一牛出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以葺廟宇。上曰。此載在祀典。應官爲修葺。宋史范師道傳。廣德縣有張王廟。民歲祀神。殺牛數千。師道至。禁絕之。黃震傳。通判廣德軍。舊有祠山廟。民禱祈者歲數十萬。其性皆用牛。并有自嬰桎梏。考掠以邀福者。震皆杖禁之。明史周瑛傳。瑛守廣德。禁祀祠山。閱文振仰山脞錄。謂瑛著祠山辨。以息好鬼之俗。此祠山神之見于史志者也。合而觀之。則祠山神之祀。本起于廣德。其所謂化豬通津。蓋本淮南子禹化爲熊。通轆轤之路。塗山氏見之。慚而化爲石之事。移以附會于祠山。然俗所傳祠山張大帝。寔本此。而非如弇州所云也。且祠山張大帝之稱。乃近代流俗所傳。而宋以來尙稱張王。並未加以帝號。夷堅志。華亭胡亶家。供事廣德張王甚虔。其子婦慘妬。杖妾甚酷。妾潛縊。將死。亶夢有神。撼之起。乃得解而救之。蓋蒙神佑云。又毘陵胡瑛。少年過廣德。謁張王廟求夢。夜夢入大殿。叩一吏。問以窮通。吏曰。可至通直。胡意殊不滿。已而竟以通直致仕。陸放翁有張王行廟詩。高翥菊礪小集亦有詩。爲輦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而作者。詩云。簫鼓喧天鬧酒行。二郎賽罷賽張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元泰定帝加封曰普濟。而王號如故。明史禮志。祠山廣惠張王。燉以二月十八日祭。則所謂張大帝者。本流俗之稱。

安得以流俗所稱之帝而擬之昊天上帝乎。兪州所云殊爲失考。余自黔歸江行以風水爲命。舟人爲余歷數每日風報多驗。其中有所謂祠山報者。云帝以二月八日下地爲三女營嫁。一嫁風。一嫁雪。一嫁雨。待食凍狗肉始上天。蓋謂二月八日以後必多風雨雪。直至戊日乃止。驗之果然。然則俚俗誕妄之說固不足信。而以之候晴雨驗災沴則有不爽者。明祖雞鳴山十廟獨不廢此祀。其亦有所驗歟。

文昌神

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宛委餘編謂卽陷河神張惡子。而引其所著化書謂本黃帝子名揮。始造絃張羅網。因以張爲氏。周時爲山陰張氏子。以醫術事周公卒。托生于張無忌妻黃氏。爲遺腹子。詩所稱張仲孝友者也。以直諫爲幽王所醜。魂遊雪山。治蜀有功。五丁拔山。蛇壓死。蛇卽其所化也。尋爲漢帝子。曰趙王如意。爲呂后所殺。魂散無歸。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呂牟。卽呂后之後身也。母戚夫人亦生于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瀝血石臼中。祝曰。我無子。倘得一動物。亦遺體也。自是感生爲蛇。呂令有馬。乃呂產後身。蛇輒食之。呂令怒。繫張夫婦將殺之。蛇遂揚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今所謂陷河也。以所殺多。譴爲卬池龍。受熱沙小虫之苦。遇文殊飯誠脫罪。復生于趙國張禹家。名勳。爲清河令卒。又生爲張孝仲。時順帝之永和間也。西晉末。復生于越雋張氏。年七十三。入石穴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陽見姚萇。後萇入

蜀至梓潼嶺。神謂之曰。君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請其氏。曰。張惡子也。後萇卽其地立張相公廟。唐僖宗幸蜀。神又出迎。帝解佩賜之。還日賜遣無算。王中令鐸有詩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云云。按陷河事。亦見王氏見聞。及窮神秘苑。太平廣記諸書。所載略同。北夢瑣言亦謂梓潼張亞子。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又云。雋州張生所養蛇。托生爲僞蜀王建太子元膺。有蛇眼。竟以作逆誅。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爲亞子所責。言我在川。今始歸。何以致廟宇荒穢若此。據此。則所謂張惡子者。乃流轉于人與蛇間。一變幻不經之物耳。不知與文昌二字何與。又續通考云。劍州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爾等悉當夷滅。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改封英顯王。號。此見于祀典者。然亦與文昌二字無涉也。明史禮志。宏治中。尙書周洪謨等議祀典云。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名惡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祀祀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勅罷。又續通考。嘉靖中。倪文毅請正祀典疏。亦本周洪謨之說。謂梓潼神景泰五年始勅賜文昌宮。今宜祀于蜀。不宜立廟京師。至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乃合而爲一。誠出附會。所有前項祀典。伏乞罷免。則亦謂梓潼之與文昌。了不相涉也。然世以梓潼爲文昌。則由

來已久。按葉石林崖下放言。記蜀有二舉人行至劍門張惡子廟夜宿。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甚靈異。高文虎蓼花洲閒錄亦載此事。然則張惡子之顯靈于科目。蓋自宋始。亦自宋之蜀地始。朱子語類所謂梓潼與灌口二郎兩個神。幾乎割據了兩川也。世人因其于科目事有靈異。元時遂以文昌帝君封之前明又以文昌額其宮。而張惡子之爲文昌帝君。遂至今矣。明都印三餘贅筆。則謂梓潼乃四川地。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所宅。或又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科名之士多事之。此二說理雖較長。然皆從文昌二字立說。而于張惡子之所以稱文昌。則毫無干涉也。蜀志傳。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都印之說蓋本此。

灌口神

夷堅志永康軍崇德廟。乃灌口神祠。爵封王。置監廟官。蜀人事之甚謹。每時節獻享。及因事有祈者。必宰羊一歲至四萬口。一羊過城。納稅錢五百。歲終可得錢二萬千。爲公家無窮利。當神之生日。郡人醮迎。盡敬。官僚亦無不瞻謁者。按獨醒志。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冰。秦時守其地。有龍爲孽。冰鎖之于雌堆之下。故蜀人德之。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每祭但一羊。不設他物。蓋有自也。元至順元年。封李冰爲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爲

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見元史本紀。

張仙

世所稱張仙像。張弓挾彈。似貴游公子。或曰卽張星之神也。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後蜀主孟昶挾彈圖。花蕊夫人攜入宋宮。念其故主。嘗懸于壁。一日太祖詰之。詭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于是傳之人間。遂爲祈子之祀云。郎瑛七修類藁亦載此說。又王弇州勘書圖跋。宋初降王惟孟昶具天人相見。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爲元喆。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寔。乃目爲文皇耳。據此。則此像又有托之爲唐太宗者。余謂此二說皆未必然。昶之入汴也。宋祖親見之。花蕊果攜其像。宋祖豈不能識別。而敢以詭辭對。至托爲唐文皇。則更無謂。按高青邱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見贈。蓋蘇老泉嘗禱之而得二子者。因賦詩以謝云。道人念我書無傳。畫圖卷贈成都仙。云昔蘇夫子。建之玉局禱甚虔。乃生五色兩鳳鷄。和鳴上下相聯翩。然則此像本起于蜀中。閨閣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携以入宮。後人以其來自蜀道。轉疑爲孟昶像耳。按蘇老泉集有張仙贊。謂張名遠霄。眉山人。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陸放翁答宇文使君問張仙事詩。自註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灾者。輒以鉄丸擊散之。又贈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挾彈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續通考云。張遠霄一日見老人。

持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三百千張無斲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當實用之後老人再來遂授以度世法熟視其目有兩瞳子越數十年遠霄往白鶴山遇石像名四目老翁乃大悟卽前老人也眉山有遠霄宅故址李石詩云野草閒花不計年亭亭雙檜欲參天讀書却得騎驢老買藥來尋跨鶴仙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畫張弓挾彈乃正其生平事實特未知何以爲祈子之祀胡應麟又謂古來本有此張弓挾彈圖後人因附會以張弓爲張挾彈爲誕遂流傳爲祈子之祀此亦不加深考而爲臆說也

按古者男子生懸弧矢又祀高禩

之禮於所御者帶以弓稱授以弓矢此本是祈子之事後人或緣此寫爲圖以爲祈子之神像遂輾轉附會而實以姓名耳

鍾馗

顧寧人謂世所傳鍾馗乃終葵之訛其說本于楊用修郎仁寶二人仁寶七修類藁云宣和畫譜釋道門載六朝古碣得于墟墓間者上有鍾馗二字則非唐人可知北史魏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之說起于此也用修丹鉛雜錄云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也蓋因堯鍾葵字辟邪遂附會畫鍾葵于門以爲辟邪之具又宗慤妹名鍾葵後世因又有鍾馗嫁妹圖但葵馗二字異耳

此事見沈括筆談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

有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椎曰終葵圭首六寸爲椎

以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爲椎于杼上明無所屈也禮記玉藻天子搢珽注亦同云云是

用修之說較仁寶更詳。則鍾馗由堯終葵字辟邪之訛。固屬有因。而大圭之終葵。何以轉爲人名之終葵。則未見的義。顧寧人乃引馬融廣成頌。揮終葵。揚玉斧。謂古人以椎逐鬼。如大讎之執戈揚盾。此說近之。蓋終葵本以逐鬼。後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爲人名。流傳既久。則又忘其爲辟邪之物。而意其爲逐鬼之人。乃附會爲真有是食鬼之姓。鍾名馗者耳。胡應麟筆叢。朱國楨湧幢小品。亦引堯終葵字辟邪。以爲鍾葵本辟邪之物。然俱不如寧人引馬融頌之融貫也。至用修謂唐人戲作鍾馗傳。則不詳其載在何書。今按天中記引唐逸史。明皇因疴疾。晝臥夢一小鬼。盜太真香囊及上玉笛。上叱問之。奏曰。臣乃虛耗也。能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破帽藍袍。角帶朝靴。捉小鬼刳其目。劈而啖之。上問爾何人。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武德中。應舉不第。觸堦而死。得賜綠袍以葬。感恩發誓。爲帝除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而疾遂瘳。乃詔吳道子畫之。道子沉思。若有所覩。成圖以進。上視之曰。是卿與朕同夢也。唐逸史不可見。天中記所載。斯其故事矣。亦見沈括筆談。然此事不辨可知其妄也。後魏北齊及周隋間。多有名鍾葵者。魏獻文帝時。則有枹罕鎮將楊鍾葵。又張袞之孫白澤。本名鍾葵。獻文改名白澤。于勁亦字鍾葵。孝文時。有頓邱王李鍾葵。北齊武成時。有宦者宮鍾葵。後主緯時。有慕容鍾葵。奔于周。隋煬時。漢王諒反。有大將喬鍾葵。又隋宗室處綱之父名鍾葵。又魚俱羅與蜀將段鍾葵。討平越雋蠻。唐時。王武俊有將張鍾葵。寇趙州。爲康日知所殺。古人名。往往有取佛仙神鬼之類。以爲名者。張鍾葵無論。若楊鍾葵。

等係六朝人。俱在唐前。倘食鬼之鍾馗。係唐武德中進士。則楊鍾葵等之命名。何由逆知後世有是辟鬼之神而取之也哉。則天中記之說。真附會也。然唐時則鍾進士食鬼之說盛行。甚至朝廷之上。每歲暮。以鍾馗與歷日同賜大臣。此亦起于明皇。見沈括筆談。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賜鍾馗歷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元歷。敬授人時。又代李中丞謝表云。繪其神像。表去厲之方。頒以歷書。敬授時之始。至宋時猶然。神宗于禁中得道子所畫鍾馗。因鏤板以賜二府。然則訛謬相沿。已非一日也。又蘇易簡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用修亦以爲卽考工記大圭終葵之義。謂硯形銳其首如圭耳。據此。則硯之銳者。亦名鍾馗。并不名終葵矣。胡應麟非之。以爲附會。然鍾馗列于文房四譜。則其爲硯之形製。而非造爲神像可知。至高江邨釋考工記注。終葵謂蔓生之物。葉圓而厚。圭首之圓厚如之。故以爲名。此未免臆說。顏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玉珽杼上首終葵首當作何形。答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爲忍笑。江村之云。毋乃類是。要之。但據考工記注。槌曰終葵。再以馬融所頌終葵逐鬼之物証之。自可了然。毋庸更多枝辭也。

王靈官

道觀內多塑王靈官像。如佛寺之塑伽藍。作鎮山門也。孫國敕燕都遊覽志。謂永樂間。有周思得者。以王

元帥法顯京師。元帥者，世稱靈官。天將二十六居第一位。文皇禱輒應，乃命祀于宮城西。宣德初拓之，額曰大德顯靈宮。按帝京景物略及列朝詩集，文皇獲靈官藤像于東海，朝夕禮之如賓客，所征必載。及金川河昇不可動，就思得問之曰：上帝界至此也。果有榆川之役，夫曰獲藤像于東海，則古來已有是像，非至永樂中始創也。而倪岳青溪漫稿述道家之言，宋徽宗時有西蜀人薩守堅，嘗從林靈素傳法，而王靈官則玉樞火府天將，又從守堅受符法者。永樂中，勅建天將廟，宣德中，改爲火德觀，封薩爲崇恩真君，王爲隆恩真君。歲時遣官致祭，然則王元帥者，特有宋方士之流。林靈素已無他術，况又從而輾轉受法者，乃其威靈至今不泯，世俗尊奉益盛，何也。宏治中周洪謨議，及嘉靖中倪文毅請正祀典疏，皆云道家之崇恩真君薩守堅，嘗從林靈素傳道，而隆恩真君則火府天將王靈官，又從薩真君授法。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德，以靈官之法顯于京師，乃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火德觀，崇奉二真君。成化中，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再易以新製珠玉錦綉，所費不貲。每歲萬壽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譏言之，薩真人之法皆林靈素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本無可信。况近年附體降神者，乃充軍顧珏、顧倫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怪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祀，俱應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云。

城隍神

王敬哉冬夜箋記謂城隍之名見于易所謂城復于隍也。又引禮記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以爲祭城隍之始固已。然未竟名之爲城隍也。按北史慕容儼鎮郢城。梁大都督侯瑱等舟師至城外。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于是順人心禱之。須臾風浪大起。凡斷其荻。洪鐵鎖三次。城人大喜。以爲神助。遂破瑱等。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是城隍之祀。蓋始於六朝也。至唐則漸遍。唐文粹有李陽冰縉雲縣城隍記。謂城隍神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是唐初尙未列于祀典。張曲江集有祭洪州城隍神文。杜甫詩有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之句。杜牧集有祭城隍祈雨文。則唐中葉各州郡皆有城隍。五代錢鏐有重修墻隍神廟碑記。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願寧人謂以城爲墻。以戍爲武。蓋以朱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故避其嫌名而改。陸放翁寧德縣城隍廟記。所謂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是也。宋史蘇緘殉節邕州。後交人入寇。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來矣。交人懼。遂歸。又范旺守城死。邑人爲設像城隍以祭。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是宋時已久入祀典也。洪景盧夷堅志。滑世昌所居應被火。而城隍救之殿前。程某部綱馬濟江。以不祭城隍神。而馬死過半。鄱陽城隍誕辰。士女

多集廟下。命道士設醮。張通判之子病祟。乞路當可符法治之。俄有一金紫偉人至。路詰之曰。爾爲城隍神。知張氏有鬼祟。何不擒捉。朱琮妾以妻王氏妬。至于自刎。遂爲祟。朱請關皂山道士禳之。道士牒付城隍廟拘禁。是時城隍之祀。一如郡縣有司官。與今制大略相同矣。吳澄記江州城隍廟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按查初白詩。今江西城隍。即係灌嬰。并非配食矣。明太祖初封京師城隍爲帝。開封、臨濠、東平、和、滌。以王府曰公。縣曰侯。洪武三年去封號。但稱某府縣城隍之神。

韓昌黎爲土地神

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傳爲唐之韓昌黎。不知其所始。按夷堅志。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沈約父墓。約官于朝。嘗每歲一歸祭掃。其反也。梁武帝輒遣昭明太子遠迎之。約不自安。遂遷葬其父于金陵。而捨墓爲普靜寺。故寺僧祀約爲土地神。又宋史徐應鑣傳。臨安太學。本岳飛故第。故飛爲太學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昌黎。蓋亦倣此。

五聖祠

鈕玉樵謂。明太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乞恩。帝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但五人爲伍。處

處血食可耳。命江南人各立尺五小廟祀之。俗謂之五聖廟。後遂樹頭花間鷄埒豕圈小有災殃。輒曰五聖爲祟。本朝有湯公斌巡撫江南。奏毀之。其禍遂絕。述異記亦載康熙八年秀水縣民郭季平爲五聖所祟。丙寅江蘇巡撫湯公奏除五聖淫祀。妖禍遂絕云云。然寔未盡絕也。余少時見隣人王祥龍及俞奕干之女。皆犯此祟。謂之神和病。男則有女鬼與合。女則有男鬼與合。來則必有泄精遺血之事。而山村野岸。尺五小廟所在有之。如汀州七姑子。建昌木下三郎之類。蓋幽明之際。變幻無窮。固非令甲所能禁也。然玉樵謂起于明祖。則未必然。按夷堅志。林劉舉將赴解。禱于錢塘門外九里西五聖行祠。遂登科爲德興尉。到任奠五顯廟。知爲五聖之祖祠也。則五聖之祠宋已有之。七修類藁又謂五通神卽五聖也。然則五聖五顯五通。名雖異而寔則同。夷堅志所載韓子師病祟。請客以符水治之。見五通神銷金黃袍騎馬而去。又醫者盧生。托宿趙喜奴家。共枕席。天明但見所寢在五聖廟側草露之上。武林聞見所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于獄吏。求爲泰和樓五通神。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而陳友諒僧號亦在采石五通廟。則五聖者。宋元已有之。而非起于明祖矣。

晏公廟

常州城中白雲渡口有晏公廟。莫知所始。及閱七修類藁。乃知明太祖所封也。時毘陵爲張士誠之將所

據徐達屢戰不利。太祖親率馮勝等十人往援。扮爲商賈。順流而下。江風大作。舟將覆。太祖惶懼。乞神。忽見紅袍者挽舟至沙上。太祖曰。救我者誰也。默聞曰。晏公也。及定天下後。江岸當崩。有豬婆龍在其下。迄不可築。有老漁教炙豬爲餌以釣之。甕貫緡而下。甕置其項。其物二足推拒不能爬于土。遂釣而出。岸乃可成。衆問老漁姓名。曰。姓晏。條不見。明祖聞之。悟曰。蓋卽昔救我于覆舟者也。乃封爲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吾常所以有此廟也。又續通考。臨江府清江鎮。舊有晏公廟。神名戍仔。明初封爲平浪侯。

常州忠佑廟

常州有忠佑廟。祀司徒陳杲仁。相傳南唐封爲武烈帝。故今俗以帝號稱之。而郡人劉宗浩輯爲實錄一書。謂公本晉陵人。在隋立功。授司徒。沈法興其婦翁也。大業末。法興欲襲常州。懼公不敢動。乃詐以疾告。公不得已。往問疾。飲中毒。歸而卒。後法興方剽掠。公現形黑雲中。發神矢斃之。唐初詔爲立祠。乾符中。以陰兵助裴瓌討賊王郢有功。封忠烈公。廣明之亂。神力示現。賊不入浙西。加封感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淮南楊氏封忠烈王。南唐時。錢俶遣將來攻。公以陰兵驅黑牛觸敵艦。敗去。乃冊爲武烈帝。宋又賜廟號曰忠佑。此司徒祠于常之始末也。按舊唐書。沈法興爲吳郡守。煬帝使與太僕丞元祐討賊樓世幹。會煬

帝被弑。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杲仁、執祐起兵。又令杲仁破賊樂伯通。法興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爲司徒。是杲仁本隋將。與法興通謀害其主帥。而司徒之官。又法興所授也。新唐書並不言承制。但云法興以杲仁爲司徒。則其爲法興黨。更不待言矣。然常之人所以崇祀者。實以自唐及五代。宋以來。歷著靈異。故累請褒封。至帝號。今常州雲車之製。甲天下。相傳像公空中破敵時神兵也。豈失節于生前。而獨能反正于身後耶。抑郡人所傳。公爲法興所害者。本是寔事。而新舊唐書所記不無訛謬耶。史冊所載。往往有與傳聞互異者。未必傳聞皆僞。而史冊真也。

常州忠義祠

常州有忠義祠。祀宋末守城死事諸臣。是時元兵至常。郡守趙興鑒先遁。郡人錢豈以城降。劉師勇復之。朝議以姚豈知常州事。王安節率兵守之。自夏及冬。拒守數月。伯顏驅城外居民。運土填塹。土至。併人築之。城破。官民盡殺無遺類。得免者僅七人。事見續資治通鑑。常州屠戮之慘。自開闢以來未有也。伯顏因常州拒守。至城鐵人。平江鐵城紙人。祠中神位。首文天祥。時爲安撫大使。知平江。遣兵來救者也。次姚豈。次王安節。類兵而下。因笑曰。常州紙城鐵人。平江鐵城紙人。一文臣。一武臣。皆城主也。次陳炤。郡人爲通判助守者也。次師勇。先復常州。後城陷遁去。卒死於閩中者也。次判官郡人胡應炎。次知武進縣包圭。皆城破身死者也。次巡檢尹玉、麻士龍。卽信國遣來援。士龍戰

死虞橋。玉戰死五牧者也。次知無錫縣阮應得。

鄭所南集作阮正己。其子亦從父投水死。

常州破後。兵至無錫。亦殉節者也。次僧

人萬安。道士徐道明。巡檢方允武。溧陽尉莫謙之。皆同守常州。同死節者也。而元末守土死事之武進縣令劉溶。亦附焉。從其類也。今以宋元二史考之。尙有遺漏者。陳炤傳。錢譽以城降。後有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師勇爲內應。師勇遂復常州。則王通宜增祀也。伯顏傳。常州守判既降。師勇與張彥。王安節復之。彥尋被執於呂城。不能完節。固難從祀。而安節傳。常州既復。命安節與張詹共守。則張詹宜增祀也。尹玉傳。謂師勇復常州後。卽赴平江。而張世傑傳。則云師勇守常州。城陷。拔柵出走。其弟馬墮。墮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惜其弟名不傳。此亦宜增祀者也。宋史又謂莫謙之。宜興僧人。起義兵。歿於戰。贈武功大夫。則謙之官號。所謂溧陽尉者。宜改書也。元史劉良傳。良爲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來攻。城陷。良赴水死。武進縣尹劉溶。戰於葛仙橋。亦死。是與溶同戰死者。尙有劉良。今溶旣附祀。則良亦宜增祀也。

近日忠義祠內。增入劉忠毅熙祚。馬文肅世奇。王節愍章。金忠潔鉉。皆明末死國難者。劉巡按湖南。死於永州。馬王。金官京師。死甲申之變。以之附祀固宜。然實有不必者。此祠之建。本因宋末常州守土諸臣。以身殉城。故血食於此。而祠創於前明。故并元末守常州死事之武進令劉溶亦附焉。凡以祀守常州殉節之人。非祀常州人之殉節於外者也。若并祀常州人之殉節於外者。則又不止此四公。卽以明季而論。宜與盧忠烈公象昇。戰死於鉅鹿。南都亡後。其弟中書象觀赴水死。從弟象同拒戰死。又有王

行儉崇禎十年進士守重慶府張獻忠之難被擿而死吳炳爲永明王大學士兵敗自縊於湘山寺莫可及爲長沙照磨攝寧鄉縣事流賊破城力戰死子若鼎若鈺亦遇害史夏隆爲南昌推官集兵守城城破殉難皆宜興人無錫堵允錫仕永明王死於潯州王孫蘭爲韶州副使流賊將至城中人盡逃乃自縊死龔廷祥宏光中爲中書舍人城破步至武定橋赴水死皆無錫人而江陰舉人夏維新武舉黃略諸生許用明史侯嗣曾傳內作許用縣志作許用德王華呂九韶以守城死貢生黃毓祺出亡後仍抗節死閻應元傳內江陰死事之人更多見明史第二百七十六卷此皆常郡人也劉馬四公既祀則此十數公者不當增祀乎若謂劉馬四公死流賊之難其餘則多抗本朝故不得與然本朝修史已備書之或專傳或附傳皆不沒其實則亦何不可增祀乎况莫可及王孫蘭等亦皆死流賊之難者乎若謂盧堵數公皆常之屬縣人故不祀於郡堵允錫明史作無錫人邵青門集作宜興人然四公內馬文肅亦無錫人非郡城中武進人也何取此舍彼乎况武進人尙有薛聞禮薛應珩聞禮爲黃陂典史流賊所設僞官至爲士民殺死聞禮令士民盡逃獨以身當之爲張獻忠所殺應珩攝龍州事李自成來攻城破罵賊死又吳鍾繼魯王監國時爲禮部尙書兵敗入昌國衛抱孔子木主自焚死鍾繼之子名福之亦舉兵太湖中據長白蕩爲大清兵所執殺於江寧又何以不祀乎且劉忠毅之弟永祚守興化城破仰藥死親兄弟也祀其一而遺其一可乎此當日增祀時不及詳考遂致掛一漏百本欲表揚常州之忠節而適以形常州忠節之少也愚謂常州忠

義祠內本不必增此四公。福王時南都建旌忠祠。馬、王、金、三公已在正祀之列。我世祖章皇帝又命所
在給田七十畝建祠致祭。俱見明史。則馬、王、金三公本有專祠。永州當亦有劉忠毅祠。若本郡則宜入鄉
賢而不必混于守常州死事諸臣之內。既欲增祀此四人矣。則當于祠內隙地另建一堂。彙祀常州人
之殉節於外者。而盧、堵諸公並列祀焉。庶不致貽笑于考据之踈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六

陽湖 趙翼 雲崧

至尊

臣稱君爲至尊。吳青壇謂起于孫吳之世。據三國志周瑜病。與孫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魯肅謂權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曰。關羽所以未便東下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尙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爲計。俱見吳志。而魏志蜀志皆無之。故知此稱起於吳俗也。然此亦未詳考。賈誼過秦論。履至尊而制六合。則西漢已有此語。後漢書董卓欲遷都。陳紀曰。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非計也。獻帝起居注。見三國志註。郭汜兵遮帝車。不得前。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汝何不却。而敢迫近至尊。則漢末已有是稱。又史記漢武本紀。朕以渺渺之身。承至尊。律書。秦滅六國。登至尊之日淺。漢書路溫舒傳。陛下初登至尊。朱博傳。匹夫相要。尙得相死。何況至尊。外戚傳。史皇曾孫收養掖廷。遂登至尊位。王章傳。章劾奏王鳳曰。鳳知張美人已適人。不宜配至尊。乃托言宜子。納之後宮。王莽傳。未央宮置酒。爲傅太后張幄。坐太皇太后側。莽按行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並。遂撤去。哀帝崩。太皇太后詔曰。定陶太后與至尊同稱號。非禮宜廢。五行志。趙皇后由微賤登至尊。是至尊之稱。見於西漢者。且不一而足。

安得謂起于孫吳之世耶。又按魏志。司馬懿奏誅曹爽。謂其使張當看察至尊。廷尉鍾毓奏。李豐等迫脅至尊。大逆無道。則魏亦有至尊之稱。非獨稱于吳也。後世又有稱大尊者。北史。後周宣帝時。屢赦京兆丞樂運。上疏曰。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恩是也。又人主之稱曰上。史記封禪書有今上字。後世人臣稱君曰上。始此。又莊子云。今處昏上暗主之間。則人主稱上。又自戰國始。漢書宣帝紀。詔曰。吏增辭飾非。上亦無由知。師古曰。上。天子自謂也。漢藝文志。孝武世書缺簡脫。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憫焉。人君之稱。聖上始此。三國志註引英雄記曰。呂布爲曹操所攻。遣許汜等求救于袁術。曰。明上。今不救布。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已僭號。故云。然則又有稱人君爲明上者。後魏元遙傳。遙以本服絕。應除屬籍。乃表云。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皇上二字見此。

寡人

春秋戰國時。諸侯王皆稱寡人。至漢猶然。如漢王爲義帝發喪。遣使告諸侯曰。寡人親爲發喪。及諸侯王上皇帝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之。文帝爲代王時。諸大臣迎立之。卜有天王之詞。帝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韓信爲齊王時。謂蒯通曰。先生相寡人何如。淮南王黥布對隨何曰。寡人北面而臣楚。吳王濞反。亦稱寡人。以約諸侯王。東漢北海王陸遣使朝賀。謂所遣使曰。朝廷若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

是東漢猶有此稱也。至東漢之末，則袁紹、劉表、曹操、孫權、劉備之徒，無不稱孤。惟孫盛、魏晉春秋記、曹操謂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裴松之以爲盛著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則此稱或卽盛所演文，而非當時實語也。按左傳：吳王對趙鞅使者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北史：魏東陽王元榮辟令狐整爲主簿，曰：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宇文泰爲丞相時，謂權榮曰：寡人與權從事，未嘗見失信。宇文護當國，將廢孝閔帝，告公卿曰：先王勤勞天下三十餘年，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奉略陽公立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乃荒淫無度，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隋書：庾季才傳，宇文護謂季才曰：公既是王官，無煩別詣寡人。又隋時徐則絕粒養生，既死，而支體柔弱如生，數旬不變。晉王廣下書曰：寡人欽承道風，久饗德素，宜送還天台定葬云云。史策之稱寡人者，惟此。按是時爾朱榮、高歡之徒皆稱孤，獨此數公稱寡人，意當時諸侯王原有兩稱耶。唐書：德宗時，宮市之弊最甚，順宗時爲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五代史：郭威遣馮道迎漢高祖從子贇于徐州，將立之，既而中變，又遣郭崇以兵來迎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耳。此又唐以後稱寡人之故事也。

稱孤

老子道化章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戰國策：顏觸亦曰：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

以之自謂。蓋古人自稱皆從謙詞。按禮記。庶方小侯自稱曰孤。諸侯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是孤本小侯之稱。諸侯遭喪則亦稱之。此定制也。晉悼公將立。謂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此未爲君之詞。猶沿遭喪稱孤之禮也。諸侯或遇危難。則亦有稱孤者。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晉惠公失國。使卻乞歸。子金教之言曰。孤雖歸。辱社稷矣。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孤之罪也。此皆因危難而有此稱。其他如屈瑕敗于羅。楚子曰。孤之罪也。孟明敗於殽。秦伯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則亦以喪敗而自爲貶損之詞。非諸侯本稱也。猶之不穀。本蠻夷君長之稱。而周襄王以王子帶之亂。告難于魯。亦稱不穀也。左傳。天子凶服降名。禮也。註。降名稱不穀也。按召陵之盟。齊桓公自稱不穀。而過自謙之詞。戰國時。諸侯王猶稱寡人。惟燕昭王謂郭隗曰。孤誠知力不足以報齊。然誠得賢士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蓋昭王初立。猶是適子孤之遺意。衛君謂如耳曰。孤請以衛世。世先生。此則小侯之本稱。魯仲連勸燕將曰。當封之如陶衛。世世稱孤。亦謂封之如庶方小侯耳。及秦漢之間。而孤已爲南面之雄稱。田橫曰。吾始與漢王。皆南面稱孤。韓王信對使者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可見是時爲侯王美稱。非復古制。適子孤及庶方小侯之詞矣。然史記漢書文內。亦不見有稱孤者。至漢末及三國。群雄之割據僭竊者。始稱之。三國志。曹操下教。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又孫權雖已僭帝位。惟詔命稱朕。而對臣下言尙稱孤。其誅呂壹後。責諸葛瑾等書曰。自孤軍興五十年所。又曰。今孤自省。

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中。蜀先主稱帝後。爲孫桓所敗。嘆曰。昔見桓尙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唐書。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連衡。拒朝命。各僭爲王。推滔爲盟主。滔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則反以孤爲大寡。爲小僭竊之徒。固不知考訂禮文也。

公

白虎通。公者謂三公及二王後也。此說本公羊傳。柳子厚房公銘。亦謂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入爲王卿士稱公。此皆以爵位稱者也。然美稱所在。輒多借用。周時本國之臣。已稱其君皆曰公。如闕宮詩。乃命魯公。俾侯於東。孔子修春秋。凡書魯君皆曰公。則已不拘三公及二王後矣。後世遂益有濫及者。年之長老尊其道而師之。亦稱公。則如毛公。申公之類。孔文舉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特立一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又吳志。程普年最長。時人皆呼程公。南史。南齊宮中有婦人韓蘭英。自宋孝武以來。常在宮爲女博士。教書學。宮中呼爲韓公。此皆以年老稱公者也。至文舉謂太史公亦以年德稱公。則甚誤。吳斗南云。春秋之世。楚縣令皆稱公。如沈諸梁爲葉令。稱葉公。蓋楚君已僭稱王。故縣令亦稱公。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是也。漢高祖初起兵。亦從楚制。稱沛公。其後曹參爲戚令。稱戚公。夏侯嬰爲滕

令稱滕公。司馬遷自稱太史公者，亦以官爲中書令也。此又令之稱公者也。大史是遷襲其父之官。被刑後又兼中書令之職。武帝時以宦者爲

中書令故也。

又彼此相呼亦稱公。戰國策毛遂所謂公等碌碌。晉書樂志公莫舞。註所謂古人相呼曰公是也。

方外亦有稱公者。如遠公、支公之類是也。有孫呼祖爲公者。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孔子問之曰。子之公有恙乎。次及其父母兄弟妻子。是祖之稱公。其來最古。北史鄭道育常戲徐之才呼爲師公。之才答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南史何偃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以其輕脫。乃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呼爲公。此皆古人以祖爲公之故實也。今江南人猶稱有

子稱父亦曰公者。列子黃帝篇家公執席。戰國策陳軫將赴魏王之召。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此子稱父爲公也。又有人臣稱帝王亦曰公者。南史焦度傳。度欲向孝武求荊州。不知所以置詞。親人授之數百言習誦。數日略皆上口。及見上。猝忘所教。曰。度敗公。度敗公。梁武納齊東昏妃余氏。頗妨政事。范雲諫未納。王茂曰。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此又人臣之稱帝爲公也。有以父稱子而亦曰公者。史記晁錯更漢令削七國。其父聞之。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爲公。陸賈傳。賈亦呼其子爲公。五代史。李克用養子存信。從克用與劉仁恭戰大敗。克用怒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爲我戰耶。宋史。蔡京懷奸固位。王黼忌之。乃稱

旨遣童貫偕京子攸往取致仕表。京一時失措。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皆竊笑。亦見壘牖間評。按父呼子爲公。可與此父稱子爲公之故實也。又子呼父爲哥作對。人主稱其臣亦有曰公者。漢書。景帝謂謁者僕射鄧公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武帝謂田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是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後漢書。光武敕吳漢曰。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破尙。尙敗。公亦破矣。南齊書。周盤龍大敗魏軍。高帝以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此又君稱臣爲公之故實也。按六朝以來。大臣之爲三公者。人主稱之皆曰公。唐初猶然。南北朝各史可考。

卿

六朝以來。大抵以卿爲敵以下之稱。王戎妻呼戎爲卿。戎曰。婦那得卿婿。答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山濤謂妻曰。我當爲三公。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夫呼妻爲卿。則無詞。妻呼夫爲卿。則謂不可。益見卿爲敵以下之稱也。世說。王夷甫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南史。王規傳。朱異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南齊。陸慧曉見士大夫。未嘗卿之。曰。貴人不可卿。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故常呼人官位。北齊。祖信年少時。父遜爲李庶所卿。信欲報之。乃詣庶謂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唐。張易之謂宋璟曰。公方今第一流人。何乃下

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人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

君侯

衛宏漢官舊儀：列侯爲丞相相國者，號君侯。又云：丞相之刺史及侍御史皆稱卿，不得言君。蓋其時丞相稱君，而以列侯爲之，故兼稱君侯也。按丞相稱君，本沿戰國之制。田文相齊，封孟嘗君；蘇秦相趙，封武安君是也。至如謝萬謂王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李白與韓荆州書亦曰：君侯此則非列侯爲相者。蓋自漢以來，君侯爲貴重之稱，故口語相沿。凡稱達官貴人皆爲君侯耳。

世父母

今人謂伯父母叔父母皆曰世父母。按鄭康成云：世父，伯父也。賈疏：伯父言世者，其繼世者也。邢昺亦曰：繼世以適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然則世父專指繼世之伯父，猶國君嫡子之稱世子也。雲谷臥餘謂：爾雅釋親四章，總無伯字，但稱父之昆弟。先生者曰世父，後生者曰叔父。稱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謂叔父叔母，則亦可謂伯父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云云。按伯父之稱，亦見於禮記曾子

問。婿使人弔女之父母。若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伯父卽世父。世母卽伯母。互文也。鄭注又云。若伯父母不在。則稱叔父母。益見叔父母之非世父母也。白虎通亦云。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諸父內親。故別稱之也。姑外適人。故疎而總稱之也。

太公

輟耕錄云。今人稱曾祖曰太公。非也。以之稱祖爲是。後漢李固之父郃爲司徒。及固伏誅。日。固女泣曰。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注。太公謂祖父郃也。據此。則太公當稱祖矣。魏了翁古今考云。古人稱父曰太公。漢高祖之父曰太公。齊世家云。西伯獵。遇呂尙曰。吾太公望子久矣。亦謂王季也。後漢書。袁譚。袁尙兄弟相攻。劉表以書諫譚曰。孤與太公志同願等。戮力乃心。共獎王室。此孤與太公無二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殞隕云云。太公謂其父袁紹也。又隋末郭子和起兵。自稱永樂王。亦尊其父爲太公。據此。則太公又當稱父矣。然南史齊高帝令左右拔白髮。問曾孫昭業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則曾祖之稱太翁。其來已久。蓋古今稱謂不同。今人既呼祖曰公。則呼曾祖爲太公。亦等級之自然者也。

或疑太翁與太公稱謂不同。不知古人翁與公通稱。北史李訢傳。魏太武詔崔浩選中書學生爲助教。

浩選三人而李訢不與。帝曰：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來？訢崇之子也。蔣少遊傳：少遊以工藝進。人望頗輕。高允特稱爲士族。文明太后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謂畫師也。高允老公乃謂其人士。李元忠傳：元忠初勸齊神武起義。成霸業後。因宴集。戲謂神武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恐如此老翁不可遇耳。杜弼傳：神武謂弼曰：今江東又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又神武臨終。謂其子澄曰：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勒老公。並性忠直。終不負汝。彭城王湊傳：湊爲定州刺史去任。有老公數百人獻食於道。左平鑿傳：和士開索其愛妾阿劉。鑿卽與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爾。王軌傳：軌侍周武帝宴。搯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以上數條。可見公與翁皆年老之通稱也。

繼室側室之誤

世以續娶之妻爲繼室。非也。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聲子生隱公。若繼室卽妻。則隱公當立無疑矣。何必始終稱攝。欲俟桓公長而立之。杜預註：聲子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娣姪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也。據此。則繼室乃長妾之攝內事者耳。非續娶之妻也。宋武公生仲子。歸于魯。生桓公。此在元妃孟子已卒之後。似後世之續娶者。然不曰繼室。益見續娶之

不曰繼室也。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死。繼室以其姪，生紇。註：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則亦媵妾之類也。惟齊景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時齊女少姜有寵於晉平公而死，故更以女繼之。則繼室似續娶之稱，不知少姜之在晉，本非夫人也。觀齊送少姜時，齊使陳無宇送，晉侯謂無宇非卿而執之。杜註：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也。欲使以適夫人之禮，明乎少姜本非適夫人也。則亦不得以繼室爲繼娶之妻也。白虎通：天子必一娶何也？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蓋古者人君不再娶，妻死則以其姪婦之媵者爲繼室。後人遂以續娶之妻亦爲繼室也。由白虎通之言觀之，則以續娶爲繼室，其起于漢以後歟？又俗以妾爲側室，亦誤也。左傳：晉侯命太子曰仇，而命太子之弟曰成師，封于曲沃。師服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杜註：建國者，封餘子爲侯也。立家者，使餘子爲卿大夫也。側室者，衆子也。卿有衆子，得立此官以處之也。然則側室乃嫡子外之衆子，非必妾所生子也。卽嫡母所生之第二子，亦側室也。側室之稱係乎子，不係乎母也。士會謂秦伯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不曰側室子，而直曰側室，可見側室卽衆子也。註亦曰：側室，支子也。師曠對晉侯曰：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註亦謂側室，支子之官也。韓非子八姦篇亦曰：側室，公子、人主所親愛也。亡徵篇曰：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側室亦謂君之弟也。漢文帝賜南越王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亦謂嫡子外之餘子也。顏師古乃註云：非正嫡所生，則竟以側室爲妾矣。後世以妾爲側室之誤，或本此。然南史齊安成王秀早孤，文帝命側室陳氏母之，又韋放傳，放與張

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爲婚姻。則六朝時已以妾爲側室。不自師古之誤始也。

娣

娣字有二義。正韻長婦爲娣。介婦爲娣。爾雅釋親長婦謂稚婦爲娣婦。稚婦謂長婦爲娣婦。此則妯娌之義也。釋親又云。女子同出。先生爲娣。後生爲娣。鄭註云。女子同出。謂共嫁一夫也。共嫁一夫。則以先生爲娣。後生爲娣。然則非同嫁一夫者。則但曰姊妹。不曰娣娣矣。左傳衛莊公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又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晉獻公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穆伯娶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襄公薨。立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稠。卽昭公也。穆伯不欲曰。皆非適嗣。何必其娣之子。此則姊妹之義也。按六書故。古之嫁女者。以姪娣從。自嫡而下。皆謂之娣。則不必親姊妹爲娣。凡族從之隨嫁皆稱娣。

姪

俗稱兄弟之子曰姪。非也。凡男子稱兄弟之子。當曰從子。經書所載未有稱姪者。姪乃兄弟之女也。正韻兄弟之女曰姪。又釋名。姑謂兄弟之女曰姪是也。故姪字從女旁也。又女子謂兄弟之子亦曰姪。見爾雅釋親篇。左傳所謂姪其從姑。又唐書狄仁傑傳。仁傑諫武后曰。姑姪與母子執親是也。按顏氏家訓。兄弟

之子。北人多呼爲姪。則以從子爲姪。起於北朝。杜工部詩。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杜牧之詩。小姪名阿宜。則唐時久已稱姪矣。聞見錄。宋眞宗過洛。幸呂蒙正第。問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有姪夷簡。宰相才也。此又宋人以兄弟之子爲姪之證。

夫兄稱伯

叔嫂之稱。見於經書。而婦人呼夫之兄爲伯。則無所據。爾雅釋親篇。但曰兄公耳。然稱伯則由來已久。五代史補。李濤弟澣。娶婦竇氏。出參濤。濤蒼拜。澣曰。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雲谷臥餘云。爾雅稱夫之弟爲叔。則夫之兄亦可爲伯也。容齋隨筆。記宋慶歷中。陳恭公爲相。以曾公亮自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陳之弟婦曾出也。陳語之曰。六新婦。曾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極喜。只是外婆不樂。陳問何故。曰。外婆責三舅以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今朝廷如此處置。必是廢學故耳。蓋陳不由科第。不諳典故。受訊於弟婦如此。據此。則弟婦稱夫兄爲伯。宋時已然。而夫之兄呼弟婦爲新婦。外孫女呼外祖母爲外婆。亦見于此。

夫弟稱小郎

女呼夫之弟曰小郎。是六朝人語。晉書謝道韞爲小郎解圍。世說王衍妻使婢擔糞。王澄諫之。嫂曰。太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南史孫棘傳。棘與弟薩欲相代死。棘妻許氏亦寄語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謝述奉兄純之喪還。經西塞。遇風喪舫。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舟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不聽。

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

左傳齊桓公多內嬖。有如夫人者六人。後世稱人之妾爲如夫人。本此也。後漢書竇融傳。融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又宗室四王三侯傳。趙惠王乾居父喪。私娉小妻。註。小妻。妾也。孫鑣據此。謂小妻之稱。起自范史。然前漢書外戚恩澤侯表。陽都侯張彭祖爲小妻所殺。枚乘傳。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孝成許皇后傳。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因爲之小妻。孔光傳。定陵侯淳于長小妻。迺始等六人。則小妻之稱。前漢已有之。後漢書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嬀爲小妻。樂成王黨娶中山王傅婢李羽生爲小妻。又梁王暢傳。臣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聽還本家。此又小妻之稱之見於范史者也。亦謂之傍妻。元后傳。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是也。又謂之下妻。王莽傳。立國將軍建奏言。今年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後漢書光武紀。詔依托人爲下妻。欲去者聽之。師古曰。下妻猶言小

妻。又新唐書楊慎矜傳。王鉷與李林甫作飛牒。告慎矜蓄讖緯妖言。規復隋室。帝怒。收慎矜。御史崔器索讖書於慎矜。下妻臥內。得之。詔賜死是也。又謂之少妻。後漢書董卓傳。卓將朝升車。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不從。遂入爲呂布所殺是也。又謂之庶妻。王世充傳。世充祖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爲庶妻。其父收從之。因冒粲姓是也。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皆妾之稱也。

夫子

邢昺疏謂孔子所以稱夫子者。孔子嘗爲魯國大夫。子者男子之稱。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於餘人。按此說非也。左傳孟明之敗。或勸秦穆公殺之。公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甯嬴論陽處父曰。夫子其不歿乎。晉賈季奔狄。趙盾使史駢送其帑。或勸駢殺之。駢曰。夫子禮于賈季。我報私怨。不可。楚蘧子馮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者。韓宣子聘齊。齊大夫多笑之。晏子曰。夫子君子也。鄭子皮死。子產哭曰。惟夫子知我。子產勸子大叔爲政以猛。不從。既而多盜悔之。乃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孟僖子病。謂家臣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國語。晉悼公初居于周。單襄公論之曰。此十一德者。夫子皆有焉。楚莊王以教太子之事問申叔時。申叔時曰。夫子踐位則退。夫子指太子也。屈到嗜芰。既卒。宗老將薦芰。曰。夫子屬之。夫子指到也。沈子高曰。楚國之平均者。夫子也。夫子謂子西也。是夫子本春秋時先生長者之稱。故孔

門弟子稱孔子皆曰夫子。顏淵曰：夫子循循善誘。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蓋皆沿當時之稱，非特創也。惟專稱曰子，則自孔門弟子之稱孔子始。如論語所記及孟子禮記所引孔子之言，皆稱子曰。中庸雖有仲尼曰，然係首引孔子之言，以後即皆稱子曰。明乎子即仲尼也。此則孔門創例。孔子以前未有專稱子者也。然則專稱子乃孔門所創，而稱夫子則當時所同。邢昺所云以孔子嘗爲大夫，而連官稱之，以別於餘人者，乃臆說也。厥後因孔門有夫子之稱，於是夫子遂爲師之專稱。如史記司馬相如傳有嚴忌夫子，鄒陽傳亦曰枚先生嚴夫子。註：當時尊尚師稱之。北史斛斯徵傳：周武帝命徵授皇子經，諸皇子皆呼徵夫子是也。因孔門有專稱爲子之例，於是又有以子爲師之專稱者。公羊傳序有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曰：加子于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也。梁溪漫志云：列子書亦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子冠氏上，明其爲師也。不但言子者，所以避孔子也。又陳后山以南豐辯香稱爲子曾子，朱晦菴稱周程曰子周子，子程子，亦自托於弟子之列也。此又皆因孔門之稱，而援以爲例者也。

門生

唐以後始有座主、門生之稱。六朝時所謂門生，則非門弟子也。其時仕宦者，許各募部曲，謂之義從。其在

門下親侍者。則謂之門生。如今門子之類耳。宋書王微嘗將門生兩人入山采藥。南史庾子輿之官巴陵。病篤不肯入廨。因勒門生不許輒入城市。何敬容罷官後。起爲侍中。其舊時賓客門生。喧譁如舊。冀其復用。顧協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協廉。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東昏時。丹陽尹王志被驅。急步走。惟將二門生自隨。臧嚴爲武寧郡守。郡多蠻俚。前守多以兵自隨。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北史崔彥精于醫。廣教門生。令多救療。此數者以之移作門弟子。尙可通。至如沈慶之。佐孝武起兵。元凶劭使慶之門生錢無忌齋書。使之解甲。慶之執以見孝武。薛安都降魏。大見禮重。至于門生無不收叙。慶之。安都皆武人。目不知書。若如後世受業弟子。安得有此。又謝靈運因祖父之業。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則并用之工役矣。王僧達爲吳郡守。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遂。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得數百萬。門生義。義從也。則并用之劫掠矣。劉義宗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寵之。則又取其姿媚矣。徐湛之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宋孝武責沈勃。周旋門生。競受賄賂。少者至萬。多者千金。則并大收其賄賂矣。又徐湛之謀逆。謂范蔚宗曰。已報臧質。悉携門生義。故前來。故應得健兒數百。則并用之叛逆矣。劉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餘人。充宿衛。則其武勇。并可充禁旅矣。合此數事以觀。則門生不過如僮僕之類。非受業弟子也。其與僮僕稍異者。僮僕則在私家。此蓋在官人役。與胥史同。顧琛傳。尙書等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

得雜以士。琛以宗人願碩，寄尙書張茂度門名，而私與碩同席坐，乃坐譴，益可知門生者，正如胥史之類也。然富人子弟多有爲之者，蓋其時仕宦皆世族，而寒人則無進身之路，惟此可以年資得官，故不惜身爲賤役，且有出財賄以爲之者。陸慧曉爲吏部尙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門生，義故，慧曉不甚措意。王琨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屬用二人，後復有所屬，琨不許，此可以見當日規制也。顧寧人旣謂六朝門生與僉僕同，而謂其非在官之人，則未知門生有可入仕之路，則不得謂非在官人也。

按漢時門生，本非弟子之稱，蓋其時五經各有專門名家，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如所云爲梁邱氏學、爲歐陽氏學之類也。後漢書楊厚傳，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曰上名錄，則不必親受業，但習其學卽是也。賈逵傳，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春秋及古文尙書，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皆拜爲郎，曰弟子及門生，可見門生與弟子有別也。鄭康成傳，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爲鄭志，以弟子問答之詞，而門生撰述之，蓋如論語所謂門人受業于弟子者也。李固傳，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鉄鎖乞收固屍，曰門生曰弟子，又可見門生之非弟子也。惟其不必親受業，但爲其學者皆可稱門生，於是依勢趨利者，并不必以學問相師，而亦稱門生，如邳壽傳，壽爲京兆尹時，大將軍竇憲貴盛，使門生齎書有所請，壽卽送詔獄，楊彪傳。

黃門令王甫使門生于郡界中辜權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憲權臣甫。奄寺豈有學術教人。而亦有門生。蓋卽後世拜門生之陋習也。浸尋至六朝。遂更爲門下僂從之稱耳。

門子

今世所謂門子。乃牙署中侍茶捧衣之賤役也。古時則否。左傳戲之盟。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杜註。門子。卿之嫡子也。又襄十年。鄭子孔當國。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子孔將誅之。亦卿之嫡子也。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韋昭註。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也。蓋古時王之子弟。曰國子。卿大夫之子弟。曰門子也。又國語。周景王殺下門子。註。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又國語。晉悼公初立。育門子。選賢良。註。門子。大夫適子。周禮曰。其正室謂之門子。又韓非子亡徵篇。群臣爲學。門子好辯。其國可亡也。亦謂卿大夫之子也。唐時則守門之人謂之門子。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王智與亦嘗爲徐州門子。是唐時門子亦與今異。今俗所謂門子者。顧寧人謂正如六朝時縣僮耳。

眞人道士

呂覽。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莊子。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謂之眞人。史記。盧生說始皇。亦言眞人者。凌雲氣。駕日月。與天地長久。淮南子。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眞人。又云。眞人者。動乎至虛。

游于滅亡之野。馳于方外。休乎宇內。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蔡邕作王子喬碑。及仙人唐公碑文。皆有真人之稱。李善文選南都賦。真人註引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此皆真人之所本也。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逸人居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三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續通考云。據此。則道士之名。自周已有之。又抱朴子仙藥篇。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是終不能得也。此又道士之所本也。

居士

輟耕錄云。今人多以居士自號。考之六經。惟禮記有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喬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云云。則居士之名。由來久矣。南史阮孝緒屏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到洽築室岩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虞寄居閩中。知刺史陳寶。應有異志。恐禍及。乃着居士服。居東山寺。魏書盧景裕不仕。貞素自得。人號爲居士。

徵君徵士

有學行之士。經詔書徵召而不仕者。曰徵士。尊稱之則曰徵君。後漢書黃憲傳。天下號憲爲徵君。魏志王肅傳。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註經傳。頗行於世。又管寧傳。註引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年八十而不倦于書。吾子胡徵君見之矣。胡徵君謂胡晦也。後魏高允作徵士頌。凡四十二人。皆與允同徵者。

野老

詩人多用野老字。不過謂田野老人耳。按漢書藝文志有野老十七篇。註云。六國時人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則二字所出最古矣。

陔餘叢考卷三十七

陽湖 趙翼 雲菴

博士待詔大夫郎中

黃省曾吳風錄謂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呼椎油作麵傭夫皆爲博士。剃工爲待詔云。按明祖實錄洪武中已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其時去淮張未遠而民俗濫稱已遍。至煩明禁則由來已久。未必起于士誠也。又陸容菽園雜記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保。茶酒稱院使。此草率名分。國初有禁云。然亦不言起于淮張。則知非一日也。今江南俗椎油賣茶者尙稱博士。鑷工尙稱待詔。醫生尙稱郎中。而北俗則稱醫生爲大夫。按博士本師長之稱。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爲置弟子五十人。後四方來學者皆詣博士受業。故其時弟子稱師。皆曰博士。沿及六朝。此風不改。宋書王徽爲兒時從博士讀小小章句。北史劉晝知宋世良家多書。乃求爲其子博士。恣意披覽。北齊張景仁教太原王紹德書。武成帝又令景仁侍後主書。後主呼爲博士。登極後與左右語猶稱張博士。武成又爲琅琊王儼求博士。得張彫武。與景仁號二張博士。後周文帝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樊深爲博士。可見博士猶先生云爾。封氏聞見記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時茶飲初盛。

行陸鴻漸來見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乃手自烹茶口通茶名區分指點李公心鄙之茶罷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此茶博士之名之始也蓋其時茶事初起精其技者尙少故有茶博士之稱而李公因其稱以嘲之可見是時賣茶者無不稱博士也舊唐書開元十一年命州縣置醫博士二人則醫亦

稱博士也其椎油者之稱博士蓋亦因專習其技而有是稱或因煎茶者稱博士而倣之耳

按博士之始本起於戰國

漢書賈山傳其祖祚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秦亦有此官史記始皇本紀侯生盧生曰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又始皇不樂輒令博士爲仙真人詩令樂人歌弦之漢初亦設此官不過待問未有進用者至武帝立五經博士遂爲師儒之宗此博士之沿革也

待詔之稱古來原多雜流舊唐書翰林有合鍊僧道祝卜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天寶

中有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有占星韓穎劉烜貞元末有奕棊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有方士柳泌浮

屠士通寶歷初有善奕王倚興唐觀道士孫準並待詔翰林遼時翰林畫院有畫待詔翰林醫院有醫待

詔前明文徵明亦以能書待詔可見翰林中待詔者原不皆文學之士則鑷工之稱待詔蓋亦實有以此

技爲待詔者而人因以稱之也若醫生之稱郎中大夫顧寧人以爲起於宋時而引老學菴筆記醫生曰

牙推卜相曰巡官之類以證之

按牙推之名不自宋始唐鄭注以藥術千李觀觀喜之署爲牙推則醫生之稱牙推訪女直入后宮后大怒然亦第意擬之詞而未見郎中大夫之的據按夷堅志鄱醫趙珪本上官彥成

之隸粗得其術人稱爲趙三郎中又劉師道業醫有婦人托爲魏師成之妻求其療夫疾劉初不知魏已死也至則魏伸手求診脈覺骨節堅冷如木石婦忽笑曰劉郎中細審此病不可醫也劉曰娘子拉我來

何忽如此。婦曰：郎中試看。俄化爲狐去。又信州吏毛遂病，爲劉醫，誤用藥致死，忽復活曰：是那個郎中主張。劉方喜以爲己功，應曰：是我。毛曰：今後須仔細。我病本不至死，爲汝以藥殺我。我今只在鬼門關候汝耳。言訖而死。劉亦繼歿。此醫生稱郎中之明證也。夷堅志又云：張二大夫者，京師醫家，後徙臨安。官至翰林醫官，人仍稱爲張二大夫。則北方醫生之稱大夫，亦起於宋矣。又按唐時醫生亦稱待詔。張祐有病，宮人詩云：藥餌無徵待詔愁。此正醫卜待詔翰林之本稱也。

又按大夫本秦漢時士人之通稱。漢書高祖紀：呂公從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按沛中豪傑吏，蓋不過鄉豪及健吏之類，而通謂之大夫。蓋秦制賜民爵，有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七大夫諸稱。漢書註：五大夫第九爵也，七大夫第七爵也。大夫第五爵也。度其時民之有此爵者，人卽以其爵呼之，相沿日久，遂以爲尊奉之呼。故鄉豪及健吏皆得稱耳。漢書高祖詔曰：七大夫以上，皆高爵也。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又可見當時爵雖大夫，而以事至官吏前，仍循部民之制。

大人

大人之見於經書者，周易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陸德明釋文引王肅云：聖人在位之目。以及孟子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莊子大人者，聖人不足以當之之類，皆以德位兼言。惟論語畏大人，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則以勢分而言。又左傳閔子馬曰：夫人必是說，而後及其大人。郝黑肱以濫來犇，君子曰：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註：皆言在位者。然此特泛論有位之人，非覲面尊奉之呼也。司馬相如大人賦，則更以稱天子。而其時公卿大臣無大人之稱，可知其呼爲大人者，則以施于父母伯叔。如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又史記范蠡之長子曰：家有長子，今弟有罪，而大人不遣，是吾不肖也。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南史王僧儒幼時，有人以冬李餽其父，先以一與之，僧儒辭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北史田式以事下獄，欲自盡，其子信勸之曰：大人朝廷重臣，又無大過，何至于此。唐書裴彝云：大人病痛若此，撫言楊國忠子應試，學問荒陋，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使其子撫先白國忠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黜落。五代史王珂妻本李克用女，珂被梁圍急，使妻致克用書曰：賊勢如此，大人忍不救耶。宋史蔡京子攸入謁，握父手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又隱逸傳南安翁以長子被拘于官，欲詣官代長子杖，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兒當代此，皆以呼其父也。漢書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此以呼其叔也。張博詐淮陽王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後漢書范滂曰：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皆以呼其母也。柳宗元稱劉禹錫之母云：無辭以白其大人，亦謂禹錫之母是大人之稱。止以稱父母伯叔，從未有以之稱尊官者。考唐宋以來，仕宦相呼，敵以下或稱字，尊長稱丈，公卿貴官則稱其官位。宋天

聖中詔文武官不得過稱官品。諸節度使觀察使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皆本等檢校所應帶之官也。又洪容齋記。李德裕自崖州興某侍郎書云。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及李文定稱王沂公云。樞密太師相公之類。是皆以官位相呼。無所謂大人者。戴埴鼠璞云。四明有大人堂。本錢億曾爲此州節度。後其姪惟治復來節度。因創爲祠。名曰大人堂。蓋大人之稱。乃子弟稱父兄之詞。而俗訛以爲闕相公廟誤矣。梁溪漫志及莊綽雞肋編。亦謂世惟子稱父爲大人。若施之於他。則衆駭笑之矣。可見宋時猶以大人稱父母。而不加之達官貴人也。元人高則誠琵琶記。蔡狀元呼黃門爲大人。則元時達官已有大人之稱。明尹直審齋瑣碎錄。吳興弼以處士徵至京。每見士大夫皆稱大人。又湧幢小品。徐晞以吏員起仕。至尙書歸。郡守率諸生迎之。諸生以其非文學出身。頗偃蹇。晞出一對曰。劈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諸生不能對。晞爲對曰。咬開銀杏。白衣裏一個大人。王弇州觚不觚錄。三司見督撫稱老先生。見巡按稱先生大人。此又前明以大人爲貴官之稱也。按後漢書。鄧禹傳。禹孫康以鄧太后臨朝。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者宿稱爲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婢也。亦自通中大人。康詬曰。汝我家出。亦敢爾耶。又陽球傳。球小妻程璜之女。璜方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蔡邕諫靈帝疏亦云。乳母趙嬈。讒諛驕溢。門吏霍玉。依阻爲奸。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據此。則東漢時已有大人之稱。蓋本宮闈近侍之人。身無官位。而

勢居顯要。故以大人稱之。其後遂爲近侍尊稱。如晉書。劉聰時。中宮僕射郭猗。欲王皮。劉惇二人證成皇太弟。劉義謀逆之事。以計脅之。皮。惇大懼。皆曰。謹奉大人教。此又近侍稱大人之明證也。琵琶記。黃門稱大人。黃門亦近侍也。惟近侍稱大人。因而後世相沿。京朝官亦稱之。如徐晞以尙書稱大人也。京朝官稱大人。因而京官出使於外者。亦皆以大人稱之。如巡按稱先生大人是也。因而遂爲貴官之隆稱。於是督撫亦稱之。此又近日京官外官位高者。皆稱大人之所自也。

按諸史所載。亦有以官位而稱大人者。後漢書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註謂。大家豪右也。唐書。郭子儀應回紇大人之占。段秀實傳。田少榮稱秀實爲仁信大人。高駢傳。女巫王奉仙謂畢師鐸曰。揚州災。當有大人死。是古來原有貴官稱大人之例。據雞肋編所云。則南宋時尙專屬子之稱父。而不以稱貴官。則唐以前稱貴官爲大人者。乃從旁指目之詞。而非覲面相呼也。覲面稱大人。則始於元。明耳。

顯考

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則父也。曰王考廟。則祖也。曰皇考廟。則曾祖也。曰顯考廟。則高祖也。檀弓。殷主綴重注。始死未作主。先以木爲重。至虞乃作主。殷人作主後。則聯其重。縣諸死者之廟。去顯考。乃埋之。疏。顯考。高祖也。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猶在。離顯考。乃埋之。是古人皆以高祖爲顯考也。其稱父亦曰皇考。

皇者大也。於君上之義無涉。曲禮。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離騷。朕皇考曰伯庸。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祔廟文。亦曰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也。徐健菴讀禮通考。謂今人以顯考爲父。則起於有元之世。時以皇字爲君上尊稱。遂易爲顯考。然葉石林云。漢議宣帝父稱羣臣初請諡爲悼太子。魏相以爲宜尊稱曰皇考。自是皇考遂爲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石林之言如此。則似宋時已無稱父爲皇考之例矣。健菴之說。不知何所本。

孤哀子

今人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按古禮。父母喪皆稱哀子。如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孔疏曰。祭謂卒哭以後之吉祭。喪謂虞以前之凶祭。又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是哀子之稱。不特爲母亡也。孟子。幼而無父曰孤。故父喪亦稱孤子。如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又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孤露。此皆以無父言。然雜記諸侯之禮。他國弔含祿。皆對曰。孤某須臾矣。曲禮。諸侯在喪曰適子孤。左傳。列國有凶稱孤。在喪也。有凶也。皆通乎父母之喪言之。非專係乎父也。宋書。巴陵王休若傳。謝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並不知沈居喪。迨自稱孤子。衆乃駭愕。袁粲傳。粲丁母憂。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慷慨謂諸將曰。孤子受先帝顧托。本以死報。今

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是母喪亦稱孤子矣。六朝人每言偏孤。如梁書韋叟傳。父義正早卒。叟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北史皇甫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親授以經書。此則其父先亡者也。梁書裴子野生而偏孤。爲祖母所養。魏書裴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北史刁冲年十三而孤。祖母高氏哀之。撫養尤篤。此則其母先亡者也。謝貞傳。貞以母憂毀瘠將歿。謂姚察曰。孤子毀禍所集。將隨灰壤。時貞父以先亡。此則父母俱亡者也。可見孤字之義。本無定屬。董禕又引鄭氏禮注。三十以內未有室而無父母者。謂之孤子。當室如禮所云。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是也。今世以孤屬父。以哀屬母者。實本於司馬溫公書儀。而朱子亦是之。或問朱子孤哀二字之義。朱子曰。溫公亦只據今俗。不欲父母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是孤哀分屬父母。在宋世已然。又按開元禮。四品以下卜宅兆。涖卜者。命曰孤子。某云云。注曰。今儀。父及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則孤哀之分稱。實始於唐。又不自溫公始。蓋自唐以來。已相沿成俗。而溫公仍之耳。又宋政和禮。虞祭至大小祥祭祝文。父曰孤子。母曰哀子。則亦不獨載之溫公書儀也。

下官

戲本凡官員自稱。皆曰下官。漢書賈誼傳。大臣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下官二字始此。然非官員之

自稱也。其以之自稱。高江村天祿識餘。謂始於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按此說非也。南史劉穆之傳。宋以前郡縣爲封國者。諸王所封之國。其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乃創制稱爲下官。宋書武帝孝建二年。定制諸王封國者二十四條。內一條。凡封內官。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叙。通典及龔熙正續釋常談皆引之。然晉書成帝時。庾亮欲廢王導。與郗鑒書。公與下官並荷托付。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晉載記。靳準對劉粲曰。下官急欲有所言。安帝時。劉敬宣答諸葛長民書曰。下官常慮福過災生。王誕說盧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王鎮惡乘利趨潼關。乏食欲還。沈林子怒曰。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爲將軍辦之。則晉時已有此稱。蓋晉時仕宦者。皆自稱下官。惟王國之僚屬。見其王則稱臣。至宋則并令王國之僚屬。見王亦稱下官耳。宋史洪邁傳。羣臣請建儲。太宗曰。若立太子。則東宮僚屬皆須稱臣。形跡之間。易生搖惑。然則宋時東宮官。見太子已稱臣矣。他如宋文帝使沈慶之領隊防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又慶之與蕭斌議兵事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元顯藉梁兵破洛陽。自立沛郡王。欣欲附之。崔光詔曰。元顯引寇兵覆中國。豈惟大王所宜切齒。下官亦未敢仰從。曹景宗醉後對梁武帝。誤稱下官。帝大笑。此皆六朝時仕宦稱下官之故事也。又按五代史補。宋彥筠謂李知損曰。衆人何爲號足下爲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爲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耳。然則五代時尚相沿有此稱也。今仕途中不復稱下官。凡知府自稱卑府。府以下皆稱卑職。按程棨三柳軒雜識。淳熙間。高曼進對。上稱其不爲高談。梁相戲。

云。高曇不爲高談。以何對。周益公對云。卑牧且爲卑牧。謂武臣見知州自稱卑牧也。則屬吏之以卑自稱。自未已然。

小生晚生

漢書朱雲傳。雲罷官過薛宣。宣曰。君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師古註。小生謂宣新學後進。乃欲以我爲吏乎。小生之名始見此。然非自稱作謙辭也。其以之自稱者。唐李陽冰自稱其篆書。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斯翁謂李斯也。又元稹上令狐相公曰。白居易能詩。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調。名爲次韻。此文士自稱小生之始也。朱晦翁和劉秀野詩。有小生自愧衰頹早之句。則二字并入之詩矣。又晚生二字。按晉書戴淵傳。淵弟邁請立學校。疏曰。今後進晚生。目不覩揖讓之儀。隋書薛濬寄弟模書曰。吾幼丁艱酷。晚生早孤。不聞詩禮。是晚生二字。晉以來已有之。但以之自稱。不知起於何時。知新錄云。嘉靖丙戌。刑部趙公乃費閣老同年。每投謁。必書年晚生。屠應峻曰。趙老真神童。或問其故曰。費鵝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晚生。非神童而何。此近代稱晚生之見於記載者也。

老先生

先生本古者父兄師長之通稱。然古人有單稱生或單稱先者。史記蘇秦被刺死，齊王求其賊誅之，燕人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讐也。註：生一作先。言先生也。叔孫通諸弟子以制禮皆賜爲郎，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弟子稱師曰生，亦謂先生也。漢書貢禹傳：禹請老，元帝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故親近生。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師古曰：生謂先生也。時禹年八十餘，元帝敬之稱生，非輕之，乃尊之也。此單稱生也。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漢書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註：先猶言先生也。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曰：鄧先好奇計。註亦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此單稱先者也。王新城謂：明朝中官稱士大夫曰老先。本此。衛宏漢官舊儀：博士稱先生，博士師也。此又後代師稱先生之始也。至老先生之稱，見漢書賈誼傳：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然第謂諸儒之老者耳，非覲面尊奉之呼也。至宋始有此稱。劉元城語錄：凡引司馬溫公，則不著姓名，必曰老先生。劉過上周益公詩云：昌黎前進士，司馬老先生。蓋用此故事。又鐵圍山叢談：鄭尙明昂老先生也。後世京朝官稱老先生。蓋始此。然宋史王黼諂事梁師成，呼爲恩府先生。趙范致書丞相史彌遠，亦但稱先生。范上彌遠書曰：天下之人，無不知彌遠當國，權位最重，而范稱之曰先生，又吳曦降金，楊巨源圖興復，謂安丙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則宋時老先生之名，尙非仕途常稱。元人程鉅

夫集有送學舟老先生詩。疑此稱起於元初。王弇洲觚不觚錄。三司見督撫稱老先生。見巡按稱先生大人。則前明老先生之稱。猶未濫及。王新城香祖筆記。謂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科稱掌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以後。則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矣。此又近日京官通稱老先生之故事也。

官人

奴僕稱主及尊長呼卑幼。皆曰某官人。亦有所本。杜田杜詩博議。官人乃隋。唐間語。北史梁彥光傳。初齊亡後。訴訟官人。千變萬端。舊唐書高祖紀。官人百姓賜爵一級。武宗紀。中書奏。赴選官人多京債。御覽。文士傳。棘嵩見陸雲作逸民賦。嵩以爲丈夫出身。不爲孝子。則爲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爲國宰輔。遂作官人賦以反之。此官人之見於史傳者。然唐以前。必有官者方稱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云。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也。至宋則已爲時俗通稱。宋史岳雲傳。雲年十二。卽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爲羸官人。夷堅志。易官人及第條。有報榜者至逆旅曰。此店有易官人及第。又陸氏負約一條。陸氏再醮後。獨步廳事。有急足來稱。鄭官人有書。鄭乃其前夫也。張次山妻一條。次山喪妻後。入京參選。偶游相國寺。與亡妾遇。驚問之。妾曰。現服事媽媽。在城西一空宅。官人可以明日飯後來相會。此又可見官人之稱。在

宋時已爲常談也。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然官人之稱已遍於士庶。固不僅王府支屬矣。

官

世俗以行相呼曰幾官。此亦最古。梁書武陵王紀。聞湘東王繹將討侯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後紀爲繹兵所敗。繹將樊猛入其舟。紀曰。願送我見七官。唐摭言。李舟與齊映友善。映爲將相。舟以書與之。猶曰十二官足下。

爺

爺本呼父之稱。說文云。吳人呼父爲爺是也。今不特呼父。凡奴僕之稱主。及僚屬之呼上官。皆用之。宋書王彥子絢。六歲讀論語。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尙之戲曰。可改耶耶乎文哉。以郁乃其父嫌名也。南史。侯景既僭位。王偉勸立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惟阿爺名標。是六朝人但以爺呼父也。今通用爲尊貴之稱。蓋起於唐世。按通鑑。高力士承恩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爲兄。諸王諸公呼爲翁。駙馬輩直呼爲爺。新唐書爺作爺。曰直呼爲爺。可見從前但以呼父。未有以呼貴官者。自此以後。遂相沿爲尊貴之稱。今世

俗所稱王爺公爺老爺。所自來矣。木蘭詩。不聞爺孃喚女聲。杜詩。見爺仰面啼。爺娘妻子走相送。此爺字之入詩者。

爹

莊綽雞肋編云。今人呼父爲爹。母爲媽。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刺荊州還。民歌之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荆楚方言謂父爲爹。乃徒我切。又與今世俗所呼之音不同也。云云。然戴埴鼠璞已辨之。謂爹字原有兩音。按廣韻陟斜切。羌呼父也。徒可切。北方人呼父也。隋書回紇傳。以父爲多。唐書回紇阿啜可汗。亦呼其大相頡于迦斯曰。兒愚幼。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與也。則亦與徒可切之音相近矣。又韓昌黎祭女文。亦有阿爹阿八之稱。宋人小說。記顯仁太后自金回。值壽節。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和故事。以龍涎沉腦屑灌燭內。列十數枝。白太后曰。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每夜常設數百枝。上私謂憲后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仇遠稗史。錢良臣自諱其名。其子讀書。凡遇良臣字。皆令避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亦改云今之所謂爹。古之所謂民賊也。聞者大笑。

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

賓退錄云。今南北風俗。稱其祖及父母。莫不加以家字。按後漢書王丹傳。大司徒侯霸欲與丹交。遣子昱候於道曰。家公欲與結交。列女傳。馬融女嫁袁隗。隗譏融有貧名。妻曰。孔子不免武叔之毀。家君獲此。故其宜爾。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則家祖家父家母之稱。由來久矣。魏略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家兄謂倉舒晉載記苻堅時。慕容泓起兵。與堅書曰。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家兄謂慕容暉也北史楊津傳。津事兄椿極敬。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陽俊之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謂陽休之亦不知吾才士也。梁元帝攻蕭督。督曰。家兄。謂其兄譽為釋所攻。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親恩。豈應若是。此家兄之稱之見於史傳者也。又魏文帝謝鍾繇見與玉玦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從容喻鄙旨。又世說戴安道高隱。而其兄欲立功業。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南史齊東昏賜蕭懿死。懿臨歿。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家弟謂梁武帝時為雍州刺史唐書柳公權為侍書學士。其兄公綽與宰相李宗閔書曰。家弟本志儒學。以待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此舍弟家弟之見於史傳者也。顏之推又云。姑姊妹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稱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然蔡邕書文稱姑姊

曰家姑家姊。北史高道穆爲京邑。出遇魏帝姊壽陽公主。不避道。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泣訴帝。帝他日見道穆曰。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則家姑家姊之稱。亦有自來矣。今俗惟子孫不稱家。其猶顏氏之遺訓歟。褚河南帖稱其姪曰家姪。

堂兄弟

俗以同祖之兄弟爲堂兄弟。按禮經曰。從兄弟。無堂兄弟之稱也。其稱蓋起於晉時。晉書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而愷造太傅楊駿第。傅咸因劾奏愷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方隕。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同堂之見於史者。始此。南史劉暄傳。徐世欒曰。明帝是武帝同堂。尙加滅害。後魏書公孫獻封氏之甥。其從兄遂。李氏之甥。地望懸隔。祖季珍曰。士大夫須好姻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別。元顥入洛。廣陵王遙欣集衆議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欲何向。北齊書孝昭帝謂趙郡王叡曰。須拔是我同堂弟。舊唐書中宗卽位。以堂兄千里爲成紀郡王。又李師道伏誅。其堂弟師賢等並流。張獻誠請老。薦其堂弟獻恭自代。徐堅傳。詔書有與逆黨同堂親。不得任京官。柳漁傳。臣堂伯祖爽。與褚遂良等同被譴戮。則更有堂伯祖之稱矣。唐書韋瓘傳。有議堂姨舅服制一疏。又有堂舅堂姨堂甥之名。

尊老尊兄令弟

杭州人自稱其父曰尊老。徽州人自稱其兄嫂曰尊兄尊嫂。他處則稱人之父曰尊公尊老。稱人之兄嫂曰尊兄尊嫂。按晉書載記。劉淵謂傅祇之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南史。何子平之母。年未及終養。而籍註有誤。年例已滿。子平即便去官。顧愷之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何卽辭祿。吉弼之父犯重罪。弼乞代父死。蔡法度誘之曰。上知尊侯無罪。行當自釋。北史。楊播與北海王詳議論不屈。詳願播姪昱曰。尊伯姓剛不服理。唐書。李林甫恐嚴挺之大用。乃謂其弟損之曰。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策此。皆稱人之父母伯叔爲尊。而非以自稱其父母伯叔也。然以之自稱。亦有所本。何子平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易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享白粲。是自稱其父曰尊老也。三國志註。袁術與袁紹書曰。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北齊書。後主緯居南宮。其弟琅琊王儼。儼曰。尊兄若欲殺臣。臣不敢逃罪。此自稱其兄曰尊兄也。隋煬帝將卽位。先縊死其兄勇。乃卽位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此又自稱其兄曰令兄也。謝靈運與惠連弟詩云。末路值令弟。酬問開心顏。杜工部詩。令弟草中來。倉然請論事。是又自稱其弟曰令弟也。

丈人

王充論衡。人形一丈正也。故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也。至堦呼婦翁曰丈人。不知起於何時。吳曾能改齋漫錄。謂本於史記。匈奴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然史記注。丈人。尊長之稱。非必專以之指婦翁也。論語。子路遇丈人。莊子。子貢遇灌園丈人。戰國策。秦王謂唐睢曰。丈人芒然而來。嚴遂奉百金於聶政曰。爲丈人粗糲之資。史記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灌嬰聞魏勃本教齊王。反責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宋書。袁熙爲彭城王。義康說范蔚宗曰。小人請以七尺之軀立功。事成歸諸吾子。丈人何如。孔熙先亦以語激蔚宗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爲婚。南史。張充與王儉書曰。所可推襟送抱者。惟丈人而已。唐書。元載擅權。時有丈人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丈人不悅。及往謁節度使。大獲過望。杜甫贈韋濟詩。丈人試靜聽。是皆尊者通稱耳。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裴松之註云。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古無丈人之稱。故曰舅也。此則雖非妻父。然以舅爲丈人。則裴松之時已有是稱。而妻父曰外舅。則以外舅爲丈人。蓋亦卽起於是時耳。莊綽雞肋編。引柳子厚稱妻父楊詹爲丈人。以爲後世呼妻父爲丈人之始。然南史。齊東昏呼潘妃父寶慶爲阿丈。唐書。杜黃裳之壻韋執誼爲相。黃裳勸其請太子監國。執誼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

中事是六朝及唐已有是稱。宋史張永德乃郭威塔。威起兵常遇。謂永德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此又近代婦翁稱丈人之故事也。蓋唐以前凡尊長及婦翁皆曰丈人。後遂專以屬之婦翁耳。今人呼婦翁爲丈人。而稱交游中尊者亦尙曰某丈。想六朝及唐亦如此也。至婦翁曰岳丈。曰泰山。其說尤紛紛不一。或曰晉樂廣爲衛玠妻父。岳丈蓋樂丈之訛也。釋常談則曰。因泰山有丈人峯故也。按泰山有丈人峯。而玉匱經青城山黃帝亦封爲五岳丈人。則山之稱丈人者不一。世俗以婦翁有丈人之稱。而丈人又有山岳之典。遂引以爲美稱耳。晁氏客語引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山三公以下例。遷一階。張說爲封禪使。其塔鄼鑑自九品至五品。會大宴。明皇訝之。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宋人釋常談引此。以爲稱丈人爲泰山之始。然則唐時并已有泰山及岳丈之稱矣。又黃譜筆記。謂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塔。山嶽而有塔。則嶽可以呼婦翁矣。世俗之稱。未必不因此。又因山嶽而轉爲泰山耳。此雖近附會。亦可備一解。通鑑。唐僖宗避黃巢。出奔至塔水。詔成都備巡幸。

舅

舅之稱有三。爾雅。母之弟。弟爲舅。秦風所謂我送舅氏是也。妻父曰外舅。孟子註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也。夫之父曰舅。禮記所謂舅姑。爾雅所謂姑舅在。則稱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是也。後人呼妻兄弟曰舅。本非古法。爾雅謂妻之昆弟爲甥。劉熙釋名謂之外甥。是今之所謂舅。正古之所謂甥。乃俗呼正相

反。蓋妻之昆弟。方謂我之子爲甥。而我呼妻之兄弟亦爲甥。本無差別。故從乎己之子之稱以尊之耳。新唐書朱延壽傳。延壽爲楊行密妻弟。行密以其私附朱全忠。乃誑其妻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來代。我無憂矣。及至。乃殺之。通鑑則云。軍府事當悉授三舅。胡三省註云。延壽第三呼妻之兄弟爲舅。始見於此。則五代時已有此稱也。

內兄弟

儀禮。姑之子稱外兄弟。舅之子稱內兄弟。閻若璩云。今人稱妻弟爲內弟。非也。從史記當稱妻弟。從漢書當稱婦弟云云。然顏真卿家廟碑銘云。祖昭甫。工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父惟貞。少孤。育於舅仲容氏。蒙教筆法。是仲容乃昭甫之妻弟也。而云內弟。則妻弟之稱內弟。自唐已然。

親家翁

輟耕錄云。男女姻家相呼曰親家翁。此三字見唐書蕭瑀傳。瑀嘗因宴。太宗語羣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羣臣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何說。曰。臣是梁朝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天子親家翁。又唐明皇女新昌公主。下嫁蕭嵩子衡。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母是也。然隋書煬帝令宇文述之子士及尙公主。呼

述爲親家翁。述治李渾獄成。帝曰。吾宗社幾覆。賴親家翁而獲全。則隋時已有此稱。又後漢書禮儀志。上陵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咸列。註。凡與先后有瓜葛者曰親家。是親家二字本起於漢也。五代史。李愚代馮道爲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謂劉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蓋昫乃道之親家也。蘇氏閒談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妻譴罵。鳳令婢訴道。凡數百言。道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此亦親家翁之見於記載者。呂蓋衍言鯖。謂親家翁親字讀作去聲。自五代時已然。然亦不始於五代。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唐已作去聲矣。

郎君大相公

吳斗南云。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任其子爲郎。故謂人之子弟爲郎。又其時稱相國爲相君。尙書令。中書令。爲令君。使者曰使君。太守曰府君。故謂郎亦曰郎君云云。是郎君之稱。其原皆出漢任子也。漢以後則凡身事其父者。皆呼其子爲郎君。而郎君遂爲貴介及裙屐少年之美稱。至唐又爲極尊貴之稱。并有加之帝王大臣者。後漢書西南夷傳。越巂太守張翕卒。安帝以其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歡欣奉迎。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魏書甄琛好弈碁。通夜不止。令奴秉燭。或時睡。輒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南史。齊晉安王

子懋爲明帝所害。子昭基以二寸絹爲書，參問消息。故吏僧慧見之曰：此郎君書也。一慟而卒。張冲爲梁武帝所圍，臨歿囑其子元嗣固守，及力屈將降。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日月，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唐明皇欲立忠王璵爲太子，而李林甫勸立壽王，上猶豫不決，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之，復誰敢爭？史思明嘗爲裴寬裨將，後據東都，訪得其子謂呼爲郎君。後唐莊宗爲晉王時，令其子繼岌爲張承業舞，承業以帶馬爲贈曰：郎君纒頭，皆出承業俸祿。梁敬翔謂末帝曰：臣事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徐溫徙治昇州，使養子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不樂。宋齊邱曰：三郎驕縱，溫親子知誥也。留揚州輔政。敗在旦夕。潤州去廣陵一水耳。此天授也。又吳王之弟歷陽公濛，以國政盡歸徐氏，心不平，念周本乃吳之勳舊，遂往投之。本將出見其子宏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爲不使我見？此皆身事其父而呼幼主之稱也。周瑜稱周郎，何晏稱粉郎，何郎。潘岳稱潘郎，檀郎。江敷稱江郎，謝道韞稱其夫王凝之爲王郎。王僧辨稱鮑泉爲玉郎。隋滕王瓚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美姿容，時人稱曰楊三郎。此皆少年之美稱。六朝以來，王公之子弟皆稱之。晉書桓元傳：元與中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已而會稽王之世子元顯果爲元所害是也。至唐而郎之稱益尊，張易之兄弟舉朝稱爲五郎，六郎。安祿山呼李林甫爲十郎，劉駱谷自京來，安祿山必問十郎何言。宦官李輔國用事，宦者不敢呼其官，皆謂之五郎，甚至裴坦之子勛，呼其父

爲十一郎。何后呼元宗爲三郎。章堅唱得寶歌。亦有三郎當殿坐之語。優人黃幡綽對元宗并稱三郎。郎嘗代宗罷李輔國中書令。輔國憤之。謝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而郎之稱直加於帝王矣。至如李義山見樂於令狐楚。而有詩曰。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楚乃令狐綯相國之子也。朱滔遣人說田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來救。今願八郎治兵。與滔共取大梁。王武俊亦稱田悅爲八郎。朱全忠取河中。王珂面縛出降。全忠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敢忘。謂珂之父王重榮也。若郎君如此。使僕何以見舅於地下。此又皆貴人子弟之通稱也。又唐人稱新進士亦曰郎君。摭言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前導人謂逢曰。迴避新郎君是也。又後唐莊宗旣被害。弟存霸奔投李彥超。軍士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嘗奏取進止。又明宗子從榮。年少驕狠。或勸之曰。河南相公有老成之風。相公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河南謂其弟從厚也。潞王從珂拒命。閔帝使安彥威、張虔釗等討之。從珂在城上自訴。從先帝百戰得天下。今何罪而受誅。聞者哀之。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率諸兵降從珂。此又稱幼主爲相公之見於書傳者也。蓋時俗之美稱。雖其始本不甚尊。往往漸加之於極貴。及相呼旣久。則又爲通稱。如宋時猶稱宰相爲相公。今則下賤者亦稱相公矣。

哥

哥字廣韻云。今呼爲兄。韻會亦云。今人以配姊字。爲兄弟之稱。是哥之爲兄。其來久矣。然舊唐書王珣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四哥謂睿宗也。元宗父。又元宗子棣王瑛傳。惟三哥辨其無罪。三哥謂元宗也。是以哥呼其父矣。顧寧人以爲君父之尊。而呼之曰哥。名之不正。莫此爲甚。然古人稱哥。原有數種。漢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侍者四非答哥哥。此以之稱帝王者也。唐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及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園池。此稱其兄者也。晉王存勗呼張承業爲七哥。又三司使孔謙兄事伶人景進。呼爲八哥。此亦稱兄長者也。王荆公與其子雱評論天下人物。屈指謂雱曰。大哥自是一箇。大哥即謂雱。趙善湘臨歿。顧其長子嶷曰。汝官不過監司太守。語次子范曰。汝開闢恐無結果。三哥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三哥謂第子夔。此父之稱其子者也。蓋古人又以哥爲郎君之稱。雖宮闈之間亦然。晉王存勗命其子繼岌爲張承業起舞。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宜與一積。周太祖子青哥。意哥。皆爲漢所誅。周世宗長子曰宜哥。俱見五代史。歐陽公名其子曰僧哥。見稗史。陸放翁之伯小名馬哥。見老學庵筆記。又韓魏公君臣相遇傳。英宗卽位。光獻太后心不悅。一日謂韓琦曰。昨夢這孩兒坐慶寧宮。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謂英宗子神宗也。又顯仁太后自金將歸。欽宗臥其車前曰。傳語九哥。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使足矣。他無所望於九哥也。九哥謂高宗。則兄之稱其弟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高宗已命高士儂尙柔福帝姬。及顯仁太后歸。謂高宗曰。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巷。帝姬呼高宗爲哥。則母之稱其子也。又

高宗禪位後。遊大滌山。有陸凝之獻詩。高宗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歸當語大哥行之。大哥謂孝宗也。則亦父之稱其子也。又前明泰昌升遐。閣臣劉一燝等請熹宗。既出。李選侍猶呼哥兒。卻還者三。可見宮庭中呼太子諸王皆曰哥。乃親貴之稱。想唐時已如此。然則顧寧人之議。毋亦狃於吳中習俗。而不知哥字之本有是異稱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八

陽湖 趙翼 雲菴

娘子

韻會。娘子。本少女之稱。北齊裴讓之謂祖珽曰。老馬十歲。尙號驄駒。一奸耳順。強稱娘子。可見娘爲少女。自昔已然。北史。后妃傳序。高歡妃有馮娘。李娘。王娘。穆娘。南史。劉孝綽妹嫁徐悱。才尤清拔。人謂之劉三娘。唐書。太平公主起兵。應高祖。號娘子軍。楊貴妃初入宮。有寵。宮中號曰娘子。崔令欽教坊記。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有妾媚。花藥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昌黎祭女挈文。稱四小娘子。祭姪孫女李干妻。稱李氏二十九娘子。東坡爲子邁求婚啓云。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金史。海陵以第二娘子大氏爲貴妃。第三娘子蕭氏爲昭容。是皆以娘爲少女之証也。然呼母爲娘。亦始於六朝。木蘭詩。不聞耶娘喚女聲。南史。竟陵王子良傳。武帝爲縣令時。與子良母裴氏不諧。遣人送還都。子良年少。帝謂之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北史。韋世康傳。世康欲引退。與子弟書曰。娘春秋已高。溫清宜奉。隋太子勇語衛王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亦是可恨。阿娘謂母獨孤后也。呼母爲娘。則娘又爲尊稱矣。杜詩。爺娘妻子走相送。亦謂母也。宋史。韓魏公傳。宮中稱郭后爲大娘。劉妃爲小娘。龍川雜誌。仁宗稱劉氏爲大娘娘。

楊氏爲小娘娘。則竟是母后之稱矣。高宗宮中亦有兩劉娘子。一喜誦經。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一善治饌。宮中呼爲上食劉娘子。則亦以爲尊稱。而非以爲少女也。蓋俗稱與古義往往有不相合者。如小姐之姐。說文本蜀人呼母之稱。而今世反以稱少女。又北史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此亦稱謂之可異者。按呼母爲家家。亦不獨北齊。蓋六朝時南北皆如此。琅琊王儼既誅和士開等。後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謀廢至尊。刺家家頭。使作阿尼。臣故矯詔誅之。家家謂母。胡后。尊兄若欲殺臣。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謂後主乳母陸令萱。後主見兵不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又齊文宣以姪女樂安公主妻崔達。達擧問公主。達擧於汝云何。答云。甚相敬。惟阿家憎兒。文宣乃殺其母。阿家謂其姑。此北朝之呼母爲家家也。南史范蔚宗臨刑。其妻罵之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作計。蔚宗母泣責蔚宗。仍以手擊其頸。蔚宗妻云。罪人阿家莫念。此南朝之呼姑爲阿家。蓋亦因夫呼母爲阿家。故婦稱姑亦同也。漢時又有呼母爲社者。淮南子說山篇。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衰。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高誘註。江淮人謂母爲社也。四朝聞見錄。宋高宗欲以憲聖吳氏爲后。謂之曰。俟姐姐歸當舉行。此姐姐指母章太后也。憲聖曰。大姐姐遠處北方。妾豈敢干。此大姐姐謂高宗元妃邢氏也。則南宋又有稱姑及正后爲姐姐者。

小姐

今南方搢紳家女多稱小姐。在宋時則閨閣女稱小娘子。而小姐乃賤者之稱耳。錢惟演玉堂逢辰錄記營王宮火起於茶酒宮人韓小姐謀放火私奔。是宮婢稱小姐也。東坡亦有成伯席上贈妓人楊姐詩。夷堅志傳九者。好狎遊。常與散樂林小姐綢繆。約竊而逃。不得。遂與林小姐共縊死。又建康女娼楊氏死。現形與蔡五爲妻。一道士來。仗劍逐去。謂蔡曰。此建康娼女楊小姐也。此妓女稱小姐也。

姨娘

姨本妻之姊妹之稱。見爾雅及釋名。又左傳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是也。然世俗又稱妾爲姨娘。亦有所本。南史齊衡陽王鈞五歲時。所生母區貴人病。便悲戚。左右以餽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瘥。晉安王子懋七歲時。其母阮淑媛病篤。有獻蓮花供佛者。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此花竟夕不萎。二王皆呼母爲姨。蓋姨本姬侍之稱。二王所生母皆非正嫡。宮中久呼爲姨。故其子之呼母亦同耳。

三姑六婆

輟耕錄。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

嫗婆

俗稱乳母曰阿嫗。亦曰嫗婆。其不乳哺而但保抱者曰乾嫗婆。按漢時稱曰阿母。讀如阿房之阿。所謂長於阿保之手也。後漢書。袁閔少時。往省其父彭城相。在途變姓名。人無知者。既至。府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之。入白夫人。乃召入。又陳忠傳。帝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是漢以前皆稱阿母也。至六朝始有嫗婆之稱。宋書。何承天年老。始除著作。諸佐郎皆年少名家。荀伯子嘲之爲嫗母。承天曰。卿當知鳳凰將九子。何言嫗母耶。北史。魏靜帝每云。崔季舒是我嫗母。謂政事皆與之商榷也。北齊書。陸令萱以乾嫗婆封郡君。唐書。哀帝二年九月。詔封嫗婆楊氏爲昭儀。第二嫗婆王氏。先已封郡夫人。今准楊氏例改封。李商隱七不稱意內云。少阿嫗。又春渚記聞。施嫗婆年六十。育沈氏二子。爲人織履及緝紉之事以供之。

連衿

爾雅。兩塔相謂曰亞。註云。今江東人呼爲僚塔。嚴助傳呼友塔。嬾真子錄云。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衿也。連衿二字見此。

布袋

俗以贅婿爲布袋。按天香樓偶得云。三餘帖。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舅有瑣事。輒曰。令布代之。布袋之說本此。

家生子

奴僕在主家所生子。俗謂之家生子。按法苑珠林。記庸嶺有大蛇爲患。都尉令長求人家生婢子。及有罪家女祭之。家生之名見此。然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注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輟耕錄引之。以爲家生子之據。更爲明切。

奴才

罵人曰奴才。世謂起於郭令公子儀諸子皆奴才之語。非也。晉劉淵罵成都王穎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

潰真奴才也。田嵩罵楊難敵曰：若賊氏奴才，安敢希覬非分。王猛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魏爾朱榮謂元天穆曰：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唐末董璋反，以書誘姚洪不聽。城陷，璋責之。洪曰：汝奴才固無恥，吾義士肯隨汝所爲乎。是晉、唐已有此語。按奴或作鶻。顏氏家訓謂：貴游子弟，當離亂之後，朝市遷革，失皮而露質，當此之時，誠鶻才也。又五代史朱守殷傳：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後爲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之，守殷無備，南城遂破。莊宗罵曰：鶻才果誤予事。

底下人

俗稱奴僕爲底下人。南史陳伯之傳：褚縉謁范雲，雲不見，縉怒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唐洋州刺史趙臣議選舉疏：有白授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室之嘆。

阿

俗呼小兒名輒曰阿某。此自古然。如漢武云：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蜀先主謂龐統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魯肅拊呂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共阿戎談。以及謝惠連之稱阿連，唐武后之稱阿武婆，章后自稱阿章之類，亦有不連其名而直以次第呼之者。魏略：散騎皆以高才充選，獨

孟康以外戚得之。人共輕之。呼爲阿九。梁書武帝謂臨川王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隋書文帝呼其弟瓚爲阿三。五代史王從珂小名阿三。莊宗見其勇。曰阿三不惟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各處方言不同。而以阿呼名遍天下。無不同也。本朝國語亦以阿厄濬起。而余隨征緬甸軍中。翻譯緬文亦多阿喀拉等音。凡發語未有不起于阿者。嘗細思其故。小兒初生到地。開口第一聲卽係阿音。則此乃天地之元音。宜乎遍天下不謀而同然也。

僧稱

僧之稱釋家。從釋道安始。道安謂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釋氏帛尸。因請學佛者皆姓釋氏。此僧家稱釋氏之始。其曰比丘者。臞仙原始祕書云。稱佛爲牟尼。謂德同仲尼也。沙門爲比丘。謂德同孔子也。女沙門曰比丘尼。謂德同孔子仲尼也。葉石林避暑錄云。晉宋間佛家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按齊書莊嚴寺有僧達道人講座。東昏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避。去藏草間。帝將殺之。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是也。僧之自稱。則曰貧道。顏竣傳。釋僧舍謂竣曰。貧道常見識記是也。僧之稱和尚。本於釋典羅云出家。卽羅喉。佛命舍利佛爲其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黎。故沙門以和尚爲尊貴之稱。亦見香祖筆記。

牙郎

輟耕錄云。今人謂鬪僧曰牙郎。其實乃互郎。主互市者也。按此說本劉貢父詩話。鬪僧爲牙。世不曉所謂。道原云。本謂之互。卽互市耳。唐人書互作牙。牙互相似。故訛也。然舊唐書安祿山傳。祿山初爲互市牙郎。則唐時互與牙已屬兩字。

名賊

士之有名者曰名士。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呂覽尊師篇。爲天下名士顯人。史記。張耳。陳餘。魏之名士。漢書田蚡傳。進名士家居者貴之。後漢書种暲傳。河南尹田歆當舉六孝廉。其五人皆有貴戚書命。不敢違。歆欲自用一名士。乃以暲應詔。又黨錮傳。陳蕃。竇武欲誅宦官。引用天下名士。魏志荀攸傳。何進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又梁習薦州界名士常林。楊俊等。吳志孫策論太史慈曰。子義。青州名士。終不欺我。裴松之三國志註。引漢末名士錄甚多。是名士之稱。起於秦漢也。亦曰名流。南史阮孝緒傳。其爲名流。欽尙如此是也。亦曰名輩。蔡摠傳。其爲名輩所知如此。又范泰傳。宋武問謝混。如泰者。名輩誰比是也。亦曰名家。裴松之傳。晉孝武太元中。選名家以參顧問是也。公卿有名者曰名公。裴松之論鍾會。名公之子。聲

譽夙著。又邴原別傳。河南張範。名公之子。宋書謝景仁傳。武帝目景仁爲名公之孫。以其爲謝安從孫。故云。蔡凝傳。凝以名公子。選尙信義公主是也。亦曰名卿。漢書王吉傳。蓋執諸名卿可幾是也。亦曰名臣。魏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梁沈約論謝宏微。古之所謂名臣。宏微當之是也。爲人父而有名者曰名父。漢書蕭育傳。王鳳以育名父之子。除爲功曹。齊書武帝稱劉景素名父之子是也。爲將而有名者曰名將。漢書樂布傳贊。終爲漢名將。李廣傳。李廣。程不識皆名將是也。爲郡守而有名者曰名守。南史齊明帝。謝瀹。徐孝嗣並爲吳興。皆號名守是也。醫之精於技者曰名醫。南史李希邕傳。母病。名醫療之不能愈。又許智藏傳。時號名醫是也。番長之有名者曰名王。漢書宣帝紀。單于遣其名王奉獻。顏師古註。名王者。謂有大名。以別諸小名是也。獨漢書蕭育傳。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右扶風誅之。又唐書高祖女平陽公主。遣奴馬三寶諭降名賊何潘仁。李仲文等。各率兵會高祖。名賊之稱大奇。

姦細

舊唐書王陵傳云。此輩降蕃。翻作細作。宋史紹興二年。翟汝文與秦檜對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姦細。

別號

月令。大雲帝。鄭康成註云。帝。上帝也。乃天之別號。別號二字始見於此。然世之有別號。古不經見。吳萊三墳辨。謂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則別號起於上古。韓詩外傳及漢書古今人表。謂帝嚳學於赤松子。淮南鴻烈作赤誦子。此又在黃帝之前。則別號當以赤松爲首。然歸藏乃黃帝書名。赤松亦或周秦人所臆撰。未必上古之人。如後世於字名外。別立一號。以自標榜也。別號當自戰國時始。丹鉛錄云。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廿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號陶朱公。又號鴟夷子皮。又號海濱漁父。蘇秦。張儀皆師鬼谷子。南華書有庚桑子。秦漢間有江上丈人。河上公之類。皆後世所謂別號也。然其人類多隱逸者流。欲自諱其姓名而爲此。非如後人反借此以自標異也。兩漢之時尙少。其見於史傳者。惟商山四皓。綺里季。角里先生等四人。至今終莫知其姓氏。又封君達號青牛師。程高醫術。自言得一老父號涪翁者。至晉而陶潛號五柳先生。南齊臧榮緒號被褐先生。梁陶宏景號華陽隱君。人間書札。卽以隱君代名。又瘞鶴銘有華陽真逸。說者謂卽宏景別號。或以爲顧況別號。北史李昭徽將妻子入嵩山。號黃冠子。李綽常逸游放恣。自號隱君。李公緒自號達生丈人。鄭道昭號中岳先生。則別號之風漸開。然尙皆畸人逸士好奇弔詭者之所爲。卽至有唐。如李淳風之父號黃冠子。王績號東臯子。又號無心子。田游巖號由東隣。鄧世隆號隱元先生。張薦號史遁先生。鄭薰號七松處士。賀知章歸老後號四明狂客。又號祕書外監。元結號漫郎。又曰聾叟。又曰琦玕子。郝純號伊川田父。陸羽號

桑苧翁。陸龜蒙號江湖散人。又曰天隨子。又曰甫里先生。張志和號烟波釣叟。又曰元真子。司空圖號耐辱居士。亦皆巖棲谷汲。隱居不仕。或仕而歸田者。乃有此號。至達官貴人。則自以官位相呼。不聞別署一號。以托高致也。達官貴人之有別號。蓋始於宋之士大夫。亦謂之道號。如長樂老六一。老泉。半山。東坡之類。相習成風。遂至販夫牙僧。亦莫不各有一號。宋人小說載某官拿獲一盜。責其行劫。盜輒曰。守愚不敢詰之。則守愚者。其別號也。盜賊亦有別號。更何論其他矣。近有人訊別號詩曰。孟子名軻字未傳。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本是能言鳥。又要人稱作杜鵑。可爲一笑也。輟耕錄吾子行云。唐人雖有道號。却不曾刻入印章。別號刻印。亦自宋人始。

古人雖無別號。而學行足以服人。人自有加之美號者。如東觀漢紀。每臘賜博士羊。甄宇獨取最瘦者。後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人因以號之。後漢書。伏生之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州人號爲伏不鬪。董宣爲洛陽令。人號爲臥虎。鄭均家居。年老賜尙書祿。人號爲白衣尙書。張霸年數歲。卽知孝讓。人號爲張曾子。魯匡有權術。人號爲智囊。江革至孝。人號爲江巨孝。黃憲德甚高。袁閔稱爲顏子。楊震博學。諸儒稱之曰關西孔子。廖扶高行。人稱爲北郭先生。馬瑤隱沂山。人號爲馬牧先生。以及漢末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類。黨錮傳所謂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也。南史。宗元卿性至孝。鄉里號曰宗曾子。蔡曇智。人稱蔡曾子。何伯璵。人號爲何展禽。滕曇恭至孝。王儉稱爲滕曾子。周續

之通十經。人稱爲顏子。徐陵早慧。慧雲師亦稱爲顏回。孔休源多識典故。人稱爲孔獨誦。許懋明於故事。時稱爲儀註學。江祐又稱之爲經史笥。唐書。李守素淹通譜學。虞世南稱爲肉譜。張鷟工文詞。如青錢萬選。員半千稱之爲青錢學士。殷踐猷博學。人稱爲五總龜。谷那律淹貫羣書。褚遂良稱之爲九經庫。王起博學。人號當世仲尼。賈會有高節。人稱關中曾子。裴敬彝以孝行文學重於時。人號爲甘露頂。薛大鼎爲滄州。鄭德本爲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行。人稱爲鑿脚刺史。北夢瑣言。趙光逢風神秀異。人稱爲玉界尺。元史。廉希憲好孟子。人稱爲廉孟子。明史。永樂中周新爲御史。人目爲冷面寒鐵。魯穆爲福建僉事。人呼爲魯鐵面。李綱巡按南畿。罷脏吏四百餘。人稱爲鐵御史。黃紱剛直。人呼爲硬黃。馮恩劾汪鏐被逮。朝審時與鏐爭詈。時謂其口膝膽骨皆鐵。稱爲四鐵御史。

混號

世俗輕薄子。互相品目。輒有混號。呂氏春秋簡選篇。夏桀號移大犧。謂其多力。能推牛倒也。此爲混號之始。史記。酷吏邳都。人號爲蒼鷹。嚴延年。人號爲屠伯。漢書。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乘黃牛車詣闕。百姓謂之黃牛媪。後漢書。郭况家富。號金穴。馬援稱公孫述爲井底蛙。蜀志。孔融稱袁術爲塚中枯骨。顏師古匡謬正俗。人呼董卓爲董礫。魚豢典略。記禰衡稱荀文若可借面弔喪。趙稚長可監廚請客。魏志。許褚多力。

而癡。人稱爲虎癡。世說。晉張湛好子齋。前植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人歌。輒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
行殯。晉書。羊曼人號爲鷓伯。載記。李特之先。自巴西至楊車坂。抄掠行旅。人號爲楊車巴。干寶撰搜神記。
人謂之鬼董狐。南史。宋武帝少未涉學。及爲相。頗慕風流。有所談論。人不敢忤。惟鄭鮮之難必切至。帝感
其輸情。終厚之。時人謂鮮之爲格佞。沈慶之患頭風。嘗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殷景仁號殷鐵。
范蔚宗以香名。嘲朝士。謂庾仲文爲麝香。何尙之爲零藿。沈演之爲詹糖。羊元保爲棗糕。徐湛之爲甲煎。
慧琳爲蘇合。孝武帝狎侮羣臣。多鬚者。謂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慤。謂之曰老慳。王元謨本
北人。號之曰老僮。廢帝以湘東王。彘肥大。盛以竹籠。謂之豬王。以建安王休仁爲殺王。以山陽王休祐爲
賊王。齊東昏時。奄人王寶孫有寵。號爲佞子。梁武時。陸驗容貌特醜。人號爲生犀。劉胡面均黑。人號均胡。
蕭惠開在蜀。嚴猛。人謂之臥虎。蕭坦之肥黑。語聲嘶。人號爲蕭啞。北史。古弼頭尖。魏道武名之曰筆頭。時
人呼爲筆公。元暉與盧昶爲魏宣武帝所寵。人號曰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李崇在淮南。亦號曰餓彪。許惇
爲主簿。以明斷稱。人號爲入鐵主簿。惇美鬚。人又號爲長鬣公。谷楷眇一目。性暴酷。人號爲瞎谷。武元悰
每向臺駕赤牛。人號赤牛中尉。元慶智爲主簿。事無大小。得錢乃判。或十數錢。或數十錢。時號十錢主簿。
魏明帝爲太子時。郭祚以黃鴈奉之。祚又與應詔趙桃弓相附。人號爲桃弓僕射。黃鴈少師。祚子景尙。善
事權勢。人號爲郭尖。宇文忠色黑。裴伯茂呼爲黑字。邢昕好忤物。人謂之牛。副李象使于梁。談者謂牛象。

鬪。李世哲善事人。人號爲李錐。柳遠無拘檢。人謂之柳癩。諸葛穎好譖毀人。時號爲冶葛。宗道暉好着大屐。冀州人語曰顯公鐘。沙門名。宋公鼓。宋安德太守。宗道暉屐。李洛姬肚。洛姬婦。謂之四大。梁彥光官相州。政弛緩。人呼爲戴帽餉。崔暹貪酷。人呼爲癩兒刺史。侯景呼韓軌爲噉豬腸兒。河南人笑河北人食榆。謂之啮榆賊。唐書。崔日知爲太常卿。自以歷朝久。每朝集。常與尙書同列。時號尙書裏行。竇從一娶韋后。乳母爲妻。世謂媪堵爲阿奢。時人因呼從一爲國奢。盧藏用隱終南山。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姚崇當國。慮懷慎不能有所建白。人稱伴食宰相。酷吏周興。人呼爲牛頭阿婆。李林甫傾險。人呼曰李猫。來瑱善擊賊。賊呼爲來嚼鐵。裴寬貧時。衣碧瘠而長。人呼碧鶴雀。張公素眼多白。人稱白眼相。常袞爲相。政事壅滯。人謂之齧伯。竇鞏與人言。若不出口。世稱啣嘴翁。竇申倚其叔參勢。招權納賄。人目爲喜鵲。王志愔政嚴厲。人呼曰皂鷗。杜棕爲相。未嘗薦士。時號秃角犀。令狐綯執政。其子瀆用事。人號白衣宰相。崔休四拜宰相。人號崔四入。唐時宦官多閩人。杜宣猷爲觀察使。歲遣祀奄人墓。時號敕使墓戶。于頔在襄陽。驕縱不法。初襄陽搯器名天下。謂之襄樣。至是以頔故。凡方鎮不法者。皆謂之襄樣節度。鄭繁作詩爲俳諧語。故使落調。人稱爲歇後鄭五。路巖與韋衡當國。勢動天下。人目其宅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也。李匡威殘暴。人稱金頭王。張鷟朝野僉載。武后時。張元一好品題。以趙廓渺小。起家御史。謂之梟坐鷹架。魯孔邱爲拾遺。有武夫氣。謂之鷲入鳳池。蘇味道有才識。爲九月得霜鷹。王方慶體質鄙陋。爲十月被凍蠅。婁師

德長大而黑。一足蹇。爲行轍方相。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爲望柳駱駝。袁本身黑而瘦。爲嶺南
考典。朱前疑身體垢膩。爲光祿掌鑪。東方虬身長衫短。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爲鬱屈蜀馬。長孺子視
望陽。爲呷醋漢。蘇微舉止輕薄。爲失孔老鼠。而張元一腹粗脚短。吉頊亦目之爲逆水蝦蟆。又侯思止好
食籠餅。每縮葱和肉其中。人呼爲縮葱侍郎。朱隋侯姿少媚。爲臙亂土梟。賀若瑾眼皮急項又粗。爲飽乳
犢子。又魏光亦好品題朝士。以姚元之長大行急。爲趁蛇鶴鵲。盧懷慎好視地。爲覷鼠貓兒。姜皎肥而黑。
爲飽樵母猪。倪若水黑而無鬚髻。爲醉部薄精。齊處冲好眇目視。爲暗燭底覓蝨老母。呂延嗣長大少髮。
爲日本國使。人又目鄭勉爲醉高麗。蔡孚爲小州醫博士。張孝嵩爲小村方相。楊伸嗣爲熱鐵上獼猴。袁
輝爲王門下彈琴博士。魏恬爲祈雨婆羅門。李全交爲品官給使。李廣爲飽水蝦蟆。而張鷟旣號青錢學
士。有董方九舉不第。號白蠟明經。時人以之屬對。又通鑑。李全交。王旭爲御史。專以酷虐爲事。人號李爲
鬼面夜叉。王爲人頭羅刹。中書舍人陽滔適當草敕。而令史持鑰他出。無舊本檢尋。乃斷憲取之。時稱斷
憲舍人。朱泚之亂。源休姚令言收圖籍貯倉廩。自比蕭曹。人目爲火迫鄼侯。北夢瑣言。韋宙有積穀七十
堆。宣宗稱爲足穀翁。夏侯籍爲人鄙穢。人目爲夏侯驢子。蘇楷無行人。稱爲衣冠土偶。夏侯孜少淪落。人
稱爲不利市秀才。温庭筠貌陋。人稱爲温鍾馗。方干謁王龜大夫。一見卽兩拜。王答之。未起間。干又一拜。時
稱爲方三拜。蔣侍郎凝貌甚美。時稱爲水月觀音。五代史。李振爲朱温腹心。每入京必有貶降。人目爲鴟

梟。劉仁恭爲小校時。善穴地攻城。軍中號劉窟頭。後唐莊宗優名李天下。又優人郭從謙。混名郭門高。李罕之攻摩雲山。居民盡殺之。人號爲李摩雲。明宗淑妃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崔協不識文字。人號爲沒字碑。廢帝時。張敬達性剛。人謂之張生鐵石。晉時。安重榮號安鐵胡。高季興到處稱臣。又好劫鄰道貢物。人呼爲高賴子。梁有驍將陳章號陳野叉。慕容彥超黑色胡髯。嘗冒姓閩。人謂之閩崑崙。馬幸孫爲相。號爲三不開。謂不開口以議論。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南漢劉銀有肥妾號媚豬。宋史。韓通性剛嚴。人謂之韓瞪眼。其子病瘵。人謂之囊駝兒。李重進色黔。人呼爲駝黑大王。韓溥熟唐朝故事。人稱爲近世肉譜。吳時敏于文。人稱爲立地書厨。王繼勳善用鐵鞭鐵槩。鐵搗。人稱爲王三鐵。王彥昇好擊劍。人稱王劍兒。李沆爲相無所建白。人稱爲無口瓠。張士遜爲相無所可否。人稱爲和鼓。王珪爲相。人稱三旨相公。上殿云取聖旨。下殿云領聖旨。出語人云已得聖旨也。魯宗道性骨鯁。人目爲魚頭參政。劉安世強直。人目爲殿上虎。趙抃稱鐵面御史。錢顛亦稱鐵肝御史。王廷義好自大。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人稱爲王當代。王承祐爲團練使。好言事。人稱爲武諫官。陳思讓酷信釋氏。人目爲陳佛子。祁廷訓形質魁岸。而無才。人呼爲囊駝。姚內贊善戰。夏人目爲姚大蟲。燕璞在嶺南。括犀珠香藥以賂權要。人目爲香燕。陳象輿。董儼。日夕會趙昌言第。京師語曰。陳三更。董半夜。蘇紳與梁適同在兩禁。皆險詖。人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劉隨臨事明銳。人稱水晶燈籠。孫道夫亦有此稱。葉祖洽逢迎宰相。曾布。人目爲小訓狐。楊畏

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于紹聖。人目爲楊三變。李邦彥爲相。人目爲浪子宰相。薛昂無學術。爲大司成。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王德擒夏將姚太師。姚對欽宗曰。被縛時但見一夜叉耳。人呼爲王夜叉。王俊善告訐。號王鵬兒。何羣性剛。同舍生目爲白衣御史。李先治信州有聲。人目爲錯安頭。言其貌陋而有才也。在楚人又目爲照天燭。以其明也。章鑑與人多許可。人目爲滿朝歡。張成戰酣則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鵝眼。李全將張惠多力。人目爲賽張飛。獨醒志。姜遵知開封府。人號姜擦子。言其威也。祥符中有王捷者。善燒金。人謂之王燒金。詩話總龜。劉吉南治河。人呼爲劉跋河。同時內侍石金振領河隄使。尤苛急。人呼爲石爆裂。貢父詩話。薛簡肅尹京。以嚴爲治。人號爲薛出油。陳彭年竭精盡思以固寵。人謂之九尾狐。宋中道穎利而么小。蘇子美呼爲錐宋。盛度體豐大。丁謂疏瘦。梅詢好薰香。寶賓不事修潔。時人謂盛肥。丁瘦。梅香。寶臭。皇祐中。士多馳騫請托。有一人號望火馬。一人號日遊神。崔遠風致峻整。人目之爲釘座梨。慶歷中有衛士震驚宮闕。捕得殺之。御史宋禧言蜀有羅江狗。宜畜之以警夜。時謂之宋羅江。御史席平鞠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奏曰。從車邊斤矣。斬時號車斤御史。翰苑名談。有吉水令治邑嚴酷。馬道爲啄木詩諷之。人目爲馬啄木。宋史。王安石去位。請以韓絳代。而呂惠卿佐之。二人守其成規不變。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又王景亮結一社。專以嘲笑爲事。人號其里曰豬嘴關。以呂惠卿清瘦。語次輒以手指畫。謂之說法馬留。邵篋高鼻圈髻。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謂之泄氣獅子。陳和叔少

通率暮年爲質朴之狀。時謂之熱熱顏回。孔文仲對策有爲痛哭嘆息之語。和叔語人曰。此可謂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正可對熱熱顏回耳。拊掌錄。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僧衣。人目爲活卦影。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詩。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蔡元度對客嬉笑。人莫能測。時稱笑面夜叉。洛中有稗將張師權。好以甘言悅人。時號蜜翁翁。楊景宗爲章睿太后弟。好以木槌擊人。時謂楊骨槌。靖康時。京城破。王時雍搜取婦女與金人。時號爲金人外公。又號賣國牙郎。建炎進退志。李綱奏曰。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有吳玠。莫儔。傳道意旨。京師謂之捷疾鬼。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官趙霈言請禁宰鵝鴨。時稱鵝鴨諫議。適聞金有龍虎大王來南侵。胡致堂曰。此間有鵝鴨諫議。足以當之。有鄭廣者。本海寇。號滾海蛟。後歸降授官。所謂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者也。周益公日記。楊存中人號爲髻鬪。以其多髻而善逢迎也。亦見王梅溪集。嘉定中。御史羅湘上言。越州多虎。乞飭多方捕殺。張次賢奏。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宋孝宗夜與胡銓飲。有宮人號滿頭花。令出侍酒。見銓所記玉音問答。楊誠齋與尤延之相戲。尤呼楊曰。羊楊呼。尤曰。蝻蚌書。問往來。尤則曰。羔兒無恙。楊則曰。彭越安在。王梅運勾骨立有風味。人號爲風流骸骨。金陵府官妓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謂之生色髑髏。開禧中有郭倪爲殿帥。自以爲臥龍。酒後輒咏三顧頻煩之句。後出師竟敗。對客出涕。時號爲帶汁諸葛。道士吳含靈好睡。人呼爲吳獐。軒渠錄。莊綽

極麗。江仲本呼爲細腰宮院子。夷堅志。宗室公衡。善滑稽而寡髮。人呼爲趙葫蘆。湖州民許六。以賣餅爲業。人呼曰許糖餅。潘姓者。善理冥間事。人呼爲潘見鬼。陳州人蔡乙。極凶惡。貌又瘠劣。人呼曰取命鬼。福州有丐者。陳饅頭。婺州一叟。自稱養皮袋。鄞人連生好酒。每飲必插花于首。人呼爲連花。鄱陽張廿二。面醜口闊。人呼爲張鱷魚。宋史。韓侂胄當國。值生日。陳及之後至。門已閉。而闢未關。遂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尙書。屈膝執政之誚。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爲業。人呼爲楊鞍兒。李全善用槍。人呼爲李鐵槍。梁成大爲史。彌遠主搏擊。人目之爲梁成犬。又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同除諫官。人目之爲三不吠犬。賈似道當國。漕帥朱浚。每有扎稟事。必稱浚萬拜。時謂之朱萬拜。癸辛雜識。杭醫張防禦。言語好異。人目爲張風子。趙孟議造黑漆大船。極工巧。人號爲黑漆船。至龔開所讚。宋江等三十六人。各有混號。如尺八腿。一直撞之類。尤爲新異也。金史。景祖善啖。人呼爲活羅。大烏也。章宗時。宮中有優人號玳瑁頭。徒單恭爲總管。嘗畫一佛像。云當以金鑄之。賦屬縣金。而實不鑄。金盡入其家。時號金總管。完顏訛可傳。同時有兩訛可。一曰草火訛可。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誤以牙牌爲板子也。故時人以此別焉。完顏定奴號三脆羹。紇石烈牙忽帶號盧鼓椎。以其好用鼓椎擊人也。酷吏傅徒單思忠。好以麻椎擊人。人號麻椎相公。李特立爲人短小鋒利。人號爲半截劍。馮璧號馮劍。雷淵爲御史。至蔡州。杖殺民之姦豪者凡五百人。時號爲雷半千。明史。給事中胡以寧。請禁食蝦蟆。時號蝦蟆給事。成化中。帝久不與羣臣相見。大學士彭時。商

輅力請司禮約以御殿日召對。及見，纔奏二事，萬安居首，卽頓首呼萬歲。欲出，時等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以此戲朝士，一時傳笑。以安爲萬歲閣老，又是時劉吉、萬安、劉翊爲相，無所匡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之謠。吉在內閣十八年，人目之爲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宏治中，元守直爲通政使，王敞爲左通政，姜清、李浩爲參議。時人謂元哭、王唱、姜辣、李苦。蓋元與王聲音俱不稱，而姜急躁，李氣促也。又前明呼蜀人爲川老鼠，以其善鑽也。呼楚人爲乾魚，以其善治鱖魚也。呼江西人爲臘鷄，以元時江西人仕於朝者，多以臘鷄饋客也。嚴嵩生日，江西紳士畢集，嵩長身聳立，諸公俯趨。高新鄭在旁笑，嵩問故，新鄭曰：「偶思及韓昌黎鬪鷄詩，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是以笑耳。」又嚴嵩當國，以萬寀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人稱二人爲文武管家。莆田陳愧齋爲翰林時，客至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時因號陳也罷。萬歷中，蘇人有邱姓者，勤於弔喪，而形體短小，人呼之爲邱的篤。天啓中，周應秋附魏奄，每魏良卿至其第，進豚蹄留飲，時號煨蹄總憲。又其時有東林點將錄，以水滸傳中各混號加之。士流李三才爲托塔李天王，葉向高爲及時雨之類，尤不可枚舉。宏光時，金陵名妓李香君號香扇墜，至如歷代流賊，如後漢書黃巾賊，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稱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於氏根。大眼者曰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以及歷山飛、蝎子塊之類，更難悉數矣。沈括筆談：吳人謂梅子爲曹公，以嘗望梅止渴也。謂鵝爲右軍，以換鵝書也。有士人遺醋梅與燻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壺，湯燻右

軍兩隻。是物類亦有此雅號矣。

諱龜

莊綽雞肋編。浙人以鴨爲諱。謂鴨僅一雄者。不能生卵。須二三雄始有子。故俗以此爲諱也。今俗以繼妻淫行者爲龜。不知起于何時。左傳。宋有公子圍龜。楚有鬬章龜。漢有京兆尹陳龜。幽州刺史朱龜。曹魏有典農劉龜。北魏孝明帝以神龜紀年。孝昌中有大臣叱列伏龜。正始中有羽林監王元龜。唐時宗室有楚王靈龜。嗣曹王龜年。大臣有崔從龜。王龜。劉崇龜。李權龜。庶僚有樂朋龜。薛元龜。協律有李龜年。進士有張仁龜。處士有陸龜蒙。道士有解元龜。白樂天名其姪曰龜兒。字文籍。字夏龜。張志和本名龜齡。王甫字興龜。賀知章稱殷踐猷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五代前蜀有京兆李龜禎。宋則呂蒙正之父名龜圖。其弟名龜祥。卽夷簡之祖也。何承矩之子名龜齡。范雍之祖名從龜。王大寶字元龜。丁陟傳有員外郎董龜正。畢士安傳有郎中王龜從。陳堯封之子漸自號金龜子。陳季常作龜軒。東坡贈詩所謂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也。江陰葛延之訪東坡于儋耳。以親製龜冠獻坡。坡答以詩。楊時號龜山。紹興中有侍御史黃龜年。慶元中有直講彭龜年。洪龜父。王十朋字龜齡。陸放翁築堂曰龜堂。又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有詩云。龜屋新裁二寸冠。孟珙傳有隨守張龜壽。金宣宗詔趙秉文。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元至

正中謝應芳自號龜巢老人。所著有龜巢集。又戴良自署其居曰龜毛廬。是唐宋以來。並未以龜爲諱也。惟魏太武斥宋文帝爲龜鼈小豎。夫何能爲則。亦僅喻其渺小耳。皮日休謁歸仁紹不得見。因作咏龜詩。北夢瑣言謂夾蛇龜訊之。硬骨殘形知幾秋。尸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只爲平生不出頭。亦謂其不見客耳。雞肋編又謂楚人諱烏龜頭。云郡城象龜形。嘗被攻。有術者教以繫其首而破。故諱之。然所諱又是一義。皆非謂縱姦也。王阮亭池北偶談謂。諱龜自明始。惟張江陵生時。母夢一大龜。因名之。後仍改名云。按明人闌莊駒陰冗記謂。三山士人鄭唐好訊謔。嘗爲一老人題真容曰。精神爛爛。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有人橫讀之。乃精老烏龜四字也。老人遂毀之。此可爲明人諱龜之証。然所以諱之之故。終莫得其說也。及閱輟耕錄。記秀州多故家大姓。其子孫不肖。廢敗蕩盡。有金方所作詩嘲之曰。興廢從來古有之。爾家忒煞欠扶持。諸墳掘見黃泉骨。兩觀番成白地皮。宅眷多爲撐目兔。舍人總作縮頭龜。強奴猾幹欺凌主。說與人家子弟知。撐目兔謂兔望月而孕。以見其不夫而姪也。縮頭龜則以喻其夫也。想其時已有此諺語而入之詩也。又堅瓠集。張伯雨贈葉景修詩。家藏逸少籠鵝帖。門繫龜蒙放鴨船。龜蒙句訊其婦女不潔。故藏一龜字云。則諱龜起於元時無疑矣。

雜種畜生王八

俗罵人曰雜種。曰畜生。曰王八。後漢書西羌傳。滇零等招集諸雜種。晉書燕載記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此雜種之名所由始也。漢五行志。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東漢時則又曰畜產。後漢書劉寬傳。坐客罵蒼頭曰畜生。寬私遣人視之。恐其自殺。曰。此人也。而被罵畜產。吾懼其死也。北史高車傳。其先匈奴。單于生二女。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當以與天。乃築高臺處之。三年。有老狼守臺不去。小女意其神。欲嫁之。其姊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遂爲狼妻。子孫繁茂。成高車國。此畜生之名所始也。隋文帝寢疾。太子廣與陳夫人侍。夫人爲廣所逼。奔歸于上。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以實對。上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誤我。此又罵人爲畜生之明文也。北齊熊安生以訟事欲訴徐之才。和士開二人及相對時。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不敢自稱姓名。但云觸觸生。羣公哂之。以其音同畜生也。五代史。王建少時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此又王八之稱之所始也。金史亦有王八與王毅共守東明。兵敗被執。王八前跪將降。毅以足踏之。此則不可與王建並稱爲賊。明人小說又謂之忘八。謂忘禮義廉恥孝弟忠信八字也。

綠頭巾

明制。樂人例用碧綠巾裹頭。故吳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謂其夫爲綠頭巾。事見七修類藁。又知新錄云。明

制伶人服綠色衣。良家帶用絹布。妓女無帶。伶人婦不帶冠子。不穿襜子。然則伶人不惟裹綠巾。兼着綠衣。按唐史及封氏聞見記。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綠巾以恥之。隨所犯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此服爲恥。明之令樂人裹綠巾。或本諸此也。

養瘦馬

揚州人養處女賣人作妾。俗謂之養瘦馬。其義不詳。白香山詩云。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年間。已聞換一主。宋漫堂引之。以爲養瘦馬之說本此。

冤家

蔣津葦航記談引烟花記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有死無異心。一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二也。臨歧分袂。黯然銷魂。三也。山遙水遠。相思不見。四也。憐新棄舊。怨深刻骨。五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六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九

陽湖 趙翼 雲菴

累世同居

世所傳義門。以唐張公藝九世同居爲最。然不自張氏始也。後漢書樊重三世共財。繆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彤乃閉戶自搗。諸弟及婦聞之。悉謝罪。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又陶淵明誠子書云。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是此風蓋起於漢末。今按歷代義門。見於各史。孝義孝友傳者。南史十三人。北史十二人。唐書三十八人。五代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其尤盛者。張公藝之先。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皆躬造而表其門。至公藝又被高唐宗褒諭。此一家而旌於三朝者也。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必共坐。犬百餘亦共牢。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已見五代史。而宋史又載其家名昉者。已十三世同居。昉之後。又六世。大中祥符中。曾擢其名延賞者爲員外郎。此一家而見於兩史者也。浦江鄭綺九世同居。已載宋史。而鄭文嗣又載元史。鄭濂又載明史。此一家而見於三史者也。其不在孝友孝義傳。而雜見於本紀列傳者。魏書楊播及弟椿。津總服同爨。盧潛自祖至孫百口同居。唐書李綱五世同

居。崔元暉三世同居。羣從皆寓郊墅。自遠會食。無別爨。朱敬則與三從兄弟同居。高崇文之先七世不異居。崔郾四世共居。李畬累世同居。劉審禮再從皆同居。遼史聖宗紀。有遼州張庭美。坤州劉興嗣。道宗紀。有慶州靳文高。奚人達魯。錦州民張寶。宋太宗紀。有金鄉李光襲。理宗紀。有潭州李符。度宗紀。有高郵夏世賢。皆累世同居。而陸九淵傳。其家累世義居。李庭芝傳。其家十二世同居。元史趙毓家已三世同居。至毓又申先訓。汴梁女子李氏爲賊所執。欲犯之。氏罵曰。吾家六世義門。豈污賊乎。此皆別見於孝義等傳之外者也。又有正史所不載。而雜見於他書者。賈氏談錄。博陵崔倕三世同居。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鐵圍山叢談。河東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累代旌表義門。湧幢小品。周德威五世孫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已十世同居。趙忭帥越。聞於朝。明隆慶中。山西巡撫賀一桂。題長治縣仇氏六世同居。又連江楊崇亦六世同居。此又正史之外。見於紀載者也。余同年大學士王愷園。先代亦四世同居。問其家法。大率一家中推一人有才者爲主。而尊卑皆聽令焉。親疎無異爨。婚娶無異禮。以是心志一而食用儉。故能保世滋大。因考陸九淵傳。謂推一人最長者爲家長。家事悉聽命。子弟分任家事。田疇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明史鄭濂傳。亦稱其家代以一人主家政。可見治家固不可無經久之法也。家庭雍睦。和氣致祥。自必碩大蕃滋。福祉駢集。如楊播一門。七郡守三十二刺史。崔倕生六子。一居輔相。五任大僚。宣宗賜其堂曰德星堂。浦江之鄭。余闕嘗表爲浙東第一家。李文忠取浙。亦嘗遣兵護之。而貸以粟。趙天羽又記明

太祖嘗召濂獎之。退朝語馬后。后曰。陛下以一人尙得天下。令鄭一家三千人。爲患何難。太祖悟。再召見。將誅之。問曰。汝家何術能如是。對曰。無他。惟不聽老婆言耳。太祖大笑。免之。明史又記。永樂中有傳建文帝在其家者。遣使索之。其廳事有十大櫃。五貯經史。五貯兵器。以備不虞。使者所發。適皆經史。其半不發。乃免禍。人以爲至行所感。而湧幢小品。又記連江楊氏。子孫互相乳哺。家雞亦互哺。其子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歿。崇率子弟拜禱復活。又十三年乃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豈非積善餘慶。報施不爽。有如是耶。然楊播家七郡守三十二刺史。後遇河陰之變。盡爲爾朱氏所殺。惟餘楊悖相北齊。又爲常山王所害。楊氏遂幾絕。鐵圍山所記十三世同居之姚氏。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二人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處。其亡妻每夕來哺兒。兄聞弟室中有婦人聲。疑爲妖魅。伏刀殺之。尋血跡所起。則弟婦塚也。婦家訟於官。兄弟皆死獄中。姚氏亦遂絕。此又天理之不可曉者。

守節絕域不傳者甚多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不屈節。而漢書匈奴傳。馬宏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被執。亦不肯降。至蘇武歸。匈奴乃令其隨武歸。其時又有楊信、路充國等。皆爲單于所留。數歲始得歸。張騫使月氏。亦爲匈奴所得。留十餘歲。始與同行之胡人堂邑父脫歸。魏遣于什門使於北燕。爲馮跋所拘。不降。

至二十二年魏燕通好。乃得歸。魏主嗣比之蘇武。唐溫彥博爲突厥所執。問以虛實。不對。置之陰山苦寒地。及突厥歸。始還。字文元。璠亦奉使爲叱羅所拘。數年始還。高祖比之蘇武。張騫。鄭元璠陷突厥數年。太宗許頡利可汗婚。元璠始得還。太宗亦比之蘇武。又契苾何力使賀蘭被執。拔刀割左耳。誓不屈。太宗聞之。許毗伽和。乃得還。以蕃人爲中國抗節。尤絕奇也。蔣儼使高麗被囚。及高麗平。始還。崔倫使土蕃被執。逼爲書約。涇州降。倫不從。囚邏娑城。六年始還。陳行焉使土蕃論欽陵。欲其拜。不屈。留之十年。卒於土蕃。遼使只刺里至高麗。被留六年不屈。後高麗降。始得還。南宋洪皓使金。留十五年乃歸。朱弁。張邵使金。亦皆留十餘年始歸。又有陳過庭。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於金。理宗時有王善使元。留七年乃歸。元世祖初遣郝經爲國信使。使於宋通好。賈似道方以鄂圍之解爲己功。慮經至泄其情。乃拘之真州。至伯顏南伐。始禮而歸之。被留於宋者凡十六年。又月里麻思使宋議和。宋將脅以兵。欲降之。不屈。乃囚於長沙飛虎寨。凡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奉使漠北。爲海都所拘。二十八年始得還。明太祖起兵江左。使汪河至擴廓所。被留六年。明兵至河南。擴廓走。乃得還。此皆抗節絕域。歷久不變者。今蘇武事。嘖嘖在人口。洪皓。朱弁。士大夫尙有能記之。則猶兼以文學傳也。若馬子。月里諸公。則罕有舉其氏名者矣。又蘇武射雁一事。乃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帛書。知武等在某澤中。所以使單于不敢隱匿。非真有雁書實事也。經則在真州得一雁。題詩於帛。以繫其足。放去。

其詩云。霜落風高念所如。歸期回首是春果。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孤臣有帛書。

爲汴民射得於金明池。遂以進世祖。然則蘇武雁書乃托辭。而經雁書則實事。尤絕奇也。袁楠題郝伯常雁足詩。末云。一寸蠟丸憑雁寄。明年春盡竟生還。

爲法自斃

史記秦商鞅爲令。使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者與降敵同罰。後鞅得罪出亡。民莫敢留。鞅嘆曰。爲法自斃。一至此乎。宋書劉毅爲劉裕所破。夜投牛牧佛寺。先是桓蔚之敗。走投此寺。僧昌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乃嘆曰。爲法自斃。一至於此。遂縊而死。唐書路巖爲相。嘗請三品以上得罪誅者。別取喉。驗其死。及巖流儋州。賜死。亦別取喉。五代史蘇逢吉陷李崧族誅。後逢吉隨隱帝。軍敗自殺。周太祖梟其首。正當李崧被刑之所。閩主璘時。薛文傑擅權。會吳兵來伐閩。士卒欲得文傑以快心。方肯出戰。乃檻送文傑於軍前。先是文傑以古制檻車。疎闊更爲之。如木櫃。攢以鐵銼。皆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癸辛雜識。春州瘴毒可畏。竄逐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厓時。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厓雖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續通鑑。宋章惇爲相。貶蘇轍雷州司戶參軍。不許住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治。以僦券甚明。乃止。及惇敗。亦謫雷州。僦舍於民。民曰。前蘇公

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鞭尸

史記伍子胥以吳兵破楚。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但言鞭平王之墓三百。不言鞭尸。北史王僧辨爲陳霸先所殺。其子頌逃入北朝。在隋伐陳之役。從韓擒虎先鋒渡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千餘人。對之涕泣。其問壯士曰。郎君讐恥已雪。而悲不止。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墓。斲檟焚骨。頌頓頽陳謝。額盡流血。曰。其墳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更至明日。事乃彰露。乃各具鐵錘。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自縛歸罪。晉王廣表其狀。文帝特不問。

刮骨

三國志關壯繆嘗爲流矢所中。貫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嘗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刮骨去毒。公便伸臂。令劈之。時方與諸將飲。臂血流於盤器。而公言笑自若。此壯繆事。嘖嘖在人口者也。吳志留贊因討賊。一足被創。屈而不伸。乃以刀自割其筋。氣絕良久。已而足伸。瘡愈。北史長孫子彥陁馬折臂。肘上

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人以爲踰於關羽。宋史太祖在周世宗時。乘皮船入壽春。濠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身蔽之。矢中瓊髀。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劉遇足有灸瘡痛。醫謂火毒未去。遇卽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馬懷德流矢中頰。鏃入於骨。以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姚麟中矢透骨。亦以強弩出之。韓世忠中毒矢入骨。亦用強弩括取之。元史趙匡刺與宋將咎萬壽戰。矢鏃中左肩。不得出。元帥取罪囚。剖其肩。視骨節淺深。知可用。卽鑿其創。拔鏃出之。匡刺神色自若。

威怖兒啼

通鑑後趙將麻秋最勇猛。人呼爲麻胡。民間小兒啼。怖以麻胡來。輒止。南史劉胡面黝黑。爲越騎校尉。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以劉胡來。便止。桓康驍悍。所至爲暴。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瘡者摹寫於牀壁。無不立愈。北史楊大眼威振淮泗。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卽止。高車國倍侯利奔魏。勇健善戰。北方人畏之。嬰兒啼者曰。倍侯利來。便止。唐書郝玘爲邊將。獲虜必剝剔。而還其尸。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宋史劉錡傳。錡少時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遼史邪律休哥敗宋兵。宋人欲止小兒啼。曰。于越至。輒止。于越其官號也。金史牙吾塔好用鼓椎擊人。其名可怖兒啼。世呼曰盧。

鼓椎。

千里駒

千里駒之稱。見於漢、魏、六朝者不一而足。漢書楚元王傳。武帝召見劉德。目爲千里駒。魏志曹休傳。休避亂至吳。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晉書。傅咸年六歲。列女杜憲見之曰。千里駒也。以其妹之女妻之。載記。劉淵謂劉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苻堅謂苻朗亦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南史。宋武帝召見張敷。目之曰。真千里駒也。邱仲孚少好學。其從祖靈鞠稱爲千里駒。王規少俊異。叔父曠深器之。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明僧紹見劉杳亦曰。此兒實千里之駒。梁武帝以姪暎聰敏。謂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王茂少時。其祖深嘗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任昉少時。從叔晷嘗謂阿堆吾家千里駒也。北史。魏太武徵李孝伯爲中散。謂其從兄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李伯尙少有重名。魏孝文曰。此李家千里駒也。崔昂少孤。祖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吾家千里駒也。濟陰王暉業謂元文遙曰。此我家千里駒。杜杲學涉經史。其族父纘嘗謂曰。吾家千里駒也。張乾威隋書作虔威性聰敏。世父嵩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袁躍有雋才。其兄翻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齊馮翊王潤幼時。神武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唐書。張柬之目李嵩爲宗室千里駒。又李千里初受封時。武后謂曰。兒吾家千里駒。乃更名千

里遼史耶律的瑒伐高麗有功。聖宗壯之曰：眞吾家千里駒也。宋史宗室子洳有才。蘇軾謂其父令鑠曰：此公家千里駒也。黃山谷見其甥洪芻詩曰：不意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按魯連子齊有辨士田巴。一旦服千人。有徐劫之弟子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能數言折巴。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而已。則千里駒三字。實起於戰國。謂年少而有逸才者。後遂以爲獎進後輩之佳稱耳。

五月五日生子

世以五月五日生子爲不祥。自戰國時已有此忌。史記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舉。母私舉之。文既長。問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損父。文曰：何不高其戶。誰能至耶。世說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藏之葫蘆。投於河。有人收養之。及長有盛名。父母又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養。則忘恩而無所歸。乃托葫蘆所生。姓胡名廣。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父欲不舉。其叔曰：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乃舉之。宋書：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以爲此兒必興吾家。乃名之曰鎮惡。後果爲名將。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太史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采。日中文明之盛也。果以文名。又宋史：趙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後嗣位。日以強大。此皆俗忌之見於史傳。而卒不驗者也。然亦有時而驗者。北史：北齊南陽王綽。以五月五日辰時生。後主緯以是日午時生。後緯爲韓長鸞所譖。搃死。緯亡國。後入周。賜死。緯死百餘日。顏色

如生·俗云·五月·癸辛雜識謂·屈原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羅江而死·近世翁應龍亦五月五日生·後被刑·湧五日生者·腦不壞·
幢小品謂·宋徽宗五月五日生·改天寧節於十月十日·終有五國城之厄·遼懿德皇后五月五日生·改坤寧節於十二月·後亦以十香詞被乙辛譖死·豈惡月之說果有驗耶·

同年月日時生

子平家以人命推算休咎·固是一術·然兩人同年月日時·則其吉凶當符合矣·乃竟有絕殊者·漢書·盧綰與高祖同日生·而一爲帝·一爲亡虜·宋人小說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王有一大遷除·則軍校必有一大責罰·有小遷轉·亦必有一小譴訶·洛中士人張起宗·與文潞公同年月日時·見潞公軒騎過·嘆曰·同丙午生·相懸如此·有瞽者曰·我與汝算命·因算之·良久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兩人當並案而食者·九月·後潞公退居於洛·遊會節園·聞園側有訓徒者·則張也·一見大喜·問其年·又同·遂日日並案而食·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公往視之·遂別·自後歸洛·亦忘之矣·又蔡京命乃丁亥·壬寅·壬辰·辛亥·有都人鄭某者·世以黛粉爲業·生子與京同八字·謂且必貴·遂恣其所爲·年十八·忽騎馬溺死·可見星命之不足憑也·然如軍校之與韓王·遷除責罰·節次相應·則又何故·夷堅志·莆田士人黃裳·與友戴松同年月日時生·有推命者曰·二命大略相似·但黃君是正寅時·戴君得寅氣淺·當是丑末·其發必在後·既

而戴但預薦。年不滿五十。不第而卒。黃入太學。始晚奏名。然以病求岳祠歸。雖登科食祿。與戴不同。然一紀殘廢。與死爲隣。所去亦無幾也。此則境遇之相似者。七修類藁謂沈石田與同郡盧知縣。鐘年月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又杭州吳參議鼎。與徐憲副之子應祥亦同年月日時。吳旣貴。子亦登科。而應祥皆無之。王阮亭又記沈石田干支八字與明英宗同。而貴賤相懸若此。意或時刻前後之不同也。善乎呂才之論云。漢高入關封侯者三百人。豈無一人行衰絕運。趙括四十萬人皆被坑。豈無一人行生旺運。梁溪漫志云。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止生十二人。以一歲計之。不過四千三百二十人而已。而天下之大。生人豈止此數哉。則知同年月日時者甚多。而富貴貧賤判然不一。子平推命之說。似又不足憑也。

遷官最速

張璠漢紀。荀爽有時名。董卓秉政。詔拜平原相。行至苑陵。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九十三日而至三公。世語。司馬懿辟州參。旣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懿使鍾繇調之曰。君釋褐三十六日。擁麾。蓋乞兒乘小車。抑何駛乎。唐書。宗秦客在武后時。一歲中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白敏中自員外郎。五年十三遷。爲尙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李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崔鉉爲李石荆南幕僚。入朝不三載。至宰相。石猶在荆南。柳璨起布衣。至宰相不四載。宋史。蔡薤甫解褐。除祕書省正字。遷

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向敏中自郎中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纔百餘日。至若陳自強。以韓侂胄塾師。除太學錄。遷博士。轉國子監博士。遷祕書郎。入館中。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密。自布衣至兩地。纔四年。明嘉靖中。張璁釋褐。六年。卽拜禮部尙書。大學士。入閣。夏言由給諫。未浹歲。至禮部尙書。張居正以吏部侍郎。入閣。進禮部尙書。去學士。五品才歲餘。萬歷中。流鯉由六品。不二年。至禮部尙書。入閣。王家屏去。史官。纔二年。卽入閣。至張綏附。劉瑾。一歲中。自吏部郎擢左僉都御史。超拜吏部右侍郎。進尙書。天啓中。田吉由淮揚參議。附魏忠賢。取中旨。擢太常卿。未匝歲。至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此皆附權奸而速化者。

仕宦最久

又有仕宦最久者。有明一代。尙書胡濙。歷事六朝。垂六十年。致仕歸。王恕亦歷官五十餘年。在吏部最久。宏治間。衆正盈朝。皆恕力也。英國公張輔之子懋。嗣公爵六十六年。握兵柄四十餘年。劉翊之子銳。八歲時。憲宗賜中書舍人。歷官五十餘年。至太常卿。嘉靖中。猶供事內閣。誥敕房。又漕運總督郭鏊。歷官五十七年。

射石沒羽有四人

呂氏春秋。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爲伏虎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乃知其爲石也。史記。李廣爲北平太守。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也。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再射。終不入矣。北史。李遠出獵。有石在叢薄中。疑爲伏虎。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

虎渡河二人

後漢書。宋均爲九江太守。多暴虎。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至任。虎渡江去。劉昆爲宏農守。先是嶠隄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去。劉昆事亦見王充論衡。

廢蓼莪兩人

晉書。王裒父修爲司馬文王所誅。裒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門人爲廢蓼莪篇。南史。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受學者爲廢蓼莪篇。

謫仙有四人

李白對酒憶賀監詩序云。太子賓客賀監。于長安紫極宮。一見呼余爲謫仙人。孟榮本事詩亦載此事。是以世皆以李白爲謫仙。其實謫仙人之稱。不自白始也。南史杜京產傳。會稽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卽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又李白詩。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號謫仙。則白且以之稱曼倩矣。白之後。東坡亦稱謫仙。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史季溫亦曰。山谷常呼李白及東坡爲兩謫仙。按山谷詩。喚取謫仙蘇二來。李璧傳。璧少穎悟。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曰。此謫仙才也。

倒用印有三事

朱泚之亂。德宗西奔。泚遣將韓旻以銳師追之。段秀實乃倒用司農印。追回旻。事見唐書及柳子厚集。按五代史。後唐魏王繼岌平蜀。擅殺郭崇韜。慮軍變。李崧教以用黃紙僞作詔書。倒用都統印。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又宋史。郭威將反。魏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令。威誅諸將校。將校皆懼。遂從威反。皆倒用印故事也。

御溝流葉凡四見

御溝流葉事見於傳記者凡四。其一唐人本事詩云。顧况在洛。偶與友遊苑中。流水上得梧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於上游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王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又得水上一葉。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時。楊虢寵盛。宮娥皆怨。嘗有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既達上聽。遣出內人不少。此皆唐人小說所記。蓋卽顧况一事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遊苑中。見御溝流葉有詩。與盧渥所得詩同。後僖宗幸蜀。茵奔匿。途遇宮娥雲芳子。因與同行。具述宮中事。曾有詩書葉上。卽此女也。其四玉溪編事。侯繼圖於大慈寺。忽風吹木葉。有詩云。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云云。龐元英談藪。謂前三則蓋本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集有御溝流紅葉記。則又取前數則而易其名爲于祐云。

捕鱷魚二人

韓昌黎傳潮州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爲文祭之其夕暴風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此人所共知也宋史陳堯佐通判潮州有張氏子與母濯於江鱷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小吏操網往捕鱷竟帖弭受捕堯佐作文示諸市而烹之則竟殺鱷魚矣。

東西南北道主人

俗稱居停主人爲東道本於左傳燭之武之詞舍鄭以爲東道主也後漢書彭寵傳朱浮對光武曰大王遺寵以所服劍佩倚以爲北道主人又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洪容齋隨筆及都穆聽雨紀談俱引此以爲北道亦有主人之稱然不特此也魏書裴延儁傳咸陽王禧牧司州辟裴仲規爲主簿表行建興郡事孝文自代還洛次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駕還謂禧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又唐鄭餘慶爲嶺南節度與羅讓善鄭還朝薦讓讓至謁鄭鄭指語坐客曰此吾南道主人也是又有南道主人矣大唐創業起居注帝遣

書論馮翊賊帥孫華。華率騎數千至自郟陽。帝厚加撫遇。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是又有西道主人矣。通鑑顏真卿起兵拒安祿山。清河人李萼乞師於真卿。且曰。今當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是又有西南道主人矣。至南史王僧辨討侯景。晉州刺史魯廣達出境候接。僧辨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也。此則本左傳語。

二三信君

張儀在秦。惠王封以五邑。號武信君。陳涉使武臣爲將軍。與陳餘、張耳略趙地。武臣自號爲武信君。項梁立楚懷王孫心。梁自號武信君。俱見史記。

四武安君

趙封蘇秦爲武安君。見國策。秦封白起爲武安君。趙封李牧爲武安君。漢封田蚡爲武安君。俱見史記。

六萬石君

史記石奮與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二千石。景帝乃名奮爲萬石君。漢書嚴延年兄弟五人。

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姬。師古謂一門之中。馮勤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萬石。五二千石也。君此西漢之萬石君也。後漢書秦彭傳。秦氏世位相承。有名襲者。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此東漢之萬石君也。唐張文瓘。高宗時爲侍中。四子潛、魏州、沛、同州。皆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宋史廖剛傳。剛曾爲工部尙書。子四人。遲、過、遂、遵。皆秉靡節。人號爲萬石廖氏。此唐、宋之萬石君也。元史王磐。世業農。歲得麥萬石。人號萬石王家。則非關仕宦矣。

六李杜二袁劉二鮑謝四蘇李三李郭兩元白

西溪叢語云。後漢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唐人謂李白。杜甫爲李杜。杜子美詩云。李杜齊名真忝竊。實隱用此事云。然後漢所稱李杜。并不止此二人也。滂母所云李杜。乃李膺。杜密。後漢書黨錮傳所謂膺密俱坐黨禍。而名行相次。故時人稱李杜是也。而膺密之先有李固。杜喬。皆爲梁冀所殺。故掾楊匡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歸葬。郭亮亦乞收固尸。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不能安。上納忠。卿曹何等腐生。乃犯詔書乎。此又一李杜矣。梁冀誅後。宦官用事。白馬令李雲上書諫諍。桓帝怒。下雲北寺獄。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常益怒。下廷尉皆死。襄楷上書訟之。謂李雲上書。

明主所當不諱。杜衆之死，諒以感悟聖朝。太尉黃瓊亦上書言李固、杜喬既以忠言見滅，李雲、杜衆復以直道受誅。此又一李杜矣。魏書：世宗詔王肅曰：杜預葬於首陽，司空李冲葬於覆舟，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宜葬於預冲兩墳之間。又傳修期亦遠慕杜預，近好李冲，買地葬二公間。是預冲亦稱李杜，則合之唐李白、杜甫，共有五李杜。又宋史：李韶與杜範皆廉直，中外稱爲李杜，則并有六李杜矣。又齊高祖九錫文前云：袁劉構逆，實繁有徒。此袁劉謂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也。後云：袁劉攜貳，成此亂階。此袁劉謂袁粲、劉彥第也。是宋齊間有兩袁劉，皆忠於宋而被害於齊者。西溪叢語又謂：南史稱鮑照、謝元暉爲鮑謝。唐書：鮑防與謝良弼友善，人亦謂之鮑謝。是古來共有二鮑謝。漢時：蘇武、李陵稱蘇李。唐時：蘇味道、李嶠亦稱蘇李。明皇時：蘇頌、李又對掌文翰。明皇亦稱爲蘇李。又東坡答李公擇詩云：從來蘇李得名雙。坡又欲與公擇稱蘇李也。是漢、唐、宋又共有四蘇李。唐李光弼、郭子儀稱李郭。宋史：開禧用兵，李汝翼、郭倬取宿州，畢再遇至虹，遇二人裹瘡還。再遇謂陳孝慶曰：李郭軍潰，賊必追躡。是亦一李郭也。然不可同年語矣。吳梅村贈劉雪舫詩：依稀李與郭，流落今誰存。則指前明神宗李太后之父偉及光宗皇后之父郭維城皆國戚也。是又一李郭矣。唐元微之、白樂天並以詩名。時稱元白。金末元遺山爲一代文人之冠。其時有白君舉字寓齋，隴州人，以進士官岐山令。詩名與遺山相頡頏。元白本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相往來。時人亦謂之元白。

三三二陸兩三陸

晉書陸機陸雲兄弟入洛人稱二陸。魏書陸倕傳陸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孫惠蔚曰不意二陸近在座隅。此又一二陸也。宋史陸九齡與弟九淵相爲師友亦號二陸。是古來共三二陸矣。又陸機傳機雲尙有弟耽同時遇害。孫惠曰不意三陸一旦湮滅。南齊書陸慧曉之子僚任倕並有美名人稱三陸。是古來又有兩三陸。

三三二宋

宋郊宋祁稱二宋人皆知之。按宋史。薊人宋琪少通書史與同縣宋雄齊名人稱二宋。登遼進士。晉天福中始歸京師。是又在郊祁之前。又元史宋本諡正獻弟宋駿諡文清人稱二宋。是共有三三二宋。

四三三王

漢書王章傳章爲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王尊王駿及章也。又王鳳傳贊外戚興者有許史三王之家。謂卬成侯及王商王鳳也。唐滕王閣有三王則王勃作序王緒作賦王仲舒作修閣記也。

又王方翼子珣、瑒，並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兩二蘇

東坡、穎濱兄弟，並以文名世。世稱二蘇。按魏書，蘇亮與蘇綽齊名，人稱二蘇。則又在坡、穎之前矣。

三三楊

明宣德中有三楊，謂楊士奇、楊溥、楊榮也。晉書，楊駿與楊珧、楊濟當國，勢傾天下。時人目爲三楊。新唐書，楊憑傳，憑與弟凝、凌皆有名，擢進士第。時號三楊。

兩赤松子

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燒。蓋卽張良所欲從遊者。見劉向列仙傳。一、卽晉之皇初平牧羊時所遣道士。叱石成羊者。見葛洪神仙傳。又許觀東齋紀事亦載之。

兩洪崖

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仙人衛叔卿與數人博於莘山石上。其子問並坐者誰。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崖肩。卽此也。其一。唐張氤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及豫章職方記云。氤。晉州人。洪州大疫。氤至施藥。病者立愈。元宗聞之。驛召之。果氤也。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垂雲笠。往來市間。亦見許觀東齋紀事。

兩四皓

漢有商山四皓。齊書。徐伯珍兄弟白首相對。時人亦呼四皓。

兩涪翁

黃山谷晚年謫宜州。自號涪翁。按後漢書方術傳。郭玉醫術師於程高。程高之術得於一老父。常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則山谷蓋仿而襲之者也。

三大小山

漢淮南王安。招徠文學之士。著爲篇章。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梁何嗣。何點並甘棲遁。世號點爲

大山。嗣爲小山。明周肅王之後陸櫟、安胤，俱有學行。人稱陸櫟爲大山，安胤爲小山。

三十八學士

唐太宗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番宿更休。至形之圖書，顧寧人日知錄畫內。又有開元十八學士圖，皆開元中人。五代史馬殷開天冊府置官屬，亦以廖光圖、徐仲雅、李宏皐、拓跋常等十八人爲學士。

二四貴

秦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四貴。宋蒼梧王時，蕭道成、袁粲、褚淵、劉秉更日決事，亦號四貴。

兩王八

五代史王建僭號，時人呼爲賊王八。遼史聖宗時，有安州團練使王八，副馬保祐留守開京。

二花藥夫人

花藥夫人本蜀王建妾，號小徐妃也。大徐妃生王衍，小徐妃卽其女弟。後二徐遊讎亡國，唐莊宗平蜀後，

二徐隨衍入朝。遭害於途。及孟氏再有蜀。孟昶時。又有一花藥夫人。卽作宮詞者也。後隨昶歸宋。昶死入內。太祖亦頗惑之。爲太宗所射死。事見鐵圍山叢談。

四參廖

莊子大宗師篇。元冥問於參廖。唐有道士名參廖。見孟浩然集。又唐末高彥休自號參廖子。見本傳。宋杭州僧名參寥。見東坡集。

兩辨才

唐有僧辨才。藏蘭亭帖。爲蕭翼騙去。見畫苑。宏有僧辨才。隱於西湖。見東坡及淮海集。

兩蘇小小

南齊有錢塘妓蘇小小。見郭茂倩樂府解題。南宋有蘇小小。亦錢塘人。其姊爲太學生趙不敏所眷。不敏命其弟娶其妹。名小小者。見武林舊事。

陔餘叢考卷四十

陽湖 趙翼 雲松

五官並用

北齊書。唐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此三官並用也。南史。宋劉穆之。目覽詞義。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此四官並用也。隋書。劉炫。能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此五官並用也。唐書。張巡。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崔涓。守杭州。初莅任。不能盡識吏卒。乃令各以紙署姓名。傅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指呼無誤。則即用一官而已。有不可及者。

以官編集

南史。王筠。文章。以一官編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大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宋史。王延德。掌御厨。則爲司膳錄。掌皇城。則爲皇城紀事。從郊祀。則爲南郊錄。奉詔修內。則爲版築記。從靈駕。則爲永熙皇堂錄。山陵提轄記。蓋彷彿故事也。宋史又載。王承衍。喜爲詩。所至爲一集。此則不必有官。而以所處之地。輒名其集。近日查初白編詩。亦援此例。

自書奏牘

六朝人奏牘多自書。今淳化帖有鍾繇表。蓋三國時已然也。晉書王右軍自書表。穆帝使張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宋書衡陽王義季爲文帝所愛。季素拙於書。上聽使人書啓事。惟自署名而已。以親王愛子。始聽令人代書。則臣下奏牘自書可知也。廢帝子業爲太子時。啓參起居書迹不謹。孝武責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可見太子亦自書也。齊書謝朓守吳興。表疏或有遲緩。其弟瀟在京。輒代爲之。明帝見非其手迹。詰問乃知瀟書。南史王僧虔自書讓尙書表。辭製旣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王詔之傳。詔之父偉之。凡表奏輒手自書寫。蕭思話傳。蕭引工書。陳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

按自書奏牘。本不自六朝始。後漢書樊宏所上書。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楊賜疏末云。臣謹自手書密上。皇甫嵩前後上奏五百餘事。皆手自書。毀草不宜於外。蔡邕上封事。末云。手書具對。願寢臣表。無令宣泄。此皆因慎密之故。非必以書法相高也。六朝則書法盛行。無人不從事於此。遂無有不自書章奏者。按魏晉世始重書法。然漢書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人皆藏去。以爲榮。後漢書北海靖王善書。當世以爲楷則。及病。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又蔡邕書石經於鴻都門。觀者車日數千輛。則漢時

已重書法。但未如六朝之人人習書耳。唐時則表章多有假他人書者。陽城劾裴延齡倩李繁書之。繁卽以告延齡是也。宣宗命柳公權自書謝章。勿限眞行。亦以其時多情人書者。故特命自書耳。宋胡邦衡諫和議一疏。亦自書。後高宗藏於德壽宮。以爲賞玩。其後幅已爲秦檜批汚。孝宗命匠裁去。重裱完善。見邦衡所記經筵玉音問答。又宋史張孝祥傳。孝祥工書。嘗自書奏牘。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此又後世自書奏牘故事也。

世擅書名

新唐書。武后向王方慶索其先世羲之書。方慶進一軸。又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鸞、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二十八人書。武后御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序其代閱。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

世擅文字

南史劉孝綽傳。兄弟及子姪同時七十餘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也。王筠自序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江左之王。可謂盛

矣。然不特文也。卽書法亦然。自羲、獻之外。先有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荊州刺史廩、丹陽尹僧虔、黃門侍郎渙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以書名。合方慶所上家藏真跡觀之。可謂世其家學者矣。

著述最多

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周易、毛詩、尚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撰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註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頌雜錄二十卷。廣卓異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仙宮殿窟宅記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已作爲仙洞集百卷。

周必大著書八十一種。又有平園集二百卷。李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証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長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通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一卷。王應麟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註急就篇六卷。補註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諷詠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作文最速

南史。劉穆之與朱齡石在武帝坐上。答他人書。自旦至日中。齡石得八十函。穆之得百函。而穆之應對無廢。謝莊出獄。使爲赦詔。使者立待。詔成。其文甚工。齊書。蒼梧王廢立之際。蕭道成命劉係宗寫諸處分敕。

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三十人配之事皆稱旨北史徐紇傳有急速詔命數吏執筆紇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北齊書李弼典樞密神武或造次不及宣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杜弼從高歡戰芒山大捷弼草露布卽書絹曾不起草侯景叛入梁文襄命魏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送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陳元康傳隨齊神武軍行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在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盧詢祖傳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詞義可觀隋書高祖宴百官有神雀來集許善心卽於坐請紙筆賦之帝甚悅賜物二百段煬帝不庭決事退朝後召虞世基口授世基承旨日且百紙從無遺謬唐書岑文本爲中書舍人或策令叢遽書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咸無遺義劉禕之傳詔命叢繁禕之占授少選可待也蘇頌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爲中書舍人在太極殿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陸贄傳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贄沛然有餘柳公權傳爲學士時帝令賦詩公權應聲而成帝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劉瑒傳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瑒提筆便成詞皆允切鄭畋傳討龐勛時書詔紛委畋爲翰林學士思不淹晷文成燦然無不切機要吳融傳昭宗反正御南闕融最先至帝有指授疊十餘紙融跪作詔書少選成語皆當帝意北夢瑣言韋臯設醮欲撰齋詞符載方陪侍命小吏十二人人分

兩題。載口占授之。俄頃俱就。宋史韓絳傳。絳在翰林時。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詔撰十一殿上梁文。遲明奏之。鄧潤甫傳。一夕草二十二制。劉敞傳。敞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晁宗慤傳。一夕草將相五制。褒揚告誡。各得其宜。倪思傳。故事學士一人當直。如行三制。則並宣學士。思直。夕。孝宗欲試其才。一夕併草四制。王漢之傳。一日有詞頭三十三。下筆立就。應劭傳。帝一夕召劭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程秘傳。寧宗崩。丞相史彌遠矯詔廢皇子竑而立理宗。秘直禁中。一夕草七十五制。遼史。道宗時。廷臣薦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特召試之。明史。劉定之在閣。奉旨製元宵詩。中使卻立以待。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屠隆嘗戲命兩人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韻詩。咄嗟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對弈。口自誦詩。使人書之。書不逮誦也。陳際泰爲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餘首。此皆文思最速。見於史傳者也。又唐書王勃傳。勃兄勣爲鳳閣舍人。會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議。忘載冊文。羣臣已立。乃悟其闕。宰相失色。敕召主吏分占。其詞粲然。人人嗟服。則并有不起草而臨時口占者。又與北齊杜弼同一神速也。

書家代筆

韻石齋筆談謂。東坡時有丹陽人高述。能仿公書。趙松雪時有京口人郭天錫。仿松雪書。逼肖。董思白有

門下士吳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書。爲諸生時。思白頗拂拭之。後思白官京師。諸祈請思白翰墨者。思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而去。楚侯寓舍綾素堆積。多於思白架上也。然則今世所傳思白墨蹟。大抵皆楚侯書耳。

文人相輕

班固論揚雄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足動人。故輕其書。王充論衡亦云。畫工好畫古人。不肯圖近世之士者。尊古而卑今也。貴鶴賤雞。鶴遠而雞近也。揚子雲作法言。張伯松不肯觀。以同時也。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必以爲金匱矣。劉勰文心雕龍云。韓非儲說始出。相如子虛賦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非同時則賤哉。此皆以同時見輕。固世情之所不免。然猶非彼此相忌而相軋也。劉勰又云。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謂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則此習自古已然。北史魏收傳。收與邢邵俱以才名。互相訾毀。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收從叔季景亦。有才名。李庶謂收曰。霸朝遂有二魏。收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輪之比卿。耶輪。陳繼伯之子。愚癡有名者也。收以季景方之。邢邵傳。袁翻以文章位望稱先達。嘗有貴人初授官。大宴客。翻與邵俱在座。翻意主人

必托已爲讓表。主人竟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謂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此皆文人相輕之陋習也。隋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多不解。乃發憤讀書。後爲文以示松。松亦多不解。此則非相輕。而以相勵。固不得以好勝議之矣。

竊人著述

顧寧人謂昔人著述。往往自藏其名。而托之於古人。如張霸百二尚書之類。今人則好竊人詩文。以爲己作。此誠風尚之愈變愈下也。梁溪漫志云。世所傳地里指掌圖極精博。自足以傳。乃托之東坡。則宋人著書尙有托于他人者。然昔人亦有竊人著作者。蔡邕疏云。今待詔之士。或竊成文。虛冒姓氏。是漢末已有此風。世說向秀註莊子。未竟而卒。郭象遂竊爲己注。劉勰亦云。排人美詞。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己有。南史徐廣傳。高平郝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傳後宜以爲惠。紹不與。後法盛詣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唐摭言。李播典蘄州。有李生者。以詩投播覽之。駭曰。此僕舊作。何乃見示。生愧懼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乞見惠。播曰。僕老爲郡牧。此已無用。便可相借。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尙書。播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僕表丈。何復冒此。生惶恐曰。承公假詩。則并荆南表丈一併見假。播大笑而遣之。葉石林玉潤雜書。楊衡有

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最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自至京追之。既怒問一一鶴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乃解。明楊士奇跋三禮考註云。此書本吳澄所作。舊藏康震家。後有晏璧者。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爲己作。余見其所錄初本。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有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字而書之。其迹尙隱然可見。此皆竊人著述之故事也。至如玉潤所云。宋之間從劉希夷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則竊書賊而并爲盜矣。

按史記多采尙書、孟子、左傳、國語、世本、楚漢春秋等書。或全用其文。或摘敘其事。班固作漢書。凡武帝以前。皆取史記而刪節之。又史記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班書陳勝、項籍傳贊。亦全用過秦論及史遷項羽贊。此則書各專行。不嫌引用。並非掩其美爲己有也。

武將能詩

王阮亭歷述古來武將能詩者。宋沈慶之、梁曹景宗、北齊斛律金、北齊書。斛律金不識字。初名敦。以其難。乃改名金。猶以爲難。司馬子如作屋况之。其字始就。則其所唱敕勒歌。蓋本其國俗歌。唱。非金自作也。高敖曹、唐王智興、宋曹翰、岳飛、明郭定襄、湯勤、戚繼光。凡十一人。阮亭所徵

引博矣。然如郭、戚諸公。本有詩名。固亦不足爲異。此外又有絕無詩名。而其句可流誦者。霍去病歌曰。四夷旣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

親百年各延長兮。南史梁武製武宴詩三十韻示羊侃。侃卽席上應詔。周羅喉參宴席。陳後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孔範曰。羅喉執筆成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北齊書高敖曹好爲詩。言甚鄙陋。然其祭河神文曰。河伯水中之神。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酬決。亦自爽快可喜。則不特隴種一曲也。後周書武將高琳。在文帝席上賦詩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隋書賀若弼贈源雄詩。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唐書契苾何力本鐵勒人。入唐爲名將。梁修仁新作大明宮成。植白楊於庭。以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言。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修仁愧謝。改植桐。以蕃將能詠詩切諷。尤絕奇也。渾瑊嘗募司馬遷自敘。乃作行紀一篇。其詞不自矜大。雖不言能詩。而操筆自敘。則能文可知。北夢瑣言高崇文席上咏雪詩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箇髀兒射落雁。白毛空裏亂紛紛。羅紹威武夫。乘時竊據。乃好爲詩。慕羅隱詩。認之爲叔。自名其詩爲偷江東集。以隱詩號江東集故也。朱全忠起盜賊。每覽太原記室李習吉書檄。恨不得此人。嘗曰。以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附翼也。則全忠雖不能詩。而其解文義可知。至如高駢之煉汞燒銀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等句。則雖工於詩者。亦不能及矣。楊文公談苑載。武將劉吉文詩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臨漢隱居詩話。載武將張師本詩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

人。梁溪漫志記韓蘄王初不知書。晚年能作小詞。其臨江仙一首云。冬日青山瀟灑。春來山暖花濃。少年
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云云。又七修類藁及錢琦語測記元伯顏南征回詩云。電掃風煙
過嶺馳。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此或他人托爲之。伯顏元初蒙古人。豈暇
讀書作此。惟張宏範有淮陽集。如讀李廣傳詩云。但教千古英名在。不得封侯也快人。具見英雄本色。詠
燭淚之蠟花本。是無情物。特向人前也。淚流亦復纏綿有致。王文祿龍興慈記。徐武寧病亟。太祖親臨問
之。達口占曰。聞說君王變駕來。一花未謝一花開。蓋諷衆賢之待用也。又萬歷中。蕭如薰爲保定總兵。能
詩。士趨之。賓坐常滿。此皆武將之能詩者。記之以補阮亭所未備。

鬪將

類要云。兩陣旣立。各以其將出鬪。謂之挑戰。王阮亭池北偶談謂。古來真有鬪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
而引劇談錄。白敏中討吐蕃。有緋衣酋帥出陣。召漢軍鬪。有潞州小將馳馬出射。中其頂。抽劍踏之於鞍。
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及五代史周德威。生擒陳夜叉。事爲證。然不特此也。春秋僖元年。公
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鄆。獲莒拏。傳云。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是春秋
時已有此事矣。漢書漢王與項羽軍廣武之間。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又羽

使壯士出挑戰。漢將樓煩輒射殺之。三國志註引英雄記。郭汜攻長安。呂布謂汜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來救。乃各兩罷。晉書載記。劉曜使平先追陳安。安左手執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遠則馳射。平與安戰三交。奪其矛而還。宋書。衡陽內史王應之與何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南史。魯爽反。薛安都討之。爽世梟猛。安都直前刺之。應手倒。焦度與魏豹皮公遇。交槩鬪。豹皮公墮地。陳慶之在懸瓠城。魏驍將堯雄子寶樂最勇。求單騎校戰。慶之子昕躍馬直趨寶樂。魏軍潰散。梁書。柳仲禮在青塘與侯景戰。稍將及景。爲支伯仁斫肩。遂遁。陳書。北齊師至呂梁。有西域胡善射。吳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乃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摩訶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徐嗣徽驍將鮑磬。以小艦殿後。周文育跳入砮舟。斬磬。仍牽其船而歸。北史。魏宗室可悉陵從征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鬪。兩槩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恐其救至。不及拔劍。以刀戾其頸。斷之。後周與北齊戰。周將王雄追斛律光。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維按稍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不殺爾。當生擒。以見天子。光射中雄額。雄退走。至營而卒。蔡祐河橋之戰。東魏令厚甲長刀者直取祐。祐俟其進至十步。乃射之。正中其面。便以稍刺殺之。北齊書。綦連猛傳。突厥逼晉陽。陣中一騎將超出來鬪。猛挺身獨出。與之相對。刺賊落馬。因卽斬之。後周書。侯莫陳崇討万俟醜奴。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擒醜奴。衆莫敢動。隋書。竇榮定征突厥。阿波可汗遣人謂突厥曰。士卒

何罪。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乃遣一騎挑戰。榮定遣史萬歲出應之。萬歲斬其首而還。楊義臣傳。漢王諒反。遣喬鍾葵圍代州。鍾葵有將王拔。驍勇善戰。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王思恩。請當之。義臣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乃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爲拔所殺。唐書。單雄信直趨秦王。尉遲敬德躍馬大呼。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王世充子琬。在竇建德軍中。乘隋帝馬。鎧甲華整。以夸衆。敬德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出擒琬歸。秦王討劉黑闥。闥將高雅賢單騎逐李世勣。勣將潘毛刺之墜馬。秦叔寶傳。每敵有驍將夸耀。秦王輒命叔寶取之。刺於萬衆中。無不如志。薛仁貴傳。征高麗時。高麗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單騎出擒之。王難得傳。土番贊普子郎支都恃勇。乘名馬挑戰。難得馳出直斬其首。室韋酋段普洛擾邊。劉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張伯儀傳。伯儀與李希烈將戰。敗。賊追及。伯儀奮刀禦之。兩刃相向不得下。會救至。乃免。五代史。劉守光將單廷珪。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曰。今日必擒周陽五。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擗反擊。廷珪墜馬。遂擒之。此又德威鬪將之一事。不特阮亭所云擒陳夜叉也。秦宗權使張誼圍汴。屯於赤岡。汴將張歸厚與誼獨戰陣前。誼憊而却。諸將乘之。誼遂敗。歸厚又從攻時溥。見梁將陳瑋叛在溥所。瞋目馳騎直往取之。晉李存孝救李罕之於澤州。梁將鄧季筠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楚王殷使子希範討高季興。季興從子名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決戰。楚將廖匡齊出鬪。拉殺之。夏魯奇從攻幽州。劉守光有將單廷珪。元行欽。皆驍勇。魯奇與二將鬪。輒不

能自解。兩軍皆釋兵觀之。宋史王君萬傳。君萬略地。忽一騎躍出。矛將及。君萬側身避之。回擊斬其首。乃羌酋藥廝逋也。侯益傳。益初從唐莊宗與梁戰。梁將李立。李建以驍勇聞。益挺身出鬪。擒二將以歸。侯延廣傳。延廣獨與賊將劉渥鬪於大樹下。斷其右臂。張玉傳。築青澗砦。夏兵來爭。有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鬪。取其首及馬還。郭遵傳。夏兵來寇。陣出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王珪傳。夏軍有驍將。持白幟植槍。罵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傷珪右臂。珪左手以鐵杵碎其腦。又一將以槍進。珪挾其槍。以杵擊殺之。岳飛傳。飛戰太行山。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趙立傳。兀朮攻楚州。立擁六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決戰。有兩騎突出。立奮矛刺之。俱墜。奪其馬而歸。畢再遇傳。靈璧之戰。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砍其腦。金將墜馬死。金史。太祖單騎追麻產。麻產棄馬入葦中。活蠟胡來問太祖曰。此何人。太祖曰。麻產也。活蠟胡遂進擒之。以出。毛子廉傳。子廉入險阻中。爲盧彥倫所圍。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射中其一。其一人挺槍。幾中子廉腋。子廉避其槍與戰。生擒之。乃彥倫健將孫延壽也。元史。楊子橋之戰。姜才軍中一騎躍出。直趨張宏範。宏範旋轡返迎刺之。應手而斃。張柔傳。攻宋濠州。宋驍將突出。執柔轡。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閑。柔乃得還。燕帖木兒傳。王禪自上都興兵。至榆河。燕帖木兒禦之。阿剌帖木兒以戈刺燕帖木兒。將及。燕帖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斫之中臂。明史。熊天瑞據贛。常遇春圍之。天瑞養子元震竊出覘兵。遇春亦引數騎出。猝與遇。元震不知常遇春。過之始覺。遂單騎前襲遇。

春。遇春遣從騎揮刀。元震奮鐵搗。且鬪且走。遇春曰。壯士也。舍之。傅友德守徐州。擴廓遣將來攻。友德單騎奮槊刺其將韓乙。遂敗去。庭聞述略記也。先入寇時。有一騎搴旗。一騎挾弓矢。將薄城下。石彪出城。一斧砍落其首。又彙書記。成化末。劉千斤作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勦之。僧直入賊營。謂千斤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糧裹兵器。醮灰試鬪。身有白點多者爲負。汝負則當面縛以降。賊許之。兩人鬪至暮。賊衣污滿。乃詣軍門降。又柳軒叢談。黃得功裨將林報國。被賊趙虎誘殺。得功直入其陣。斬虎。有少年賊號無敵將軍者。馳至欲取得功。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而歸。此皆近代鬪將之事也。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古來用兵。往往兵多者敗。蓋兵過多。則號令不齊。氣勢不貫。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爲將者。有特衆之意。而謀多疎。爲兵者。亦有特衆之心。而戰不力。自三代以後。能以多取勝者。惟王翦滅楚以六十萬人。韓信破趙以二十萬人。垓下之戰。漢兵六十萬人。裴行儉破突厥擒阿史那奉職以三十萬騎。郭子儀收復西京以三十萬衆。明太祖取中原以二十萬衆。征雲南亦以二十萬衆耳。其他如冒頓以四十萬騎圍漠高於平城。突厥始畢可汗以數十萬騎圍隋煬於雁門。契丹以三十萬騎敗周德威於新城。蒙古闊端以五十萬衆破曹友聞於大安軍。此又當別論。蓋北俗號令簡而心志一。故能以多取勝。中土所不及也。

至如明太祖破陳友諒亦以二十萬衆。然友諒是時且六十萬。則不可謂明兵之多也。其以多致敗者。長平之戰。趙括兵四十萬爲秦所坑。章邯攻趙。項羽破之。被坑者且二十萬。其多可知也。漢高以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爲項羽三萬人所破。溺死者二十餘萬。龍且以二十萬救齊。韓信擊斬之。吳王濞兵二十餘萬。周亞夫擊走之。新莽時。王尋。王邑以四十二萬兵圍昆陽。爲光武所破。銅馬諸賊合數百萬。亦爲光武所破。官渡之戰。袁紹兵十餘萬。曹操兵僅十分之一。擊破之。赤壁之戰。曹操治水軍八十萬。周瑜以三萬人破之。劉聰以十餘萬陳於洛西。石勒以四萬人破之。淝水之戰。苻堅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其先至者已三十萬。乃爲謝元等八萬人所敗。呂光攻龜茲。龜茲王帛純引獐胡諸國兵七十餘萬。爲光所敗。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爾朱榮兵七千。衆寡不敵。葛榮聞之大喜。令其衆辦長繩。以爲至便。縛取爾朱榮。乃爲奇兵大破之。及爾朱兆以二十萬攻鄴。高歡馬不滿三千。步兵不滿三萬。大戰破之。渭曲之戰。高歡將二十萬衆。宇文泰不滿萬人破之。沙苑之捷。宇文泰又以七千兵破歡十餘萬。乃於戰所。準當時兵數。人種柳一株以旌功。凡七千株。後宇文泰又與歡戰。雖斬高敖曹。然是日置陣旣大。首尾懸遠。彼此不能相知。遂大敗。燒營而遁。則亦以兵太衆也。隋文帝滅陳。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然賀若弼。韓擒虎先入建康。擒後主。兵纔八千耳。其時陳將魯廣達等。陣於白土岡。亘二十里。乃爲賀若弼等所破。煬帝征高麗。凡一百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竟潰於薩水。宇文述等九軍共三十萬。

先度遼。其脫歸者僅二千七百人。竇建德之救王世充也。置陳虎牢下。長二十餘里。爲秦王所擒。突厥犯塞。黑齒常之以二百騎破其三千騎。安祿山之反也。潼關之戰。哥舒翰以二十萬衆爲崔乾祐所敗。尹子奇兵十三萬。張巡許遠以六千八百人敗之。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步騎共六十萬。黃巢入潼關。兵六十餘萬。呼聲震河華。及據長安。李克用以四萬人破走之。契丹將阿古只以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萬。石晉杜仲威以三十萬衆擊遼。遼將高謨翰以三百騎殺其先鋒。餘兵皆走。遼天祚使蕭乂里步騎十萬討女真。阿骨打兵三千七百。至者僅三之一。力戰破之。遼又使邪律訛里朶等騎二十萬。步卒七萬來伐。阿骨打又敗之於阿婁岡。遼又使蕭特末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討女真。並遼主自將。亦俱爲阿骨打敗於護步答岡。張浚富平之敗。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宋將黃迪等以兵三十萬。柵於文水縣。金突合速以兵九千敗之。殺八萬餘人。時康民率兵十七萬。撻不野敗之。又以騎二千。敗淮南兵十萬餘人。及和尚原之戰。兀朮以十萬衆爲吳玠所敗。仙人關之戰。撒离喝亦以十萬衆爲吳玠所敗。劉麟。劉猗三十萬衆。楊沂中等破之於藕塘。夏人二十萬騎。李顯忠以所部八百人破之。順昌之戰。兀朮韓常兵十餘萬。爲劉錡所破。金主亮南侵。兵六十餘萬。虞允文敗之。完顏九斤。胡沙虎以四十萬衆伐蒙古。敗於會河堡。銀青衆二十萬。亦爲蒙古木華黎所敗。已而蒙哥以五十萬衆。敗於宋合州城下。遂死。又察罕兵八十萬圍廬州。爲宋杜杲敗去。賈似道之潰於江上也。兵十三萬。凡此皆以多致敗。歷歷可考者也。其以少擊衆。戰功最著。

者如合肥之戰。張遼、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孫權兵十萬。後秦姚萇以千餘兵破雷惡地三萬餘衆。乃命軍士各植一木於柵孔以旌功。或疑營地太小。萇曰：吾自結髮以來，未嘗如此以少勝多者。正以小爲奇耳。高昂以十餘騎破爾朱羽生兵五千。宇文忻以五百騎破尉遲迥精甲三千。薛萬徹以百騎擊敗竇建德兵十萬。薛仁貴以卒二千攻扶餘，殺萬餘人。馬嶙從李光弼攻史朝義於北邙，以兵五百出入三反，敗其衆十萬。光弼曰：吾未見以少勝多如馬將軍者。李嗣源救幽州，契丹萬騎遮山口，嗣源以百騎衝破之。楊業以數百騎出雁門，破契丹兵十萬，殺其將駙馬蕭咄。李劉溝堡之捷，劉昌祚以二千騎敗夏人萬騎。李師中上其功，謂西事以來，以少抗衆，未有如此者。燕達以五百人抗夏人三萬騎，九戰皆捷。岳忠武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以鬼背八百破兀朮於順昌。又以五百破之於朱仙鎮，皆敗其衆十餘萬。金完顏陳和尚以四百騎敗蒙古兵八千於太昌原，而尤最奇者，宋武帝徵時，以數十人覘孫恩，遇賊衆數千，便與戰，所將人俱死，帝獨奮長刀，所殺傷甚衆。南齊周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騎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歿。盤龍馳馬奔入，時奉叔已大破虜，得出在外，不見其父，復躍馬入，父子兩騎，縈繞於數萬人中，虜遂大敗。陳侯安都以十二騎破齊陣，禽其儀同乞伏無芳，又刺東方老墜馬，蕭摩訶與北齊戰於呂梁，以七騎破齊軍，奪其大旗，及周滅齊，遣將爭呂梁，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入周軍，斬殺甚衆。隋張須陁以五騎覘賊，遇賊裴長才等二萬奄至。

圍之數百重。力戰而出。唐王君廓以十三人破郭士衡等兵一萬。宋之悌應募擊驩州蠻。與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白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不敢動。遂平之。金阿骨打以十人擊走遼兵於混同江。劉整在宋時以十二人入金信陽軍。擒其守。時以爲唐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今整更少。乃書其號曰賽存孝。元渾察征乞失哈里。敵兵二千。渾察以勇士五十人破之。揚子橋之戰。張宏範以十二騎渡水。敗姜才軍。明初洛水北之戰。常遇春以單騎入元軍。敵二十餘人刺之。遇春殪其前鋒一人。大呼馳入。壯士從之。敵遂大潰。傅友德攻山西。擴廓萬騎突至。友德以五十騎衝却之。丁德興從攻洪山寨。以百騎破賊數千。成祖靖難兵起。款台以十二騎破南兵三千人。東昌之戰。薛祿以五十騎敗南兵數百。又皆古今所罕觀者也。按癸辛雜識。賈似道命廖瑩中刊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類。成一書。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其書今不傳。今姑撮諸史所載於此。

取蜀將帥不利

洪容齋歷敘古來中國取蜀將帥多不利。漢伐公孫述。大將來欽。岑彭俱被刺客之禍。魏伐劉禪。大將鍾會。鄧艾皆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皆不得其死。宋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此北宋以前可歷歷數者也。元憲宗率兵入蜀攻重慶。被傷卒於釣魚山下。明湯和傳

友德取蜀。和被鑄。責不賞。友德雖獲賞。而終不得其死。則取蜀將帥誠不利也。

臨陣不自標異

淮南子云。將軍不敢騎白馬。蓋懼其易識也。蒼梧雜志亦云。古戎服上下一律皆赤色。恐戰有傷殘。或沮士氣。故衣赤。使血色不見也。所以左傳有均服振振之語。甕牖閒評亦云。軍主不可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也。宋南渡以前。戎服猶皆用緋。紹興末。乃變而用皂色云。今按左傳。葵澤之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鄆陵之戰。石首納旌於彀中得免。南齊書。殷孝祖臨戰。以麾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是日果中流矢死。北史。芒陰之戰。高敖曹輕敵。建麾蓋臨陣。西人盡銳攻之。遂爲魏所殺。賀拔勝從周文。望見高歡麾蓋。出精兵擊之。歡幾爲所獲。王思政戰河橋。從者死盡。思政創重。亦悶絕於積尸中。思政久經軍陣。每戰惟破衣敝甲。敵人不疑其將帥。故得免。夜半而甦。遂歸。五代史。周德威之擒陳野叉。亦微服雜卒伍中。伺野叉過。以鐵鎚擊之墮馬。遂擒之。甕牖閒評。王則叛貝州。常裹花帽。人見而識之。遂擒獲。至死終不去花帽。宋史。李成見劉光世張蓋行陣。不介冑。知爲主帥。併兵圍之。王德突圍擁光世出。金史。夏人攻會州。郭蝦蟆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甲。一箭殪之。此古人遺法。蓋陣上不自標異。有急則易免難。且可出人不意。以制勝也。然梁魏交戰。韋叡乘板輿督勵將士。勇氣無敵。周齊芒山之戰。周將蔡祐著

明光鐵騎所向無前。齊人咸曰：此鐵虎也。皆避之。薛仁貴從征高麗，未知名。欲自顯，乃着白衣，持戟腰弓，所向披靡。太宗望見，乃召之。李晟圍朱泚於長安，每戰必錦裘繡帽，以自表。韓世忠之圍淮揚也，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致敵。此又威名勇略，足以懾敵，不可以一律論者。

解散降兵

爾朱榮既破擒葛榮，其衆皆降。爾朱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其居止。於是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人服其處分機速。唐書：秦王世民破擒竇建德，俘獲五萬人，卽日散遣，使還鄉里。蓋乘其潰散之勢，遣之使還，莫不弭帖而去。衆既無主，自不能復嘯聚爲亂。而我亦免安插供饋之煩也。

兵富難戰

後漢書度尙傳：尙破賊卜陽、潘鴻等，猶未殄滅。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乃令軍中恣其出獵，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歸皆泣，因勞之曰：賊財寶山積，足富數世。諸君但不努力耳。乃人人爭奮，大破平之。

紙鳶木鵝畫獅

臺城之圍。梁武以紙鳶告急於城外。而援師莫有進者。金守汴日。爲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以此退敵難矣。然唐張仝守臨洛。爲田悅等所攻。馬燧等救兵未進。仝急以紙鳶放過悅營。悅射之不及。乃落燧營。言三日不救。洛人且爲悅食。燧等遂進解圍。是紙鳶亦有時濟用。隋東都被圍。越王侗以木鵝隨水而下。冀達江都求救。而卒無救至。明傅友德取蜀。旣破陪文。以湯和兵在重慶。無以通聲息。乃作木鵝數百。書取陪文。月日投之江。順流而下。和果得之。遂進兵。而全蜀俱下。宋宗慤征林邑。林邑以象來戰。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以鬪。象果奔。唐朱滔繪帛爲獅狻狀。蒙以猛士數百。馳入李維岳軍。馬驚。遂敗去。明張輔征安南。賊驅象來。輔以畫獅蒙馬衝之。賊亦潰。然金石抹虎兒。欲爲假獅以禦元兵。作面具如獅狀。以青麻爲尾。繫大鈴於頭。使敵馬驚駭。張天綱笑之。同一物也。而異效如此。

火馬火猱

左傳。吳闔廬敗楚師。至於郢。楚王使鍼尹執燧象以奔吳師。註。火繫象尾也。史記。田單守卽墨。收城中牛。

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縱之燕軍。牛尾熱。怒而奔燕。壯士從之。遂破燕軍。此火牛燧象二事。人所共知也。宋王德討邵青。青亦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二。乃萬矢齊發。牛返奔。遂殲賊。後漢書。楊璇爲零陵守。賊攻郡縣。璇乃制馬車數十。以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將馬居車前。順風鼓灰。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盡突賊。遂破之。則又有用火馬者。宋史趙遙傳。遙攻晏州。賊據輪縛大園。陡峭不可上。遙令土丁從山後挽藤葛而上。得獐數十頭。束麻灌以膏蠟。縛於獐背。及賊柵燃火炬。獐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獐竄其上。火輒發。遂破賊柵。則并有用火獐者。又前人未出之奇也。

陷敵脫歸

李廣爲匈奴所得。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廣僞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忽騰而上。因抱兒奔數十里。取兒弓射殺追者。乃得脫。其後有絕相類者。南史宋魏交兵。參軍王羅漢爲魏所擒。鎖其頸。使三郎將守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歸。北史後周李弼從周文帝與齊神武戰河橋。爲齊所獲。陽隕絕於地。睨其旁有馬。乃躍而上得免。隋書。麥鐵杖爲賊所擒。賊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慶亭。衛者憇食。鐵杖取賊刀。殺衛者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唐書。段志元從討王世充。馬跌爲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忽騰而上。二人反墮。復奪其馬馳歸。明史。顧成從攻鎮江。與勇士十人入城被執。十人皆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

者脫歸。導衆入城克之。靖難兵起。薛祿戰敗。爲平安所執。奮脫縛。拔刀殺守卒。馳還復戰。

事急爲僕隸免禍

左傳。楚公子遇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操箠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疑。竟出。公羊傳云。鞏之戰。逢丑父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左傳亦同。漢書。王林卿通輕俠。爲不法。何並捕之。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而身自變服。並斬奴頭而還。三國志。曹操圍呂布於濮陽。城中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及戰敗。布騎追操。問曰。操何在。操給之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操得出。通鑑。晉元帝嘗初在鄴逃歸。會成都王穎先敕諸關。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南史。王慧龍家爲劉裕所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送之過江。爲津人所疑。彬曰。此隨吾受業者。乃免。王華父厥。從王恭起兵。兵敗逃走。華隨沙門釋曇冰逃。使華提衣幘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遂免。袁昂父覬。旣敗。昂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詬之。遂免。北史。西魏宇文泰與東魏侯景戰。馬驚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扶泰。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

遂得逸。唐朱泚之亂，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僕潛出，事固有相類者。

口打賊

五代史後唐諸將各自論功。李嗣源獨無。或問之。嗣源曰：諸君好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按此語亦有所本。晉書：西陽夷反，太守楊珉會僚屬議拒賊。朱伺獨無言。珉問之，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唐書：虢王巨傳：安祿山反，張垫薦巨有謀略，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曰：比來人多以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歐陽史蓋本此也。

縱敵

丁公爲項王將，逐漢高祖。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引兵還。慕容紹宗旣破侯景，亟追之。景使人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又高歡使彭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遂還。唐李寶臣討田承嗣，屢立戰功，朝廷遣中使勞之。寶臣贈以百緡，中使怒擲於道。王武俊說寶臣曰：令公新立功，豎子尙爾。若寇平後，以一詔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宋威擊王仙芝等，陰與曾元裕謀曰：昔龐助滅康承訓，卽得罪。吾屬雖成功，其

能免乎。不如留賊。劉巨容破黃巢於荆門。或勸之窮追。巨容曰。國家好負人。有事則撫存將士。事寧則棄之。不如留賊。以爲富貴之資。又左良玉追張獻忠急。獻忠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卽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事極相類。

懸賞購賊

宋夏竦判永興軍。募擒趙元昊者。爵萬戶侯。元昊令募得竦者。與錢三千。明季楊嗣昌督師。募擒斬張獻忠者。賚萬金爵侯。翌日。督師幕府自堂皇庖。逼題有斬督師者。賚白金三錢。古今事固有相類者。東魏高歡攻魏玉壁。不能克。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大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城主韋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安丙傳。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則猶未肆侮也。

賊稱

晉書南燕載記。泰山民王始聚衆僭號。爲官兵所獲。臨刑。或問其父兄所在。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咎其正坐此口語。始謂妻曰。皇后自古豈有不亡之國哉。五代

史。劉守光僭帝號。爲唐莊宗所擒。將刑。守光乞哀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一呼其妻曰皇后。一呼其夫曰皇帝。正可作對也。

咳餘叢考卷四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嵒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吳起嘗學於曾子。後乃殘忍好殺。爲名將。所學與所用有如此之相反者。而尤莫甚於李斯。史記李斯傳。斯少時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而賈誼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師事焉。然則李斯之師。乃大儒。而斯之弟子。又能以經術飾吏事。獨斯則焚詩書嚴法令。爲禍於天下。何也。蓋斯本學帝王之術。以戰國時非可以此干世。乃反而爲急功近名之術。以佐秦定天下。及功旣成。自知非爲治之正道。恐人援古以議己。故盡毀諸書。以滅帝王之迹。欲使己獨擅名耳。

趙高志在報讐

趙高之竊權覆國。備載李斯傳中。天下後世。固無不知其奸惡矣。然史記索隱。謂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爲秦所滅。誓欲報讐。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則高直以勾踐事吳之心。爲張良報韓之舉。此又世論所未及者也。金史宦者梁琬。本宋奄人也。勸海陵伐宋。人謂其與宋通謀。使海陵疲敵國中。

云。

魏豹李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史記魏豹立爲王。薄姬之母納薄姬於其宮。許負相姬云。當生天子。豹聞之。乃反。後豹被誅。薄姬得侍漢高祖。生文帝。果爲皇太后。新唐書。憲宗孝明皇后鄭氏。本李錡妾。有相者謂氏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爲侍人。遂反。錡誅。沒入掖庭。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立。尊爲皇太后。五代史。李守貞子崇訓。娶符氏。有術者能聽人聲。以知貴賤。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至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方有異志。聞之。益自負曰。吾子婦。猶爲天下母。吾有天下。又何疑哉。於是決反。後爲郭威所誅。符氏遂歸周世宗。爲繼室。果爲皇后。然亦有徒死而不驗者。唐書羅藝傳。有女子李氏。自言通鬼道。嘗謂藝妻當母天下。妻令視藝曰。妃之貴由於王。藝夫婦信之。遂反。後被誅。又張亮謂公孫常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王太姬。遂反。後亦被誅。而藝妻亮妾。皆不驗。

蔡邕女甥多貴顯

蔡邕無子。其女文姬。初適衛仲道。後歸董祀。生女爲司馬師之妻。又羊祜傳。母陳留蔡氏。漢中郎將邕之

女也。則邕又有一女嫁羊衡。即祐父。旣生祐而祐同產姊乃景獻皇后也。

王羲之爲雲南先師

元史張立道傳雲南未知尊孔子皆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至始立孔子廟設學校擇蜀士爲之師雲南始知尊孔子按唐書先天元年南詔晟羅皮已立孔子廟於國中又漢書司馬相如入蜀西南士人盛覽從學歸以授鄉人滇之文教始開章帝元和初滇池出神馬甘露降白鳥見乃建學立師則滇之有學校已久矣元史所云恐不足爲據

唐武后能容直臣

武后之嚴刑濫殺縱周興來俊臣等荼毒善類固古今未有之凶暴然亦有不可測者方其寵薛懷義時蘇良嗣遇懷義於朝叱左右批其頰曳去而朱敬則疏謂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柳謨自言其子良潔白美鬚眉左監門長史侯詳自云陽道壯偉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見舊唐書張易之傳葉石林以爲穢史。宋璟劾張昌宗引妖人占已有天分武后欲赦之桓彥範疏諫謂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是皆直揭后之穢跡宜乎老羞變怒立賜誅夷乃於良嗣之批懷義則置若不知於敬則則

勞之謂非卿不聞此。賜綵段百匹。而彥範、璟亦不聞斥責也。懷義等憾此數人。次骨牀第。間所以媒孽之者。宜無所不至。后獨始終不爲所動。陸贄所謂天后收人心。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固亦英主之所爲也。

唐中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中宗之召還。固由狄仁傑以母子天性感動武后。世皆知之。其實乃張易之兄弟力也。唐書仁傑傳。易之問自安計。仁傑勸迎廬陵王。吉頊傳。易之以兄弟寵盛。謀自全計於頊。頊曰。公家以寵幸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策。非惟保身。且福及後嗣。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諸武非海內所屬意。公何不請迎立廬陵。以繫人望。易弔爲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頊教。后意乃定。遂還中宗。是廬陵之復。仁傑與頊發其端而成之者。易之兄弟也。凶穢之朝。欲濟大事。固有非正人所能爲。而反藉嬖倖以集事者。

趙普遇合

孫公談圃謂。宋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有趙學究。聚徒課學。宣祖遣藝祖從之。後遂館於宣祖第。趙學

究卽普也。則藝祖嘗受業於普矣。然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默記皆言宋太祖入滁之始。趙韓王教村童於山下。太祖訪問得之。用其計。俾爲鄉導。取道清流關側。蘆子泚。浮西澗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聞變。躍其愛馬。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一劍揮之。人馬俱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又厚德錄。趙普初爲滁州判官。太祖至滁。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命普訊之。所全活甚多。是二說雖不同。然大概可見普之遇太祖在滁也。按宋史。普爲永興節度使。劉詞從事。周世宗兵至淮上。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宋太祖拔滁州。適宣祖臥疾。普朝夕侍側。宣祖乃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後遂辟爲推官。掌書記。所至輒請以自隨。則普之遇太祖在滁無疑。談圃所記。或得之訛傳也。

滄浪亭

姑蘇滄浪亭。世但知爲蘇子美遺址。而不知子美前後凡數易主。按子美自記。謂訪諸故老。錢氏有國時。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葉石林詩話。則謂錢氏廣陵王所作。慶歷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傍水築亭。名曰滄浪。歐陽公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死後。爲章僕射子厚所得。廣其故址。爲閣爲堂。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併得之。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千餘株。亦廣陵舊物。益以增累。遂雄冠一時。是子美後又屬之章相矣。石林又云。王元之爲長洲縣令。無日不攜客醉其上。有詩曰。他年

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年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則章惇後又屬之蔡京矣。洪邁對雨編又謂子美買時僅用四十千，今爲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則蔡京後又屬之韓蘄王子孫也。然至今言滄浪亭者，但知有蘇子美，而章、蔡、韓三氏莫有記之者。豈非富貴勢力之不可恃，而文人風流文采可以久而不泯乎。歸震川滄浪亭記：謂子美之後，有禪者居之，改爲大雲庵。二百年來，寺僧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舊。大雲庵復改爲滄浪亭。此雖於子美後游易章、蔡、韓數主，未及詳考。然宋元以來，廢爲僧寺，寺又改爲今之滄浪亭，可與廢又可見。

蘇東坡秦少游才遇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此東坡詞也。野客叢書記坡至惠州，居白鶴觀，其鄰溫都監者，有女年十六，聞坡至，欲嫁焉。坡夜吟咏，則其女徘徊牕外。坡後知之，正呼王說爲媒，適有海南之行，遂止。其女旋卒。坡回聞之，乃作此詞，以記當日情事也。又秦少游游南遷至長沙，有妓生平酷愛秦學士詞，至是知其爲少游，請於母，願托以終身。少游贈詞，所謂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者也。念時事嚴切，不敢僭往貶所，及少游卒於藤，喪還，將至長沙，妓前一夕得諸夢，卽逆於途，祭畢，歸而自縊以殉。按二公之南皆逐客，且暮年矣，而諸女

甘爲之死。可見二公才名震爆一時。且當時風尚。婦人女子皆知愛才也。

靈肅閒評以此爲東坡在黃州時事。又云。坡倅杭日。與劉貢父兄弟遊西湖。忽有一女子駕小舟來。自敘景慕高名。無由得見。今已嫁爲民妻。聞公遊湖。不憚呈身。以遂景慕之忱。願獻一曲。坡乃爲賦江神子詞以貽之。其末句所謂依約是湘靈。擬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者也。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孫

宋史韓琦有孫曰浩。守維州。建炎二年。金兵攻城。浩率衆拒守。城陷力戰死。稗史蘇叔黨過坡公季子也。靖康中赴官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耶。通夕痛飲而死。吳師道棲真寺記。蘇轍子遲。建炎初。以秘閣出守婺州。疏請減本州歲貢羅。詔從之。金史列女傳。蘇轍家於許。其後蘇嗣之母白氏少寡。常於宅中祀東坡。頴濱二像。許州被兵時。辭兩先生像自縊死。則蘇氏不特有賢子孫。且有賢婦矣。稗史元兵入闔。執朱晦菴曾孫浚。欲降之。浚曰。豈有朱晦菴後而失節者。遂自殺。則朱子後亦有人也。然朱子語錄謂叔黨爲梁師成妻持服。而何燕泉餘冬序錄又記朱浚爲浙漕。每有書至。賈似道必稱萬拜。人因謂之朱萬拜。則其居官時似亦不能自守者。謝枋得集有薦朱山長書云。朱文公曾孫名沂。字泳道。守貧不仕。嘗曰。吾家侍郎總領畿漕。受知宰相。以文公之故。庶仕可唾手得。終爲一俗吏。旣無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據此。則朱子曾孫名沂者。乃節士。而名浚者。

俗吏也。其被執自殺之事，不見於史。惟元人劉麟瑞作昭忠逸詠五十首，俱記宋末忠節。內詠浚一首云：身披薜荔去瓊瑤，迢遞南來八使車。人隱考亭春自遠，馬嘶春水難誰紓。好扶名義垂千載，不把衣冠辱四書。爲守彝倫先訓在，潔身珍重返吾初。則浚自殺之事，乃稗史妄傳。其爲完節不仕，則有確據。鄧光薦忠義傳：張唐，長沙人，南軒張宣公諸孫也。宋亡後，起兵復衡山、湘潭等縣，兵敗被執，欲降之。唐罵曰：宋紹興至今百五十年，乃我祖公收拾撐拄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亦見宋史文天祥傳。又鄭所南集：宋亡時，趙淮被擒，逼使至揚州誘降。淮謂城上曰：此城是我祖我父所收拾，語李制置決不可與賊賊怒殺之。是趙方有賢孫，趙范有賢子，此皆名臣子孫之不墜其家風者也。惟文丞相子弟皆仕於元，殊足爲玷。其弟璧仕元時，或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元人劉詵有輓文溪詩云：平生惟客在，後死有兄知。曰後死有兄知，則其心似有可諒者。又文山子昇，仕元至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有輓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按昇本璧之子也。丞相子道生、佛生、環生，並流離中死。丞相過南安，遣人告先太師墓，有云：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昇，我身是嗣。並有詩寄璧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可證也。見吟嘯集。又鄭所南集：文丞相家人皆落元人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燕山，欲歸廬陵，不可得。是信國亦有賢妹也。又宋史：嘉定十四年，金犯淮南，有蘄州通判秦鉅，與州守李誠之，竭力拒守，城破死之。贈秘閣修撰。乃檜之曾孫也。鉅之子浚，灑皆從死。此則奸臣之後。

亦有守節者。可謂能幹蠱矣。

孫覲爲東坡子

吾郡宋時有尙書孫覲。相傳爲東坡遺體。馮具區祭酒所云。陽羨孫老。得坡公棄婢而生者也。覲所著有鴻慶集。今郡城外有降子橋。城中有覲子巷。云是棄婢生覲。以覲見坡之遺跡。王阮亭則力辨之。謂坡往陽羨。見一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瑤瑣器。童子對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卽孫覲也。坡甚喜之。據此。則覲非坡子明矣。然是時已傳播其事。至以之名橋巷。何耶。豈宋人好名。如童貫自托於韓魏公所出。梁師成自謂坡公所出耶。按覲在靖康時。附耿南仲倡和議。有不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又草表媚金。極其筆力。見宋史馬仲傳。高宗初。召爲中書舍人。知制誥。紹興二年。又知臨安府。以賊敗。編管象州。則覲本非端士。所云東坡子者。蓋卽出於覲之自言。欲以攀附名流。而不以中菁爲恥也。

蔡京宅修城

李忠定傳信錄。靖康被圍之初。忠定守京城。連蔡京家假山石疊門。續通鑑綱目。金人懼蒙古之攻。修築汴京裏城。募人能致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平陽州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訊察官霍定和。發蔡

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一宅足供兩朝禦敵之用。可見京當時營造之侈。

岳忠武之死

岳忠武之死。固由賊檜陷害。然亦必因思陵有所疑忌。故讒言得以中之。蓋高宗初卽位時。集諸路勤王兵置御營司。韓世忠已爲左軍統制。張俊已爲前軍統制。楊存中已爲殿前主管公事。數人皆元從功臣。恩誼久固。陸放翁德輿廟碑。謂高宗開大元帥府。張循王以山西豪傑首入侍帷幄。其後高宗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從來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萬萬。忠武雖因劉韜薦見帝於

相州。僅子承信卽後積官於外。未嘗一日在朝。思陵之分誼。本視諸將較淺。其易於媒孽一也。且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韓家軍。岳家軍。張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而張俊。楊存中等。則皆治第臨安。貪財殖產。卽賢如韓忠武。亦家於杭。多營田宅。是以思陵不疑。獨岳忠武引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義。不治生產。因母死葬廬山。遂家焉。初未置宅臨安。今杭州府學相傳爲忠武舊第。乃召爲樞密副使之後所居。其初固未嘗有此宅也。兵權在握。又不營生產爲子孫計。想思陵不無顧慮。觀韓世忠爲將時。欲營新淦田。思陵聞之。卽專敕以賜。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詔卽許之。則思陵於諸將。結其心而防其變。固未嘗一日忘也。德輿廟記。又謂金人請和。而一二重將未還宿衛。論者咸謂非久長計。張俊率先請罷兵權。奉朝請。於是議始定。是以檜與張俊謀陷忠武。欲其部將自相攻擊。因及忠武父子。使帝不疑。乃手自具獄。謂岳雲致書。令張憲營還忠武兵柄。万俟卨治獄。又誣

飛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以爲有不臣心証佐既定。思陵亦不能不信之。而忠武之死決矣。檜俊之計。夫固有以窺思陵之隱而深中之也。是時和議甫成。檜擅國之日尙淺。言官諷劾韓世忠。帝猶能格其議不下。王次翁謹事檜。帝惡其人。終斥去。勾龍如淵亦謹事檜。竟與奉祠去。檜亦不能違也。則忠武之死。帝固與知之。而小說家及續通鑑謂歲暮獄未成。檜因其妻縛虎縱虎之語。以片紙付獄吏。卽斃忠武於獄。一似帝初不知者。此特以甚檜之惡。而非當日實事也。

岳墳鐵像

西湖便覽記岳墳鐵像。明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鑄銅爲之。乃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久被遊人撻碎。萬歷中。按察副使范洙更鑄以鐵。而添張俊一像。惜乎今沒王氏、張俊矣。張待制集又謂萬歷中。司禮中貴孫隆添鑄張俊而爲四。按湧幢小品。王氏、張俊二像。乃巡撫王汝訓沉之於湖者也。然今墓前又仍有四像。不知何人更鑄。又先有同知馬倬取一檜樹。析榦爲二。植岳墓前。號分尸檜。亦見湧幢小品。又杭州府志。孝宗雪飛之冤。改葬於棲霞嶺。廢智果院爲祠。賜額曰褒忠演福寺。而輟耕錄謂王廟宋時賜精忠二字爲額。元初墳圯。王六世孫諱士迪者。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廢。墳廟復完。久之。王之裔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廢壞且盡。天台僧可觀訴於官。湖州推官柯九思乃歸其田。然廟寺尙無寸椽。杭

州總管李全初以爲己任。鄭明德爲作疏語。郡人王華父力任之。於是寺與廟俱成。申明中書省。乃敕封如宋官號。加保義二字。此又岳廟之源流也。

元人白珽咏岳王孫縣尉復棲霞墓田事有詩。岳鄂諸孫復墓田。清明寒食起新烟。道旁爲我除蒼檜。山下如今哭杜鵑。高廟神靈應悔此。申

原父老尚悽然。西湖靡靡行人去。却望棲霞轉可憐。此縣尉蓋卽諱士迪者也。林清源有詩云。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

葉夢得周草窗

葉夢得所著石林燕語、玉澗雜書、避暑錄話等書。周密所著癸辛雜識、齊東野語等書。在宋人說部中最可觀。洵能文之士也。然夢得之依附蔡京。密之依附賈似道。卽其書可見。按宋史毛注傳。謂蔡京以夢得爲腹心。胡安國傳。謂夢得知臨安府。以蔡京黨落職奉祠。強淵明傳。淵明與夢得爲蔡京死友。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皆夢得等所爲。夢得本傳雖隱而不書。然以他傳參考之。固不能掩也。今觀其所著書中。凡敘京事。一則曰魯公。再則曰魯公。則夢得亦不自覺其盡露心曲矣。周密於賈似道。曾否造膝。雖不可考。然癸辛雜志內。凡及似道事。無不寓迴護之意。如敘演福新碑。謂似道捨田萬三千畝。以爲寺僧贍口之資。後似道敗。寺僧倩人作碑。大罵賈相。則以寺僧爲無人理。其敘韓震之死。謂似道出師時。先與震約。如師不捷。則震奉駕航海。似道帥師至海上奉迎。及似道師敗。陳宜中反。其計誅韓震。議固守京師。乃北軍旣入。宜中仍挾二王航海走。則賈韓之謀。原非無見。而宜中之反之。而仍不免襲之者之可笑也。又舉

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諸事。以爲其才不可及。是其立論。多爲似道訟寃。想平日亦嘗受似道之盼睐。故耳。朱弁曲洧舊聞。謂釋文瑩嘗遊丁謂之門。謂待之厚。故文瑩作湘山野錄。頗左右之。區區感恩知己之私。本欲爲所附者。彌縫掩覆。而不知欲蓋彌彰。并自露其攀附之迹也。

謝臯羽

世傳謝翺髮集。謂翺曾在文丞相幕。丞相歿。翺常至嚴陵釣臺作歌。有化爲朱鳥兮。其鳴焉食之句。以竹如意擊爲節。歌罷。竹石俱碎。然宋史忠義傳。歷敘從文天祥勤王者。鄒淵等十九人。而無謝翺。但有謝臯者。乃死李成之難。非信國同事也。信國集杜詩及吟嘯集。凡生平同患難諸人。無不見之歌詠。亦無臯羽其人。鄧光薦忠義傳。記當時與信國同危難者。亦無臯羽。但有謝杞者。秘書郎。太學名士。與督府幹辦。架閣許由。李幼節等。皆爲閩士之秀。登進士第。以文采重一府。空坑之敗。莫知所終。豈卽臯羽耶。或本名杞。國變後。乃改字名耶。宋濂集有翺傳。謂福建長溪人。後徙浦城。文丞相開府延平。署諮事參軍。已而別去。又懷麓堂詩話。元季東南人士。重詩社。聘工詩者爲考官。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翺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則臯羽未嘗無其人也。然曰元季。恐誤。

葛嶺大石佛

杭州葛嶺有大石佛一軀。泗水潛夫所撰湖山勝概。謂宣和中僧思淨發願鑿成者也。而陸雲士湖壘雜記。則謂宋時有喻彌陀者。兒時指多寶山大石發願云。異時當鑿此爲佛。及出家。精於畫佛。方臘之亂。獨請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稍戢。垂老鑿此石爲佛。以償夙願。或曰。彌勒在天。何用鑿此頑石。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按輟耕錄。喻彌陀卽思淨也。錢唐人。喻其姓。思淨其僧名也。嘗建妙行院於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彌陀佛入於神妙。楊侍郎傑贊爲喻彌陀云。然輟耕錄謂彌陀鑿石爲大佛。頭乃石所鑿成。余丙戌至杭州。見大石佛雄偉壯麗。曾作長歌一首。亦以爲全石所成。及己亥再至杭。正植裝修石佛。乃知肩以下就山石鑿成。而佛頭仍是草泥所爲。非山石也。

少林寺僧兵

僧兵起於少林寺。日知錄已詳之。并列舉古來僧兵十數事。然尙有未盡者。今補之。後周書。齊主緯旣被擒。任城王浩猶固守。沙門來應募者亦數千人。唐書。李罕之少爲浮屠。後去爲盜。北夢瑣言。高駢在蜀。忽召開元寺僧千人。遍答之曰。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是以厭之。其後土人果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

據寺爲逆。曾達臣獨醒志。廬山圓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衆千餘欲遁。辛棄疾知其將奔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惟桑述寺僧看述昭通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鈐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勦之。通直入賊營。獨與千斤鬪。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又皆僧兵故事。足以補日知錄之缺。

大忠祠

廣東省城有大忠祠。祀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而新會之厓山。亦有大忠祠。祀此三人。皆宋末忠臣。陸與張皆死於厓山之戰。文山雖不死於廣。而其被執也在潮之五坡嶺。厓山之敗。文山繫於元軍中。又目擊之。故以之並祀。宜也。然三公生平亦有不合者。文山集杜詩內。謂秀夫在行朝。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厓山陷。全家赴水死。是於陸固無貶詞。其於張則曰。閩之再造。實賴世傑之力。然其人無遠志。擁重兵厚貲。惟務遠遁。自三山登極。世傑遣兵戰邵武。大捷。然不爲守國計。卽治海船。聞警遽浮海南去。天下事遂不可爲。又咎其厓山之戰。不守山門。而作一字陣。於是船皆幫縛不可動。不能攻人。而專受攻。惜乎其不知變。而徒守法。則文山與世傑。始終意見不合也。按癸辛雜識。世傑死。其部曲張霸收其遺貲。放

舟回永嘉。途次爲周文英所害。周得世傑所愛二美人。盡知供軍金帛。數凡數十船。悉掩有之。則世傑固貪財好色者耶。然金帛供軍。非私財也。中土無家眷屬隨軍。亦非好色也。匡山之戰。恐軍士易散。故連艦相貫。所以示士卒以必死也。忠臣義士。當危難時。固有各行己見。而不必相合者。如李庭芝守揚州。聞文山自元軍逃出。疑爲說降。乃飛檄諸路擒捕。則亦未喻文山心事者。然庭芝卒以身殉國。不得以其捕文山而輕議之也。

畫角聲

譙樓畫角聲。相傳爲明太祖所演。以示警者。其聲曰爲君難。爲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說見海鹽錢琦所著語測。

鳳陽丐者

江蘇諸郡。每歲冬。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間始回。其唱歌則曰。家住廬州并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以爲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來行乞如故。蚓菴瑣語云。明太祖時。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逃歸者有禁。是以

托丐潛回省墓探親。遂習以成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

虎邱賣花

黃省曾吳風錄云。自朱勗以花石網取媚。至今其子孫在虎邱以賣花爲業。然則今虎邱賣花。自朱氏始。

陔餘叢考卷四十二

陽湖 趙翼 雲菴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古有男人而女名者。如帝有女媧氏。魯隱公名息姑。春秋傳有石曼姑。孟子所稱馮婦。莊子所稱偃女。高戰國策所稱女阿。史記惡來之子名女防。荆軻傳徐夫人匕首。註徐姓夫人名男也。漢書郊祀志有丁夫人。虞初等以詛軍爲功。韋昭亦曰丁姓夫人名男也。漢武內傳及後漢書魯女生長樂人。絕穀八十餘年。仙去。三國志陸抗傳有暨艷。晉書載記鳩摩羅什本名耆婆。宋書魯爽小字女生。梁書馬仙琕本名仙婢。魏書後魏昭成帝有子曰闕婆。永安中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入城。曉諭蠻首雷婆思。後周書蔡佑傳有夏州首望彌姐。唐書李君羨小字五娘。五代史後唐莊宗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錢鏐小名曰婆留。宋太宗紀有西族首領名羅妹。此皆男子也。又癸辛雜識黃姑星卽牽牛星。與織女相對。則黃姑亦不可謂之女星也。女人亦有男名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嫫祖。絳侯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應劭註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故高祖封爲鳴雌亭侯。漢書外戚傳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子兒亦女也。武帝皇后有衛子夫。子夫之姊長曰君孺。次曰少兒。又霍光夫人囑女醫淳于

衍毒許皇后。謂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少夫，衍字也。文后傳：后名政君，妹名君力，君弟，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西域傳：岑陬尙江都公主，生一女，亦名少夫。又褚先生曰：有婦人能相馬者，曰陳君夫。後漢書：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吳孫權長女名魯班，適全琮，少女名小虎，適朱據。南史：宋武帝女會稽公主，名興弟，豫康公主，名次男，山陰公主名榮男，孝武帝母路太后，名惠男，陳武帝章皇后，名要兒。北史：列女傳：有鄒縣女子孫男玉，嘗殺人，報夫讐。金史：蒲察阿虎迭尙鄧國長公主崔哥，又海陵有妃定哥，石哥，又南齊宮中有婦人韓蘭英，有文詞。自宋孝武時入宮，至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宮中呼爲韓公，則又女人而有男子之稱矣。

命名奇詭

世俗命名，多有取用古人名者。如何尙之名，其子曰偃，曰求，曰點，此以古賢爲名者也。袁慙孫慕荀奉倩之爲人，改名彙，字景倩。劉湛慕汲黯，崔瑗之爲人，名其子黯，字長孺。瑛字季珪，顏竣初生子，適江夏王義恭，亦生子，宋孝武爲之制名，名義恭，子曰伯禽，以此周公之子，名竣，子曰辟疆，以此張良之子，此亦以賢臣爲名者也。王涯，名其長子曰孟堅，次子曰仲翔，此以古人之字爲名者也。晉韓延之，以劉裕將傾，司馬氏，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改己字爲顯宗，而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此別自有意。甄濟生子，長曰禮。

闌。次曰憲臺。此又以生子時所歷官爲名者也。任昉四子西華、南容、北叟、東里。則以東西南北切合古人名爲名者也。若漢書魏相傳。天子所服。令中謁者趙堯、李舜、兒湯、貢禹各舉一時。宋孝武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孝武移其點於外。改爲犬子。苗晉卿名其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皆與古帝王同名。德宗惡之。命與外官。故皆不顯。此則狂誕不檢。不取禍已爲幸矣。南齊庾肩吾名其長子曰黔婁。次子曰於陵。唐亦有楊於陵。則以古人極清貧者爲名。至如魏之高菩薩。周之席毗羅。隋之喬鍾葵。陳之周羅喉。鄧沙彌。唐初之宋金剛。王羅漢。明皇時之高力士等。皆以神將爲名。尙屬有說。魏元又本名夜叉。弟羅本名羅刹。則專以凶神惡煞爲名何也。漢書酈食其之子名疥。南史張敬兒本名狗兒。其弟名豬兒。齊明帝改爲敬兒。恭兒。宋史劉繼元之子名三豬。金史海陵紀有刑部郎中海狗。宣宗紀有李瘤驢。唐括狗兒。哀宗紀有完顏豬兒。又兀朮之孫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豬囊。封濮王。他如紇石烈豬狗。完顏狗兒。見西夏傳。邪律赤狗兒。見盧彥倫傳。金史謂金人尙質。故沿舊俗不改。元史亦有石抹狗狗。甯豬狗。又伯答沙次子名撥皮。皇慶中有駙馬醜漢。江浙行省黑驢。此亦北俗之尙質也。按古人名。原有不避醜惡之字者。左傳晉成公名黑臀。衛侯之弟名黑背。魯文公名其子曰惡。齊田子名其子曰乞。晉景公名獯。鄭成公太子名髡頑。次曰侯獯。衛獯羊肩。史狗。鄭有堵狗。史記韓有公子蟻蝨。司馬相如名犬子。漢書梁冀子名胡狗。此本古俗。金元之人。名多醜惡。原無足異也。

鹽廬閒評。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倫。次曰儵。當時語云。蔡京之後尤齷齪。此又命名而成語識者。

女字繫姓

班昭爲曹世叔妻。而字惠班。荀采爲陰瑜妻。而字女荀。古女人有以母家之姓繫於字者。

女扮爲男

古來有女裝爲男者。樂府木蘭從軍。小說家祝英臺。其最著者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晉熙王昶謀叛。事泄。奔魏。攜妾吳氏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南史。崔慧景傳。東陽女子婁逞。變服爲丈夫。能棊。解文義。徧游公卿間。仕至議曹從事。事發。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倆。還爲老嫗。豈不惜哉。北史。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宏。宏令婦人被甲居中。精卒陣於外。東奔高麗。楊大眼妻潘氏。當遊獵之際。亦戎服。與大眼並馳。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大眼指謂諸將曰。此潘將軍也。唐書。謝小娥以父與夫俱爲盜。申蘭。申春所殺。乃詭爲男子。服備蘭家。伺隙殺春。太平廣記。張管爲鄆汾陽所任使。管旣歿。其妻貌與管極相類。乃僞爲丈夫衣服。稱管弟。上謁。汾陽喜之。令居管職。累兼御史大夫。汾陽薨後。乃棄職嫁潘老爲妻。五代西蜀女子黃崇嘏。亦詐爲男入仕宦。元人有春桃。記傳奇。崇嘏曾登第爲狀元。王弇州藝苑卮言。以爲崇嘏仕至司戶參軍。此皆女詐爲男入仕者也。至如金海陵王。令諸妃位下。皆以侍婢服。男子衣冠。號假厮兒。金之

將亡。宗室承宗女阿魯真寡居。有衆千餘。蒲鮮萬奴來攻。阿魯真衣男子服。督衆力戰破之。哀宗在蔡州被攻。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石上城。此亦假男之事。若漢末東海呂母稱將軍。晉末王恭起兵。王厥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顧璵母孔氏爲之司馬。此或假男子官號。未必詐爲男子。唐初柴紹妻起兵。號娘子軍。史思明之亂。衛州侯四娘。滑州唐四娘。青州王二娘。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崔寧自蜀入朝。楊子琳乘間攻成都。寧妾募勇士千人。自將以進。子琳退去。此并不假男子官號。直以女子自將矣。

男子稱佳人

男子有稱美人者。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少陵詩。美人何爲隔秋水。東坡赤壁賦。望美人兮天一方之類是也。男子亦有稱佳人者。楚詞。惟佳人之永都兮。註。佳人指懷王。後漢尙書令陸閎。姿容如玉。光武嘆曰。南方多佳人。魏曹爽從蹕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拒之。桓範勸爽挾天子詣許昌發兵。爽不從。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猶犢耳。又苻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讀者不能盡通。蘇氏嘆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是皆男子稱佳人也。

一母生數帝二后一母生二名儒一母生兩狀元

晉書宣帝張皇后生景帝文帝是一母生二帝。然師昭皆追諡爲帝。非及身正位者。明帝后庾氏生成帝。衍康帝岳。又成帝貴人周氏生哀帝不廢帝奕。此則一母生二帝。孝武帝子德宗爲安帝。德文爲恭帝。未知同母否。史無考。然所生帝皆短祚。且失國。尙無足紀。北史齊神武妃婁氏生子洋爲文宣帝。演爲孝昭帝。淇爲武成帝。其長子澄雖未正位號。亦追諡文襄帝。又二女。一爲魏孝武帝后。一爲魏孝靜帝后。則古來未有之奇也。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太祖述律后。生長子倍爲人皇王。後亦追諡帝。次子德光。卽太宗也。亦一母生二帝。金史景祖昭肅皇后生世祖劬里鉢。肅宗頗刺淑。穆宗盈歌。亦一母生三帝。然此乃子孫追諡。非及身爲帝者。惟太祖阿骨打。太宗吳乞買。則皆世祖簡翼皇后之子。是亦一母生二帝。元史睿宗后唆魯帖尼怯烈氏生二子。蒙哥爲憲宗。忽必烈爲世祖。又順宗后宏吉刺氏生海山爲武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爲仁宗。亦一母生二帝。其後武宗二子。長和世竦爲明宗。次圖帖睦爾爲文宗。未知同母否。張端義貴耳錄。宋乾道間。有媵隨嫁至單氏。生尙書夔。又嫁耿氏。生侍郎延年。及卒。兩家爭葬。孝宗乃命官爲葬之。陳了翁之父與潘良貴之父交好。潘以無子爲憂。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卽見還。遂遣往。卽了翁之母也。往果生良貴。後此母常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大官。二名儒。亦前古未有也。又明人笑史載馬狀元鐸。

母本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亦中狀元。御筆於馬字旁加其字名騏。卽李騏也。一母生二狀元。亦奇事。

面首

宋廢帝時。山陰公主謂帝曰。妾與陛下皆托體先帝。陛下後宮千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何至於此。帝乃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齊文帝王皇后。嘗鬱林王時。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鬱林爲置男左右三十人。皆前代所未有也。

再醮后

呂藍衍引漢武帝皇太后。以爲漢后。乃有再醮者。按漢書。淮南王安爲太子遷。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應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適金氏所生之女也。藍衍之說。援此不知史冊。再醮之后甚多。左傳。楚子滅息。以息嬀歸。此猶是國夫人也。漢以後有再醮而爲后者。如劉瑁妻吳氏嫁劉先主。袁熙妻甄氏嫁魏文帝。石重幸妻馮氏嫁晉出帝。李崇訓妻苻氏嫁周世宗是也。有旣爲后而再醮者。晉惠帝后羊氏爲劉曜所虜。立以爲后。嘗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彼爲帝王。不能庇妾。

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乃知天下自有大丈夫也。其後相襲最多者。莫如後魏及北齊。後周之世。魏明帝嬪爾朱氏。本爾朱榮之女。榮迎立孝莊帝。帝立以爲后。後孝莊被害。齊神武又納爲別室。生子彭城王湊。又廢帝元朗建明皇后。小爾朱氏。神武亦納之。生任城王湝。後廢徙靈州。適盧景璋。高歡又納廣陽王妃鄭氏。任城王妃馮氏。城陽王妃李氏。魏孝武皇后高氏。本神武女。孝武西奔。后又爲彭城王韶妃。東魏孝靜皇后高氏。亦神武女。孝靜禪位後。封太原公。甚護視帝。帝被害。乃又嫁楊愔爲妻。靜帝李妃。後亦爲齊武成帝妃。齊文宣后李氏。文宣崩後。武成帝逼淫之。後有娠。其子紹德。叩閤不得見。怒曰。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慚。遂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遂殺紹德。又文宣帝段昭儀。文宣崩後。改適錄尚書唐邕。孝昭帝元后。齊亡後。亦入周宮中。武成帝后胡氏。齊亡入周。恣行姦穢。後主緯后斛律氏。廢居別宮。齊亡後。嫁開府元仁爲妻。后又胡氏。齊亡後亦改嫁。而淑妃馮小憐。將立爲后。齊亡後。周武帝以賜代王達。達嬖之。與妻李氏不睦。隋文帝受禪後。以賜李氏之兄詢。令著布裙以配春。後主之弟瑯琊王儼被害。迫稱楚帝。妻李氏。進號楚帝后。齊亡亦改嫁。周靜帝后司馬消難女也。被廢嫁爲刺史李丹妻。元泰定帝后。丞相燕帖木兒娶爲夫人。此皆見於史策者。蓋當衰亂之世。革易頻仍。禮教廢而廉恥喪。故習以爲常。恬不知怪。然亦有守志皎然不污者。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廢。卽稱疾不朝。莽欲嫁之。不肯。莽敗。投火中死。曹操女爲漢獻帝后。及曹丕篡。遣使求醴。后怒。抵之於軒下。因涕泣橫流。謂皇天不祚。楊堅女爲周宣帝后。

堅篡位。封爲樂平公主。后憤惋甚。堅欲嫁之。不許。李昇女爲吳太子璉妃。昇既篡。封爲永興公主。妃痛楊氏失國。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此數后者。節行高千古。以視夫正位中宮。靦顏再適者。真狗彘之不若矣。後漢書。靈帝崩。皇子辨卽位。董卓廢爲宏農王而弑之。王妃唐姬歸於其父瑁。瑁欲嫁之。誓不許。李傕之亂。爲所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尙書賈詡知之。白獻帝。乃下詔迎姬。置宏農王墳園。拜爲宏農王妃。此雖不能死。而始終不辱身。其情猶可憐也。

長壽

古來所傳長壽人最多。然列仙述異諸書。荒幻不足信。其見於史傳者。三代以上。帝王具載。韓昌黎佛骨一表。至秦漢以下。則亦有可數者。漢書。趙佗卒於漢建元四年。徐廣引皇甫謐云。其時漢興已七十年。則佗蓋百餘歲。東甌王壽百六十歲。北史。魏神元帝一百四歲。高麗王璉年百餘歲。吐谷渾王夸呂在位百年。此人君之最壽者。漢書。丞相張蒼年百餘歲。陳思王集。桓君山曰。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自王莽至魏已二百餘年。魏書。代人羅結。魏太武初遷侍中。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一百十歲始聽歸老。又十年乃卒。唐書。甄權在隋開皇時爲秘書正字。至貞觀十七年。年一百三歲。太宗授朝散大夫。白香山九老中。有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歲。金史。芮國公吾里補。年一百五歲。海陵立太子時。有忽里罕解衣進

太子曰。臣今年百歲。有子十人。願太子與臣同。海陵大喜。元史。阿瓦丁一百二歲。扎八兒一百十八歲。此人臣之最壽者。漢書。孝文帝時得魏文侯舊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餘歲。後漢書。冷壽光年可百五十六歲。三國志註引世語。并州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能言霍光時事。謂霍顯乃光後小妻也。明友妻。光前妻女也。通鑑。蜀范長生先事劉先主。至李特時尚在。年一百三十餘歲。南史。梁普通中。北侵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能復食。惟飲曾孫婦乳。簡文賜以束帛。又荊州上津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九十七歲時生子。子遂無影。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有子十二俱死。惟小者存。已六十餘。廣信侯蕭侯見之。驗其頭。有肉角長寸許。遂載還都。進見武帝。擢爲散騎侍郎。遼史。霸州民李在。宥一百三十三歲。賜束帛錦袍銀帶。金世宗次遼水。召見一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賜之帛。此民人之最壽者。又梁武時。餘姚海外浮鵠山有女人年三百歲。其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皆出百。遣使來獻紅席。云席草嘗有紅鸞居其下也。此女人之最壽者。

按東漢馬融年八十八。陳實年九十二。孫吳時呂岱九十六。晉顏含九十三。王祥八十五。劉宋時羊元保九十四。北魏高允九十八。唐孫思邈年百餘歲。王希夷九十九。孟詵九十三。潘師正九十八。李綱八十五。虞世南八十一。李百藥八十四。李靖七十九。張柬之八十二。令狐德棻八十四。傅奕。劉仁軌。蘇良嗣。郭子儀。皆八十五。張暉。李客師九十。柳登。楊隆禮。裴遵慶。崔元綜。皆九十餘。裴仙先。李勣。唐休璟八

十六員半千九十四。烏承玘九十六。蕭昕九十三。褚亮、柳公權、王起、歸崇敬八十八。苗晉卿八十一。杜
悰、吳兢八十。王縉、王及善八十二。宋文彥博、梁適九十二。張士遜、喬行簡八十六。陳堯佐、蘇頌、崔輿之
八十二。曾公亮、富弼八十。李光、楊萬里八十三。周必大七十九。史浩八十九。陸游八十五。包恢八十七。
鄭望之八十四。元石天麟、王磐、尙文九十二。李昶、蕭鄭、黃澤八十七。陸文珪、歐陽元、姜澄八十五。明史
所載大臣老壽者尤多。大學士則劉健九十四。謝遷八十一。沈鯉八十五。尙書則胡濙八十七。魏驥九
十八。王恕九十三。韓文八十六。馬文昇八十五。劉大夏八十一。郭宗臯、陶琰九十。陸樹聲九十七。王翺
八十九。王直八十四。王驥八十三。章懋八十六。懋生三子俱前卒。年八十一。又生子名接。潘恩八十七。宏治中胡拱辰以尙書
致仕。及年九十。巡按御史請存問。正德三年始卒。明年且百歲矣。王學夔亦以尙書致仕。隆慶、萬歷間
存問者。再年九十四。侍郎以下則劉淳九十七。錢宰九十六。葛誥九十二。蔡天祐九十五。楊守隨八十
五。閔珪八十二。孫原貞八十七。以上皆見於正史者。又梁書始興王憺傳內記顧思遠一家多壽。宋史
韓億生八子。絳爲相。年七十七。縝太子太保。年七十九。維太子少傅。年八十二。縝子宗武。大中大夫。年
八十三。又陳搏傳有鄆陵人許永。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九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欲乞近地
一官就養。上迎其父至京。神氣尙不衰。此又一家多壽。有不可思議者。昔謝莊自謂家世無高年。高祖
四十。曾祖三十二。祖四十七。莊亦四十六而死。是固亦關家運耶。然陸游亦自謂家世無高年。而游竟

享高壽則又未可一概論也。

多子

史記秦繆公子四十人。田常子七十餘人。田嬰子四十餘人。漢書中山王勝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晉載記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宋書孝武子二十八人。胡藩子六十人。梁書鄱陽王恢男女百人。封侯者三十人。陳書宣帝子四十二人。北史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馮跋有子百餘人。後俱爲馮宏所殺。馮盎子三十人。李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里間。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簿以審之。唐書邠王守禮有子六十餘人。棣王琰五十五子。延王珣三十六子。靖恭太子琬男女五十八人。李林甫子女各二十五人。宋史錢昱生子百數。王弇州皇明盛事。慶成王九十九子。

醜女變美

南史梁武帝丁貴嬪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去。又體多疣。及武帝將納之。遂並失所在。遼史欽哀皇后蕭氏黝面狼視。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生奇子。已而果生興

宗宋史謝皇后面鰲黑又醫一目早孤嘗躬親汲飪有詔選謝氏女入宮諸父樛伯不肯送曰卽入宮不過一老宮婢耳會上元夕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樛伯不得已送就道后忽病疹及愈膚脫瑩白如玉醫又以藥去其醫入宮未幾遂立爲皇后

一門才女

唐書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適人欲以學名其家節度使李抱真奏之德宗愛其才悉留宮中帝作詩每令廣和呼爲學士秘禁圖籍皆令總領若昭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皆以師禮見而廷芬有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童女生子

南史張麗華初事龔貴嬪方十歲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輟耕錄至元丁丑民間訛言采秀女故婚嫁不問長幼松江民蘇達卿女年十二贅浦仲明之子爲壻明年生一子此皆事之絕奇者晉明帝崩時年僅二十七其子成帝享國七年年二十二則明帝生成帝時年僅十三耳北魏獻文帝亦十三歲生孝文帝北齊琅琊王儼被害時年十四已有四男此亦皆生子最早又漢昭帝年十二立皇后上官氏北

齊高澄亦年十二。尙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後周書。于翼年十一。尙宇文泰女平原公主。此又婚期之最早者。

老婦生子

太平廣記。張督妻與督貌相似。督事郭汾陽。旣歿。妻僞爲丈夫衣冠。名爲督弟。復事汾陽。汾陽薨。督妻年七十餘。再適潘老。生二子。曰滔。曰渠。金史。始祖函普居完顏部。部有兩族交惡。函普解之。部人遂以六十歲未嫁之賢女配之。卽明懿皇后也。生德帝烏魯。季曰幹魯。女曰注思版。亦見洪皓松漠記聞。

賣妻再合

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妻不肯。卒賣之。以其貲養母。景行旣歿。妻歸。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遂復爲夫婦。

風吹送妻

王阮亭自記其先世本農家。無妻室。忽天大風。空中吹墮一女。遂以爲妻。厥後子孫繁盛。仕宦歷數世不

絕人多疑其妄。然古亦有此事。元時郝經有天賜夫人詩一首云。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婚對。黑風當筵滅明燭。一朵仙桃降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忽從鍾建背。負來燈下見鬼物。雲髻欹斜倒冠佩。自說成都五千里。恍惚不知來此際。甘心與作梁家婦。詔起高門榜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

古婦女不嫌鬚

晉書桓溫傳。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蠟毛磔。尙南康公主。是尙主時已有鬚也。宋山陰公主。夜就褚淵。淵不敢從。公主曰。褚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氣。是公主并愛其有鬚也。唐武后時。朱敬則疏曰。近聞尙食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堪充宸御。是鬚眉之好者。并可進御於武后也。

內監娶妻

內監多有娶妻者。浣濯餽饗之事。亦所必需。不必盡如雙槐歲抄所云。此輩男性猶在也。按漢書劉愉傳。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監宦之人。亦復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於白首。歿無配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趙皇后傳。宮婢道房。與中宮史曹宮對食。應劭注曰。宮人自相與爲夫。

婦名對食。唐書高力士傳：河間人呂元晤，有女國姝。力士娶之。元晤自刀筆吏擢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宋神宗疾，宣仁太后諭內侍梁惟簡曰：「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袍，十歲來孩兒着得者。」又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往哭。水東日記：明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明史本傳作兩宮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第宅、庄田。天順中，霍瑄奏鎮守大同中官韋力轉強取部民女爲妾。此皆前代故事。若元順帝時，有中官趙伯顏不花，本契丹士人被擒者，年已三十餘，妻子具矣。帝憐其才，刑爲閹人，命爲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則未閹以前之妻，非可概論也。至如秦趙高、養義女、贅其婿閻樂，此宦官之有養女也。後漢書：順帝四年，詔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劉愉傳：中官競立繼嗣，繼體傳爵，或乞子於疎屬，或買兒於市道。又曹騰有養子曹嵩，卽曹操之父。此宦官之有養子也。唐德宗生母沈氏，因天寶之亂失所在，登極後，使人遍求，有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乃與女官李真一合謀，希圖望外。力士子白其誣，此亦宦官子女也。魚朝恩有養子名令徽，服綠朝恩，攜以見代宗，乞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遂賜之。武宗時，宦官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昭宗時，楊復恭多養假子守信、守亮、守忠、守貞、守厚等，爲節度使。刺史孔緯於上前詰之，復恭曰：「子壯士欲以衛國家，緯曰：『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此又宦官養子之極濫者也。夷堅志：大璫張去非之子安世，使北朝，人送之，有便是中朝一漢兒之句。京師人以內侍養

子不闞者爲漢兒也。元至順二年，御史臺言江西參政李允中，乃宦者李邦寧養子也。至如後漢書樂巴先爲宦者，給事掖廷，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乃拜爲郎中。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因帝南征，遂與中官高菩薩亂，北齊武成帝胡后與諸奄人褻狎，明魏忠賢與客氏淫亂，此又宦官變異，仍能爲人道者。後漢書袁紹勒兵誅宦官，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唐中宗時，宦官用事，竇從一曲意下之，見訟者無鬚，亦曲加承接。

神像配合

杜氏通典汾陰後土祠爲婦人瘞像，武后移河西梁山神瘞像以配之。開元十一年，有司始遷梁山神像於別室。歐陽公歸田錄，小孤山日久訛爲小姑，而對江有彭郎磯，土人遂爲小姑嫁彭郎之謠。蓼花洲閒錄，臨海有杜拾遺廟，年久訛爲杜十姨，瘞爲女像，又有伍子胥廟，訛爲伍髭鬚，遂瘞長髯者爲伍髭鬚神，以配十姨。張南軒集舜廟中有武后像，卽日投之江中，祠廟之神以訛傳訛，而又爲之配合，此里俗之最可笑者也。

男娼尼站和尚教坊

比頑童之訓。見於尙書。可見三代已有此風。後有彌子瑕、鄂君、龍陽君。以及漢之籍孺、閔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爲媚。漢獻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冲帝時。有飛章告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魏曹子建亦好傅粉。晉何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唐張昌宗得幸於武后。又薦其兄易之。傅粉施朱。俱承辟陽之寵。後唐莊宗。嘗自傅粉與伶人戲。此皆傅粉故事。史臣之贊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癸辛雜識謂：東都盛時。有以此圖衣食者。政和中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南渡後。吳俗尤盛。皆傅脂粉。盛粧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其爲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此爲甚。云。按此風相習。歷代皆所不免。然如宋時之傅脂粉。并有師巫行頭之類。則罕矣。癸辛雜識又記：臨平明因寺。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曾三異同話錄。唐元和中。有僧文淑者。聚衆論說內典。托言鄙褻之事。同輩爭爲歌曲。呼所居爲和尚教坊。此皆事之不經者也。

妻肉僧

呂藍衍言。謂陝西邊郡山中。僧人皆有家小。以爲異。不知其地近蒙古風俗。凡喇嘛多娶妻食肉。毋足怪也。元人馬祖常河西歌。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西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罽罽作夫婿。正是甘涼一帶舊俗也。唐書李德裕傳。蜀先主祠旁有獐村。民皆剔髮。若浮屠者。而畜妻子自如。鄭熊番禹雜志。廣州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呼僧之妻曰梵嫂。房千里投荒。

雜錄。謂南人不信釋氏。間有一二僧。皆擁婦食肉。土人以女配之。呼曰師郎。或有疾請僧。設食宰殺羊豕。以噉之。目爲除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曾三異同話錄。僧鑿虛作煮肉法行於世。是僧之妻肉。由來久矣。又古今原始。宋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是古來道士亦皆有妻室矣。今世俗亦尚有一種火居道士。有妻子與民人無異。

館師爲帝王

古來有以孝廉而爲帝王者。孫策死。孫權方哭於喪次。張昭曰。此豈孝廉哭時耶。晉武帝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爲輩。州內十二郡中正。乃共舉鄭默與帝並登孝廉。是吳大帝。晉武帝皆曾舉孝廉也。隋書。許善心謂梁武帝出自諸生。又徐鉉所撰劉鄩墓志。有云。元宗方在膠庠。吳帝使君召拜爲郎中。元宗乃南唐主李昇也。是梁武。李昇亦俱由秀才起也。有以狀元爲帝王者。夏主遵頊也。又有以館師而封王者。北齊後主緯有侍書張景仁。封建安王。而馬敬德先爲後主師。已卒。趙郡王彥深曰。何容侍書封王。而侍講翻無封爵。乃亦追封敬德爲廣漢郡王。宋趙普少時亦爲館師。人稱爲趙學究。後封韓王。有以館師而爲帝者。南史。陳霸先少時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後遂爲帝。五代史。朱溫之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卒。溫旣爲帝。乃追尊爲烈祖。

奴封侯

竇建德兵至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唐太宗嘗曰：「近有奴告主反者，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破？何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唐書魏蕃傳：大理卿馬曙有犀甲，爲奴王慶所告。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蓋引此詔律也。郭子儀壻趙縱，爲其奴告謀反。德宗留其奴於內，下其事御史雜治。張鑑力引太宗事固爭，乃杖殺奴而貶縱。建中元年，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以自首論。遼聖宗詔家主非謀反大逆，不得告。元史速不台傳：征欽察時，有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爲民。太祖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明史：何真攻賊王成，募擒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成出，真予之鈔，命具湯鑊烹奴，令於衆曰：「奴叛主者，視此。」是皆嚴於主僕之分。所以杜悖逆之萌也。哥舒翰戰敗，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其將火拔歸仁執之，以降安祿山。祿山曰：「汝叛主，不忠不義，乃執而斬之。」蕭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謗，金海陵煬王亮曰：「仲宣之姪，以誹謗誅，故其家奴敢妄告，趣命殺告者。」雖劇賊暴主，亦復知此。何光武之討彭寵，寵蒼頭子密殺寵以降，竟封子密爲不義侯。又劉永將慶吾斬永降，亦封慶吾爲列侯。耶侯景圍臺城，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黥奴，乃以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

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盡出。光武之侯子密。毋乃近是。

按後漢書光武紀。十一年。詔殺奴婢者不得減罪。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是光武之政多假借奴婢。豈當時深有見於奴婢之受虐。而爲此令耶。

九儒十丐

謝疊山集有送方伯載序曰。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鄭所南集又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而無七匠八娼之說。蓋元初定天下。其輕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間各就所見而次之。原非制爲令甲也。

盜賊敬名德

東漢時盜賊亦知敬信名德。周黨居廣武。托疾杜門。賊暴縱橫。惟至廣武。過城不入。姜詩至孝。赤眉賊經其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乃遺米肉而去。樊宏恩德著於鄉里。赤眉至。皆曰。樊君素善。何心攻之。孔嵩宿驛亭。盜竊其馬。旣而知爲嵩也。乃相責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遂還之。姜肱兄弟遇盜。劫去衣資。後盜知肱叩頭還所劫衣物。孫期至孝。鄉里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相戒不犯。孫先生舍。李

恂罷官家居。西羌反。恂被執。羌素聞其名。放遣之。徐幸隱居不仕。漢末賊寇縱橫。皆敬幸。轉相約敕。不犯其閭。袁閔隱居。黃巾賊獨不入閔鄉。鄉人就閔避難者皆獲免。鄭康成自徐州還高密。遇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入其縣境。事皆見後漢書各本傳。蓋其時風氣如此。雖盜賊亦知敬賢也。張角之亂。向栩請不必興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讀孝經以化之。語雖可笑。然當日人心習俗。略可概見。使在後世。雖極迂腐之士。亦必不出此言矣。

權奸有仙骨

說郛載李林甫外傳。林甫少時。有道士見之。謂曰。某行世間五百年。始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當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郎君何所欲。林甫曰。願爲相。道士惋惜良久。臨行囑其勿行陰賊。後果爲相。安祿山嘗語術者曰。我對天子亦不懼。惟見李相公。輒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在左右。皆銅頭鐵額。及李相公至。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來。則僕射銅頭鐵額之類。皆避去。當是仙官暫謫耳。凌準餘臆日疏。盧杞未第時。遇仙嫗麻姓者。引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夫人問曰。公有仙相。能居此乎。能爲地仙。時一到此乎。能爲中國宰相乎。公願何事。曰。願爲宰相。遂遣還。何遠春渚紀聞。蔡京能目視皎日。久而不瞬。又洪容齋隨筆。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還葬。皮肉俱消。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鑄就者。夷堅

志安惇爲諸生時。夢入大宮闕。一眞官坐殿上。有江濱神先在庭下。眞官命吏引惇居其上。惇不敢。眞官曰。鬼趣安得處神仙上。汝生前乃富陵朱眞人也。此數事。雖皆出於小說。然必非無稽。豈古來大奸大惡。必有仙骨者。乃能爲之耶。其理不可曉也。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北齊趙郡王叡。欲逐幸臣和士開。爭論於宮中。旣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平秦王歸彥謀逆。上令劉桃枝牽入。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子孫十五人皆棄市。簡平王浚被收入地牢。盛以鐵籠。文宣帝使劉桃枝就籠刺之。槩每下。浚以手拉折之。於是薪火亂投。燒而死。瑯琊王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以袖塞口。反袍蒙頭。負出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後主欲殺斛律光。召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慣作如此事。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後主殺隴東郡王胡長仁。亦使劉桃枝馳驛至齊州。賜死。桃枝一人。凡殺四王兩大臣。此前古所未有也。初齊文襄令善相者皇甫玉相桃枝曰。極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亦異矣哉。

一將軍平三國皆生擒其王

唐書。蘇定方征賀魯。破降其五弩。失畢兵十餘萬。追敗賀魯於伊麗水上。賀魯遁至石國。定方遣蕭嗣業往擒之。思結闕俟斤都曼。擁所部及疎勒。朱俱波。葱嶺等國復叛。定方討之。將至其地。一日夜行三百里。遂圍其城。都曼面縛出降。後又爲熊津道大總管。討百濟。賊傾國來拒。定方大戰破之。其王義慈及太子隆等奔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衆不服。有來降者。定方乘勢登城。泰開門降。其大將又以義慈及太子隆等送款。定方凡平三國。皆生俘其王以歸。前此所未有也。明史。安南黎季犛弑主。自稱太上皇。立子蒼爲帝。其故王之孫陳天平入訴。季犛詭請還國。而伏兵襲殺之。張輔奉命往征。破其多邦城。進克東都。季犛遁。輔遣將窮追至奇羅海口。獲季犛及蒼并僞太子等。乃班師。後陳氏故臣簡定復叛。別立陳季擴爲皇。而自稱越上皇。沐晟討之。反爲所敗。乃復命輔往。分道進擊。獲簡定於美良山中。惟季擴未獲。帝詔班師。而季擴雖已請降。乘輔歸。復出肆劫。輔再往。屢擊破之。季擴奔老撾。輔遣將師祐索之。破其三關。遂縛季擴出。輔一人凡三定安南。皆生俘其王。可與定方並稱也。

陔餘叢考卷四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成語

洪容齋謂世俗稱引成語。往往習用爲常。反不知其所自出。如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杜牧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高駢詩也。容齋不過偶舉此數語耳。

今更得二百條於此。按詩話總龜。謂今朝有酒二句。係權常侍詩。其上二句云。得卽高歌失卽休。多愁多恨漫悠悠。採得百花二句。又見拊掌錄。謂佛印燒豬肉待東坡。而口占此詩。蓋卽用羅隱句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見家語孔子論叔仲會之語。亦見大戴禮及漢書賈誼傳。米元章海岳名言。

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見隋書煬帝賜楊素詔。謂古語也。

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曹子建詩。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陳後主詩。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陳後主入隋待文帝在仁壽宮所上詩。見北史。

得他心肯日。是我運通時。見輪苑名談。本唐太宗詩。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後唐莊宗每見王慶。則心憤然。李嗣源爲之言。莊宗乃引太宗語以答之。

日出事還生。

全唐詩話。武元衡被刺之前一日。作詩云。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遂成詩讖。

但存方寸地。

留與子孫耕。羅鶴林玉露。但以此為俗語。直方詩話。謂張嘉甫以此為水部賀公所作。賀於天聖中為郎官云。郎瑛七修類藎。又以為宋賀仙翁詩。

在家貧亦好。

戎昱詩。

世亂奴欺主。

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皆杜荀鶴詩。堅瓠集亦載。

海闊從魚躍。

天空任鳥飛。見古今詩話。本大歷詩僧元覽詩。謂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忍事敵災星。

司空圖詩。

難將一人手。

掩得天下目。曹鄴咏李斯詩。

但知行好事。

莫要問前程。馮道詩。

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亦馮道詩。

一朝權在手。

便是令行時。朱灣咏擲籠詩。一說崔戎酒籌詩。

白日莫空過。

青春不再來。林寬詩。

久旱逢甘雨。

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見容齋隨筆。蓋亦宋人語。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碎。白樂天簡吟。

舉世盡從愁裏過。何人肯向死前休。

杜荀鶴詩。韓昌黎亦有何人肯向死前休之句。

最恨年年握針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秦蘊玉贊女吟。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見雲溪友議。釋靈徹答章丹詩。

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見西溪叢語。蔡州褒信縣棋道人詩。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丁冠詩。

猶恐相逢是夢中。

晏叔原詩。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皇池。

見轅耕錄。劉昌言上呂蒙正丞相詩。事文類聚又記張虞登第。題此二句於興國寺壁。有人續其後云。君看姚奔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蓋張亦用昌言語也。

題壁也。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見俞文豹唾玉集。杭州巡檢蘇麟上范文正詩。

腹有詩書氣自華。

蘇東坡詩。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見宋人蟹雪雜說。

真个有天沒日頭。

宋神童詩。

閉門不管牕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

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名藏一之詩。真西山劉漫堂賞爲警句。

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見冷齋夜話華亭船子和尙詩。

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以上二條。俱見事林廣記。

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見夷堅志。都統明椿自立生祠。於關王廟側。時人嘲之之詩。

兒孫自有兒孫福。

見癸辛雜識。李紀夢詩。

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張叔仁送謝疊山入燕詩。

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元道山論詩絕句。

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

見周遵道豹隱紀談及栗齊詩話。謂俚語自然成對也。

狀元必在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綰多。

見堯山堂外紀。唐人謂唐皇下第詩。

你是何人我是誰。

見輟耕錄。道士洪丹谷與一妓狎。妓臨卒索詞。丹谷集舊曲送之。中有此語。

巧妻常伴拙夫眠。

謝在杭詩。

多言多敗。

金人銘。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閔子馬勳公鉏之言。

所得不償所失。

楚子重伐吳。既歸。而吳來伐。君子謂所獲不如所亡也。

噴有煩言。

衛敬子謂衛靈公之言。以上皆左傳。

金玉滿堂。

知足不辱。

輕諾者必寡信。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唐朱泚篡位而敗走。野人諺之。亦有此語。

深根固柢。

和光同塵。

大器晚成。以上皆老子。天網句又見後漢書耶顯傳。深根句又見韓非子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法也。大器句又見呂覽樂成篇。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亦本老子善者不辨。辨者不善句。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見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衛彪侯之言。

擇禍莫若輕。范文子之言。以上皆國語。

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見管子大匡篇。知子句又見國語晉郤奚之言。知臣句又見左傳楚子玉聞申侯死之言。

鵝蚌相持，漁翁得利。蘇代對燕王之言。

畫蛇添足。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冠上加冠。二皆陳軫說楚令尹昭陽之言。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蘇秦說韓惠王語。

自相矛盾。有鬻矛與盾者曰：矛之利，無不陷也。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有鬻者曰：其人無以應。以上皆國策。矛盾句又見韓非子。救寒句又見魏志王昶戒子弟語。

守株待兔。宋人田中有株，兔觸而死。宋人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

遠水不救近火。失火而取水於海，雖多而火不滅。遠水不救近火也。又後魏杜朔周請字文泰來主賀拔岳軍事，亦有此語。

耳而目之。王子登薦人於襄王，王曰：我用登，已耳而目之。登取人，又耳而目之也。又見呂覽作趙襄子與任登語。

吹毛求疵。以上皆韓非子。

以不解解之。見呂覽審問篇。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見莊子遠遊。

為善無近名。養生主。

知其一，不知其二。天地篇。又史記：漢高祖與高起、王陵論所

名者實之賓。許由答帝堯語，又南史沈麟士引之答沈約書中語。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刻意篇。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山木篇。又見禮記。

數米而炊。庚桑楚篇。

富則多事。天地篇。堯答華封人祝以多富之語。

見笑大方。秋水篇。河伯自言嘗見笑於大方之家。

每况愈下。北海篇。本言每下愈况。言設喻益卑也。

搔虎頭弄虎鬚。盜跖篇。孔子見跖退而嘆之詞。謂幾不免於虎口。以上莊子。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皆孔子家語。良藥句又見史記張良勸沛公從樊噲勿留居秦宮殿之言。

亡賴。史記漢高祖紀。始大人以臣爲無賴。

人微言輕。史記。穰苴對齊景公。自謂人微權輕。又後漢書楊喬薦孟嘗疏中語。

將門有將。田文對其父語。又宋武得王領惡。亦云。梁武見王訓人才。謂朱異曰。可謂相門有相。隋楊元感自請爲將。煬帝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

利令智昏。平原君納馮亭之降。而致秦兵有長平之坑。人謂其利令智昏也。

官久自富。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管晏列傳。又宋書何承天戲庾登之語。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范蠡霸越後將去之言。

罪過。信陵君竊符救趙王。王迎之。信陵自言罪過。又隋書。長孫晟至染干帳。責其帳中有草。當難以待帝。染干曰。奴罪過。又司馬德戡弑帝不能語。但於馬上低頭自稱曰罪過。

一敗塗地。父老欲以沛公爲沛令。高祖辭之之言。

傍若無人。荆軻與高漸離飲市中。傍若無人。又北史。顏延之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將。魏文侯與李克之語。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召平引道家言。又宋書王僧綽勸宋文帝語。

明目張膽。張耳、陳餘對陳涉之言。

數見不鮮。陸賈過他客不至再三。恐數見不鮮也。

不中用。秦始皇謂吾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又王制。用器不中度。漢書外戚傳。擇宮人不中用者去之。王尊傳。敕功曹不中用者。各自退避。以上皆史記。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見說苑。謀篇。

愛及屋烏。見韓詩外傳。太公謂武王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情及骨餘。

湯澆雪。見孔子家語王言篇。若湯之沃雪。又後漢閻忠說皇甫嵩云。將軍破黃巾。甚於湯澆雪。南史。謝超宗求王瑩之父以書屬瑩用一吏曰。丈人一言。如湯澆雪耳。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見淮南子兵略篇。謂勇將奮不顧身也。今俗語以爲人之無忌憚者。

膽欲大而心欲小。見淮南子。後孫思邈亦有此語。

刻舟求劍。見淮南子。客乘舟中流而遺其劍。遽契其舟。薄暮而求之。

矯枉過正。見漢書諸侯王表。漢憲秦弊。大封同姓。可謂矯枉過其正。

談何容易。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中語。

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勿言。欲人勿聞。莫若。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鄒陽在獄中所上書。

積少成多。董仲舒對策。聚少成多。積小致鉅。

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公孫宏語。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張禹諫安帝棄涼州之言。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趙充國贊。

百聞不如一見。趙充國欲馳至金城上方略之言。

和氣致祥。劉向上封事中語。又後漢楊賜疏中語。以上十條皆漢書。

酒囊飯袋。見王充論衡別通篇。謂不學之人。徒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

庸庸多厚福。虞翻薦左雄。謂當時公卿。多以拱默爲賢。相戒曰。庸庸多後福。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孔奮居官。人笑其過廉之語。

入室操戈。何休著左氏膏肓。鄭康成作針膏肓。休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

守錢虜。馬援謂有財不能施之人。

開心見誠。馬援對隗囂語。武之爲人如此。

不識丁董。曹操既擒呂布。欲緩其縛。劉備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太師乎。以上六條皆後漢書。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見三國志。曹操責陳琳爲袁紹作檄討

求田問舍。漢昭烈與許子將語。又北史荀赤松劾顏延之。謂求田問舍。普賢所鄙。

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吃飯。本魏文帝詔書。三世長者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見魏志田豫辭官之語。

騙上高樓拔短梯。見世說。殷浩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着百尺樓上。擔將梯去。又三國志。劉琦與孔明登樓去梯。謀自安之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世說。稽康問鍾會之語。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見後漢書。宋宏對光武辭娶湖陽公主之語。

生子癡了官事。楊濟與傅咸書。俗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好物不須多。晉元帝曲宴賦詩。朱羣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也。

雅人深致。謝安問道韞詩中何句最佳。道韞以吉甫作頌二句對。安謂有雅人深致。

一事不知。以爲深恥。晉書。陶淵明謂范隆曰。一物不知。君子之恥。又梁書陶宏景亦有此語。又劉淵云。一物不知。君子恥之。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見晉書桓溫語。

福過災生。見宋書劉敬宣答諸葛長民語。又謝瞻以弟晦驕貴。言於宋武帝。恐福過災生。請降黜以保衰門。

人面獸心。宋書明帝紀。

小屈必有大伸。宋書。孝武以張岱爲新安王子鸞別駕。謂之曰。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宋書。沈慶之對文帝語。謂將伐魏。而徒與徐湛之等白面書生議之也。

不長進。宋書。孝武賁太子子業曰。汝不長進。字跡特其一端耳。

不耐煩。宋書。庾仲文爲人強急不耐煩。又五代史。後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不耐煩。妹當代我。

三十六策。走是上計。齊書。王敬則起兵。謂明帝父子惟有走。故云禮公。走是上計。蓋引宋人訊檀道濟之語也。

那得此副急淚。南史。羊志從孝武過殷貴妃墓。命志哭之。志即嗚咽。或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妾耳。

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本無。南史。沈懷文稱江智淵之詞。又庾亮問桓彝以徐安期爲人。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南史齊高帝稱張融之語。

寄人籬下。齊書。張融自言其作文不肯寄人籬下。

分路揚鑣。齊書。蕭琛謂裴子野所撰宋略。可與過秦論王命論。分路揚鑣。又魏元志爲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孝文帝詔分路揚鑣。

名士風流。齊書。袁彖曰。齊民微弱。柱石之臣皆盡。所存惟風流名士耳。

聽人穿鼻。

梁武帝論徐孝嗣才非柱石。終當聽人穿鼻。又五代史。張彥反。梁末帝諭以詔書。彥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

後進領袖。

梁書。武帝謂張纘朝中領袖。又齊竟陵王子良西邸多才士。劉繪為後進領袖。又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曰。領袖者。非弟而誰。

名下無虛。

陳書。陳臻以漢書十餘事問姚察。察並為剖析。臻嘆曰。名下定無虛士。

風流罪過。

北史。耶基歷官清勳。惟令人寫書。潘子義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老蚌出明珠。

見三輔決錄。韋元將。仲將見孔融。融器之。謂其父端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又北史。陸子彰之子卯有才。邢邵謂子彰曰。以卿老蚌。遂出明珠。

鑿孔樹鬚。

魏書。李庶生而天鬚。崔融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編刺作孔。插以馬尾。

未能免俗。

聊復爾爾。世說。阮仲容七月七日。以長竿掛犢鼻褌於中庭晒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又北史。慕容紹宗自知有水厄。乃浴於河以厭之。或規之。亦答以此語。

富貴逼人來。

北史。楊素少為周文帝所知。曰。善自勉。不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十羊九牧。

北史。楊尙希奏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宜併省州縣。

寧可玉碎。何能瓦全。

北齊書元景昭語。

土牛木馬。

周書。蘇綽謂有門貴無才具者。如土牛木馬。形似而非。

聞名不如見面。

周書。房景伯為郡守。有婦人訴其子不孝者。景伯母崔曰。聞名不如見面。可呼其母子來諷示之。

掩耳盜鈴。

通鑑。唐高祖起兵時語。又按淮南子。有竊鐘而走者。鎗然有聲。恐人聞之。乃自掩其耳。掩耳盜鈴益本此語。

膽大於身。

唐書。邱悅劾奏李昭德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

斬草除根。

張柬之等既誅張易之兄弟。薛季昶勸并誅武三思。謂斬草不除根。終當復生。

五經掃地。

祝欽明以經學顯入內宴。欽明作八風舞。搖頭睨目。盧藏用曰。五經掃地矣。

快行無好步。

朱敬則傳。急趨者無善跡。

不上不下不下。

田季安傳。譚忠說季安歸正之言。

坐鎮雅俗。

楊綰傳。世以綰坐鎮雅俗。比之楊震、山濤、謝安。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陸象先語。

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郭子儀之子曖尙公主。與公主反目。有薄天子不爲之語。公主訴於代宗。子儀執曖請罪。帝以此言慰之。按宋書庾仲文僚。何尙之對文帝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又北史及隋書。有

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政。文帝將誅之。長孫平曰。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則六朝早有此語。

垂頭喪氣。

韓全誨等失勢。皆垂頭喪氣。以上九條俱唐書。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見王績負耆者傳。謂麗朱者丹。附墨者黑。

張公吃酒。李公醉。

張鷟耳目記。則天時謠言。張公謂廬陵王。謂易之兄弟。李公謂廬陵王。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

五代史王彥章之言。

不做好事。

五代史。後唐明宗實王建曰。汝爲節度使。不做好事。

不快活。

五代史。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又劉昫李愚罷。百官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魏鶴山天寶遺事詩。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北齊書。和士開勸武成帝曰。一日快活勝千年。

則快活二字。
六朝已有之。

酒有別腸。五代史·國主王曦宴羣臣。惟周維岳不醉。曠曰：岳身小。何飲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北夢瑣言·和凝以填曲。人呼爲曲子相公。故云。

乘船走馬三分命。北夢瑣言在杜彥林墜馬條內。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朱辛名臣言行錄謂富鄭公語。又癸辛雜識謂本梁武帝懺第六卷。

一網打盡。蘇舜卿以故紙錢會客。爲王拱宸所劾。得罪者衆。拱宸曰：吾一網打盡矣。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鄧綰附王安石。得集賢校理。爲人所笑。故以此自解。

薑桂之性。老而愈辣。晏敦復對秦檜之言。

汗流浹背。趙胤謂豐稷曰：聞君言。使我汗流浹背。

一瓣不如一瓣。通鑑·陶穀使吳越。錢俶以瓣供客。自贖蚌以下十二種。陶謂一瓣不如一瓣。又勾龍如淵傳。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來。謂一瓣不如一瓣。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史彌遠賈陳垣好名。頃曰：求士於三代以上。惟恐不好名。

急流勇退。宋史麻衣道人目錢若水語。見陳搏傳。

一部十七史何處說起。宋史·文天祥入燕。李羅丞相欲屈之。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

耳聞不如目見。見韓琦君臣相遇錄。琦爲陝西安撫使疏中語。

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黃山谷謂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疑人莫用。用人莫疑。金史。大臣請以州郡皆用本國人。熙宗以此語答之。按陸贄疏中已有此語。

急則抱佛脚。古今詩話。王安石有句云。投老欲依僧。客塵聲曰。急則抱佛脚。安石曰。投老句是古詩。客曰。佛脚句是俗語。上頭下脚豈非的對。安石大笑。按垂老抱佛脚。本孟東野詩。王氏困學紀聞嘗引之。

佛頭着糞。典籍便覽。歐陽公修五代史。或作叙冠。其前。王荆公曰。佛頭上豈可着糞也。

福至心靈。見畢仲詢幕府燕閒錄。吳參政以學究登科。後爲學士。常草制以示歐公。歐公曰。君福至心靈矣。

生薑樹上生。俗語謂人之執拗者。劉後村詩。人道生薑樹上生。不應一世也隨聲。

大人不責小人過。見沈作喆萬簡。有小官醉後塗改貴人文字。明日以啓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拙兒喫。今日醒來。大人不責小人過。蓋二句本皆諺語。

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胡澹菴謫嶺南時。方務德爲廣帥。待之頗厚。秦檜死。方罷官入京。謀起用。會澹菴已召用。偶與王梅溪語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方由此進用。故時人

有樂得爲君子之語。

聊以塞責。通鑑記事。韓侂胄當國。言官不敢言事。但泛論君德時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見莊雜勸編。謂當時諂語。

打草驚蛇。見續常談。有主簿貪賄。事上。長官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方禹爲楊五所害。死後向楊索命之詞。

自身照不亮。胡仲徽將應試。有富人亦就試。欲胡爲助。胡曰。吾學業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也。

高來不可低來不可。李祐為縣令。見太守鞠躬作揖。太守責之。祐乃具狀。言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降一个階樣。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姜七以養母藉為業。有客宿其家。聞藉作人言。客以語七。七不聽。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以上四條皆夷堅志。

陰地好不如心地好。癸辛雜識。倪文節家與秀王邸為鄰。頗被侵占。文節常語曰。住場好。不如肚腸好。陰地好。不如心地好。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百川學海。婺源民詹惠明乞代父償命。臨刑無懼色。誦此二句。太守曾天游奏之。乃免死。

蛇無頭不行。金史。斜卯愛實嘗自草括粟文。謂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以而作兒。棟史不敢改。

精神滿腹。本溫太真譽錢風語。金史。李獻甫心思所到。絕人遠甚。人稱為精神滿腹。

撚了一把汗。元史。憲宗召趙璧問為治之要。璧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璧出。世祖謂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為汝撚兩手汗也。

黑漆皮燈籠。輟耕錄。元至正中。遣官赴諸道問民疾苦。使者多納賄。百姓歌曰。宜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過橋拆橋。續通考。許有壬科目出身。會有詔罷科舉。竟畧有壬名於後。或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矣。

一馬不被兩鞍。元史列女傳衣氏殉其夫之言也。

讀書種子。鶴林玉露。周益公謂士大夫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又姚廣孝囑文皇入京勿為方孝孺。謂此讀書種子也。見明史。

拔去眼中釘。五代史。趙在禮殘酷。及去任。民相慶曰。拔去眼中釘矣。在禮聞之。後還鎮。令民各出拔釘錢。

一語撞倒牆。宋胡程蒼梧集。錢正老謂方子通云。立朝剛勁。須推老兄。然一語撞倒牆。亦是老兄。

一牀錦被蓋過。宋史。鄺瓊素與王德不睦。會張浚以瓊副德為都統制。瓊懼。謂德曰。向來事太尉不周。今日乞一牀錦被蓋過。德不答。瓊遂叛降劉豫。

十八層地獄。梁書·劉薩阿暴亡·有兩吏引至十八層地獄·見諸受苦者。

脚着實地。宋史·邵雍傳·雍論司馬光爲人如此。

千里寄鵝毛。東坡以揚州土物寄子由詩云·且同千里寄鵝毛。

花又不損蜜又得成。金史·汴州圍急·合周奉命括粟甚慘·或規之·合周曰·及不得一脚指·北齊書·李幼廉遇事立辦·神武責諸人曰·卿等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

兩脚書櫛。齊陸隆學極博·而讀易不解文義·王儉曰·陸公·書櫛也·今人謂讀書多而不能用者爲兩脚書櫛·本此。

騎驢覓驢。見傳燈錄·道人不解心即是佛·直是騎驢覓驢。

旗鼓相當。管輅別傳·太守單子春欲試輅之才辨·謂輅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

毛病。黃山谷刀筆云·此荆南人毛病·謂習氣也。

與人不睦勸人造屋。宋王韶欲取洮河·言只用回易錢便足·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旣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此謠所本也。

便宜。齊書·顧憲之疏云·便宜者·便於公宜於私也。

萱堂桂窟

俗謂母爲萱堂。蓋因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注云背北堂也。戴植鼠璞以爲此因君子行役而思念之詞。

與母何與。呂蓋衍亦謂詩注護草可忘憂。背乃北堂也。詩意並不言及母。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也。按古人寢室之制。前堂後室。其由室而之內寢有側階。卽所謂北堂也。見尙書顧命註疏。及爾雅釋宮。凡遇祭祀。主婦位於此。主婦則一家之主母也。北堂者。母之所在也。後人因以北堂爲母。而北堂既可樹萱。遂稱曰萱堂耳。世以登科爲折桂。本於邳詵對策。有桂林一枝之語。而或以月中有桂。遂因桂而移於月中之桂。又因月中有蟾。謂之蟾窟。遂又移而爲桂窟。展轉相訛。皆沿襲之陋也。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蟾何也。陰繫於陽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樹後生。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東坡鑿空閣云。懸空如水鏡。瀛此山河影。妄稱桂兔。俗說皆可屏。

又如鶯遷二字。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並無所謂鶯字也。自唐蘇味道有遷鶯遠聽聞。楊禎詩軒樹已遷鶯。禮部試士。遂有遷鶯求友鶯出谷之作。

點心

世俗以小食爲點心。不知所始。按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唐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僂詬曰。適已點心。今何得又請。是唐時已有此語也。亦見輟耕錄。又癸辛雜識。記南宋趙溫叔丞相善啖。阜陵聞之曰。朕欲作小點心相請。乃設具飲玉海至六七。又啖籠炊百枚。

茅柴酒

酒之劣者。俗謂之茅柴酒。此語蓋亦起於宋時。東坡詩。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學齋佔畢。引李白金樽美酒斗十千。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之句。以爲酒價何太相懸如此。想是老杜不擇飲。而醉村店中。壓茅柴耳。又蘇叔黨詩。茅柴一杯酒。相對奈愁何。劉後村詩。茅柴且酌兄。是茅柴酒。宋人已用之於詩文矣。然曰壓茅柴。蓋酒之新釀。用茅柴壓而醱之耳。

綿力

謙言力之薄。曰綿力。見淮南王安諫漢武伐越書。曰。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對手

凡相角伎藝。彼此均者。曰對手。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

張王李趙

見朱弁曲洧舊聞。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也。然梁范鎮神滅論。已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之語。是張王李趙俗語其來已久。

籌馬

今人博局諸戲。多用籌馬紀數。其原蓋本於投壺。記所謂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又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也。然今世之籌。用以紀數。而記所謂籌。卽投壺之矢。其紀數則別有算。所謂算長尺有二寸也。是則投壺之籌之用。與今不同。今之籌。乃投壺所謂算耳。按儀禮鄉射。籌八十。注云。籌算也。博戲所用之籌。其或本此歟。然鄉射又無所謂馬者。要之。投壺與射禮相通。籌與馬皆古人所以紀數。後世遂襲其名。而其用小變耳。猶投壺之馬爲勝算。而今所用亦不專以紀勝也。天香樓偶得云。今世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爲法馬。蓋亦本此。又按古人馬制不詳。晉太康中。掘地得玉馬。或以爲卽投壺所用也。

屠家稱姜太公

俗戲屠宰者謂之姜太公。此亦有所本。國策。姚賈謂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按楚詞。師望

在肆。鼓刀揚聲。註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乃載與俱歸。淮南子亦云。太公之鼓刀。又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則太公又出自舟子也。

世界

世界見首楞嚴經。佛告阿難言。世爲遷流。界爲方位。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爲界。過去未來現在爲世。方位有十。流數有三。猶淮南子所云。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也。揚子雲。太元則謂闔天謂之宇。闕宇謂之宙。陸續云。闔天地晝夜之稱。闕謂開天地晝夜之稱。

畔

吳語謂躲避曰畔。亦有所本。陳後主創齊聖觀。民謠曰。齊聖觀。寇來無處畔。見言鯖。

外後日

陸放翁云。今人謂後三日爲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歷中人。則此稱已久矣。

登時

俗謂俄頃間曰登時。亦云卽刻。宋書盧循之走也。劉裕知其必寇江陵。登遣索邈援荊州。北齊書祖珽守北徐州。會有陳寇。珽令城中寂然。寇疑人走城空。不復設備。珽忽鼓噪聒天。賊大驚。登時退散。舊唐書武后幸興泰宮。欲就捷路。韋安石力諫。武后登時爲之迴輦。

鑽

世謂蚤緣干進者爲鑽。按東坡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云。不敢包裹鑽權倖。王安石秉政。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同時擢用。士大夫有十鑽之目。王子韶傳。劉安世劾子韶在十鑽內。爲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如刀鑽之利也。呂公著作相務簡靜。不多接士大夫。惟談禪者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古寺。冀邂逅之以自售。時謂之禪鑽。又蔣津葦航紀談。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者皆改官。獨顏子不得改。夫子曰。回也不改。或曰。鑽遂改。子曰。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方勺泊宅編亦云。今之巧宦者皆謂之鑽。是宋時已有此語。然班固答賓戲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則漢時已有此語也。

暖房

俗禮有所謂暖壽暖房者。生日前一日。親友治具過飲。曰暖壽。新遷居者。鄰里送酒食過飲。曰暖房。輟耕錄亦曰暖屋。又曰暖室。按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五代史。後唐同光二年。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則暖房之名。由來久矣。

穿孝

父母喪而成服。俗謂之穿孝。其親朋臨送。暫用袒免者。謂之帶孝。蓋以喪服卽爲孝也。此語自六朝已有之。北齊書。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已而婁太后崩。武成帝服緋不改。北史。宕昌公王叡薨。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和士開喪母。富商丁鄒。嚴興等亦爲義孝。新唐書。韋挺傳。世俗營葬既畢。鄰伍會集。相與酣醉。謂之出孝。李方叔談記。東坡爲禮部尙書。宣仁太皇上仙甫七日。忽有旨光祿官供羊酒。爲太后太妃暖孝。此皆不經之語。

杜撰

宋稗史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世謂事不合格者曰杜撰。此說非也。湘山野錄盛文肅度撰張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問誰撰。文肅率然對曰。度撰。滿堂皆笑。按文肅在杜默之前。則非起於默矣。呂蓋衍言鯖。謂道家經懺俱杜光庭所撰。多設虛誕。故云杜撰。此亦非也。沈作喆寓簡謂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杜田生。今之里語謂白撰無所本者爲杜田。或曰杜園。蓋本此。豈當時譏何之易學。無所師承而云然耶。云云。此乃杜撰二字所由始。蓋本因杜田。又轉而爲杜園。宋時孔文仲對策。有可爲痛哭太息之語。而人誚之曰。杜園賈誼是也。因而俗語相沿。凡文字之無所本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經匠師者曰杜做。後世并以米之不從商販來者曰杜米。笋之自家園出者曰杜園笋。則昔以杜爲劣作。而今轉以杜爲佳品矣。

差

官府遣役輒曰差。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詩云。旣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謂擇取強壯者。今云差科亦此意。遣人曰差。蓋亦謂揀擇其人可應役者耳。

叱氣

俗語以泄憤爲出氣。北史作叱氣。荀濟謀誅高澄。事敗見執。楊愔謂濟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然氣鬱於中。而借事以泄之。究當以出氣爲是。

着力

齊書。蒼梧王欲害蕭道成。陳太妃罵曰。道成有大功。今害之。誰復爲汝着力者。南史作誰爲汝盡力。

相打

俗以鬪毆曰相打。語本南史黃回傳。回在宣陽門。與人相打。

底

江南俗語問何物曰底物。何事曰底事。唐以來已入詩詞中。按北史徐之才傳。高德正故犯之才家諱。之才問坐客曰。箇人諱底。則六朝以來已有是語。而入之書策。則自北史始也。顏師古匡謬正俗。問云。俗謂何物爲底物。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也。其後遂省。但言等物。又轉而訛爲底耳。

箇

俗語言這箇那箇。按舊唐書李密傳。密以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詢知爲李寬之子。謂宇文述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入宿衛也。

生活

活計曰生活。見梁書武帝檢視臨川王宏庫室百餘間。有錢三億餘萬。他物稱是。謂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北史胡叟蓬室草筵。以酒自適。謂友人曰。我此生活殊勝。焦先尉景居官貪穢。齊神武戒之。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大笑。

扯

俗云以手牽物曰扯。然經書無此字。宋史杜紘傳。伴夏國使入見。夏使欲有所陳乞。紘連扯之。乃不敢言。扯字始見於此。

你

你字惟詞曲用之。詩文未嘗用也。惟北史齊文襄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一日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卽其人也。又隋書李密傳。密與宇文化及隔水相語。責其弑逆之罪。化及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許善心傳。宇文化及之逆。執善心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命捉來。罵曰。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遂害之。你字見於書惟此。

賣弄

近代俗語賣弄二字。專指誇耀之意。六朝以前則謂招權攬勢也。後漢靈帝紀注。閔貢厲聲責張讓等賣弄國恩。朱浮傳。浮坐賣弄國事免。又楊震傳。震疏言親近倖臣。賣弄威福。南史齊高帝時。竟陵王子良啓以范雲爲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

請安

左傳昭公遜于齊。齊侯將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朝。何享焉。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二字見此。

香火

北史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慕容紹宗諫之。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尙不可信。何論香火。陸法和在江夏。大治兵艦。梁元帝使人止之。法和曰。求佛之人。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以備救應耳。唐書秦王世民遣騎告突厥突利可汗曰。爾往與我盟。緩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

斲喪

人不自愛惜。耗其精神於酒色者。曰斲喪。語見左傳。齊陳瓘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享之。亦不可知也。又唐書楊復恭傳。斲喪天下。

門房

魏孝靜詔。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甚愍之。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於是爾朱文暢謀殺齊神武。事敗。姊方有寵於神武。乃止坐文暢一房。舊唐書中宗卽位大赦。惟徐敬業一房不在免限。李錡以反誅。詔宗

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蔣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乂爭執乃止。錡一身及子息餘無旁坐。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楊氏有越公房。李氏分隴西。趙郡二支。隴西有四房。趙郡有六房。

馬頭馬門

水陸總匯泊舟之地曰馬頭。南史何承天傳。宋元嘉三年討謝晦。到彥之率兵先至馬頭。北史楊侃傳。梁豫州刺史裴邃欲襲壽春。謬移云魏於馬頭置戍。魏書太平真君十一年帝南伐。命長孫真趨馬頭。此卽是馬頭郡。按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爲渡河之勢。注云。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也。五代史。梁將攻淮南。遣劉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宋史馬默傳。河決小吳。水官以爲宜使東流。默與轉運使以爲宜使北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此乃俗所謂馬頭之見於史者也。船艙有門曰馬門。曾三異同話錄云。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謂之馬門。必先闢而後入。因其字義而析之也。明人顧元慶簷曝偶談亦云。船門曰馬門。蓋闢字之義也。引首而觀曰闢。

生口

生口本軍前生擒之人。漢書蘇武傳。李陵爲言捕得生口。言太守以下皆白服。王莽傳。陳歆言捕虜生口。

知犯邊者皆單于咸子角所爲。後漢書袁安傳。和親以來。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魏略。太祖賜楊沛生口十人。皆謂捕獲生人也。今北方人乃謂驢馬之類爲生口。此亦有所本。魏志王昶傳註。任嘏常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疋。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疋。嘏仍止取本價八疋。則以牛馬爲生口。三國時亦已有此語矣。

騾馬驢馬驘馬

俗以牝馬爲騾馬。非騾字也。輟耕錄謂課馬之誤。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者。歲課駒犢也。是騾馬應作課馬也。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俗呼牝馬爲草馬。以牝少用。常放草中。不餉以芻豆。故云。然則唐以前本呼牝馬爲草馬。及牧監設課後。遂呼課馬。後人又易以馬旁而爲騾馬耳。牡馬之去腎者曰驢馬。五代史作扇馬。郭崇韜深嫉宦官。謂魏王繼岌曰。王登極後。必盡去之。卽扇馬亦不可騎也。北夢瑣言。周帝賜馬南平王。王論良馬不可遇。但要坐下穩。惟扇庶幾。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扇。然則五代以前。馬尙不皆扇也。不鞍而騎曰驢馬。明史。常遇春夜襲擴廓於太原。擴廓出不意。不及鞍。乃乘驢馬。以十八騎遁去。此驢馬之見於正史者也。古時則曰誕馬。魏書王瓊見廣平王。自言馬瘦。王以誕馬并乘具與之。註。不施鞍轡曰誕也。

齷鼻

俗以鼻不清亮者爲齷鼻。宋人袁文引王充論衡。鼻不知香臭爲齷。以證之。然論衡云。人不博覽古今。猶目盲耳聾。鼻癰也。其語在別通篇。乃作癰字。非齷字也。何得援爲齷鼻之證耶。况俗所謂齷鼻者。乃謂其聲多鼻音。如齷盜耳。非謂不知香臭也。然則不知香臭者爲癰。聲多鼻音者爲齷。本自各別。不得牽混耳。

拏訛頭

伺人作奸從而嚇詐取財。俗謂之拏訛頭。此俗語未有見之筆墨也。顧寧人日知錄載。明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潑上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拏訛頭者。請將巡城改爲中差。拏訛頭三字見此。

迴殘

凡買物應用後。仍減價賣之。俗謂之回殘。此二字見舊唐書王毛仲傳。毛仲管閑厩馬。凡芻粟之類。吏下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又新唐書食貨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倉本錢。

毛作無字

天津、河間等處土音凡無字皆作毛字。佩觿集所謂河朔人謂無曰毛，蓋聲之轉也。宋人小說有人邀東坡喫飯，乃蘆服豆腐白菜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邀其人喫飯，其人意必獸之有毛者。及至則竟日不設飯，詰之，坡答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借河朔間土音以無爲毛也。相與大笑。按此雖土音，亦有出處。後漢馮衍傳：飢者毛食，謂無食也。五代史述黃幡綽賜緋毛魚袋，謂無魚袋也。則古人文字中亦用之矣。

吳趙

蘇常間俗語，謂不擇言而亂語者曰吳趙。按明史張居正奪情時，吳中行、趙用賢皆以疏論被杖。吳中人謂之吳趙，此其始也。

呼箸爲快

俗呼箸爲快子。陸容菽原雜記：謂起於吳中。凡舟行諱住諱翻，故呼箸爲快子。幡布爲抹布也。今北方人呼幡布爲轉布，則又因翻字而轉耳。

歲寒三友

元次山丐論云。古人鄉無君子。則與山水爲友。里無君子。則以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以琴酒爲友。東坡詩。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



8137 號註冊證

統一書號 17017·44

定價 ¥2.80